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五二・經部・孝經類

孝經內外傳五卷孝經正文一卷 〔清〕李之素輯……一
孝經詳說六卷 〔清〕冉覲祖撰……一五七
孝經集解十八卷 〔清〕趙起蛟撰……二五三
孝經精義一卷後録一卷或問一卷原孝一卷餘論一卷 〔清〕張敘撰……三六五
孝經義疏補九卷首一卷 〔清〕阮福撰……四二三
孝經述注一卷 〔清〕丁晏輯……五一三
孝經集證十卷 〔清〕桂文燦撰……五三一
孝經學七卷 曹元弼撰……六〇五

267802

序

今上以孝治天下德教所及近自公卿大夫士下至委巷小民遠極海隅日出罔弗感發天良嚮慕風化雖唐虞中天之治成周太和之氣無以加茲而猶

綸音特發刊刻孝經衍義

恩賜羣臣頒行天下俾家絃而戸誦之典綦隆也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尊嚴義備是孝經一書久與春秋并重天壤矣吾黨稽古之士其可不身體力行守前經而遵

聖訓哉憶余總角時與　李雲山先生同硯席共起居其人敦厚温潤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氣識過人已遠及長非策蹇齊安郎同舟鄂渚時講論孝友根柢之學故交最久情最切歲甲子予忝提楚闈戊辰入中

秘留滯京華與先生隔别累載每自故鄉來者輒問訊近狀知授徒於白泉雁臺間日以所著孝經內外傳相勗勉其及門高足悉循謹端雅望而知爲胡公門人也予

聞而欣慕以不得早讀其書爲憾乙未之夏先生長君石臺謁選都門出所傳孝經屬序以十餘年心慕之書得之一旦驚喜展讀因嘆先生實能身體力行故垂訓後學於無窮而詒謀孫子之深且遠也夫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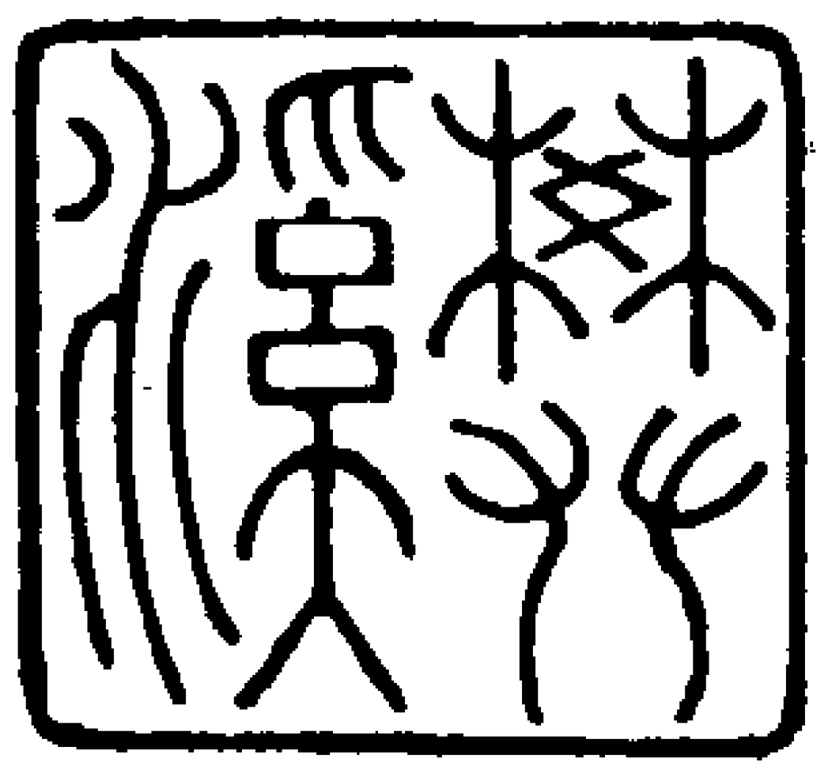
之親睦九族舜之克諧烝乂暨禹湯文武周公之已事千古帝王卿相本身率物莫不奉孝爲至德要道他如曾仲閔高而後孝子順孫歷世皆有情其嘉言懿行散在羣書未能合一先生乃特分著內外傳譬

諸合羣裘貫珠成串坐帝王士庶之孝子於一堂即彙上下古今之言行爲兩序可以備尚友之資可以爲省身之要讀是傳者孝順之心有不勃然感油然生者乎其裨益人心曷有既哉在先生入以教家

出以授徒亦猶行聖人之志何容心也乃太上感應不爽累黍今者石臺一發出人頭地方從聞詩聞禮之餘行其立人達人之志資父事君移孝作忠寔爲先生善教所基異日功名事業悉本此傳推而行之

易易耳然則石臺之言郎先生之言石臺
之行郎先生之行謂非流光餘慶之明驗
乎石臺繼述有志行當謀諸剞劂余知此
書一出不惟上佐
九重教孝之聖心亦終當與聖經賢傳藏諸石
渠天祿矣是爲序
康熙五十四年歲在乙未夏五月
賜進士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欽差祭告
女媧氏

商湯王陵寢監賞山西全省綠旗兵丁前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通政使司左右通政太
僕寺少卿通政使司右參議提督山西學
院翰林院侍讀侍講詹事府右春坊右贊
善翰林院檢討丙子科山東正主考纂修
三朝國史翰林院庶吉士年家眷同學弟郯士
璁拜撰



序

六經皆聖人躬行心得推之以治天下國家者也學不本於經則爲詞章倨侮治不本於經則爲功利權謀惟孝經爲尼山所甫作貫乎詩書易禮樂春秋之精意雖嘗口述而不作其作孝經意以補前聖所欲言而未盡使知文行忠信之教莫不根柢綱維乎此他日曾氏之子聞一貫微言其郎所謂至德要道也歟夫參之獲罪於父誤劚瓜根其事至細彈琴而解憂受杖而負懸與夔夔齋慄何異然猶見拒者三責以弗能如舜之豫親於道參自是益勉於

孝避席親承之下有經以傳後而孝之義發揮始暢極於天明地察光四海通神明皆由庸近而至高遠帝王匹夫莫之能易也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聖性天成薄海內外罔不和氣燕翔余同年　李君石臺宰豫章之南康民服其廉明士親其德教三年政成因出其

贈公年伯孝經內外傳一帙付之梓余受而讀之內傳則通乎教孝之言五經諸子古文皆備焉外傳以志古之行孝者虞夏商周之聖人下逮漢唐元明雖大小不一

而孝子之名必錄焉其間箋釋詳明攷証
宏博有關於世教入心至切近深遠矣
先生身雖未顯而積慶於後賢躬乎忠信
慈惠念不忘親按吏治者閱是書卽當求
忠於孝佇効謇諤對揚
殿陛呈諸
乙覽庸非致君立身之符驗哉余適奉
命視學西江每勤訪幽逸舉盱水宋孝子黃
覺經建坊表之特祀鄉賢惜不爲 先生
所見附於外傳反復維誦而喜 石臺能
以其傳家者公諸世也爲弁言於簡端
康熙五十九年歲在庚子九月提督江西
全省學政翰林院檢討加三級年眷姪梁
南王思訓頓首拜譔

定庵先生輯孝經內外傳其內傳引經史諸儒之言外傳雜引史傳事寔附於經凡五卷益六藝之文皆傳先王之教於後世易詩書禮樂春秋所以明道德之指歸者其言博其事繁而其總會在於孝經鄭氏所謂恐道離散作孝經以總會之是已孝經之爲教也兼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之品其爲倫也在父子而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道無不該其爲德曰愛敬而知仁聖義中和之體無不周其爲道曰民行而上下神明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貫故曰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先王之至德要道也古昔盛時治教休明五孝之

用通乎貴賤故人皆知反其本源推之於其所終極而萬化之所出王道之所成皆準諸此世之衰也綱維不立於上習俗不作於下聖人以身示之曰行在孝經欲人知所本源而反身切已守先王之教以立萬世之準其道未之易焉初古文孝經出河間顏芝其後

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以及孔安國劉向鄭康成皇侃邢昺等無慮百餘家然不過分析章句箋疏文義而已我

世祖章皇帝聖德聿新孝治懋建

特命廷臣纂修孝經倣宋儒眞德秀大學衍義之例逮我

皇上克承先志
御極二十九年
欽定孝經衍義百卷始獲告成文義精詳理蘊
弘博非士民所能仰窺萬一者矣援神契云
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　定庵先生於
職士也所輯內外傳以之明審

欽定衍義總會乎易詩書禮樂春秋之指歸遠
以發明宣聖之傳近以揚厲
聖教之緒弘敷萬化贊勷王道其裨於名教者
豈其微哉　先生姓李諱之素楚黃之麻城
入梓成而請序者其令子　石臺也以丙戌
進士宰南康有治行果無愧立身揚名之道
云
康熙六十年辛丑歲仲夏月中浣
賜同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鄰治年家弟馮
詠頓首拜譔

孝經内外傳序

昔夫子嘗有言曰行在孝經由斯言也以夫子之大聖而其行乃囊括於此一書則凡百行萬善千言萬語無非孝行之支流孝經之註脚耳孟子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益可互相證明哉孝經自秦火後為河間顏芝

所藏厥後傳註不下數百家而其書多無可攷今所存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及唐明皇三家然皆隨經文敷衍言理而未徵事未能使讀之者感發激昂歌泣而不能自已猶以為天壤間缺事也　楚黄李定菴年祖以碩德宿學久授生徒其教人以孝為本以孝經為

宗而又博極群書蒐羅甚富上自唐虞三代下迄元明凡孝子之嘉言寔行一一採輯今為内外二傳若干卷内傳所載格言固可以垂訓百世至外傳所錄古孝子生平事跡其間有純行有奇節雖不必盡出於中庸要其血性丹誠鬼神可泣異類可格自皆不可得

而磨滅也先生聚古今來孝子於一書之中醞釀元氣薈萃懿媺豈特表章之功偉乎蓋人之至性敦篤者或無所感于往事而亦自呈其天真下此則不能無假於見聞以生其感發激昂之致今得先生是書浸淫貫通令人時歌時泣不失天良是真可以教孝矣今

聖天子德極大孝遠邁隆古首以孝治天下而制
科取士兼設孝經然則先生是書不惟能體
吾夫子行在孝經之意而大有所闡揚而於
國家教化之道其所裨益夫豈細哉今秋余
奉
使入粵道出南康　石臺年伯出一編授余曰不

揣鄙陋綴數言於簡端以告天下凡為人子
者亦以見　年伯繼志述事之大孝為不可
及也已
康熙庚子仲冬下浣海鹽年眷晚生俞鴻圖
頓首拜撰

南康李石臺大令梓其尊公定庵先生孝經內外傳成
授余一編讀竟爲之整襟而興曰世謂作者難而未知
述者尤不易也先生所著家塾誓言以及玉田寶藏雲
湖諸集俱關聖道人心久已家傳戶誦茲編乃教授生
徒時所輯首列正文次羅行事證以經史百家之言而
又獨運匠心集腋成裘殆不知硯幾穿而帚幾絕矣其
自序云童子入俗未深去道不遠思有以變化其氣質
吾於此知先生學問深純蓋得蒙以養正之心傳使當
日出為世用其功業文章不知居何等矣乃以明經終

老未克展其懷抱不亦深可惜也哉雖然華膴者身後
之浮名而著述寔不朽之盛業今大令捷南宮宰百里
五載於茲其得之庭訓見諸設施者亦難枚舉即如某
某身列士林而兄弟參商某某家本世胄而父子乖離
至於詰訟公庭大令則摘取傳中一二條以勸諭之終
歸歡釋此皆余所目睹者今則風移俗易莫不以孝弟
力田為務駸駸乎太和之象為近古焉異日者大令考
最登朝以此書獻之　當宁頒之春官公之海內是先
生能取千古人之書集為一已之書大令則以一已之

書散爲天下人之書於以翼聖道正人心厥功詎不偉
歟郎以爲先生非述也作也亦無不可新安後學吳雯
炯拜跋

嘗謂人子之孝於親也有本之天性者有得之學問者
本之天性者雖慈父不能傳之子得之學問者兄弟可
以相勉勵師友可以相勸戒甚之悖逆無知之徒懿範
當前亦可相觀而化也故經史百家無一書無言孝之
文而孝經又特爲古今教孝之全書昔人謂讀孝經一
卷卽可立身治國此意自隋唐而後知之者鮮矣己亥
仲夏御自嶺南至蓉江　明府李右臺先生挽留署中
居有間授以
太先生所輯孝經內外傳一書御每焚香莊誦未嘗不

汗流浹背而淚潸潸下也蓋御二齡喪母戊子先嚴見
背計飽食煖衣於膝下者二十四年曾不知孝養爲何
事況今十載不歸春禴秋嘗祭禮闕然天壤間恐無此
罪人也自念此固天性之薄實亦不學之過嚮使御得
早讀此書十年雖甚饑寒困苦寧肯捨吾父吾母之墳
柩而遠遊他鄉耶今見　明府治邑如家愛民如子悉
遵
太先生之庭訓而仍原本於孝經內外傳一書康邑斯
民獨何幸哉由此推之御又知此書出而天下之人子

皆不爲金鑑恐未能私爲李氏之球圖矣

旹

康熙庚子初夏關中後學王御政頓首拜識

余自丙午春迄今更十秋凡三歷西席所教授皆童子也童子者情獨切於孺慕愛未分於妻子是無言之孝余中心藏之矣昔醫閭先生最嗜教童子謂其入俗未深而去道不遠余亦云然今童子漸長余恐天性不足恃而思以學問變化其氣質然不得長者一言終無徵不信程知庵先生宦歸林下余輙援其緒論言言皆龜鑑而大旨惟以不離乎孝者近是一日先生謂余曰孝道甚大古人之言孝行孝者甚多惜乎散見於羣書而未嘗立一傳吾每欲傳之以示後學而無如精神倦於

筆硯何余曰吾忝爲余子師而敢以後學煩先生哉於是乎竊取先生之意本孝經而內外傳之內傳採孝子之嘉言外傳採孝子之實行合正文凡六卷閱二載而成質之知庵知庵欣然曰是可以梓矣子其圖之或曰孩提皆知孝何必讀書余曰不然孩提之時少不孩提之時多秦之俗豈盡如賈誼所言父假耰鉏子有德色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毋亦其焚書之過乎或曰孝顧力行何如耳不在多言余曰是矣但言之不明則行之亦不篤昔陳元失愛於慈母苟非仇覽與之講大

倫[illegible]至性以相感悟陳元未必卒爲孝子或曰孝分內事也不可言功余曰孝雖不爲功但凡罪或可逭而不孝之罪無可逃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逮此丘吾子之所以自溺也罪乎功乎或又曰孝門內瑣節也子細行也不足以責成人及天下余曰此又與於不孝之甚者也孝爲太和元氣故唐虞之際底豫克諧文武周公善繼善述孝在天下爲天下之元氣在一國爲一國之元氣在一家一身爲一家一身之元氣以孝爲瑣節細行者不亦管窺蠡測乎或復辨曰孝莫大於

尊養貧賤者尊養之薄也孝莫深於愛敬儀文者愛敬之名也吾之論孝與子異余曰固已夫子之爲孝不違於義也宣聖以孝廸人而顏曾閔路不妨貧賤丐兒以孝門盡而拜跪歌舞亦有儀文使必尊養而後爲孝則耕山漁河何以先貧賤而升聞也使必去儀文而後爲孝則温清定省何以明愛敬而錫類也誠如子言是以寢門問豎爲近於名而捧檄色喜爲薄於行矣豈通論乎或起謝曰說必詳而後約學必講而後明吾非欲肆辨於子也得子之說始信孝子之言不可不多聞而孝子之行不可不多見也然取孝經而內外傳之亦有說乎余曰有孔子云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莫大於尊王孝經莫大於嚴父則孝經之重於天壤間也與春秋並左氏取春秋而內外傳之今左傳三十卷春秋之內傳也國語二十一篇春秋之外傳也詞不必與春秋類而無不與春秋相發明焉余之傳孝經而卷分內外也亦猶是焉爾余漸摩童子之天性親承長者之緒論久矣不有斯傳何以爲子何以爲人何以爲人子師至於後有伐吾傳如伐左氏黨吾傳如黨左氏者吾不遑

計也漫序於右

康熙十五年丙辰歲葭月上弦楚黃後學李之素題於

望花西壇

孝經正文

楚黃李之素定庵述

開宗明義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曾子名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以爲非孝子不可以傳吾道也順天下順人心之自然而教化之也立身成其身也行道即行此孝道也無念念也引詩言爲人子孫當恒念爾之先祖傳述其功德而行之勿墜其統緒也

天子章第二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刑型法也甫刑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愛親敬親者天子自愛敬其親也不敢惡於人慢於人者使人皆愛敬其親也愛敬盡於天下之事親而至德要道之教加於百姓則四海慕化皆儀刑而同歸於孝矣引書之言有善皆賴所謂上行下效也

諸侯章第三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制節用財有節也謹度恪守法度也引小雅小旻之詩言諸侯富貴不可驕溢恐懼戒慎使不至於墜陷也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
無擇言行皆遵法合道而無容選擇也三者備服飾言行皆全備無虧也引烝民之詩言卿大夫當敬事天子以保宗廟永奉祭祀也

士章第五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資取也以用也愛同愛父與愛母同也敬同敬父與敬君同也合愛與敬而兼之者惟父然也長上皆指君引小雅宛之詩言士行孝當夙夜勤謹無辱其父母也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天道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地利高下燥濕所產之利也謹修其身不妄為也節省其用不妄費也獨不引詩者義盡於此不容贅也結言孝無貴賤始終之異而患孝道至大己身不能企及者自古至今未有此理天子庶人之孝分量不同而孝則一天子庶人不同而天則一庶人之養親即庶人之事天恐後世揣以分量大小觀孝故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天以生覆為常故曰經地以承順利物為宜故曰義則法也肅戒也夫子言孝道雖大豈自先王有哉人生天地之間得天之性為慈愛得地之性為恭順慈

愛恭順卽爲孝行也孝本天地之常經而人取則焉故聖人法天之明以顯其常因地之利以行其宜順此以施政教故不肅戒而成不威嚴而治博愛德義敬讓禮樂好惡皆以孝言引南山之詩言太師爲民模範不可不愼也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

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小國之臣子男之卿大夫也覺大也順從也事先王事先君以盡職助祭言安之安其養也享之享其祭也和平從其治也引大雅抑之詩言有大德行而爲四國之從者以證之

聖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

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嚴尊敬也敬之大者莫如配享上天周公攝政郊祀祭天則以后稷配尊后稷猶天也宗祀祭上帝則以文王配尊文王猶上帝也周公尊敬其祖父則德教刑於四海而四海諸侯皆來助祭孝道之感人如是

故親愛之心生於膝下孩幼之年漸長則日加尊嚴以致敬於父母是以聖人因親嚴之心敦其愛敬之教所以不待肅嚴而成治也其所因者本於孝也續者父子相繼人倫莫大於此也親爲君以臨乎已三綱莫重乎此也苟自不能愛敬其親而教令他人皆愛敬其親者是謂悖逆本心之德天理之宜也惟人君合行政教以順天下令自逆不行使天下之民無所法則乃不在於愛敬之善而皆在於悖逆之凶德雖得志居於民上而有道君子能不賤惡之哉若聖

人君子則不爲悖德悖禮之事必思合於義理而後言必思悅於人心而後行故立德制義不違於道而言可尊崇制作事業必得其宜而行可法則威儀動靜合於規矩而可爲觀望可爲法度君行此六者以臨涖斯民則民皆畏威懷德而則象之故上行下效德教以此而成政令以此而行也引曹風鳲鳩之詩言君子威儀無有差忒豈不爲人法則哉信乎君子之德不可少也

紀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亾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五者咸備能盡人道矣而盡性盡天存焉三者不除去天遠矣必致危亾之禍雖日奉牛羊豕三牲之養自謂盡禮親得安坐而食乎故知事親自謹身始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墨屬千劓屬千剕屬五百宮屬三百大辟屬二百要有所挾而求也非誹毀之也聖人知不孝即大亂之道故因不孝而立刑書

廣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

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所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夫子言君欲教民親於君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則君行而民效之皆親愛其君矣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則上行而下效之皆順從其長矣禮樂皆本孝悌言天子敬一父兄君而千萬人之爲子弟臣者皆悅此要道之義也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

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子言君子教人以孝事親非必人人耳提面命但自行孝於內則其化自流於外身教以孝則天下皆知敬父身教以悌則天下皆知敬兄身教以臣則天下皆知敬君引詩言君子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以爲民之父母非至德之君孰能順民心如此其廣大者乎

廣揚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居家理行成於內俱本孝悌言

諫諍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陷親不義不得爲孝

感應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
王者父天而母地故事父母孝則事天之道能明事地之義能察又於宗族之中皆順於理則上下之人無不自化矣事天地既能明察必致福應而神明之功效彰矣宗廟致敬又從事父兄而推廣之皆不忍忘親之意也恐辱先恐其德業不能世守也鬼神著祖考來格而福祿綏之也若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則感通神明誠無不格光照四海理無不明矣引有聲之詩言遠近皆心服益見德化之感應

無所不通也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言君子事上其進朝也則思以巳之善道盡忠於君其退朝也則思君有過失巳當補塞進則復言將順其君之美匡救其君之惡如此則君臣上下情通志協能相親也引小雅隰桑之詩言忠臣事君雖有時遠離不在左右然心乎愛君不謂之遠中心常藏此事君之道何日得遺忘之乎

喪親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感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感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

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言孝子之喪親哭以氣竭而止無餘偯之聲舉措進退之禮無趨翔之容有事應言不為文飾人子不食過三日則傷生矣故不得哀死而傷生雖毀瘠而不滅絕其性及其將葬則陳簠簋祭奠而加哀感男踊女擗悲哀以往送之為墓於郊卜選宅兆之地而安葬之既葬之後則為宗廟以鬼神之禮享之三年之後春秋祭祀以時思親不忍忘之是以親存則盡愛敬以事之親亾則盡哀慼以事之生民一本之道盡

矣死生無憾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乃克有終矣爲
人子者取孝經之義熟玩而勉行之庶乎子道全而
人道亦無虧矣

孝經正文終

朱子孝經刊誤 古今文有不同者別見考異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

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攷之傳文固多傳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為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為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為害不

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方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敬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唯易禮字為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子產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寔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寔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為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

者卻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以爲孔子曾子之問荅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旣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耶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並刪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爲傳之四章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謂礙故今且得仍舊耳後不言合刪改者放此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郎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卻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爲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亦重複不當通爲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爲一章可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一節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别爲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又通上章爲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寔更端當以古文爲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爲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脱簡焉今不能知其爲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宫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産之語今删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北宫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有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毁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乃傳之八章亦格言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悦敬其兄則弟悦敬其君則臣悦敬一人而千萬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爲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疎如上章之失云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至敬不忘親也

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一節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當爲傳之十章或云宜爲十二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傳之十一章也或云宜爲九章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此一節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之十二章也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或云宜爲十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

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宜爲傳之十三章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一節釋忠於事君之意當爲傳之九章或云宜爲十一章

因上章爭臣而誤屬於此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

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
明移孝事君之意今並存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孝經內傳卷之一

楚黃李之素定庵編輯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乾卦

蔣廷瑞曰乾元者天陽一元之氣亦如人之有元氣也人知萬物之生於地而不知天以乾元之氣為之始亦如人之生於母而不知資始於父之元氣也始之於未生之前生之於有始之後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 坤卦

程頤曰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無疆

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卦

程頤曰無尊嚴則孝敬衰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理義有所錯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

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繫辭

朱震曰將說天地生物而先言人者天地之性人爲貴萬物皆備於人也乾天也爲陰之父坤地也爲陽之母萬物分天地也男女分萬物也察乎此則天地與我竝生萬物與我同體是故聖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伐一艸木殺一禽獸非其時謂之不孝

柴中行曰物物有男女之象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以

人言之耳或曰乾坤生萬物孰見其長中少物自爲父母而生也殊不知父母之生師天地之生豈父母之外別有天地之生乎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舜典

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葢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因申命契仍爲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其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眞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耻之患矣

伊尹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 伊訓

謹始之道孝弟而已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愛敬於此而刑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

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於家達於國終而措之天下矣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惟弔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康誥

寇攘姦宄固大可惡矣然於大倫猶未斁也況不孝不弟之人尤爲可惡者乎葢不孝之子不能敬事其

父大傷其父心以致爲父者亦不能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於弟不念上天顯設長幼之倫紀不能敬事其兄以致爲兄者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大不友於弟是兄弟相賊矣父子兄弟至於如此不於我治政之臣而得罪焉則天與吾民之常道必大泯滅而紊亂矣罰可乎汝其速由文王監殷所作之罰刑此不孝不弟之人不可緩也

王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

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酒誥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當嗣績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母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

成王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跡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仲之命

愆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跡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跡也能如是則可謂率乃祖文王忠孝之常訓不若爾父之不忠不孝而違王命者矣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小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輔廣曰既思其父又思其母又思其兄既想像其念已之言又想像其祝已之言曰庶幾其謹之哉則斯人也必能以其親之心爲心亦可謂賢矣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以上國風

朱善曰師氏導我者也每事詢訪不敢耑也父母生我者也及時問安不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因師致告不敢褻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小雅）

謝枋得曰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矣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我撫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奧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疾病也長者如南風之長萬物調和其身體資養其血氣日夜望之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教育英材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懷抱其子而不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大雅）

朱熹集傳曰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為可法耳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平等也）不爭（溫凊定省養其体也不忘身及親養其志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方慤曰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見父之執於進退之節有所不敢則一舉足不敢忘親可知於對問之節有所不敢則一出言不敢忘親可知孝子之行孰過於是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音梏）反必面（自外來欲省顏色故言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陳澔曰恒言平常言語之間也自以老稱則尊同於父母而父母為過於老矣古人所以斑衣娛戲者欲安父母之心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室西南隅）坐不中席（主奧中席皆尊者之道也）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不敢迹尊者之所行）食饗（音嗣）不為槩（不為槩量限節順親之心也）祭祀不為尸（人子所不安）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先意承志）不登

訾音紫為近于謎不苟笑為近于諂不服闇不欺人所不見也不登危不行險以徼幸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為友報讎不有私財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不為飾也行不翔不為容也言不惰惰訛不正之言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多品厭飫則口味變飲酒不至變貌人有常貌過節則變笑不至矧齒本曰矧見矧是大笑也怒不至詈怒罵曰詈怒而至詈是甚怒也疾止復故復其故常

居喪之禮毀瘠羸瘦不形不露骨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平聲則沐身有瘍音羊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音升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於不孝

方慤曰毀瘠不形慮或至於滅性故也居喪之禮雖哭泣無時然不可以過哀而喪其明焉雖聞樂不樂音洛然不可以過哀而聵其聰焉視聽衰則不足以當大事也雜記禮記篇名言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之者以此前言為人子者居不主奧行不中道及其居喪則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者事死如事生也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以上曲禮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陳澔曰孝子之哀發於天性之極至豈可止遏聖人制禮以節其哀蓋順以變之也言順孝子之哀情漸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生我者父母毀而滅性是不念生我者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以上檀弓

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音素櫛縰音洗笄音基總拂髦冠緌纓端韠音必紳搢笏左右佩用鷄初鳴咸盥漱者夙興以致其潔也櫛梳也縰韜髮作髻也笄加簪也總束髮飾髻也髦用髮為之古人生子三月則剪胎髮為髦帶之于首男左女右逮笄冠以綵飾之加于冠則謂之髦所以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拂去其髦上之塵也纓冠之絲結于頷下以固冠者也緌纓之下垂者也端元端服也韠蔽膝也紳大帶也笏用竹為之插于帶中所以記事也左右佩所佩之物如

帨刀之類所以備尊長使令之用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右佩用衣紳着衣而加紳也備用如鍼線之類也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至寢所也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匕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苛疥也有疾而痛則敬而抑以摩之有苛而癢則敬而搔以爬之先後扶持防其顛危也進盥則少者奉槃器輕易舉也長者奉水水蒲恐覆也溫者承藉之義也敬者或過于肅故又柔色以承藉尊者之意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

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飲食非餕莫之敢飲食傳移也置有常處子婦不敢移置他處杖屨服御之重者敬之不敢近恐汚穢也敦與牟盛黍稷器卮盛酒器匜盛水漿器食餘曰餕非食用之餘不敢先者恐私擅不敬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音替寒不敢襲重衣也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應唯聞聲而速應敬對有問而謹容慎齊此心謹慎齊莊不敢放肆揖俯也遊揚也升升階而入將近尊長其容俯若揖降階而出漸遠尊長其容舒若遊皆容之恭也噦嘔逆聲噫哀聲嚏噴嚏咳嗽聲此聲之不恭也欠氣之伸体倦跛偏任一足也倚匕着于物也睇視邪視也此氣之不恭也洟由鼻出者此貌之不恭也敬事謂習射振謂揭其裳言非習射則不敢袒裼而露臂非涉水則不敢振而揭裳褻衣衾近身常穢故不敢見其裏皆畏其不恭也
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不見謂即刷除之不使見示于人也漱澣皆洗濯之事和灰如今人用灰湯也以綫貫箴爲紉
嚴陵方氏曰子之於親也衣而寒燠則問之體之苛癢則搔之而於巳則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以至父母之唾洟不見而巳則唾洟不敢其所以愛親之心可謂至矣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音悅則復扶又反下同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眞德秀曰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覆純熟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

孝敬孝之外豈容有他哉豈容一息忘哉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
父母羞辱必不果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
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
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
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以上內則
眞德秀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
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况人乎哉姑舉其敬者

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愛之
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
也吾其可以不敬之乎若嫚之是嫚吾父母也推類
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紞之讒不思太后之言
而踈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
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
不趨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瘳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
節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
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以上玉藻
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顧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心志
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
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輔廣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乃人之
心也先王能存其心故父母之容色自不忘於目父
母之聲音自不絕於耳父母之心志嗜欲自不忘乎

心此固非勉強矯拂之所能然也亦致吾心之愛與
敬而已愛則心也故曰存慤則誠也故曰著著存不
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
矧可射思夫安得不敬乎又曰一息不敬則絕乎理
絕乎理則辱其親矣故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是乃思
終身弗辱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
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
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

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

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

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以上祭義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

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

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以上祭統

方慤曰以養志爲上養口體爲下此養之順也發音聲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變於神明者祭之敬也所以節其疏數者祭之時也孔子曰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又曰春秋祭祀以時思

之其言正與此合

萊蔑得曰養則致其樂而此觀其順者順爲樂之形也喪則致其哀而此觀其哀者哀爲喪之本也祭則致其嚴而此觀其敬者敬爲嚴之體也

孔子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哀公問

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與大戴禮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莊公而愛共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克段於鄢乃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

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山東臯落氏里克諫之不聽且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對曰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臧文仲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氏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 以上左傳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程頤曰孝弟順德也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

朱熹曰仁是性孝弟是用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龜山楊氏曰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愼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愼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延平李氏曰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卽率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耶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朱子曰魯之三家殯設撥則其葬也僭而不禮矣以雍徹則其祭也僭而不禮矣其事生之僭雖不可攷

然亦可想而知矣嗚呼彼爲是者其心豈不以爲是足以尊榮其親而爲莫大之孝夫豈知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有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然聖人亦豈務爲險語以中人之隱而務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物情事變自有所不得遁焉耳嗚呼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也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尹氏曰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有不得已也若非義而遺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勉齋黃氏曰事親之道非貴於聲音笑貌也而以色爲難者色非可以強爲也非其眞有深愛存乎其心惟恐一毫拂其親之意者安能使愉婉之狀親見於顏面也哉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或曰敬與愛兩事常相反也敬則病於嚴威愛則病於柔順今其告游夏者如此得無舉一而廢一乎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強爲也然發之各有節而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常相病也故聖人因其所偏者而警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其有餘也

朱子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眞愛也敬而不愛非眞敬也觀此則敬愛原不做兩箇看愛曰深愛便含至誠惻怛之意前說已

言之矣若和氣便是無乖戾偏私纔能中節一有放肆便不和矣愉色雖訓悅觀私覿愉愉如也註則又和矣原根上執圭之敬而又加和正是敬之舒處婉容則婉曲巽順惟恐有觸矣親底意非敬而何如此體會愛敬自不是兩箇道理

或問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倪氏曰書言孝友而起語獨言孝者友乃孝之推孝可包友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已意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楊氏曰一跬步不敢忘親況敢爲無方之遊乎

謝氏曰恐親念我不忘也若人子不以親之心爲心非孝子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蔡虛齋曰聖人意重在懼上葢喜者喜其已有此年懼者懼其將來之日不多也是所喜不足以敵其所懼聖人欲人子之知懼者欲其及時奉養而不懈耳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嗚呼父母壽日增則衰亦日甚故曰孝子愛日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如一如此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以上論語

呂氏曰至行誠篤取信於父母昆弟人不得而間焉非成身之至不足以及是故曰孝子成身

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

黃淵僥曰爲人子止於孝不先父而先子何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帑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行遠登高者謂孝莫大乎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西山眞氏曰舜以聖德居尊位其福祿上及宗廟下延子孫所以爲大孝舜所知孝而已祿位名壽皆天命之非舜有心得之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雲峰胡氏曰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室兄弟樂妻帑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饗子孫保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

必受命聖人事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西山眞氏曰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爲孝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新安陳氏曰祖父有欲爲之志而未爲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爲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

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楊氏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況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況其所親乎事死如事生若餘閣之奠是也事亡如事存若齊必見其所祭者是也記曰入門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蓋死而後亡也始死則事之如生既亡則事之如存著存不忘乎心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游氏曰惟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於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其於慶賞刑威乎何有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以上學庸
夫仁人也人無所不愛五達道皆當以仁矣親親何獨爲大蓋親者身之所自出罔極之恩也良心之發於此最爲眞切五倫皆自此而推之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雲峯胡氏曰人性有五仁義爲先人倫有五君親爲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篇之首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聞之也
吳因之曰謂之能事其親還有許多順親於道底事不是一守身便了却事親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一着故歸重不失其身上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新安陳氏曰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爲本所以見其爲大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亾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慶源輔氏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畀體同氣至親至密故事之者當先意承志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爲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況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惟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虧乎
蔡虛齋曰人子養志其目最多其體最大酒食一端特舉以見例耳如曾子之戰戰兢兢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皆養志之事也故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一跬步而不敢忘孝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新安陳氏曰洙泗言仁孟氏每言仁義言仁渾淪言

之言其理一者也故總言孝弟以明親親見親親爲仁民愛物之本也言仁義分別言之言理一中之分殊者也故以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也集註謂有子之意亦猶此者蓋以本立於孝弟而仁道自此而生與仁義之實盡於事親從兄而仁義之道其華采亦皆自此而生此意有相似者耳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慶源輔氏曰知既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其有不愛不敬者蓋其智爲物昏而知之不明非智矣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言之如溫凊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便是禮之實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也樂之之意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脉自然流盪手舞足蹈皆自然而然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艸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雙峰饒氏曰順親者父母所爲合乎道子所爲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諭之於道曰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便做道理承順其志而諭之於道爲人子不特得父母之心又能諭父母於道方謂之孝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西山眞氏曰舜所値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爲不是而自引以爲己之慝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人子者皆知無不可孝之親惟患爲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孰有不勉於爲孝者哉是故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爲法

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慶源輔氏曰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以上孟子

西山眞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不以老而衰惟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所以能如此

陳氏曰常人變於私情所以汩其性聖人無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孟子言此是亦遏人欲擴天理

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北山之陰有木焉名梓盍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往觀之見喬寔高高然而仰梓寔晉晉焉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寔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尚書大傳

曾子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故子欲養而親不逮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車嘗百乘然猶北嚮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

子路曰有人焉夙興夜寐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意者身未敬耶色不順耶辭不遜耶無此三者何為無孝子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耶坐吾語汝

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以上韓詩外傳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

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孔子曰春秋祭祀以別親疏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孝子之情也文王惟能得之矣

孔子曰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

孔子適齊遇異人焉哭音甚哀孔子下車而問之對曰吾丘吾子也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孔子曰三失可得聞乎丘吾子曰吾少時好遊歷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

失也吾生平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逝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以上家語

爲人子者無以有巳爲人臣者無以有巳 老子

周有申喜者亾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艸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

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管子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地而安之忠之至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莊子

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尸子

或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惟賢者爲不然 荀子

孝感天地應乎神明天子孝龜龍負圖庶民孝艸木榮茂昔曾子孝父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至於終身跬步之間不忘孝道是以一切禽獸艸木取之以時不違天道竭力盡忠此爲孝子之志也 素履子

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務本莫貴於孝人主

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 呂覽

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道通乎神明光於

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九倉子）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衣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漢文帝養老詔）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悳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廹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

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漢武帝養老詔）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漢宣帝遭喪勿繇詔）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從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郡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凋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於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

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陳忠論喪服疏）

漢章帝欲封爵諸舅馬太后不許曰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漢紀）

臣聞之師曰漢爲火悳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悳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

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親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卽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是者孝友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以之貫萬世古人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焉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

親喪乎昔翟方進自以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荀爽對策

荀悅曰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子尊不加於父母 漢紀

章帝詔議貢舉法大鴻臚韋彪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納之

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劉向

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歠菽

飲水足以致其敬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祀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一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殺也亦和顏色承意旨盡禮義而已矣 桓寬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

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父母子之天地歟無天

何生無地何形

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故孝子愛日　以上楊子

馬融曰孝者必貴於忠忠苟不行所率猶非其道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爲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此之謂保孝行也　忠經

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不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亾之禍者何也由所習非其

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矣　王昶

晉武帝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　晉書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

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亾本樂之遁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已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范曄

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爲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自死輕生妻

息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兒孫又久亾歿兩家侍養惟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貧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溫清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敢苟違朝廷遠離輦轂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鑾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惠綢繆始許哀放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越在

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災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廹近時懍懍之祈轉急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於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惟扆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沈孰非涵養 沈炯請歸養表

近啟歸訴庚諒窮欵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祿所榮更爲自拔翫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啟昉從末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聞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廹之情謹以啟事陳聞 任昉上蕭太傅啟

北魏文成帝時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

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魏以房景伯爲清河太守其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請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以上南北史

隋上柱國鄭譯與母別居爲憲司所核除名文帝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隋書

蘇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 隋書

人子之身非人子有也父母之體之分也雖曰異形實一身也 龍門子

朕聞上古之風樸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

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亡
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
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
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於四海嗟乎
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
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
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去聖愈遠源流益
別近觀孝經舊註蹐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
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

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
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剪其繁
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
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
何必求人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
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
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
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
明具載則文繁畧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唐明皇孝

序
唐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
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
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奈何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
皆悲

太宗將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
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為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
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且太上皇春秋已高宜朝夕視

膳今去三百餘里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願速
示返期以解眾姓之惑上深納之

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勅受臣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
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畧守捉使臣聞孝於家
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
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暫遠離則憂悸
成疾臣又多疾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黽勉六歲實無政
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
歲久頹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多行賓伏行營野

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爲國展效死當不避敢憚艱危
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逾火山舉家漂
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越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
聞者悽愴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
氣力難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
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汚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
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焫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令
伯陳情晉武允許君臣國家萬代爲規伏惟陛下以孝
理萬姓慈育生類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

吳起遊宦嚙臂不歸溫嶠奉使絶裾而去嘗恨不逢斯
人使之殊死臣所以冒犯聖旨乞停今授待罪私門長
得奉養供給井稅臣之懇願塵黷天威不勝惶恐謹遣
其官奉表陳讓以聞 元結辭容州表
蘇頲遭父喪睿宗起復爲侍郎頲固辭上使李日知諭
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不忍言恐其殞
絶上乃聽其終制
唐憲宗即位王叔文之黨皆爲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
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
堂萬無母子俱逆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裴度亦以母
老爲言上曰爲人子者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
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謂左右曰裴
度愛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
張士衡講教鄉里太宗擢爲崇賢館學士太子承乾嘗
問事佛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如君仁臣忠子孝則福
祚反是而殃禍至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
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

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以上唐書
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
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
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
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
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
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
君之道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
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

故曰畜也 唐書

訪聞喪葬之家有舉樂及令章者蓋聞鄰里之內喪不相春苴麻之旁食未嘗飽此聖王敎化之道治世不刊之言何乃匪人親罹釁酷或則舉奠之際歌吹爲娛靈柩之前令章爲戲甚傷風教實紊人倫今後有犯此者並以不孝論預坐人等第科斷所在官吏常加覺察如不用心並當連坐 宋太宗禁喪塟舉樂詔

英宗即位疾甚遇宦者尤少恩左右讒間兩宮內外洶懼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

曰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進曰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張守告高宗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若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順助者萬無是理也 以上宋史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有不可行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 司馬溫公

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發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是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

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晦庵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

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又曰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古之君子惟是見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

雙峰饒氏仲元曰西銘一書規模弘大而條理精密有非先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已

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旣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安乎無適而非已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辨乎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

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葢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母之身故事親

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耶此西銘之作所以旣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

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亦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聽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

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卽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臨川吳氏艸廬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卽父父卽天地卽母母卽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葢是理卽天地之理而天地卽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

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見聞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

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純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與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已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

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於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

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滎陽呂氏原明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須臾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魯齋許氏平仲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

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
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
母在不遠遊爲人子者恃血氣何所不逸但父母思念
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爲心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
有强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
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
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
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

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
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以救也
勉齋黃氏直卿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
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沒也升屋而號
誼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
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及其歲月既遠若
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
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
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
考之精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
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
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卒不能合
於聖賢之意也 以上性理
父母不近人情者惟舜爲然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
害理必姑順之若親所言之故舊當竭力招致賓客之
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之心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
須使之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爲之不易則亦不
安矣豈悅親之道乎 張橫渠

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
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
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
異乎己之犬馬也 程伊川
孝爲百行之宗行孝則性遍行虧則性賊二者常因焉
本同故也孝以敬爲本而敬者修性之門也自天子達
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爲
孝乎成百善哉千非惟此心而已敬心而發孝於其親
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

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者不一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醎玉之菜屑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聲雷霆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旁塞乎天地橫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夢通谿指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於鬼神之秘禽鳥

之微艸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譎異也自然也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修乎內也曾子之孝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爲超詣死生之際粲然明白葢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已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啟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戴經所記與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

[illegible]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爲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爲未有能樂其常而致其至也此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爲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諮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除也博量揣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有疑則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則不能尊其所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爲拘

囚崇精則滯著求其有始有卒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爲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宜其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　劉子翬曾子論

父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謂全者豈謂四肢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自居處必莊以至於戰陳必勇皆善之目也一善不存則爲虧其性虧其性卽爲辱其親矣尚焉得爲孝乎然曾子於此必總之以敬之一辭者善具於性而主之者心是心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

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於啟手足而後知免與

古之事親者不一曰違其親之側故凡閭衣燠寒抑搔疴癢服膳奉席之事皆躬為之惟其從政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者故陟岵鴇羽諸詩幽憂憤嘆甚者呼天以自愬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游客寄或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覲其親其說曰吾將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來不可必也以上真西山

孝一也而分不齊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事親之必未始或殊惟隨分以自盡耳不可謂曾參布衣而其孝不足舜撫四極而其孝有餘夫曾子之貧可知矣固不以貧而自歉舜之富貴可知矣亦不以富貴而自足蓋愛親性也貧富貴賤命也君子盡性不謂命也又曰子不私於親非子也士不明於義非士也賢者審擇內外取舍之宜以事其親愛日之誠而無不及之悔在我而已胡致堂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織茅為衣即島夷卉服之類死葬之中野百鳥啣土為墳羣獸為之掘穴不封不樹有親死者刻木如影事之如生昔黃帝伐蚩尤除諸凶害獨表此為孝養之鄉舜封為孝養之國王嘉拾遺記

金世宗時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有旨問之尚食局直長言臣聞老母疾劇私心憤亂如喪魂魄以此有失常視臣罪萬死上嘉其孝即令還家侍疾俟愈乃來

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立朝讜正元世祖令受帝師僧八思馬戒希憲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孔子亦有戒耶

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河北道廉訪副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不存者三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定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不行者坐以罪文宗詔廷臣議行之以上元史

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詹徽不許

吏擊登聞鼓太祖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毋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徽大慚吏得終喪

太祖行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母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明世宗詔曰人君爲治必本孝道聖人論政必先正名尊稱大禮屢命羣臣集議輒引漢定陶王宋濮王爲擬朕心靡寧蓋漢宋二帝嘗立爲子朕則入奉宗祧與爲人後者不同劬勞之恩昊天罔極因心之孝每用歉然今稱獻皇帝曰皇考皇太后曰聖母各正厥名以申朕惓惓孝養之誠　以上明史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於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誣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方孝孺孝經解序

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欲明人倫莫先於孝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艸廬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寔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於君也自是而後史嵩之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而移忠其君者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當門內之私則賢不可起口則可言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　羅倫論起復李賢疏

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王陽明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為朱孝子壽昌之裔也既弊爛矣使工為裝緝之因諭之曰孝人之性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

其以吾言遍諭鄉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王陽明書朱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李空同曰孝子之於親欲其修而無短故親之身非無期也孝子曰吾親如金石如松柏如彭如聃非不知人之身非六者倫也乃其心憾若斯矣故曰孝子愛日

呂涇野曰夫壽親有三道焉得其上者之謂聖得其中者之謂賢得其下者之謂才或曰何謂也曰壽其德者萬世有辭金石同其堅日月齊其明非聖而能之乎壽其齒者順厥考心身甚康彊年越其度非賢而能之乎壽其業者箕裘不壞為他人有非才而能之乎故聖也者盡性者也賢也者盡情者也才也者盡力者也

汪南明曰人子亦為其親用命耳親命之學則力學親命之田則力田藉令廢詩書棄稼穡雖日侍親側何以中親之歡

白沙子曰夫孝百行之源也通於神明究於四海堯舜大聖人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以上明文

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魏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

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君子弑父皆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妻子朋友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嗔火中如何得出故云每事自反不獨天下之父子定而天下之兄弟妻孥朋友童僕雞犬亦無不定真一帖清涼散也

周萊峰問陸平泉云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平泉云古人有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方雖亂亦有一家太平者如太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是也即此便是元氣

或問事親若曾子者何義余曰此句真精神在大學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上又問曰此又是何義余曰大約父母之於赤子無有一件不養志的人子報父母却只養口體此心何安即如曾子之養曾晳比之三家村老嫗養兒者十分中尚不及一所以僅稱得個可字今人不必遠法曾參但去取法三家村老嫗養兒自然事父母不敢在口體上塞責矣

古人事親惟恐不成聖賢今人事親惟恐不成科第是可謂養志乎曰父以此教之子以此成之如何不是養

志但既得科第之後親老不能隨子十年五年常不相見即錦衣歸省內有妻孥外有賓客出入匆匆其捧觴上壽開口而笑者又能有幾日甚則新莊故宅父子各居雖供養不缺而飲食寒溫滋味鹹酸之類誰復爲之檢點此無論養志亦何曾吽得養口體市井負販父子兄弟團圞一處其饔飧無日不相共其痛癢無刻不相關即口體之養未全而養志却無愧者且寸薪粒米皆從刻心瀝血中來如此養父母味雖苦而情則甘富貴家名曰祿養而未能必躬必親如此養父母味雖甘而情則苦嗚呼爲人子者不惟不能養志抑且不能養口體非其忍心如此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者耳雖然亦却被科第二字累他一半蓋父母教之而父母還以自累也以上陳眉公秘笈

父母於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矜恤飲食衣服之類或有所私厚子之富者如有所奉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因以生怨殆未之思耳若使我貧彼富父母必移此心於我矣日省錄

五刑莫大不孝王法誅之寘律禁之其特甚者則有四

等父母待孝尤切曰老曰病曰鰥寡曰貧乏父母當壯盛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溲叢穢薰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耦寒煖誰問丈夫猶可獲婦奈何孰使兒孫薾前耦者耦稚者稚人人鼾睡去箇箇衆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淚濕與誰同有孝兒孫頗娛晚景不幸而母我者乘慣徹潑姑我者横而阻絶衹護半點骨血空博一世凄凉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管肥㛯老窮人

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丐三飡而恐氣吁嗟身後之[illegible]來而長養若是此數老兔氣猶足動天子孫倍當行孝勸化者於斯更喫緊云

不孝習成有四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爲吾有而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覬親求財不得則怨親甚且以卑父隻子而爭財囉唣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之身我不帶一財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爲者乎二曰戀妻子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美味錢財欲娛妻寵子佳會

良辰欲擁妻抱子而寧親之念遂微也不思子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念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故聚亦然當呱呱待哺時豈解戀妻卽妻能擁我生活耶辛勤字我指望有婦得稱成人代勞貽燕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嫖蕩慾火正熾客誘如狂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業浪費婦姑勃蹊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懷子不寐風雨淒長夜之魂垂白無歡菽水冷半生之奉吁嗟狂與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妒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父母之於衆子也情豈無偏乃攘臂爭分側目奮龍或兄弟而觝牾或姊妹而計較護短爭長分曹伐異相讒蠱而家道睽積嗔喜而孝情薄矣此四者人之常情人子不免其流遂至大不孝吁可惕哉

人子於親祭之厚不如養之薄俗每於歲節清明一詣墳所餘半載俱置親於荒墟不問祭時候大率與兄弟親友放情遊覽盡歡而歸節歲非掃松也祗賞梅耳清明非省墓也祗踏青耳嗟夫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生虧菽水沒列鼎以何爲

顔伯子孝弟醒語云但念得身從何來父母從何造新

枝既起舊本爲枯菽水承歡何能報答則孝心自然疼痛但念得茫茫大造出世幾時渺渺人寰同胞幾個切相濡沫老共護持則友弟自然肫懇

唐王中書勸孝篇云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不念父母恩何殊生枯木百骸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食母之肉兒身將欲生母身如殺戮父爲母悲辛妻對夫啼哭惟恐生產時身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一命喜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濕簟席兒眠乾裀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潛身在臭穢不暇思

沐浴橫簪與倒冠形容不顧陋動步憂坑井舉足畏顚
覆乳哺經三年汗血計幾斛辛苦萬千端年至十五六
性氣漸剛强行止難拘束朋友外追遊酒色恣所欲日
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兒行千里程母心千里逐一娶
得好妻魚水情和睦看母面如土觀妻顏似玉母若責
一言含嗔怒雙目妻或罵百般陪笑不爲辱母披舊裙
衫妻著新羅縠不避人憎嫌不解人羞恧父母或鰥寡
長夜守孤獨健或與一飯病則與一粥棄置在空房猶
如客寄宿將爲泉下鬼命若風中燭怏怏至無常孤魂

殯山谷魂靈在幽壤誰念纏桎梏纔得父母亡兄弟分
財祿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等人不如禽與
畜慈烏尚反哺羔羊尤跪足勸汝爲人子經書勤覽讀
黃香夏扇枕冬預溫衾褥王祥卧寒冰孟宗泣枯竹郭
巨尚埋兒丁蘭曾刻木如何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
不孝頭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著人衣服勿以不
孝口枉食人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蚤蚤悔前
非莫待天誅戮
楊貞復論讀孝經曰每日清晨黙坐閉目存想從自身

現今年歲回想孩提愛親時光景如何又逆想下胎一
聲啼叫時光景如何又逆想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
亦吸時光景如何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綿綿一氣忽然
自生歡喜然後將身想作個行孝的曾子侍立在孔子
之側無限恭敬無限愛樂
不孝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驕寵父母憐惜過甚皆順
他性驟拂之則不堪嘗讓他便宜任他佚豫令之執勞
則不習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子也子乃敢唐突
其父文行藝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也子必欲父之

出我下積此驕妬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展得出
手遂真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言麤率慣便
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甘絶少慣遂不
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若慣遂不復問其痛癢三曰
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
態偪高堂而機穽甚且明以父子兄弟爲俗物者矣四
曰忘恩記怨夫恩習愈忘怨習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
見德習久則懸嘮起一施感恩習濟則多寡生一迎面
見親累日則猜嫌重況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爲

故常且有憂我而獲拂者矣有譽我而被　者矣有强孫吾事而怒駢者矣眼前大恩懵然罔識况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驚魂之痛者哉故人情有至顛倒而不自覺者子之於父母是也此數者皆近人情且其人未嘗無真性也積久不知其悞耳每每急急喚醒蚤蚤克治時思冲下時念原本時時入親肺腑中其不為大孝者鮮矣以上出非非庵

孝經外傳卷之二目録

虞

大舜

夏

大禹

殷

孝巳

周

文王　武王　周公

曾子　仲子　閔子

高子　樂正子　老萊子

尹伯奇

漢

文帝　明帝　清河孝王

石建　樊儵　姜詩

韓俞　汝郁　江革

杜孝　黃香　王脩

毛義　廉范　隗相

薛包　歐寶　虞詡

丁蘭　蔡順　范剡子

王陽　周磐　蕭固之

顧翺　劉寵　古初

文漸　董永　顏烏

匡斯　方儲　鮑昂

郭泰　茅容　彭脩

趙咨　頓琦　蔡邕

孫期　王琳　申屠蟠

趙徇　皇甫遐　郗元鄮

嫣皓　祭彤　袁閎

羅威　董黯　曾恭丕

陳紀　樂恢　張覇

孔融　徐衞

三國

顧悌　孟宗　斯敦

陸績　李餘　干顯思

程堅　盛彥　曹休

司馬之　王裒

晉

齊王　王祥　王延

吳猛　吳坦之隱之　荀顗

何曾　氾毓　范喬

王猛　桑虞　皇甫謐

山濤　卞眕盱　劉超

張謏　庾衮　李密

王接　殷仲堪　孔愉

解叔謙　何琦　孟陋

陶侃　夏孝先　李信

劉殷　符表　閻纘

楊香　范宣　趙至

李劍　許孜　庾道愍

陳遺　潘綜　辛寶

南北朝

梁武帝　庾沙彌　何子平

崔懷順　阮孝緒　任昉

顔髦　徐孝克　徐孝肅
郭世通 原平　徐份　宗承
崔子約　臧燾 熹　李純
謝幾卿　張敷　辛紹先
郗退　陸政　荆可
王虛之　樊深　胡叟
趙琰　庾域 子輿　陸襄
虞荔　雷紹　朱百年
劉瑜　韓懷明　樂頤之

孫法宗　袁廓之　劉瓛 訏
王僧祐　沈崇傃　荀匠
甄恬　范隆　江泌
江紑　師覺授　劉瓛
附李直　庾黔婁　蕭敏
杜栖　沈驎士　岑之敬
李士謙　蕭叡明　王彭
楊範　丘傑　滕曇恭
吉翂　劉霽　郭文恭

朱泰　閻元明　劉覽
韋師　吳明徹　司馬暠 延義
裴俠　裴子野　劉苞
張稷　夏侯訢　褚修
長孫慮　王文殊　蔡徵
趙琰　張昇　庾震
陶子鏘　張昭　徐普濟
謝藺　顧歡　張譏
王元規　阮卓　雙泰貞

韓靈珍 靈敏　殷不害　王僧孺
熊衮　剡縣小兒
隋
薛濬　梁彥光　田德懋
韓子誕　支叔才　令狐熙
許智藏　王崇　李德林
楊慶　田翼　翟普林
華秋　王少玄　劉審禮
鈕士雄

孝經外傳卷之二目錄終

孝經外傳卷之二

楚黄李之素定庵編輯

虞

大舜

舜父瞽瞍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耕於歷山耕者讓畔陶於河濱器不苦窳漁於雷澤漁者分均年五十猶嬰兒慕帝堯聞之事以九男妻以二女遂讓天下

夏

大禹

禹父鯀治水無功殛死禹傷之勞心胼胝居外十三載漸九川定九州克蓋前人之愆禪天子位禘嚳郊鯀延祚四百

殷

孝巳

孝巳高宗之子事親一夜五起視衾之厚薄枕之高下也高宗惑後妻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周

文王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武王

父文王至孝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

王不能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周公

周公旦武王之弟其事文王也行無尙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曾子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嘗採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左手搤右臂臂痛參卽馳至又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汝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齊欲聘以爲卿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居嘗三日不擧火十年不置衣而養父母則每食必有酒肉且問所與

仲子

仲由字季路親沒南遊於楚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喪之後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

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閔子

閔損字子騫早喪母隆冬後母以蘆花衣之以絮衣已二子父覺欲出之損泣告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亦感悔遂成慈母

高子

高柴字子羔衛人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樂正子

樂正子名春嘗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

老萊子

老萊子楚人孝養二親年七十猶作嬰兒戲身着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仆卧地爲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

尹伯奇

伯奇吉甫之子母死吉甫更娶後妻妻譖伯奇因放伯奇於野伯奇編菱荷而衣採楟花而食清朝履霜而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宣王出遊吉甫從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還伯奇

漢

文帝

帝名恒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居代時母薄太后嘗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所嘗不進仁孝聞於天下

明帝

帝爲光武第四子陰后所生即祚長思慕至踰年正月當謁原陵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明旦遂率百官詣陵寢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粧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其日降甘露於陵樹令百官採取以薦會

清河孝王

王名慶母貴人宋氏被誣自殺瘞於樊濯聚王每竊感恨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令乳母於城北遥祀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塚致哀帝許之詔大臣四時給祭具王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泣向左右以爲沒齒之恨後病謂舅宋衍曰清河埤薄願乞骸骨於貴人塚旁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堂庶母子並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

臣國土下濕願乞骸骨從貴人於樊濯聚及今日口目尚能言視目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

石建

萬石君石奮河内人景帝朝爲九卿四子俱官二千石故以孝謹聞長子建爲郎中令白首而父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厠牏自澣灑復與侍者不令萬石君知以爲常

樊儵

儵字長魚母嘗病癰儵晝夜匍伏不離左右以口吮癰

及母卒哀毀不自支帝遣小黄門朝暮送饘粥

姜詩

詩字仕游廣漢人事親供養備至妻龎氏尤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詩兒爲母取水被溺死恐傷母情詐言遊學妻嘗泝流而汲值風雨歸稍遲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久而姑怪問之知感慚呼還姑性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出雙鯉常得以充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遺米肉詩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中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壽除江陽令卒於官治鄉人爲立祀

韓俞

俞字伯俞梁人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汝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

汝郁

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輙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於鄉父母終思慕致毀推財於兄弟隱於艸澤

江華

華字次翁臨淄人少孤奉母避亂備經險阻嘗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欲刼去華輙泣告有老母在賊亦不忍犯之且指以避兵之方遂得俱免於難轉客下邳裸跣行傭以供養周身之物莫不畢給與母歸鄉里嘗以母老不欲動搖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鄉里稱之曰江巨

孝肅宗朝拜諫議大夫元和中制詔褒相曰江華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庶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華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

杜孝

孝巴郡人幼失怙母嗜魚膾孝役於成都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以艸投中流祝曰願母得此食婦出汲於江見竹筒横來觸岸取視曰此必吾夫所寄熟以進姑聞者嘆異

黄香

香字文彊安陸人家貧無奴僕九歲事親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枕蓆寒則以身溫被母沒思慕憔悴年十二太守劉護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博學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黄香由郎中累遷尚書令

王修

修字叔治營陵人七歲母以社日亡來年此日修念母哀甚鄰里父老皆爲之罷社

毛義

廬江毛義家貧以孝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適府檄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顔色奉心賤之後義母死服除徵辟皆不就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章帝下詔寵之

廉范

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少孤十五歲辭母入蜀迎父喪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俱沉溺衆力救得起遂以喪歸

隗相

相犍爲人母惡江邊水不潔必得江心水乃就飲食相恒以舟汲之患其流急忽江心湧出一石舟乃可係人以爲孝感朝廷徵拜爲郎

薛包

汝南薛包字孟嘗父娶後妻而憎包出之包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居喪過哀諸弟求析產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包則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

器物麤其朽敗者諸弟數破產輒復給之公車徵至拜侍中稱疾不起詔賜加禮如毛義

歐寶

寶安城人居父喪廬於墓鄰人逐虎虎投其廬中寶以衣覆之鄰人問寶寶曰虎豈可藏之乎後虎月送一鹿以助祭

虞詡

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相國欲以爲吏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乃止逮祖母終喪闋爲朝歌長遷武都太守

丁蘭

蘭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像事之如生鄰人張叔妻有借於蘭妻妻告木像木像不悅遂不以借張詐罵木像以杖擊其首蘭歸見木像色變詢知故卽奮擊張叔吏捕蘭木像爲之垂淚郡守屬驗實圖其形於雲臺

蔡順

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奉母至謹一日母飲於婚家醉吐順恐中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漱之閒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指順卽心動馳歸王莽末人相食順拾桑椹異器盛之赤眉賊問故順曰黑者味甘奉母赤者味酸自食賊亦憫之母年九十終未葬火逼其舍順伏棺號哭火遂越他室既葬廬墓側天旦下神魚四頭置祭母生平懼雷每有雷震輒圍塚泣曰兒在此累舉孝廉不就

范剡子

剡子二親俱老病思鹿乳遂順承親意衣以鹿皮入山雜羣鹿中取乳獵者見而欲射之告以故日率爲常親

得延壽

王陽

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辭去

周磐

磐字堅伯安城人居貧以奉母儉薄不充爲歎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帶應孝廉之舉頻歷三縣後思母棄官歸養教授生徒以終其身郡守題其

廬曰有道

蕭固　芝

固字秀興東海蘭陵人遭父母喪六年哀毀盡禮雉鵲遊狎其居鹽鹿出入其門子芝亦純孝官尚書郎有雉數十栖宿其廬嘗上直雉輒送之飛鳴車側

顧翊

翊吳人少失怙母好食雕胡飯嘗率子女躬自採擷導水鑿川家近太湖湖中忽徧生雕胡無復雜艸邑令旌表其閭

劉寵

寵字祖榮牟平人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平陵令母疾棄官百姓泣留不得進乃微服遁歸

古初

古初臨湘人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匍匐柩上號慟以身扞火火頓滅太守鄘甄異之以爲首舉

文漸

漸資縣人年十七居母喪負土築墓墓木栖烏日共悲鳴有鄉人勾文鼎娶而違親聞漸孝行深自悔責歸養盡志一時遠近感而化者甚衆

董永

永青州人少失母奉父避兵安陸父沒無以葬乃從里人貸錢一萬曰後若無錢還當以此身作奴葬畢過槐樹下遇一婦願爲永妻俱詣錢主家主令婦織縑三百疋以償一月而畢婦辭永曰我天之織女因君至孝上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言訖凌空而去

顏烏

顏烏會稽人父亡負土成墳羣烏啣而助之其喙皆傷因以傷名縣

匡昕

昕字令先母亡已經日昕號呼不已母頓蘇人以爲誠感所致

方儲

儲字聖公歙人舉孝廉遭母喪負土築墳種松栢嘉木數千本致鸞鶴白兔之瑞

鮑昂

坩字叔雅父病數年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孺慕泣血抱負乃行服闋遂潛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辭徵不至

郭泰

泰字林宗介休人家貧早孤遭母憂以至孝稱嘔血發病歷年乃瘳

茅容

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正襟危坐郭泰見而異之遂與共語因留宿其

家旦日容殺雞爲饌泰意謂爲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艸蔬與客同飯泰起拜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彭脩

脩字子揚毘陵人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脩俱歸道中爲盜所劫脩按佩刀向盜曰父辱子死汝不畏死耶盜驚謂曰孝子也毋逼之

趙咨

咨字文楚東郡南燕人少孤州郡舉孝廉不就盜嘗夜劫之咨恐母驚乃迎盜謝曰老母八十有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一無所吝盜慚而去

頓琦

琦字孝興蒼梧人居母喪獨身立墳歷年乃就手植松柏成行晨夕哭踊有白鳩栖依廬側見人則去見琦則留

蔡邕

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母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母卒廬塚側動靜以禮有白兎馴繞其室

孫期

期字仲彧濟陰武城人處貧不仕牧豕澤中奉母盡色養之道從學者皆執經壠畔黄巾賊起相戒勿犯孫先生宅郡舉方正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莽不顧

王琳

王琳汝南人年十餘歲父母俱亡賊亂鄰鄰逃竄惟琳與弟獨守塚墓號泣不已赤眉遇其弟將殺之琳自繫請先弟死賊矜而俱放還

申屠蟠

名蟜字子龍陳留人九歲喪父哀毀踰制冢側有甘露白雉之祥每忌日輒三日不食除服不進酒肉者十餘年蔡邕稱曰大孝

趙恂

趙恂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敢獨食必先以獻父父出輒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俟父數年父沒恂思慕羸悴不異成人晝夜悲號於墓側

皇甫遐

遐汾陰人少喪父事母益勤及母喪躬自負土積以歲

年墳高數丈食粥枕塊櫛風沐雨形容癯瘠家人亦莫之識遠近聞之競以米麪相遺皆不受

宗元卿

元卿字希將早喪二親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號曰宗孝子

媯皓

吳郡媯皓父爲南郡坐事繫獄皓懷一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血流覆面父遂得免

祭肜

肜字次孫早孤事母以至孝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冢側賊過見其尚幼皆奇而哀之

袁閎

閎字夏甫汝南人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諸徒行無旅旣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旣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父卒郡閎迎喪不受賻贈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流血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

聘舉召皆不應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跡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不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

羅威

羅威字德仁番禺人八歲喪父母年七十天寒嘗以身溫席而後授其處及長耕耘爲業勤身苦體以奉母爪果皆以時進令長召署門下吏不就與母遁居增城

董黯

黯字叔達鄞人事母孝比鄰王寄之母嘗以黯之孝責寄之不孝寄怨屢辱黯母母亡黯斬寄首以祭自陳於官和帝詔釋其罪

魯恭　丕

恭字仲康平陵人父爲武陵太守卒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絶郡中賻贈一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稱之

陳紀

陳紀字元方遭父憂毀哀至輒嘔血絶氣雖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令圖像百城以厲風俗

樂恢

恢父爲縣吏得罪於令將殺之恢年十一俯伏獄門晝夜號泣令聞而釋之

張霸

張霸成都人年數歲而知孝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伯饒焉

孔融

孔融字文舉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稱之後爲北海相

徐胤

徐胤南州徐穉之子字季登少遭父母喪毀瘠嘔血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倦則誦經貧困屢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

三國

顧悌

顧悌字子通雍族人毎得父書灑掃整衣設几案舒書其上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泣哽咽父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孫權爲作布衣一襲強令釋服悌雖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像設神座於下毎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孟宗

宗字公武江夏人在吳爲令毎得時物必先以寄母冬月母疾思筍宗入林抱竹泣而求之忽生筍敷莖母食

疾愈

斯敦

敦東陽人赤烏間父爲廷尉失儀當死敦叩闕泣血乞以身代吳主嘉之赦其父罪仍表其閭

陸績

績字公紀吳郡人六歲時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待之績懷三枚因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答曰吾母性之所愛欲歸以遺術奇之

李餘

李餘涪城人蜀漢時年十三父殺人出亾母下獄餘乞代母不許遂自殺事聞詔圖像於庭

于顯思

顯思新塗人六歲失怙踰年知求父像時時拜泣及長守貧能以筋力致養母卒累日不進飲食比塟居廬虎馴其側

程堅

堅字謀甫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櫪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不食芻

盛彥

彥字翁子廣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數捶撻其婢婢忿恨伺彥暫出取蠐螬炙給之母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痛哭母目忽開從此遂愈

曹休

曹休字文烈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塟侍老母渡江至吳休祖嘗爲吳郡太守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座者皆嘉嘆母沒悲痛焦毀踰制

曹丕遣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焦悴乞歸塟母丕復遣越騎校尉節其憂哀

司馬芝

芝字子華河內人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曰母老惟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乃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道

王裒

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父儀以直言忤司馬昭見殺裒

終身不西向而坐示不臣晉也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墓側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存日畏雷沒後每聞雷鳴輒繞墓曰裒在此誦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

晉

齊王

王名攸居文帝喪哀毀過禮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王泣而不受司馬稽喜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況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孝躬自進食王乃爲之強飯

王祥

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早喪母繼母朱氏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弛帶湯藥必先經口母欲食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剖冰求之冰忽自解躍出雙鯉母又思黃雀炙旋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泣祥嘗在別床眠母闇往斫之值其私起空所得被既還因跪前請死母弟覽年數歲見祥屢被楚撻輒涕泣抱持及成童每諫其母祥喪父之後居憂盡禮益有時譽母更疾之密使酖祥覽疑有毒祥亦心知弟兄爭飲母始奪去因慚感悟視如己子武帝即位拜太保進爵爲公壽九十四而卒遺訓子孫曰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也其子皆奉行之

王延

延字元延西河人事親色養備至嚴寒體無全衣而供奉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讀書九歲喪母每至忌日則悲啼一旬繼母遇之無道冬日命延求生魚不得杖之流血延扣冰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時人歌曰爲母致冰鮮王氏有祥又有延

吳猛

猛字世雲濮陽人八歲時家貧榻無帷帳夏夜先臥任蚊噬飽手不敢驅恐其去已而噬親也父母終服喪枯毀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丘隴民人屛跡猛守墓側號慟不去賊亦爲之感愴

吳坦之　隱之

坦之濮陽人母將塟設九飯祭每臨一祭輙號慟幾絶至七祭嘔血而卒弟隱之哭踊踰禮祭塟盡誠家貧無人鳴鼓每舉哀恒有雙鶴警叫居與太常韓康伯鄰其母每聞隱之哭聲輙爲之投筯謂康伯曰汝若秉銓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遂舉爲廣州刺史

荀顗

顗字景倩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烝烝色養不離左右在喪憔悴貌不可識若嬰孺之號哀感傍人

何曾

何曾字穎考陽夏人少襲父職性至孝嘗言於司馬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宜擯四夷無令汚染華夏傅玄著論稱曾及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與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

氾毓

氾毓字稚春濟北人父終廬墓三十餘載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武帝累召不就

范喬

喬年方二歲祖馨臨終曰恨不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五歲祖母以告喬喬執硯便涕泣後爲名儒

王猛

猛字景略五歲而父遇害隱居華山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

桑虞

桑虞字子深黎陽人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食米百粒以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

不孝宜自割抑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丁母憂亦如之

皇甫謐

謐字士安年二十不好學嘗得瓜果輙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汝自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勤學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

百家之言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著論爲墊送之制名曰篤終平生之物皆無自隨惟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

山濤

濤字巨源河內人早孤居貧武帝時遷尚書郎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帝特賜床帳裀褥禮秩崇重後居喪年踰耳順手植松栢負土成墳朝野稱述云

卞眕　盱

卞壼字望之曹州人與庾亮同心輔政蘇峻反壼扶疾力戰死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母裴氏撫二子屍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嘆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萃於一門

劉超

劉超字世輔臨沂人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輙步至墓所哀感路人蘇峻謀逆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雖幽厄之中猶啟授孝經論語密謀奉帝出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害之峻平上追贈謚

張諼

張諼字公喬吳人所生母劉無寵遘疾時諼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寐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輙哽咽州里謂之純孝兄瑀善彈箏諼以母劉先執此技聞瑀爲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父及嫡母相繼殂亡廬墓所生母先假葬琅琊黃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嘗設母劉氏神座出告反面如事生焉

庾袞

袞字叔褒鄢陵人諸父並貴盛惟袞父獨守貧約乃躬親稼穡以給供養父歿作菅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母服終喪居於墓側祖墓樹爲人所斬莫知爲誰乃泣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父在時嘗戒袞以酒後偶醉輙自責曰汝廢先人之戒其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三十

李密

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年四歲父亡母更適人感戀彌至遂以成疾祖母劉鞠之成立祖母有疾則涕泣側息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武帝徵詔屢下密辭表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帝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賜婢二人并郡縣供給劉終喪闋仍徵爲太子洗馬

王接

接字祖游河東人幼喪父哀毀過禮鄉黨皆嘆曰王氏有子哉同郡馬收薦於郡守劉原曰竊見處士王接岐嶷儁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不患玄黎之不啟竊樂春英之及時郡守郎禮命接辭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耳

殷仲堪

仲堪陳郡人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拭淚遂眇一目

孔愉

愉字敬康山陰人十三歲而孤虔奉母及祖母以孝聞建興初討華軼功封愉不容侯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溫嶠執愉手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義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

解叔謙

叔謙鴈門人母疾夜禱於庭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謙徧訪至宜都郡山過老翁伐木問之曰此丁公藤也謙求歸漬酒母飲之病果瘥

何琦

琦字萬倫陽穀人年十三喪父毀瘠過甚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嘗患鮮甘不贍出爲郡主簿母亡哀慟幾絕服闋嘆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耳一旦煢然無復怙恃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遂隱衡門累召不起桓溫過其境曰此中有人

孟陋

孟陋武昌人孟嘉之弟布衣蔬食文籍自娛惟思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居喪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者十

倣年親族訓之曰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為不孝也陋感其言然後從吉植溫躬往造焉或勸用之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從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早孤貧母湛氏紡績資給使交結勝己者范逵造其宅母自剉薦給馬截髮以易酒殽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察為孝廉以軍功封東鄉

侯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乃備威儀迎母官舍後以母喪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鶴冲天去欲塋未得地忽失牛侃往尋之遇一老叟謂曰汝至孝感天上帝命我指汝吉地前見牛眠處是也鎮武昌時每賓客讌集酒有定限或勸更少進侃悽然曰年少多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

夏孝先

孝先桐廬人父亡冀土築塋廬其側時有野火燎山將侣塋域孝先繞墓號慟鳥獸群集以毛羽濡水滅之

李信

李信襄平人父毅河內太守棄官歸公孫度欲起之遂乘舟浮海信求數年不得悲泣絕粒死其子孤剏力學後官尚書僕射

劉殷

殷字長盛新興人七歲喪父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菜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方九歲問得故乃往澤中慟哭累日若有人云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得斛餘而歸又嘗夢神謂之曰西籬下

有粟掘之果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乃盡累辟皆以祖母老不赴同郡張宣子以女妻之戒曰劉殷至孝冥感終當遠達汝謹事之張氏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著有子七人各授一經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符表

表年十六時母姜氏有疾侍省晝夜數十日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表亦不食見母將絕號慟咽俄頃母沒表亦沒一日二喪在殯塋於四望岡太守樹雙旌闕

以表其墓

闞續

續字續伯巴西安漢人父卒繼母不慈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其盜父金訟於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亦無怨色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愍懷太子之廢也續與相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臣伏念前太子遭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父母驕之每見選師率取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之士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所以敗也官至漢中太守

楊香

楊香十四歲時隨父往田穫粟父爲虎所曳香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虎徒手踴躍向前搤持虎頸虎竟靡然而逝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十歲能誦詩書嘗於後園挑菜誤傷手指捧手改容人問痛耶宣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居耳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哀毀廬墓

趙至

至字景真年十三時新令之官與母道旁視之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汝後能如此否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叱耕牛聲投書而泣師問之曰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是以泣占戶遼西舉郡計吏到洛陽與父相遇時母已沒父欲其宦立托故弗之告仍戒以勿歸至乃還遼西太康中以良吏到洛方知母沒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志不就號憤嘔血而卒

李釗

李釗父毅寧州刺史討寇死之上嘉其節謚曰威侯釗聞父難棄官至滇一慟而絕

許孜

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二親沒哀毀踰禮負土築塋不藉鄉人之助每一悲號群鳥翔集列植松栢亘五六里一日鹿犯松栢孜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鹿爲虎所殺孜悵惋不已乃埋於隧側虎即孜前自撲死亦埋之自後樹木茂暢竟無犯者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邑

人稱其居爲孝順裡

庾道愍

道愍鄢陵人少孤貧母漂流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府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冐險僅得自達辛苦求母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偶入村值驟雨寄止一家有老嫗負薪外來道愍心動詢之即其母也俯伏號慟遠近聚觀莫不揮淚

陳遺

吳郡陳遺素以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

囊每煮食輒貯焦飯歸以養母後值孫恩亂聚得數斗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多餓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目豁然

潘綜

潘綜烏程人孫恩之亂與父走避父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首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斫父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當時悶絕有一賊曰此子以死救父何可殺之殺孝子不祥父子俱得免有司奏改其里曰純

孝

華寶

寶無錫人父戍長安時寶八歲父臨別曰須我還當爲汝冠婚後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竟不忍答今慧山華陂寶所築也

南北朝

梁武帝

武帝六歲時獻皇太后崩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憂時爲齊王諮議隨府在荆鎮以病聞便投劾星馳不復

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毀骨立每哭輒嘔血數升服內惟日食麥二溢拜掃山陵涕泗所灑松艸變色

庾沙彌

沙彌鄢陵人父坐事誅時沙彌始生及五歲母製彩衣衣之不衣詰之流涕曰家門禍酷何用此爲嫡母劉寢疾晨昏侍側衣不弛帶或應針灸則以身先試母亡終喪不食鹽醋夏不解縗冬不衣纊所坐苫淚沾爲爛應純孝之選補歙令復丁所生母喪還都濟浙江大風舟

將殯抱柩號哭俄而風止

何子平

子平廬江灊人為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答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容獨食白粲母喪去官年將六十時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哀號皆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就清凉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也屋何宜覆會稽太守蔡興宗力為營壙

崔懷順

懷順河東武城人父邪利魯郡太守元嘉中沒於陣懷順聞之絕而復蘇時淮北陷沒懷順因北至桑乾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

阮孝緒

孝緒字士宗尉氏人十餘歲隨父為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父喪不服綿纊蔬菜有味輒吐之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至果心驚而還醫言合藥需人蓡舊傳鍾山所產孝緒遍歷幽險累日不得忽見一鹿前行□之獲焉母服遂愈

任昉

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為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以父憂棄職齊武帝謂伯遐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宜深相譬抑遐使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即嘔出父性重檳榔以為常餌臨終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為恨遂終身不食檳榔遭母喪廬於墓側哭泣之地草為不生

顏髦

髦字君道父喪在殯鄰家失火髦抱棺叫號熛焰遂至忽雨頓絕後歷官太尉至黃門侍郎

徐孝克

孝克東海剡人也侯景亂歲饑乃崎嶇乞食以充母給太宗詔為國子祭酒每侍宴常取珍果納紳帶中歸以遺母上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餉母母病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啖麥有遺粳米者對之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郭世通　原平

世通會稽人年十四居父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以養母母亾負土合塟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塟畢傭賃還先直宋文帝嘉之勑榜獨楓里爲孝行里子原平亦稟至性養親必以巳力傭賃以給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餚味唯飡䟽飯而巳若家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米然後舉㸑父篤疾原平衣不解帶未甞睡卧父亾慟絶數日方蘇高陽許瑶之罷建安郡丞以綿遺之不受瑶之往謂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若母耳原平乃拜而受母終毀瘠彌甚塋壙凶功不欲假人自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塋墓者爲其運力乃悉窀穸之事墓前有田數畝毎至農月見耕者裸袒褻其墓原平輙往哭之久乃貿家資買其田躬自耕墾而後安

徐孝肅

孝肅汲郡人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母老疾親易燥濕憂悴數年母終惟茹䟽飲水而巳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皆負土成墳披髮跣足遂以廬墓終身

徐份

份孝穆之子孝穆疾劇醫禱百方不能愈份焚香涕泣跪誦孝經三日夜不息疾忽豁然

宗承

宗承洛陽人塟父不役僮僕忽一夕聞土壤自高五尺松竹踈密成行

崔子約

子約五歲喪父即不食肉及居母喪枯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

臧燾　熹

臧燾爲助教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巳養親者十餘年父母亾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

李純

李純父母寢疾輙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哀慟嘔血數升塟時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踊幾絶會塟者莫不爲之流涕人因改其所居村爲孝

敬村

謝幾卿

幾卿靈運孫父超宗徙越𩰒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時
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人救之
良久湧出瀝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能言

張敷

張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
慕之色至十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扇乃緘
録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父在吳

興亡成服九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
成疾未期而卒孝武即位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爲孝張
里

辛紹先

紹先仕魏爲下邳太守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
沐髮遂落盡

郴遐

遐字子昇聞喜人初爲州主簿父卒於揚州遐自襄陽
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瘁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
流風起舟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俄頃浪息其
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惟得人吮膿或望徼
止其痛遐吮旬日而瘳

陸政

陸政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嘗求之苦難後宅側
忽有泉出而生魚遂得以供膳人因名其泉爲孝魚泉

荆可

荆可苦身勤力供養其親親喪悲號擗踊絶而復甦者
數四葬後廬於墓次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舊時塋

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
處遠近哀感之

王虛之

虛之字文靜石陽人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
鹽醋不入口久病着床忽一夕夢有人問疾慰曰君自
旋愈數日果瘳所居每夜有光如燭庭中楊梅樹隆冬
三實墓上橘樹一冬再實

樊深

樊深字文深河東人事繼母甚謹魏永安中隨軍征討

第二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6 版反

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所誅深父叔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病或兒擄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奔覓母得見因以憤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間周文平河東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

胡叟

胡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明陽馮翔田文

宗上谷侯法儁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座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武河東裴定宗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

趙琰

琰天水人少失父事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前樹者琰對之號慟因執於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淚交集惠達爲歎息者久之

庾域 子輿

域字司大新野人爲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尙充供養母好鶴唳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子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父在梁州遇疾子輿奔侍醫藥言淚恒并壽丁母憂哀至泣血父戒以滅性乃禁其哭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道險難啟求侍從獲許後還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輿亦悶

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灩澦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傳行人爲之語曰灩澦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時有雙鳩巢舟中及至隨棲於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檐宇悲鳴激切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

陸襄

襄字師卿吳縣人爲揚州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母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遏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求直𠒋何失之時以襄誠感所致母憂去職襄已五十毀頓過禮

虞荔

虞荔餘姚人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理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帝以蔬食積久非羸瘠所堪乃勑曰卿言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荔終不從

雷紹

紹九歲而孤及長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遍孝經論語嘗讀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歎曰吾遠離侍養非人子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立由是知名

朱百年

百年少有至性親沒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隱迹避人惟與同縣孔顗友善家貧甚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顗宿衣悉裌布醉後顗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衣去體謂顗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痛顗亦爲之傷感

劉瑜

劉瑜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塟事服除二十餘年絰襟蔬食言輒流涕居墓側未嘗暫違

韓懷明

懷明上黨人客居荆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忽聞香氣空中語曰童子汝母須臾自差無自勞苦未曉而母果平復

樂頤之

頤之字文德淯陽人仕劉宋爲京府叅軍父在郢亡頤之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即徒步奔馳扶歸備塟嘗自病痛嗌被至碎而不言恐母憂也吏

部邴原泉之造訪欵以枯魚菜葅而已泉之不能食母
因出其膳泉之曰邴過於茅季偉我愧非郭林宗

孫法宗

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父隨孫恩入海澨被害尸骸不
收兄母並餓死子身困苦宿艸履霜辦棺營塚葬送母
兄復入海尋求父尸見枯骨則刻肉灌血臂脛無完膚
血脈枯竭終不得逢遂衣衰絰以終其身

袁廓之

廓之字思度陽夏人因父死非命終身不聽音樂布衣

蔬食足不出戶誓不臣宋時人比之晉王裒云顧延之
每見嘆曰有子如袁廓之足矣仕齊至太子洗馬

劉歊　訏

劉歊與族弟訏並隱居求志奉母寢食不離左右母意
有所需口未及言歊已先知手自營辦以供晨夕母每
疾病夢歊進藥翼日轉有間效謚曰貞節處士訏數歲
父母繼卒居喪哭血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稱焉
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激流涕謚曰玄
貞處士

王僧祐

僧祐字胤宗未弱冠頗經憂居喪服闋髮落殆盡不立
冠帽舉秀才爲驃騎法曹羸瘠不堪受命

沈崇傃

崇傃字思整武康人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傭書
養母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
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
哭旬日殆將氣絕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
孝道也崇傃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

所不避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有猛獸來望之
有聲狀如嘆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傭工數年始獲葬
焉既而廬於墓次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
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臥以單薦因虛腫不能
起郡縣舉至孝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
未至縣卒

荀匠

匠字文師潁陰人父仕齊安復令卒匠號慟氣絕身體
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不忍聞其哭

僻其兄斐爲鬱林太守死於陣匠迎於豫章舉舟投水急救得存自是居父憂並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梳沐皆秃落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骸枯顇雖家人不復識梁武帝遺詔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意不拜外祖孫謙戒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惟君父之命難拒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

甄恬

甄恬數歲喪父哀感有過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

飯飼之終不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家雖貧養母常覓珍羞及居喪廬墓恒有烏元黄雜色集於墓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

范隆

隆字玄嵩鴈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而生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緦功之親族人范廣愍而養之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晝耕夕讀州郡薦舉皆不應

江泌

泌字士清考城人少貧以斫屧爲業母早亾泌以生鈌供養爲歎遇鮭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惟食老葉而已墓所忽爲野火所燒泌哭三日淚盡繼之以血世稱爲孝泌

江紑

紑字含潔考城人年十三父患眼紑侍疾朞月衣不解帶夢一僧云患眼飲慧眼水必瘥乃訪之艸堂壽智師曰慧眼見眞能度彼岸紑乃捨里舍爲寺及就因泄故井其水清冽取以爲父洗眼煑藥果瘥

師覺授

覺授北魏涅陽人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苫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適值親死一叫而絕艮久乃甦後撰孝子傳八卷累辟不就

劉瓛

劉瓛字子珪宋沛郡相人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字也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此

山常有鴝鵒鳥棲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乃至

陶季直

季直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鼻

庾黔婁

黔婁字子期仕南齊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時父疾始二日醫云欲知瘥劇但嘗糞甜苦黔婁嘗之味轉甜心甚憂每夕同妻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語曰徵君命盡

不可復延念汝虔禱至月末可耳果晦日亡

蕭放

放字希逸梁宗室子也隨父祗至鄴邸卒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祭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嘗有缺時以爲純孝之感

杜栖

杜栖字孟山父亡水漿不入口七日猶哭不絕每朔望節歲嘔血數升至祥禫夜夢其父一慟而亡年三十六

沈麟士

麟士字雲禎武康人居喪盡禮忌日輒傷感彌旬嘗作竹傷手便流涕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致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因悲耳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

岑之敬

之敬字思禮棘陽人五歲讀孝經每焚香正坐親戚咸加嘆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

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耶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座勅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之敬剖釋縱橫左右莫不嘆服

李士謙

士謙平棘人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中毒因嘗之伯父深所嘉尚每稱此兒吾家曾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

似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樽俎對之危坐
終日不倦

蕭叡明

叡明南蘭陵人仕員外殿中將軍母病積年沉臥叡明
祈禱於天時隆冬下淚爲之氷如筯額上叩頭血亦氷
不流忽有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
之儵不見函中惟有絹三寸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卽
平

王彭

王彭直瀆人父母亡家貧無以營塋晝則傭工夜則號
泣鄉里憐之塋所去淮五里荷擔遠汲爲艱忽一旦大
霧生泉塋畢水泉自竭詔改其里爲通靈里

楊範

範字文端齊人齊宋之亂母在城中採椹藏於地夜取
之進母如是非一日忽於地中得米十斛上有文云賜
孝子楊範以資給母

丘傑

丘傑吳興人年十四歲遭母喪以熟菜有味咲生菜歲

餘中蝦蟆毒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靈
牀前有藥三丸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郎下蚪
斗子數升而愈

滕曇恭

曇恭南昌人五歲時母楊氏患熱思瓜非其時歷訪不
得曇恭且行且悲遇一僧曰我有一瓜相遺持歸奉母
舉室驚異時號滕曾子太守王僧虔引爲功曹不就

吉翂

吉翂字彦霄馮翊人父爲原鄉令被吏所誣逮詣廷尉
翂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見者皆爲隕涕其父
理雖清白而耻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
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訊之
對曰囚雖年幼豈不知死之可畏顧諸弟幼惟囚爲長
不忍見父極刑所以內斷胸臆上干萬乘此非細故奈
何受人教耶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
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斯道
固然若翂有靦面目當此舉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
拒而止

劉彛

彛字士湮年十四居父憂毀哭輒嘔血家貧立志勤學母胡氏寢疾彛年已五十衣不弛帶者七旬母亾廬於墓門哀慟過禮阮孝緒致書抑譬焉彛思慕不已未終喪而卒

郭文恭

文恭太原平遥人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俱亾哀慕罔極乃居墓次晨夕拜泣跣足負土更培祖父二墳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流涕

朱泰

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嘗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進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顏色一日雞初鳴入山爲虎攫去已瞑眩忽少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我母無托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有人疾驅狀泰亦匍匐歸母抱之泣泰猶茫然也不踰月如故鄉里感之遺以金帛目爲朱虎殘

閻元明

元明安邑人除北隨郡太守以違親養輿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有司狀聞詔表其里

劉覽

覽字孝智彭城人母憂廬墓三年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衣單布家人慮之中夜竊置炭於床下覽因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嘔血綵武帝數使省視

甯師

甯師字公頴杜陵人少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嘆曰名教之極其在斯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有

孝行

吳明徹

明徹字通昭泰郡人幼孤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耕種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毎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紿已及往如言秋大穫足充塋用

司馬暠

暠字子昇建昌人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毎號慟必至悶絕丁父憂毀瘠愈甚寢於

墓側日進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昺
結廬數載豺狼絶跡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子
延義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於禮及昺還都乃躬負
靈櫬晝伏宵行冐履氷雪手足皸瘃至都遂至攣廢數
年乃愈

裴俠

裴俠字嵩和解人年十三遭父憂哀毀若成人將擇塟
地忽聞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塟於桑林東封公侯俠
以告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以吉

祥告汝耳時俠宅有大桑林因塟焉後進爵為侯

裴子野

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亡為祖母陰氏所養年九歲
陰氏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
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容旦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
為至孝所感及居喪每之墓所艸為之枯

劉苞

劉苞字孝甞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甞泣其母謂
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見父聞諸父多相似故心
中悲耳因相抱泣下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悉假瘞
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塟不資諸父奉大母朱
夫人及所生陳氏竝扇席温枕諸叔父常嘆服之

張稷

稷字公喬吳人年十一遭母疾衣不解帶夜不安枕及
終毀瘠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
純孝後官御史中丞

夏侯訢

訢字長况寧陵人侍母疾衣不解帶者三年母憐其苦

令出便寢息訢方假寐夢其父告之曰汝母非凡藥可
愈上帝憐汝賜以仙藥在室後桑枝上訢驚起如所得
藥服之病頓瘥

褚修

褚修錢唐人父仲都歷五經博士少傳父業為宣惠叅
軍記室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復丁母憂水漿不入
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竟以毀卒

長孫慮

慮代人母因飲酒父叱之誤以杖擊死坐罪慮列辭上

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未殯父命且夕慮兄弟五人並冲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四歲父若就刑変隊溝壑乞身代父使嬰弱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原情究狀實可矜憐詔恕其父死罪

王文殊

文殊字令章父沒於魏思慕泣血立小屋縣西端拱其中歲時伏臘朔望北向長悲蔬食麻緼三十餘年詔榜其里曰孝行

蔡徵

徵字希祥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褚翔翔嘆其穎異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視之不以道徵侍奉益謹初無怨色本名覽父以其有王祥之性故為之更名陳大業中遷太子舍人

趙琰

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溫卒於仇池遭亂母為乳母携奔壽春年十四始歸歡如再世飲食必親調奉為兗州司馬積四十餘年甫得塋祭久絕葷酒惟食麥飯而已

張昇

張昇京縣人喪父哀號以夜繼晝形容枯槁鬢髮墮落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境

庾震

震字彥文新野人父母俱亡貧不能塋賃書積歲因獲措辦南陽劉虬為之撰傳

陶子鏘

子鏘字海育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鄰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母嗜蓴恒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嘗蓴不

得子鏘痛恨號哭而絕久之乃甦遂長斷蓴味

張昭

昭字德明陳吳郡人父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及父卒不衣綿帛不食甘美日惟啜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至嘔血服終又喪母哀毀如之

徐普濟

普濟臨湘人居喪未塟鄰火將及濟號慟伏棺以身蔽火鄰人往救焚炙已悶絕累日乃蘇

謝藺

湖嚼字宣鏡年數歲母郭氏疾嚼晨昏溫凊勤容戚顏
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久疾畏驚一
家尊畀感嚼至性咸納屨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

顧歡

歡字景怡鹽官人母喪水漿不入口六七日遂隱不仕
於剡天台山開館授徒嘗近百人有病邪者問歡歡曰
家有何書答曰惟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
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答曰善
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南齊高帝召爲太學博
士不就

張譏

譏武城人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即母之遺制及有所識
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及丁父憂
居喪哀瘠過常爲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
發孝經題譏論義往復甚見嗟賞

王元規

元規字正範事母勤謹晨昏未嘗離側梁時山陰縣忽
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得一小船倉卒止引其母並姑妹

入船不得帶其男女三人俱閣於樹杪及水退咸獲
安全

阮卓

阮卓父隨岳陽王出鎭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
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渡蠡湖中流遇疾風船
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

雙泰貞

泰貞吳興人沈攸之起兵召之泰貞殺傷數人不從攸
之將母去泰貞自歸求母攸之曰此孝子也釋之

韓靈珍　靈敏

會稽靈珍靈敏兄弟早孤並有至性母亡家貧無以
營塟兄弟種瓜朝採而暮復生塟事由此舉

殷不害

北魏于謹伐梁入江陵殷不害失其母時氷雪交積死
者橫溝不害行哭於道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舉體
凍濕水漿不入口號哭不輟聲如是三日乃得之

王僧孺

僧孺東海郯人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

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嘗讀之有媿其父冬李者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家貧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後歷官御史中丞

熊衮

熊衮爲魏尚書廉介自守父喪未𦵏晝夜號泣忽天雨錢三日得以襄事

剡縣小兒

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家人不令小兒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今不復問何也下床匍

匐至母側號慟而絶

隋

薛濬

濬字道願少孤養母以孝聞開皇中歷考功侍郎上賜其母几杖輿服四時珍味母喪命鴻臚監護喪歸𦵏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雪霜自京及鄉五百餘里創血塗指州里賻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上見其毁瘠過甚爲之改容其弟謨時在揚州爲王府兵曹叅軍事乃遺書於謨曰吾以不造夘丁艱酷窮遊約處

屢絶簞瓢晩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砥行礪心因而彌篤自釋耒登朝於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洊臻兄弟俱被奪情苫廬靡申哀訴是以叩心泣血貫氣摧魂者也既而創鉅釁深不勝荼毒啟手啟足幸得全歸使夫死者有知得見先人於地下矣但念汝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銜汝而訣惡死待汝汝既不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别書成而卒

梁彥光

彥光烏程人七歲時父遭疾篤藥需紫石英求之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見園中一物光怪持歸即紫石英也疾尋愈彥光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哀毁不支起令視事帝見其毁甚嗟嘆久之

田德懋

德懋高平人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丁父艱哀慕泣血廬墓三年高祖聞而嘉之

韓子誕

了誕天水人親沒負土築墳口不能食居不能安哀感成疾及卒視其脊骨皆毀中外聞者莫不感泣

支叔才

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饉母爲賊執叔才告以情賊憫其孝釋之母病癱叔才吮瘡注藥及亾哭無時聲目眥皆爛有白鵲止其墓側

令狐熙

令狐熙字長熙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哀其父告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

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

許智藏

智藏高陽人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誡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爲員外散騎侍郎

王崇

王崇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亾杖而後起鬢髮墜落權殯宅西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艸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

李德林

德林字公輔安平人年十六遭父憂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嚴寒單縗跣足州里人皆敬慕之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母後病稍愈偪令仕進丁母艱以至孝聞朝廷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

楊慶

楊慶河間人郡察孝廉以侍養不就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憂哀毀骨立隋高祖受禪授平陽太守

田翼

田翼奉母素以勤謹稱母患暴痢翼疑中毒親嘗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厚葬之

翟普林

普林楚丘人躬耕色養不應州郡辟命鄉里稱爲楚丘先生父母疾親易燥濕忘寢食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

以思慕不絕於心培土成塚家有烏犬常隨在墓側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家貧傭賃養母母終負土築塋形枯骨立有欲助之者輒拜而止之時縣犬獵一兎奔入秋廬中匿其膝下獵人異之自此兎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隋末羣盜紛掠必相戒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王少玄

少玄聊城人隋末父死於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卽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

血而滲者卽父骨也少玄鑱膚滴血越旬而獲遂以塟

劉審禮

審禮彭城人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負祖母渡江轉側避地及平復入長安元每疾必親視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間貞觀中歷左驍衞郎將及父喪會塟徒跣血流行路咨嘆服除襲爵讓其弟見父執輒慼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而妻子執孝若晏如也

鈕士雄

士雄安邑人喪父廬於塚側其宅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遂枯死服除還宅槐復榮高祖詔褒揚之號其居爲累德里

孝經外傳卷之二終

孝經外傳卷之三目錄

唐

高祖　李皐　尹嗣宗　怦
許坦　呂向　段秀實
丁公著　費冠劉　路隋
張徹　程表師　楊牢
牛徽　狄仁傑　安金藏
李日知　沈季詮　徐元慶
朱仁軌　柳公綽　賈直言

元讓　劉敦儒　劉伯會
王希夷　宋思禮　陳饒奴
賈循　獨孤及　張九齡
沈景鈞　褚無量　元德秀
潘晃　許法慎　韓思復
楊炎　孫既　茹榮
沈如琢　張無擇　董邵南
梁文貞　崔沔　李與
張常洧　任敬臣　張士巖
隻懷霸　張志寬　武弘度
王博武　林攢　張直
劉師貞　徐仲源　梁悅

後五代

林安　李瓊　秦族
王殷　王仁鎬　盧操
張藏英　易延慶　顏衎
郭琮

宋

神宗　李宗　劉子翬
查道　章璿　二吳
成象　黃覺經　趙抃
李諮　蘇頌　陳思道
李玭　丁天錫　祁暟
趙君錫　范仲淹　楊存中
馮元　寇準　孫明復
黃庭堅　梁紹　歐陽覲　修
沈起　羅孟郊　曹雉

蔣舉　徐偉　祝確
陳繹　徐積　朱壽昌
侯義　詹惠明　郭用孚
穆修　王庠　許俞
司馬光　康　杜誼　劉民先
孔旼　汪與成　鍾仙
顧忻　黃用中　夏倈
張汝明　史聲　吳淵
仰忻　歐陽守道　黃琮

李穆　張觀　彭乘
陳天隱　董少舒　金景文
任盡言　朱熹　岳飛
趙文澤　黃槩　葛書思
黃騶　錢堯卿　劉潛
毛洵　郭義　古諶
王珠　林顧壽　錢湣
張根　蕭振　趙葵
葉惟周　林彖　楊冒老

吳復古　李植　高登
趙伯深　楊芾　申世寧
陳少卿　苟與齡　徐中行
張愈　林正華　蔡定
杜國賓　朱道成　呂鏜
張煇　趙善應　劉泌
丘敬　陳蕭　錢益
呂蒙　琰　呂宣問　陽大明
錢褒　陳乞兒

孝經外傳卷之三目錄終

孝經外傳卷之三

楚黄李之素定庵編輯

唐

高祖

高祖初埀元貞太后時遇邪寒跣行二十餘里足皆流血毁頓之極言及二親未嘗不流涕有得時物及諸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已方食

李臯

臯字子蘭嗣曹王爵詔授衡州刺史有治行觀察使辛

京杲嫉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入相復擢為衡州始臯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

尹嗣宗 怦

嗣宗襄陽人居喪循禮貞觀中特蒙旌碎結廬墳側若將終身焉子怦年十三竭力備養父疾篤歷年不解衣形貌頓瘠父卒朝夕號慟幾至殞絶有紫芝產於墓門刺史封道洪改其居為南陔里張東之為記

許坦

坦豫州人年十歲隨父入山採藥父為獸所噬即號呼以杖擊之獸遂去父以得全太宗聞之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衷深可嘉賞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呂向

向字子回涇州人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巫者求得之後有傳父猶存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心動下輿問之果父也抱父足號慟

行人為流涕上聞咨嘆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娛其心

段秀實

秀實字成功汧陽人六歲母疾不勺飲秀實亦不食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

丁公著

公著字平子蘇州人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鄰媪抱子哀感不肯食稍長父勉勅就學授集賢校書郎不滿秩輒去侍養於家父喪負土作塚貌力癯悴見者憂其死孝

費冠卿

冠卿青陽人既登第聞母病革馳歸而母已葬遂廬墓以終喪嘆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爲再詔不起杜荀鶴贈詩云凡弔先生者多傷荆棘間不知三尺墓高却九華山

路隋

隋父泌從渾瑊會盟平凉被執死焉時隋方嬰孺以恩授官逮長日夜號泣坐必西向不食肉母告以貌類父者遂終身不引鏡元和中吐番款塞隋上五疏請修好

冀得父還詔可遣禮部郎中徐復報聘而父喪至帝愍惻贈絳州刺史官爲治喪

張徹

南陽韓思彥過汴州有孝子張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餽縑二百不受固請爲受一縑思彥屬家人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

程袁師

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弗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壘墳形容癯毀改葬曾祖以來閱二十年乃畢每哭羣鳥鳴翔

楊牢

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禿髮羸骸有可憐狀讐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山間凍膚皸瘃銜哀雨血路人爲之泣

牛徽

徽鶉觚人父蔚避地於梁道病徽與子扶篚輿行路逢盗擊其首血流面持輿不息盗廹之徽拜曰人皆有父

今親老而疾幸無驚駭盗感乃止及前途又逢盗盗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家進帛裹創以饘飲奉蔚留信宿去抵梁徽趨蜀謁行在丐歸侍親疾會拜諫議大夫固辭見宰相杜讓能曰上遷幸當從親有疾當侍而徽兄在朝廷身乞還營醫藥時兄循已位給事中許之

狄仁傑

仁傑字懷英太原人舉明經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返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

其下瞻望久之雲移乃去時武后黜中宗居房州仁傑每以母子天性之言力諫后因感悟同府叅軍鄭崇質母老病篤當使絕域仁傑請長史藺仁基請代曰不忍貽其親以萬里之憂仁基嘆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安金藏

金藏母喪廬南闕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邛燥泉忽濆湧流廬之側桃李冬華犬鹿相馴武后時或誣睿宗反者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引刄劃腹腸

出而仆武后自臨視之嘆曰我有子不能自明忍令爾至此因賜艮藥得不死

李日知

日知滎陽人為給事中母老病調侍數日鬚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方瑩吏乃齎贈制至日知殞絕於道左右為泣莫能視巡察使欲表其孝求狀辭不報

沈季詮

季詮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頃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塟之

徐元慶

元慶下邽人天后時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韞舍亭下乃手刄之自囚詣官議者欲捨其罪左拾遺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

朱仁軌

仁軌字德容永城人隱居養親誨子弟曰終身遜路不枉百步終身遜畔不失一段謚孝友先生

柳公綽

公綽字孝寬華原人居喪毀瘠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甚謹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

賈直言

直言河朔人父道冲坐事賜鴆將死直言紿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上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躄

元讓

讓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數十年母終廬

墓次廢櫛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於門永淳初擢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吾子

劉敦儒

敦儒家東都母病狂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亾去敦儒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爲痛隱詔標闕於閭時謂劉孝子

許伯會

伯會舉孝廉上元中爲衡陽博士母喪培土成塋不御絮帛不嘗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於天俄而雨火滅歲旱泉涸廬前靈芝生

王希夷

希夷家貧父母喪毀瘠幾死爲人牧羊取傭以塋

宋思禮

思禮字過庭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繼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母疾亦旋愈郴皃爲刻石頌之

陳饒奴

饒奴十二歲親併亾窶弱居喪又歲饑或勸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給資儲旌其門曰孝友童子

賈循

循京兆華原人親亾負土成塚手蒔松柏廬墓終身時號關中曾子里人私謚曰廣孝徵君

獨孤及

及字至之洛陽人性至孝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

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天寶末及第補華陰尉代宗召爲左拾遺

張九齡

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擧進士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廬側白鳩巢於塚樹

沈景鈞

景鈞烏城人母素懼雷及卒塟城西每雷鳴則奔至墓所號哭曰某在此賀知章爲撰孝德傳

褚無量
無量字弘度鹽官人母喪廬墓有鹿犯其所植松栢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恐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服不復振觸

元德秀
德秀河南人少孤開元間舉進士不忍去親左右自負母入京既擢第母亡廬墓蔬食刺血寫經後任魯山令天下高其行稱曰元魯山房琯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紫芝其字也及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

學者謚曰文行先生

潘晃
晃廣德人事親至孝嘗以役事至京一夕夢祠山神告曰汝父病篤晃驚惶不已日夜犇走以歸中途復夢神曰汝父疾愈歸問故果如夢中言後居喪廬墓芝草累生玄宗詔表其門授廣德令

許法愼
法愼滄州青池人甫三歲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輙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廬於塋有甘露嘉禾之瑞

韓思復
思復長安人兒時母爲語父亡狀輙嗚咽幾絕遂奮志力學舉茂才高第累遷襄州刺史襲祖封長山縣男親喪去官鬻薪自給及卒上手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楊炎
炎天興人祖哲以孝行稱父播舉進士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炎居父喪號慕不廢聲墓所有紫芝白鵲之異

詔表其閭三世以孝聞門樹六闕

孫既
既樂安人母喪廬墓髮攢而垢尫瘠骨立俄有醴泉涌於封樹側里人名之曰孝源泉貞元中碑刻尚存

茹榮
榮衢州人幼失父事母極孝及冠爲吏邑宰賜瓜榮以遺母數刻即來宰怪而問之榮具道其故宰疑其妄遣詢其母果然遂令歸事母得以終養後土人立祠祀之

沈如琢

如琢崇慶人少有至行母患消渴非時思桑椹求之不獲宅東桑忽生椹採以奉母疾愈

張無擇

無擇字君選句章人父沒絕漿七日三年不櫛廬墓有醴泉芝草之瑞官至中散大夫

董邵南

邵南安豐人隱居不仕性篤孝韓文公作董生行曰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書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戚戚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乳狗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虫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徬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讐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誰與儔

梁文貞

文貞虢州人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已亡自傷不得養郎穿壙為門晨夕灑掃廬墓左暗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刺史表其純孝詔付史官

崔沔

沔京兆人擢進士高第累遷起居舍人母失明求醫不愈躬親奉養不脫冠帶者三十年溫凊適時每美景良辰必扶持遊宴笑談說於前毋不知其有所苦也子祐甫為賢相

李興

興安豐人父死廬上產紫白芝二本醴泉湧出柳宗元為作孝門銘云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學所導生與耒耨為業而能踵彼醇孝超出古烈

張常洧

常洧字巨川句容人父為建州司戶卒常洧泣血盡哀廬墓三載墓門生瑞芝十二莖守土者表旌之

任敬臣

敬臣字希古濟南人五歲喪母哀戚有過成人七歲時問其父曰若何可報母父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讀書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殞絕繼母曰汝不勝喪可謂孝乎始強食饘粥服除遷秘書郎休沐輒閉門讀書後官至弘文館學士

陳太竭

太竭浦江人二親並亡卽墓手蓺松栢終身衰麻哀哭弗輟每奠果餌烏鳥不啄

張士巖

士巖亦州人父病藥須鯉魚冬月氷合有獺啣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

隽懷肅

懷肅益州人母病每嘗其唾若與味輒悲號幾絕母終

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塚廬守日一食繼母沒亦如之

張志寬

志寬安邑人居父喪而毀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閭倚全者百許姓後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歸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栢上遣使就弔拜員外散騎常侍表其門

武弘度

弘度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趨喪所培土築塋晨夕號泣日一溢米素芝產於廬前狸擾其旁詔下褒美旌其閭

王博武

博武長社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沸沙湧口暴風溺死博武號泣自投於水節度使盧貞俾吏獲二尸葬之刻石表其墓

林攢

攢字會道莆田人為福唐尉母病攢聞信棄職還及母

亡自㢟毀作塚廬其右時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遣吏屬驗會露晞里人失色攢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頃露復集烏亦回翔詔作二闕於墓道

張直

直濮州人父楚平壽張令調長安值黃巢亂不知所終直纫避地河朔既冠以父失所在不遑寢處時盜賊蜂起道路梗塞自秦抵蜀徒行丐食以覓父積十年不獲乃發喪衰服終身

劉師貞

師眞字文通彭城人早失母及長不記容狀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汝母也汝孝通神明故我得見夢於汝師眞夢中大哭及覺號慟愈甚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新物必先薦而後食時人語曰孝通神明漢有丁蘭唐有師眞父老年患目凡飲食非師眞親調則不能食師眞偶疾其父食不安師眞欻然曰飲食不精之所致耶驚起而愈

徐仲源

仲源望江人喪親廬墓禽採花而揷墳獸啣土而壘隴詔改其鄉曰孝感里

梁悅

悅富平人爲父報仇殺人自詣縣請罪勅復仇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決杖配流

後五代

林安

安福清人事親以純謹稱居喪廬墓墓旁有石自裂而湧泉閩王與之顏其廬曰湧泉六世孫正華當宋時亦以孝聞故世稱湧泉大小孝子云

李瓊

瓊字子玉以鬻緡爲業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嘗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給侍我免汝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張用聞其至孝與之卜鄰而居

秦族

族上郡洛川人事親竭力父喪哀毀不支酸鹹行路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母心四時珍羞未嘗匱乏母沒哭泣無時惟寢苫食粥而已終喪之後不入房室者二十餘年

王殷

殷大名人少失怙事母以孝聞欲與人遊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違及爲刺史政事有小過母責之殷卽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

王仁鎬

仁鎬周世宗時拜安國軍節度制曰眷惟襄國實爾故鄉仁鎬省其父祖之墓周視松檟涕泗嗚咽謂所親曰仲由以為不如負米之樂信矣時人美之

盧操

操字安節河東人九歲通孝經論語隨義解釋居喪哀毀骨立以明經擢第調臨渙縣尉官舍設几筵以事父母出告反面每晨具冠帶讀孝經一遍然後視事讀至喪親章不勝悲咽

張藏英

藏英范陽人後唐末舉族為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七僅以身免後襲殺之以祭父母時稱為報仇張孝子

易延慶

延慶字餘慶上高人仕周世宗以大理丞出知臨清縣事父喪推毀泣血旦出守墓夕歸侍母墓所產紫玉芝十八莖郡守將表其事延慶懇辭母沒復廬墓母平生嗜栗植二栗樹於墓側二樹連理人稱純孝先生

顏衎

衎顏子後舉進士官河陽節度副使得家問父在青州有風痺疾衎不奏棄官去侍疾歲餘父疾不能起衎親自掬矢未嘗少倦後丁父憂哀毀疾甚俄召為駕部郎中鹽鐵判官以母老懇辭開運末召拜御史中丞復抗表求侍養改戶部侍郎又堅乞罷免詔書褒許郎與其母東歸

郭琮

琮台州黃巖人少喪父常有罔極之嘆事母張氏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每母之所欲必親奉之或經家人手則憂形於色慮失母之意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

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有四歲耳目不衰無疾而逝

宋

神宗

神宗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及即位尊慈聖光獻曹皇后為太皇太后宮曰慶壽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覽每先後策掖太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扆間親持膳飲食帝元豐二年終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旬日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

喪

孝宗

孝宗諱眘太祖六世孫秀王之子也高宗無子立爲皇太子遂延位自稱太上皇退居德壽宮帝仁孝根於天性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致喪三年羣臣屢請易服而睿斷不疑乃曰自我作古何害

劉子翬

子翬字彥冲父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爲生

執喪三年致羸疾事母敬兄妻死不再娶服除授通判興化軍以不堪吏事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十七年每於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累日而還

查道

道字湛然休寧人母疾綿惙道調藥煎劑經旬不寐方冬苦寒母思鱖魚市之不得乃詣黃河禱而釣焉因獲魚携歸爲羮饋母疾尋愈聞者爭往釣之終無所獲親喪口絕甘美雖深冬積雪常布素徒跣杖而後起終制絕意名宦

章璿

璿丹徒人親喪哀慟泣血墓上枯竹復生子孫相繼以經學顯用

二吳

可幾吉安人與弟知幾並有至性好古博學著千姓編時稱二吳親沒兄弟廬墓忽平地泉湧號孝子泉

成象

象泉州流江人訓授里中淳化間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象號泣營葬以衰服襟袂餙土三斗於墓

上每慟聞者感愴墓旁一禾九穗遠近目爲成孝子

黃覺經

覺經豐城人五歲遭亂失母稍長禱天求母所在乃跋涉江淮備歷艱苦凡三十八年至汝州梁縣得之

趙抃

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母卒廬墓三年處士孫侔爲作孝子傳官叅知政事嘗夢其父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天必相汝子屼執親喪而甘露降木屼卒子雲又以哀毀死人稱世孝云

李諮

諮字仲詢新喻人父出其母諮日夜號泣飲食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舉進士真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

蘇頌

頌字子容宣州南安人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迅舟幾覆溺頌以母在舟中哀號赴水挽舟舟忽自正甫及岸奉母先登舟乃覆

陳思道

思道江陰人鬻鹽為生喪父事母兄以孝弟聞母病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乃衰鬻鹽之利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携兒女詣之拒不與見

李玭

玭大名宗城人力耕事親親卒讓田於弟廬墓號泣以二代諸父母藁葬未盡禮築之凡三載成六墳皆丈餘不衣帛食肉年六十餘未嘗入縣門詔賜粟帛里中有母在而析産者聞玭被旌慚懼復同居

丁天錫

天錫亦峽人少孤奉母至謹怡悅承志一日寇入其家拘母索所有母曰讀書家貧無所藏寇欲殺之天錫衛母身曰無傷我母寧殺我身寇亦感化曰殺孝子不祥母子俱免

祁暕

暕字坦之膠水人舉進士天禧中出知濰州母喪解官就墳側搆小室號泣守護蔬食水飲身經六冬足墮二指有白兔馴繞之異

趙君錫

君錫字仁孫洛陽人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於傍凡衾裯厚薄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甘否櫛髮剪爪整冠結帶為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雜立僕御中常從諸文彥博與其容止問而知之歸語諸子令視以為法

范仲淹

仲淹字希文吳縣人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

學書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illegible]給以糜粥繼之
舉進士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嘗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仲淹性純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於是恩例俸賜均與族人並置義田宅

楊存中

存中字正甫祖父及母皆死難存中既顯請於朝賜謚立廟又以家廟祭器爲請遂許祭五世祖母劉流落蜀

隴因日夜禱祀訪問間關千里卒迎以歸

馮元

元字道宗南海人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禮變服不爲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坐誦孝經而已

寇準

準字平仲下邽人少時不修小節愛鷹犬太夫人性嚴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母亡每捫其舊痕輒流涕及爲使相賞賜金帛還第見乳母泣謫之對曰公之幼也不幸太夫人死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言慟哭終身不蓄財產

孫明復

范仲淹在睢陽掌教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又贈如前因問何爲汲汲道路曰母老無以養亦百里負米意耳若日得百錢則甘旨可足仲淹曰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得錢三千以供養不亦可乎於是授以春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卽昔日索游孫秀才也仲淹嘆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

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見也

黃庭堅

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元祐中爲太史事親先意承志無幾微慽身雖貴顯每夕必爲親滌溺器母病經年視藥省膳不解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

梁紹

紹壽州人廣東提幹母病掛冠歸母沒廬墓手植松栢號碧林亭甘露降芝艸生東坡在海外聞其孝節往見之易其亭曰甘露松曰瑞芝

歐陽觀　修

觀字仲賓廬陵人少孤力學舉進士第歲時祭祀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子修字永叔四歲亦孤母鄭太夫人教育之舉進士為南京留守太夫人疾終官舍歸葬値陰雨彌月修懼愆期乃禱於沙山之神翌日天忽開霽始克舉事後撰瀧岡阡表勒諸石遣吏齎之並檄郡守董其事渡江風濤大作有龍蜿蜒夾舟幾覆篙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請投之以禳此厄客曰無之惟碑在焉因共擠之江龍乃冉冉去吏持檄以告郡守守令吏登墓則碑已植於墓側矣守墓者曰昨之夜震雷發土碑於是出焉見表文獨以硃圈祭而豐不如養之薄砂迹炳然

沈起

起字興宗鄞人因父疾棄官歸坐劾仁宗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以起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俗而勸為人子者乃特遷之

羅孟郊

孟郊興寧人兒時喪父奉母怡悅承志牧牛長坡莊坐讀書有山人過而奇之與語告以父喪貧未葬山人指示地遂從葬焉天聖中舉進士第三人官翰林學士乞歸養茆茨蕭然隆冬母思鱠郊鑿池氷池魚躍出鄉人目其池為曾子湖卒衆立祠祀之

曹雉

雉休寧人登景祐進士以純孝稱父汝弼贈殿中丞燎黃之夕芝生先塋郡上其事詔以所居為孝芝里

蔣舉

舉字時舉清湘人遊太學一日告其友黃無悔曰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忠既未立孝先可怠我其歸矣無悔感其言歌以送之曰秋風起兮白雲飛南國遠兮心欲歸歸心切兮親庭闈復相見兮在何時

徐備

備臨湘人母沒毀瘠嘔血數升舉孝廉不就去之陸渾山中教授生徒依之以居者三百餘家歲荒貧不舉子者備資給之人感其義所舉子皆以徐為名備八子皆知名時號徐氏八龍

祝確

確字永叔歙縣人少時父母將爲議婚逃避累日家人問其故曰審爾恐踈父母膝下也親喪日上食如禮夜不離柩寢一兄一弟先後死熙河不憚萬里徒步以歸其喪

陳繹

繹奉親竭誠凡親之所欲無遠邇必致之作慶老堂以娛其親王介甫贈詩云種竹嘗疑出冬笋開池固合偶寒泉

徐積

積字仲車山陽人三歲喪父旦旦求之甚哀事母晨夕必衣冠定省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比登第同年共致百金爲壽却之廷臣薦其孝廉神宗詔賜粟帛爲楚州教授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耳母亾臥苫枕塊衰絰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慟不絕聲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爲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卒謚節孝先生

朱壽昌

壽昌字康叔揚州人七歲時父守雍生母劉氏爲嫡母所妒出嫁民間及長行四方求之不得既仕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母子不相見者五十年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時年七十餘矣事聞於朝詔還就官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

侯義

義應天府楚丘人家貧無產傭田以事母里人有塋其親而遁逃者義母過其塚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

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母卒力自辦埏畫則負土築墳夜則泣臥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資以餱糧

詹惠明

惠明婺源人熙寧間父坐事當死惠明詣郡門曰身願代罪以報罔極恩家有二弟足以養母以大艾灼頂明日趨庭斷右耳血出淋漓郡守憐之以狀聞詔減其父罪

郭用年

用孚字仲先建安熙寧間還閩縣令嘗遊蘇軾之門聲譽藉甚親喪哀毀篤至既葬廬墓三年郡守欲以八行薦力辭

穆修

修字伯長汶陽人舉進士母亡自負櫬以葬日誦孝經喪祀不用浮屠爲佛事

王庠

庠榮州人父夢易攝興州爲部刺史所中鐫三秩罷歸卒母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庠居父喪哀慎深切謂

弟序曰父以直道見擠母撫棺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歸葬相與勉之思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戶窮經史百家傳註之學未幾當紹聖諸臣用事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行已足矣崇寧中應能書爲首選上書論時政下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中州復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養不復願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後以弟序升朝贈父官始克葬而母卒終喪復舉八行太學考定爲天下第一詔表其門

許俞

俞宣城人少失母事父供給甘旨必盡珍異嘗隨計偕安輿扶侍稅舍輦轂與妻子共食粗糲父年垂八十謂俞曰覩汝登科之後沒於地足矣祥符中果登第授涔陽從事扶侍歸海臨別業即路有日父疾沉篤俞晝夜不怠以至滌濯必親或問故俞曰滌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怠也父喪摧毀幾至滅性或歷父經由之地涕泣累日嘗過琅山別院馬上忽泣下僕御問其由曰我父曾寄此也

司馬光　康

光字君實夏縣人初登第除奉禮郎時父池在杭求僉蘇州判官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子康字公休丁母憂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服除爲著作佐郎兼侍講竟以腹疾終

杜誼

詵字漢臣黄巖人父剛嚴詵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顔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絶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塟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自渡塘澗泥水沒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去既塟遂茇舍墓旁人往視之輙遣去日一飯不葷雖虎狼交雜泰然無所畏

劉民先

民先字聖任五季之亂避地入閩遂居崇安熙寧初果與計偕至禮部輙不合慨然曰吾親老矣不可闕甘旨

於是屏居潭溪作一枝堂朝夕奉養惟謹後以特奏釋褐乃謂人曰吾豈貪一命者哉顧因是可榮親耳母年九十果榮封崇安縣太君

孔旼

旼字寧極隱居汝州事親盡禮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

汪輿成

輿成銅陵人一家百八十口盡死於建炎之難獨遺輿成後三年改塟其父念母骸骨不存刻像侍養十年而後附塟哀動鄰里邑令林楠以詩贈之有事死如生子道難古來不獨數丁蘭之句

鍾仙

仙字少游龍南人元豐舉進士通判宜州喪親盡哀有羣烏數百日集其廬因名感烏堂

顧忻

忻泰州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茹素祈禱每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室問其所欲如此者數十年未嘗離左右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於天母目復明年九

十餘無疾而終

黄用中

用中之父死於兵母亦被掠時用中年纫逃遁及壯求母四方逾十年得於京師州里咸稱爲黄孝子

夏休

休字載道休寧人早孤奉母曹氏孝養備至既塟廬墓墓生瑞竹其節自十以下駢而爲一以上岐而爲二又生芍藥並蔕者二鄉人號其堂曰雙應凌待制唐佐爲記其事

張汝明

汝明字祖舜廬陵人元祐閒舉進士徽宗召拜監察御史郎日劾蔡京等執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病羸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

史聲

聲沿海人幼失母家貧侍父日以採樵給養自食粗糲恒不飽登元祐進士迎父就養至中途病卒聞訃不顧家屬羸身四日夜奔赴喪所哀慟幾絕扶柩還家寢苫枕塊包土培塋三年未嘗與人談笑

吳淵

淵字道甫宣州人五歲喪母哭踊哀慕如成人後官浙東提舉丁父憂詔起復力辭詒書丞相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冒哀求榮則平生大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毋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

仰忻

忻字天貺温州人力學篤行年五十餘執母喪躬自負土廬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

歐陽守道

守道字公權吉州人少孤貧力學里人聘爲子弟師主人餽其殽食舍肉賫歸遺母爲別設一器馳送乃肯食鄰媪見無不感動嘆息後擢進士第遷秘書郎

黃琮

琮字子方莆田人元符登第爲長溪尉遭父艱邑令以千緡爲賻辭徙步扶櫬歸還閩縣旋以母老丐歸及母喪甘露降於繐帷三日郡縣廉訪琮曰豈敢以冥寞要人欺君耶

李穆

穆字孟雍陽武人母常臥疾每動止轉側皆親自扶掖乃稱母意後穆坐秦王事屬吏其子惟簡紿祖母以穆奉詔鞫獄臺中及責授爲省郎還家亦不以白母每隔日陽爲入直郎訪親友或遊僧寺免歸暨於牽復母終弗之知及居喪思慕幾至滅性

張觀

觀昆陵人拜左丞丁父憂哀毀過人既練而卒初爲秘書郎其父居業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眞宗

嘉之以居業爲京官及親貴居業由恩至太府卿嘗守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親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適其意早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

彭乘

乘字利建業陽人舉進士嘗與同年登相國寺閣皆瞻顧鄉關有從宦之樂乘獨西坐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翼日奏乞侍養

陳天隱

天隱字君舉蘭谿人早孤竭力事母母卒將葬時六月如焚乃先期禱天陰庇人皆哂之已而果應既窆雲霧始散人皆異之

董少舒

少舒字師仲蘭谿人父亾負土築塋廬於墓有靈芝之生紫蓋之祥郡守薦於朝

金景文

景文字彥佐蘭谿人親沒廬墓夜有五色光燭射於墓上人皆見之咸淳間縣令沈應龍以景文天隱少舒名於郡請立碑建祠名三賢堂

任盡言

盡言字元受幼孤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盡言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語話稍多或憂喜稍過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臟腑間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也張魏公作都督屢辟之力辭曰某方養親若得一神丹可以延年必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止

朱熹

熹字元晦婺源人就傅時授以孝經一閱題上曰不若是非人也紹興中舉進士隆興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

岳飛

飛字鵬舉湯陰人母姚氏飛從戎留妻侍養高宗渡河河北淪陷訪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寄聲云爲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媪爲念也飛遣人迎之往返千有八次然後歸奉之母有痼疾藥餌必親調後宣

撫襄陽母卒與子雲既足扶櫬歸不避途潦蒸暑將佐願代役謝却之路人無不流涕既塟廬墓上遣使撫問俾制起復飛連表哀訴乞終喪云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內不能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上悉封還其章親札慰諭不起勅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死請之乃勉起復屯襄漢三年不解衰絰

趙文澤

文澤麗水人六歲廬父墓有田鼠啣花白鶴營巢之異大觀初詔賜粟帛

黃槩

槩字平叔龍溪人父疾傾貲求醫或言不爲子孫計槩曰苟疾得愈雖子孫飢餓何憾父年九十六母年九十九臨卒曰爲人子若爾當有以報後槩妻將彌月夢其舅姑曰某月某日降生果生子彥臣官朝散大夫封槩承議郎賜緋子孫科第不絕

葛書思

書思字進叔第進士調建德主簿時父已老迎養不就書思曰曾子不忍一日去親側豈以五斗移素志哉遂乞歸養十年餘居喪哀毀骨立盛暑不釋苴蔴終禫不忍去塚舍卒謚曰清孝

黃騭

騭字公頌南康人居父喪芝産於堂前其莢累百政和中登第調勞安尉

錢堯卿

堯卿樂清人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既塟慈烏百數啣土集隴上

劉潛

潛定陶人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聞母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絕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

毛洵

洵吉州人舉進士凡守四官以親老解任執藥調膳嘗而後進不之寢室父母相繼而卒持鍤荷土以爲墳手胼而黔親友不能識廬於墓朝夕哭踊凡二十一月諸

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卒

郭義

義興化軍人客錢唐聞母喪徒跣犇歸每一慟輒嘔血家貧人有所饋不受聚土爲墳手蒔松栢而廬於墓旁

古譓

譓曲江人母病願瘖不能言乃夜虔禱北斗母忽大呼曰夢一道士執水盂以柳枝灑明日願消疾愈後爲本州安撫人稱爲古神孝

王珠

珠字仲淵吉州龍泉人素以純孝稱罹親喪芝數本産墓側倒植竹以爲枝復生枝葉

林願壽

願壽字褒世晉江人母楊氏嘗苦背瘍潰爛徑數寸願壽曰敗膿在中寢蝕旁肉若拭則不堪痛楚乃俟其熟睡潛舐敷藥而愈

錢湝

湝字仲伯海陵人家貧而事親甘旨獨豐親疾藥必嘗而進居喪哀毀骨立悲動隣里

張根

根字知常父病蠱戒鹽根爲淡食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鷄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鷄聲

蕭振

振字德起平陽人調婺州兵曹任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農有田可以奉甘旨振不願仕後拜監察御史以親老乞補外上不許面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自誓今日之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

趙葵

葵字南中衡山人知滁州母卒求解官不許及葵乞追服終制又不允葵上疏曰臣時於艸土被命起家勉從權制先國家之急而後親喪也今釋位去官已追服居廬乞從終制亦不許再上疏曰臣昔者奉詔討逆適丁家難然哀疚之中命以馳驅之事移孝爲忠所不敢辭是臣嘗先國家之急而效臣子之義親恩未報寢踰一紀食稻衣錦俯仰增愧且臣業已追衰麻之制伸苫塊之哀負土成墳倚廬待盡喪事有進而無退固不應數月而除也及命提舉洞霄宮不拜

葉惟周

惟周松溪人少孤事母竭力母多病又自外家遘疫還其家死者六七人惟周在側頃刻不離疫不能染母病旋愈及母終哀毀骨立喪葬一循家禮鄉人稱之

林彖

彖字商卿幼孤隨母鞠於外祖家以故得盡讀六經百氏之書紹興初嘗爲僉樞徐俯禮致而終不肯受其薦奉母歸閩菽水盡歡母沒衣衾棺槨宅兆必盡其誠終喪寓跡法華庵傍所居軒曰聽雨小園曰意足徜徉於

其間孝宗屢召以疾辭不就卒年七十自號萍齋

楊富老

富老麗水人七歲喪父廬墓三年不返感木生連理鳥鵲來巢之異紹興中詔賜粟帛錄付國史

吳復古

復古字子野揭陽人居父母憂廬墓後去其妻子築庵麻田山中絕粒不食間遊四方然一無所求待制李師中於世少所屈獨見復古稱曰白雲在天引領何及東坡潁濱暨一時名士皆傾下之

李植

植泗州人靖康初補廸功郎湖南向子諲使督犒師銀兩數百艘自淮趨濟卒以計達高宗大悅曰得一士如獲拱璧時秦檜當國植丐辭奉親十九年不仕母卒廬墓有白鷰朱草之祥後歷知數州以寶文閣學士致仕卒謚忠襄著有臨淮集

高登

登字彥先漳浦人爲太學生紹興初上疏萬言秦檜惡其譏己編管容州奉母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

供晨膳忽有白魚躍入

趙伯深

伯深父子倜宣和間爲隸州兵官屬會兵動燕雲子倜被檄遂塞上伯深時尚幼與其母張留居隸州旣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倜亦隔絕建炎二年始得南歸子倜卒伯深尋訪其母二十餘年一旦聞在瀘南乃徒步入蜀間關累年方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路人

楊芾

芾吉水人每日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紹興

五年大饑爲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不與盜欲殺之芾慟曰吾爲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

申世寧

世寧信州鉛山人紹興間海蓬兵襲鉛山父年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寧年未弱冠亟引頸願代父死賊感而兩全之

陳少卿

少卿浙人素性純孝母疾亟醫不效夜半虔禱於天少頃金盤有聲視之附丹藥四十九粒也母服之遂愈其

禱詞曰臧臣之壽以延老母之年諒帝之心必從人子之請

苟與齡

與齡滁州來安人事親生養死葬力竭而禮盡有芝十九莖生於墓亭

徐中行

中行字德臣台州臨海人父寢廬墓躬耕養母崇寧中州舉八行不就客有詰以要名者中行曰使吾以八行應科彼不被舉者非人歟歟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

張愈

愈字少愚益州郫人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期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

林正卒

正卒字君輔少入太學卽棄歸養母母卒累日不飲勺水已而蔬食卜葬於湧泉山鑿石營壙手胼足胝不少懈既葬寢苫枕塊號慕不已俄而祥雲瀰甘露降烏鳥翔集虎豹遁藏鄉人白於有司旌之

蔡定

定字元應山陰人父坐法被繫定詣府請代弗許請效命於戎行弗許請隸王府爲兵又弗許定知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父老而刑兒生何益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乃爲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敘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遂赴水死府帥聞之驚曰眞孝子也立命出其父

杜國寶

國寶邛州人乳時其父遊東吳音信杳然後四十年國寶遍江淮手揭父名出處間關萬里至韶州得見父時

父爲州都巡因巡還鄉

朱道誠

道誠全州人幼喪父事母極孝母卒廬墓側威冬筍生瑞竹覆其墓詔賜絹米

呂鏜

鏜旌德人事親以孝稱嘗遊宿亳間過潘氏不御酒肉潘怪問之鏜曰遠遊親養弗給而敢自享厚饌乎比去潘贐以金不受

張煇

煇字子充永嘉城南人遊太學多士奉爲楷式兩以親訃哀毀不勝廬於墓者六年作霜露堂以享有甘露降於庭

趙善應

善應字彥遠餘干人親病刺血和藥以進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勿驚吾親露立達旦門啓而後入母喪嘔血瘠毀終日俯首柩傍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兎神也終身不食兎

劉泌

泌餘干人嘉泰間舉進士官至參知政事攝相事八十日以母老乞致養上從之泌自幼以孝著甘露三降庭梅

丘敬

敬建寧人幼孤母爲寇所擄求之四方不得乃刻木肖像晨昏侍奉一夕妻饋奠悞侵母像仆地敬哭泣躃踊幾絶欲出其妻因卜塋文溪之上服喪三年人稱其里曰孝鄉

陳燾

燾雷白人瞽目十年矣母死將塋燾欲扶柩至壙或止之燾曰母生我鞠我今日入土忍以疾辭蹩躠一二里雙目頓開

錢益

益東莞人親喪及禫足跡不出寢室或促赴省試曰至試期則服除矣益曰忍舍親喪而行乎復遲三年赴省試登淳祐進士第

呂蒙琰

蒙開封人事親至孝父卒塋邑之杜潭不忍舍去居墓

下久不返子琰憂懼不已乃郎其母所塟白龍嵒者築室其旁竭力成之迎養於其中四十年一日焚香䰟坐而逝琰理喪事畢悉以家務屬諸子自居龍嵒舊廬戀慕不返榜其門曰報慈用父詩句也後以子貴封廸功郎

呂宣問

宣問字季通開封人六歲失母旣長將訪所生以沔陽當蜀道乃求調錄事叅軍凡蜀客經過必託其物色之臨滿秩有仙井兵報之曰母尚在棄官如荆門果得母相失四十餘年母子復如初時母年七十矣

陽大明

大明字和甫南康人親喪廬墓地極深邃無人烟惟畜白鷄伺晨一夕狸捕鷄入石穴越夕雷震石四裂狸死

錢褒

褒晉江人母卒培土築壙結廬居山葷腥不入口形容毀瘠終制方返著有志孝六篇

陳乞兒

乞兒年九歲母喪哀毀躬負土爲墳高一丈廣六十步人憫其劬劫之則泣拜而辭

孝經外傳卷之四目錄

元

三戴　廖人俊　王閏
樊淵　揭傒斯　龐希憲
王思聰　徹徹擔古思氏　張紹祖
不忽木　郝經　烏古孫澤
蕭道壽　湯霖　唐頌
龐惠山　沈珵　胡景清
宗杞　昝汝道　余丙

王士弘　鮑壽孫　祖浩然
陳彥廉　吳國保　邵敬祖
胡光遠　陸孝思　劉通
尹辛　孫抑　葉儔
高必達　李奉先　王薦
賴祿孫　姚玭　周樂
李茂　靳昺　劉琦
王庸　黃贇　張子英
史彥斌　石永壽　呂祐

易文炳　張永清　魏敬益
王克己　劉思敬　祝公榮
蔡恢　過宗一　潘應定
曾德　高源　張起巖
尹夢龍　張恭　龐遵
徐允讓　丁鶴年　趙一德

明

晉府西河王　朱勇　姚伯華
季煦　魏文昌　錢遜

鈕政　程通　程其祿
梁庠　陳圭　王世澤
饒鳳翔　戰正　魏敏
鮑燦　譚紀　李得成
蘇旻　馮璟　莫轅
呂師賢　喻德昭　趙說
郝安童　鄭英　歸鉞
楊魏　藍純　張宗魯
陳榮　唐祿　徐世華

瞿嗣興　稱崇　龔仲賢
王世名　顧仲禮　錢廸
岑義　周炳　王鄒
呂賢　師逵　金彥文
厲季先　許欽　王中
桂蓀　趙讓　謝佑
崔永　趙嚴　季厚禮
紀賢　葛泰　干纓
洪祥　傳海　曹昌

柏英　毛玘　甘澤　潤
江昭　閔玄　戴瑱
倪神保　單植　洛忠
王原　王弘衆　孫璉
沈輔　阮珩　孫堪
亢艮玉　金洲　樸素
李轅　吳鳳　宋璜
包實夫　馮履祥　陳清福
侯英　侃　易直　聞宗時

馮行可　毛愷　賴汝威
郤祥　汪存　李文欽
崔克昇　許立德　解禮
班言　舒倬俊　羅天奎
鄭泗　陽可幸　秦涇
凌汝祥　楊乙　丐兒

孝經外傳卷之四目錄終

孝經外傳卷之四

楚黃李之素定庵編輯

元

三戴

焴字晉翁弟煟字召翁炯字恕翁婺源人父沒相與廬墓朝夕致盥沃上食如平生既除喪卒不靡著有歷代人臣正邪龜鑑世號三戴

廖人俊

人俊寧都人元初父死於寇母亦被掠時俊甫十歲與祖母居既長覓得父骨於叢塚間又遍訪母聞已沒於滄州欲往負骨與母弟不許遂刻像合葬焉吳徵有文記其實

王閏

閏須城人父性乖戾不甘淡泊閏竭力營奉無闕甚得歡心父嘗臥疾夜然燈室中火起燄已蔽戶乃突入解衣蒙父抱而出肌體灼爛而父無少傷

樊淵

淵字浩翁句容人幼失父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賊兩釋之母以癸喪哀感行人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臺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

揭傒斯

傒斯字曼碩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為師友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既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

廉希憲

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世祖時官中書平章政事丁母憂循古喪禮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艸土廬於墓旁宰執欲起之相與詣廬聞號泣聲竟不忍言未幾有詔奪情起復希憲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從事入則衰絰及喪父亦如之

王思聰

思聰安塞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朝夕定省久而不怠父嘗病劇思聰

憂甚拜祈於天額腫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

徹徹擔古思氏

徹徹擔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稍長母沒慟哭頓絕既塟居喪有禮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袒括時年四十餘思慕猶如孩童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

張紹祖

紹祖潁州人奉父避賊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

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爲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銳因感而相謂曰此眞孝子不可害釋之

不忽木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素貧窮自爨汲妻織絍以養母後因使還則母已卒號慟嘔血幾不起

郝經

經金人河南亂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菹抉母齒飲之即蘇時經九歲時人

異之金亡徙順天晝則負薪米爲養暮則讀書

烏古孫澤

烏古孫澤至大元年爲福建廉訪使以母年踰八十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

蕭道壽

道壽興平人母年八十餘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侍母先然後就食至夕侍母寢然後就寢或母怒必進杖伏地受責謝過候母色喜乃敢退

湯霖

霖字伯雨新建人早喪父母嘗病熱思得冰時天甚燠霖累日號哭池上忽聞池中戞戞有聲抆淚視之乃冰澌也亟取奉母疾遂愈

唐頌

頌字德雅番禺人奉養以孝聞連遭父母喪摧毀幾至滅性遠塟躬負土壘塜左爲小廬覆以苫茨寢處其中扶服哭踊朝夕奉盥進膳事之如生者六年有甘露降於樹馨郁霑霈彌月不已造訪者見白鹿拾艸廬次咸

吳之人稱爲唐大孝

龐惠山

惠山海牙希憲之從子也幼孤言及父輒泣下獨養母而家日不給垢衣糲食不以爲耻母沒哀毀踰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爲言乃仰天大呼曰吾將祔母於先人神奈何阨我也風遂止

沈珵

珵字君玉母病目或云平旦以舌舐之可愈珵行之三年果復明父患脅疾不能立珵扶掖日不少離聞李神

鍼者要致之先以身試痛甚恐父不能勝固請止是夜父夢神人語曰汝子孝吾爲鍼之鍼下驚醒汗浹疾遂愈

胡景清

景清龍谿人元兵下漳南時年五歲倉卒失母稍長每念及涕淚潸然辭父尋焉忽於燕市知母處踰年始得之母子不相見者四十餘年事聞詔旌表之仍給驛以歸

宗杞

杞大都人年十九父卒號泣絕而復甦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過哀成疾自度不起囑其妻楊氏曰汝善守志事吾母遂卒

昝汝道

汝道濟河人少孤母高氏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可善藏之汝道泣拜曰父母起艱難不肖恨無以報恩尚敢受此乎竟悉讓於弟母卒哀毀踰禮不御酒肉蔬食終制

余丙

丙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亾不忍塟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戶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亟撲不止欲投身火中同柩俱焚俄而暴雨火滅

王士弘

士弘延安人父疾篤乃傾家貲求醫見醫即拜遍禱諸神叩額成瘡父沒哀毀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室墓上奇雀來巢飛烏翔集與士弘親近而相狎終喪而建祠於塋前朔望必造奠祭雖風雨不廢也

鮑壽孫

壽孫歙人至元中盜起與父皆被獲父子爭相代死盜
仍兩捨之忽林間大風起羣賊疑兵至駭散父子俱得
免

祖浩然

浩然字養吾浦城人至元間黃華盜起掠其母以去浩然纔六歲不相聞者二十八年日夜思慕福建帥府檄爲書院長將之任忽有告以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地遂惻然棄職辭父迭尋之間關數千里得見於唐州奉以來歸

陳彥廉

彥廉餘干人父商於閩溺死海中彥廉有才名交遊多一時名流最與黃子久友善居破石東山終身不至海上一日子久必欲拉同海上觀濤不得已隨至城郭乃泣謂子久曰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之何忍相見子久亦爲之動容不看而返因爲作仇海賦

吳國保

國保雷州人父喪廬墓哀毀大德間境內蝗害國保田
無損

邵敬祖

敬祖宛丘人父母相繼沒河決不克葬殯於城西乃露依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之爲葺艸舍庇之前後居廬六年兩髀成濕疾

胡光遠

光遠太平路人母喪哀思不輟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無從購祭行泣至墓旱有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嚙痕土人轟傳聚觀有獺出艸中浮水去始知是獺所獻

陸思孝

思孝山陰樵者母老病劇醫禱久不效思孝欲割股爲糜以進忽夢寐中若有神人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母疾遂瘳

劉通

通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炫技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娛侍或自歌舞以悅母心卜氏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

尹莘

莘湑川人遊學京師忽念母疾心惟之馳歸母已亾葬
廬疏食毀頓骨立每雞鳴而起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
之風雪不廢父嘗病疫莘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嘗其糞
以驗差劇夜則禱於天曰莘母亾不能見父病不能治
爲人子若此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數日父愈

孫抑

抑遭關中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栢村有亂兵
至援刃嚇抑母求財不得欲斫之亟以身蔽請代受斫
母乃得釋而抑父被掠去或語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

然東軍所得掠民皆殺之汝愼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
畏死而棄其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
歸

葉儁

儁字艮弼松溪人祖母年高足疾不能動履儁舁而起
卧者五年至正間父死於賊傾家貲募壯士從間道入
賊境殺其渠魁載父屍以還事聞授南豐州同知力辭
不拜廬於墓次自號湛廬樵者

高必達

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適既
長晝夜思慕乃娶妻以養母遍訪四方歷十餘年始得
見於黃縣全眞道院中號虛明子學道三十年矣叩頭
乞歸孝養篤至鄉人稱之

李奉先

奉先葉縣人父卒既塟泣曰憶兒時父嘗戒家人曰兒
幼弗令入林野慮有驚怖今親沒一旦棄於此吾心惻
然安所忍乎乃結廬於墓次植樹數百株時呼爲孝子
林

王薦

薦福寧人父疾醫不效禱天減筭益父壽果得延一紀
母嘗病渴思瓜時冬月薦至深嶺值大雪仰天而哭忽
見岩石間靑蔓離披有二瓜焉摘歸奉母渴頓止

賴祿孫

祿孫汀州寧化人延祐間贛寇作亂乃負母挈妻入山
寇至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毋傷我母時
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呴之寇相顧駭嘆不忍害
反取水與之有欲掠其妻去者衆寇責之曰奈何辱孝

子婦使歸之

姚玭

玭淞人元季奉母避兵至河上無舟可渡母泣曰追兵且至吾誓不受辱遂欲自沉玭急挽母俱溺水中頃之負母出已過河矣為淮兵所執疑其從苗中來傳之鄉上軍得辨白帥賢之署為部史玭朝夕念母泣以告帥遂去母病思食魚有獺致白魚於門長盈尺湘臺聞而辟之以母老辭不就

周樂

樂瑞安人方國珍竊據溫州拘其父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其父於江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己代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

李茂

茂大名人從家揚州母目喪明禱於泰安山三年復明忽夜失火延燒千餘家及茂廬返風而滅

靳昺

昺曲沃人兄榮為奎章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於朝母沒昺與兄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水驟至昺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昺不忍舍去遂為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於三里外詔賜孝子靳昺碑

劉琦

琦臨湘人生二歲而母氏遭亂陷於兵琦獨事其父稍長思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輒欷歔泣下及冠請於父往求其母徧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於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而父沒又三年而母沒終喪猶蔬食

王庸

庸歸信人母有疾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濕咸嘆異而去

黃贇

贇臨江人父求官京師時贇年幼留江南及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沒已三年矣庶母聞贇來盡挾其貲去更嫁拒不見贇號泣謂人曰吾之來為

省吾父也今吾父已沒思奉其柩歸而窆之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瘞所死不恨矣尚恐利遺財耶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庶母復三月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灤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號哭禱於神一夕夢老人以杖指瘞處曰見瓦磚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眞是已殮時有某物可驗啟朽棺得父骨以歸

張子英

子英建寧人幼孤侍母王氏元季盜賊擄掠妻子俱被

掠子英負母逃避備經險阻寓居黃溪傭書爲養母嘗思婦與孫寢食不安子英跪曰但得母安妻子可復返賊退遂奉母歸妻子亦果得還

史彥斌

彥斌邳州人至正中河溢鄰邑墳墓多壞斌母卒瘞時慮有後患爲厚棺刻銘其上明年墓果爲水漂彥斌縛艸人置水中仰天祝曰願天默佑假此靈芻指示母棺所在自乘舟隨艸人所之行三百里經十餘日艸人止桑林中果得母棺焉

石永壽

永壽新昌人事親謹愼晨夕必問起居承候顏色元末兵亂父被執兵欲殺之永壽亟抱父請代兵遂殺永壽其父獲免鄉人哀之

呂祐

祐晉江人元末郡城破有卒拔刀脅其母索財不得祐奪其刀手指俱落仆地良久復開目視曰母幸無恙兒瞑目矣

易文炳

文炳襄陽人隨父徙居沔陽父喪廬墓三年不見齒時人敬慕多遣子弟從之遊稱爲易孝子居前有池產蓮一蔕二花咸以爲孝所感

張志清

志清少事親孝極耐辛苦東海珠牢山舊多虎清結艸居之虎皆避徙然頗爲人害清曰是吾奪其居也後家臨汾地大震城郭邑屋摧壓死者不可勝記清所居裂爲二無損焉

魏敬益

敬益容城人居母喪哀毀骨立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我買四莊村之田十頃褒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僅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聞皆愕然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言之有司有司以聞丞相賀太平曰世乃有斯人哉

王克巳

克巳父沒負土築墳廬於墓側貊高縱兵暴掠縣民皆逃竄克巳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巳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歸

劉思敬

思敬事其繼母杜氏沙氏孝養之至無異親母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明會亂兵剽掠其鄉思敬負父避於岳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之皆免於難

祝公榮

公榮字大昌麗水人隱居養親親沒柩在室竈毀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

蔡恢

恢字汝大南康人事親菽水盡歡遠近咸稱之至大間郡長燕只不花厚禮之聞於朝命未下年九十有八卒

過宗一

宗一海鹽人父早喪事母勤謹張士誠陷姑蘇時負母逃遇寇以身蔽母中數鎗賊捨而去

潘應定

應定嘉興人母喪廬墓哀號無間時有桂花變色白鶴來翔之瑞左丞周伯琦爲書雙旌二字揭於墓所

曾德

德漁陽人宗聖公後裔母早亡父再娶左氏遊襄陽樂其土俗因家焉亂兵陷地遂失左氏德徧走南土求之五年乃得於廣海間奉迎以歸孝養備至

高源

源僉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花赤

馬恕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恕懼走賂權臣阿合馬以他事誣源旣繫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時源所居鄰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阿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况媒蘖之罪非寃若妄殺源悖天不祥阿合馬因感寤

張起巖

起巖章丘人少處窮約下帷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母撫弟如子教之宦學無不備至

尹夢龍

夢龍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羣烏集其塚樹

張恭

恭偃師人以兵部侍署案牘親老辭歸侍養掃理先墓身負水灌松栢父喪過哀侍母馮氏尤謹歲凶恭夫婦採野菜爲食而營奉甘旨無乏母有疾恭手除溷穢喂哺飲食且嘗糞以驗疾勢天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疾項中一劔不去母驚悸而沒恭居喪盡禮人稱孝焉

龎遵

遵永平人母病腫三年不起忽思食魚遵求於市不得得求於港口歎恨不已忽有魚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母悅而病瘥

徐允讓

允讓山陰縣人遭元末兵亂允讓以妻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砍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即捨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已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矣因縱潘聚薪焚其

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洪武間有司以孝聞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孝節之門

丁鶴年

鶴年其先西域人至正間舉進士卜日葬父霖雨不止鶴年仰天號泣翌日雨霽葬畢雨如初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泉深切夢母告以葬所即其地得之見母屍正中一齒如豫後嚙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祔父壙人呼爲孝子

趙一德

一德新建人元兵南伐被俘至燕爲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間一德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依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未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爲天地間罪人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彼賤

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卽裂券縱爲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將被誅詔籍錄其家羣奴各亾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難吾忍同路人耶卽留不去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故籍太夫人勞之曰疾風勁艸於汝見之何以報汝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非有利於是也重哀主人無罪故留此以報耳今老母年八十餘得歸侍養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爲不受而去

明

晉府西河王

王朱奇溯母病渴王俯祝天甘泉湧出病愈建亭酬謝雙鶴飛繞壇前母卒哀毀不勝宮墀古栢生花異香襲室

朱勇

勇朱能子性至孝居喪哀慟人不能堪正統初提兵禦虜沒於陣追封平陰王

姚伯華

伯華桐廬人元末兵亂同父母避於闐原山猝遇盜推之崖下伯華趨視已死以二被裹尸擔之從間道葬桐

江夜無舟渡餓漁人棹小艇來載登南岸復擔至姚家山採木葉掩尸以木錐掘土既餓不任又慮盜窺晝伏夜作踰宿穴成負二骸殯焉痛哭嘔血去明與時時悲思痛二親死非其所冬月擁爐泣淚炭爲不然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每憶逃難之日困乏艸履幾不免乃以一銀釵購得之自是閉戶手織艸履以施貧者而弗取直終其身如是有孫八人吏部尚書夔河南叅政能最顯

季煦

洪武中官吏有罪者輸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以罪當輸季用病謂其子煦曰吾力竭矣煦奮曰爲人子而不能脫父之阨何以生爲具以狀聞上哀之乃赦季用復其官時因季用得復者十四人皆羅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等骨皆城土矣

魏文昌

文昌華容人父獲死罪繫武昌獄文昌詣闕上疏願以身代高廟許之臨刑語其弟曰謹事二親如吾生時也遂伏法時年十八歲朝野哀之

錢遜

遜字謙伯母病侍湯藥久而不怠及卒廬墓終喪明初薦用

鈕政

政安邑人父死廬墓墓前有麻一株冬夏常茂一烏栖其上政哭烏亦悲鳴

程通

通字彥亨績溪人洪武中領鄉舉入太學聞父沒於外哀訪至江西之吉安始得奉喪以歸厥後以祖平遠謫陝西上表乞釋之其畧曰臣幼失父止有祖坐法流陝西遠隔四千里外今年七十有四煢然無依臣無父祖猶父也祖老而無子孫猶之子祖孫二人更相爲命今遐徼健士如林豈少臣祖一老卒乎辭極懇切上持其章不下密命驛召平至立殿之東亟召通使西嚮立顧謂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視哽咽上嘆曰孝哉此人命兵部除其籍

程其祿

其祿歙岑山人母病籲以身代母喪之後日食饘粥十

有四年有大蛇環土室欲噬祿祿泣告以母故蛇即去自廬墓後終身不入闤闠

梁庠

庠麻城白杲人母王氏篤疾庠身不離榻衣不解帶者三載里人稱爲苦孝

陳圭

圭字錫玄黃岡人洪武中父叔弘罪當死圭奏願代父上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欲赦其罪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當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

父死

王世澤

世澤字胤大新都人生一歲父客死留一詩扇囑遺孤及長索扇亦亾多方重購得之每展閱淚盈盈下年九十哀慕如初先是扶櫬歸道遇虎人從驚散虎俛視澤垂首而去

饒鳳翔

鳳翔安陸人為郡諸生事父母竭力逮喪坐臥柩旁奠告如生廬墓六年始歸朔望猶往雨雪不廢

戰正

正字德義高密人父喪於大寧正徒步取父骨徧訪弗獲仰天號泣忽一老人備告之遂破中指滴血裹負而歸後中鄉舉不仕

魏敏

敏肇縣人洪武間舉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母病請告歸旹未至而母卒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旦夕哭奠如初喪

鮑燦

燦字時明新安人母余氏年七十而足俱病疽醫藥經年不效燦晝夜吮之不浹旬愈時客居汴周王聞之書存愛二字表其堂

譚紀

紀字廷鑑遂州人父有足疾扶侍四十年不少間父沒泣血三年不御酒肉建思親臺時登悲痛至老不替

李得成

得成淶水人母張氏避兵自投於河得成蹇母在河水下乃臥冰七日冰釋得之洪武中舉孝廉遷尚寶司丞

蘇旻

旻字舜夫嘉定人父病竭力延醫弗愈及卒哀毀疾甚負土治墓結廬寢食其中一日雨水侵墓荷鍤央之獲金百錠盡買藥冶棺以施人父產悉讓諸弟

馮琛

琛慈谿人父失明臥床褥凡十五年琛事之惟謹家貧里人王鐸延之家塾每有珍味琛輒不食鐸覺之必先餽其父然後饌琛琛始食父有老婢病琛為奉湯藥或誚之琛曰吾父存日賴其周旋若忘之是忘吾父也縣

令欲疏以聞璪曰此子行之常若以希褒錫是市名也力辭

莫轅

轅字巽仲吳江人父繫獄將刑轅年十一願代父死理官奏而釋之一日鄰火偪其居轅躍入火中抱母以出鬚鬢盡燎鄉人謚爲貞孝先生

吕師賢

師賢字愚卿幼失怙恃年十三時叔父琴山無子訓育之欲使爲嗣對曰賢賴叔父教養之恩固不敢忘然先

人無別子使某嗣叔父則先人無嗣矣叔父求子姓之佳者嗣之琴山如其言而賢益刻志孝養叔父沒服喪三年年一百零三歲無疾而終

喻德昭

德昭臨川人父移鳳陽時方六歲父母俾所親育之年十四詣鳳陽求之越十年得見父於漢中屯所而母已沒乃扶歸比壟廬墓哀慟常如初竟卒於墓旁

趙說

說麻城仙居鄉人以詩書教授生徒父母同日死居喪盡禮泣血廬墓感二白鶴馴擾墓側正統間旌表其門

郝安童

安童永州祁縣人父戍定遼卒安童應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供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亦仰給於童因詣闕陳情太祖以爲孝子詔免其軍役復其身

鄭英

英字伯舉事親勤謹父老病劇虔禱於東嶽行祠求以身代父病隨愈越數載卒哀毀踰禮既壟舉明經以母老辭母數遘疾侍湯藥未嘗解帶親爲滌溺器及母卒竭資產營壟復以明經孝弟舉授廣西南寧府經歷

歸鉞

鉞早喪母父娶後母鉞失愛父手提鉞後母輒持大杖與之曰毋徒手自傷家貧食不足驅逐之困頓匍匐道中後母復語其父曰有子不家居出外作賊耳父復杖鉞鉞以饑故面黃體瘠匍歸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吞聲竊自飲泣人莫不憐之父卒後母獨與其子居擯鉞鉞因販鹽市中時問母起居致甘鮮焉會歲饑後母與弟不能自活鉞泣迎母母內慚鉞事之愈勤謹

楊魏

太宰楊魏每朝恭畢閉門謝客便服侍母側盥漱巵盂搔摩扶掖無不親之春日爲村裝縝母夫人負之背遛行花叢中婆娑香蔭歡娛竟日旋以養母乞歸母壽至一百四歲

藍純

純江陵人應貢將赴南雍以父老不行刺史吳彥華曰只此一念可當孝子父卒廬於墓門不忍歸士林慕之

張宗魯

宗魯開封府鈞州人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饑宗魯賣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妻則採野菜以繼之天下既定乃奉母還故鄉母卒仍求其前母合塟父墓詔表其孝行

陳榮

榮建寧人天敘中郡城水災民漂沒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及達岍卒遇其母先是官舫中一郡守夜夢神告次午有孝子附舟守艤船以待至日中一木衝岍則榮附其上焉守驚詰何以孝遽動天榮曰某何知孝惟一老母頃刻不敢忘耳

唐豫

豫字用之海南人性篤於孝早失怙恃作蓼莪亭以寓悲思隱於授徒自號樂淡

徐世華

世華字上英父授鄉明初以保障死難世華童年請軍營扶柩歸塟竟爲賊所掠泣告曰華不幸早失怙母老無依賊憐得釋母病籲天願代果卒祔塟父側鄉人稱其塋爲忠孝塚

翟嗣興

嗣興字華卿常熟人母思食芰時芰始花求之不得嗣興入水半日忽得三芰宋景濂傳其事

黎崇

崇字好禮南城人居親喪哀毀踰制啜糜飲水三月不進鹽菜三年不櫛沐終喪猶縞衣諱日輒哭臨不止

龔仲賢

仲賢兗澤人早喪父家貧母紡績以撫養之稍長母卒仲賢痛念不已刻木肖像以奉飲食衣服出入有事必

以虔告朝夕不怠凡十八年如一日鄉人稱慕之

王世名

武義孝子王世名年十七父爲人殺世名恐殘父屍不敢出理乃陽與息窬購一刃上銘報仇二字母與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又三年生一子忽語母曰兒可死矣遂逆殺仇者赴邑請死邑令憐而欲全之世名曰殺人者死國法也奈何以吾廢法乎竟不食死孝廉張鳳翥爲之傳

顧仲禮

仲禮保定人幼孤歲凶見蝗食其田苗泣曰吾將何以養母乎俄頃大風蝗盡散去苗竟不傷

錢廸

廸更生之子更生坐事當刑廸求以身代上許之死時年十八更生得優老而終

李義

義邳州人父泰母蘇氏義竭力供甘旨之養母疾顧天願減年以壽母母盲義朝夕舐之目復明父母卒苫塊幾毀合葬岠山下跣足負土成墳廬墓三年甘露降於

墓樹

周炳

炳舞陽人事母焦氏定省無違母病思食獐肉乃四出求之弗得擬次日入山是夜忽有獐入其室殺以啗母病尋愈

王瑚

瑚徐州人十歲喪父哀毀幾絕洪武中以薦知樂安縣迎母就養母病顧天以身代母年九十卒躬負土廬墓三年哭泣不輟召拜文華殿大學士辭不拜朝廷不允欲以風勵天下之爲人子者尋改通政司右叅議致仕仍旌表其門曰孝行

呂賢

賢字良器鄞人早遊邑庠父喪母俞氏孀居遂棄業歸養母背三遘疾而逝賢日夜扶侍卒不藥值旁室火災勢迫母柩賢呼天搶地俄而反風轉燄方得移柩丈許燄復圍室矣

師逵

逵字九逵東阿人少孤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

亟出尋求至城南郊外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逹驚而呼天虎捨之去母食菜而疾愈

金彦文

彦文休寧人三歲喪父七歲舅奪母志祖母高撫育成童家貧採薪負米以資甘旨祖母沒殯葬盡禮母寡居廽歸孝養母病齋禱備至得愈

厲孝先

孝先少貧父被誣京師身往代白其事後父遘疾卒扶柩維艱有助之者曰八千里外汝一窮人不若焚化之

爲善孝先泣而不聽輙欲自鬻鄉人有仕於朝者賻貸之竟得歸葬

許欽

欽績溪人年十六教授於鄉兄弟貧以巳田讓之獨養父母有疾湯藥必親調告天求以身代父母相繼卒哭聲人不忍聞

王中

中登封人家業農母沒廬墓三年身被衰麻日食飦粥旦夕哭奠未嘗櫛髮易衣墓側無水浚井四丈餘不得泉中夜哭井再拜籲天泉乃湧出

桂恭

恭慈谿人父宗蕃邑庠生以楷書預修永樂大典書成將授官得疾告歸恭甫八歲即能承順顔色侍奉湯藥頃刻不離左右來問疾者見語意相得即具饌設款以悅親心父性嚴急稍不適意輙怒不食恭跪床下候怒解方起圊廁沐浴未嘗委之婢僕四十年如一日東鄰火廹父不能起恭抱父號慟須臾風止火滅後恭得疾類其父忽有老人授以丸藥出門不知所逆恭服之病

遂起

趙讓

讓肥城人家貧幼孤傭力以供母母卒號泣絶而復蘇廬於墓旁有虎夜至讓但悲傷虎自避去後有刼人廬讓告止有米數升以爲母忌祭資賊感歎以百錢遺之

謝佑

佑字廷佐桐城人少孤事母至孝嘗讀書於牛背正統成進士歷官山西布政致仕卒母喪未終遺言以衰絰爲殮以終吾喪

崔永

永字彥齡海鹽人七歲喪父其母更適里人桑愼從戍海南永思母不置遂徒步走海南行次瓊州得見母會愼沒永求歸母所司不可乃哀請於朝許之歸舟遭風母失水永入水負母得活而永竟以寒疾終布政使茹大素塟祭之海南人至今稱崔孝子云

趙巖

巖堂邑人母亾奉父甚謹家貧皆借貸以供給艱苦不使父知父沒合母塟建祠墓側圖親容事之如生永樂中旌其門

季厚禮

厚禮無爲人晨昏奉親下氣怡色父母終廬墓六年不食鹽味子立居厚禮喪亦不御酒肉廬墓三年母沒又廬墓三年孫廷春於宣德間母喪結廬墓側茹蔬歠粥者三年猶一日人謂其一門純孝云

紀賢

賢字若愚任丘人少孤竭力事母顧氏弟四人呱呱仰給維持哺鞠以至成立每日必視母寢定然後就室著家範數十條終其世同爨者五十餘人咸化其德賢先母卒囑其子曰塟吾必傍吾母壽域以畢吾廬墓之志

馮泰

泰字文彬績溪人老母病篤思食生梅時八月無存者泰遇梅樹輒撫之涕泣忽得二枚如初熟者

干纓

纓字應麐和州人里塾師之父沒盡哀不茹葷不作佛事廬墓終制而後歸又十三年母沒哀毀如父喪有司欲舉旌典纓力辭曰職分之所當爲纓何人敢當盛典

洪祥

祥字士高黃梅人父友璋病癱祥侍臥起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垂一載餘父念其勞久乃強起語曰我病少愈可無須人汝姑去苐留一僕侍我祥佯諾其夜仍伏父榻旁夜半父起呼僕不寤力息而仆忽有一人掖之驚曰爲誰祥曰兒也父子於暗中相持大哭父曰天乎兒孝至矣疾良已祥竭力承事得優游十餘年始卒悲思不置嘗見父形於醮薦鏡中年九十七終子六人

俱賢

傳海

海威縣人父沒廬墓三年不令妻子相見建一祠安父母畫像晨昏奉奠夜有虎來墓所海正色覗曰我爲父母生死所不恤虎遂去

曹昌

昌字德隆壽州人父斌有隱志好遊覽山水逡來汴洛久而不歸時昌甫三歲及長辭母求父跋涉三年知父巳死朝夕號泣巳而負骸骨歸葬周王賜孝子詩

栢英

英江都人爲延安衛指揮父卒哀毀幾絕廬墓三載威狐兎爲侶景泰中詔旌表

毛玘

玘字國珍任人以進士授蒙陰知縣先是母久失明玘迎養官舍懇祈於天母目復明某叅政以均徭役至蒙有所需玘曰殘下媚上吾不爲也卽解任奉母歸

甘澤　潤

澤開州人與其弟潤俱以純孝稱自爲兒時禀若成人能以色養歷官御史旣而謫滁州天順改元召還至燕秋閒父沒痛哭擗踴幾絕徒跣三百餘里歸葬廬墓蓬首垢面旦夕泣奠盡哀期年有兎及蛇遊墓旁馴擾如常弟潤事母霍氏謹篤有司以聞並旌表

江昭

昭字希賢歙縣人母病中夜稽顙北辰祈以身代母病中若聞香氣疾遂瘳嘗以母命入山視茗有虎咆哮而至昭神色自若徐云聆身無足惜奈老母何虎俛首而去

閔玄

玄浮梁人幼失父誠心事母母沒廬墓服闋復追父喪三年仍服除三十餘年廬墓如居喪日

戴瑱

瑱字守溫少孤母病藥需鯽魚和劑時值嚴冬瑱解衣入水捕得之及母沒哀毀過常尋以疾卒邑令袁公道爲營塚宅題其墓曰方岳之北唐嶺之南孝子之風流千百年

倪神保

神保建江人幼失父母常念罔極莫報與妻林氏禱於天欲得一木兩枝刻一親像奉祀入石屏山求之果見二木相對乃拜祝曰此木果可刻吾父母當自動者三祝畢果三動遂傭工取直募匠刻之夫婦奉祀一如事生三十年不少替

單穉

穉六安人父會試卒於京穉哭踊奔赴歸塟廬墓晝夜號泣鄰婦至爲廢食貧甚飦粥不繼鄰人輟食以餽之拒不受有司欲上聞辭曰此分內事也何異可聞

洛忠

忠官至清浪叅將早孤奉母備至母卒哀毀不勝塟時秋雨連旬至期晴霽事畢復雨如初

王原

原文安人父珣困於里役語妻張氏曰吾單弱有田數十畝不能支役將逃焉張泣留之珣竟去張撫原獨居原少奉母孝及長問父吞聲不能言既娶月餘跪母前曰兒將訪父與俱歸母曰兒過矣父久出生死不可知兒安之原俯天號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兒不得不生還泣與母別初走涿鹿已偏歷齊魯間一日至田横島時日西斜颶風甚急禱於叢祠因宿焉夜夢入古刹正當午有僧與原飯一盂曰此莎米也味苦吾爲汝流以羹羹乃肉汁忽祠門軋然有聲驚而覺一丈人策杖入問原奚自原實對且語以夢丈人曰日當午南方也莎艸根附子也調以肉汁附子膾也若急去於山寺求之原如丈人語趨清源而上渡淇水聞輝縣之帶山有夢覺寺心動造焉寺有火者訪之卽其父相持大哭然父絶無歸意原白於主僧淞林淞林曰天作之合非

人力也強之歸原後生男六人孫曾十數人鄉里以爲孝感云

王弘裘

弘裘字子冶歙州人幼失恃嘗聞母欲以杠濟外家山口裘鳩石爲梁成母志人稱孝子橋

孫蓮

蓮丹徒人父歿停柩未塟嚴冬跣足而步事繼母唐甚謹唐患癱蓮親吮之卽愈唐雙目喪明蓮旦夕舐之復明及卒卜日將塟時春苦雨蓮夜號天旦復開霽甫掩

壙復雨

沈輔

輔字艮弼父篪母黃氏輔嘗他出忽心動汗流亟馳歸則母癰潰不可救矣哭踊絕水粒者三日父患疾數焚祝願以身代及沒廬墓妻瞿氏事姑舅孝養備至弘治中旌其閭曰雙孝

阮珩

珩字國用順德人遊邑庠兄死告歸甯事其母無心仕進督學潘某廵視至邑強令就試見其文優令復學補

廩應試皆辭一二老成述其孝行於潘潘為文以彰之又贈詩有百尺樓高孝子居之句

孫堪

堪字志任中武舉第一歷官都督僉事父燧為宸濠所害徒步千里負骸骨歸葬行路悲酸母卒又北走齊魯號天而望櫬慟哭不置竟殞人稱為父忠子孝云

亢艮玉

艮玉臨汾人事父母能色養得其歡心母卒廬墓側朝夕哀號有芝艸叢生棗葉如蓮之異

金洲

洲字士敦嘉定人事父幾諫繼之以泣居母喪哀毀骨立動不違禮嘗知永康有善政以不任勞瘁忽嘔血而卒學者稱為冰齋先生

樸素

素為新安衛所鎮撫幼孤事母極孝年十六母喪塟問政山去家十里每日至墓泣拜雖雨雪無間後得壽九十七邦人敬慕之

李軏

軏奉母至孝有客來投宿軏適[illegible]設烹雞既具飯不以供客客怒不食軏曰老母病思肉不得故烹一雞不及君也客愈怒而去是夜屋後火起將及廬忽天雨反風火滅鄰人犇視見客仆死火中火炬猶在手

吳雁

雁字子秋南康人事親盡孝居喪執禮以母合塟於父廬墓三載

宋璜

璜威縣人流寇倡亂城陷賊入璜室縛璜父璜哀告願

代父死且紿之曰吾知銀處賊隨之覔不得竟遇害父因得免璜妻李氏年二十三伏尸號慟曰汝能替父死妾獨不能替夫死耶不食者三日其姑以撫五歲兒解之乃撫嬰成立爲諸生守節二十餘年清苦始終如一

包實夫

實夫力學明經事親勤謹一日獨行忽遇虎啣其衣曳至林莽中實夫曰汝欲食吾肉何憾念父母垂老缺終身之養虎知吾乎虎乃起復曳其衣至故處而去

馮履祥

履祥字君德慈谿人嘉靖中倭賊犯縣履祥隨父出奔賊偪傷父左手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殺之死其妻袁氏遁於靈山時孕已彌月夢一紅面神告曰汝夫爲父死不可使無後當與汝一子次日果生賊欲入境亦見紅面神據要路馬皆策之不前乃靈山驃騎將軍神威之庇與得兒夢符

陳清福

清福南康人正德間父禮魴臨陣失事當斬而逃捕急遂逮清福至軍門清福嘿然無難色代父死之

侯英　侃

英字世傑開州人與弟侃俱以孝稱年十三時母鍾氏眼疾憂泣輟食兄弟每夜祈佑越四十九日疾愈英官江西按察使母死訃聞號泣奔還與侃同廬墓有白鷺數千旦夕飛鳴塋前

易直

直字子順宜春人少讀小學及朱氏家禮即躬行不倦父廷遴少違其意即叱怒直跪伏終日不命之起不起父疾直嘗糞苦每愈及再疾以糞味甘爲憂父竟卒嘗

遇寇至抱母哀痛不離賊亦舍之服闋例應貢念祠基無所主上書求解諸生籍於是結廬瑒崖山奉母讀書自得

閔宗時

宗時鄞人幼喪母奉繼母陳承順篤至倭賊猝至舉家竄避宗時扶父出而遇賊脅取金錢不得拔刀欲殺其父宗時以身翼蔽泣求自代遂飲刃而死尸諸田間父遂得釋家奴李三抱宗時幼子不忍舍去亦被賊截左耳並刲其面屢死屢甦人共傷之

馮行可

御史馮恩既言三奸下獄子行可尚幼於長安街刺血書疏言臣父幼失怙賴祖母含飴哺之不幸忘逆鱗之戒遠陷大辟念祖母年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死祖母必死惟冀陛下哀憐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戮臣不傷臣心臣被戮不傷陛下法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為封上世宗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減死戍雷州凡六載赦歸行可甫冠舉鄉試後穆廟御極恩已七十餘進太理寺丞而特旌行可孝以表其廬

毛愷

愷字達和江山人登嘉靖進士[illegible]聞天下言事忤首輔嚴嵩罷官自奉甚[illegible]事母[illegible]孝母遘疾輒泣禱弗解衣母卒郡僚屬送道[illegible]反賻金時有孝[illegible]賢孝廉方伯起之譽

賴汝威

汝威南康人𥑮蘇供母第匿母衣物輒潛置櫝之遇清明稚子者三十年母亡廬墓自悲養薄遂終身[illegible]

郗祥

祥行唐人為博野令未任郎馳歸省父父病則親嘗湯藥日夜憂惶求以身代及卒過於哀毀以致成疾卒於墓所有孝行碑在焉

汪存

存字廷堅歙人隨父商歸舟宿邑之汝灘天未明父捨舟先歸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飯冒雨雪追四十里始及父果遇虎山陬存泣告天願虎傷已毋傷吾父虎竟去

李文欽

文欽字天存麻城人弘治間舉孝廉判南陽以母老乞養不許知陝州未幾棄官歸養母卒哀毀骨立居鄉質直人咸慕其風槩云

崔克昇

克昇內黃人父遘疾醫弗能療克昇取父大小便嘗之以審輕重卒治得瘳年九十九歲終克昇塋祭一遵家禮跣足負土築墳廬墓三載

許立德

立德文穆公長子毋汪夫人患噎苦不能飧亦終日不飧毋沒以積餓哀毀死三日復蘇彷彿見毋送之歸旣卜地葬毋日夕悲號其側文穆公聞之假病召入燕侍時念毋慟哭文穆公亦慟哭恐傷父心每念欲哭輒托而走他所盡哀而後還

解禮

禮鄢陵人父母沒負土壘墓手植松栢樹數千株欲開井以資灌溉偶出廬行數步如有人來附耳曰此地有井及掘果得一井

班言

言臨淄人母卒欲廬墓以侍父不克終志及父卒遂廬墓六年歲旱邑中獨雨人以為班氏之所兆云

舒倬俊

倬俊旌德人年十二毋王氏病篤每泣禱祖墓願以身代公曰餘中蠱毒強之藥勿飲泣語毋曰昨夢祖來云許代毋病兒死事小有毋在得善兒父兒兄若弟不至失所兒無憾矣遂瞑未幾毋病果愈里人題其墓曰代毋墓

羅天奎

天奎南康人幼失怙稍長學藝營生奉毋必誠必敬毋以哀痛悲切喪禮自盡廬墓三年每遇疾風迅雷輒匍地號哭

鄭泗

泗字子魯歙人母病歷醫不效禱於北辰願以身代母病尋愈後父母俱喪廬於墓側寒暑不輟有紫芝白鶴之異

湯可幸

可幸南康人父早逝無遺產事毋菽水盡歡及毋卒居喪持禮廬墓三年

秦涇

涇字汝清平湖人幼喪毋哀毀不勝喪除像事之如生及事繼母失愛事之益謹撫異母弟尤篤卒回繼母心父臥病鄰火及臥所扶舁不及涇但叩頭籲天風反火滅

凌汝祥

汝祥句容人家貧力耕養毋毋沒廬墓啜粥凡三年不

反私室朝夕哀哭不輟

楊乙

乙武進圩橋人嘗爲酒家傭所獲貲悉携歸養親暇時潛悲泣主人窺見詰之嗚咽不能對一日忽告去留之不得曰父母年高恐一朝不測抱恨終天將還爲承歡計耳去而行乞毎得食雖極飢不敢嘗得酒肉輙歌唱以悅之如是者十年父母相繼亾復乞棺殮已衣以殮值嚴寒赤身弗恤瘞於野露宿墳旁日夕哀號而卒

丐兒

長洲之相城有一丐兒毎詣沈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沈令人瞯其所之至野岍一舟雖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丐出物列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杯方起跳舞唱山歌以娛母以爲常母死丐不復見

孝經外傳卷之四終

孝經外傳卷之五目錄

周

女娟

漢

淳于女 緱氏女 程氏女

盧氏 海州竇氏 孔融女

曹娥 陳孝婦 叔先雄

文姫

南北朝

孝婦

唐

木蘭 謝小娥 唐夫人

高愍女 章氏二女 周廸妻

孝娥 饒娥 吕氏

張氏女

元

程孝婦 閻氏 戚氏

明

錢孝婦　儲福妻　李氏女
趙娥　永興王氏　胡氏
賀氏　常州婦　孫復儒妻
貞孝姑

孝經外傳卷之五目錄終

孝經外傳卷之五

楚黃李之素定庵編輯

周

女娟

趙簡子伐楚與津吏期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女娟請以身代曰妾父禱醉恐心不知非而體不知痛也簡子釋其父弗誅將渡少檝者一人娟請願備父役簡子不許娟曰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黃而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騩而克紂君但欲渡耳用一婦

人何傷因發河激之歌以鳴其意簡子悅歸納幣於其父娶之

漢

淳于女

淳于緹縈太倉令淳于意之少女也意無男有五女詔獄當刑嘆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悲泣隨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文帝憐愍

其意釋之因除肉刑

緱氏女

緱氏女名玉陳留外黃人爲父報仇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申屠蟠時爲諸生進言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旌表其孝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乎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

程氏女

女德與人盜殺其父兄掠女去隱忍數年以計脫告之刺史顏真卿捕盜磔於市女剟其肉以祭父兄

盧氏

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盜數十持杖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姑在室盧冒白刃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人問何獨不懼盧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海州竇氏

東漢郡有孝婦竇氏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不肯姑曰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婦迺死其母吏捕驗治婦自誣服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姑也太守不聽于公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殺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自祭表其墓卽日大雨歲熟

孔融女

孔融爲北海相曹操忌其威望害之女年七歲二子年八九歲寄他舍聞父被收主人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久活何賴知肉味耶兄號哭而已或言

於操盡收之女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遂延頸就戮

曹娥

娥上虞人父盱善巫祝午日迎神泝濤而上溺死無覓尸處時娥年十四沿江號哭乃投瓜於江曰父在此瓜當沉旬有七日瓜沉娥投江而死抱父尸出

陳孝婦

孝婦陳州人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臨行囑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奉養吾不還

汝能養吾母乎婦曰諾夫果死於役婦養姑愈加勤謹紡績以爲業居喪三年絶無他念其父母哀其無子而早寡也欲強嫁之婦曰夫去時屬女以養姑女旣許之夫養姑而不能卒許夫而不能信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乃止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終罄貨其所有以葬之終奉祭祀

叔先雄

叔先雄犍爲人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沒雄號泣晝夜生男女二人

並數歲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其弟賢夕夢告之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水上

文姬

文姬趙伯英妻李固女孝而有智聞父被梁冀誣害泣曰李氏滅矣審與二兄謀豫藏弟燮頭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之門生王成曰君執義與先公有古人節今以六尺委君李氏存滅在此矣遂變服亾

命入徐州傭酒家王成匿其弟賣卜於市比梁冀誅遇赦還文姬對其弟慟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愼勿以一言加梁氏聞者悲感

南北朝

孝婦

婦不知姓氏年十九劉曜時寡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叚而自誓不嫁後叔姑病死其姑有女在夫家先從婦乞假不得因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群鳥悲鳴尸上盛夏暴尸十日不腐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爲

太守知其冤乃斬姑女而以少牢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唐

木蘭

木蘭女子父病不能從軍爲有司所苦因代父戍邊十二年始歸人無知者有戍邊詩傳於世

謝小娥

小娥南昌人嫁段居正居正與小娥父作賈江湖並爲盜所殺小娥亦被傷漂水中經夕而活流轉乞食至上

元妙果寺夢父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艸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娥書此廣求智者辨之元和間李公佐罷江西從事泊舟至寺尼僧述之李忽然了悟曰殺人者申蘭申春也小娥徧訪得之乃詭服爲男子託傭蘭家心憤貌順者二載一日蘭與春皆醉小娥斬蘭首大呼捕盜鄰人並擒春時潯陽張太守嘉其孝節免死娥竟爲尼以終

唐夫人

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琯博陵人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

比先是琯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集宣言無以報新婦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

高愍女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臣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太常謚之曰愍

章氏二女

章預二女新安人母程氏與二女登山採桑母爲虎所攫二女號呼搏虎母獲免終身侍奉不嫁刺史嘉之蠲其戶稅名其所居爲孝女鄉

周迪妻

迪洪州商人攜妻之江都唐末楊行密圍城軍士乏食市肆殺人賣肉迪妻曰窮蹙至此勢難兩全君有老母在不可不早歸養請賣妾以備行資遂自詣屠肆得金與迪別迪不信追至肆中則妻首已在案上矣

孝娥

孝娥池州人父爲鐵官冶鐵不流娥懼父得罪投爐中鐵遂湧注今池州府有孝娥祠

饒娥

娥樂平人父漁於江風作舟覆沉其屍娥年十四哭水

上不食三日死鄉人異之爲立廟郴宗元碑紀

呂氏

呂氏名艮晉江人父仲洙病殆艮子與妹俱幼艮焚香號天請以身代時夜半羣鴉飛噪空中有大星煒煒者三次日父瘳太守眞德秀表其居曰懿孝

張氏女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適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於庫莫知殺者當事疑楊有私殺乙以滅其

口遂劾治楊並逮其女拷掠無完不勝苦毒女謂其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汚辱寧死不可自誣女今訟冤於天言終而絶於是石泉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恐懼太守疑其獄夕具衣冠禱於天俄假寐坐廳所恍若大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有門吏忽言張氏饋食之人曰袁大太守悟使吏執袁至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乙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纔數日獄上榜其居曰孝感坊

元

趙孝婦

孝婦應城人早寡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不厭麤糲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鬻次兒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於家南鄰失火時風烈甚婦扶姑出避而棺重難移乃撫膺大哭曰鬻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風忽轉而北婦家竟免

聞氏

聞氏紹興人俞新之妻也新早沒聞年少父母欲更嫁

之聞曰一女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耻乎姑病在蓐子在襁褓妾去之令誰視乎卽斷髮自誓姑久病失明聞奉養不怠每漱口上堂拜天舐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負土成墳朝夕悲號鄉里咸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戚氏

戚孝婦名元符舅姑性嚴元符奉事彌謹每謂妯娌曰我得人身生於中國尚爲女子亦所闕也今父母皆死惟舅姑尊耳雖被責亦所不問

明

錢孝婦

晉陵顧成娶錢氏爲媳媳寧母家時疫勢甚盛成母先病諸子婦共八人俱伏枕婦聞言卽趨送父母力阻之婦曰人之娶妻原爲翁姑生死大事今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送卽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就道病姑見鬼神相語曰衆神皆衞孝婦歸矣吾輩不速避被譴不小郎曰人人頓蘇

儲福妻

儲福無錫人初隸燕山衞籍福故矜名節靖難師起逃歸後購戍卒人伍福亦在錄中仰天嘆曰吾雖一介下走義不事二君不食死妻范氏年二十有色奉姑甚謹每哭夫則走入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家貧一日浣衣水澗見其旁忽生艸若蘇州蓆艸取織蓆售以膳姑姑卒營塟廬於墓側年八十餘卒蓆艸遂不生土人義之葺其廬爲崇孝庵

李氏女

女名善瑜歙州人適葉元賚長子年三十自十八事舅姑極勤謹已雖飢寒凡飲食不敢嘗啖以奉舅姑病甚家貧不能召醫乃祈告天地願以身代舅姑病頓蘇

趙娥

趙娥酒泉人父安爲李壽所殺娥兄弟俱病死自傷父仇未報乃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曰父仇報矣請受戮令欲釋之娥曰不敢偷生枉公法也會赦免

永興王氏

王氏有女五歲失明而孝年三十父死伏尸哭淚盡以血其少妹舐其血左目忽明

胡氏

胡氏歙州吳輝甫妻舅舉三子議析箸胡願留養姑舅年八十憐他孫不振輒減膳遺之胡知更豐其膳姑臨終語胡曰婦至孝猶能恤吾寡女乎胡遂迎而膳之時人譽曰女中曾子

賀氏

賀氏兗州民家婦夫與販送來州郡賀爲婦未旬夫卽外出經數年始歸歸數日復出不問一錢濟母給妻閭巷呼爲不肖子所得之利別於他處給小妻賀雖知每

夫還欣然承事未嘗微露毋於飲食並言小妻事其子自慚非理毆其妻賀亦不之懟毋老病凍餒切骨婦紡織資之所得傭值盡歸姑旣而寒不嘗衣饑不飽食姑又日加凌虐婦益敬謹下氣怡聲雖閉室無人所亦無怨嘆夫嘗挈小妻至家賀以女弟稱之待之殷勤殊無愠色爲婦三十餘年夫在家前後無一載能勤力奉養姑終無怠

常州婦

常州一村媪老而盲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而

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爲畢其炊媪盲無所覩飯成捫器貯之誤得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次以飼夫其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瞑其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懷中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晡明旦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於終身

孫復儒妻

復儒妻金氏武進人年二十四夫亾守節翁病劇六十晝夜不眠親調湯藥自鬻奩貲以供翁費

貞孝姑

施氏女婺源人父母沒遺弟僅二歲家頗厚女恐旣嫁而族人將不利於孺子乃貞不字散家產什之一以遺親族親族戴其惪遂不復忌孤及孤長女爲娶婦時女年垂四十矣親族請卜婿弟跪泣以請姑亦泣曰我生死施氏女也若勿強我遂聽其志終身不嫁邑中紳士私謚曰貞孝姑

先君子教讀寶田山莊生平以孝爲首重不獨謂求忠
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五倫百行不本於孝其他皆僞
也不孝煥趨庭之下未能一一遵奉常自抱愧今
先君子棄養十年矣會記易簀時呼煥兄弟命之曰
吾生平著述無多惟孝經內外傳數卷乃心力所萃
誠教孝之良書也汝曹其身體而力行之他日儻能
梓之以公天下是又在兒之善繼善述也煥與弟含
淚跪受即什襲藏之會幾何時音容宛在而手澤徒
存丙申筮仕南康作吏秋霜已四閱寒暑至今讀子
[illegible]
欲養而親不逮祭而豐不如養之薄諸語未嘗不撫
胸頓足涕淚交流也所賴南康民淳訟簡政事之暇
得與梓人商厥梨棗歷今五載告竣未敢云能讀
父書或藉以慰
先君子在天之靈而逭不孝之罪於萬一也乎昔
康熙庚子春三月長男煥謹識於蓉江官署

孝經詳說

光緒辛巳大梁書局校栞

孝經詳說序

嘗謂孝屬庸行何著之爲經蓋以水源木本聖凡不異今古同然也其書自漢唐以來鄭注邢疏不一其人要皆各出己見以期發明經義而已操觚之士因場屋標題試論概視爲弋取功名之具臨文勦襲幾使正旨弗彰夫天性未敦彝常莫講此人心世道之憂不獨區區文字之故也余每思論定一書以正海內緣戴星衡文年年未暇己卯嘉平校士初竣牟陽冉太史適以孝經詳說見貽篝燈細讀其考證源流則如淄澠之不可混分別同異復令毫髮之無可疑識超衆有美集諸家直使天經地義千古爲昭

嗚呼說之不詳則守之不約太史之教天下以詳正教天下以約也其四書詳說已爲士林標準是集幷當樹鵠藝圃遠紹昔聖之心傳近贊

興朝之文治以正人心以清風俗有功名教豈淺鮮哉抑聞太史笥中尚有諸經詳說待付剞劂吾知得見一斑未窺全豹四方學人必與余同抱此憾而大慰余懷幷慰四方學人之懷太史其有意乎

康熙三十八年歲次己卯嘉平穀旦督學使者濟南年家弟胡世藻敬識於大梁官署之澄懷堂

孝經詳說自序

世所習孝經十八章出之漢初顏芝之子貞以隸書謂之今文孝經孔壁所出二十二章蝌蚪文字謂之古文孝經經文大較相似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定爲十八章其後宗今文者用鄭氏注而論者謂非康成之書宗古文者用孔安國傳而論者謂出劉炫僞作是此非彼各持一議唐明皇自注孝經以十八章爲正書勒國學是爲石臺孝經當時命元行沖作疏及宋邢昺廣之爲正義列於十三經注疏中而今文行古文廢矣司馬溫公獨信古文作爲指解朱子據溫公本爲刊誤分經一章傳十四章做更

定大學之例末及注釋學者不得宗而習焉元鄱陽董季亨遵刊誤作注名爲孝經大義而其書未盛行明季黃梅瞿罕從朱子所定爲孝經貫注以朱子所刪爲孝經存餘又有考異對問上之朝未蒙頒行世鮮知者此刊誤之所以終爲廢格也陳士賢之注藍本注疏言簡意正讀今文者奉爲科律吾鄉呂忠節公介孺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識解洞徹援引詳備於今文之學集厥成矣然意在進呈頗有浮誇語非儒者注經之體而於王門支流如近谿海門輩世所指爲怪誕不經者亦錄其言使人駭異蓋瑜中之瑕不相掩也余嘗欲依朱子刊誤作訓詁酌董瞿之善否而損益之購其書未獲又恐於場屋所用有方枘圜鑿之嫌故緩之乃反覆於十八章彙輯羣言參以己見謂之詳說大抵取之本義大全者居多夫學者派出姚江率皆自任聰明驅經從我不肯俛首虛心體會古人之意而介孺於是經討究不遺力大而提綱挈領小而因文敷義補罅疏壅抉疑剔謬使聖賢授受精神躍然欲出且於朱子之言數數標舉雖與刊誤不相符而未嘗一語涉詆毀視姚江家專尋朱子之短者有霄壤之異介孺其始染姚江卒歸正學者歟大全所採或沿舊聞不能割棄余爲芟十之二三如蠅點白去而益瑩起介孺於今日能不爲之首

肯哉余所以踵大全之後而爲詳說者意蓋如此若夫全經之藴以人性爲根柢以愛敬爲發用與天地相流通與治道相表裏貴賤同揆幽明無間余不能窺其精深言之而不能暢覽者其自得焉因書以告同志時

康熙己卯中秋牟陽冉覲祖書於村居之遂初書舍

凡例

一唐明皇注宋邢昺疏列諸十三經中雖無甚精深要不可廢注本簡故備錄之疏頗繁故節取之

一陳士賢明之名儒所注孝經小學久爲士林傳誦立言純正不雜異學以愚說質之同者八九卽有不同亦不敢遽謂今是而前非也

一呂介孺注孝經有本義有大全又有或問今於其大注標以本義分注標以大全大注分注並採標以本義大全能集諸家之長以補經文之缺學者細心讀之孝道之宏綱細目無不燦然明備矣愚實資之以成書不敢

掩其美也若其涉陽明家言者悉爲芟削更欲取大全而重録之以俟徐議

一蔣氏講意先鞭愚所童而習者今繹其言亦頗聯貫閒爲採入數條以存舊聞

一愚所纂四書詳說業已公諸海內各經詳說並藏於笥是經易辨故先以付梓臚諸說於前附己見於後旨以綜其要領講以疏其文義但求其詳不避其淺愚纂書之例槩如是也

一朱子刊誤學者多有未睹今既以習見者垂訓於世亦宜令其知有朱子更定之意故載於十八章後以俟好學深思者有所興起呂氏或問有足考鏡源流昭揭指歸者亦摘其要而以愚見爲之參評焉

孝經詳說卷一

牟陽冉覲祖輯撰

開宗明義章第一

疏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言此章開張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曰開宗明義章也第次也一數之始也以此章總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爲第一冠諸章之首焉按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爲河間顏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昶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爲之也御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

大全卷帙既多不得不分章次但題名非古也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首二句爲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有參字夫孝二句各無也字今文爲開宗明義章

仲尼居曾子侍

注仲尼孔子字居謂閒居曾子孔子弟子侍侍坐

疏居謂閒居者古文孝經云閒居蓋謂乘閒居而坐侍謂侍坐者言侍孔子而坐也案古文云曾子侍坐故知侍謂坐也卑者在尊側曰侍故經謂之侍凡侍有坐有立此曾子侍卽侍坐也曲禮有侍坐於先生侍坐於所尊侍坐於君子據此而言明侍坐於夫子也

按邢疏云孔子以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孝經只是孔子言孝之書非孔子自作也邢疏又云假因閒居自標自字稱仲尼居呼參爲子稱曾子侍以聖者書爲假其說尤謬　居侍自是師弟之常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王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人和睦無怨

疏言先代聖帝明王皆行至美之德要約之道以順天下人心而教化之天下之人被服其教用此之故並自相和睦上下尊卑無相怨者參汝能知之乎訓順

字甚明當爲定說

陳注至者至善之義要者簡約之名道也德也一也自其得於心而言曰德自其行於身而言曰道德之

至卽所以爲道之要
本義大全德者人所得於天之性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上下統下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孔子言古先聖王有至極之德切要之道以順天下而天下之民一歸於順故協和雍睦上與下俱無怨尤女知此否蓋孔子欲傳孝道於曾子而其道至大難以輕言故先發端以起問也　董鼎曰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理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五者皆謂之德而此擧其德之至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是而其大目則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

卽仁義禮智之性率而行之以爲天下之達道者也皆謂之道而此獨擧其道之要順者不過因人心天理所固有而非有所强拂爲之也　潛室陳氏曰道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心者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事物　吳氏曰爲下者順事其上而上無怨於下爲上者順使其下而下無怨於上天地之間一順充塞九族旣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唐虞成周之盛也看順字猶別
按首提先王從大處說起至德要道串看在己爲至德行之天下爲要道暗指孝說且勿說破以順天下順字當玩謂順天下之人心而教之孝是人心所同然以所同然教之故曰順教字從下文教所由生看出　民字承天下來和睦推開說天下之民皆孝推之無不盡善因以和協親睦而上下尊卑擧無怨惡也和睦故無怨一串意用字猶以字　孝則必弟更能不犯上作亂則下盡其道自然上之待下亦各盡其道有不和睦而無怨乎　呂氏謂上下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愚謂上下當泛言不必泥此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注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答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之義
疏參聞夫子之說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先王至德要道之義
本義曾子聞孔子之言甚大瞿然起敬避席立對
按孝者曾子所素聞而此未露孝字但言至德要道故曾子以爲不知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

注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爲德本言教從孝而生曾參起對故使復坐

疏既敘曾子不知夫子又爲釋之曰夫孝德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元出於孝孝爲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此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

本義大全孔子告之所謂至德要道者非他孝也孝統衆善爲德之本本猶根也行仁必自孝始而教化由此生焉所以爲德之至道之要也語將更端曾子猶立故命之復坐而詳語之　虞氏淳熙曰夫子言孝不只是孝德凡是道德都是他資助都是他推移出來譬如樹木有根本就生枝葉誰人止遏得住莫看這孝小了　董鼎曰聖人以五常之道立教本立則道生移之以事君則忠矣資之以事長則順矣施之於閨門則夫婦和矣行之於鄉黨則朋友信矣充擴得去舉天下之大無一物不在吾仁之中無一事不自吾孝中出故曰教之所由生　朱鴻曰孝乃仁之本原仁乃心之全德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孝爲德之本本立則道生自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至綏中國保四海無一物無一事不在吾孝之中　吳氏曰孔子之言未竟又將更端以曾子

避席起立故命之還坐而聽也

按孝乃百行之根基凡德皆從孝起故孝爲德之本上之所以教家國天下者固非一端而皆由孝而推故又爲教所由生二句亦是一串意　邢疏以德之本釋至德要道以教由生釋順天下至無怨恐謂教所由生纔推所由未及施教只當以德之本應至德教由生應要道有此至德要道故可以順天下而教之以至和睦無怨也此二句收完先王數句意　復坐以下教曾子以所當盡之孝也中有事君云云自是不屬先王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注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揚名後世光顯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爲先揚名爲後

疏身謂躬也體謂四肢也髮謂毛髮膚謂皮膚　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者此依鄭注引祭義樂正子春之言也言子之初生受全體於父母故當常自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啓手啓足之類是也毀謂虧辱傷謂損傷故夫子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

可謂全矣及鄭注見血爲傷是也　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者謂人將立其身先須行此孝道也其行孝道之事則下文始於事親中於事君是也

陳注凡人之身舉其大而言則一身四體舉其細而言則毛髮肌膚此皆受之於父母者爲人子者愛吾父母因以愛吾父母所遺之身常須戰兢戒愼不敢少有毀傷此行孝之始也又須以道修身卓然自立大行於天下流聲於後世使萬世而下賢其子因推本其所生之自而以光顯其父母此行孝之終也

本義大全言人之身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

一有虧毀損傷是爲虧體辱親樂正子下堂傷足憂形於色蓋爲此也　又言孝非惟不毀而已必卓然植立此身於天地之間不愧不怍道則身之所當行者窮則獨行其道達則大行於天下雖無意求名而名自稱揚於後世遡流窮源即父母亦有顯榮若行孝不至揚名顯親未得爲立身也　始終非分先後猶言孝之始基孝之完全爾　立身行道揚名所包最廣不專指得位事君者言事君特行道揚名中一事爾　身者天地之所付也父母之所遺也天地父母原不虛生此身撑天柱地致君澤民繼往開來光前裕後爲法可傳只此一身承當一有頹顚墜依倚搖奪便立不住所以必要孑孑楚楚磊磊落落站得住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中立不倚獨行不懼昂然爲天地完人父母肖子富貴功名是非毀譽人情世故都搖動不倒方是立身本領　得位事君固是行道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道必行如此而後大然亦不必專指得位孟子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董鼎曰始言保身之道終言立身之道蓋不敢毀傷者但是不虧其體而已必不虧其行而後方可立身故以是終之

按身體髮膚一段照曾子身分說猶中庸告子路抑而强之之意　身體髮膚父母生之在子則爲受之守身所以事親故爲孝之始不然奉親之遺體而致毀傷又可言孝乎立身以人品言卓然自立行必合道不但揚名當時而且及於後世使人皆推論其親之積善乃有賢子如是以光顯其父母則爲孝之終事也不敢毀傷以愛身言是淺處工夫故曰始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則有許多事孝道盡矣故曰終　注疏以道爲孝道太拘只是行其所當行之道泛說爲是

呂氏謂立得定方行得不差認立字行字小巧行

道便是立身事非兩層　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下文事君正在此內看出則行道還是得君行道方有照應若此處說獨善則下文事君無著落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注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疏事親事君理兼士庶則終於立身此通貴賤焉鄭立以爲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强而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劉炫駁云若以始爲在家終爲致仕則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無終若以

年七十者始爲孝終不致仕者皆爲不立則中壽之輩盡曰不終顏子之流亦無所立矣

陳注夫所謂孝始於聚百順以事親中於盡一心以事君而終於敦百行以立身蓋孝以事親猶爲人子之常必其得君而事能以親之身廣親之志移孝以爲忠乃全事親之道然一行未敦而身有不立則卬爲忠孝之虧故其終尤在能立其身斯爲宇宙之完人而稱孝道之極也

本義大全申結上文之意孝本愛親故以事親爲始行道揚名非事君不能全盡故以事君爲中立身行道以全親之所付方可以爲人子故以立身爲終事親立身循環無端而事君者所以光大其始終也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又曰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　又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南軒張氏曰以孝於親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則當從溫凊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泛而行之知之進則行之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　草廬吳

氏曰事親者不敢毀傷其大也左右就養等事在其中矣事君者推愛親之心以愛君也立身者行道揚名之謂也　陳氏曰上言孝之始終而不及於事君者謂行道揚名則事君之道在其中矣然所以如此立言者蓋世之人或有隱居以求志修身以俟命其必皆事君哉　或曰此總論孝之始終也上文止言孝之始終而此又兼言中於事君者蓋行道顯揚非事君不能况四十始仕移孝爲忠亦理之常也

按事親承不敢毀傷一段故爲始但事親二字不止不毀傷凡溫凊定省之類皆可包此正言孝也中於

事君上文末明言蓋行道揚名非事君不可事君二字凡所以盡其職者皆在其中此移孝作忠亦孝也行道揚名固不專指事君而此之事君必說入行道揚名內方合終於立身謂卓然豎立爲宇宙之完人承立身行道孝之終一段故爲終又是雙承事親事君忠孝兼盡而亦只滿孝之分量此三句承上類論語均無貧三句體式串結中又串遞生意　合始中終只是一孝可見孝是一生做不盡事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注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義取恒念先祖述修其德

疏夫子敘述立身行道揚名之義既畢乃引大雅文王之詩以結之言凡爲人子孫者常念爾之先祖當述修其功德也　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夫子敘經申述先王之道詩書之語事有當其義者則引而證之示言不虛發也七章不引者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五經唯傳引詩而禮則雜引詩書及易並意及則引若汎指則云詩曰詩云若指四始之名即云國風大雅小雅魯頌商頌若指篇名即言勺曰武曰皆隨所便而引之無定例也

本義聿語助辭引詩言人能念其祖先而聿修其德則孝之始終盡是矣

按詩意只是謂人豈得不念爾之先以自修其德乎詩德字泛言引來專重孝修德即指盡孝說方合非謂先祖之功德祖父一例言念祖即是念親聿字不必訓述　先王言德言教此段切示曾子只可言德而引詩露出德字以見始事親中事君終立身爲能盡孝而合乎德之本矣教自屬先王事君者有所未及

旨大全吳氏曰前言至德要道蓋言在上者之孝而通乎下夫孝以下二句結前意也後言孝之終始蓋言在下者之孝而通乎上夫孝以下三句結後意

按吳氏所分與愚見合前段通論先王以孝爲教後段切示曾子吾語女處截兩夫孝各宜亟看引詩只言德在下之孝可言德不可以言教　時講或謂前段輕敘論孝之由後段實指孝之始終也按下文天子之孝分明承德教說則前段亦非輕敘可知

講此章言先王之德教而因以切示曾子也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昔者古先聖王有極至之德切要之道以順天下之民心而教之民用是皆和協親睦

上下尊卑之閒無有怨惡女知之乎曾子避席起立對曰參資不明敏何足以知至德要道乎子曰所謂至德要道者非他謂夫孝也德非一端皆因孝而推是孝乃爲德之本也教亦非一端而皆由孝而生是孝乃教之所由生也此先王所謂至德要道以此順天下而教之則上下皆和睦而無怨矣然孝非一二言可盡復坐吾語女　先王固以孝德爲教矣而在下有當盡之實汝不可不知也人之身體髮膚皆受之於父母愛身如愛父母不敢毫有毀損虧傷乃孝之始事也卓然自立其身行必合道揚其聲名自當時以及於後世因以光顯其父母皆知爲某人之子如是乃孝之終也以此論之夫孝必始於事親由不敢毀傷而推之凡事乎親之道無不盡中於事君必得君而後可以行道揚名終於立身事親能孝事君能忠而卓然竪立此身爲天地閒之完人則孝道盡矣　孝爲德之本盡孝即所以修德詩大雅文王之篇有云人可不念爾之先祖以自修其德乎若始事親中事君終立身如是可謂能念祖而修德矣

天子章第二

疏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迹未著故此已下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按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故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天子二字始於說命

本義大全天子建中和之極故特稱子曰以天子之孝統之以廣上文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之意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蓋天子之孝無也字今文爲

天子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注不敢惡博愛也不敢慢廣敬也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敬加被天下當爲四海之法則也蓋猶略也孝道廣大此略言之

疏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爲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此陳天子之孝也所謂愛親者是天子身

行愛敬也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者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於其親也親謂其父母也言天子豈惟因心內恕克己復禮自行愛敬而已亦當設教施令使天下之人不慢惡於其父母如此則至德要道之教加被天下亦當使四海慕化而法則之此蓋是天子之行孝也　皇侃云愛敬各有心迹烝烝至惜是爲愛心温凊搔摩是爲愛迹肅悚慄是爲敬心拜伏擎跪是爲敬迹舊說云愛生於眞敬起自嚴孝是眞性故先愛後敬也　舊問曰天子以愛敬爲孝及庶人以躬耕爲孝五者並相通否梁王答云天子既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驕不溢已下事邪以此言之五等之孝互相通也然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守宗廟士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則言之天子當云保其天下庶人當云保其田農此略之不言何也愛敬盡於事親之下而言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保守之理已定不煩更言保也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於此既無守任不假言保守也　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舉其多也尚書云平章百姓則謂百姓爲百官爲

下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非兆庶也　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槪也孝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略也劉瓛云蓋者不終盡之辭明孝道之廣大此略言之也皇侃云略陳如此未能究竟是也陳注親謂父母也惡憎惡也爲愛之反慢敖慢也爲敬之反德教謂至德之教刑儀刑也天子之身乃法之所自出故爲天子而愛其親者必其於人無所不愛而不敢有所惡於人敬其親者必其於人無所不敬而不敢有所慢於人夫惟不敢惡於人而以無所不愛之心愛其親不敢慢於人而以無所不敬之心敬其親然後愛敬爲盡於事親而天子以此至德要道之教行於一人加於百姓則四海之大皆知有所視效儀刑趨愛趨敬而同歸於孝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乃天子之孝而非諸侯卿大夫之可比也本義大全此承上文而首言天子之孝也愛親者必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不敢惡敬親者必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不敢慢夫有所惡慢於人則愛敬其親之心薄且恐或以貽親之辱言不敢者兢業小心之極也　天子德教所從出四海所視倣以此不敢之心盡愛敬其親之道無所不至其極而推以愛人敬

人則百姓之衆皆被服其德意教化四海之大皆觀爲儀刑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如此蓋天子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蓋者約辭有不盡之意孝道廣大此特略言之耳故下必引書以明之邢昺正義謂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惡慢其親維祺按此似後一層事於不敢字不切　魯齋許氏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

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　董鼎曰天子者天下之表也上行之則下傚之君好之則民從之天子所以愛敬其親者亦莫敢不至況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本人情天理之固有天子亦因其所固有而利導之耳安有感之而不應倡之而不和者

按不敢惡慢於人注疏使人不惡慢其親之說陳注已不從之而呂氏大全又駁之固不可從矣依陳注作於人無不愛敬而不敢有所惡慢說又得呂氏有所惡慢則愛敬其親之心薄且恐貽親之辱云云其意稍暢但陳注以不敢惡慢人而無所不愛敬人在盡字內講似大費力而呂氏因之云以此不敢之心盡愛敬其親之道不露人字稍覺渾融然愚意終未愜不如以愛敬盡於事親只承愛親敬親者而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與不敢惡慢相應似屬明白舊說未可全非但不當以不惡慢屬人耳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人人皆愛敬其親卽見上之不敢惡慢處此亦易明　聖治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是以教他人愛親爲愛他人不敢惡慢當會此意又廣至德章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尤可證　依陳

呂之說與孝治章不敢遺失意相合似未盡　尋常說只愛敬盡於事親足矣爲是天子之孝合天下以爲孝之量故須說及於人　德教二字卽首章德之本教所由生以德施爲教也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一意百姓以人言四海以地言加之卽有以刑之只是皆愛敬其親耳　百姓不必依或問作畿內　下補和睦無怨意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注甫刑卽尚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曰兆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

疏夫子述天子之行孝旣畢乃引尚書甫刑篇之言以結成其義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也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而德教加於百姓已下也

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稱甫刑詩大雅嵩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

舊說天子自稱則言予一人予我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中之一耳與人不異是謙也若臣人稱之則惟言一人言四海之內惟一人乃爲尊稱也　姓言百民稱兆皆舉其多也

按書蔡傳慶字不作善解只是喜慶之意此作善看稍實

旨按天子之孝當重愛敬盡於事親一句盡字內所包甚多　上二句虛只泛言其理下三句實方切天子說天子自盡其事親之道而卽以爲德教所加所謂至德要道也　注疏似偏重德教加百姓上未妥

講此言天子之孝也子曰自愛其親者必不敢惡於人亦有以愛之自敬其親者必不敢慢於人亦有以敬之也所以然者上之人愛敬盡於事親其愛敬無所不至而以愛敬之德爲愛敬之教施及於百姓儀刑於四海莫不各愛敬其親矣是亦上愛敬之所及也合天下以爲愛敬蓋天子之孝當如是也　書甫刑篇有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愛敬盡於事親一人有慶也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兆民賴之也所謂一人者惟天子當之矣

諸侯章第三

疏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按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無三也字今文爲諸侯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注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愼行禮法謂之謹度無

禮爲驕奢泰爲溢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常爲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

疏夫子前述天子行孝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也言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也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愼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諸侯貴爲一國人主富有一國之財故宜戒之也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居高位而不傾危所以長守其貴財貨充滿而不爲溢所以長守其富使富貴長久不去離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之社稷而協和所統之臣人謂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也言此上所陳蓋是諸侯之行孝也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知仁義卽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　費用約儉謂之制節者此依鄭注釋制節也謂費國之財以供己用每事儉約不爲華奢愼行禮法謂之謹度者此釋謹度也言不可奢僭當須愼行禮法無所乖越動合典章皇侃云謂宮室車旗之類皆不侈僭也　皆有社稷者韓詩外傳

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爲社明受於天子也社卽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以爲稷五穀之長亦爲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其君主而祭之者按傳曰君人者社稷是主社稷因地故以列國言之祭必繇君故以其君言之言富貴常在其身者此依王注釋富貴不離其身也則長爲社稷之主者釋保其社稷也而人自和平者釋和其民人也然經上文先貴後富言因

貴而富也下覆之富在貴先者此與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老子云富貴而驕皆隨便而言之非富合先於貴也

本義大全高處尊位也危將墜而不安也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禮法之度滿處富足也溢汎濫也位尊曰貴財足曰富諸侯貴踞一國之上如自高臨下處之者易以危富有一國之財如水滿器中持之者易以溢有如不自矜肆雖高不危制節謹度雖滿不溢不危則不失其位不溢則不至悖出　社主土稷主穀民生所賴以安養者諸侯謂公侯伯子男指有一國者言諸侯爲社稷之主必不危不溢長守富貴不至離其身然後能保守社稷而人民和悅蓋諸侯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　或曰民是無位者人是有位者　董鼎曰諸侯自始封之君受命於天子而有民人有社稷以傳之子孫所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豈易得之則爲諸侯之先公者其身雖沒其心猶願有賢子孫世世守之而不失也爲其子孫者果能循理奉法足以長守其富貴則能保先公之社稷和先公之民人矣諸侯之所以爲孝者莫大於此如其不念先公積累之艱勤恣爲驕奢至於危溢以

失其富貴而不能保其社稷人民則不孝實甚焉此諸侯所當戒也

按溢訓泛溢只是水流出外之意或拈驕溢二字並言未妥蓋不驕然後不危制節謹度然後不溢　論語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民人朱子只作民說或謂彼爲宰無臣此處諸侯當兼臣民爲是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注戰戰恐懼兢兢戒愼臨深恐墜履薄恐陷義取爲君恆須戒懼

疏夫子述諸侯行孝終畢乃引小雅小旻之詩以結之言諸侯富貴不可驕溢常須戒懼故戰戰兢兢常如臨深履薄也

本義大全引此以明不危不溢之意　謹按此詩是傳孝心法乃曾子生平著力處後當有疾口詠此詩以傳示弟子易簀之夕必曰吾得正而斃焉得力於此多矣故聖門惟曾子之傳爲得其宗焉　虞氏淳熙曰夫子引小雅小旻之詩說道做諸侯的長戰戰的恐懼兢兢的戒謹恰似在深水邊頭立生怕跌下去恰似在薄冰背上行生怕陷下去這般謹愼方得免患可見這富貴這社稷人民不是安逸受享的物

事就如深水薄氷元無二樣儻或一些差池求生不得所以諸侯必須不驕不侈然後爲孝　或曰此孝子保身之法獨以證諸侯之孝者以諸侯易於驕侈也

按曾子啓手足時猶引此詩其傳於夫子者有自來也　戰戰兢兢是人皆用得不獨諸侯爲然宜活看在諸侯則在不驕與制節謹度上見

旨此章三疊文法不危不溢一層守貴守富一層保社稷和人民一層到得保社稷和人民方見孝而其盡孝之實處只在不驕與制節謹度上　富貴不離其身是轉語郎長富貴意與第二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語氣同　引詩是做非贊

講此言諸侯之孝也諸侯在臣民之上能不驕傲自恣位雖崇高而不至於傾危享一國之富能制財用之節謹禮法之度財雖盈滿而不至於溢出高者貴也不危所以長守其貴也滿者富也不溢所以長守其富也惟其長守富貴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不失和其人民而不叛蓋諸侯世守其國其孝當如是也　詩小雅小旻之篇有云戰戰恐懼兢兢戒謹如臨深淵而恐墜如履薄氷而恐陷諸侯之

在上不驕制節謹度以守富貴保社稷和人民何以異是

卿大夫章第四

疏𠩄諸侯之貴者即卿大夫焉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爲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

陳注王朝侯國其卿大夫之位分雖不同然章中乃統論其當行之孝不必泥引詩以事一人之辭而謂專示王之卿大夫也

大全今文古文俱同今文爲卿大夫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注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言必守法行必遵道言行皆遵法道所以無可擇也禮法之言焉有口過道德之行自無怨惡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奉先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常守宗廟之祀

疏夫子述諸侯行孝之事終畢次明卿大夫之行孝也言大夫委質事君學以從政立朝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服飾言行須遵禮典非先王禮法之衣服則不敢服之於身若非先王禮法之言辭則不敢道之於口若非先王道德之景行亦不敢行之於身就此三事之中言行尤須重慎是故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所以口無可擇之言身無可擇之行也使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服飾言行三者無虧然後乃能守其先祖之宗廟是蓋卿大夫之行孝也　皐陶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傳云天子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是有等差也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者僭上謂服飾過制僭擬於上也偪下謂服飾儉固偪迫於下也卿大夫言必守法行必遵德服飾須合禮度無宜僭偪劉炫引禮證之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是也又按尚書益稷篇稱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

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及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衣法於天畫之爲陽也以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之於裳裳法於地繡之爲陰也日月星辰取照臨於下山取興雲致雨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取耿介藻取文章火取炎上以助其德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斷割黻取背惡向善皆爲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諸侯自龍袞而下八章也四章畫於衣四章繡於裳大夫藻火粉米四章也二章畫於衣二章繡於裳孔安國蓋約夏殷章服爲說周制則天子冕服九章象陽之數極也按

鄭注周禮司服稱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又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古文以山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下周制以龍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上是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也又按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而冕服九章也又按鄭注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

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又按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周自公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又與古之象服差矣　經言無擇謂令言行無可擇也　口有過惡者以言之非禮法行有怨惡者以所行非道德也若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則口無過怨惡無自而生　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外可見不假多戒言行出於內府難明必須備言最於後結宜應總言謂人相見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故言三者以服爲先德行爲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義見末章以奉先祖謂奉事其祖考也能備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言卿大夫若能備服飾言行故能守宗廟也

陳注先王蓋古之以孝治天下者故其服爲法服其言爲法言其行爲德行也無擇謂言行皆與道法相

合而無可選擇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惟恐服之
不衷爲身之災也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惟恐言輕
而招辜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恐行輕而招辱
也以此之故非法則不言言則必合於法非道則不
行行則必中於道出於口者無可擇之言行於身者
無可擇之行是以言之多至於徧滿天下而無口過
行之多至於徧滿天下無怨惡也服法服道法言行
德行三者旣全備矣斯能長守其宗廟以奉其先祖
之祭祀則此卿大夫之孝當如是也
本義大全法服法度之服先王制章服各有品秩法

言法度之言德行心有所得而見之於行者服之不
衷身之災也非法服而服之是僭上偪下非法言是
妄言也非德行是僞行也服之言之行之有虧孝道
故三者皆不敢也　是故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之
所言身之所行皆遵道法故無可擇言之多雖至於
滿天下無率口之過行之多雖至於滿天下不招人
之怨惡卿大夫立朝則敷奏接賓出使則將命布德
故言行可滿天下　宗廟者按祭法天子七廟諸侯
五廟卿大夫三廟卿大夫通指王朝列國言言卿大
夫世守宗廟僭服妄言僞行有一則不免於罪廢惟

法服法言德行之三者全備而後能保守宗祀蓋卿
大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　薛氏瑄曰古人衣冠
偉博皆所以嚴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
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
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又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
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雖有誠實之
言人亦弗之信矣易曰修辭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
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遠矣
鄒氏元標曰聖人之教庸德是程大經是經而世之
學者往往跳於經常之外游情溟涬脫略名教自以

爲逃世網解天弢知者謂之亂常謂之拂經夫亂常
拂經者是曰邪慝聖教所不容而德之賊也　呂氏
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行一一體貼在身上
將此身喚作一箇聖賢的肢體方是孝順
按先王之法服有定制若法言德行只是大概說
首三句重在不敢字惟其不敢所以非法不言非道
不行道卽德也行道有得原無可分惟其言皆法行
皆道則無可檢擇矣滿天下只是形容其多無口過
之過或云照怨惡一例以人之督過言是深一層說
無擇便是無不善之言行無口過無怨惡是不得

罪於人如此分看亦有理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注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爲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也

疏夫子既述卿大夫行孝終畢乃引大雅蒸民之詩以結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惰匪猶不也　敬事其君者釋以事一人不言天子而言君者欲通諸侯卿大夫也　舊說云天子諸侯各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夫當爾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

陳注一人天子也引詩之意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而不得懈惰也此乃深致其勸勉之意本義引仲山甫修其威儀爲王喉舌夙夜小心式於古訓不敢懈惰以事其君以明卿大夫之孝

按匪懈卽照三不敢意說卿大夫自是事君者或推開說因孝以作忠似非正意

旨大全草廬吳氏曰人之相與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孟子言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意與此同故首服次言次行然是故以下申言行而不及服者蓋以服明白易見不必更申故下文又以三者總結之也

按首三句服言行平列是故二字接上卻只說言行蓋衣服雖亦是緊要事然易爲力故可略之且於言行滿天下處衣服無可說也末繳前意只得又並言三者到得守宗廟方見孝與諸侯保社稷同意　其所以盡孝之實只在三不敢上見　卿大夫既事君凡其服言行皆屬事君之時卽皆其匪懈處也

講此言卿大夫之孝也人之一生服言行其最重矣服有定制先王之法服也言有謨訓先王之法言也行有規範先王之德行也非先王所製之法服不敢服之於體非先王所垂之法言不敢道之於口非先王所貽之德行不敢行之於身三者常存此惕然不敢之心自無所苟是故非法度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不言非法則口無擇於言而皆法言也不行非道則身無擇於行而皆道行也其言之多至於遍滿天下而不至以口招過責其行之多至於遍滿天下而不至取人怨惡合之非法不服三者皆備矣然後能獲上而不失其位因以保其宗廟而祖宗之血食不絕蓋卿大夫世祿之家其孝當如是也　夫卿大夫

無論王朝侯國皆事君者而王朝之卿大夫尤著詩大雅烝民之篇有云仲山甫於早夜之閒無有懈惰以事一人若卿大夫之服法服言法言行德行正所謂匪懈以事君者有不能守其宗廟者乎

孝經詳說卷一終

孝經詳說卷二

牟陽冉覲祖輯撰

士章第五

疏夫卿大夫者卽士也案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辨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辨然不然謂之士

陳注古有上士中士下士之三等然其位總居卿大夫之下故以士名章

大全古文今文皆有古文保其祿位謂保其爵祿今文爲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注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事父兼愛與敬也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長安祿位永守祭祀

疏夫子述卿大夫行孝之事終次明士之行孝也言

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君以明割恩從義也資者取也取於事父之行以事母則愛父與愛母同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奪其性若兼取愛敬者其惟父乎既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謂以事父之孝移事其君則爲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於長則爲順矣長謂公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也又言事上之道在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言以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

官位而長守先祖之祭祀蓋士之孝也　資取也此依孔傳也案鄭注表記考工記並同訓資取也注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者謂事母之愛事君之敬並同於父也然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劉炫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恭少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梁王云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　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言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　下章云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注不言悌而言敬者順經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焉　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祿謂廩食位謂爵位　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

陳注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謂取事父之道以事母而愛同於愛父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謂取事父之道以事君而敬君同於敬父也母取其愛君取其敬者蓋母主於恩而君主於義故事母雖未嘗

不敬而專取其愛事君雖未嘗不愛而專取其敬合愛與敬而兼之者則惟父然也爲士者移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爲忠移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爲順守其忠順而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常保其祿位永守其祭祀此則爲士之孝當如是也　諸侯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各以其所事爲重也若下文庶人則薦而不祭又非士之比矣

本義大全資藉也言愛敬其父而藉以愛母敬君皆同也母非不敬以愛爲主君非不愛以敬爲主兼愛與敬惟父而已皆本人情自然而然非有所强也此

移孝爲忠之道所由生也　故承上文而言忠謂盡心無隱順謂循理無違士初離膝下方登仕籍或未盡知事君之道第用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爲忠矣卽用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爲順矣長謂士之上有卿大夫爲之長也　士如上士中士下士指已仕者言合忠與順而不失其道以事君與長然後能安保其俸廩之祿官爵之位而永守其祖先之祭祀無田則亦不祭故祿位與祭祀相關蓋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　以敬之敬卽承上敬同取敬之敬蓋以敬父之敬事其長也言敬父而敬兄之敬在其中矣正義之解

非也　董鼎曰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母則同於愛父雖未嘗不敬也而以愛爲主以父主義母主恩故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君則同於敬父雖未嘗不愛也而以敬爲主以君臣之際義勝恩也　章氏懋曰先王廟祀之典不及下士庶人蓋以其分之有限禮不下達而人情猶有歉焉至宋大儒君子創爲祠堂之制則通上下皆得爲之然後盡於人心豈非以義起者乎

按資舊訓取呂氏訓藉亦無大別而藉字稍活　事母自愛豈待取之事父乎論理如是爾母取愛君取敬爾取字非資字意呂云猶言用字母愛君敬重君敬一邊本文之意只是要從父之敬引到事君非以母與父相較也母是陪說　以孝事父二句呂氏說好言卽事父可以得事君事長之道所謂資於事父以事君也與泛說移孝作忠稍不同忠孝尋常並言故云以孝事君則忠　以孝事君之孝亦屬敬以敬事長之敬亦屬事父之敬此處未及事兄也　忠順不失是過脈語意本雙承上字宜兼君長爲是　本義只重以事父之敬事君則爲忠事長亦是連類及之　祿位固君所操而卿大夫亦有責故保祿位雙

承君長　保祿位方能守祭祀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注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取早興夜寐無辱其親

疏夫子述士行孝畢乃引小雅小宛之詩以證之也言士行孝當早起夜寐無辱其父母也

陳注引詩以深惕爲士者當早起夜寐以行孝無致祿位不保而祭祀不守以辱其父母也

本義引詩言早夜敬謹無辱所生之親以明忠順不失之意

按無忝所生只說事父一截能無忝所生則可以忠

順事君長矣然依陳注當是忠順不失保祿位守祭祀方爲無忝所生又全是下一截也陳說可從

㫖此章是資事父之敬以事君則能忠而可以保祿位守祭祀士之孝如此前面言母是閒文後面言長亦是帶說　重以孝事君則忠二句爲上下關紐

講此言士之孝也事親之道愛敬盡之矣然而有分焉事父固愛也而事母亦主於愛資於事父之道以事母而其愛則同事父固敬也而事君亦主於敬資於事父之道以事君而其敬則同故於母但取其愛而於君但取其敬兼乎愛敬者惟父也故不必別求事君之道但以事父之孝事其君則能忠矣事父之孝不外敬也而因事君以及事長不必別求事長之道但以此敬事其長則能順矣忠與順二者不失以事其君長則事之盡其道而得君長之歡心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因以守其祭祀蓋士之孝如是也　人必不辱父母而後可以稱孝詩小宛之篇有云人子於早起夜寐之時一皆無忝於所生則謂之孝矣忠順不失而保祿位守祭祀其何忝之有哉

庶人章第六

疏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

陳注庶人泛指衆人學爲士而未受命與農工商賈之屬皆是也

本義大全經之首章統論孝之始終中乃推極孝之通於天下而末總結之朱子曰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至矣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分地之利爲因地之利自天子句多子曰以下四字今文爲庶人章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注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飢寒公賦旣充則私養不闕庶人爲孝唯此而已

疏夫子述士之行孝已畢次明庶人之行孝也言庶人服田力穡當須用天之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地五土所宜之利謹愼其身節省其用以供養其父母此則庶人之孝也　舉事順時者謂舉農畝之事順四

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芸苗秋收則穫刈冬藏則入廩也　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者此依鄭注也案周禮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之所謂青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之類是也各盡其所宜劉炫云黍稷生於陸菰稻生於水　身恭謹則遠恥辱者論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用節省則免飢寒者用謂庶人衣服飲食喪祭之用當須節省禮記曰食節事時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及三年耕必有一年

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是免飢寒也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者自上稅下之名也謂常省節財用公家賦稅充足而私養父母不闕乏也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而庶人獨言此注釋言此之意也謂天子至士孝行廣大其章略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天分地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言惟此而已庶人不引詩者義盡於此無贅辭也

陳注謹身者謹修其身不妄爲也節用者省節飲食衣服喪祭之財用不妄費也庶人未受命爲士既不得以事君所事者惟父母而已故以能養父母爲孝其用天之道而耕耘收穫一順乎時令分地之利而禾黍菽麥一任乎土宜又必謹守其身而不敢放縱省節其用而不敢奢侈以此爲事奉養其父母則不徒能養父母之口體而養志亦無不足矣此庶人孝所當然也

本義大全不順天道物無以生不辨地利物無以成二者皆得則生植成遂衣食足矣尤必謹守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財用而不敢奢侈以此養其父母不徒養口體且養志矣庶人之孝有終始惟此而已

此章變蓋言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其應行之孝道甚廣所言亦未敢以爲盡故云蓋而猶必引詩書證之若庶人之孝其理易明其事易盡故直指之曰此而不必引詩矣　董鼎曰衣食既足又必謹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用而不敢奢侈惟恐縱肆則犯禮而自蹈於刑戮侈用則傷財而不免於飢寒常以此爲心則所以養其父母者不徒養口體有餘而養志亦無不足　西山眞氏作庶人章解曰春宜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斂豆麥黍米桑麻蔬菓宜及時用功浚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田種早低地種

晥燥處宜麥溼處宜禾田硬宜豆山畬宜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分地之利旣能如是又要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恤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鬬毆得休且休莫興詞訟入孝出弟上和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當須愛惜食足充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飲酒飲酒失事莫喜賭博賭博壞家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遊莫看百戲凡人皆以妄費便生許多事端旣不妄費卽不妄求自然安妥無諸災難此便是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給父母能是二者

卽是爲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司馬溫公著古文孝經指解一日省墓止餘慶寺有父老五六輩獻粟米菜蔬復請曰願聞資政講書以爲鄉里之訓光欣然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

按講家或以用天之道二句開衣食之源謹身二句爲節衣食之流其說亦通但該不得謹身二字謹身是不生事惹禍常得奉養父母不僅在衣食上說也陳注養志正從謹身上看出不然只是養口體矣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注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

疏夫子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行孝畢於此總結之則其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不別故從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其孝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己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及今未有此理蓋是勉人行孝之辭也　始自天子終於庶人者謂五章以天子爲始庶人爲終也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者謂天子庶人尊卑雖別至於行孝其道不殊天子須愛親敬親諸侯須不驕不溢卿大夫須言行無擇士須資親事君庶人謹身節用各因心而行之

行之斯至豈藉創物之智扛鼎之力若牽强之無不及也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者謂人無貴賤尊卑行孝之道同致若各率其己分則皆能養親言患不及於孝者未有也

本義大全故自天子下至庶人雖有尊卑之分其根於一本則一孝雖有五等之別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一有如立心不純用力不果其於立身之終事親之始皆無成就如是而禍患不及必無之理也孔子爲天子庶人遍設此戒以結上文之旨可謂至儆切矣　草廬吳氏曰孝之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

孝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也患禍難也不能事親立身則禍難必及之甚則天子不能保其天下諸侯不能保其國卿大夫不能保其家庶人不能保其身也　又夫子旣條陳五孝之用而其言孝道之極則天子可以刑四海諸侯可以保社稷卿大夫可以守宗廟士可以守祭祀庶人可以養父母其必至之效有如此聞者宜有以自勸矣然尤恐其信道之不篤用力之不果凡以吾言之行與不行爲無所損益於是又有以警戒之　維祺按邢昺注疏及近世儒者解孝無終始謂孝無內無外無久無暫何嘗有終始因心愛日豈患不及其論亦通第反覆上下文義終始原與第一章孝之始孝之終始於事親終於立身相應而患不及作禍患之患亦與下災害禍亂五刑大亂等語相合更爲嚴切令人悚然起畏

按孝無終始而患不及注疏皆以孝無終始截住患不及連未之有說其說甚費力呂氏不用其說以孝無終始而患不及合爲一句頗明然按正義中禍患之說亦經辨過今姑用之可也愚意終始不必泥始事親終事君始終二字只是說人不能盡孝道猶大學事有終始之終始字泛說更活或有始無終或始終俱不能孝皆是無終始如此則禍必及之而夫子反言以致其決故云未之有　又一說無者無論也不及者力不足也人之行孝於其始則力足於始於其終則力足於終無論爲終爲始而患力不及者未之有也力未有不及者也備考

旨用天之道三句總提出養父母爲主庶人無別能只是養父母而已此章分兩截上言庶人之孝下總結五孝

講此言庶人之孝而總結之也春夏秋冬天之道也用天之道而順時令以爲耕耘收藏高下燥溼各有所宜地之利也分地之利而別土宜以種禾黍菽麥如是有以足衣食矣而又必謹慎持身而不敢肆節省財用而不及侈以奉養其父母節用則甘旨不匱有以養口體而謹身不貽親憂又有以養志庶人之孝不過如此而已　合而觀之人能力於行孝不求福而福至不然則有患矣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若不盡力所事孝無終始而禍患不及其身併見於家國天下者未之有也可不畏哉

三才章第七

疏天地謂之二儀兼人謂之三才曾子見夫子陳說五等之孝既畢乃發歎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歎美乃爲說天經地義人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孝之後

本義大全前章之語已終因曾子贊之而復極言本孝立教之義其下七章皆推廣此意而反覆言之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天之經俱無也字今文爲三才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

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注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爲大也 經常也利物爲義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爲義也 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爲常行也 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疏高謂天子卑謂庶人言曾子既聞夫子陳說天子庶人皆當行孝始知孝之爲大也經常也利物爲義者經常卽書傳通訓也易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是利物爲義也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者鄭注論語云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案周易曰常其德貞孝是人之常德也若三辰運天謂日月星辰以時運轉於天釋名云土者吐也言吐生萬物周禮五土十地之利言孝爲百行之首是人生有常之德若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有常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爲利則知貴賤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貴法則於天地然此經全與左傳鄭子太叔答趙簡子問禮同其異一兩字而已明孝之與禮其義同 天有常明者謂日月星辰明臨於下紀於四時人事則之以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故下文云則天之明地有常利者謂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晨羞夕膳色養無違也故下文云因地之利此皆人能法則天地以爲孝行者故云亦以孝爲常行也上云天之經地之義此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者爲地有利物之利亦是天常也若分而言之則爲義合而言之則爲常也 法天明以爲常釋天之明也因地利以爲義釋地之利也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者經云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則以政教相就而明之嚴肅相連而釋之從便宜省也

第152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

陳注經常也天以生覆爲常故曰經義宜也地以承順利物爲宜故曰義則法也因憑也依也肅戒肅嚴威嚴也曾子因夫子陳說五孝而深歎其大故夫子以彌大之義告之言孝之爲道雖出於人心然天爲乾父不能外之以爲生覆之經地爲坤母不能外之以爲承順利物之義民生天地之閒不能外之以爲慈愛敬順之行是孝乃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夫以孝爲天地經常之理而民於此取法而爲行則孝本天下人心之所本然固有者故聖人上法天道之常明下因地道之義利惟順乎天下本然愛敬之孝

而導之是以敷之爲教則不待戒肅而自成發之爲政則不假威嚴而自治也

本義大全此因曾子之贊而推言之以明本孝立教之義曾子平日以保身爲孝不知孝之通於天地其大如此故極贊之而孔子言民性之孝原於天地天以生物覆幬爲常故曰經地以承順利物爲宜故曰義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卽是孝乃民之所當躬行者故曰民之行　孝者天地之常經而民所取以爲法則者但民不能自則聖人乃則之也經故常明義故利物則其明因其利以順天下愛敬之心而立之政教是以教不待戒肅而成政不待威嚴而治者無他也蓋以孝爲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是以化之神如此　上言天之經地之義下言天地之經而義在其中矣下又變經言明變義言利經常明義利物非有二也皆文法錯綜極變化之妙非聖人不能道或改利爲義非也　董鼎曰天以陽生物父道也地以順承天母道也天以生覆爲常故曰經地以順承爲宜故曰義人生天地之閒稟天地之性如子之肖象父母也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慈愛恭順卽所以爲孝　朱鴻曰孝之爲道

在天爲常經一定而不可易在地爲大義裁制而得其宜在民爲懿行五常由之而爲德之本　草廬吳氏曰孝者天地之理民效法而行之旣分言天經地義又總言天地之經則義在其中矣

按天經地義只宜就人說不宜實說天地注疏三辰運天五土分地殊無謂陳注天生覆地承順亦是以孝屬天地說呂氏用董鼎之說謂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訓到性上便覺親切而仍以天生覆地承順作推原愚意以爲尤多一折不如只就性說蓋天地生人卽賦以性孝是性中帶來乃天地所

賦予之理此理經常便是天之經此理合宜便是地之義經義只是說在人之孝不必屬之天地也經義亦可互說故下文只云天地之經　夫孝稍斷乃天之經地之義民之所當行者也以人爲主　天地之經可補義字民則見成說惟其在人性中爲天經地義故則之以爲行　上面天經三句平列而天地之經串說其實上三句卽有串意也　民是則則字照中庸率性率字看　則天明因地利就上邊人說孝之理原於天地至明而且利先王則之因之以順天下之人心而爲政教則因固是有力字然亦不大費力只是照依此理去做耳明跟經經常也合明字說只是有常故明耳利跟義義宜也合利字說只是得宜故便利耳利字卽孟子以利爲本之利注疏引易利物和義爲說深過一層矣至於以日月星辰言明山川原隰言利總屬不切順天下應上民行句順天下所以教之故接教說教須政以輔之故並說政不肅不嚴以其順也　天經地義云云與子太叔論禮同孰爲本文孰爲引用不可辨朱子疑之非苛論也今只順文爲訓耳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

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注見因天地教化人之易也君愛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陳說德義之美爲衆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睦矣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矣

疏言先王見因天地之常不肅不嚴之政教可以率先化下人也故須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風教無有遺其親者於是陳說德義之美以順教誨人則人起心而行之也先王又以身行敬讓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德而不爭競也又導之以禮樂之教正其心迹則人被其教自和睦也又示以好者必愛之惡者必討之則人見之而知國有禁也

陳注先王泛指古先帝王見教之可以化民承上因天地之常經而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來言先王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斯民則人知愛親而無有遺棄其親者陳說德義之美以教誨斯民則人爲興起而未有不勉於行者先之以恭敬謙讓而爲斯民之倡則人相敬讓而不爭導之以五禮六樂而旌

陶淑之教則人皆秩然有禮雍然順適而和睦又示之以爲善者之必好爲不善者之必惡則人知國禁而不犯總見先王之順天下以化民而民之速化如此以結上文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之義也本義大全教承上不肅而成之教言政教皆可以化民而以孝立教其化尤神是以先王有見於此而必身先之也博廣也謂廣其愛於親也遺棄也陳布也導引也示昭明之也禁知所禁止而不敢犯也博愛敬讓以身前乎民故兩曰先之德義之美可布故陳之禮節樂和有節文聲容可引故導之善當好惡當

惡善有慶惡有刑可以昭明勸戒故示之此五者皆則天地之經以孝教民之目也民之化之捷於影響甚矣教之可以化民也

按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分言之則爲教爲政合言之政亦是教故承上但言教可化民下文先之以博愛五句總是教而政在其中雖不專指孝皆是順天下而教之也所以推其類而悉數之以申明政教不肅不嚴之義　疏謂身行博愛之道陳注用之注謂君愛其親呂氏大全用之謂廣愛其親而極中其說引證多端愚意終不敢謂然蓋博愛二字雖以加

之於親也時講謂博愛其民於博愛字義爲順爲上者身先之以博愛其民說箇先之便有民與愛意在內民皆知愛豈有遺其親者乎博愛卽仁也上仁則下亦仁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與此意相合　莫遺其親於孝爲切故爲五句之首下面興行不爭和睦知禁皆推開說邢注於是陳說又先又導又示數虛字可玩　兩先之身教也陳之導之示之言教也與行之行卽德義也爭與敬讓反禮樂陶淑故和睦示好惡總是禁民爲惡故云知禁好惡當屬上說邢疏陳德義以大臣言覺添設　時講或云先敬讓後導

以禮樂則是此二句相連非五句平列口氣矣不可從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注赫赫明盛貌尹氏爲太師周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

疏孔安國曰具皆也爾女也古語或謂人具爾瞻則人皆瞻女也　此章上言先王下引師尹則知君臣同體相須而成者謂此也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故斷章引太師之什今不取也

陳注引詩之意蓋言先王之在上者能教以化民而

爲民所瞻仰故民爲之速化也此借師尹以深贊夫先王也

本義大全引詩小雅節南山篇以證教明於上民化於下之意　鄭氏注義取大臣助君行化邢氏注謂君臣同體相須而成殊非維祺按大學平天下章亦引此詩朱子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又曰古人引詩多斷章取意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

按汪疏大臣助君似多一折不如陳注作借師尹贊先王爲是然不但贊也有儆戒意

旨按天經地義民行云云推原孝本人性而爲所當行歸重在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三句政教所以順天下下文推原政教總以見順天下之意

章名三才是後人所加勿泥

講此章言孝道原於天地而先王順人之性以爲教也曾子聞五孝之詳乃歎曰孝道天下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又推其大之義以告之曰夫孝之理其於人心而秉賦由於天地乃天地之至理也於天爲經常於地爲合宜於人爲所當行也合三者言之蓋孝乃天地經常之理爲人之性而人於是則之率性而行也然人爲氣拘物蔽有不能盡則者聖人乃則天常明之理因地便利之理以順人心固有之性而教之使知所以爲行焉惟其爲順也是以其教不待戒肅而自成其教民之政不待威嚴而自治人無有不孝也　夫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如此教之可以化民也彰彰矣先王有見於此是故其爲教非一端而已也務身先之以博愛其民使民皆知愛愛莫切於愛親莫有遺棄其親而不愛者矣又爲之陳說如何是德如何是義以使民行而民皆興起以德義爲行矣又身先之以恭敬謙讓而民皆敬讓無爭競矣又引導

之以禮節樂和而民被陶淑皆和睦矣又示之以善有賞爲所當好惡有刑爲所當惡而民皆知禁止不敢爲惡矣凡此者皆順天下以爲教故不肅而成不嚴而治也　夫化民者固民所瞻仰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有云赫赫然太師尹氏民皆於爾瞻仰之也師尹尚爲民所瞻仰况人君乎若先王者可謂不愧爲民瞻仰矣

孝治章第八

疏夫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
地順人情以爲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
次三才之後也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失於臣妾爲侮於臣妾故
明王之以孝治也如此無也字今文爲孝治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
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注言先代聖明之王以至德要道化人是爲孝理小
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尚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

廣敬也萬國舉其多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懽
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

疏此章之首稱子曰者爲事訖更別起端首故也言
昔者聖明之王能以孝道治於天下大孝接物故不
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五等之君乎言必禮敬之明
王能如此故得萬國之懽心謂各修其德盡其懽心
而來助祭以事其先王經先王有六焉一曰先王有
至德二曰非先王之法服三曰非先王之法言四曰
非先王之德行五曰先王見教之此皆指先代行孝
之王此章云以事其先王則指行孝王之考祖　此

釋孝治之義也昔者非當代之名明王則聖王之稱
也是汎指前代聖王之有德者經言明王還指首章
之先王也以代言之謂之先王以聖明言之則爲明
王事義相同故注以至德要道釋之　五等諸侯則
公侯伯子男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
也言斥候而服事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
也言字愛於小人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爵則
上皆勝下若行事亦互相通舜典曰輯五瑞孔安國
曰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則堯舜之代已有五等諸
侯也五等公爲上等侯伯爲次等子男爲下等則小

國之臣謂子男卿大夫況此諸侯則至卑也曲禮云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諸侯言列國者兼
小大是小國之卿大夫有見天子之禮也言雖至卑
盡來朝聘則天子以禮接之按周禮掌客云上公饔
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
牢飧三牢三等其五等之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
唯上介有禽獻其卿大夫士有特來聘問者則待之
如其爲介時也是待諸侯及其臣之禮也是皆廣敬
之道也　詩書之言萬國者多矣亦猶言萬方是舉
多而言之不必數滿於萬也皇侃云春秋稱禹會諸

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禹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而置九州九州之中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計有萬國也因引王制殷之諸侯有千七百七十三國也孝經稱周諸侯有九千八百國所以證萬國爲夏法也信如此說則周頌云綏萬邦六月云萬邦爲憲豈周之代復有萬國乎今不取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歡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者言明王能以孝道理於天下則得諸侯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各以其職來祭謂天下諸侯各以其所職貢來助天子之祭也

陳注夫子言昔者明王之以孝道而治理天下也推其愛敬之心至於附庸小國之臣尚不敢有所遺忽而況於公侯伯子男大國之臣乎以此之敬所以合天下大小萬國之衆而皆得其歡悅之心以此事奉其先王則尊養之至而明王能以孝道倡其化於上矣

本義大全此又廣上文教可化民之意而極言之言明王見理最明故以孝治天下愛敬其親不敢惡慢於人雖小國之臣尚不敢忘況公侯伯子男五等之諸侯乎故得萬國歡悅之心尊君親上同然無閒

人心和而王業固社稷靈長世德光顯以此事其先王孝道至矣教之本立矣　草廬吳氏曰天子諸侯無生親可事故以事其先王先君爲孝或曰子謂天子諸侯無生親可事獨無母存者乎曰聖人立言舉尊以包卑故上章及此章與中庸論武王周公皆以宗廟事死之孝而言若有母存則事生之孝固在其中　維祺按草廬謂無生親可事又云有生母可事然謂之明王則豈必無一王有生親可事乎如舜之瞽瞍漢高之太上皇非生親耶此特舉其重者而言生父生母固在其中不然下何以言生則親安之也其生則親安獨爲卿大夫以下發耶　又按鄭氏謂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言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歡心以其職來助祭祺謂得歡心所包者廣不止言助祭

按以孝治天下以字有力趕至子男乎語氣方住下用故字接是轉語孝治處全在不敢遺云云非以得萬國歡心事先王方爲孝治也以小國之臣形出五等諸侯皆不敢遺忽陳注以五等諸侯之臣言未是敬禮徧於萬國故能得其歡心事先王還是明王自事萬國皆歡心而明王所以事先王者尊養無遺憾

矣助祭之說呂氏已辨之　草廬吳氏以得萬國之歡心爲孝之效驗乃所以見其事先之孝其說未然還是得萬國歡心以事先王方完得孝之分量耳得萬國歡心貢獻亦所應有但事先王不專在此親安鬼享在後此處且就事之無憾說勿犯安享意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

注理國謂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況知義理之士乎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歡心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

疏此說諸侯之孝治也言諸侯以孝道治其國者尚不敢輕侮於鰥夫寡婦而況於知禮義之士民乎亦言必不輕侮也以此故得其國內百姓歡悅以事其先君也　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諸侯之國上言明王理天下此言理國故知諸侯之國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者按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天下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則知鰥夫寡婦是國之微賤者也言微賤者君尚不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釋經之士民詩彼都人士左傳曰多殺國士此皆謂指有知識之人不必居官受職之士謂民中知禮義者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歡心者此言諸侯孝治其國得百姓之歡心一國百姓皆是君之所統理故以所統言之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者祭享謂四時及禘祫也於此祭享之時所統之人則皆恭其職事獻其所有以助於君故云助其祭享也

陳注一命以上爲士諸侯皆有卿大夫止言士者舉小以見大耳百姓謂百官宗族先君始受命爲國君者也夫子言諸侯分治一國者也當體明王孝治天下之心而亦以孝治其國推其愛敬之心以及於國

人即至於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慢之而況於士民乎以此之故所以合國中百官族姓之衆無不得其歡悅之心以此事奉其先君則可謂能體明王孝治之心以爲心而成化於國矣

本義以此教諸侯而治一國者不敢侮慢於無妻之鰥無夫之寡況知禮義之士與齊民乎緣此故得一國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

按鰥寡是窮民士民之民是平民有分　百姓指民以下該上陳注以爲百官族姓未是　事先君亦不必言助祭享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注理家謂卿大夫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貴者卿大夫位以才進受祿養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歡心助其奉養

疏說卿大夫之孝治也言以孝道理治其家者不敢失於其家臣妾賤者而況於妻子之貴者乎言必不失也故得其家之歡心以承事其親也　理家謂卿大夫者案下章云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禮記王制曰上大夫卿則知治家謂卿大夫臣妾

家之賤者按尚書費誓曰竊馬牛誘臣妾孔安國云誘偷奴婢既以臣妾為奴婢是家之賤者也妻子家之貴者案禮記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妻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妻子家之貴者也　卿大夫位以材進者案毛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是位以材進也受祿養親者受其所禀之祿以養其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歡心者謂小大皆得其歡心小謂臣妾大謂

妻子也助其奉養者案禮記內則稱子事父母婦事舅姑日以雞初鳴咸盥漱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問衣燠寒饘酏酒醴芼羮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此皆奉養事親也天子諸侯繼父而立故言先王先君也大夫唯賢是授居位之時或有俸祿以逮於親故言其親也注順經文所以言助其奉養此謂事親生之義也若親以終沒亦當言助其祭祀也明王言不敢遺小國之臣諸侯言不敢侮於鰥寡大夫言不敢失於臣妾者劉炫云遺謂意不存錄侮謂忽慢其人失謂不得

其意小國之臣位卑或簡其禮故云不敢遺也鰥寡人中賤弱或被人輕侮欺陵故云不敢侮也臣妾營事產業宜須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明王況公侯伯子男諸侯況士民卿大夫況妻子者以王者尊貴故況列國之貴者諸侯差卑故況國中之卑者以五等皆貴故況其卑也大夫或事父母故況家人之貴者也

陳注夫子又言卿大夫各治一家者也亦當體明王孝治天下之心而以孝治其家推其愛敬之心卽下及於臣妾曾不少失其心彼疏賤者尚如此而況於

妻子之親貴者乎以此之故所以合一家之衆無貴
無賤無親無疏而各得其歡悅之心以此事其父母
則可謂能體明王孝治之心以爲心而成其化於家
矣
本義大全以此教卿大夫士庶人而治一家者不敢
有愆失於臣僕妾侍之疏賤況妻子之貴而親乎緣
此故得一家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此二段皆言明
王孝治天下之教有以感化之非謂中一節爲諸侯
之孝末一節爲卿大夫士庶之孝也如此看方爲周
帀且觀末節結語云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可

見
按不敢遺不敢侮不敢失自是推愛敬於親之心以
及之所謂以孝爲治也　以一家言若治家不善人
獲怨心則親必不喜中庸所謂宜室家樂妻孥方得
父母順正是此意國與天下可推矣　事其親是自
己事不可謂助養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注夫然者上孝理皆得歡心則存安其榮沒享其祭
上敬下歡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
亂無因而起言明王以孝爲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
之故致如此福應
疏此總結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孝治也言明王孝治
其下則諸侯以下各順其教皆治其國家也如此各
得歡心親若存則安其孝養沒則享其祭祀故得和
氣降生感動昭昧是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災害之
之萌不生禍亂之端不起此謂明王之以孝治天下
也能致如此之美　皇侃云天反時爲災謂風雨不
節地反物爲妖妖卽害物謂水旱傷禾稼也善者逢
殃爲禍臣下反逆爲亂也　按上文有明王諸侯大

夫三等而經獨言明王孝治如此者言由明王之故
也則諸侯以下奉而行之而功歸於明王也故致如
此福應者福謂天下和平應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陳注生謂父母存時祭謂沒後奉祀安者其心無憂
享者其魂來格也人死曰鬼氣屈而歸也災害如水
旱疾疫之類生於天者禍亂如賊君弑父之類作於
人者上文旣言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以孝治天下國
家而得人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先公與親此又總承
上文而言夫惟如此故生而養則親安之沒而祭則
鬼享之是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和則無乖戾之氣

而災害不生平則無悖逆之爭而禍亂不作總緣明王身爲率行孝道於上而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有如此之美也

本義承上三節誠然故親生而存則安其養而心志和親歸而鬼則享其祭而魂魄寧盡天地間無一非孝所薰蒸心和氣和天地之和應之天下無不歸於太和蕩平而災害禍亂自潛消默化矣　故總結之曰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蓋由天子身率於上諸侯以下儀而行之故能如此也

按夫然讀斷生則親安承事其親祭則鬼享承事先

王先君亦只是大概如此說不可泥定　天下和平云云似不干親安鬼享之事總是從不敢遺不敢侮不敢失以得歡心來　舊注云上敬下歡訓夫然二字存安沒樂謂生祭二句人用和睦以致太平云云謂天下和平三句上敬下歡貫下兩層非以人用和睦承存安沒享也　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比首節推開一層首節以孝治天下只就不敢遺說此處則連諸侯卿大夫皆明王之孝治所及也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注覺大也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

疏夫子述昔時明王孝治之義畢乃引大雅抑篇贊美之也

按覺訓大爲是呂氏大全引虞德園之說以覺爲良知交徹的妙處是姚江一派話大抵呂忠節之學自姚江而晴川而西川而雲浦淵源有自故未免多引王門諸人之說以江孝經耳　先王以孝治天下有大德行也諸侯卿大夫各以孝治四國順而行之也

旨按此章重明王以孝治天下句故首尾兩提此語

明王孝治天下有數層意當分析不敢遺小國之

臣是明王推愛敬以及人正是以孝去治天下得萬國歡心以事先王是以孝治天下而益成其孝也諸侯卿大夫又是因明王之孝治而各以孝治總成明王之孝治也親安鬼享至禍亂不作是說效

講此言孝治以見孝之大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不止自盡其孝而其以孝治天下也推愛敬之心以及人雖小國之臣來朝亦隆其禮遇不敢遺棄而況於見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君有不隆其禮遇者乎不敢遺故能得萬國之歡心同然無閒王業鞏固社稷靈長以事其先王而何非明王之孝乎　諸侯法明王

之孝治天下而以孝治其國卽其國中鰥寡無告之人亦不敢侮慢而況於爲士民者敢侮慢乎不敢侮故能得國中百姓之歡心國祚久安以事其先君而益成其孝矣　卿大夫法明王之孝治天下而以孝治其家卽其家中僕婢至賤之人亦不敢失其意而況於妻子之貴者敢失其意乎不敢失故能得其家人之歡心門內雍穆以事其親而益成其孝矣　夫惟不敢遺不敢侮不敢失而得歡心有然故以之事親於生則親安之事先王先君於旣沒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氣翔洽太平無事天運之災害不生人事

之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其極功至如此　夫明王之孝治明王之德行也諸侯卿大夫之孝治四國之效明王也詩大雅抑之篇有云一人有大德行爲之標準則四國皆順之而行以觀孝治詎不然哉

孝經詳說卷二終

孝經詳說卷三

牟陽冉覲祖輯撰

聖治章第九

疏此言曾子聞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否夫子因問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無以加於孝多其字來祭多助字父子之道二句有子曰無二也字故不愛其親句有子曰無故字君子不貴也爲君子所不貴言思行思之思古文爲斯餘同今文爲聖治章　朱子

曰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旣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雜祺按孔子述而不作觀此文與左傳語皆極精則或古有是言而孔子述之耶或孔子言之左氏述以用之於傳借古人名字發自己議論所謂左氏之言

夸也又按孔子文言元者善之長也等語皆極精而左氏則取爲穆姜之言可以穆姜之言遂疑文言雜取左傳耶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注參聞明王孝理以致和平又問聖人德教更有大於孝不

疏夫子前說孝治天下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言德行之大也　曾子問曰聖人之德更有加於孝乎乎猶否也

陳注聖人以在位者言之　曾子有推廣之思而爲此問

本義此又極言孝之大者而聖人因以立教也曾子旣聞孝道之大與孝治極至之效故有此問

按聖人之德德字或云承上有覺德行而問引詩只是借證非所重不當泥

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注貴其異於萬物也孝者德之本也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爲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謂父爲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

疏夫子承問而釋之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唯人最貴也人之所行者莫有大於孝行也孝行之大者莫有大於尊嚴其父也嚴父之大者莫有大於以父配天而祭也言以父配天而祭之者則文王之子成王叔父周公是其人也　夫稱貴者是殊異可重之名按禮運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是異於萬物也　萬物資始於乾者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人倫資父爲天者鄭立曰父者子之天也杜預

左氏傳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人倫資父爲天也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者尊謂崇也嚴敬也父旣同天故須尊嚴其父是孝行之大也謂父爲天雖無貴賤者此將釋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先張此文言人無限貴賤皆得謂父爲天也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者但以父配天徧檢羣經更無殊說按禮記有虞氏尙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之禮無二尊旣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文王配之是周公嚴父配天之義

也亦所以申文王有尊祖之禮也經稱周公其人注
順經旨故曰始自周公也
陳注周公名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食
采於周位居三公故稱周公　天地之性人爲貴者
謂天地生人與物皆有一副當然之理是之謂性然
人得其全物得其偏是人爲天地之心而萬物之靈
故云然也人之百行多端而以孝爲本故曰人之行
莫大於孝承之以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者言人子之孝其親者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
父尊敬其父者亦無所不至而莫大於配享上天也

蓋上天之尊尊無與對而能以己之父與之配享則
所以尊敬其父者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矣然仁人
孝子愛親之心雖無窮而立經陳紀制禮之節則有
限自古及今惟周公輔佐成王始行配天之禮故曰
則周公其人也
本義大全孔子言人與物均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天
地之理以成性然物得氣之偏其質蠢人得氣之全
其質靈是以人能全其性以與天地參而物不能也
故天地之性惟人爲貴　然人之所以貴者以此性
而性之德爲仁義禮智皆統於仁仁主於愛愛莫先

於愛親故人之行莫大於孝貴則不容自賤大則不
容自小　孝之大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
敬其父無所不至而莫大於以父配享上天惟天爲
大至尊無對而以己之父配之則尊敬之者至矣仁
人孝子愛親之心無窮而禮制有限卽前代有勢位
可以自盡者不知制爲此禮求其盡孝之大而得自
盡此心能自盡此禮者惟周公其人而已　象山陸
氏曰人生天地之閒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爲
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
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爲惟

夫陷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於利
欲而良貴由是寖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
爲貴則所以曉之者至矣
按天地之性人爲貴此孝經言性處最爲緊關必得
此語方見得孝原於性而非後來添設也郝疏只以
性爲生是不知性之說陳注乃以性爲當然之理及
呂氏大全其說益明蓋天地生人生物皆賦以性而
其理最全者則人也故人爲貴　人之行卽是率性
爲行　陸象山只說陰陽五行純是氣一邊不肯說
出理字故先儒謂象山不識性　嚴父嚴字著力謂

嚴敬其父也　嚴父配天極其大者言之猶孟子說舜尊養之至非可例論　此先提起周公下文詳其事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注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言無大於孝者

疏前陳周公以父配天因言配天之事自昔武王既崩成王年幼卽位周公攝政因行郊天祭禮乃以始祖后稷配天而祭之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之時乃尊其父文王以配而享之尊父祖以配天崇孝享以致敬是以四海之內有土之君各以其職貢來助祭也旣明聖治之義乃總其意而答之也周公聖人首爲尊父配天之禮以極於孝敬之心則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是言無以加也　后稷周之始祖者按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

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藉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爲兒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后稷曾孫公劉復修其業自后稷至王季十五世而生文王受命作周按毛詩大雅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是也郊謂圜丘祀天者此孔傳文祀祭也祭天謂之郊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言以冬至之後日漸長郊祭而迎之是建子之月則與經俱郊祀於天明圜丘南郊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者按文王世子稱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

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則郊祀是周公攝政之時也公羊傳曰郊則何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主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言祭天則天神爲客是外至也須人爲主天神乃至故尊始祖以配天神侑坐而食之按左氏傳曰凡祀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而鄭注禮郊特牲乃引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然則春分而長短分矣此則迎在未分之前至謂春分之日也夫至者是長短之極也明

分者晝夜均也分是四時之中啓蟄在建寅之月過至而未及分必於夜短方爲日長則左氏傳不應言啓蟄也若以日長有漸郊可豫迎則其初長宜在極短之日故知傳啓蟄之郊是祈農之祭也周禮冬至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木德威仰木帝以后稷配蒼龍精也韋昭所著亦符此說惟魏太常王肅獨著論以駁之曰按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又曰禘大祭也謂五年一大祭之名又祭法祖有功宗有德皆在宗廟

本非郊配若依鄭說以帝嚳配祭圜丘是天之最尊也周之尊帝嚳不若后稷今配青帝乃非最尊實乖嚴父之義也且徧窺經籍並無以帝嚳配天之文若帝嚳配天則經應云禘嚳於圜丘以配天不應云郊祀后稷也天一而已故以所在祭在郊則謂爲圜丘言於郊爲壇以象圜天圜丘卽郊也郊卽圜丘也其時中郎馬昭抗章固執當時勅博士張融質之融稱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斥周人之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然則周禮圜丘則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卑事地安能復

得祀帝嚳於圜丘配后稷於蒼帝之禮乎且在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說爲長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者按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者五方上帝卽是上帝也謂以文王配五方上帝之神侑坐而食也按鄭注論語云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爲五帝舊說明堂在國之

南去王城七里以近爲媒南郊去王城五十里以遠爲嚴五帝卑於昊天所以於郊祀昊天於明堂祀上帝也其以后稷配郊以文王配明堂義見於上也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鄭玄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按史記云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卽明堂也明堂起於黃帝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曰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按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戸八牖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云明堂上圓下方八牖四闥考工記曰明堂五室稱九室者或云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也三十六戸取象六甲子之爻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牖者卽八節也四闥者象四方也稱五室者取象五行皆無明文也以意釋之耳此言宗祀於明堂謂九月大享靈威仰等五帝以文王配之卽月令云季秋大享帝注云徧祭五帝以其上言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九月西方成事終而報功也

君行嚴配之禮者此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天是也德教刑於四海海

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者謂四海之內六服諸侯各修其職貢方物也按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廟中將幣三享又曰侯服貢祀物鄭云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注云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云尊彝之屬也采服貢服物注云玄纁絺纊也衛服貢材物注云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云龜貝也此是六服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又若尚書武成篇云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籩豆亦是助祭之義也

陳注郊祀祭天也祭天於南郊故曰郊宗祀謂宗廟之祭也后稷名棄周之始祖舜嘗命爲稷正使教民播種百穀始封於邰爲諸侯以君其國故稱曰后稷也文王名昌武王之父明堂王者出布政治之堂也天以形體言上帝以主宰言天也帝也一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謂郊祭天則后稷配祭而尊后稷猶乎天宗祀祭上帝則以文王配祭而尊文猶夫上帝也周公之所以尊敬其祖父者如此是以德教刑於四海而四海之內爲諸侯者各以其職之所當然皆來助祭敬供郊祀之事夫以孝推之至於配天而又盡得四表之歡心以事其親孝之大也誠可謂至極矣則夫聖人之德又有何者可以加

於孝乎
本義大全郊南郊祭天也宗謂別立一廟爲百世不祧之宗也四海之內謂四方諸侯其職謂貢物來祭來助祭也言周公制禮旣郊祀后稷以配天猶必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爲百世不遷之宗此禮一定文王世世得以配天此周公所以獨能遂其嚴父之心也至此而孝親之心始無遺憾然亦因其功德禮所宜然非私意此孝之極至大而無以復加者蓋極言孝之大至於如此非謂人人皆必如此而後爲孝也　按詩周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

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蓋周人尊后稷以配天故郊祀而頌之也又按詩周頌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又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旣右享之又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周人宗祀文王之詩也合觀思文我將二詩則知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非至孝何以能此　按朱子謂傳釋孝德之本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辭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

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也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卽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　祺按此極論道之大至於配天卽中庸孔子稱舜大孝武達孝極論之至於爲天子宗廟饗子孫保追王上祀等事非謂人人皆可有今將之心也蓋此章與中庸論大孝文王無憂武王周公達孝例同看　陽氷李氏曰此言周公制禮之事爾猶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也周

公制禮成王行之自周公言則嚴父成王則嚴祖也
　司馬溫公曰周公制禮文王適其父故曰嚴父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禮不敢踰也書祖己曰典祀無豐于昵孔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漢以高祖配天光武配明堂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然不敢推以配天近世明堂皆以父配此乃誤識孝經之意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　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生帝者生物之祖故

推以爲配而祭祀於明堂　草廬吳氏曰宗者文王之廟天子七廟祖廟一昭廟三穆廟三祖廟百世不毀昭穆六世後親盡則祧其有功德當不祧者謂之宗武王成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三廟康王昭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二廟穆王共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一廟懿王時文王親盡在三穆之外以其不當祧也故於穆廟北別立一廟以祀文王是名爲宗不在六廟之數穆王以前文王雖未別立廟遞居三穆廟中然卽其所居之廟亦名爲宗蓋初祔廟時已定爲百世不祧之宗故也明堂者廟之前堂凡廟之制後爲室室

則幽暗前爲堂堂則顯明故曰明堂享人鬼尚幽暗則於室祀天神尙顯明故於堂上帝卽天也祀之於郊則尊之而曰天祀之於堂則親之而曰帝冬至於國門外之南郊築壇爲圜丘祀天而以始祖后稷配季秋於文王廟之前堂祀帝而以文王配后稷封於邰周家有國之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周家有天下之始故以后稷配天文王配帝也此禮一定而周公之父世世得配天帝此周公所獨能遂其嚴父之心也

按上文云嚴父當以明堂配上帝爲主因舉禮制連后稷言之　上帝卽天非謂五帝注疏不必泥陳注爲是　但舉其職則貢物在內　孝之量至此方無可加非謂人之孝皆當如此也呂忠節以舜大孝武周達孝爲比極是　朱子是爲世立坊之意亦當善看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注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

傅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痾懸衾篋枕以教愛也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施政教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本謂孝也

疏此更廣陳嚴父之由言人倫正性必在蒙幼之年教之則明不教則昧言親愛之心生在其孩幼膝下之時於是父母則教示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故云以養父母日嚴也是以聖人因其日嚴而教之以敬因其知親而教之以愛故聖人因之以施政教不待嚴肅而自然成治也然其所因者在於孝也言本皆因於孝道也　親猶愛者

嫌以親爲父母故云親猶愛也膝下謂孩提之時者案內則云子生三年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右手孩而名之按說文云孩小兒笑也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故知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親愛之心生於孩幼之時者言孩幼之時已有親愛父母之心生也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者春秋左氏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方猶道也謂教以仁義合宜之道也其教之者按禮記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

出入門戶及卽席飮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又曲禮云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與之提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注約彼文爲說故曰日加尊嚴言子幼而誨及長則能致敬其親也　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故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也出以就傅者按禮記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鄭云外傅敎學之師也謂年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就師而學也按十年出就外傅指命士以上今此引之則尊卑皆然也趨而過庭以

教敬者言父之與子於禮不得常同居處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者此並約內則文按彼云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懸衾篋枕斂簟而襡之鄭注云須臥乃敷之也襡韜也是父母未寢故衾被則懸枕則置篋中言子有近父母之道所以教其愛也夫愛以敬生敬先於愛無宜待教而此言教敬愛者禮記樂記曰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是愛深而敬薄

也禮勝則離是嚴多而愛殺也不教敬則不嚴不教親則忘愛所以先敬而後愛也舊注取士章之義而分愛敬父母之別此其失也

陳注夫子答曾子之問盡矣此復申言聖人教人以孝之故也　言人子親愛父母之情已生於膝下孩笑之時以此至情而養其父母然隨其年之漸長則日加尊敬而尊卑之際又自有一定不可忽之分在焉此人子良心之發最爲眞切人皆有之不待學而能者聖人之立教亦惟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循其人性之固然而不加矯强故其教不待戒肅而自

成其政不待威嚴而自治民之大順有不期然而然者蓋孝爲德之本而聖人之因嚴教敬因親教愛總因之以立教焉是其所因者本也

本義大全承上言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而教可知矣此三節言因人愛敬之心而教之下三節言恐人失愛敬之心而必教之也親猶愛也與上文孝字相應下文因親之親卽因此也嚴敬也與上文嚴父之嚴相應下文因嚴之嚴卽因此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從此以奉養年漸稍長日加尊嚴於一日此人之本性良知良能也　聖人之教因其嚴敬之心以教之敬因其親愛之心以教之愛故所云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何以若是蓋以因其本然有此愛敬之心而教之非有加也　勉齋黄氏曰敬與愛皆事親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强爲也　朱鴻曰人稟天地之性性具愛敬之良夫膝下之時正孩提之童也便知親愛父母是愛之萌芽也嚴畏父母是敬之萌芽也　董鼎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聖人復恐其狎恩恃愛而易失於不敬於是因嚴教敬使愛而不至於褻又因親教愛使敬

而不致於疏此聖人所以有功於人心天理而扶植彝倫於不墜也　或曰其教所以不待整肅而成其政不待嚴厲而治者由所因者本也夫曰因則非强世曰本則非外鑠聖人何嘗不順羣情而勉强矯拂於其間　或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朱子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範亦好

按上文嚴父配天孝道固極其大然初無加於天地之性所以將故字接上云云上文從嚴父配天說開去此節復從性行上說來　親嚴卽愛敬二字之變文初時只知親稍長漸知嚴注疏父母教示一層不必用　養字只作事字看亦從初時說起　親嚴雖屬固有後恐失之故聖人因而教之使盡愛敬之道親嚴其心也教愛敬則有實事在　惟其爲固有所以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末句又補出本字卽謂本來之親嚴也　舊注云本謂孝陳注云孝爲德之本說孝固是其實以親嚴之本心言也呂氏本義說好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注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謂父爲君以臨於己恩義之厚莫重於斯

疏此言父子恩愛之情是天生自然之道父以尊嚴臨子子以親愛事父尊卑既陳貴賤斯位則子之事父如臣之事君父母生己傳體相續此爲大焉言有父之尊同君之敬恩義之厚此最爲重也　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則生愛敬之心是常道也既能尊嚴於親又有君臣之義故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謂父母爲嚴君也　續連也言子繼於父母相連不絕也

陳注此承上文所因者本也句而發明人子愛敬之情所以愛敬之故父子之道爲天性謂父子之愛原於天率於性而本於所固有然子之事父猶臣之事君其尊卑之分又自有截然不可忽者是父子之閒又有君臣之義也續者繼先傳後之謂也續莫大者父母生子子以生孫人倫繼續於此微父母則吾何所託生而人類幾滅矣然則人倫之大孰有大於父母者乎厚莫重者以父之親等君之尊而臨乎人子則恩義之罔極與天同高與地同厚莫有重焉者矣

此可見人子愛敬之當先所以莫有甚於父母也

本義大全此又承上而切言之父子之道其親也天性然也且其日嚴有君臣之義焉既親且嚴故人子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其體自連續從此一氣而世世接續其爲至親之續孰大如此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既爲至親又爲嚴君而臨乎我上其爲極尊而分義之隆厚孰重於此此愛敬之心所以不能自已也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强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閒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盡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問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　吳氏曰人子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其體連續是爲至親無有大於此者既爲我之親又爲我之君而臨乎上其分隆厚是爲至尊無重於此者

按父子之道意重在子愛父邊　父子之愛率其性之自然故曰天性　父子有君臣之義從父之尊吾

出　呂氏以天性屬親以君臣之義屬嚴分貼亦通然語氣須遞下爲妥　績是子績父莫大是從其績見得至親　依陳注是說子績父爲人倫之大覺泛君親臨之重君一邊親而兼君也　厚莫重焉依注只是恩之厚重呂氏以爲分義之隆厚言尊不言恩稍不同然呂氏之意以績莫大屬親以君屬嚴故主尊不主恩看來亦當遞說不得平分　績莫大承天性君親臨之承君臣之義此卻易見　父子一體相續故有天性之愛君臨於上故其義至重　厚以分義重爲妥　續莫大厚莫重所以不容不愛敬當

繳上文意下遂反言之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注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違此則於德禮爲悖也行教以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下無所法則也善謂身行愛敬也凶謂悖其德禮也言悖其德禮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

疏此說愛敬之失悖於德禮之事也所謂不愛敬其親者是君上不能身行愛敬也而愛他人敬他人者是教天下行愛敬也君自不行愛敬而使天下人行是謂悖德悖禮也惟人君合行政教以順天下之心今則自逆不行翻使天下之人法行於逆道故人無所法則斯乃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在謂心之所在也凶謂凶害於德也如此之君雖得志於人上則古先哲王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也　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者此孔傳也則天子章言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違此則於德禮爲悖者按禮記大學云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

知人君若違此不盡愛敬之道而教天下人行愛敬是悖逆於德禮也　善謂身行愛敬者謂身行愛敬乃爲善也凶謂悖其德禮者悖猶逆也言逆其德禮則爲凶也雖得志於人上君子所不貴者言人君如此雖得志居臣人之上幸免篡逐之禍亦聖人君子之所不貴言賤惡之也

陳注此反說爲上者愛敬之失而悖於德禮之事

悖德悖禮云者德主於愛禮主於敬故也

本義大全德主愛禮主敬愛敬之心原於一本故必愛敬其親而後推以愛敬他人則於德禮不悖而謂

之順若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敬他人雖亦似德似禮然其於德禮也悖矣悖則謂之逆則法也在居也教民者將以順示則而先自則於逆民又何所則乎夫順則爲善而吉逆則爲凶不居於善而皆居於凶德所以雖得志爲人上君子弗貴也　上言聖人此言君子互文也　虞氏淯熙曰績莫大焉誰比得這天性若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愛雖是德只叫做悖德厚莫重焉誰比得這大義若不敬其親反敬他人敬雖是禮也只叫做悖禮該順的道理反把來逆做誰去法則他不惟無以成教就是他的德看來是善已

不在善內矣凡道理順則吉逆則凶

按悖德悖禮悖於德悖於禮也　順字若就上說則字殊難安頓謂自則於逆不成話說謂令民則逆又於以順不聯不如以順字屬民謂欲令民以順而則我之逆民必不肯則我無則只作民不則爲是　民之順謂民本來是順的而卻令其則逆　逆字從兩悖字來　民無則只是上悖德悖禮無以示民處不在於善二句仍悖德悖禮意以結出君子不貴非另一層意　善字只作吉字與凶字對得志民上非初得位照邢疏幸免纂逐傾明　君子不貴是君子不肯如是下便接不然說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注不然不悖德禮也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人必悅也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君行六事臨撫其人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上正身以率下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政令行也

疏前說爲君而爲悖德禮之事此言聖人君子則不然也君子者須愼其言行動止舉措思可道而後言思可樂而後行故德義可以尊崇作業可以爲法威容可以觀望進退皆修禮法以此六事君臨其民則人畏威而親愛之法則而象效之故德教以此而成政令以此而行也　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可者事之合也道謂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服也劉炫云德者得於理也義者宜於事也得理在於身宜事見於外謂理得事宜行道守正故能爲人所尊也作謂造立也事謂施爲也易曰舉而措之

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言能作衆物之端爲器用之式造立於己成式於物物得其宜故能使人法象也容止謂禮容所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容以容爲禮官大夫是也威儀卽儀禮也中庸云威儀三千是也春秋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言君子有此容止威儀能合規矩按禮記玉藻云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鄭云反行也宜圜曲行也宜方是合規矩故可觀進則動也退則靜也易艮卦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進退則動靜也動靜不乖越禮法故可度也

言君施行六事以臨撫下人六事卽可度以上之事有六也左傳北宮文子對衛侯說威儀之事稱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因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又云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據此與經雖稍殊別大抵皆叙君之威儀也故經引詩云其儀不忒其義同也

陳注此承君子不貴句而表明君子之不然君子泛指聖帝明王道行也作爲也容主動止主靜言思可道謂必其言之可行於民者而後言行思可樂謂必其行之爲民所歡悅者而後行德義可尊謂立德行義不違正道而可爲民之尊崇作事可法謂制作事業動得物宜而可爲民之式法容止可觀謂威儀容貌合於規矩而可爲民之觀瞻進退可度謂周旋動靜不越繩尺而可爲民之軌度君子之謹其言行愼其動止舉措如此由是以其身而臨涖斯民則民畏其威而敬如神明愛其德而親如父母會極歸極如衆星之共北辰無不法則而象效故德教以此有成政令以此而行也

本義道言也蓋謂君子所貴者推愛敬其親之心以一歸之於順故其發於言措於行修於德義推於作事容止進退之間無非愛敬無非德禮以此臨御其民庶幾其順而可則矣是以其民皆嚴而畏之親而愛之則其所以爲順者而倣象之故德教成而政令行何待嚴肅哉然則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較著矣按上節爲逆此節爲順大全云一歸於順當玩但六事從愛敬推開說可道只是當言者言之陳注是作

世爲天下道道字解　作事孔疏以器用爲說可運之　容止陳注分動靜頗明謂動容與止而不動也邢疏禮容所止止字欠分曉　德教應前教不肅而成政令應前政不嚴而治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注淑善也忒差也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爲人法則

疏夫子述君子之德既畢乃引曹風鳲鳩之詩以贊美之言善人君子威儀不差失也

陳注詩言原美善人君子盛德之威儀此則借以贊美君子之能順人心而成其德教

按引詩似只結君子不然一節然須綰合教愛敬意方全　君子卽是淑人

旨本義大全此章首三節言聖人之德後六節言聖人之教本於德德生教教本德上下語似不屬意實相承　此章言義理廣大語意精深脈絡貫通原無可疑而疑者紛紛謂首三節與故親生之下字義似不聯屬維祺謂聖人之言固未可輕議也因前章極論孝道之大而曾子猶問有加於孝者孔子答以雖以周公盡愛敬之道至於如此亦非有加下因極言聖人以孝立教以明無加於孝之意上言莫大於孝

下親生之親因親教愛之愛與上孝字相應上言莫大於嚴父下日嚴之嚴因嚴教敬之敬與上嚴字相應父子之道天性七句又與上親生日嚴相應而因承上以起下也故不愛其親以下又反言以見愛敬之可以立教而遂以君子之教極言之也上言聖人有此愛敬之心而能自盡下言聖人因人皆有此愛敬之心而教之使各隨分自盡所謂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者以此

講意先鞭此章分四段看自天地之性至又何以加於孝乎是因曾子之問而舉周公祀父配天之事以

告之見得聖德無加於孝故親生之膝下以至君子不貴也是跟上文孝字而追原愛敬之所由起轉出聖人之施教立政以治天下本於因心之孝來君子則不然一段是詳敘聖治之事引詩乃以贊美之也

按此章因曾子之問而答之當以天地之性二句爲提頭本性以爲行正切德字而嚴父配天一段從大處說以見德無加於孝也人不能如周公之嚴父配天而各有其性各有其行故接之以親生膝下云云聖人因以教愛敬亦只是人之性也父子之道中言所以當教之愛敬不愛其親乃反言不愛敬其親到

民無則見得不能因民以教愛敬君子不然又正言能愛敬而民則以繳上教政不肅不嚴意言思可道六句推開説以見六事如此則必能愛敬其親而教民愛敬矣與三才章先之以博愛云云文法相似末引詩當以教愛敬爲儀成政教見不忒　呂忠節分德教以應首章亦可玩然以聖治名章當重在聖人教愛敬一截　或云前是聖人盡其性後是聖人教人盡其性

講此章論聖人之孝而並及於聖人之教孝也曾子問曰孝道之與孝治極至之效如此敢問聖人之德

其更無有加於孝之上者乎子曰孝之爲德蓋原於性也天地生人物各賦以性而人得其全故惟人爲貴人之率性爲行其行多端而莫大於孝此在人無不然也極推其量言之孝莫大於尊崇其父尊崇其父莫大於以其父配天則惟周公始制此禮爲其人也昔者周公制禮祭天於郊而以后稷配之祀上帝於明堂而尊文王爲宗以配之是以四海之內諸侯各以其職所當貢者來助祭配天而享萬國之祭如此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然嚴父之禮非人所可能而其性無不同也聖人則有以因性而教之

矣夫人自孩提便知親愛其父母是親愛之心原生之於膝下之時及其漸有知識以事奉其父母日有嚴敬之心聖人在上因其嚴而以敬親教之因其親而以愛親教之聖人之教不待戒肅而成其政不待威嚴而治蓋其所因者親嚴之心出於本性然也

聖人之教愛敬所以爲善因者蓋父子之道父愛子子愛父乃本於天性所固有也父尊子卑以言其分又有君臣之義也父母生此身一氣相續其恩莫有大焉親而兼君臨之於上分義隆厚莫有重焉此所以各有親嚴之心而聖人因之以教愛敬也　然教

民愛敬必先自愛敬其親方爲順理而民可則也故在上不自愛其親而教人愛親是反愛他人之親非德之本然謂之悖於德也不自敬其親而教人敬親是反敬他人之親謂之悖於禮也悖德悖禮則上先處於逆矣民性本順欲以其順而法我之逆民必不肯法之故無則焉如此則上之人凡事不居於吉而皆居於凶德雖得志在民之上而君子不以爲貴也

君子不貴故君子不肯如是教民愛敬必先自愛敬其親而且一無所苟言必思其可道者言之行必思其可令民樂者行之立德行義而可爲民尊崇作

事得宜可爲民之法式動容靜止可爲民之觀聽周旋進退可爲民之軌度如此以臨其民有順無逆是以其民畏其威而愛其德無不法則而象似之故能不肅而成其德教不嚴而行其政令也　夫教成政行豈不由君子之身教哉詩曹風鳲鳩之篇有云淑人君子其身之威儀無所差忒故可以正四國聖人順人心以參愛敬而又端其身教乃云不忒矣此所謂聖治也

孝經詳說卷三終

孝經詳說卷四

紀孝行章第十

牟陽冉覲祖輯撰

疏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也前章孝治天下所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故君子皆由事親之心所以孝行有可紀也故以名章次聖治之後或於孝行之下又加犯法兩字今不取也

陳注前數章俱統論乎孝治孝道此章則詳述乎孝子當行之事也

大全今文古文俱有古文孝子之事親下無也字三者不除上多此字今文爲紀孝行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注平居必盡其敬就養能致其歡色不滿容行不正履擗踊哭泣盡其哀情齊戒沐浴明發不寐五者闕一則未爲能

疏致猶盡也言爲人子能事其親而稱孝者謂平常居處在家之時當須盡其恭敬若進飲食之時怡顏悅色致親之樂若親之有疾則冠者不櫛怒不至詈盡其憂謹之心若親喪亡則擗號毀瘠終其哀情也

若卒哀之後當盡其祥練及春秋祭祀又當盡其嚴肅此五者無限貴賤有盡能備者是其能事親　平居謂平常在家孝子則須恭敬也案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至於父母之所敬進甘脆而後退又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爲難皆是盡敬之義也

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言孝子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皆須盡其敬安之心不然則難以致親之歡　禮記文王世子云王季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又下文記古之世子亦朝夕問於內豎其有

不安節世子色憂不滿容此注減憂能二字者以此章通於貴賤雖儗人非其倫亦舉重以明輕之義也

祭義曰孝子將祭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言將祭必先齊戒沐浴也又云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鄭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二人謂父母也言文王之嚴敬如此也

陳注致者推而致其極也病謂疾之甚也孝子之事親無一時無一事而不念及於親者其必平居則禮義祗肅盡其恭而不敢忽奉養則承顏順志盡其歡樂而不敢怠病則行止語默何所不致其憂喪則哭泣擗踊何所不致其哀祭則潔俎豆肅駿奔何所不致其嚴持此五者以事親而生存死沒咸備其道庶幾盡志於親而無愧於子矣故曰能事親也　此節乃紀孝子當行之孝以示勉也

本義大全敬者不敢慢也養謂奉養樂者悅親之志也憂憂慮不遑寧處也哀哀戚追念痛切也嚴謂竭誠齊戒精潔嚴肅也備此五者生事喪祭無一不盡其愛敬然後爲能事其父母若有不備不可謂能也

西山眞氏曰所謂居則致其敬者言子之事親須

當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也爲人而不敬天地必有雷霆之誅爲子而慢父母必有幽明之譴　所謂養則致其樂者言人子養親當順適其志使之喜樂也大凡高年之人心歡樂則疾病必少若中懷憂戚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已七十常著綵衣爲童兒戲於親側欲親之喜正以此也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王祥有母病三年衣不解帶親年既高不能無病人子當躬自侍奉藥必親嘗若有名醫不惜涕泣懇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剔肝割股然後爲孝蓋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反貽親憂　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爲切要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爲至如佛家追薦之說固茫昧難知然昔賢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苟明此理則供佛飯僧廣修齋事其爲無益灼然可知　沈氏鯉曰灌獻自兩事今人混而爲一蓋灌者方祭之時灌地降神求神於陰如燔膋蕭達臭牆屋求神於陽也逮三獻則神已來格矣而亦以灌地不野於禮乎　存古篇曰今世祭禮久廢無論水木本源之思弗忍恝然藉令人子甘肥頤養而其先人不獲沾一日之菽水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或曰吾貧不能備物也吾不能爲席以延贊禮者也噫祭固所自盡也大之牲醴珍錯小之採山釣水無不可以明孝也　又曰但有新味未薦祖先不可輒自入口　朱鴻曰父母平居之時人子當致其恭敬如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夔夔齊慄之類供養之時當盡其歡樂承顏順志聚百順以娛其心如斑衣戲綵而無所拂之類父母有疾當盡其憂豈惟醫禱畢備如行不翔言不惰色容不盛冠帶不服之類父母死喪當致其哀如擗踊哭泣號

呼徹天無已之類歲時祭祀當致其嚴如齊戒竭誠思其笑語居處之類　董鼎曰人有一身心爲之主士有百行孝爲之大爲人子者誠以愛親爲心而不忘事親之孝平居無事常有以致其敬則敬存而心存一敬既立遇養則樂遇病則憂遇喪則哀遇疾則嚴五者有一不備不可謂能然皆以敬爲本

按孝經一書不言事親儀文獨此五致該括無限而諸書亦多引五者條目詳覽之可知事親之道矣

五者平列爲正重首句敬字是別解　欒陳注盡其歡樂就子說與敬憂哀嚴相類頗優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注不驕當莊敬以臨下也不亂當恭敬以奉上也醜衆也爭競也不爭當和順以從衆也兵謂以兵刃相加三牲太牢也孝以不毀爲先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

疏此言居上位者不可爲驕溢之事爲臣下者不可爲撓亂之事在醜輩之中不可爲忿爭之事是以居上須去驕不去則危亡也爲下須去亂不去則致刑

辟在醜輩須去爭不去則兵刃或加於身若三者不
除雖復日日能用三牲之養終貽父母之憂猶爲不
孝之子也　醜衆釋詁文左傳曰師競已甚杜預云
競猶爭也故注以競釋爭也　左傳云晉范鞅用劍
以帥卒杜預曰用短兵接敵此則刀劍之屬謂之兵
也必有刃堪害於人言處儕衆之中而每事好爭競
或有以刃相讐害也　三牲牛羊豕也案尚書召誥
稱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云用
太牢也是謂三牲爲太牢也孝以不毁爲先者則首
章不敢毁傷也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者謂上居上而

驕爲下而亂在醜而爭之三事皆可喪亡其身命也
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者言奉養雖
優不除驕亂及爭競之事使親常憂故非孝也
陳注居上則當莊敬以臨下而不可驕矜爲下則當
恭謹以事上而不可悖亂在醜則當和順以處衆而
不可爭競此論人子保身以事親之常居上而驕則
失道而取亡爲下而亂則犯分而致刑在醜而爭則
啟釁而召兵此論人子危身以及親之禍三者不除
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者謂驕亂爭三者之不
能除則危亡之禍必至雖日具牛羊豕三牲之養以

進於親親得安坐而食乎故曰猶爲不孝也　此節
又紀不善之行以示戒也
本義大全言事親者既有五要猶有三戒　和靖尹
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范氏
曄曰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
主而養不可廢
旨本義此下二章承上文順逆之意而申言之言如
此則順而能事親如彼則逆而爲不孝爲罪爲大亂
此君子所以必教以順也聯絡上下章意
按此章上勉下戒大全五要三戒四字可用而上節

較重盡五要而又以三戒致其防也　善不善皆行
故統言紀孝行　此在孝經中切實言事親之道故
朱子謂之格言
講此紀孝行使人知所勉知所戒也子曰孝子之事
親也無所不致其極言平平居則致其恭敬而不敢
忽言乎奉養則致其歡樂而不敢違言乎親病則致
其憂慮而不敢安言乎親喪則致其哀痛而葬之以
禮言乎祭祀則致其嚴肅而非爲具文五者皆備然
後爲能事其親此孝行之善爲子者所當勉也　不
特此也事親者居上位則不驕矜爲下則不悖禮在

醜類之中則不可爭競若居上而驕則自取危亡爲下而亂則自致刑戮在醜而爭則自罹兵刃驕亂爭三者不除則亡刑兵之禍立至雖日用三牲之養養卽厚而貽親以憂猶爲不孝也此孝之不善爲子者所當戒也孝之節目固多而大端盡此一勉一戒中矣

五刑章第十一

疏此章五刑之屬三千案舜命臯陶云汝作士明于五刑又禮記服問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以其服有親疏罪有輕重也故以名章以前章有驕亂忿爭之事言此罪惡必及刑辟故此次之

陳注聖王之敎雖不肅而成其政雖不嚴而治然世有驕亂忿爭而自罹於罪惡者刑辟亦不可不加也故以五刑名章次於紀孝行之後

本義大全又承上爲下而亂則刑及猶爲不孝以足其意　今文古文俱同今文爲五刑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注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君者臣所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也善事父母爲孝而敢非之是無親也言人有上三惡豈惟不孝是乃大亂之道

疏五刑者言刑名有五也三千者言所犯刑條有三千也所犯雖異其罪乃同故言之屬以包之就此三千條中其不孝之罪尤大故云而罪莫大於不孝也

凡爲人子當須遵承聖教以孝事親以忠事君君命宜奉而行敢要之是無心遵於上也聖人垂範當須法則今乃非之是無心法於聖人也孝者百行之本事親爲先今乃非之是無心愛其親也卉木無識尚感君仁禽獸無禮尚知戀親况在人靈而敢要君不孝也逆亂之道此爲大焉故曰此大亂之道也　五刑之名皆尙書呂刑文孔安國云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顙額也謂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墨一名黥又云截鼻曰劓刖足曰剕釋言云剕刖也李巡曰斷足曰刖是也又云宫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犬死之刑以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宫使不得出也又云大辟死刑也案此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以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自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宫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婦人猶閉於宫此五刑之名義鄭注周禮司刑引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盗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宫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盗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畔盗賊刼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案說

文云臏膝骨也刖臏謂斷其膝骨此注不言臏而云剕者據呂刑之文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者案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至周穆王乃命呂侯入爲司寇令其訓暢夏禹贖刑增輕削重依夏之法條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首自穆王始也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宫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言此三千條中罪之大者莫有過於不孝也案舊注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此失經之意也　晉語云諸大夫迎悼公公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明凡爲臣下者皆稟君教命而敢要以從己是有無上之心故非孝子之行也若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晉舅犯及河授璧請亡之類是也　聖人規模天下法則兆民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聖人之法也　言人不忠於君不法於聖不愛於親此皆爲不孝乃是罪惡之極故經以大亂結之也

陳注要脅也無上無君也非詆毀也無法謂弃毫法

度也無親謂蔑視其親也蓋君者臣之所稟命也而敢於要脅之是爲無上聖人者法之所從出也而敢於非詆之是爲無法人莫不有父母之當孝也而敢以孝道爲非是爲無親此三者乃大亂之道而總爲不孝刑辟之加蓋不容緩矣

本義大全立教以順逆而刑之無非教也　按草廬吳氏及諸家解非字與前章非先王法服之非同謂人之所行非聖人之道子之所行非孝道　維祺按非聖非孝此解似未盡非字之義此非字還宜重看方與大亂之道句合且要君之罪最重非止不能事君而已安得以不能學聖不能盡孝遂謂罪同要君爲大亂之道此非字當作非毁爲是　君治之師教之父母生之所謂民生於三也　劉元城與馬永卿論禮記内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曰不亦太蚤乎元城正色曰父詔無諾君命詔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君父一也今朝謁必雞鳴而起刑驅其後也若人子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爲古人矣

按大亂只就越理犯分罪惡之極說時講或謂亂及國家失之寛泛

旨朱子曰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亦格言也

按五刑三千而以不孝爲大此句提起下文見不孝與要君非聖者同爲大亂所以刑法首加之也亜非孝無親句爲正或以要君非聖俱屬不孝又深一層講此言不孝之刑以示儆也子曰刑者所以懲有罪也五刑之屬其條有三千之多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三千中最重者也如君者臣所稟命而敢要脅之是其心蔑視君上也聖人禮法之所宗而敢非毁之是其心蔑視法度也孝者所以親親而敢以爲非是其心不知有親也此三者乃大亂之道刑所必加也而不孝尤爲忘本得不爲刑所首加哉

廣要道章第十二

疏前章明不孝之惡罪之大者及要君非聖人此乃禮教不容廣宣要道以教化之則能變而爲善也首章略云至德要道之事而未詳悉所以於此申而演之皆云廣也故以名章次五刑之後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要道施化化行而後德彰亦明道德相成所以互爲先後也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要道下無也字今文爲廣要道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注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

疏夫子述廣要道之義言君欲教民親於君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也君自行孝則民效之皆親愛其君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也人君行悌則人效之皆以禮順從其長也欲移易風俗之弊敗者莫善於聽樂而正之欲身安於上民治於下者莫善於行禮以帥之　世本曰伏犧造琴瑟則其樂器漸於伏犧也史籍皆言黃帝樂曰雲門顓項曰六英帝嚳曰五莖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則樂之聲節起自黃帝也

樂記云禮殊事而合敬樂異文而合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弘斯敬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以盛德之訓傳於樂聲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盛德之化措諸禮容則悅者衆而名教著明蘊乎其樂章乎其禮故相待而成矣然則韶樂存於齊而民不爲之易周禮備於魯而君

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乎

本義大全教民之道孝弟禮樂皆其具也然弟者孝中一事禮節此者也樂和此者也言教民相親相愛無有善於孝者以孝爲親愛之本也至教民有禮而順莫有善於弟者教民以移其風化易其習俗莫善於樂樂有鼓舞感動之意故於風俗爲切若夫安上之等威名分以治下之民莫善於禮蓋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別尊卑分貴賤也然四者各舉其要言之實一本也　程氏復心曰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吉禮十有二一禋祀二實柴三槱燎四血祭五貍沈六

疈辜七肆獻八饋食九祠十禴十一嘗十二烝凶禮五一喪二荒三弔四禬五恤賓禮八一朝二宗三覲四遇五會六同七問八視軍禮五一師二均三田四役五封嘉禮六一飲食二婚冠三賓射四饗燕五脤膰六慶賀　六樂一雲門黃帝樂一云堯樂象雲氣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禮天神二咸池黃帝樂亦云堯樂象池水周徧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神三大磬舜樂磬紹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肇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禮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四大夏禹樂夏大也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大川五大濩一名韶濩湯樂濩護也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六大武武王樂傳云武王以黃鐘布牧野之陣歸以太蔟無射　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禮樂

講意先輙首章夫子所謂要道只單提一箇孝字此章兼提悌字悌者孝中之事也又并及禮樂孝悌之

心和順和卽是樂順卽是禮也四段語意不平排還當以教民親愛莫善於孝二句爲主蓋能孝則自然能悌而禮順樂和總根於孝而分言之耳親愛禮順與移風易俗等卻與孝悌禮樂意趣各相聯屬須要說得貫串方妙

按親愛宜就民說民知孝則孝之所推自然相親相愛故欲令民相親相愛莫善於先教之以孝也注疏謂欲民親愛於君君當先自孝不可用至於移風易俗尢說不去　安上治民謂上得以安民得以治也呂氏謂安上之等威頗異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注敬者禮之本也居上敬下盡得歡心故曰悅也

疏此承上莫善於禮言禮者敬而已矣謂禮主於敬也又明敬功至廣是要道也其要正以謂天子敬人之父則其子皆悅敬人之兄則其弟皆悅敬人之君則其臣皆悅此皆敬父兄及君一人則其子弟及臣千萬人皆悅故其所敬者寡而悅者衆卽前章所言先王有至德要道者皆此義之謂也　舊注云一人

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此依孔傳也一人指愛
敬之人則知謂父兄君也千萬人指其喜悅者則知
謂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名何啻千萬言千萬人者
舉其大數也
本義大全承上文禮字而言禮毋不敬敬者禮之本
也極言敬之功用謂上之人特自敬其父兄與君耳
而下之人皆悅以事其父悅以事其兄悅以事其君
是敬止一人而悅乃千萬人敬寡悅衆所操者約而
天下之道已盡該括故曰此之謂要道蓋敬父敬兄
敬君之道原人心之同然所以上好下甚舉一而萬

畢者其本一也　按邢昺朱申周翰董鼎皆謂敬其
父兄君爲敬人之父兄君非也觀其字之意乃自己
之父兄與君且與下文敬一人敬者寡相應若曰敬
人之父兄與君則敬千萬人矣安得謂之所敬者寡
安得謂之要道熟體味之自見　草廬吳氏曰居上
者自敬其父兄君則下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
效之各皆歡悅以事其父兄君　維祺按草廬看其
字有分曉
講意先鞭四段說完而又獨歸重於禮言禮又獨歸
於敬者此暗根上章嚴父配天及居則致其敬來蓋

父母與子一體而分愛易能而敬難盡敬者愛之至
也故經雖愛敬兼言此獨言敬而以禮爲重蓋其所
以有序而和者未有不本於敬而能之者也故又推
廣敬之功用言之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還指人之
君父兄說敬一人則專指敬吾親說凡爲人子爲人
弟爲人兄者本皆有敬父敬兄敬君之心而吾先有
以敬則深得其歡心敬的少悅的多這是從嚴父配
天之敬露出千萬人的根源使人人見得無非父子
無非兄弟無非君臣因此敬著一箇父親就得了萬
國的歡心豈非極簡要的道理

按其父其兄其君屬他人之父兄君則敬一人仍當
承上文謂人之父兄君也若謂敬一人爲自敬其父
口氣隔礙　天子如何又敬其君君字當指諸侯敬
其君而臣悅猶中庸懷諸侯天下畏之之意或云照
大學孝者所以事君只泛論理如此亦一說　敬其
君則臣悅臣尙說得千萬若敬其父則子悅恐子說
不得千萬當是敬人之父而凡爲子者皆悅不必拘
一父之子也若謂凡人之父兄皆敬則又不爲敬一
人矣　呂氏大全用吳草廬之說其父其兄其君作
自敬父兄君說較順可從　子悅弟悅臣悅謂悅以

事其父兄君似深過一層且自說他悅慕以留下章地步爲是　敬父是正意兄與君是陪說敬一人似當專指父以合孝爲要大旨　樂者和而已矣以禮推之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和於事親而千萬人悅亦可知也

旨本義此三章意義相承皆申明君子以順立教之本以廣前章至德要道揚名之意

按此章廣要道原是以孝爲要道而又推廣之開首一句教民親愛莫善於孝可見教民孝則各相親愛親愛正與首章和睦無怨照應豈非孝爲要道乎下

文因孝以及弟又及樂及禮又從禮說到敬則所謂廣之也首句自重下三句重在禮禮主於敬而敬父仍歸於孝可見禮不外孝而弟之與孝相通樂之與禮相類皆貫得去矣

講此推廣要道之義也子曰孝道不僅自孝其親已也教民相親相愛莫善於先教以孝能孝則孝之所推自然於人皆相親相愛矣不特此也教民有禮而遜順莫善於先教以悌能悌則悌之所推自然於人有禮而遜順矣樂能感人欲移民風易民俗莫善於教之以樂習樂則風移俗易矣禮有節制欲安乎上治乎民者莫善於教之以禮習禮則上安下治矣所謂禮者非徒儀文之謂也主於敬而已矣故能自敬其父則天下之凡爲子者皆悅慕之能自敬其兄則天下之凡爲弟者皆悅慕之能自敬其君則天下之凡爲臣者皆悅慕之以此觀之能敬其父之一人而天下之爲子者千萬人皆悅可知矣所敬者甚寡而所悅者甚眾此之謂要道也夫教民以孝先王所謂要道而推之於弟及禮樂又推之敬寡悅眾要道之義不以是而廣乎

廣至德章第十三

疏首章標至德之目此章明廣至德之義故以名章次廣要道之後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父者兄者君者之下無三也字今文爲廣至德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

注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舉孝悌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舉臣道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

疏此夫子述廣至德之義言聖人君子教人行孝事其親者非家家悉至而日見之但教之以孝則天下之爲人父者皆得其子之敬也教之以悌則天下之爲人兄者皆得其弟之敬也教之以臣則天下之爲人君者皆得其臣之敬也　禮記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即謂發諸朝廷至乎州巷是也天下之爲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者言皆敬也　祭義云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者諸侯列國之君也君朝覲於王則身行臣禮言聖人制此朝覲之法本以教諸侯之爲臣也則諸侯之卿大夫亦各放象其君而行事君之禮也劉炫以爲將教爲臣之道故須天子身行者案禮運曰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謂郊祭之禮冊祝稱臣是亦以見天子以身率下之義也

陳注此夫子述廣至德之義言君子之教人以孝也非必家至而爲之喻日見而爲之督也教之以孝使凡爲人子者皆知盡事父之道以敬其父是即我之

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推而教之以悌使凡爲人弟者皆知盡事兄之道以敬其兄是即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又推而教之以臣使凡爲人臣者皆知盡事君之道以敬其君是即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夫致吾之敬者有限而能使人各自致其敬者則無窮此孝之所以爲至德也

本義大全言君子教民以孝豈必家諭戶曉日日相見而面命之固有本之者耳何者君子躬行孝道而教天下以孝豈能遍天下之爲人父而敬之哉然上行下效自然感化而各敬其父是即所以敬天下之

爲人父者也至於教以悌教以臣亦莫不然一順立而天下大順何待家至日見然後爲教也　教以孝非教彼以孝也蓋教之以吾之孝所謂以身先之也此論爲切且與非家至而日見之也相合而下文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方有著落悌臣二段倣此　草廬吳氏曰上之人躬行孝悌臣以教則天下之人無不效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是上之人自敬其父兄君者乃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君者也

按注疏行孝於內化流於外及舉孝弟以爲教舉臣道以爲教非謂布教化使人孝也　教以臣頗難說

法疏朝祭之說可玩　臣字以臣道言與孝弟一類當以孝爲主而弟與臣類及之　較上章深一層上章自敬其父而人悦之此章自敬其父而人敬之上章千萬人悦此章千萬人敬　天子章不敢惡慢依此看自明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注愷樂也悌易也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爲天下蒼生之父母也

疏夫子既述至德之教已畢乃引大雅泂酌之詩以贊美之言樂易之君子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乃爲民之父母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順民心如此其廣大者乎孰誰也按禮記表記稱子言之君子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强教之悌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此章於孰能下加順民如此下加其大者與表記爲異其大意不殊而皇侃以爲幷結要道至德兩章或失經旨也劉炫以爲詩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未證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别起歎辭所以異於别章頗近之矣

陳注君子有如此愷悌樂易之德民愛之如父母蓋能以至德爲教順天下之心故其效如此其大也

本義引詩以明順民之大如此而復詠歎之曰非至德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雖明王不作孝治無間而至德大順之象恍然如見矣

按教以孝是至德而天下之人各敬其父正見順民處

旨大全董鼎述朱子刊誤謂傳釋至德又引朱子曰然所謂至德語意亦疏如上章之失云祺按朱子謂所論至德語意亦疏蓋此章舊文爲廣至德章非釋

之也故但可言廣不可言釋則謂之傳非也
講意先鞭此章合上章作一章看上釋要道此釋至
德至德卽於要道見之所敬者寡而悅者衆不惟爲
道之要而人君之德亦於是爲至故承上敎民親愛
莫善於孝而言君子之所以敎民如此
按上章有要道字故爲廣要道此章有至德字則爲
廣至德呂氏謂是廣非釋亦有理但朱子之意是欲
發揮至德要道之蘊而本文未之及也故以爲疏呂
氏尊經駁朱子恐未免有陽明表章古文大學之見
耳 此章以敎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句爲主

講此推廣至德之義也曰孝爲至德固可以敎民也
然君子之敎民以孝也非必家家至之而爲之喻日
日見之而爲之督也亦惟是自盡其孝以率之而已
能自敬其父是卽敎民以孝則天下之人各敬其父
是卽君子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而弟與臣可
推矣能自敬其兄而敎人以悌是卽所以敬天下之
爲人兄者也自敬其君而敎人以臣是卽所以敬天
下之爲人君者也 如此而天下之民有不愛戴者
乎詩大雅泂酌之篇有云愷悌君子在上民愛之如
父母矣夫愷悌卽至德也能順民而敎故民愛之也

非君子躬行敎孝敎悌敎臣之至德其孰能順民心
爲敎敬及天下之爲父兄與君其效如此其大者乎

孝經詳說卷四終

孝經詳說卷五

牟陽冉覲祖輯

廣揚名章第十四

疏首章略言揚名之義而未審於此廣之故以名章次至德之後

大全今文古文皆同古文此章在明王事父章下而此章下有子曰閨門之內二十四字今文爲廣揚名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注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修上三德於內名自傳於後代

疏此夫子述廣揚名之義言君子之事親能孝者故資孝爲忠可移孝行以事君也事兄能悌者故資悌爲順可移悌行以事長也居家能理者故資治爲政可移治績以施於官也是以君子若能以此善行成之於內則令名立於身沒之後也先儒以爲居家理下闕一故字御注加之　三德則上章云移孝以事於君移悌以事於長移理以施於官也言此三德不

失則其令名常自傳於後世經云立而注爲傳者立謂常有之名傳謂不絕之稱但能不絕卽是常有之行故以傳釋立也

陳注言君子之事親苟極其孝矣以之事君則爲忠故忠可移於君事兄苟極其悌矣以之事長則爲順故順可移於長居家苟極其理矣以之居官則必治故治可移於官孝悌忠順齊治之道其相通有如此故士人惟患內之所以事親事兄居家者行未成耳夫苟孝悌修齊之行成於內必其忠順治理勳猷著於外彪炳宇宙輝映竹帛而後世之名曷有極哉顯親之孝此焉寓矣

本義大全君子立教以孝者也以孝作忠忠者孝之推也孝則必弟以弟作順順者弟之推也孝弟則家事必理居家孝弟而家事理卽可移於官而官事治官者理家之推也誠如是也孝弟居家之德行成於內達於外不惟光顯一時而名必立於後世所謂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信矣　朱鴻曰古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人臣有一毫之不忠非孝也世云忠孝不能兩全此語時位之不可全非道理之不可全也故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　伊川程子曰人倫

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聚會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蚤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　存古篇曰兄弟相友毋以小忿小利傷同氣之愛又曰家庭骨肉以和爲本和致祥乖致異毋聽婦人言　謹按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豈教人以好名蓋以名者實之賓也名不稱於後世必其實之未至也是以君子篤孝弟宜家之行於內惟恐其實之

不至而孜孜勉焉也

講意先輩移者謂彼即此所爲非去此而就彼也不曰可忠於君而曰忠可移於君孝裏面已有忠了不曰可順於長而曰順可移於長悌裏面已有順了不曰可治於官而曰治可移於官理裏面已有治了是以孝悌之行成於內而忠順之道達於外不但聲隆於一時而名立於後世所謂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者蓋如此

按事親孝三句平列然首句自重弟者孝之推居家理亦以孝弟爲本書所云孝友施于有政也　長與前以敬事長之長同官之長也　孝弟居家所謂內也言內宜稱外言後世宜稱當時

旨按首章中於事君在行道揚名內看出故此章廣揚名亦以事君言之

講此推廣揚名之義也子曰夫所謂揚名後世者固有待於事君矣而何非孝之所爲乎君子之事親孝故可移之事君而能忠蓋忠孝一理也推之事長居官皆事君者所有事也君子事兄能悌故移之事長而能順君子孝弟居家家政能理故移之居官而官事皆治是以孝親弟兄理家德成於內忠君順長治

官功著於外不特名傳當時而且立於後世而不墜矣此其所以能揚名也乎

附考　見大全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按閨門章漢劉向較定今古文無隋劉炫古文有或以爲無此不得爲全經或以爲後儒僞作而草廬吳氏曰今詳此章不惟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宋氏濂謂其所異惟閨門一章諸儒於經文大指未見發揮而齗齗紛紜抑末矣今姑闕疑以俟君子　草廬吳氏曰閨門章今文無古文在傳十章

之後十一章之前朱子曰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父孝也嚴兄弟也臣妾官也邢氏正義說已見前今詳此章不惟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是後儒僞作明甚而朱子不致疑者蓋因温公信之而未暇深考耳況十一章之首作傳者承十章之末而發問若有此章則文義間隔特據正義之說黜之　按玉海會要曰唐開元七年三月一日勅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注旨趣頗多踳駮令諸儒質定六日詔曰孝經德教所先頃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文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四月七日左庶子劉子玄上孝經議曰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云即康成而魏晉無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宋梁以來多異論陸澄以爲非玄所注請不藏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傳於時魏齊立於學官著在律令然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古文孔傳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孝逸得一本送王邵以示劉炫炫率意刊改因著孝經稽疑一篇邵以爲經文盡在正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愚謂行孔廢鄭於義爲安國子祭酒司馬貞議曰

今孝經是漢河間獻王所得顏芝本劉向定爲十八章其注相承云鄭玄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往賢共疑焉惟荀昶范曄以爲鄭注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序云以鄭爲主是以此注爲優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安國作傳世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妄作此傳假稱孔氏又爲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正說又分庶人章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非但經文不真亦傳習淺僞議者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請鄭孔具行五月五日詔鄭仍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頗加獎飾　今按劉子玄議行孔廢鄭司馬貞議鄭孔並行而玄宗詔鄭仍舊行孔注亦存繼絕之典又按子玄尊古文孝經者也其議亦云劉炫率意刊改則古文孝經多出於劉炫之手而貞議鄭孔並行亦非專主今文也閨門章今文原無而後乃云司馬貞爲國諱削閨門章夫貞固未嘗削之也且玄宗亦詔孔鄭並存豈玄宗不自諱而貞反諱之乎是未嘗深考當世之實而妄議之也程子曰讀書者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

諫爭章第十五

疏此章言爲臣子之道若遇君父有失皆諫爭也曾子因聞揚名已上之義而問子從父之令夫子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爲述諫爭之事故以名章次揚名之後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則聞命爲參聞命敢問下無子字是何言與下有言之不通也五字不失天下有其字不爭於父不爭於君二不字古文皆爲弗字又焉得爲孝古文無又字今文爲諫爭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注事父有隱無犯又敬不違故疑而問之

疏尋上所陳唯言敬愛未及慈恭而曾子並言慈恭已聞命矣者皇侃以爲上陳愛敬則包於慈恭矣慈者孜孜愛者念惜恭者貌多心少敬者心多貌少如侃之說則慈恭愛敬之別何故云包慈恭也或曰慈者接下之別名愛者奉上之逼稱劉炫引禮記內則說子事父母慈以甘旨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曰事親則孝慈此並施於事上夫愛出於內慈爲愛體敬生於心恭爲敬貌此經悉陳事親之迹寧有接下之文夫子據心而爲言所以唯稱愛敬曾參體貌而兼取所以並舉慈恭如劉炫此言則知慈是愛親也恭是敬親也安親則上章云故生則親安之揚名卽上章云揚名於後世矣經稱夫有六焉蓋發言之端也一曰夫孝始於事親二曰夫孝德之本三曰夫孝天之經四曰夫然故生則親安之五曰夫聖人之德此章云若夫慈愛並卻明前理而下有其趣故言夫以起之劉瓛曰夫猶凡也　禮記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以經云從父之令故注變親爲父案論語云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引此二文以成疑疏證曾子有可問之端也

陳注慈愛恭敬安親揚名是曾子包攝夫子之所已言者言之又以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爲問者蓋爲子者原一以順從爲孝但於父母之命令若不問可否而悉從之又恐有違於道此其所以疑於心而問也　慈愛如養致其樂恭敬如居致其敬安親如不近兵刑揚名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之類

按慈愛恭敬難以細貼只大概說爲是　慈是貼愛字恭是貼敬字無他意　從是依從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

第（六）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6版反內

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注有非而從成父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爭謂諫也言雖無道爲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亡家國也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不爭則非忠孝

疏夫子以曾參所問於理乖僻非諫爭之義因乃諭而答之曰汝之此問是何言與再言之者明其深不可也既諭之後乃謂曾子說必須諫爭之事言臣之諫君子之諫父自古攸然故言昔者天子治天下有諫爭之臣七人雖復無道昧於政教不至失於天下言無道者謂無道德諸侯有諫爭之臣五人雖無道亦不失其國也大夫有諫爭之臣三人雖無道亦不失其家士有諫爭之友則身不離遠於善名也父有諫爭之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君父有不義之事凡爲臣子者不可以不諫爭以此之故當不義則須諫

之又結此以答曾子曰今若每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言不得也按曾子唯問從父之令不指當時而言昔者皇侃云夫子述孝經之時當周亂衰之代無此諫爭之臣故言昔者也不言先王而言天子者諸稱先王皆指聖德之主此言無道所以不稱先王也　言父有非子從而行不諫是成父之不義也左傳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謂天子尊故七人諸侯卑於天子降兩故有五人大夫卑於諸侯降兩故有三人論語云信而後諫左傳云伏死而爭此蓋謂極諫爲爭也若隨無道人各有心鬼神乏主季梁猶在楚不敢伐是有爭臣不亡其國舉中而率則大夫天子從可知也按孔鄭二注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義按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又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大傳四鄰則記之四輔兼三公以充七人之數諸侯五者孔傳指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充五

人之數大夫三者孔傳指家相室老側室以充三人之數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斯並以意解說恐非經義劉炫云按下文云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則爲子爲臣皆當諫爭豈獨大臣當爭小臣不爭乎豈獨長子當爭其父衆子不爭乎若父有十子皆得諫爭王有百辟惟許七人是天子之諫乃少於匹夫也　大夫以上皆云不失士獨云不離不離卽不失也　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言父有非故須諫之以正道庶免陷於不義也

陳注兩言是何言與深明父令之不可一於從也昔者以下是推廣而言爲臣子者若見君父之過皆不可以苟順而不諫爭天子之爭臣以七人諸侯之爭臣以五人大夫之爭臣以三人者蓋位有崇卑責有輕重故有煩簡故爭臣有多寡也然天子有天下者也故云不失其天下諸侯有國者也故云不失其國大夫有家者也故云不失其家總之以諫爭之得人故雖無道不亟至於亡也士無臣所有惟友故云士有爭友不離令名謂事無謬誤而善名已彰不陷不

義謂所事合宜而行義以得也先言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是總言爲子者當諫爭其君父又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所以結一章之旨而終是何言與之義見爲子者不可一於從父之令也

本義大全昔古之天子必置諫爭之臣以救其過故有爭臣七人雖至無道亦必救正不致失其天下其實諫不厭多先王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廣集忠益惟恐人之不爭豈僅拘七人之數哉姑約略言之耳諸侯次於天子國小於天下其事稍簡故五人而可大夫有家者又小於國其事又簡故三人而可要之謂諸臣中有七人五人三人能直言敢諫者非謂置諫臣止此數也士雖無臣苟有忠告善道之爭友自不失令名父苟有苦口幾諫之爭子必不陷不義夫君臣朋友父子皆受爭之益如此故承上言父子天性何忍陷於不義至情不能自已故起敬起孝積誠感動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必使從而已故總結之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臣不可不爭於君先父子而後君臣其旨深矣

董鼎曰天子有天下四海之大萬幾之繁善則億兆

蒙其福不善則宗社受其禍故必有諫爭之臣以救其過古者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大開言路廣集忠益爭臣豈止七人孔子姑約而言之耳其實諫不厭多非必以數拘也　曹氏端曰君有爭臣君之福也父有爭子父之福也兄有爭弟兄之福也士有爭友士之福也成湯知乎此從諫弗咈唐太宗知乎此納諫如流子路知乎此聞過則喜此所以皆成聖賢之德而名流萬古也　晁氏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諫於父孟子猥曰父子之閒不責善夫豈然哉今王安石作孝經解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

噫不爲不義卽善矣阿其所好以侮聖人之言至此君子疾夫　按安石黜孝經近儒以爲其罪浮於李斯晁氏意或云然非獨駁其非責善之說耳　馮夢龍曰爭者爭也如爭者之必求其勝非但以一言塞責而已君父一體子不可不爭於父猶臣不可不爭於君故當父不義爲子者直爭之必不可從父之令

或曰君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去父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事父母幾諫起敬起孝悅則復諫積誠以感動之必其從而後已此則人子愛親之至終欲其歸於至善又有非臣與友之所得爲

者自士以下雖謂庶人然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均爲子也均愛父也父若有過子必幾諫無諉之爭臣爭友可也

按曾子之問所以請益無大非也夫子兩何言只是不然之辭舊說以爲詰以爲斥皆過矣　天子諸侯大夫士直趕出父有爭子句爲主　不義則爭之句轉下爭與從正相反

旨大全朱子曰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　吳氏曰凡百四十三字廣經中五孝之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當有過則諫非徒順從而已

講意先鞭逼章在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二句上　天子諸侯大夫士等皆是借客陪主以見父有爭子則身方不陷於不義　故當不義以下是直直斷說子之不可不爭於父此句重看臣不可不爭句亦是伴說切勿兩平

按此章別發一意然最不可少不然則有誤用其孝者矣　本文只說爭諫是襯貼字　凡爭之道多端爲直爲婉用詳用略要在隨宜子之爭父則莫過於論語幾諫一章

講此因曾子之問以明爭父之義也曾子曰參聞夫

子論孝之言甚備若夫人子當盡其慈愛恭敬以安乎親以揚乎名則既聞教矣大抵以順從爲孝耳敢問子一切從父之令而不違遂可謂能盡孝之道乎子曰從令爲孝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蓋父之令亦有不盡可從之時而須諫爭者也昔者天子有天下者也有爭臣七人雖無道而賴七人匡救之力不至矣其天下諸侯有國者也有爭臣五人雖無道而賴五人匡救之力不至失其國大夫有家者也有爭臣三人雖無道而賴三人匡救之力不至失其家士有身者也有爭友不限其數雖有過而賴友之匡救其身不失於令名天子諸侯大夫士皆賴於爭如此父有爭子雖爲不義而賴子之爭可挽則其身不終陷於不義也故當其有不義之時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不使父陷於不義也臣不可以不爭於君不使君陷於不義也以此觀之故父當其有不義之時則子必爭之以盡幾諫之道若但從父之令陷親不義又焉得爲孝子乎從者其常也爭者其變也合常變而事親之道盡矣

感應章第十六

疏此章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之道通於神明皆是感應之事也前章論諫爭之事言人主若從諫爭之善必能修身愼行致感應之福故以名章次於諫爭之後

大全今文古文俱同古文此章在君子之教以孝也章之下在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章之上今文爲感應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注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之化理事天地能明察則神感至誠而降福佑故曰彰也

疏此章夫子述明王以孝事父母能致感應之事言昔者明聖之王事父能孝故事天能明言能明天之道故易說卦云乾爲天爲父此言事父孝故能事天明是事父之孝通於天也事母能孝故事地能察言能察地之理故說卦云坤爲地爲母此言事母孝故事地察則是事母之道通於地也明王又於宗族長

幼之中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之人皆自化也又明
王之視天地既能明察必致福應則神明之功彰見
謂陰陽和風雨時人無疾厲天下安寧也經稱明王
者二焉一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二即此章
言昔者明王事父孝俱是聖明之義與先王爲一也
言先王示及遠也言明王示聰明也　白虎通云王
者父天母地此言事者謂移事父母之孝以事天地
也烝嘗以時疏數合禮是敬事宗廟也既能敬宗廟
則不違犯天地之時若祭義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
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

孝也又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
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
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則令無大小皆順天地是
事天地能明察也　言明王能順長幼之道則臣下
化之而自理也謂放效於君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
好是效之也　言事天地若能明察則神祇感其至
和而降福應以佑助之是神明之功章見也書云至
誠感神又瑞應圖曰聖人能順天地則天降膏露地
出醴泉詩云降福穰穰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注
約諸文以釋之也

陳注古昔明王能事父以孝則即通於事親之道故
其事天也明事母以孝則即通於事母之理故其事
地也察又推事父事母之孝心以順家之長幼故凡
四海之中上而尊長下而卑幼又罔不就吾之均調
而上下以治夫惟明王極孝之所至至於事天明事
地察如此則三光明寒暑序而天道以清川流岳峙
奠其常鳥獸魚鼈若其性而地道以寧其神明功用
之彰見蓋有極其盛者哉
本義大全此又極言孝之感通以贊孝之大也易曰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明王父天母地

者也父母天地本同一理故事父之孝可通於天事
母之孝可通於地明謂明其經常之大察謂析其曲
折之詳推孝爲弟而宗族長幼皆順於禮則凡在上
下之人皆自化而治矣夫言孝至於天地明察天時
順而休徵協應地道寧而萬物咸若神明之道於是
乎彰矣不言上下治者舉重也明王孝德感通之神
孰大於此　事父母亦不專言宗廟　事天地凡所
以參贊調燮以體元者皆是不但事之以郊社而已
也　長幼順蓋就事父母推之上下治蓋就事天地
推之　董鼎曰此明察二字亦是就前章天經地義

二句引來孔子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孟子
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大抵經是總言其大者蓋
是中間事物纖

祭畢同姓則留之謂與族
人燕故其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箋云祭畢歸
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是天子燕族人也又禮
記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
人公與父兄齒則知燕族人亦以尊卑爲列齒於父
兄之下也　文王世子稱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爲
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是不忘親也禮記大傳稱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言君致敬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　祖考來格尙書益稷文格至也言事宗廟能恭敬則祖考之神來格詩曰神保是格報以景福亦是言神之至享於克誠尙書太甲文孔傳云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則祖考來格享於克誠皆昭著之義上言宗廟致敬謂天子尊諸父先諸兄致敬祖考不敢忘其親也此言宗廟致敬述天子致敬宗廟能感鬼神雖同稱致敬而各有所屬也舊注以爲事生者易事死者難聖人愼之故重其文今不取也上言神明謂天地之神也此言鬼神謂祖考之神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先儒釋云若就三才相對則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言天道玄遠難可測故曰神也祇者知也言地去人近長青可知故曰祇也鬼者歸也言人生於無還歸於無故曰鬼亦謂之神案五帝德云黃帝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是也上言神明尊天地也此言鬼神尊祖考也

陳注承上文而言明王不特以事父母之孝事天地而致神明之彰已也雖以天子之尊必知有父之當

尊與有兄之當先矣其在宗廟承祭之時則嚴威祇肅致其恭敬而不敢有忘親之心及夫平居無事之時則修身愼行極其檢攝而惟恐招辱先之譴明王不過自謂率其孝道之常也不知以修身愼行之主兼又致敬於宗廟對越之時先王在天之靈洋洋乎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而鬼神精爽之所著其視神明之彰見又何如其盛哉夫孝悌之道原始於家庭然和順之至精誠之極至於神明彰鬼神著即幽而神明可以感通如此則遠而四海必將和氣充洽光輝普被又何有不通者乎

本義大全孝弟之通於天地神明故雖天子至尊尊無二上而必有尊於天子者蓋父也故不可以弗孝天子至尊故莫之敢先而必有先於天子者蓋兄也故不可以弗弟至於宗廟之祭必致其敬事死如生言不敢忘其親也然必修身而謹其行恐行一有失而玷辱其祖考也鬼神謂祖考之神夫言孝至於宗廟致敬則洋洋在上來格來饗而鬼神之道於是乎著矣不言修身愼行者亦舉重也明王孝德感通之神又孰大於此　故總結而贊之言孝之大至於天地鬼神相爲感應則徧天地閒無非孝道充塞人神

無間上下協和故孝弟之至其極自然通融貫徹於
神明光明顯輝耀於四海上下幽明無有隔礙而不
通者明王孝德感通之大至於如此所謂以順天下
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至矣無以復加矣　父兄仍指
自己父兄而諸父諸兄皆在其中爲是若只作諸父
諸兄則上文事父孝亦可謂諸父乎安能通於事天
故解經者以經解經誠然　董鼎曰修身愼行事親
之始終不出於此故爲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
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惟恐一言一行之玷以辱其
親

按舊說以父兄爲諸父兄不忘親爲不忘宗族之親
陳呂俱不從之矣今只以自己父兄說爲是父是正
意兄是陪說故不忘親又只承父一邊修身愼行作
深一層意以轉合宗廟句爲妥不然便礙口氣　先
是在己先之意惟先故當敬　通於神明總承上二
段天地鬼神皆神明也光於四海連下句讀　注疏
及大全皆以無所不通雙承神明四海神明句有通
字又何用無所不通以言之乎當以陳注截開爲是
　光輝普被於四海而無所不通當以感格民物言
之　通於神明是覆說上文意光於四海是進一層

意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注義取德教流行莫不服義從化也
疏夫子述孝悌之行愛敬之美既畢乃引大雅文王
有聲之詩以贊美之夫從近及遠至於四方皆感德
化無有思而不服者以明無所不通
陳注義取四方皆感其德化無有思而不服者以明
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之意也
按引西東南北即上文四海也無思不服即無所不
通也可見上文光於四海二句連說無疑

旨本義大全孔子嘗謂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
如視諸掌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事天地通
神明光四海言大而理約　朱鴻曰此章通論明王
之孝之大無間於死生存亡而一之者說者不察以
首節即主祭享言然則明王於父母直待祭享而始
盡其孝乎若以爲然則下文宗廟致敬爲重出矣
草廬先生以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八字錯簡在故雖
天子之上今移易於鬼神著矣之下學者近多宗之
今仍依舊本但分屬三段看正見聖筆精妙包括無
遺無錯又何必支離纏繞而移易於後此蓋惑於[illegible]

弟二字要平看不思弟字係是帶說者非對舉以並言　首節止言事父孝至神明彰矣不申長幼順二句者以天地既明察矣兄長幼有不順乎神明尚昭彰矣况上下有不治乎或以此二句專指弟說則王者之治化豈偏屬於弟道乎殊不思能孝自無不弟又舉幽則明者可見　次段止申鬼神著矣一句不及天地不及治平者蓋以上下可類而推孝極自無感而不應　末段方提出一孝弟字來又不言通鬼神及治平者蓋以通神明則鬼神在其中光四海則治平在其內聖筆精微言簡意盡如此

講意先鞭此夫子極論孝行之感應以示人也宜分四截看自昔者明王以至神明彰矣爲第一截是先舉古昔明王孝感之事故雖天子至鬼神著矣爲第二截是言後之爲天子者宜所取法孝弟之至四句爲第三截是結言孝道之通神明光四海而無所不通引詩以贊之爲第四截總見孝道之大其感應如此之玄且遠也

按首段以孝感天地言而歸在神明彰矣次段以孝感祖考言而歸在鬼神著矣三段雙承上文而極言其感應之理末引詩以證感應之意　首段言長幼順次段言必有兄是帶言然所以豫伏弟字故下言孝弟之至也　吳草廬移天地明察二句於鬼神著矣之下呂忠節謂其臆爲之極是　先鞭分古之明王後之爲天子不可從其分四段甚明

講此極推孝之感應也子曰孝道之大幽而神明達而四海無不可感通也昔者聖明之君事父能孝天亦父道也故能明於事天而事之盡其道事母能孝地亦母道也故能察於事地而事之盡其道以孝弟而施之家長幼各順其序故能使天地之間上而尊長下而卑幼無不平治觀於此可知事天明事地察

而天地神明功用自然彰見休徵協應萬物咸若矣孝之可以感天地如此　不特此也故雖以天子之貴亦必有其所尊也蓋言其有父而爲所尊也必有其所先也蓋言其有兄而爲所先也故於宗廟祭祀極致其敬所以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以其知所尊也然又必修其身而慎其行恐行有失而遂玷辱其先人也能修身慎行奉祭祀以致敬於宗廟則來格來享洋洋如在而鬼神之道於是乎著矣孝之可以感祖考如此合而觀之孝弟之至則天地之神明彰祖考之鬼神著信乎可以通於神明矣以此光輝普

被及於四海和氣充洽感孚人心又何有不通者乎
通則四海皆服矣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有云自
鎬京而西自鎬京而東自鎬京而南自鎬京而北無
有不心服者此卽孝之通於神明而光於四海無所
不通之謂也孝之感通爲何如哉

孝經詳說卷五終

孝經詳說卷六

事君章第十七

牟陽冉覲祖輯撰

疏此章首言君子之事上又言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皆是事君之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前
章言明王之德應感之美天下從化無思不服此孝
子在朝事君之時也故以名章次應感之後
陳注此章論君子事君之道蓋爲在朝之卿大夫言
也而士亦在其中矣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君子之事上也無之也二
字故上下能相親無也字今文爲事君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注上謂君也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君有過失則思
補益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匡正也救止也
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
臣同德故能相親
疏此明賢人君子之事君也言入朝進見與謀慮國
事則思盡其忠節若退朝而歸常念己之職事則思
補君之過失其於政化則當順行君之美道止正君

之過惡如此則能君臣上下情志通協能相親也經稱君子有七焉一曰君子不貴二曰君子則不然三曰淑人君子四曰君子之教以孝五曰愷悌君子已上皆斷章指於聖人君子謂居君位而子下人也六曰君子之事親孝此章君子之事上則皆指於賢人君子也　說文云忠敬也盡心曰忠字詁曰忠直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則忠者善事君之名也節操也言事君者敬其職事直其操行盡其忠誠也言臣常思盡其節操能致身授命也　按舊注韋昭云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以禮記少儀曰朝廷曰退燕遊

曰歸左傳引詩曰退食自公杜預注臣自公門而退入私門無不順禮室猶家也謂退朝理公事畢而還家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故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郎安言若有憾則不能安是思自補也按左傳晉荀林父為楚所敗歸請死於晉侯晉侯許之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晉侯赦之使復其位是其義也文意正與此同故注依此傳文而釋之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毛傳云有袞冕者君之上

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此理為勝故易舊也　按孔注尚書泰誓云肅將天威為敬行天罰是將訓為行也　匡正釋詁文也馬融注論語云救猶止也尚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是也陳注進謂進見於君退謂既見而退　君子之事君無一念而不在於君者進而入告則思竭盡其忠而不敢有所欺退而公餘則思補塞主過而不敢有所徇至於君有為善之美意方在將萌未萌之介則從而將順之俾君之美以成君有匪彝之惡意方在將

發未發之頃則從而匡救之俾君之惡以消是君臣之相悅猶夫魚水之相歡鹽梅之相濟吾知其上下交而德業成矣其所謂相親也豈其微哉

本義大全盡忠謂事有當陳者思以竭其忠愛之心補過謂己之責有未塞者思以彌縫其闕失而補之將助也順導之也其美謂君之善匡謂正之於微救謂正之於顯其惡謂君之愆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如父子之一氣如元首股肱之一體故必如是而後能相親也　董鼎曰君猶父臣猶子相親猶一家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相親猶一體也此相親之至

也

講意先鞭進謂趨朝時退謂退朝時進見於君已有善道則思竭盡其忠及其暫退君有闕失則思補塞其過此二句且虛虛說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正是盡忠補過之至須要發出他委曲意思方於上下相通貫君之美未形而吾助之於後導之於前故曰將順如其美既成無用將順矣君之惡未形而吾慮之以早防之以豫故曰匡救如其惡既成不及匡救矣上下相親謂君子之事上所以忠愛其君者如此則君成其良顯臣預其尊榮故君臣上下能相親也

按補過邢注辨之甚明作補君過爲是呂忠節主自補其過恐涉諱君之過不可從　將訓行又訓助字較明　將順匡救總承盡忠補過進退皆然　大全匡救分微顯亦與舊說異　上下相親重臣有以致君之親　親字伏愛字意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注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爲遠愛君之志恆藏心中無日暫忘也

疏夫子述事君之道既已乃引小雅隰桑之詩以結之言忠臣事君雖復有時離遠不在君之左右然其

心之愛君不謂爲遠中心常藏事君之道何日暫忘之

陳注引此以明君子忠愛之心久而不替蓋其天王聖明之念藏之中者已篤以故其一進一退一順一匡舉不敢忘乎君有如此也

本義大全言臣心愛乎君雖在遐遠不謂遠者蓋愛之一念藏之中心何日忘之也使非本於孝何以能忠君若是　心乎愛者孩提之知也遐不謂者岵屺之思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終身之慕也是故孝者忠之本也此是推論到孝上非本文正意

按遐不謂猶俗言不論遠近語氣　引詩全重愛字中心藏卽指愛說盡忠補過將順匡救無非是愛君之心　依陳注是愛君不忘君　朱子詩傳遐訓何謂訓告今從舊說

旨本義大全此又論移孝爲忠之道以廣中於事君之意　朱子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　按左傳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爲楚所敗歸而請死士貞子諫曰林父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其敗也如日月之食於是晉侯使復其位　雜祺按

孝經孔子爲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非止言家庭事親之一事也而其首章卽曰中於事君如諸侯卿大夫士無非言孝亦無非言忠其餘章所言事君之忠不一而足至十七章則於忠君一節尤爲篤摯是經也謂之孝經可卽謂之忠經亦可後世乃有依十八章作忠經者無論其僭擬聖經而其言亦非皆孔子之言且湊泊割裂全不類經是後世二九神經之流耳而好事者每與孝經並稱無惑乎安石謂孝經爲淺近之書而廢黜之也悲夫

按上章但有以孝作忠而未及專言事君此章發出事君之義進思盡忠四語可以括盡臣道而又引詩指出愛字以明臣心呂忠節云可謂之忠經立論甚正大而其歸本於孝尤不失孝經之旨

講此言事君之道以補前中於事君之義也子曰孝中於事君而事君固有道矣君子之事君也進而在朝則思盡忠於君凡陳謨宣力無不精白其一心退食在家則思補君之過凡君德君政不令其有所疏失於君之有美意也不待其已形將助而順導之以使其成於君之有惡念也不待其已發匡正而救挽之以使其消如此則臣悅君君亦悅臣上下能相親

而有泰交之象也　夫盡忠補過將順匡救皆所以愛君也詩小雅隰桑之篇有云爲臣者心乎愛君則不論所處之遠而中心藏此愛君之念無日而可忘也君子之事君亦惟深致其愛而盡忠補過將順匡救自不容已矣

喪親章第十八

疏此章首云孝子之喪親也故章中皆論喪親之事喪亡也失也父母之亡沒謂之喪親言孝子亡失其親也故以名章結之於末

陳注章中云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故以喪親名章終之於末

大全古文今文皆有古文無四也字餘同今文今文爲喪親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

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注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章氣竭而息聲不委曲觸地無容不爲文飾不安美飾故服縗麻悲哀在心故不樂也旨美也不甘美味故疏食水飲哀戚之情謂上六句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使人知有終竟之限也

疏夫子述喪親之義言孝子喪親哭以氣竭而止不有餘偯之聲舉措進退之禮無趨翔之容有事應言則言不爲文飾服美不以爲安聞樂不以爲樂假食美味不以爲甘此上六事皆哀戚之情三日而食者聖人設教無以親死多日不食傷及生人雖即毀瘠不令至於殞滅性命此聖人所制喪禮之政也又服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畢之限　禮記閒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此注據斬衰而言之是氣竭而後止息又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是偯爲聲餘委曲斬衰則不偯故云聲不委曲也　觸地

無容禮記問喪之文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於外所以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又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鄭玄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今此經云言不文則是謂臣下也雖則有言志在哀戚不爲文飾也　案論語孔子責宰我云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美飾謂錦繡之類也故禮記問喪云身不安美是也孝子喪親心如斬截爲其不安美飾故聖人制禮令服縗麻當以粗布長六寸廣四寸麻謂腰絰首絰俱以麻爲之縗之言摧也

經之言實也孝子服之明其心實摧痛也韋昭引書云成王既崩康王冕服卽位既事畢反喪服據此則天子諸侯但定位初喪是皆服美故宜不安也注言至痛中發悲哀在心雖聞樂聲不爲樂也　旨美經傳常訓也嚴植之曰美食人之所甘孝子不以爲甘故問喪云口不甘味是不甘美味也閒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是疏食水飲也韋昭引曲禮云有疾則飲酒食肉是爲食旨故宜不甘也　經云三日而食毀不滅性注言不食三日卽三日不食也云哀毀過情者是毀瘠過度也

言三日不食及毀瘠過度因此二者有致危亡皆虧孝行之道禮記問喪云親始死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又閒傳稱斬衰三日不食此云三日而食者何劉炫言三日之後乃食皆謂滿三日則食也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注與彼同唯改喪爲禮耳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也注引彼二文欲舉中爲節也起踊曰企俛首曰俯聖人雖以三年爲文其實二十五月而畢故三年問云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是也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爲制也

陳注孝子喪親哀痛之極其哭也不偯氣竭而盡不能委曲也其禮也無容觸地踴躃不能爲容也其言也不文內憂無情不能爲文也服衣之美有所不安

聞樂之和有所不樂食味之旨有所不甘凡若此者乃孝子自然哀戚之情非有所勉强而爲之也禮人子於父母之始死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然過三日則傷生矣教民三日而食粥使之無以哀死而毛傷生雖毀瘠而不至於滅性此聖人之爲政所以爲生民立命也喪則定爲三年而不過者孝子報親之心雖無限量聖人爲之中制以示民有終極之期也

本義大全此又備言死事之孝以盡孝之變也孝子於父母生成之恩昊天罔極一旦不幸而居親之喪哀痛之極五內割裂發於聲爲哭偯哭餘聲也不偯

氣竭幾盡不能委曲也動於貌爲禮無容觸地局脊不暇修儀也出於口爲言不文內痛無已不暇修辭也以至美服有所不安故服衰麻聞樂有所不樂故不聽樂食旨美之味有所不甘故食疏食此六者皆孝子之眞情人心自有非聖人强之也　禮三年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過三日則傷生矣所以三日而食教天下之民無以哀死而傷生者性者人所受於天以生者也愛親本出於性若哀毀而至於傷生則反至於滅性禮所謂不勝喪比於不孝不慈是已故雖毀瘠而不使至於滅性此聖人之政所以全其孝也孝子之心何有限量聖人爲之立制不過三年所以使民有終竟之時使賢者俯從不肖企及也此皆聖人因人情而節文之無賢愚貴賤一也　邢氏敬曰親死曰喪喪失也孝子不忍死其親如親尙在相失之爾　横渠張子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按邢疏無容謂無趨翔之容後有云稽顙觸地以觸字言則稽顙爲是　毀不滅性較傷生進一層大全之說可玩

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踴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注周尸爲棺周棺爲椁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屍內於棺也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戚也男踴女擗祖載送之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疏此言送終之禮及三年之後宗廟祭祀之事也言孝子送終須爲棺椁衣衾也大斂之時則用衾而舉屍內於棺中也陳設簠簋之奠而加哀戚葬則男踊女擗哭泣哀號以送之親既長依丘壟故卜選宅兆之地而安置之既葬之後則爲宗廟以鬼神之禮享之三年之後感念於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　檀弓稱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注約彼文故言周尸爲棺周棺爲椁也白虎通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椁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

人易之以棺椁案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則虞夏之時棺椁之初也衣謂襲與大小斂之衣也衾謂單被覆尸薦尸所用從初死至大斂凡三度加衣也一是襲也謂沐尸竟著衣也天子十二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襲皆有袍袍之上又有衣一通朝祭之服謂之一稱二是小斂之衣也天子至士皆十九稱不復用袍衣皆有絮也三是大斂也天子百二十稱公九十稱諸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皆禪袷也喪大記云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鄭玄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是舉屍所用也棺椁之數貴賤不同皇侃據檀弓以天子之棺四重謂水兕革棺杝棺一梓棺二最在內者水牛皮次外兕牛皮各厚三寸爲一重合厚六寸又有杝棺厚四寸謂之椑棺言漆之甓甓然前三物爲二重合一尺外又有梓棺厚六寸謂之屬棺言連屬內外就前四物爲三重合厚一尺六寸外又有梓棺厚八寸謂之大棺言其最大在衆棺之外就前五物爲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皮則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侯伯子男又去兕牛皮則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又去椑棺一重合

厚一尺四寸下大夫亦一重但屬四寸大棺六寸合厚一尺士不重無屬惟大棺六寸庶人郎棺四寸案檀弓云柏椁以端長六尺又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是也　周禮舍人職云凡祭祀供簠簋實之陳之是簠簋爲祭器也故鄭玄云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下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又按陳簠簋在衣衾之下哀以送之上舊說以喪大斂祭是不見親故哀戚也　案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則是女質不宜極踊故以擗言之據此女既有踊則男亦有擗是互文也既夕禮柩車遷祖質明設遷祖奠日側徹之乃載鄭注云乃舉柩卻下而載之又云商祝飾柩及陳器訖乃祖注云還柩鄉外爲行始又檀弓云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鄭云祖爲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然則祖始也以生人將行而飲酒曰祖故柩車既載而設奠謂之祖奠是祖載送之之義也　按士喪禮筮宅鄭云宅葬居也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鄭云穴謂冢壙中也故云宅墓穴也案周禮冢人掌公墓

之地辨其兆域則兆是塋域也孔安國云恐其下有伏石漏水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是也　立廟者卽禮記祭法天子至士皆有宗廟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斯則立宗廟者爲能終於事親也舊解云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貌也故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也祔祖謂以亡者之神祔之於祖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祔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旣祔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士以上則春秋祭祀兼於庶人也　祭義云霜露旣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旣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是也

陳注當親之始死也爲之棺以周衣椁以周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斂之其葬也陳其簠簋奠以素器則傷痛而哀慼之其祖餞也女擗男踊號哭涕泣則悲哀而往送之爲墓於郊則卜其宅兆必得吉而安厝之四者愼終之禮也爲廟於家則三年喪畢遷主於廟以鬼而禮享之及其久也寒暑變遷益用增感春秋祭祀以寓時思二者追遠之禮也此皆聖人之政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

本義大全此又自聖人之政而詳言之其始死也爲之棺以藏其體椁以附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斂之其朝夕奠也不見其親之存陳奠簠簋而哀傷痛慼之其將葬而祖餞也不忍其親之去女擗男踊相與號哭涕泣而盡哀往送之擗以手擊胸也踊以足頓地也哭者口有聲泣者目有淚送送葬也其爲墓於郊則必卜其墓穴之宅塋域之兆必得吉而安厝以葬之此愼終之孝也　其旣葬也各循其應立宗廟之禮制爲之遷主於廟始以鬼享之稱鬼者神之也及其久也寒暑變更必有怵惕悽愴之心春秋祭祀以時而思如思其笑語思其居處之思四時皆祭言春秋省文也此追遠之孝也所謂聖人之政因情節文無賢愚貴賤一者此也　橫渠張子曰古之椁

言井椁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龍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或曰此言朝夕朔望之奠簠盛稻粱器外方內圓簋盛黍稷器外圓內方按士喪禮朝夕奠脯醢而已盛以籩豆朔月殷奠始有黍稷盛以瓦敦卿大夫祭祀少牢饋食亦止用敦盛黍稷以公食大夫禮推之竊意天子諸侯之殷奠乃備黍稷稻粱而器用簠簋此蓋舉上而言之也　司馬温公孝經指解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非若今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爲地之美土色之光潤草

木之茂盛乃其處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之用心也　又曰孝子以安親爲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以太拘則葬不患其不時

司馬温公又論葬者人子之大事死者以窀穸爲安宅死而未葬猶行而未得其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勅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是舉其中制而言之按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廬寢苫枕塊蓋孝子之心以爲親未獲所安已故不敢安

也今世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而爲其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爲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棄失亡尸柩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人所貴乎有子孫者爲其死而形體有所付也既而不葬則與無子孫而死於道路者奚以異乎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况爲人子乃忍棄其親而不葬哉大抵世之遷延不葬者多以昆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徧納其賂而給之以私

己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某山强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爲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太拘之患爲人子者所當深察　橫渠張子曰正叔嘗爲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道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犂所及　草廬吳氏曰將置柩於其處必乘生氣無地風水泉沙礫樹根螻蟻之屬及他日不爲城郭溝池道路然後安卜者決之於神也不卜則擇之以人葬書備言其術之理

可稽焉中州土厚水深不擇猶可偏方土薄水淺凡地不皆可葬苟非其地尸柩之朽腐敗壞至速與舉而委之於壑同孝子之心忍乎先擇後卜尤爲謹重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士民而後謀及卜筮也按喪禮筮宅卜日大夫以上則葬日與宅兆皆用龜卜或亦用筮此云卜葢通言之　楊氏東明曰朱紫陽昭穆葬圖儒家相與守之則報本睦族之義備矣眞塋制之善經也自堪輿之術行而昭穆之法壞不知家門興替繫德厚薄操縱予奪天尸其柄故天所與者必不以無地獲咎天所奪者必不以有地賞休何者地之理當不勝天之靈而以術求終不若以德致者不爽也且彼信地理者謂地靈乎不靈乎不靈也擇之奚益也果靈也又奚至不論其人而概予之福乎然此猶以禍福言也若論其流弊則葬而復遷遷而復改令死者骨骸轉徙靡定甚且停柩待地至子孫衰不克下土此乃仁人孝子所忍乎　橫渠張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皆有日祭之

禮此謂三年之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祭義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又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新昌合應氏曰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則祭之說豈止爲居喪時也伊川先生曰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厚於自奉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迎主祭於正寢凡事死者皆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或問俗節之祭朱子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祀某家依之但七月十五日用浮屠說素饌祭某卻不用初張敬夫廢俗節某問公於端午須吃糭重陽須飲茱萸酒不祭而自奉於汝心安乎此孝經所謂以時思之之大義也　西山眞氏曰浮屠之教得行由吾儒之禮先廢不復祭

禮則居喪者悵悵無以報其親

按舉之舊說謂舉屍納於棺大全謂舉而斂之覺雅簠簋是祭器不必拘上下所用陳簠簋作朝夕奠爲是不必定指將葬　卜宅兆先儒之說備矣吳草盧似信術家之說然從親起見不爲己身規利不害爲孝　卒哭而祔古禮所載橫渠云三年而祔亦近人情　喪祭不用浮屠最有關繫有意從俗反以瀆親卽謂之不孝可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注愛敬哀慼孝行之始終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

疏此合結生死之義言親生則孝子事之盡於愛敬親死則孝子事之盡於哀慼生民之宗本盡矣死生之義理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言十八章具載有此義　愛敬是孝行之始也哀慼是孝行之終也

陳注此又合始終而言之以結一書之旨謂孝子之事親生則事之以愛敬死則事之以哀慼如此生民之道以孝爲本於此而盡矣養生送死其義爲大於此而備矣孝子事親之道於是而終矣　或問孝子之事親終矣豈自是而後可遂已乎曰非也孝子之心無窮也在一日則思在一日古者大孝所以有終身之慕也此云終者畢之謂也謂生盡其養死承其思然後子職畢盡無遺非謂從今日後遂不必容心也

本義大全此總結全篇之意言孝子事親於其生也事之以愛敬如前章所云者於其死也事之以哀慼如此章所云者生民之道以孝爲本盡於此矣養生送死其義爲大備於此矣然後孝子事親之道終於此矣夫孝之大至於生死始終無所不盡其極於膝

下親嚴之性始圓滿於天經地義之理始貫徹於德教政令之化始暢遂謂之德之本而教所由生又何疑哉噫此夢周公爲東周之素心而特寄之一堂問答間其旨深遠矣　草廬吳氏曰民之生也心之德爲仁仁之發爲愛愛親本也及人末也故爲生民之本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慼理所宜然故曰死生之義　孫本曰末復總結全篇之義蓋至此而孝子事親之道終矣著之爲經乃孔子平生所蘊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出於一時問答之語又何疑哉今合前後而觀之序次詳明脈絡貫通始終具備本末

兼該誠六經之總會也奚俟采輯裝綴而後成經乎於戲是經之宏綱鉅目章章如是乃以爲童習而弁髦之甚哉其侮聖言也

按此所云生事死事在本章只是言死事而連生事言之其義方全要是本章之結語也而舊說謂通結一書亦推論之辭耳　生民之本三句通承生事二句生民句重本字死生句重義字　盡字備字終字一串下必如此而後盡而後備而後終也

旨本義大全言孝子事親之變以終一篇之意生事愛敬以下總結之也可謂至精約矣　朱子曰亦不

解經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講意先鞭此夫子述孝子居喪之事以示人宜分四截看孝子之喪親句是冒語哭不偯七句是述孝子自具之哀情三日而食六句是聖人喪制之禮爲棺椁衣衾六句是述聖人愼終追遠之禮生事五句是合始終而總結上文并結一篇之語也

按以喪親名篇居喪之事乃其正意而及於祭者祭亦喪親之後事也　此言喪祭雖不及禮之詳而大意已盡　事親終矣此爲孝之結局亦經之結局

講此言喪親之禮以終事親之事也子曰人子愛親之心無已欲其永存而親以有盡之年豈能常在則葬祭之禮尤事親者所不可忽矣夫孝子之喪其親也其哭氣竭而不偯其禮觸地而無容其言樸率而無文服之美者則不安而不服之聞樂聲則不樂而不聽之食旨味則不甘而不食之此孝子哀戚之至情出於自然而無所勉强也凡初喪三日而令之食教民無以哀死之故而傷其生雖毀瘠而不至滅其性此聖人之爲政以禮防民如此也喪不過三年示民以有終限不得任情爲之也　聖人又爲之棺椁衣衾舉而斂之陳設簠簋祭器以奠而哀戚之女擗

男踊號哭涕泣葬則哀以送之卜其宅兆擇吉地藏柩而安置之爲之祔主於宗廟以鬼神之禮享之及其久也春秋祭祀以時而思慕之夫由始喪而斂而奠而葬而祔而祭聖人制禮周詳如此　統始終言之人子於親之生所以事之者極其愛敬於親之死所以事之者極其哀感生民之根本在乎孝於此盡矣養生送死之大義於此備矣孝子之所以事親者終矣然而孝子一息尚存則心猶思慕豈有終竟哉

總論河南張恆嘗問孝經何以有今文古文之別草廬吳氏曰黃帝時倉頡始造字周宣王時史籀因倉

頡字更革爲大篆秦始皇時李斯因史籀字更革爲小篆倉頡字謂之古文秦人以爲篆書繁難又作隸書取其省易專爲官府行文書而設自此人趨簡便習隸者衆習篆者寡公私通行皆是隸書經火於秦而復出於漢當時傳寫只用世俗通行之字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屋壁得孔鮒所藏書禮及論語孝經皆倉頡古文字後人稱漢儒隸書傳寫之經爲今文以相別異云兩古文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不及傳行安國沒後其書無傳東萊張霸詭言受古文書成帝時徵至較其書非是漢志所載武成之辭卽張

霸僞古文書也古文禮五十六篇與今文儀禮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鄭玄注儀禮禮記屢嘗引用孔穎達作疏之時猶有後乃燬於天寶之亂古文論語二十一篇與魯論語齊論語爲三古文孝經二十二篇與今文孝經爲二魏晉而後不存隋人以今文孝經增減字分析兩章又僞作一章名之曰古文孝經其得之也全無來歷在驗隋經籍志及唐開元時集議顯斥其妄邢昺正義具載詳備可考司馬溫公有古文孝經指解蓋溫公謂古文尤可尊也而不疑後出之僞朱子刊誤姑據溫公所注之本非以古文優

於今文而承用之也學者豈可因後儒之傳會而廢先聖之格言也　呂維祺曰謹按孝經大意孔子爲明先王以孝立教而發孝德之本教所由生其綱領也自身體髮膚至末之有也皆言孝德之本而教在其中自甚哉孝之大也至名立於後世矣皆言教所由生而本於孝自若夫慈愛恭敬至末復因曾子之問而推廣極言之無非申德本教生之意前後諸章相承脈絡貫通而其理至廣大復至精約眞聖人之言也後儒紛紛致疑而以意改之或未揆之理耳程子曰讀書者常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

可見又曰易其心自見義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履平坦道路　董鼎曰孔子此書雖以授曾子而備言立孝之用則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所通行而爲人上者又德教之所自出故一則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二則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三則曰明王事父孝事母孝至末章則亦曰教民無以死傷生又曰示民有終也則是孝者天地之經人道之本誠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先務也故雖生事葬祭貴賤有等禮不可逾而秉彝好德之心則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聖人之爲生民慮者豈不深且遠哉然則感人

心厚風俗至德要道又何以加於孝

按今文孝經十八章質諸朱子所言誠有可疑然刊誤既未行世而聖經不可一日不以垂訓取十八章因文立訓裒輯羣說而删正之固不能爲聖人之完書而亦可發明言孝之大義也其於朱子刊誤章次雖異而較諸朱子生平著書立言之意竊有所取而不至背馳其亦可告無罪也夫　嵩陽耿逸庵先生有孝經易知徧給童蒙每歲春秋集童子於書院令其倍誦授之飲食獎以紙筆及期童子塞途而至會講堂下揖讓如禮朗然成誦旣畢縱遊書院中外遍林麓泉石間垂髫總角嘻笑歌呼天眞爛漫太和在宇予主書院兩與其事久而不能忘易知過簡成童而後欲敷析文義者不能不取證於他書予爲是編與易知相輔而行分長幼授之視易知爲詳故謂之詳說見聞未廣缺略尚多同志者幸有以益我

孝經詳說卷六終

孝經集解序

五經自宋皆有成書詩書註於朱蔡矣周易傳於程本義於朱

矣春秋傳於胡禮記集說於陳矣惟孝經一書漢鄭氏註外則人駕其說户私其書

學者苦無以考異而會同如五經之有所遵守也患已久矣仁和趙子司濤獨起而

博搜典籍廣集衆長醇者存之疵者去之畧者詳之隱者顯之依顏芝本章次分卷

十八名曰集解辯往
說之誣啓愚蒙之障
有功學者匪淺也乃
以其書藏之家塾以

課其子若孫嗟乎司
濤豈若硜〻小儒故
靳其傳以高其價者
哉吾固知其志之有

在也蓋世儒不於躬
行實踐上體驗而徒
于章句間聚訟不休
已非一日司濤心非

而厭薄之意在身體
力行而止矣必與世
儒較短長於言論哉
況其樂道安貧不屑

求人之概一如廼翁丹山先生又何由得付之梓出而公之世也方今

朝廷力圖孝治其所以風示天下者亦已至極而司濤是書煩悉其辭丁寧其義使

智愚賢不肖皆有以明其理而行其事則所以相與扶進醇風者未必不由於此因

与同志力謀梨棗工竣令嗣請序於余余曰會羣言於一原而不失之錯與雜也出

獨見於心得而不失
之偏與異也酌繁簡
於至當而不失之冗
卑漏也雖與諸儒之

易詩書春秋禮記並
垂不朽可也
康熙甲子一陽月甬
東世弟謝于道存峨

氏拜撰於花塢之山
房

謝于道
存峨

孝經本河間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世傳其學又有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壁安國爲傳至

敘一

劉向典校經籍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云康成而或疑其不類康成諸註也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蘊林皇侃之徒注

者無慮百家而十不存一則解之雜集也孔氏古文亡失已久至隋時秘書監王邵訪得之河間劉炫始雖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當時儒生喧然皆謂

敘二

炫自作決非漢世古文也及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之明皇自取劉邵陸澄六家之說詮之刻石太學號爲石臺孝經至

宋司馬温公作指解又以古文為真朱子刊因衡山胡侍郎之言復質之沙隨程可久玉山汪端明作孝經刊誤元吳文正公復尊今文因朱子刊誤校其同

異為定本明儒景濂宋氏病諸儒於經之大旨少所發明而獨務爭於其末震川歸氏謂今世所存要以為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

則集解者至今日而欲折衷於至當豈不為尤難哉仁和趙君司濤潛心嗜古一仍石臺舊本薈萃唐宋元明諸家之說訂為集解間有儒先所未盡則稍出

辨論務當於義理而止其取材也富矣其約旨也精矣庶幾能發揮經之大旨存聖人之微言而獨為其難者乎夫孝治之大塞天地橫四海庸愚日用之間

而可循聖哲終身行之而不足惟不以章句解說視之而實體之於躬行心得之餘於後知是書之為功甚大不徒校同異分今古如漢世經師以擅专门之

叙五

長而已司濤復因紫陽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書之旨別為外傳而未遑乃備採群傳作孝經類編凡十卷余兄耿巖太史嘗稱漳浦黃石齋先生孝經集傳達愛敬之原揭道德之根極足補先賢所未逮余知司濤是書出其必與之分鑣而並馳也夫

時

康熙癸亥季夏同學弟沈

叙六

佳頓首拜譔

孝經集解序

昔夫子刪定六經以授門弟子其後為曾子陳孝道則門弟子釐折立曾子抱河洛書北向授大義是為孝經自秦燔詩書而顏芝本最先出非如六經殘缺失次或老生口授或得自女子迨蝌斗古文出而參錯愈甚又其書乃曾子所親承非如論語

成于曾子有子門人輾相傳述戴記襍出漢儒真偽至莫能定然頗疑孔門弟子七十人多通六藝而夫子獨稱閔氏子為至孝若曾子之篤行且得聞大道初未嘗一言許而孟孫游夏之徒次第質問夫子与之語又人人殊如禮傳所載曾子言孝至精且悉是與經相發而千八百餘言亦無

有一言証合者若獨何歟抑又疑孝極德行之大鉅細愼無弗備經第舉其大而略其小語其本而忽其末至于溫凊省定之文旨甘問視之節噦噫嚏咳之細疾痛疴癢之謹雖聖人或未必曲盡頋一弗之及而乃舉天經地義之大通神明光四海之遠以為教乎天下夫通神明光四海者此

聖孝之極而用勞用力者所不可學而至也而欲以槩責之人人何其難也余嘗反覆是書以為教化之本在於立身身立而名揚然後知本乎所生故以之為教則化行以之為政則治成其責歸於卿大夫士而其效及於庶民斯推而放諸四海而準此夫子立言之大旨耳矣嗚呼此豈識之

閭里之士一味之甘一聲欬之微爲足盡
其義蘊者乎仁和趙司濤先生初取朱子
小學爲之集解已復有孝經集解之刻期
以喻諸人人及乎卿大夫士以上達乎
朝廷越十年書成蓋自漢江翁后蒼以來
至先生而注乃備其於夫子立言大旨既
能探而出之而令余向時之疑庶幾盡釋

焉先生又有孝傳取古今孝子慈孫依經
以立傳因傳以繪圖其勤於勸世若此嗟
乎吾輩讀書稽古胥稱孔門弟子窃經明
之緒而身不修名不立求之門內不無微
憾者其視古卿大夫士居何等也
時
康熙歲次甲子長夏錢唐後學章攄功

拜手題

孝經集解

目録

卷之一
開宗明義章第一
卷之二
天子章第二
卷之三
諸矦章第三

卷之四
卿大夫章第四
卷之五
士章第五
卷之六
庶人章第六
卷之七
三才章第七
卷之八
孝治章第八
卷之九
聖治章第九
卷之十
紀孝行章第十
卷之十一
五刑章第十一

卷之十二
廣要道章第十二
卷之十三
廣至德章第十三
卷之十四
廣揚名章第十四
卷之十五
諫諍章第十五

卷之十六
感應章第十六
卷之十七
事君章第十七
卷之十八
喪親章第十八

孝經集解目録終

孝經集解例言

一孝經自魏武立傳由漢晉以迄唐宋元明解者如林或太繁而失之龎雜或太簡而失之掛漏或以粗淺昧聖言微意或以過深悖聖言正旨學者苦無折衷久矣今先生是書繁簡得宜淺深當理有功後學良匪淺鮮

一名集解者何先生徧閱諸家之解擇其明白切當者以次彙集明非一家言也先生之不任已見以没人善於是書已見一班

一解以鄭氏爲主他賢之說有集其全者有集其半者有集其數句者大約意見雷同斷不涵列以亂見聞惟范氏解文連旨環不可分配各節下故於篇末特載其全

一先生集解頗費斟酌鵬等見先生寒暑不輟寢食俱忘殫精極力於是書者已歷有年每日經義極發露又極深微心粗氣浮便於本旨有天淵之隔故句推字求惟與

經義實有發明者方爲銜入不則槩從屏置

一先生去取甚嚴其不合經旨者旣不濫收而必附辯之者先生慮斯理不明人心日流於異則匡正殊難諄諄辨駁其即先聖不得已之心歟

一前賢之說有所未備先生以已意融會經旨曰愚按曰愚意及不列古賢名者皆先生解也學者讀之自然心領神會鵬敢阿

私所好謬爲讚誦哉

一集解姓氏悉依經文次第不分年代先後故有元人而列宋人之前漢人而居唐人之後甚至先生之說有竟列首條者非錯亂顚倒總以便後學耳

一經文字句悉遵石臺本他本或有不同者先生用細字分註各段下以備考辨

一先生喪王父母時哀毀過甚眼花手顫不能楷書故凡蒐撿書冊去取刪削獨出先生心裁其抄謄校對皆命鵬等濟任恐粗疎忽畧字畫不無失誤尚祈　明眼改正

一寒家自前甲申以來流離播遷遺書被刼十失八九歲丁酉又遭祝融零落殆盡矣謀生之餘力不能購書先生節衣食之給以備案頭然較前所藏不過十之二三耳集中大約借閱抄錄者多先生時以不能廣採爲歉匪謂解者止此也倘蒙四方君子不吝鄴架發其秘藏郵寄武林得成

全書公其便於天下甚盛業也

錢唐趙飛鵬謹識

孝經

趙起蛟集解

班固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

言。故曰孝經。○皇侃曰。經者常也。法也。

此經爲教。任重道遠。雖復時移代革。金

石可銷。而爲孝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

其常也。爲百代規模。人生所資。是其法

也。○邢昺曰。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

之典。○司馬光曰。聖人言則爲經。動則

爲法。故孔子與曾子論孝。而門人書之。

謂之孝經。○丘濬曰。孝經孔曾問答之

言。而曾氏門人所記也。○愚按孝之爲

理。塞乎天地。遍乎事物。無人可外。無時

可離。故以經名。取可常行之義。凡言經

者。皆學者尊稱之辭。雖聖人言可爲經。

究之聖人立言本懷。初不在此。異說雜

出。亦以經名。妄自尊大。僭竊名號。愚人

惑焉。全不顧名思義也。又人生天地。爲

臣不可不忠。爲子不可不孝。忠孝道全。

斯稱成人。自邪說充斥。而忠孝理微。亂

臣賊子。接迹於世。孔子懼。作春秋以紀

其事。使爲臣子者有所鑒於前。乃以懲

於後也。作孝經以明其理。使爲臣子者

有所得於心。乃以措諸躬也。然春秋雖

專紀事。而忠孝之理。已散著於二百四

十年之間。孝經雖專言理。而忠孝之事。

則合符於一十八章之內。是春秋與孝

經。題目雖分。道理則一。觀夫子之自言

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亦可見矣。或

謂子夏文學士也。故授之春秋。以矯其

浮靡之失。子輿魯者也。故授之孝經以

成其敦篤之行。不知二經之授。雖屬二

子。而春秋寄賞罰之微權。豈僅爲卜氏

之書。孝經陳愛敬之大用。豈僅爲曾氏

之書。世之願治之君。志學之士。苟於此

而融會貫通。身體力行焉。其於治道立

身。豈小補哉。

開宗明義章第一

邢昺曰。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言此章開張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曰開宗明義章也。章者。明也。謂分析科段。使理章明。說文曰。樂歌竟爲一章。章字從音從十。謂從一至十。十。數之終。諸書言章者。蓋因風雅凡有科段皆謂之章焉。第。次也。一。數之始也。以此總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爲第一。冠諸章之首焉。○愚按十八章題名。古未嘗有之。乃後儒以己意推闡集議詳定。而唐石臺本仍之者也。孝經定本。元朱申句爲註解。分節不分章。惟刊誤乃分經一章。傳十四章。依大學經文例。元吳澄較定今文本。畀子文受讀。大德癸卯。門人張恒請梓行世。章次亦分經傳。第經仍今文。刪去引詩引書之詞。合五孝爲一

章。與刊誤小異。傳則合五刑一章。去閨門一章。分爲十二章。次第前後。與刊誤迥乎不同矣。或曰。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或曰。劉向校古文定爲一十八章。或曰河間顏芝藏本十八章。或曰。隋劉炫分庶人章爲二。分曾子敢問章爲三。僞造閨門一章。合古文二十二章之數。或曰。閨門章匪出長孫氏。蓋晉宋人爲之。或曰。自天子至庶人五章。皇侃標其目。冠於章首。開元間用諸儒議章。始各有名。如開宗明義等類。諸說紛紜。莫之能定。大約於經文本旨無大乖謬。然孔本得乎武帝。顏本出於漢初。傳世久遠。故今仍顏本一十八章匪敢臆爲論訂。亦姑從衆云爾。

仲尼居。曾子侍。一本。居字上多閒字。侍字下多坐字。

仲尼。孔子字。名丘。居。謂閒居。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稱子者。曾氏

門人尊其師也。侍，卑者在尊側之謂。○鄭氏曰：侍謂侍坐。○邢昺正義曰：凡侍有坐有立，此則侍坐也。○愚按：此門人序作經之所自始，記此六字也。下子曰及曾子避席曰，與連篇子曰、曾子曰，皆出自記者之口。蓋敘述問答之體宜然。正義謂自標已字，稱仲尼居，呼參為子，稱曾子侍，建此兩句，以起師資問答之體，下子曰，皆孔子自謂。竊恐不然。近世師生或事足恭，古昔聖

賢以傳道授業解惑為事，稱謂之間，勿煩謙下。故夫子之詔弟子，其載諸魯論可考者，亦既彰彰矣。曰回，曰由，曰求，曰賜，曰赤，曰點之類，不可勝述。大約皆直呼其名，何嘗忌諱而自卑以標其字，尊弟而稱為子也。即一貫章，亦曰參乎。傳孝可以呼參為子，傳道獨不可以呼參為子乎。夫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師前弟名，大義昭然，故曾子承問，即避席稱名以對。夫亦曰師弟猶父

子也，猶君臣也。名稱之間，弟宜尊其師，師何所尊其弟乎。况爾汝輕賤之稱，師加於弟，受者無辭，豈非尊卑之分，不容強乎。夫子治衞，正名為先，今如邢說，明孝之道，顧反亂其名乎。邢氏此說，予已不錄，為之詳辨者，以其見諸註疏，恐學者誤信勿疑，則師弟之分不明，而名稱之混，不知何所底止矣。故附辨於此，非好喋喋擬議前賢也。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

上下無怨。女知之乎。（一本先王上有參字。）

女音汝，下同。○子，孔子也。公羊傳云：子者，男子通稱也。古者謂師為子。曰者，辭也。下子曰義同。○愚按：先王謂古先聖王，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至，極也。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理，仁義禮智信是也。要，總會也。殷仲文曰：窮理之至，以一管衆為要。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是，而其大目則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蓋

卽性之命於天者。率而行之。以爲天下之達道也。文分言之曰德。曰道。其實一也。以其內得於心。故曰德。以其外見諸事。故曰道。德言至。道言要者。明乎萬事萬物之理。莫過乎此。亦莫切乎此也。指孝言。蓋所性之理。而仁兼統之。仁之發爲愛。而愛由親始。故孝爲德之至。道之要也。○鄭氏曰。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王。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人和睦無怨。○邢昺正義曰。依王肅義。德以孝而至。道以孝而要。是道德不離於孝。○吳澄曰。孝者。其心有順而無逆。以孝教天下。使皆化而爲順。故曰以順天下。民謂庶人。上謂天子在諸侯之上。諸侯在卿大夫之上。卿大夫在士之上。下謂士在卿大夫之下。卿大夫在諸侯之下。諸侯在天子之下也。孝。順德。順道也。以順德順道順天下者。天子也。順達於庶人。則其內之兄弟夫

婦。外之比閭族黨。靡有乖爭。順達於諸侯卿大夫士。則爲下者。順事其上。而上無怨於下。爲上者。順使其下。而下無怨於上。天地之間。一順充塞。九族既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唐虞成周之盛也。○女。謂曾子。○董鼎曰。天下之怨。每生於不和。不和之患。常起於不順。今有一道理。能使之和順。而無怨。誠學者所當知也。引而不發者。重其事。而未欲遽言之也。○愚按意無所拂逆之謂順。孝者。人心所同得。古今所共由。先王以此躬行倡率於上。卽以此整齊化導夫下。自然而然。毫勿勉强。而民有不和協而親睦者乎。將上而人君。下而臣民。皆相安於大順之中。而無所怨憾矣。此極至之德。切要之道。夫子急以知詢曾子也歟。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愚按禮。師有問。則避席起答。故曾子聞孔

子至德要道之問。卬離其坐。以魯鈍不足以知答之。蓋承之以謙也。○鄭氏曰。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以知此至要之義。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一本生字下無也字

夫音扶。下同。復。去聲。○善事父母謂孝。愚意事之所該者廣。善之所蘊者微矣。○朱子曰。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爲禮之本也。

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本。猶根也。○鄭氏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爲德本。又言教從孝而生。又曾參起對。故使復坐。○司馬光曰。人之修德。必始於孝。而後仁義生。先王之教。亦始於孝。而後禮樂興。○董鼎曰。行仁必自孝始。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一念之發。生生不窮。猶木之有根也。聖人以五常之道立教。本立則道生。移之以事君。則忠矣。資之以事長。則順矣。施之於閨門。則夫婦和矣。行之於鄉黨。則朋友信矣。充拓將去。舉天下之大。無一物而不在吾仁之中。無一事而不自吾孝中出。故曰教之所由生。又孝之義甚大。而其爲說甚長。非立談可盡。故使復位而坐。而詳以告之。○愚按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二句。是一篇綱領。全經不過發明此二句。○祭義篇。曾子有言。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

宜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豈非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二語。有以啓其機乎。朱子以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淸淨寂滅。與夫百家之支離偏曲。皆不得謂之教者。誠惡其理與孝悖。業與孝違也。然則舍孝無所爲德。舍孝無所爲教。夫子早發明其旨趣。以防閑夫邪僻。意深哉。○此申明上文所謂至德要道也。○疏鈔曰。夫孝。德之本也。

釋先王有至德要道。元出於孝。孝爲之本也。敎之所由生也。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謂王敎由孝而生也。○虞淳熙曰。孝字。從老。省從子。子在老傍。抗而不順非孝也。老在子下。逆而不順。非孝也。老上子下。斯象形矣。○潘之淇曰。老自爲老。子自爲子。非孝也。老化其半。一體而分。子承老身。全體而合。斯會意矣。又敎字從孝。從支。學字從𡥈。從冖。從臼。𡥈古

文孝字。冖音覓。遮隔之意。臼音掬。兩手撮取障蔽之意。從孝。從支。分條設科。導天下而入於孝也。從𡥈。從冖。從臼者。發蒙去障。啓自心而入於孝也。故孝爲敎之所由生。亦爲學之所由生。○楊簡云。古文學字。郎是孝字。○謚法至順曰孝。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協時肇厚曰孝。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身。總言其大。體。分言其細。髮。毛髮。膚。皮膚。毀。謂虧辱。傷。謂破損。周禮見血爲傷。○樂正子春曰。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鄭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按不虧

體。所以全其形。不辱身。所以全其性。一舉足而不忘。不虧其體也。一出言而不忘。不辱其身也。如此方得謂之全而歸之。不敢毀傷者矣。○司馬光曰。聖人之敎。所以養民。而全其生也。苟使民輕用其身。則違道以求名。乘險以要利。忘生以決忿。如是而生民之類滅矣。故聖人論孝之始。而以愛身爲先。○董鼎曰。孝以守身爲大。身者親之枝也。大而一身四體。細而毛髮皮膚。皆

受之於父母者。爲人子者。愛重其身。而不
敢少有毀傷。此乃孝之始事也。○吳澄曰。
孝者愛親。而身者。親之枝。故愛親必自愛
身始。○愚意此以安常論。故必全歸始可
言不毀傷。其或變出非常。禍鍾叵測。自返
無致毀傷之由。而有不得不毀傷之勢。揆
諸理而宜。卽毀傷何傷。故不敢毀傷一語。
正不得漫責之殺身成仁者。然亦非偷生
苟免。僥倖萬一者。所得藉口以自文也。又

人常以受之父母爲念。則視聽言動。自不
容於不謹。而飲食寢興。皆獲所天。自無計
較爾我之私。嘗擾牽繫矣。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於一本作于。

立。樹立也。言無所搖動也。揚。傳播也。後世。
沒世也。沒世不稱。君子所疾。故名以後世
爲眞。顯。光顯也。父母無名。以子之名而名。
勝於爵位之榮也。○皇侃曰。若生能行孝。
沒而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父母
也。○鄭氏曰。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
揚後世。光顯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爲先。揚
名爲後。○邢昺曰。夫不敢毀傷。闔棺乃止。
立身行道。弱冠須明。經雖言其始終。此畧
示有先後。非謂不敢毀傷。唯在於始。立身
獨在於終也。明不敢毀傷。立身行道。從始
至末。兩行無怠。此於次有先後。非於事理
有終始也。又行孝道。不至揚名榮親。則未

得爲立身也。○吳澄曰。孝之始終。皆在此
身。蓋人子之身。卽父母之身。始則保其身
以全所有。終則成其身。以彰所自。可謂孝
矣。○愚意前言事親。以守身爲本。此言守
身。以行道爲急。能行道。則身自立。身立而
令聞廣譽。播之當時。傳之後世。人稱其子。
推所自生。以及其父母。所必致也。故父母
無貧賤。亦貧賤於人子之身立與否耳。爲
人子者。又可以行道爲綴圖哉。又立身行

道云者言不爲奇邪所惑能卓然特立於仁義中正之途而不介於兩可方可言立身其於所謂親義序別信之道各盡其精微一無所闕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始得言行道也不然索隱行怪後世有述聖人何以不爲而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聖人又何以勿能已哉亦可見矣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鄭氏曰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忠孝

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吳澄曰事親者不敢毀傷其大也左右就養等事在其中矣事君者推愛親之心以愛君也立身者行道揚名之謂也○前言至德要道蓋言在上者之孝而通乎下夫孝以下三句結前意也後言孝之始終蓋言在下者之孝而通乎上夫孝以下三句結後意也○按鄭玄以爲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强而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致

仕是立身爲終而劉炫駁云若以始爲在家終爲致仕則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無終若以年七十者始爲孝終不致仕者皆爲不立則中壽之輩盡曰不終顏子之流亦無所立矣駁解甚明附記於此○愚意人之有身親生之君成之出與處無二致親與君無二道移孝可以作忠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則事親者卽所以事君有事親而不得事君者矣未有能事親而

不能事君者也蓋始之事親所以全夫孝之體中之事君所以顯夫孝之用人患不忠耳不孝耳君親大倫兩全無愧則由此類推事事不虧其行可知又何身之不立而孝不盡於是乎又可見人於大處缺畧小處卽有可觀終不足取人於大處不失小處卽無可稱亦已無損况長於小者未有不短於大而優於大者究未嘗絀於小又逴逴然哉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一本無詩詞。

詩大雅文王之篇。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聿。發語辭。厥。其也。義取常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一說聿。述也。○鄭氏曰。恒念先祖。述修其德。○按經中引詩及書。凡十有一章。取以相證。使人諷詠自得。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范祖禹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故曰。至德。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孝。故曰。要道。因民之性而順之。

故曰。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順之至也。上以善道順下。故下無怨。下以愛心順上。故上無怨。人之爲德。必以孝爲本。先王所以治天下。亦本於孝。而後教生焉。孝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基也。未有孝而不仁者也。未有孝而不義者也。未有孝而無禮者也。未有孝而不智者也。未有孝而不信者也。以事君則忠。以事兄則悌。以治民則愛以撫幼則慈。德不本於孝。則非德也。教不生於孝。則非教也。君子之行。必本於身。記曰。身也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身體髮膚。受之於親。而愛之。則不敢忘其本。不敢忘其本。則不爲不善以辱其親。此所以爲孝之始也。善不積。不足以立身。身不立。不足以行道。行修於內。而名從之矣。故以身爲法於天下。而揚名於後世。以顯其親者。孝之終也。居則事親者。在家之孝也。出則事長者。在邦之孝也。立身揚名者。永世之孝

也。盡此三道者。君子所以成德也。記曰。必則古昔。稱先王。故孔子言孝。每以詩書明之。言必有稽也。

男 飛鵬 鳴謙 校對

孝經

孝經

趙起蛟集解

天子章第二

邢昺曰。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跡未著。故此以下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按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

又孝經援神契曰。天子之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愚按孝無貴賤一也。分天子諸侯卿士庶人者。明孝之理雖同。而孝之分有限。過不得。不及不得。故五等之中。天子至尊。列五孝之首。序爵也。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一本愛親者上無子曰二字。

惡。烏路反。下同。○ 邢昺曰。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爲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愛。喜好也。親。謂父母。惡。憎厭也。敬。恭敬。慢。褻慢。人。謂他人。自王宮王族以至臣庶皆是。又人者。對已之稱。○沈宏曰。親至結心爲愛。崇恪表迹爲敬。○劉炫曰。愛惡俱在於心。敬慢並見於貌。愛者。隱惜而結於內。敬者。嚴肅而形

於外。○皇侃曰。愛敬各有心迹。烝烝至惜。是爲愛心。溫凊搔摩。是爲愛迹。肅肅悚慄。是爲敬心。拜伏擎跪。是爲敬迹。○董鼎曰。愛者。仁之端。敬者。禮之端。惡者。愛之反。慢者。敬之反。○不敢惡於人。鄭氏曰。博愛也。不敢慢於人。鄭氏曰。廣敬也。○一說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於其親。○朱申曰。天子愛其父母者。必能推此心以愛百姓。不敢惡也。天子敬其父母

者。必能推此心以敬百姓。不敢慢也。○吳澄曰。天子之事親。在爲世子時。及爲天子。則宗廟之祭。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此愛敬其親也。○愚意愛敬二者。乃行孝之條目。而全篇之樞要也。先儒之論備矣。然沈氏以心迹分屬愛敬。似偏。皇氏以愛屬心。敬屬貌。則與沈氏同意。大約諸論之中。不如董氏仁禮與反之說。因用以著其本體。爲直捷曉暢也。蓋仁禮乃愛敬根源。愛由於

仁。則愛不溺於私。敬由於禮。則敬不流於僞矣。又遇仁而愛生。遇禮而敬生。是有時而愛敬。有時而不愛敬矣。以之接物則可。豈人子事父母之道乎。故必無時不愛敬。而常變勿渝。表裏如一。斯之謂愛敬其親者。又非愛而只知用敬則近於太嚴。嚴非所以事親也。非敬而只知用愛。則近於太易。易非所以事親也。事親者。貴愛與敬交盡。又愛敬爲生人所同。而惡慢惟天子最易。誠由愛親而推之。無一物不蒙其愛。愛則已誠矣。惡何自生。由敬親而推之。無一人不行其敬。敬則已誠矣。慢何自生。大抵愛敬有時而疎。則惡慢即乘於不覺。故驗之無所惡慢。而愛敬之功方密。又常人之惡慢。其暨彼者近。天子之惡慢。其暨彼者遠。尤宜加意省察。兩不敢字。正推見至隱處。亦正規諫人主處。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

蓋天子之孝也。盡於。加於。於字。一本作于。天子之孝下。一本無也字。

盡。極至而無餘之詞。事。奉也。凡以卑承尊皆曰事。已所得。人所效。曰德教。加。被及也。百姓。以國言。刑。儀法也。四海。以天下言。蓋鄭氏曰。猶略也。孝道廣大。此略言之。○鄭氏曰。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爲四夷之所法則也。○朱申曰。愛敬之心。盡於事父母之時。則德教被於百姓。皆不敢慢惡其親。而

四海之內。視之以爲法則也。○董鼎曰。我之愛旣盡。則人亦與於仁。而知所愛矣。我之敬旣盡。則人亦與於禮。而知所敬矣。夫如是。則四海之大。百姓之衆。皆知有所視傚。而同歸於孝矣。○又曰。天子者。天下之表也。上行之。則下傚之。君好之。則民從之。天子所以愛敬其親者。如此其至。則下之人。所以愛敬其親者。亦莫敢不至。况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愛親敬兄。本人心天理之固有。天子亦順其所固有。而利導之耳。安有感之而不應。倡之而不和者哉。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者。如此。○愚按人主撫有兆姓之衆。四海之大。所宵旰圖維者。綏緝之方。化導之術耳。設爲嚴刑峻法以束縛之。制爲高爵厚祿以誘掖之。而民究不知所遷善。而俗終於不長厚者。本末源流之勿審也。乃上祗自盡其家人父

子之事。無乎不愛。無乎不敬。而民亦莫不各盡其家人父子之事。無有不愛。無有不敬。德教之所漸摩。而風之偷者自厚。人之頑者悉化。夫得其本源。化導之易如此。徒恃末流。綏緝之難如彼。人主可不急求盡夫愛敬也哉。又庠序學校。德教之地。力田明倫。德教之序。君人者。不以言教而以身教。則唐虞三代之盛可復矣。又自愛親者起。至未之有也。五孝爲一章。爲經。刊誤吳

本同。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一本無書詞。

甫刑。卽周書呂刑也。○邢昺曰。尚書有呂刑。而無甫刑。○孔安國曰。後爲甫侯。故稱甫刑。一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曰兆。言多也。○鄭氏曰。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正義曰。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德教加於百姓已下也。○註解曰。天子一人明

德愼罰。名集和氣。享有福慶。下而兆民。皆仰賴一人蔭庇。人人和睦無怨。○朱鴻曰。天子能愛敬其親。而不敢慢惡於人。即一人有慶也。德教遠被。四海典型。即兆民賴之也。○潘之淇曰。引書雖是頌辭。然將兆民賴之一語。諷詠起來。便凜凜有任大責重。馭朽集木之思。○范祖禹曰。天子之孝。始於事親。以及天下。愛親則無不愛也。故不敢惡於人。敬親則無不敬也。故不敢慢

於人。天子之於天下也。不敢有所惡。亦不敢有所慢。則事親之道。極其愛敬矣。刑之爲言法也。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者。皆以天子爲法也。天子者。天下之表也。率天下以視一人。天子愛親。則四海之內。無不愛其親者矣。天子敬親。則四海之內。無不敬其親者矣。天子者。所以爲法於四海也。詩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故孝始於一心。而教被於天下。慶在其一身。而億兆無不賴之也。

男　飛鵬　鳴謙　校對

孝經

孝經　　趙起蛟集解

諸侯章第三

邢昺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按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故以其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皇侃云。以侯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子男。故稱諸侯。今不改也。又曰。夫子前述天子行孝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也。孝經援神契曰。諸侯行孝曰度。言奉

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愚按諸衆也。侯君稱言諸侯該五等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在上。在一國臣民之上。驕。矜肆也。高。居尊位也。危。不安也。謂勢將隕墜。制。以刀裁物也。節。如竹節。度。如尺度。有分限也。又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守法度也。滿。處富足也。溢。湎泛也。如水之溢出。○鄭氏曰。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愼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正義曰。滿。謂充實。溢。謂奢侈。○鄭氏曰。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朱申曰。諸侯貴在人上。而不驕縱。則其位雖尊高而不至於危險。裁制其節約。謹守其法度。則其勢雖盛滿。而不至於泛溢。○董鼎曰。諸侯在一國臣民之上。而不敢自驕。則身雖居高而不至於危殆不安矣。制節財用。謹守法度。則財雖盛滿。而不至於湎泛蕩

溢矣。○吳澄曰。諸侯貴爲一國之主。其位之崇。如自高臨下。處之者易以危。富有一國之財。其祿之豐。如水滿器中。持之者易以溢。在臣民之上。能不自驕。則雖高不危制財用之節。能謹侯度。則雖滿不溢。○愚按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書有明訓矣。貴則驕自至。富則侈自來。諸侯貴爲一國之君長。富有一國之賦稅。而能敬事節用。又何

危與溢之有。又高者恒危。滿者恒溢。亦理勢之自然也。乃不驕則不危。制節謹度則不溢。可見危與溢之勢雖相因。而不危與不溢之理有一致。人主患矜肆而不謙。侈靡而不儉耳。患高而危滿而溢乎哉。又此固爲列邦之君致警。然上而天子。下而士庶。高滿或過乎諸侯。或不及乎諸侯。其能共稟不驕制謹之明訓。庶乎有安而無危。日益而勿溢矣。又按張能鱗衍不驕之義

曰。愼世守。恪侯度。祀宗廟。交鄰國。皆所以廣謙德也。衍不溢之義曰。遵王制。節工作。省遊觀。謹師旅。皆所以廣儉德也。又按易地山爲謙。朱子曰。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謙卦六爻皆吉。能謙者無往不益。然謙不中禮。不又蹈浮來盟莒之失乎。故胡安國曰。太卑而可踰。非謙德也。水澤爲節。朱子曰。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

限。故爲節。然節以防其過。非以阻其不及。苟一於節。是曰苦節。何可貞乎。風人所以刺譏於蟋蟀也。爲謙爲儉。又必以禮爲歸。非其明徵歟。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守貴守富之下。一本無也字。

位尊曰貴。財足曰富。○朱申曰。惟其高而不危。則可以長保其爲君之貴。惟其滿而不溢。則可以長保一國之富。○董鼎曰。居

高位而不危。則不失其位之貴。是所以長守此貴也。處盛滿而不溢。則不失其財之富。是所以長守此富也。○吳澄曰。長守其貴。謂不以陵傲名禍而致卑替。長守其富。謂不以僭侈費財而致虛耗。○愚按此承上文而申言之。以明不可不謙約之故。蓋論富貴之非道。固不可以苟處。而分封之初。爵祿一準於分之宜。則非非道明矣。故或在受封伊始。或在累世已後。受爵則已

貴食祿則已富既已富貴則當思所以守之者孰知卽不危不溢而所以守之之道不外是乎然則世主可不急求夫不驕與制謹之理而坐失其富與貴也哉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諸侯之孝下一本無也字

離力智反○社土神稷穀神凡封建侯國爲立社稷之壇壝其君主而祭之○按韓詩外傳言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

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爲社明受之天子也社卽土神也皇侃以爲稷五穀之長亦爲土神則稷亦社類也左傳曰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言勾龍柱棄配社稷而祀之則勾龍柱棄非卽社稷也又條牒云稷壇在社西俱北鄉

並列同營共門和謂不乖離民謂農及工商人謂士及府史胥徒諸侯謂五等國君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鄭氏曰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長爲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正義曰上文先貴後富言因貴而富也下覆云富在貴先者此與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老子云富貴而驕皆隨便而言之非富合先於貴也○朱申曰富與貴常在

其身然後可以長爲社稷之主而祭其神而人心亦自和平也○董鼎曰自其始封之君受命於天子而有民人有社稷以傳之子孫所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豈易而得之哉則爲諸侯之先公者其身雖沒其心猶願有賢子孫世世守之而不失也爲其子孫者果若循理奉法足以常守其富貴則能保先公之社稷和先公之民人矣諸侯之所以爲孝者莫大於此如其

不念先公積累之艱勤。悉爲驕奢。至於危溢。以失其富貴。而不能保其社稷民人。則不孝莫甚焉。此諸侯所當戒也。○虞淳熙曰。社稷民人。父母受之祖宗。祖宗受之天子。所致望於子孫者。能保守。能和睦也。今果能如此。豈非孝乎。○潘之淇曰。和其民人。亦有不敢惡慢之意。亦有民用和睦之意。○孫本曰。國家傳之先世。子孫不能保而守之。至於危亡者。恒以驕奢之習勝。禮

法之防踈也。其爲不孝大矣。故始於戒驕溢。循節度而終於保社稷者。諸侯之孝之始終也。○朱鴻曰。此諸侯繼述之孝。○愚按此總結上文。言能長守其富貴。則富貴已不離其身。而社稷民人。所受於天子。以爲國者。由是而保守之。不至於失亡。由是而和合之。不至於乖離矣。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一本無詩詞。一本移冠下章。

詩。小雅小旻之篇。戰戰。恐懼貌。兢兢。戒謹貌。臨深。恐墜。正義謂如入深淵。不可復出。履薄。恐陷。正義謂沒在冰下。不可拯濟。○鄭氏曰。義取爲君。恒須戒懼。○愚按此詩大夫刺幽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本章懼及其禍之辭也。引以爲保社稷。和民人者致警耳。又不驕制謹。正是戒懼之功。蓋深淵易墜。人所畏臨。薄冰易陷。人所怯履。高危滿溢。與此何異。誠視高危

滿溢等之深淵薄冰。則所以敬謹者。自不容於不至。又何矜肆奢僭之有。又曾子有疾。召門弟子。開衾而視。示以所保之全。而告以所保之難。反復丁寧。不過此戰兢數語。則此詩爲守身之明訓昭然矣。○潘之淇曰。一人有慶。上冒下之辭。以事一人。下承上之辭。諸侯上稟天子之威。下有民人之責。故曰戰戰兢兢。○范祖禹曰。國君之位。可謂高矣。有千乘之國。可謂滿矣。在上

位而不驕。故雖高而不危。制節而能約。謹度而不過。故雖滿而不溢。貴者易驕。驕則必危。富者易盈。盈則必覆。故聖人戒之。貴而不驕。則能保其貴矣。富而不奢。則能保其富矣。國君不可以失其位。惟勤於德則富貴不離其身。故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所受於天子先君者也。能保之則爲孝矣。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言處富貴者。持身當如此。戒愼之至也。夫位愈

大者守愈約。民愈衆者。治愈愼。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故天子以事親爲孝。諸侯以守位爲孝。事親而天下莫不孝。守位而後社稷可保民人乃和。天子諸侯與天地參德配天地富貴不足以言之也。

男　飛鵬　鳴謙　校對

孝經卷三終

孝經　　趙起蛟集解

卿大夫章第四

邢昺曰。次諸侯之貴者。卽卿大夫焉。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胡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爲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又曰夫子述諸侯

行孝之事終畢。次明卿大夫之行孝也。舊說云。天子諸侯各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夫也。天子卿大夫尚爾。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德行。行字。下孟反○服合禮制曰法服。先王制禮。異章服以別品秩。則卿有卿之服。

大夫有大夫之服也。按天子冕十有二旒。虞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會於衣。法天陽。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法地陰。註日月星辰。取照臨於下。山取興雲致雨。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取耿介。藻取文章。火取炎上。以助其德。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斷割。黻取背惡鄉善。周制。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公自袞冕以下。如王之服。其冕九旒。衣會龍山華蟲火宗彝五

章。裳繡藻粉米黼黻四章。侯伯自鷩冕以下如公之服。其冕七旒。衣會華蟲火宗彝三章。裳與公同。子男自毳冕以下如侯伯之服。其冕五旒。衣會宗彝藻粉米三章。裳繡黼黻二章。孤自絺冕以下如子男之服。其冕三旒。衣會粉米一章。裳與子男同。卿大夫自玄冕以下如孤之服。其冕無旒。衣無章。裳繡黻。六冕服。並以絲爲之。玄衣纁裳。士則弁而不冕。衣服皆無章。卿大夫於

六冕服得服其二。爵弁服。皮弁服。玄冠服三等。與士同。凡服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服。服之也。○鄭氏曰。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邢昺正義曰。僭上。謂服飾過制。僭擬於上也。偪下。謂服飾儉固。逼迫於下也。○鄭氏曰。法言。禮法之言。德行。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道。言之也。○董鼎曰。爲卿大夫者

當遵守禮法。謹修德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惟恐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惟恐言輕而招辜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恐行輕而招辱也。○愚按首服。次言。次行者。人之相與。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也。然服與言行較。服其輕者也。言行其重者也。先其輕者。後其重者。總以見恪遵先王。毋有違悖耳。又非畏威慕勢。強爲因襲。蓋衣冠言動。先王既

已文質得中。美善無弊。原予後以可服可道可行之實。則後之服之道之行之。乃合乎分之宜。由乎道之正。又敢徒恃其聰明材力。以自外於先王之大中至正也哉。所以孟子答曹交爲堯舜之道。而勉以服堯服。誦堯言。行堯行。勉之以先王也。戒以服桀服。誦桀言。行桀行。戒之以非先王也。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擇行。行字。去聲。○非法不言。鄭氏曰。言必守法也。法。卽上文所謂法言。非道不行。鄭氏曰。行必遵道也。道。卽上文所謂德行。擇。謂或是或非。可擇者也。無擇。謂言行皆遵法合道。而無可選擇也。口過。謂言不合法。出口有差。怨惡。謂行不合道。名怨取惡。○鄭氏曰。禮法之言。焉有口過。道德之行。自無怨惡。○吳澄曰。所言皆法言。則口無可揀擇之言。雖言滿天下。在已亦無口過。所行皆德行。則身無可揀擇之行。雖行滿天下。在人亦無怨惡。卿大夫立朝。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故言行滿天下。○愚意上文不敢云者。存其心於未言行之前。有謹凜預防之意。此直言不者。著其迹於旣言行之後。有發見自然之意。不言服而獨言言行者。詳其重而畧其輕也。正見言行之重者。尚率由先王。況服之輕者乎。蓋行之所該者廣。服不過行中之一節耳。故

不必復言服。非以服爲輕。而可任意僭亂也。下文仍以三者總結。亦明矣。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一本卿大夫之孝下無也字。

三者。服言行也。一說。謂出於身。接於人。及於天下。宗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卿與大夫同。祭法。卿大夫立三廟。宗。字。門中有示。廟之名也。寢之前屋。有東西廂者曰廟。虞集曰。宗廟者。鬼神之所依也。有

爾廟者。己之子孫兄弟皆至焉。有宗廟者。自父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子孫莫不至焉。不忘其所自生也。卿大夫。通王朝侯國之卿大夫而言。王之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邢昺正義曰。言之與行。君子所最謹。出己加人。發邇見遠。出言不善。千里違之。其行不善。譴辱

斯及。故首章一敘不毀而再敘立身。此章一舉法服。而三復言行也。則知表身者以言行不虧不毀爲易。立身難備也。○朱申曰。卿大夫能備全服言行三者之善。然後可以長保祖宗之廟。而爲祭主。若上文所云。乃是卿大夫之孝也。○董鼎曰。服非法之服。是僭也。道非法之言。是妄也。行非德之行。是僞也。三者有其一。則不免於罪。而宗廟有所不能守矣。故以是言之。○朱鴻

曰。先王制服飾以辨等威。垂謨訓而示鑒戒。貽矩矱以作典型。皆法也。卿大夫服法服。道法言。行法行。遵法合道。而無一之可選擇。能言行滿天下。而無有失言。無少怨惡。備此三者。是能率祖攸行。而宗廟可保矣。○孫本曰。始則致謹於容服言行之間。動遵法度。而終於守宗廟者。卿大夫之孝之始終也。○愚按卿大夫以守宗廟爲孝。而所以守之者。乃在服言行三者。必三者

備極其善。而後宗廟得守。又烏可率意任情而不求合夫先王也哉。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本無詩詞。

詩。大雅烝民之篇。夙早也。懈惰也。匪猶不也。○鄭氏曰。義取爲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也。○愚按此詩尹吉甫美周宣王之任賢使能而作。此則美仲山甫之忠以事上也。詩言一人。指天子也。鄭氏不言天子而言君者。邢昺正義曰。欲通諸侯卿

大夫也。○虞淳熙曰。仲山甫修其威儀。爲王喉舌。朝夕小心翼翼。式於古訓。不敢懈惰。以事君王。其明哲保身。不辱父母之理已具。又詩言威儀喉舌。與經言服言行相合。詩言古訓是式。與經言法先王相合。詩言明哲保身。與經言守宗廟相合。○范祖禹曰。卿大夫以循法度爲孝。服先王之服。道先王之言。行先王之行。然後可以爲卿大夫。不言非法也。故口無可擇之言。不行

非道也。故身無可擇之行。欲言行無可擇者。正心而已矣。心正。則無不正之言。不善之行。言日出於口。皆正也。行日出於身。皆善也。雖滿天下。而無口過怨惡。則可謂孝矣。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然則言滿天下。亦不必多。行滿天下。亦不必著。一言一行。皆足以塞乎天下。其可不愼乎。

男 飛鵬 鳴謙 校對

孝經　　趙起蛟集解

士章第五

邢昺正義曰。次卿大夫者。卽士也。按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惟一合十爲士。毛詩傳云。士者。事也。白虎通曰。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辯然不然。謂之士。又曰。夫子述卿大夫行孝之事終次明士之行孝也。援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爲義。當須能明審資親事君

之道。是能榮親也。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此直言士。則諸侯之士。前言大夫。是戒天子之大夫。諸侯之大夫可知也。此章戒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資於兩於字。一本作乎。

資。取也。愛敬義已詳見前篇天子章。梁王曰。天子章陳愛敬。以辯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辯情也。○劉炫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恭少。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鄭氏曰。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愚按鄭氏所云語氣似與經文反。蓋經首言事母之道。同其事父之愛。次言事君之道。同其事父之敬也。若曰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則經

宜言資於事母以事父而愛同。資於事君以事父而敬同矣。故據鄭氏註。旣於資字義無取。卽同字義亦勿醒露。而下文所謂兼字義。併勿能聯貫矣。考之正義謂事母之愛。事君之敬。並同於父。始於經文有發明。而於鄭氏註意大有補云。或愛字敬字爲句。方得。○劉炫曰。母親至而尊不至。豈則尊之不極也。君尊至而親不至。豈則親之不極也。惟父旣親且尊。故曰兼也。○劉

瓛曰。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也。○邢昺曰。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奪其性也。若兼取愛敬者。其惟父乎。又曰。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朱申曰。取事父之道。推之以事其母。愛其母。如愛其父也。取事父之道。推之以事其君。敬其君。如敬其父也。事母取其能愛。事君取其能敬。事父則兼愛與敬也。○董鼎曰。取其

父之道以事母。其愛母則同於愛父。雖未嘗不敬也。而以愛爲主。以父主義。母主恩故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君則同於敬父。雖未嘗不愛也。而以敬爲主。以君臣之際。義勝恩故也。以此之故。事母取其愛事君取其敬。合愛與敬而兼之者。惟父然也。○吳澄曰。愛心生於所親。敬心生於所尊。母之親與父同。君之尊與父同。故一取其愛。一取其敬。惟父親尊並至。則愛敬兼

隆也。○愚意諸說皆與經意吻合。而董氏愛未嘗不敬。敬未嘗不愛。尤說得顯明。或曰得毋犯兼字義乎。予曰不然。兼之爲言。必愛與敬交相盡。而弗偏主於一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

按正義云。旣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也。士之位卑。在上有天子諸侯爲之君。有卿大夫爲之長。皆已所當事者。○忠。謂盡心無隱。順。謂循

理無違。○鄭氏曰。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舊說曰。入仕本欲安親。非貪榮貴也。若用安親之心則爲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忠也。○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邢昺正義曰。不言悌而言敬者。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焉。○愚按孝弟爲庸行。而所以忠君者在此。所以順長者在此。非孝無忠。非敬無順。孝弟之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如是。人亦求所謂孝弟而已矣。彼離孝弟而言忠順者。不亦妄歟。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祿位。一本作爵位。士之孝下。一本無也字。）

忠者。上文愛君之謂。順者。上文敬長之謂。上。謂君與長在己之上也。祿。謂廩食。位。謂爵位。廣雅曰。位。涖也。涖下爲位。王制云。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

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正義曰。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旣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諸侯言保其社稷。大夫言守其宗廟。士則保守並言者。皇侃云。稱保者。安鎭也。守者。無逸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言守也。士初得祿位。故兩言之也。○士有田祿。

則得祭祀其先。故庶人薦而不祭。士無田。則亦不祭。其祿位與祭祀相關。士。謂王朝侯國之小臣。及卿大夫之家臣。王之家。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鄭氏曰。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安祿位。永守祭祀。○邢昺正義曰。事上之道。在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又曰。以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官位。而長守先祖之祭祀。蓋

士之孝也。○董鼎曰。此章蓋言人必有本。父者。生之本也。愛與敬。父兼之。所以致隆於父。一本故也。致一而後能誠。知本而後能孝。故移孝以事君。則爲忠。移敬以事長。則爲順。能保爵祿而守祭祀。豈不宜哉。又曰。君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各以其所事爲重也。庶人薦而不祭。又非士之比矣。○潘之淇曰。五等皆兼全身顯身二義。然天子以天下爲身。士以致身爲訓。

故皆不言身也。○愚按士雖分上士中士下士天子諸侯之別。然皆非爲秀爲選爲俊爲造之時。而與庶士等者矣。王制。元士視附庸。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則既有祿位之榮矣。王制適士一廟。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官師一廟。曰考廟。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東陽許氏曰。蓋中士下士也。雖立一廟事禰。却於禰廟并祭

祖。則又有祭祀之典矣。祿位之保不易。祭祀之守殊難。而忠順卽能保之守之。忠順之原。由於愛敬。則愛敬可或忽乎哉。

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一本無詩詞。一本移冠下章。

詩。小雅小宛之篇。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下章云。父母生之是也。○鄭氏曰。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邢昺正義曰。夫子述士行孝畢。乃引此詩以證之也。言士行孝當早起夜寐。無辱其父母也。○繁露曰。

戰兢三詩。皆寓不敢之意。而須天子。欽庶人。謂敎兆民者。無取加儆。賴一人者。無待申戒耳。○愚按此詩刺宣王而作。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詞。此言恐不及相救恤。當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引此爲證。蓋勉士須時以父母爲念。而不可稍違其愛敬。致祿位祭祀。有喪失之恥。以貽辱父母也。○范祖禹曰。人莫不有本。父者。生之本也。事母之道。取於事

父之愛心也。事君之道。取於事父之敬心也。其在母也。愛同於父。非不敬母也。愛勝敬也。其在君也。敬同於父。非不愛君也。敬勝愛也。愛與敬。父則兼之。是以致隆於父。一本故也。致一而後能誠。知本而後能孝。故移孝以事君。則爲忠。推敬以事長。則爲順。能保其爵祿。守其祭祀。則不辱。

男 飛鵬 鳴謙 校對

孝經

孝經　　趙起蛟集解

庶人章第六

邢昺正義曰。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又曰。夫子上述士之行孝已畢。次明庶人之行孝也。援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爲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其親也。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用天之道用字。分地之利分字。一本皆作因。上有子曰二字。

天之道。謂天道流行。爲春夏秋冬。四時之運也。地之利。謂土地生植。農桑之利也。○鄭氏曰。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邢昺正義曰。爾雅釋天云。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斂。冬爲安寧。

安寧。卽閉藏之義也。舉事順時。謂舉農畝之事。順四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耘苗。秋收則穫割。冬藏則入廩也。又曰。按周禮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所謂青州其穀宜稻粱。雍州其穀宜黍稷之類是也。○吳澄曰。因天之生長收藏。而耕耘收穫。各順其時。用天道也。

因地之沃衍隰皐。而稻粱黍稷。各隨所宜。分地利也。○董鼎曰。順天道而不辨地利。則物無以成。辨地利而不順天道。則物無以生。必天道地利。二者皆得。而後生植成遂。○虞淳熙曰。農工商賈。皆爲庶人。農順時耕穫。百工無悖於時。商賈日中爲市。是用天之道。農隨五土之宜。百工順川谷之制。商旅通九州之貨。是分地之利。○愚按庶人以勤四體爲業。必上乘天時。下因地利。而後用力省而成功速。若上違夫寒煖之候。是天有顯敎。而人自背之也。下失乎高下之宜。是地有美利。而人自棄之也。其不爲饑寒所困者幾希。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謹身者。謹修其身。不妄爲也。節用者。省節財用。不妄費也。庶人。泛指衆人。學爲士而未受命。與農工商賈之屬。皆是。一說謂王畿國都家邑之民。○鄭氏曰。身恭謹。則遠

恥辱。用節省。則免饑寒。公賦旣充。則私養不闕。庶人爲孝。惟此而已。○范祖禹曰。因天之道。用其時也。因地之利。從其宜也。天有時。地有宜。而財用於是乎滋殖。聖人敎民。因之以厚其生。謹身則遠罪。節用則不乏。故能以養父母。此孝之事也。○董鼎曰。謹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用而不敢奢侈。惟恐肆縱。則犯禮而自陷於刑戮。侈用。則傷財而不免於饑寒。常以此爲心。則所以

養其父母者。不徒養口體有餘。而養志亦無不足矣。此則庶人之孝。所當然也。又曰庶人未受命爲士。旣不得以事君。所事者惟父母而已。故以養父母爲孝。○吳澄曰生財有道。而又謹愼其身。不爲非僻。不犯刑戮。用財有節。量入爲出。以給父母之衣食。俾無闕供也。○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而庶人獨言此者。邢昺正義曰。謂天子至士孝行廣大。其章畧述宏綱。所以

言蓋也。庶人用天分地。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言唯此而已。諸篇末後。或引書。或引詩。以相證而庶人一無所引者。正義曰。義盡於此。無贅詞也。○愚嘗閱眞西山集。內有庶人章經解。理明詞暢。切中庶人隱弊。謹錄其全。附識於後。以便參考。其文曰。經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此至聖孔子所作。大聖言語。應不誤人。春宜深耕。夏宜數

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斂。荳麥黍粟桑麻蔬菜。宜及時用功浚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田種早。低田種晚。燥處宜麥。濕處宜禾。田硬宜荳。山畬宜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因地之利。旣能如此。又要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惜。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鬬毆。得休且休。莫興詞訟。入孝出悌。上和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當須愛惜。食足充口。不須貪

味。衣足充身。不須奢華。莫喜飲酒。飲酒失事。莫喜賭博。賭博壞家。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遊。莫看百戲。凡人皆安費。便生出許多事端。旣不妄費。卽不妄求。自然安穩。無諸災難。此便是節用。謹身。則不憂勞父母。節用。則能供給父母。能是二者。卽是爲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父母雖亡。保守遺體。勤修祭祀。與孝養一同。此章凡二十二字。今鏤小板。須爾父老。勸衆

朝朝誦念。字字奉行。如此。則在鄉爲良民。在家爲孝子。明不犯王法。幽不遭天刑。此之遊惰荒廢。自取饑寒。放蕩不謹。自招危辱者。自去遠矣。○程楚石曰。以養爲孝。便是今之孝者。謹身二字。多少道理。便該敬字在內。○愚按徒事口體之奉。本不足以爲孝。若能謹守其身。不敢非爲。節省其用。不敢靡費。而又朝夕甘旨。供奉勿缺。則父母既不心傷其子之狂悖。復不隱慮其子之困乏。豈不可以言孝乎。又以者。用也。文氣雖連下養字。文意實從上謹身節用四字來。故必謹身節用。以養。而後可言孝。不謹身節用。而妄作妄費。父母對此。有食不下咽者矣。雖日用三牲之養。終不得謂之孝也。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一本自天子下。有以下二字。於字。一本作于。

按此通結上文。而勉人以隨分自盡之意

○鄭氏曰。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邢昺正義曰。夫子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行孝畢。於此總結之。則其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不別。故從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其孝道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已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及今。未有此理。蓋是勉人行孝之辭也。又曰。孔聖垂文。包於上

下。盡力隨分。寧限高卑。則因心而行。無不及也。○范祖禹曰。庶人以養父母爲孝。自士已上。則莫不有位。士以守祭祀爲孝。卿大夫以守宗廟爲孝。諸侯以保社稷爲孝。至於愛敬之道。則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者。孝之終始。自天子至於庶人。孝不能有終有始。而禍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天子不能刑四海。諸侯不能保社稷。卿大夫不能守宗廟。士不能守祭

祀。庶人不能養父母。未有災不及其身者也。○朱申曰。上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下至庶人。貴賤雖殊。孝道則一。而謂有始無終。而以不及爲患者。天下必無此理。○一說孝之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孝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則禍患鮮有不及之者。如天子不能保天下。諸侯不能保其國。卿大夫不能保其家。士庶人不能保其身。理勢之必然也。○按蒼頡篇。釋患爲禍

說文。釋患爲憂。廣雅。釋患爲惡。註釋不同。當隨文義以定。愚意患不及患字。究以憂爲解爲正。若以禍爲解。雖主諸侯卿大夫士章。結文之語。愚恐聖言本旨。在今舉其職守之宜。勉以隨事自盡。而未嘗專言禍福惕人也。

男　飛鵬　鳴謙　校對

趙起蛟集解

三才章第七

邢昺正義曰。天地謂之二儀。兼人謂之三才。曾子見夫子陳說五等之孝既畢。乃發嘆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嘆美。乃爲說天經地義人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孝之後。○愚按前章備列五等之孝。自其分殊而言。此則直從分量廣大。源頭會歸處。明其理之

一耳。又刊誤自此已下。皆作傳文。此爲傳之三章。釋以順天下。刪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等六十九字。元吳草盧較定今文本。則爲傳之四章。文仍刊誤本。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鄭氏曰。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爲大也。○司馬光曰。曾子始者亦謂養親爲孝耳。及聞孔子之言。立身治國之道。皆本於孝。乃驚嘆其大。○孫本曰。曾子平日惟

以保身爲孝。而不知通於治天下。故有此贊嘆也。○愚按此曾子聞言有得而嘆美之辭。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一本無三也字

夫。音扶。行。下孟反。○經。如布帛在機之直縷。條理一定者也。義。裁制得宜者也。○鄭氏曰。經。常也。利物爲義。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

爲義也。○邢昺正義曰。夫子述上從天子下至庶人五等之孝後。總以結之。語勢將畢。欲以更明孝道之大。無以發端。特假曾子嘆孝之大。更以彌大之義告之也。○朱申曰。孝在天爲經常之理。在地爲利物之義。在民爲百行之首。○董鼎曰。天以陽生物。父道也。地以順承天。母道也。天以生覆爲常。故曰經。地以承順爲宜。故曰義。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性。如子之肖像父母也。得天之性而爲慈愛。得地之性而爲恭順。慈愛恭順。卽所以爲孝。故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人之行也。○愚按父母爲一家之父母。天地爲天下之父母。能盡事親之道。卽所以盡事天地之道。蓋孝之理。與生俱生。原降衷於維皇者也。故夫子前言夫孝德之本。敎之所由生。不過卽其用之係於一身者而言。此言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從本體合一處示人。明人與天地

無二者。無二理也。無二理者。無二孝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則。法也。○鄭氏曰。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爲常行也。○邢昺正義曰。天有常明者。謂日月星辰。明臨於下。紀於四時。人事則之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故下文云。則天之明也。地有常利者。謂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晨羞夕膳。色養無違。故下文云因地之利也。又

曰上云天之經地之義。此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者。爲地有利物之義。亦是天常也。若分而言之。則爲義。合而言之。則爲常也。○愚按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而藐焉中處於其間。本與天地爲一者也。自夫動違其經。而天地與人。始判然有二。今能一一則效。便復與天地爲一。蓋則到盡處。卽是聖人踐形惟肖之功。而參天地。贊化育。亦不難矣。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敎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一本則天作因天。

明。理之順著者。卽所謂經也。因。遵依也。敎者化誨而使之效。政者。勸禁而使之正也。肅。言其聲容。嚴。言其法令。信從其敎之謂成。服從其政之謂治。○鄭氏曰。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敎。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邢昺正義曰。聖人司牧黔庶。故須則天之常明。因依地之義利。以順行於天下。是以其爲敎也。不待肅戒而成也。其爲政也。不假威嚴而自理也。○董鼎曰。於衆人之中。有聖人者出。法天道之明。因地道之義。以此順天下。愛親敬長之心而治之。是以其爲敎也。不待戒肅而自成。其爲政也。不假威嚴而自治。無他。孝者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是以政敎之速化如此。○吳澄曰。上文言民以天地之理而爲行。此言聖人以天地之理而爲敎

也。○潘之淇曰。乾知大始。主知言。故曰明。坤作成物。以作言。故曰利。明。有炯然常照意。利。有隤然善下意。○愚按民必以經爲則。而始成其爲人。而有不盡則者。聖人憂焉。爰立爲則天因地之敎。蓋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無一毫矯揉造作於其間。是以敎不整肅而自成。政不嚴厲而自治。然則長民者。苟不則天明而因地利。雖日創其新奇之敎以動天下。日出其煩苛

之政。以威天下。而能成與治者。吾見亦罕矣。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一本見教作見孝

鄭氏曰。見因天地教化人之易也。○邢昺正義曰。言先王見因天地之常。不肅不嚴之政教。可以率先化下人也。○愚意此承上起下之詞。按朱子刊誤。自此至詩。皆刪去。謂條目不完備。文勢不通貫。疑取他書之成文。而强加裝綴。以爲孔曾之問答

也。司馬溫公。亦疑文氣與上不相連屬。改教爲孝。愚意不必改也。孔子大聖。夏五郭公。春秋尚闕其疑。况後人乎。使一代可改一字。傳之久遠。不幾盡失其舊乎。細推教字。根上不肅而成教字來。理亦無悖。○又

按此句。當合下是故爲一節。

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行惡。並去聲。○先。之以身先之也。博。廣也。愛者。仁之發也。○愚按博愛。言由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若昌黎以是謂仁。說似流於墨氏之兼愛矣。蓋愛必有差等。故特引孟子言釋之。而附辯原道之言於此。○遺。猶棄也。親。父母諸父昆弟之屬。○鄭氏曰。君愛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陳。開陳也。行盡其五常之謂德。義者宜也。興。起也。行。即事爲之符於德義者是。○

鄭氏曰。陳說德義之美。爲衆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敬。莊敬。讓。謙讓。爭。貪競也。○鄭氏曰。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導。引也。節文斯二者之謂禮。樂斯二者之謂樂。二者。事親從兄也。和。不乖戾也。睦。謂相敬也。○鄭氏曰。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睦矣。○司馬光曰。禮以和外。樂以和內。○示。與視同。好惡。賞罰也。善必賞之。使其慕而歸善也。惡必罰之。使其懼而不爲也。

禁令也。○鄭氏曰、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
之。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司馬光曰
君好善而能賞、惡惡而能誅。則下知禁矣。
五者皆孝治之具。○邢昺正義曰。身行博
愛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風敎。無有遺
其親者。陳說德義之美。以順敎誨。則人起
心而行之也。又以身行敬讓之道。以率先
之。則人漸其德而不爭競也。又導之以禮
樂之敎。正其心迹、則人被其敎。自和睦也。

又示之以好者必愛之、惡者必討之。則人
見之而知國有禁也。○愚按此見上行下
效。捷於影響。民無不可化之人。而上當自
盡其敬之實也。又此疑專責其君。而邢氏
主兼責其臣。歷引詩書君臣交儆之詞、以
爲証。言頗有關治道。故附採之。正義曰。此
章再言先之。是吾身行率先於物也。陳之
導之示之。是大臣助君爲政也。案大戴禮
云。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

大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
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後引周禮稱三公
無官屬。與王同職。坐而論道。又案尚書益
稷篇稱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又曰
臣作朕股肱耳目。孔傳曰。言君臣道近。相
須而成。言大體若身。君任股肱。臣載元首
[illegible]之義也。故禮緇衣篇上好是物。下必有甚
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
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緇衣之引詩書。是明下從
上之義。師尹。大臣也。一人。天子也。謂人君
爲政。有身行之者。有大臣助行之者。人之
從上。非唯從君。亦從論道之大臣。故并引
以結之也。此章上言先王。下引師尹。則知
君臣同體。相須而成者。謂此也。皇侃以爲
無先王在上之詩。故斷章引太師之作。今
不取也。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顯盛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鄭氏曰。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愚按此詩周家父刺幽王用尹氏以致亂而作。此則言其係天下之望之詞也。引此以證。見居高者不可徒恃其爵位之崇。而以民之視聽爲可忽也。○范祖禹曰。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始。則父道也。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生。則母道也。天施之。萬物莫不本

於天。故孝者。天之經。地生之。萬物莫不親於地。故孝者。地之義。天地之道。順而已矣經者。順之常也。義者。順之宜也。不順。則物不生。天地順萬物。故萬物順天地。民生於天地之間。爲萬物之靈。故能則天地之經以爲行。在天地則爲順。在人則爲孝。其本一也。則天地以爲行者。民也。則天地以爲道者。王也。故上則因天之明。下則因地之義。敎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皆因人心也。

先之博愛者。身先之也。博愛者。無所不愛況其親族。其可遺之乎。上之所爲。不令而從之。故君能博愛。則民不遺其親矣。陳之以德義。德者。得也。義者。宜也。得於已。宜於人。必可見於天下。則民莫不興行矣。先之以敬讓。爲上者不可不敬。爲國者不可不讓。先之以敬讓。所以敎民不爭也。禮者。非玉帛之謂也。樂者。非鐘鼓之謂也。禮所以修外。主於節。樂所以修內。主於和。天敍有

典。天秩有禮。五典五禮。所以奉天也。有序則和樂。故樂由是生焉。有序而和。未有不親睦者也。導之以禮樂。則民和睦矣。上之所好。不必賞而勸。上之所惡。不必罰而懲好善而惡惡。則民知所禁。甚於刑賞。故人君爲天下示其好惡所在而已矣。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民之從於上也。

男 飛鵬 鳴謙 校對

孝經

孝經

趙起蛟集解

孝治章第八

邢昺正義曰。夫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爲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明章。次三才之後也。○愚按此爲刊誤傳之四章。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吳草廬較定今文本。爲傳之二章。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又章內言以孝治天下。而得和平之福應。豈非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之實效哉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按邢昺正義曰。章首稱子曰者。爲事訖更別起端首故也。昔者。謂先代非當時代之名。明王。明哲之君。左傳照臨四方曰明。則聖王之通稱也。正義曰。還指首章之先王。以代言之。謂之先王。以聖明言之。則爲明王也。以孝治天下。謂天子能孝於先王。而推其愛敬於一家一國。以及天下之萬國也。遺。忽忘也。謂忽之而不加禮。忘之而不省錄。小國之臣。土地褊小。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是也。一說。謂子男之卿大夫。先王建國。公侯地方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言斥候而服事。伯者。長也。爲

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萬國。極言其多。正義曰。猶言萬方。是舉多而言之。不必數滿於萬也。事其先王。天子無生親可事。故曰先王。經稱先王有六。曰先王之至德要道。曰先王之法服。先王之法言。先王之德行。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邢昺曰。此皆指先代行孝之王。此章云以事其先王。則指行孝王之考祖也。○鄭氏曰。先代聖

明之王。以至德要道化人。是爲孝理。○邢昺曰。此釋孝治之意也。○鄭氏曰。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尚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按五等。公爲上等。侯伯爲次等。子男爲下等。○董鼎曰。推其愛敬之心。至於附庸小國之臣。尚不敢有所遺忘。小國之臣。且不敢遺。而況於公侯伯子男大國之臣乎。○鄭氏曰。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歡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董鼎

曰。以萬國之衆。而皆得其懽悅之心。則尊君親上。同然無間。人心和而王業固。社稷靈長。而宗廟奠定。以此事奉其先王。則孝道至矣。後世之君不皆然者。不明不誠故也。明足以有見。而知事理之必然。誠足以有行。而不忘於微賤。則萬國歸心。先王世享矣。夫子所以首稱明王。而斷言其不敢。蓋不敢之心。則祇懼之誠也。卽經言天子之孝。不敢慢惡於人是也。○朱申曰。古者

明德之王。其以孝道治天下也。雖小國之臣。猶不敢遺棄之。何況公侯伯子男。乃五等之諸侯。而敢遺棄之乎。所以能得萬國諸侯懽悅之心。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於先王也。○愚按此申明天子愛敬之推於下者而言。不敢遺。卽不敢惡慢之意。公侯伯子男。與小國之臣。皆人之屬。以言天子。故特擧君長而言。不及細民也。事其先王。而得萬國之懽心。可以見上之施愛於下

者。及身而止。下之致愛敬於上者。兼隆乎祖考。治天下誠貴夫孝。而孝誠在乎愛敬也。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

治國。以孝治其國。鄭氏曰。謂諸侯也。邢昺曰。上言明王理天下。此言理國。故知諸侯之國也。侮。謂忽之而不矜恤。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此二者。則所謂天下窮

民與夫疲癃殘疾顛連無告皆在矣一命以上爲士民則農工商賈也諸侯有卿大夫只言士民亦舉小以見大耳百姓或謂百官族姓或謂民之族姓或謂以上文萬國列之當是官族大夫之家總不如邢氏言百舉其多一語爲當耳皆是君之所統理故以所統言之先君始受命爲國君者也諸侯亦無生親可事故以事其先君爲孝○鄭氏曰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

侮況知禮義之士乎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懽心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祭享邢昺曰謂四時及禘祫也於此祭享之時所統之人則皆恭其職事獻其所有以助於君○朱申曰古者諸侯以孝道治一國雖鰥寡猶不敢侮慢之何況其國之士與民而敢侮慢之乎所以能得一國百姓懽悅之心百姓皆恭事以助祭於先君也○董鼎曰自天子以孝治天下而諸侯亦以

孝治其國推其愛敬之心以及於國人至於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慢之而況於士民乎以此之故所以得百姓之懽心百姓之心無不懽悅則能和其民人保其社稷矣以此而事奉其先君豈非孝道之大者乎此與前言諸侯之孝相發明不敢侮鰥寡即不驕不奢之極得百姓之懽心即長守富貴之本也○愚按此申明諸侯愛敬之推於一國者而言蓋鰥寡士民皆天子所

寄托而先君所保護者一念及此則愛敬之勿暇而敢侮乎觀於不侮百姓咸發其愛敬之懽心以及夫先君誰謂鰥寡士民可侮哉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況於侮於失於三於字一本作乎懽一本作歡不敢失一本作不敢侮

治家以孝治其家謂卿大夫也而士庶人亦幷舉矣失謂不得其心臣妾家之賤者

妻子。家之貴者。古者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所謂臣妾也。人。適妻子臣妾而言。其親。邢昺曰。天子諸侯繼父而立。故言先王先君也。大夫唯賢是授。居位之時。或有俸祿以逮於親。故言其親也。○鄭氏曰。卿大夫位以材進。受祿養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懽心。助其奉養。○邢昺曰。禮記內則稱子事父母。婦事舅姑。日以雞初鳴。咸盥漱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問衣燠寒。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所謂助其奉養也。○朱申曰。古者卿大夫以孝道治其家。雖家臣女僕之賤。猶不敢侮慢之。何況其家之妻與子。而敢侮慢之乎。所以能得其家人懽悅之心。家人皆相助奉養其親也。○董鼎曰。臣妾賤而疎。妻子貴而親。人之情。常厚於親貴。而薄於疎賤。而昔

之爲卿大夫。以孝治其家者。惟其愛敬之心。下及於臣妾。曾不敢以少有失於臣妾之心。彼疎賤者尚如此。而況於妻子之親貴乎。則不失其心可知矣。是以無貴無賤。無親無疎。皆得其人之懽心。而有以事其父母矣。○愚意此申明卿大夫愛敬之推於一家者而言。蓋臣妾妻子。皆當愛敬於我者。然我先無以盡其愛敬之實。是失於臣妾妻子矣。而責臣妾妻子之相助爲理。

以愛敬吾親。得乎。故治家者。能盡其愛敬以及於臣妾妻子。則臣妾妻子。亦莫不各殫其愛敬以及於吾親也。又邢氏引內則奉養之文。竊恐奉養亦多端。此特其一節耳。然子婦之能盡此者。蓋亦鮮矣。○按明王言不敢遺小國之臣。諸侯言不敢侮於鰥寡。大夫言不敢失於臣妾者。劉炫云。小國之臣位卑。或簡其禮。故云不敢遺也。鰥寡人中賤弱。或被人輕侮欺陵。故曰不敢

侮也。臣妾營事產業宜須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明王况公侯伯子男。諸侯况士民。卿大夫况妻子者。以王者尊貴。故况列國之貴者。諸侯差卑。故况國中之卑者。以五等皆貴。故况其卑也。大夫或事父母。故况家人之貴者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一本如此上無也字。

此總結治天下國家三節。夫然。猶言惟其如此也。故。猶言是以如此也。生。謂父母存時。祭。謂沒世奉祀。安者。其心無憂。享者。其寬來格。一說。親安。指事親者而言。鬼享。指事先君先王者而言。人死曰鬼。氣屈而歸也。○鄭氏曰。夫然者。上孝理皆得懽心。則存安其榮。沒享其祭。○舉天下。則國家在其中。和平。謂各得權心。而無有乖戾偏陂也。天災之甚者爲害。人禍之甚者爲亂。如饑饉疾疫。兵戈盜賊之類。○鄭氏曰。上敬下懽。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亂。無因而起。○邢昺正義曰。皇侃云天反時爲災。謂風雨不節。地反物爲妖。妖即害物。謂水旱傷禾稼也。善則逢殃爲禍。臣下反逆爲亂也。○吳澄曰。由鬼享而上達。則天道順而無災害。由親安而下達。則人道順而無禍亂。此以孝治天下之極功也。○鄭氏曰。明王以孝爲理。則諸侯以下

化而行之。故致如此福應。○正義曰。福。謂天下和平。應。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又邢氏曰。上文有明王諸侯大夫三等。而經獨言明王孝治如此者。言由明王之故也。則諸侯以下。奉而行之。而功歸於明王也。○朱申曰。天子諸侯卿大夫。皆得懽心。則父母生而安其榮養。父母死而爲鬼。則享其祭祀。所以天下人心。和睦以致太平。和則災害無由而生。平則禍亂無由而作。明王

以孝道治天下。其效有如此。○董鼎曰。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以孝治天下國家。而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如此。故其生而存。則親安之。沒而祭。則鬼享之。由其心意之素安。所以寬氣之易感也。是以普天之下。旣和且平。和則無乖戾之氣。故災害不生。平則無悖逆之事。故禍亂不作。災害。如水旱疾疫生於天者也。禍亂。如賊君弒父作於人者也。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人之行也。

人人盡孝。則心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夫子遂總結之曰。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蓋由天子身率於上。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所以至此。皆明王之力也。又引抑詩以明之。○愚按天子。統諸侯卿大夫士庶而天下。該國與家。故篇首以明王孝治天下起。末以明王孝治天下結也。夫孝之理同出於一原。而愛敬之施。則各有所當然之分天子不能下兼夫諸侯卿大夫士庶

卽諸侯卿大夫士庶。亦不能上干夫天子也。所以明王下。仍分諸侯之孝治。卿大夫之孝治。而士庶之孝治。已包舉卿大夫內。不言士庶者。同屬有家故也。夫然節發明孝治之驗。天子諸侯卿大夫通言者。見人子奉事父母之禮雖殊。而父母致望人子之心則一。故不復清還也。天下有天下之災害禍亂。國家有國家之災害禍亂。而能各盡其愛敬以成夫孝治。則不生不作天

下國家。一而已矣。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行。下孟反。○詩。大雅抑之篇。覺。大也。大德行。卽謂至德要道。四國順之。謂東西南北四方之國。皆與於孝而爲順也。○鄭氏曰。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董鼎曰。以明明王以孝治天下。故諸侯卿大夫皆以孝治其國家也。○愚按此詩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而作。言能全

其德行。而覺然直大。則人心無不率從而四國其順之矣。引此以明孝治感人之速如此。○范祖禹曰。天子不敢遺小國之臣則待公侯伯子男以禮可知矣。上以禮待下。下以禮事上而愛敬生焉。愛敬所以得天下之懽心也。以萬國懽心而事先王。此天子孝之大者也。治國者不敢侮鰥寡。則無一夫不獲其所矣。以百姓懽心而事先君。此諸侯孝之大者也。伊尹曰。匹夫匹婦

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天子之於天下。諸侯之於一國。有一夫不獲其所。一物不得其養。則於事先王先君有不至者。治家者。遇臣妾以道。待妻子以禮。然後可以得人之懽心。而不辱其親矣。自天子至於卿大夫。事親以懽心爲大。天子必得天下之心。諸侯必得一國之心。卿大夫必得人之心。乃可以爲孝矣。夫知幽莫如顯知死莫如生。能事親則能事神。故生則親安之。

祭則鬼享之。其理然也。災害。天之所爲也。禍亂。人之所爲也。夫孝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推一人之心而至於陰陽和。風雨時。故災害不生。禮樂興。刑罰措。故禍亂不作。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以天下之大。而莫不順於一人。惟能孝也。

男 飛鵬 鳴謙 校對

孝經

聖治章第九　　趙起蛟集註

邢昺正義曰。此言曾子聞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否。夫子因問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愚按刋誤此章亦刪去九十餘字。離爲二章。自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起。至所因者本也。爲釋孝德之本章。父子之道上添子曰字。至畏之悖禮。爲釋教之所由生章。以順則逆下。悉在所刪。有謂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古文析之別爲一章。非是。當以今文爲正。又謂悖禮以上。皆格言。以順則逆下。則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不相應。故刪去。又上章言明王之治。不外於孝。此章言聖人之德。亦無加於孝。而極之祖父可配天地。正申明首章夫孝德之本意。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一本無以上多其字。於。一本作于。

鄭氏曰。參問明王孝理以致和平。又問聖人德教。更有大於孝不。○邢昺正義曰。夫子前說孝治天下。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言德行之大也。將言聖德之廣。不過於孝。無以發端。故又假曾子之問而釋之。○董鼎曰。曾子既聞明王以孝治。其極至之效如此。於是又推廣而言。敢問夫子聖人之所以爲治者。固皆本於孝矣。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德者。果無以加於孝乎。抑亦有在於孝之上。可以致理成化。過於此者乎。○愚意曾子以聖人道全德備。或不止此。故疑其有加。非以聖人爲可外乎此而問也。

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於。一本作于。

行下孟反○按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

也性命於天而兼言地者萬物資乾健以始資坤順以生地有成物之義故兼言地也貴者殊異可重之名鄭氏曰貴其異於萬物也莫大云者鄭氏曰孝者德之本也○董鼎曰天以陽生萬物地以陰成萬物天地之生成萬物者雖以陰陽之氣然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夫子言人所稟受於天地之性則比萬物爲最貴以能與天地叅爲三才也以天地之性言之則人爲

貴以人之行言之則孝爲大何也人稟天地之性不過仁義禮智信五者而已專言仁又爲人心之全德禮義智信皆包括於其中仁主於愛愛莫先於愛親故仁之發見如水之流行親親爲第一坎仁民爲第二坎愛物爲第三坎此人所行之行莫大於孝人惟不知孝之大也是以失於自小惟不知人之貴也所以失於自賤自賤則雖有人之形無以遠於禽獸矣自小則雖有聖賢之資無以拔於凡庶矣此夫子荅曾子之問必先之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所以使人知所自貴而先務其大者董仲舒謂必知自貴於物而後可與爲善亦夫子之意也○吳澄曰人物均得天地之氣以爲質均得天地之理以爲性然物得氣之偏而其質塞是以不能全其性人得氣之正而其質通是以能全其性而與天地一故得天地之性者人獨

爲貴物莫能同也性之仁義禮智統於仁仁之爲愛先於親故人率性而行其行莫大於孝也○愚按人爲萬物之靈故貴孝爲百行之原故大聖人亦人耳豈能加毫末於是哉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兩於字一本作于

嚴尊敬也配對也周公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父也名旦食采於周位居三公故稱

周公。○鄭氏曰。萬物資始乎乾。人倫資父爲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邢昺正義曰。人倫資父爲天者。曲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鄭玄曰。父者。子之天也。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杜預左氏傳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人倫資父爲天也。○鄭氏曰。謂父爲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邢昺正義曰。以父配天。徧檢羣經。更無

殊說。按禮記。有虞氏尚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周公首行之也。○董鼎曰。人子之孝。於親者。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父者。亦無所不至。而莫大於配享上天。惟天爲大。尊無與對。而能以己之父。與之配享。所以尊敬其父者。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矣。然仁人孝子愛親之心雖無窮。而立綱陳紀。制禮之節則有限。求其能盡孝之大。而嚴父以配

天者。則惟周公其人也。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制爲嚴父配天之禮者。周公也。故夫子稱之。○愚意此承上莫大之意。而節舉其一端也。蓋孝以嚴父爲大者。見孝之節文雖多。總莫出於敬也。敬父以配天爲大者。見敬之條目不一。而總無加於配天也。配天之禮。後世遵行。而始制厥典。寔惟周公。故曰。則周公其人也。夫周

公聖人也。以聖人之德。而攝天子之政。又有其位。故得制爲嚴父之禮。以盡其孝之心。使有其德而無其位。則周公亦止於其分之所當爲。雖知嚴父莫大於配天。而不敢越禮犯分以行矣。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一本來下。多助字。兩於字。一本作于。

夫音扶〇郊祭天於南郊故曰郊鄭氏曰謂圜丘祀天也后稷周始祖按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踐巨人跡身動如孕居期而生蓋不由人道以爲不祥棄之隘巷牛羊避不踐徙棄之平林會伐平林者收之遷棄寒冰之上飛鳥傴翼覆藉之姜嫄以爲異遂收歸長養因名曰棄兒時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好耕農帝堯舉爲農師帝舜命爲稷使教

民播種百穀封於邰爲諸侯君其國故曰后稷自后稷至王季十五世而生文王昌宗祀宗廟之祭也按天子七廟祖廟一昭廟三穆廟三祖廟百世不毀昭穆六世後親盡則祧其有功德當不祧者謂之宗以親盡則祧論文王於武王成王時居穆廟之三康王昭王時居穆廟之二穆王共王時居穆廟之一至懿王時文王親盡在三廟之外矣以其不當祧也故於穆廟北別

立一廟以祀文王是名爲宗不在文廟之數穆王以前文王雖未別立廟遷居三穆廟中然即其所居之廟亦名爲宗蓋初附廟時已定爲百世不祧之宗故也明堂者廟之前堂凡廟之制後爲室室則幽暗前爲堂堂則顯明故曰明堂享人鬼尚幽暗則於室祀天神尚顯明故於堂也或曰取南面向明之義〇愚意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爲東嶽朝諸侯之明堂齊宣

王欲毀者是也此爲畿內之明堂即月令日至郊天之太壇也故混以爲布治之堂者非是第其制不一殆不可考據考工記周明堂五室室二筵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上圓下方朱子謂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制則明堂當有九室如井田制也〇邢昺曰舊說明堂在國之南去王城七里以近爲媟南郊去王城五十里以遠爲嚴五帝卑於昊天所以於郊祀昊

天於明堂祀上帝也。上帝即天也。天以形體言。上帝以主宰言。一說上帝五方上帝也。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鄭氏曰。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邢昺正義曰。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是

周公嚴父配天之義也。亦所以申文王有尊祖之禮也。○吳澄曰。冬至於國門外之南郊。築壇爲圜丘。祀天。而以始祖后稷配。季秋於文王廟之前堂祀帝。而以文王配。后稷封於邰。周家有國之始。文王三分有二。周家有天下之始。故以后稷配天。文王配帝也。此禮一定。而周公祖父。世世得配天帝。此周公所以獨能遂其嚴父之心也。然亦因其功德。禮所宜然。非私意也。四海

之內。謂四方諸侯。其職。謂土物之貢。○按周禮侯服貢祀物。註云。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註云。絲帛也。男服貢器物。註云。尊彝之屬。采服貢服物。註云。玄纁絺纊也。衛服貢材物。註云。八材也。要服貢貨物。註云。龜貝也。來祭。來助祭也。○鄭氏曰。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何以加。言無以加也。鄭氏曰。言無大於孝者。正義曰。既明聖治之義。

乃總其意而答之也。周公聖人。首爲尊父配天之禮。以極於孝敬之心。則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司馬光曰。武王克商。則后稷文王。固有配天之尊矣。然居位日寡。禮樂未備。政教未洽。其於尊顯之道。猶若有闕。及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四海之內。無不服從。各率其職。以來助祭。然後聖人之孝。於斯爲盛。○董鼎曰。夫子言昔者周公之制禮也。郊祀祭天。則以

后稷配。尊后稷猶天也。宗祀祭帝。則以文王配。尊文王猶帝也。周公之所以尊敬其祖父如此。是以德教刑於四海。四海之內。爲諸侯者。各以其職分所當然皆來助祭。敬供郊廟之事。孝道之感人若是。則夫聖人之德。又有何者可以加於孝乎。夫子答曾子之問。意已盡矣。下文復申言聖人教人以孝之故。○愚意上言周公其人。此故卽以周公之嚴父配天申明之。夫萬物本

乎天。人本乎祖。於郊祀天。於明堂宗祀上帝。本天之義也。郊祀配以后稷。宗祀配以文王。本祖之義也。幽既有以盡誠敬於天親。明自有以輸誠敬於四海。各以其職。駿奔走在廟。所必致也。使非聖治之所孚。而配天之允當。其何以臣人心服若是哉。洵乎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也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一本養字下有其字。

養羊尚反○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嬉戲於父母之膝下也。按內則云。子生三月。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孩而名之。按說文云。孩。小兒笑也。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故知膝下。謂孩幼之時也。養。奉養也。嚴。尊嚴也。○鄭氏曰。言愛親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邢昺正義曰。此

更廣陳嚴父之由。言人倫正性。必在蒙幼之年。教之則明。不教則昧。○一說。親。父母也。言親生之。而在膝下。一體而分。戀慕相親。自有愛心。及孩幼漸長。奉養父母。日益尊嚴。自有敬心。○愚意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故親生於膝下。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故長以養父母日嚴。○聖人謂明王也。聖者。通也。稱明王者。言在位無不照也。稱聖人者。言用心無不通也。敬。禮敬

也。愛慈愛也。○鄭氏曰。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也。○邢昺正義曰。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故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也。○按禮內則子能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集說曰。食。飯也。以。用也。唯俞。皆應辭。鞶。帶也。革。皮也。絲。帛也。食用右手。取其強也。此男

女之所同。男應速。女應緩。男用皮。女用帛。剛柔之義也。此男女之所異。六年。敎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集註曰。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謂東西南北。八年。入小學之時也。不同席而坐。不共器而食。教之有別也。出入門戶後長者。行之讓也。即席後長者。坐之讓也。飲食後長者。食之讓也。數日。知朔望

與六甲也。此兼男女而言。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集註曰。書。字體。計。算法。襦。上衣。袴。下衣。肄。亦習也。簡。要也。諒。信也。自此至尚左手。皆言男子之事。十年曰幼學。故就外傅而學焉。日居夜宿。皆在於外。恐其離傅而間斷也。學六書與九數。以備用也。不以帛爲襦袴。而以布爲之。防奢靡也。所行禮節。皆循初時之所教。慮其妄

有改爲也。朝夕所學。皆少事長之儀。欲其熟而安也。其業必請於傅。擇其簡要信實者而習之。防其驁與欺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集註曰。樂。六樂。詩。樂章。勺。詩作酌。美武王之詩也。舞勺。舞象。歌勺象之詩。以爲節而舞也。射。五射。御。五御。學樂誦詩。所以養性情也。學舞。所以養血脉也。舞勺。學武也。舞象。學文也。文經之。武緯之。則志氣適於中和。而大人之全

德可馴致矣。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
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集註曰。冠。加冠也。禮。五禮也。裘。皮服。大夏。
夏禹之樂。樂之文武兼備者也。惇。篤也。博。
廣也。冠則成人矣。故可以學禮。冠而後服
備。而衣裘帛。八年教遜讓。十年學幼儀。則
已知孝弟之道矣。至此益加以篤行也。孝
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惇行。而後博學也。博
學於文。而不教人。恐所學未精也。內畜其

德。而不暴於外。切於為已也。愚意教敬教
愛。雖不指此。然此亦教所不能外。故附載
以便幼學叅考焉。○董鼎曰。聖人恐其狎
恩恃愛。而亦失於不敬。於是因嚴教敬。使
愛而不至於褻。又因親教愛。使敬而不至
於疎。○鄭氏曰。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
禮則以施政教。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邢昺正義曰。言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者。
三才章已有成理之言。故云亦也。○董鼎

曰。所以教之愛敬者。不過啓其良心。發其
善性。而非有所待乎外也。故其教不待肅
而自成。其政不待嚴而自治。○本。鄭氏曰。
謂孝也。○一說本為天性。○范祖禹曰。天
地之生萬物。惟人為貴。人有天地之貌。懷
五常之性。故人之行。莫大於孝。聖人者。人
倫之先也。惟孝為大。嚴父。孝之大者也。天
子有配天之理。配天。嚴父之大者也。自周
公始行之。故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以配上帝。四海之內。皆來助祭也。所謂得
萬國之懽心。事先王者也。聖人德至已如
此。惟生於心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
者。故循其本而言之。親愛之心。生於膝下。
此其生知之良心。親既長矣。則知養父母
而日加敬矣。此亦其自然之良心也。聖人
非能強人以為善。順其性。使明於善而已
矣。愛敬之心。人皆有之。故因其有嚴而教
之敬。因其有親而教之愛。此所以教不肅

而成政不嚴而治其治同者因於人之天性故也○愚按此見愛敬生於人心之自然聖人因其自然之情而教之以當然之則故施教者無煩多術而受教者亦無所矯勉也教之不整肅而自成政之不嚴威而自治者無他其所因者本故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一本父子上有子曰二字天性下義下俱無也字

鄭氏曰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

有君臣之義○邢昺正義曰此言父子恩親之情是天生自然之道父以尊嚴臨子子以親愛事父尊卑既陳貴賤斯位則子之事父如臣之事君○董鼎曰父子之道天性謂親也君臣之義謂嚴也○愚意惟親故用愛也摯惟嚴故用敬也誠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續連也言子繼於父母相連不絕也或作續○鄭氏曰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邢昺正義曰易稱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又論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父母生己傳體相續此爲大焉○吳澄曰人子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其續是爲至親無有大於此者○愚意人之有身乃父精母血而成一體相連續水源木本萬榦千流皆由此出毫忽難假也乃背棄其本生之父母而流入異端別尋支派狂悖莫甚又無後者不立本宗

傳代强以異姓鍾愛者繼嗣爭田奪產訐訟公庭徇一已之私意亂承祧之大典豈不惑歟

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鄭氏曰謂父爲君以臨於已恩義之厚莫重於斯○邢昺正義曰言有父之尊同君之敬恩義之厚此最爲重也○司馬光曰有君之尊有親之親恩義之厚莫此爲重○范祖禹曰父慈子孝者於天性非人爲

之也。父尊子卑。則君臣之義立矣。故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中庸曰。父母其順矣乎。父之愛子。子之孝父。皆順其性而已矣。君臣之義。生於父子。人非父不生。非君不治。故有父斯有子。有君。斯有臣。天地定位。而父子君臣立矣。父母生之。續其世莫大焉。有君之尊。有親之親。以臨於己。義之存。莫重焉。能知此。則愛敬隆矣。〇吳澄曰。旣爲我之親。又爲我之君。而臨乎上。其分隆厚。是

爲至尊。無有重於此者。〇愚意人或愛人些小惠愛。輒感激不置。必思報効。獨於父母厚恩。漠然若忘。何謬也。聖人故不憚言之煩。而曰莫大。又曰。莫重。連類以及。其殷殷垂訓之心。良厚矣。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一本不愛其親上多子曰二字

悖薄對反〇悖逆也。〇鄭氏曰。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敎於人。違此。則於德禮爲悖也。〇邢昺正義曰。此說愛敬之失。悖於德禮之事也。〇董鼎曰。由愛敬其親。而推以愛敬他人。則爲順。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敬他人。則爲逆矣。〇吳澄曰。由本及末爲順。舍本趨末爲逆。〇愚按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人固當愛敬。然施由親始。反是。則德禮皆悖。吾見愛人敬人者。有矣。未見有愛親敬親者也。聖人兩以悖逆警之。正以示人愛敬之序也。又按

邢氏曰。不愛敬其親者。是君上不能身行愛敬也。而愛他人。敬他人者。是敎天下行愛敬也。君自不行愛敬。而使天下人行。是謂悖德悖禮也。雖與鄭註意同。然專責於其君。立論不無偏僻。此節本旨。則上自天子。下逮庶人。皆統攝於內。不若董氏吳氏二家之說。爲明且正也。下節。係屬君上。便是。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

鄭氏曰。行敬以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下無所法則也。○愚按此言人君教愛教敬。必先自盡其愛敬於親。而後民得以觀感取法焉。此順道也。不然。則逆而施之矣。民又何所取法乎。○以順則逆下。刊誤本吳本皆刪去。朱申定本不刪。

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一本。不貴上多所字。下無也字。）

鄭氏曰。善。謂身行愛敬也。凶。謂悖其德禮也。言悖其德禮。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邢氏曰。在。謂心之所在也。凶。謂凶害於德也。如此之君。雖得志於人上。則古先哲王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也。○得。一說謂得悖德悖禮。愚意上凶德。即所謂悖德悖禮。下以雖得之接。正含多少婉諷意在內。若指悖德悖禮言。立說定應剴切。襯下君子則不然可見。又此蓋言人君苟不在於愛敬之順。而悉出於逆。縱居人上。稱曰得志。君子視之。直幸免危亡者耳。方賤惡之。豈以為貴乎。

君子則不然。

鄭氏曰。不悖德禮也。○愚按君子所以不貴乎彼者。誠以撫御臣民。自有所謂身先之本。悖德悖禮。則非臨下之道。故不出此也。

言思可道。行思可樂。（一本。思作斯。）

樂音洛○鄭氏曰。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人必悅也。○邢昺正義曰。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可者。事之合也。道。謂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服也。○愚按言行為立身之大節。必可道而後言。不然。則不輕言。必可樂而後行。不然。則不遽行。謹稟乎先。慎持於後。言斯可道。行斯可樂矣。

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德者。得於理也。義者。宜於事也。作。謂造立

也。事。謂施爲也。○鄭氏曰。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愚按君子一言一行。皆無所茍。自然成其德義。合於事宜矣。豈不可尊可法哉。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鄭氏曰。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愚按動容周旋。無不中禮。雖聖人性德之事。然

可觀可度。自有漸進自然之勢。二者亦從慎言行得來。而慎言行終不外於愛敬。愛敬終必由已親始也。

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鄭氏曰。君行六事。臨撫其人。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愚按君子有此可道六事。本諸身。則徵諸庶民。罔不信從矣。其有自用自尊者乎。畏愛則象。正應上民無則句。

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一本行其政令無其字。

鄭氏曰。上正身以率下。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政令行也。○愚按此總結上文。德教政令。皆指愛敬言。惟君子順而不逆。故能成其行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詩曹風鳲鳩之篇。淑。善也。忒。差也。○鄭氏曰。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爲人法則。○邢昺正義曰。夫子述君子之德旣畢。乃引詩以

贊美之。○范祖禹曰。君子愛親而後愛人。推愛親之心以及人也。夫是之謂順德。敬親而後敬人。推敬親之心以及人也。夫是之謂順禮。若夫有愛心。而不知愛親。乃以愛人。是心也。無自而生焉。有敬心。而不知敬親。乃以敬人。是心也。亦無自而生焉。無自而生者。無本也。故謂之悖。自內而出者。順也。自外而入者。逆也。不施之親。而施之他人。是不知已之所自生也。以爲順則逆

不可以爲法。故民無則焉。失其本心。則日入於惡。故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不貴也。君子存其心。修其身爲順而不悖。言斯可道。皆法言也。行斯可樂。皆善行也德義可尊。作事可法。所以表儀於民。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德充於內。故禮發於外。美之至也。以此臨民。則民畏其敬。而愛其仁。則其儀。而象其行。故以德教先民。而無不成。以政令率民。而無不行。詩

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言其德之見於外也。○愚按此詩刺用心之不壹而作。此則言君子之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也。引以明聖德之見於威儀者。可觀可法。足以化人如此。

男　飛鵬
　　鳴謙　校對

孝經

孝經　　趙起蛟集解

紀孝行章第十

邢昺正義曰。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也。前章孝治天下。所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故君子皆由事親之心。所以孝行有可紀也。故以名章。次聖人之後或於孝行之下。又加犯法兩字。今不取也。○愚按刋誤。此章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爲傳之七章。吳草廬較定今文

本。合五刑章。凡百二十八字。釋始於事親。爲傳之八章。又章首言孝始於事親。次章列愛敬條目。皆未明言。故於此特發明之。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一本。孝子之事親下無也字。

養。羊尚反。下同。樂音洛。喪平聲。○居。謂平居暇日無事之時。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也。

敬者。常存恭敬不敢慢易也。鄭氏所謂平居必盡其敬是也。一說恭己之身。不近危辱亦通。○養。謂飲食供奉也。樂者。歡樂悅親之志也。鄭氏所謂就養能致其歡是也。○病者。謂父母有疾。疾甚而病也。憂。憂慮不寧處也。鄭氏所謂色不滿容。行不正履。是也。○喪。謂不幸親死。服其喪也。哀。哀感追念痛切也。鄭氏所謂擗踊哭泣。盡其哀情是也。○祭。謂親沒而祭祀之。嚴。謂精潔

肅敬謹畏將事也。鄭氏所謂齋戒沐浴。明發不寐是也。一說嚴。猶慕也。○邢昺正義曰為人子能事其親而稱孝者。謂平常居處家之時也。當須盡於恭敬。若進飲食之時。怡顏悅色。致親之懽。若親之有疾。則冠者不櫛。怒不至詈。盡其憂謹之心。若親喪亡。則攀號毀瘠。終其哀情也。若卒哀之後。當盡祥練。及春秋祭祀。又當盡其嚴肅。此五者。無限貴賤。有盡能備者。是其能事親

○董鼎曰。此教之以善也。人有一身。心為之主。士有百行。孝為之大。為人子者。誠以愛親為心。而不忘事親之孝。平居無事。常有以致其敬。則敬存而心存。一敬既立。遇養則樂。遇病則憂。遇喪則哀。遇祭則嚴。五者有一不備。不可為能。然皆以敬為本。○愚按本義。事親者。必敬樂憂哀嚴五者兼備。方可言能。正見兼備之難。然條目雖分。而意義實一。董氏本敬之說。乃發明所以

兼備之故。非謂樂憂哀嚴可不必也。蓋人惟不敬。故平居多玩忽。而奉養則徒供口體。疾病則委命醫巫。臨喪惟事繁文。祭祀務了故事。不樂不憂不哀不嚴皆由於不敬。則敬洵為樂憂哀嚴之本也。又父母在堂。不思致敬盡禮。而雕木為佛。塑泥為神。朝夕焚香拜跪。謂敬之有大功。得冥福。夫天地間。有何神佛。父母即是神佛。舍父母而別求神佛。妄已。惑已。如神佛有靈。亦必

不以不孝者之尊崇。而錫以多福。以孝者之疎遠。而加以殃咎。又何爲不返其敬神佛之心。以敬其父母哉。此孝子所以居則致敬。以事親也。宰肥烹鮮。讌會賓客。求盡其歡。無所不至。而父母饔飧隨行逐隊。置若等閒。甚或兄委諸弟。弟推諸兄。計日輪派。準錢供給。父母當此。有不神傷者乎。故必艱難不使親知。備餘以待親與竭力以事。委曲承歡。斯之謂孝養。若夫父母有疾

人子憂慮之餘。惟有徧訪名醫。哀求救療湯藥之外。誠禱上蒼而已。剔肝割股。醫方所不載。使肝股可愈病。卽斷臂觸身。亦所不惜。然斷無投此而疾瘳者。有之亦倖逢其機耳。況傷股不過潰爛。去肝未有不死。不能去父母之疾。而反貽父母悲傷。欲延親年。而適以速親死也。可不戒哉。不幸而親歿。稱家有無。棺槨衣衾。必誠必信。如禮所謂饘粥不食。躃踊無數。水漿不入口。致其哀毀。庶可以觀。乃供佛飯僧。脩齋設醮作爲無益。以招親過。豈不悖禮。又親賓往弔。鼓樂歌唱。旅酬痛飲。當哀而樂。尤屬狂悖。至於音容既隔。修其歲祀。齊明盛服。肅敬以將。僾然如聞。愾然如見。當祭之嚴其親。一如生存之嚴其父。此祭則致其嚴之謂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

居上。鄭氏曰。當莊敬以臨下也。爲下。鄭氏

曰。當恭謹以奉上也。醜。衆也。爭。競也。在醜。鄭氏曰。當和順以從衆也。○邢昺正義曰。居上位者。不可爲驕溢之事。爲臣下者。不可爲撓亂之事。在醜輩之中。不可爲忿爭之事。○董鼎曰。此戒之以不善也。孝子之事親者。居人上。則當莊敬以臨下。而不可驕矜。爲人下。則當恭敬以事上。而不可悖亂。在己之醜類等夷。則當和順以處衆。而不可爭競。○愚按居上能敬。則不驕。爲下

能敬。則不亂。在醜能敬。則不爭。

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

亡。喪亡。刑。刑戮。鄭氏謂以兵刃相加。○邢昺正義曰。居上須去驕。不去。則危亡也。爲下須去亂。不去。則致刑辟。在醜輩須去爭。不去。則兵刃或加於身。○董鼎曰。苟居上而驕。則失道而取亡。爲下而亂。則犯分而致刑。在醜而爭。則啓釁而名兵。○吳澄曰。

居人之上。而矜肆以陵下。則必取滅亡。爲人之下。而悖逆以犯上。則必遭刑戮。在同等之中。而與之鬪爭。則必相戕殺。○愚按此極言驕亂爭之禍。三則字。正見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不必亡而後知也。卽其驕傲之時。而喪亡之機已兆。不必刑而後知也。卽其悖亂之時。而刑戮之禍己萌。不必兵而後知也。卽其爭競之時。而兵凶之象已著。此居上之所以不可驕。爲下之所以不可亂。在醜之所以不可爭也。又矜不可無爭不可有。與我等夷。爭其勝負。必啣怨思報。故兵不定是干戈。凡陰謀陷害。非禮相加皆是。

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本一三者上有此字。

三牲。鄭氏曰太牢也。孝以不毀爲先。此上三事。皆可亡身。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邢昺正義曰。若三者不除。

雖復日日能用三牲之養。終貽父母之憂。猶爲不孝之子也。○董鼎曰。曰驕。曰亂。曰爭。三者不除。而曰亡。曰刑。曰兵。三者必至。危亡之禍。憂將及親。其爲不孝大矣。雖日具牛羊豕三牲之養。自以爲盡禮。親得安坐而食乎。故曰。猶爲不孝也。又曰。此章以敬爲主。則有前之善。無後之不善。不敬者反是。事親而欲盡孝者。可不愛親而先盡敬乎。○吳澄曰。事親者。以身不毀傷爲孝。

三者皆喪身之事。苟或不除。則親之遺體將不能保。雖日具盛饌以養親之口體。何足爲孝哉。○愚意除者。不獨外面無驕亂爭之迹。卽心裏亦絕去驕亂爭之萌。苟或不然。滑滋暗長。安保其不見於動作威儀耶。故聖人於篇末。特以不孝警之。蓋能除。卽菽水可以承歡。不除。卽牲牢難以言孝。事親而徒養口體者。其亦知所勉哉。○范祖禹曰。居則致其敬者。舜夔夔齊慄。文王

朝於王季日三是也。養則致其樂者。舜以天子養。曾子養志是也。病則致其憂者。武王養疾。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是也。喪與祭。孝之終也。備此。然後能事親。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皆恐危其親也。居上而驕。則天子不能保四海。諸侯不能保社稷。故亡。爲下而亂。則入刑之道也。在醜而爭。則與兵之道也。孝莫大於寧親。三者不除。災必及親。雖能備物以養

猶爲不孝也。

男　飛鵬　鳴謙　校對

孝經

趙起蛟集解

五刑章第十一

邢昺正義曰。此章五刑之屬三千。案舜命臯陶云。汝作士。明於五刑。又禮記問喪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以其服有親疏。罪有輕重也。故以名章。以前章有驕亂忿爭之事。言此罪惡。必及刑辟。故此次之。○愚案此爲刊誤傳之八章。吳草廬因朱子有此由上文不孝之云

而繫於此一語。遂合上爲一章。又刑以輔教之所不及。聖人不徒恃刑。而亦不廢刑。明刑。以弼教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於一本作于。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邢昺正義曰。此五刑之名。皆尚書呂刑文。孔安國云。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顙。額也。謂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墨。一名黥。又云截鼻曰劓。刖足曰剕。釋言云。剕。刖也。李巡曰。斷足曰刖。是也。又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以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出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又云大辟。死刑也。案鄭註周禮司刑引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

攘撟虔者。其刑死。案說文云。臏。膝骨也。刖臏。謂斷其膝骨。鄭註不言臏。而云剕者。據呂刑之文也。屬。猶條也。三千。邢昺正義曰。案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至周穆王乃命呂侯入爲司寇。令其訓暢。夏禹贖刑。增輕削重。依夏之法。條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首自穆王始也。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

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故曰。五刑之屬三千。○鄭氏曰。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邢昺正義曰。舊註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此失經之意也。案上章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此承上不孝之後。而云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是因其事而便言之。本無在外之意。案檀弓

云。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旣云學斷斯獄。則明有條可斷也。何者。易序卦稱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自屯蒙至需訟。卽爭訟之始也。故聖人法雷霆以申威。刑所興。其來遠矣。唐虞以上。書傳靡詳。舜命臯陶。有五刑。五刑斯著。案風俗通曰。臯陶謨。是虞時造也。及周穆王訓夏。李悝師魏。乃著法經六篇。而以盜賊爲首。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

違時。凡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前世不忘。後世爲式。而安宏不孝之罪。不列三千之條中。今不取也。○董鼎曰。古用肉刑。漢文帝始除之。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又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孔子蓋引此句。以爲刑罰之條目。雖如此其多。而罪之至大者。無過於不孝。則不孝者。天地所不容也。上章已足爲天子諸

侯卿大夫之戒矣。於此又兼士庶人之戒焉。○愚意人之敢於身犯不孝者。以不孝爲罪之小者耳。詎知罪條之多。不孝爲大哉。故夫子特深警之。夫不孝之子。明卽能逃國法。而幽斷難逃天譴。或斬其嗣。或踵其行。非莫大之明驗歟。

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

要平聲○要。有挾而求也。鄭氏曰。君者。臣之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聖人制作

禮樂。而敢非之。是無法也。善事父母爲孝。而敢非之。是無親也。○邢昺正義曰。案晉語云。諸大夫迎悼公。公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明凡爲臣下者。皆稟君教命。而敢要以從己。是有無上之心。故非孝子之行也。若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晉舅犯及河授璧請亡之類是也。又曰。聖人規模天下。法則兆民。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聖人之法也。孝

爲百行之本。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親愛之心也。○一說。非聖人非孝。謂人之所行。非聖人之道。子之所行。非孝道也。○愚按要君之事非一。或倚勢力。或用智術。或假名義以挾持其君。使之不得不從。以遂其欲者。皆謂之要君。非聖之事不一。或譏禮爲僞首。或譏義爲爭端。或譏一切法度爲桎梏。皆謂之非聖。非孝之事不一。藐定省爲過禮。指終喪爲不情。鄙終身孺慕者爲曲

謬。皆謂之非孝。又人而要君。及非聖非孝者。其肇端皆起於不孝。惟不孝。故敢於要君。忍於非聖。孝則安分循理。必不爲悖逆之事。必不行詆毀之術矣。經因言不孝之罪。故連類及此。

此大亂之道也。

鄭氏曰。言人有上三惡。豈惟不孝。乃是大亂之道。○邢昺正義曰。言人不忠於君。不法於聖。不愛於親。此皆爲不孝。乃是罪惡

之極。故經以大亂結之也。○司馬光曰。無上則統紀絶。非法則規矩滅。無親則本根蹷。三者。大亂之所由生也。○董鼎曰。此極言不孝之罪。所以爲大。蓋人必有親以生。有君以安。有法以治。而後人道不滅。國家不亂。若三者皆無之。此乃大亂之道也。三者又以不孝爲首。蓋孝則必忠於君。必畏聖人之法矣。惟其不孝。不顧父母之養。是以無君臣。無上下。詆毀法令。觸犯刑辟。不

孝之罪。蓋不容誅也。○愚意三惡由於不孝。不孝即爲大亂之道。則罪孰有大於此者乎。危言及此。所以勉人爲孝者。益加切矣。又亂只在一身一家。未及天下。○范祖禹曰。人之善。莫大於孝。其惡莫大於不孝。故聖人制刑。不孝之罪爲大。君者。臣之所稟令也。而要之。是無上。聖人者。法之所自出也。而非之。是無法。人莫不有親。而以孝爲非。則是無其父母。此三者。致天下大亂

之道也。聖人制刑以懲夫不孝。要君非聖之人。所以防天下之亂也。

男　飛鵬　鳴謙　校對

孝經

孝經　　趙起蛟集解

廣要道章第十二

邢昺正義曰。前章明不孝之惡。罪之大者。及要君非聖人。此乃禮教不容。廣宣要道。以教化之。則能變而爲善也。首章略云至德要道之事。而未詳悉。所以於此申而演之。皆云廣也。故以名章。次五刑之後。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要道施化。化行而後徧彰。亦明道德相成。所以

互爲先後也。○愚按刊誤爲傳之二章。釋要道。吳草廬爲傳之六章。爲申釋要道。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又上章明刑。使人知所戒。此章明要道。使人知所守。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四於字。一本作于。

風者。上之化所及。俗者。下之習所成。韋昭曰。人之性。繫於大人。大人風聲。故謂之風

追其趣舍之情欲。故謂之俗。移。謂遷就其善。易。謂變去其惡。安。謂不危。治。謂不亂。○鄭氏曰。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按詩序曰。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是入樂聲之義也。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故變風發乎

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以斯言之則知樂者。本於情性。聲者。因乎政教。政教失。則人情壞。人情壞。則樂聲移。是變隨人心也。國史明之。遂吟以風上也。上受其風而救其失。乃行禮義以正之。教化以美之。上政既和。人情自洽。是正由君德也。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尚書益稷篇。舜曰。予

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孔安國曰。在察天下理治。及忽怠者。皆是因樂而彰也。○鄭氏曰。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邢昺正義曰。此夫子述廣要之義。言君欲教民親於君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也。君能行孝。則民效之。皆親愛其君。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也。人君行悌。則人效之。皆以禮順從其長也。欲移

易風俗之敝敗者。莫善於聽樂而正之。欲身安於上。民治於下者。莫善於行禮以帥之。又曰。韶樂存於齊。而民不為之易。周禮備於魯。而君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乎。○董鼎曰。孝所以愛其親也。故欲教民以相親相愛。則莫有善於孝者矣。悌所以敬其長也。故欲教民以有禮而順。則莫有善於悌者矣。得其和之為樂。樂有鼓舞動蕩之意。故欲移改其風變

易其俗。則莫有善於樂者矣。得其序之爲禮。禮有上下尊卑之分。故欲上安其君。下治其民。則莫有善於禮者矣。此四者。蓋舉其要而言。然孝悌禮樂。一本也。此經本以孝爲要道。而四者之中。孝又爲要。孝於親。必悌於長。孝悌之人。心必和順。和則樂也。順則禮也。四者相因而舉。有則俱有矣。○吳澄曰。君教以孝。則民知有親而愛其父。君教以悌。則民知有禮而順其兄。由父子

和而敬之聲容以爲樂。則氣體調暢而無有乖戾。所以風隨上而遷。俗自下而變也。由長幼之序。而著之節文以爲禮。則名分森嚴。而無有陵犯。所以爲上者不危爲民者不亂也。○愚意此見孝弟爲教民之本而教民孝弟。又必上之人。躬行孝弟。以爲倡。而後民始相率而親愛禮順。以奉行其教也。樂之實。樂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舍孝悌而言玉帛鐘鼓。末矣。

禮者。敬而已矣。

敬。恭敬。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也。鄭氏曰。敬者。禮之本也。○司馬光曰。將明孝而先言禮者。明禮孝同術而異名。○朱申曰。禮有本有文。而敬爲禮之本。○董鼎曰。上文兼言孝悌禮樂四者。至此又獨歸重於禮。至於言禮。則又以敬爲主。蓋父母於子一體而分。愛易能而敬難盡。故經雖以愛敬兼言。而此獨言敬。而以禮爲重者。蓋其

所以有序而和者。未有不本於敬而能之者。故下極推廣敬之功用。○愚按丹書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又曲禮首曰。毋不敬。又朱子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也。敬固不重歟。其用力之方。莫如程子主一無適。與整齊嚴肅。而上蔡謝氏常惺惺之法。及尹氏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最爲詳悉著實。學者玩索而身體之。

其於敬也幾矣。
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悅。一本作說。
鄭氏曰。居上敬下。盡得懽心。故曰悅也。○司馬光曰。天下之父兄君。聖非能偏致其恭。恭一人。則與之同類者。千萬人皆悅。○董鼎曰。此心之敬。隨寓而見。以此之敬而敬人之父。則凡爲之子者。莫不悅矣。以此之敬。而敬人之兄。則凡爲之弟者。莫不悅

矣。以此之敬。而敬人之君。則凡爲之臣者。莫不悅矣。彼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本皆有敬父敬兄敬君之心。而吾先有以敬之。則深得其懽心矣。○一說。敬父卽是孝。敬兄卽是弟。敬君卽是安上治民之禮。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卽是移風易俗之樂。○愚意。敬父則子悅。敬兄則弟悅。敬君則臣悅。是敬一人而千萬人悅也。又敬者。禮之施。悅者。敬之驗。效見於下。而責成於上也。

又按鄭氏註。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句。聯上三句爲一段。朱申註。敬一人。謂敬重天子。千萬人悅。謂天下人懽悅。亦應聯上三句。平列爲段。若邢昺正義。及董氏吳氏註。敬一人。皆曰敬父兄。及君一人也。千萬人悅其子弟及臣。千萬人皆悅也。則又當合所敬者寡句。爲一段矣。今姑從石臺本。存疑以俟[redacted]博雅君子論定焉。
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一本無也字。

愚意。此正申明首章要道之意。敬一人。敬何寡也。千萬人悅。悅何衆也。此卽先王之所謂要道也。○司馬光曰。所守者約。所獲者多。非要而何。○朱申曰。敬父敬兄敬君。敬一人。所敬者甚寡也。子悅弟悅臣悅千萬人悅。所悅者甚衆也。上文所云。乃先王之要道。○范祖禹曰。孝於父。則能和於親。弟於兄。則能順於長。故欲民親愛禮順。莫如敎以孝弟樂者。天下之和也。禮者。天下

之序也。和故能移風易俗。序故能安上治民。夫風俗非政令之所能變也。必至於有樂而後治道成焉。禮則無所不敬而已。天下至大。萬民至衆。聖人非能徧敬之也。敬其所可敬者。而天下莫不悅矣。故敬人之父。則凡爲人子者。無不悅矣。敬人之兄。則凡爲人弟者。無不悅矣。敬人之君。則凡爲人臣者。無不悅矣。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者。以此道也。聖人執要以御繁。敬寡而服衆

是以不勞而治道成也。

男　飛鵬　鳴謙　校對

趙起蛟集解

廣至德章第十三

邢昺正義曰。首章標至德之目。此章明廣至德之義。故以名章。次廣要道之後○愚按刊誤爲傳之首章。釋至德。吳草盧爲傳之五章。冠教民親愛之前。蓋順經文至德要道之義矣。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鄭氏曰。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

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司馬光曰在於施得其要而已。○吳澄曰。以孝敬天下之人者。不待各至其家。日見其人而諭之。但上所行。下自效之耳。○愚意孝乃人心之所同。故其感化之易如此。不然雖家至日見。有頑梗不率者矣。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一本父者兄者君者下。俱無也字。

鄭氏曰。舉孝悌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舉臣道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邢昺正義曰。教之以孝。則天下之爲人父者。皆得其子之敬也。教之以悌。則天下之爲人兄者。皆得其弟之敬也。教之以臣。則天下之爲君者。皆得其臣之敬也。○按祭義。祀明堂。所以教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悌。朝覲所以教臣。○司馬光曰。天下之

父兄君。聖人非能身往恭之。修此三道以教民。使民各自恭其長上。則聖人之德無不徧矣。○董鼎曰。教之以孝。使凡爲子者。皆知盡事父之道。卽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之以悌。使凡爲人弟者。皆知盡事兄之道。卽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之以臣。使凡爲人臣者。皆知盡事君之道。卽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蓋致吾之敬者。終有限。惟能使人各自致其敬者。斯無窮也。○吳澄曰。孝施於兄。則爲悌。施於君。則爲臣。同一順德也。上之人躬行孝悌臣以教。則天下之人。無不效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是上之人自敬其父兄君者。乃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君者也。○愚意此承上文而申言教孝之效教悌教臣。教有數端。其大綱不外教孝而已。蓋孝實包涵悌與臣之理。遇兄遇君。擴而充之。無往不得其宜者。又天下之人父人兄人君。敬殊不易。乃教孝教悌教臣而

吾之敬。卽行乎彼。又奚必家至而日見之也哉。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詩。大雅洞酌之篇。愷。樂也。悌。易也。鄭氏曰。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爲天下蒼生之父母也。蒼生。尚書文。謂天下黔首蒼蒼然衆多之貌也。○一說。君子有如此愷悌之德。民愛之如父母。○司馬光曰。樂易謂

不尚威猛而貴惠和也。能以三道教民者。
樂易之君子也。三道既行。則尊者安於上。
卑者順乎下。上下相保。禍亂不生。非爲民
父母而何。○吳澄曰。躬行孝悌臣之德者。
樂易之君子也。人皆效之。而各敬其父兄
與君。是足以爲民之父母。
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劉炫曰。詩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未證
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別起歎辭。所以異於

餘章。○朱申曰。釋詩之義。謂設非先王之
至德。安能以順天下。有如此之大者。○愚
意此反結至德之效。亦以申明首章至德
之義。○范祖禹曰。君子所以教天下。非人
人而諭之也。推其誠心而已。故教民孝。則
爲父者無不敬之。教民悌。則爲兄者。無不
敬之。教民臣。則爲君者。無不敬之矣。君子
所謂教者。孝而已。施於兄。則謂之悌。施於
君。則謂之臣。皆出於天性。非由外也。詩云。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強教之。悌以悅
安之。爲民父母。惟其職是教也。父母之於
子。未有不愛而敬之。樂而安之也。至德者。
善之極也。聖人無以加焉。故曰順民。而不
曰治民。孝者民之秉彝。先王使民率性而
行之。順其天理而已矣。故曰不治。○愚按
泂酌之篇。召康公以父母戒成王也。今君
子之德。能不拂民以從欲。而民有不尊之
如父。親之如母者乎。夫子獨於此章證詩

之後。反復詠嘆。爲民上者。可不求所謂順
民之實。以無負父母斯民之道也哉。

男 飛鵬 鳴謙 校對

孝經　趙起蛟集解

廣揚名章第十四

邢昺正義曰首章畧言揚名之義而未審而於此廣之故以名章次至德之後○按刊誤爲傳之十一章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吳草廬爲傳之十章釋終於立身朱申定本次感應章後又要道不外乎孝弟至德亦不外乎孝弟孝弟誠揚名之急務也前篇已歷言孝弟感通

之效此復申言孝弟具足之理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鄭氏曰以孝事君則忠○愚按孝者所以事君也孝外無忠也又親此敬愛君亦此敬愛忠孝無二理故可移

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鄭氏曰以敬事長則順○愚按弟者所以事長也弟外無長也又兄此敬愛長亦此敬愛悌順亦無二理故可移又爲弟者固當盡其愛敬於兄而兄亦宜盡其愛敬於弟也近見有兄弟不相敬愛者爭鬭輕賤視若仇讐有不堪言更可異者兄也而以父自居嫂也而以母自居謂長兄爲父長嫂爲母此喪心之言也夫不幸親喪幼弟在室時其饑寒防其疾痛訪師而事擇配而妻此是兄長分內本務豈可因此而妄自僭擬試思已居於父置父何等况禮嫂叔不通問又嫂叔無服所以遠嫌疑也以

母自居何嫌何疑凡若此者不道莫甚雖與經義無關附記於此使世人知所警省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一本居家理下無故字

鄭氏曰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愚按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家齊而后國治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苟事親孝事長悌則家自理矣教以孝教以悌本此而推之耳又家之中不過臣妾妻子愛以弘其恩敬以端其範則家人亦莫不起敬起

愛矣。各相敬愛。而家有不理者乎。移此於
官。爲之制田里。敎樹畜。厚民之生。此愛也。人
爲之立學校。明禮義。正民之德。此敬也。人
苟不先自盡其愛敬於家。至居官而始求
治道。誤已。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是以一本作是故。五於字。一本作于。

行下孟反○鄭氏曰。修上三德於內。名自
傳於後代。○董鼎曰。名非君子所尚也。又

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豈敎人
以好名哉。名者。實之賓。有其實者。必有其
名。苟沒世而名不見稱。則是終其身無爲
善之實矣。是以君子疾之。苟疾其名之不
稱。當常恐其實之不至。而孜孜勉焉可也。
夫子於此。廣其義以終經言。立身揚名之
旨。又曰。君子務實。雖不求名。而州閭鄉黨
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僚友稱其悌。執
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不惟譽藹於一時。

而且名立於後世矣。舜在側微。又處頑父
嚚母。傲弟之間。而能和以孝道。是以帝堯
聞之。四岳舉之。天下君之。萬世師之。豈有
他哉。孝悌而已矣。所謂以顯父母者。豈有
過於此哉。○吳澄曰。行卽行此三者。成。謂
完備也。必可移而後謂之成。身存而行成。
故身沒而名立。內對外言。後對今言。蓋行
成於內。則名立於外。名立於後。由行成於
今也。○愚按孝弟本非求名。然膏之沃者。

光必燁。不求名而名自至。若夫百工技藝。
皆可成名。譬之春霜朝露。霎時卽消歸無
有。何可與孝悌爭名哉。葢天地間不朽大
業。惟忠與孝。行既已成。流芳百世。學者勿
慕虛譽而務本事。則名與天地並垂矣。又
事親孝。事兄悌。居家理。則行成於內矣。聞
於當時。羣相推許。傳之百世。轉相則效。名
揚何疑。○范祖禹曰。君者。父道也。長者。兄
道也。國者。家道也。以事父之心而事君。則

忠矣。以事兄之心而事長。則順矣。以正家之禮而正國。則治矣。君子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悌於兄。而不順於長。理於家。而不治於官者也。故正國之道。在治其家。正家之道。在修其身。修身之道。在順其親。此孝所以爲德之本也。

男　飛鵬　鳴謙　校對

孝經　趙起蛟集解

諫諍章第十五

邢昺正義曰。此章言爲臣子之道。若遇君父有失。皆諫諍也。曾子問聞揚名已上之義。而問子從父之令。夫子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爲述諫諍之事。故以名章。次揚名之後。○愚按刋誤爲傳之十三章。無釋前載閨門一章。吳草廬爲傳之十一章。云廣經中五孝之義。想因

篇中天子諸侯大夫士以立論也。朱申定本。載事君章之前。次閨門章之後。於是何言與下。又多言之不通也五字一句。又處常之理。各章言之甚詳。而處變之道。則未之及。夫子恐人於孝道有缺故因問而言諍義。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則。一本作參。敢問下無子字。

夫音扶。○鄭氏曰。事父有隱無犯。又敬不

違。故疑而問。○邢昺正義曰。經稱夫有六焉。蓋發言之端也。一曰。夫孝始於事親。二曰。夫孝德之本。三曰。夫孝天之經。四曰。夫然故生則親安之。五曰。夫聖人之德。此章云若夫慈愛。並却明前理。而下有其趣。故言夫以起之。○董鼎曰。夫子敎曾子以孝曾子一歎孝之大。次問無以加於孝。夫子皆詳告之。孝之始終備矣。惟幾諫一節。言之未及。曾子於是包攝夫子之所已言者

謂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凡此之道。則旣得聞夫子之敎命矣。敢問爲人子者。一以順從爲孝。然則父母有命。令將不問可否而悉從之。然後可以爲孝乎。此曾子之善問也。又曰。慈愛。如養致其樂。恭敬。如居致其敬。安親。不近兵刑。揚名。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之類。○吳澄曰。孝者曰愛曰敬而已。愛施於下爲慈。敬見於外爲恭。生而安親者。孝之始。死而揚名者。孝之終。○愚按前篇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曰夫然故生則親安之。曰揚名於後世。已言之詳矣。故曾子曰。則聞命矣。但人子有順無違。從父之令。順道也。曾子特舉以問。意深哉。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一本言與下有言之不通也。

與平聲○鄭氏曰。有非而從。成父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邢昺正義曰。再言之者明其深不可也。○愚按參也魯。魯則不

復審量可否。必以從令爲是矣。夫子重言申譬。所以開其魯也。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爭。去聲。亦作諍下同。○爭。謂諫止其非。若有爭然。○皇侃曰。夫子述孝經之時。當周亂衰之代。無此諫爭之臣。故言昔者也。不言先王。而言天子者。諸稱先王。皆指聖德

之主此言無道所以不稱先王也○鄭氏曰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爭謂諫也言雖無道爲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亡國家也○眞德秀曰無道而不失天下國家者蓋於失道必爭之雖失而旋復所以免於危亡也○邢昺正義曰按孔鄭二註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義按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又尚書

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大傳四鄰則見之四輔兼三公以充七人之數諸侯五者孔傳指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充五人之數大夫三者孔傳指家相室老側室以充三人之數王肅無側室

而謂邑宰斯並以意解說恐非經義劉炫云按下文云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則爲子爲臣皆當諫爭豈獨大臣當爭小臣不爭乎豈獨長子當爭其父衆子不爭者乎若父有十子皆得諫爭王有百辟惟許七人是天子之佐乃少於匹夫也又按洛誥云成王謂周公曰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冏命穆王命伯冏惟予一人無良寔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

其不及據此而言則左右前後四輔之謂也疑丞輔弼當指於諸臣非是別立官也謹按周禮不列疑丞周官歷敘羣司顧命總名卿七左傳云龍師鳥紀曲禮云五官六大無言疑丞輔弼專掌諫爭者若使爵視於卿祿比次國周禮何以不載經傳何以無文且伏生大傳以四輔解爲四鄰孔註尚書以四鄰爲前後左右之臣而不爲疑丞輔弼安得又采其說也左傳稱周主

申父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師曠說匡諫之事史爲書瞽爲詩士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則凡在人臣皆合諫也夫子言天子有天下之廣七人則足以見諫爭功之大故舉少以言之也然父有爭子士有爭友雖無定數要一人爲率自下而上稍增二人則從上而下當如禮之降殺故舉七五三人也劉炫之讜義雜合通途何者傳載忠

言皆於藥石逆耳苦口隨要而施若指不備之員以匡無道之主欲求不失其可得乎先儒所論今不取也○董鼎曰天子有天下四海之大萬幾之繁善則億兆蒙其福不善則宗社受其禍故必有諫爭之臣以救其過而後可古者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大開言路廣集忠益爭臣豈止七人而已哉夫子姑約而言之耳若次於天子爲諸侯又次於諸侯爲大夫國小於天下其事必簡故五人而可家小於國其事又簡故三人而可其實諫不厭多非必以數拘也下至於士則無臣未爲大夫則無家所有者身所損者友故士以友爭也又曰人之大倫有五君臣父子爲之首而朋友居其末君臣朋友皆以人合惟父子爲天屬之親臣之忠愛其君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友之忠愛其友者忠告而善道之亦不可則止若子之於父無可止之義故

曰君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去親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積誠以感動之必其從而後已此則人子愛親之至終欲其歸於至善又有非臣與友之所得爲者○司馬光曰天下至大萬幾至重故必有能爭者及七人然後能無失也○愚按天子無道未有不失天下諸侯無道未有不失其國大夫無道未有不

失家。乃有爭臣。雖無道。可保其不失。況有道。而又有爭臣匡救其間。其於天下國家。當何如耶。又聖人論事。每援古以證。故曰昔者。今皇氏言當代無爭臣云然。恐失之拘。葢舉天子諸侯大夫爭臣員數者。見尊如君卑如臣。無苟順之義。而有犯顏之典。父子猶君臣也。何可任意曲從乎。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離力智反○令善也。○鄭氏曰。益者三友

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司馬光曰。士無臣。故以友爭。○愚按合上天子諸侯大夫。皆引起下父有爭子來。又學人稍有聲名。即自不可一世。豈復求爭友哉。宜其令名之終失也。又好名之士。訂盟結社。始未嘗不直道相期。不逾時而視同陌路。甚至羣居終日。不呼盧角阢。輒飲酒博奕。以道義相規。而直言不諱者。吾見亦罕矣。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鄭氏曰。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愚按此通天子諸侯大夫士庶而言。爲父者不患難免於不義。患無爭子耳。有爭子。則終身自不沉没於不義。又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父母怒不悅。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此爭法也。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不爭一本作弗爭。

鄭氏曰。不爭則非忠孝。○愚按不義之所該甚廣。凡言行之間。不合於理者。皆是。朋友尚須苦口。尊親如君父。臣子忍視陷於不義。而不一匡救乎。

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焉得上一本無又字。

焉於虔反○董鼎曰。所以結一章之旨。而終是何言與之義也。○愚按上文。故當不義句。君親並言。此則專指父說。又子從父

令順道也夫子不許以孝者何也蓋令有善有惡其善者固不可以不從不從則爲不孝不善者而阿諛曲從是已既蹈於不義又陷父於逆德此夫子所以不許也○范祖禹曰父有過子不可以不爭爭所以爲孝也君有過臣不可以不爭爭所以爲忠也子不爭則陷父於不義至於亡身臣不爭則陷君於無道至於失國故聖人深戒曾子從父之令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古

者天子設四輔及三公卿大夫士皆有諫職至於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獻藝庶人傳言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耆老教誨所以救過防失之道至矣然而必有爭臣焉爭者諫之大者也諫而不入則犯顏引義以爭之不聽則不止故必有力爭者至於七人則雖無道猶可以不失天下諸侯必有五人乃可以不失其國大夫必有三人乃可以不失其家言爭臣之不

可無也忠臣之事聖君也諫於無形而止於未然事賢君也諫於已然而防其未來事亂君也救其橫流而拯其將亡故有以諫殺身者矣益戒舜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以上智之性而戒之如此惟舜欲聞之此事聖君者也傅說之訓高宗周公之戒成王救其微失防其未來此事賢君也商以三仁存亦以三仁亡此事亂君也人君惟能儆戒於無形

受戒於未然使忠臣不至於爭則何危亂之有

男　飛鵬　鳴謙　校對

孝經

　趙起蛟集解

感應章第十六

按邢昺正義曰。此章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皆是應感之事也。前章論諫諍之事。言人主若從諫諍之善。必能修身慎行。致應感之福。故以名章次於諫諍之後。愚意諫諍章。專爲從父之令而發。類及天子諸侯大夫也。邢氏歸重人主何歟。欲連合分

章之意。反失聖人立言本旨。不無穿鑿。又刊誤爲傳之十章。釋天子之孝。吳草廬爲傳之首章。釋先王有至德要道。有曰此章文理精深。正釋至德要道之義。其曰昔者明王云者。釋經文先王字也。當爲傳之首章。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八字。錯簡在故雖天子之上。今詳故字。承上起下。申說上文長幼順之義。而宗廟致敬。乃申說章首事父孝事母孝之義。天地明察。則因章首事天明事地察而言。著矣彰矣二句。文法協比。不應間隔。下文通於神明。又承神明彰矣一句而言。如此辭意方屬。夫傳世久遠。不無錯簡。學者闕疑可也。又異端因果。怪誕無稽。故感應之說。聖人所不道。篇內言天明地察。以及神明彰。鬼神著。所以明孝道之廣大。而天人同原。幽明一理。皆於此章詳揭示人。無非勉人爲孝。非徒以應感動人也。讀者不惑於章名。斯即聖人之徒矣。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鄭氏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邢昺曰。經稱明王者二焉。一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二即此章言昔者明王事父孝。俱是聖明之義。與先王爲一也。言先王。示及遠也。

言明王示聰明也○司馬光曰王者父天母地事父孝則知所以事天故曰明事母孝則知所以事地故曰察○董鼎曰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父有天道母有地道王者繼天作子父天母地凡其所以事天地之道亦不外事父母之道而已天人幽顯之道一也能事人則能事神矣○吳澄曰此言孝之推也王者事父母於宗廟而孝故事天地於郊社亦明

察也蓋事天如事父事地如事母能事父母則知所以事天地矣明察謂於其禮其義能精審也○愚按孝本天經地義故能事父母卽能事天地天地父母分殊而理則一也又曰明曰察則無謟瀆之意而適合乎奉事之節矣

長幼順故上下治一本上字作天字

長貞丈反○司馬光曰長幼者言乎其家上下者言乎其國能使家之長幼順則知所以治國之上下矣○鄭氏曰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之化理○邢氏曰明王又於宗族長幼之中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之人皆自化也○董鼎曰長幼順蓋就事父母推之上下治蓋就事天地推之○吳澄曰此言悌之推也悌於家而長幼之序順故自國至天下皆興弟而上下之分不亂也○愚按董氏承上推之之說詎無所見但緒處孝弟並言此節

歸重弟道方合上下卽可包括天地長幼則不可加稱父母不若吳氏言弟之推爲明白切當也

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鄭氏曰事天地能明察則神感至誠而降福佑故曰彰也○邢昺正義曰明王之事天地旣能明察必致福應則神明之功彰見謂陰陽和風雨時人無疾厲天下安寧也○司馬光曰神明者天地之所爲也王

者知所以事天地。則神明之道。昭彰可見矣。○吳澄曰。彰。謂微之顯。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愚按上言天明地察不過因孝父母之理而推。此言天地明察。直從明察內推原出幽明感通之故。總以申明孝道之大。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鄭氏曰。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皆祖考之胤

也。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邢昺正義曰。故者。連上起下之辭。以上文云事父孝。又云事母孝。又云長幼順。所以於此述尊父先兄之義。言王者雖貴為天子。於天下宗廟之中。必有所尊之者。謂天子有諸父也。必有所先之者。謂天子有諸兄也。○愚按此承上事父孝。長幼順兩節而言。言父不言母者。省文也。天可該地。父可該母也。鄭氏。邢氏。俱以父屬伯叔。恐偏於弟一邊。故字從何處發源。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鄭氏曰。言能敬事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吳澄曰。謂之親者。視如生存也。○愚按親殁之後。音容雖不復覩。而於祭祀之時。僾聞愾見。必致其如在之誠。正見此心無刻敢忘親也。

脩身愼行。恐辱先也。先。一本作兄。

行下孟反○鄭氏曰。天子雖無上於天下。

猶脩持其身。謹愼其行。恐辱先祖。而毀盛業也。○邢昺正義曰。上言必有先也。先兄也。此言恐辱先也。是先祖也。○吳澄曰。謂之先者。念所本始也。○愚意人惟不以辱先為恐。故驕奢淫佚。無所不至。若時以辱及先人為懼。自然敬謹儉約。天子可以保四海。諸侯可以保社稷。卿大夫可以保宗廟。士庶人可以保四體矣。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著。猶祭義致愨則著之著。如見所祭也。○鄭氏曰。事宗廟能盡敬。則祖考來格。享於克誠。故曰著也。○邢昺正義曰。上言神明。謂天地之神也。此言鬼神。謂祖考之神。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先儒釋云。若就三才相對。則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言天道玄遠。難可測。故曰神也。祇者。知也。言地去人近。長育可知。故曰祇也。鬼者。歸也。言人生於無。還歸於無。故曰鬼也。亦謂之神。按五

帝德云。黃帝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是也。上言神明。尊天地也。此言鬼神。尊祖考也。○愚按宗廟之中。祖考精靈。實式憑之。子孫苟齋明以肅於內。盛服以肅於外。竭其誠敬。無有厭射。鬼神自然來格來歆矣。又上言宗廟致敬。見明王盡其追遠之誠。此言宗廟致敬。見鬼神顯其情狀之實。○吳本謂移上天地明察二句。改置此下。始成文理。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而於字。一本作于。悌。一本作弟。

通。謂感格而無隔礙。光。謂變化而有光輝。○鄭氏曰。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則至性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故曰無所不通。○司馬光曰。通於神明者。鬼神歆其祀。而致其福。光於四海者。兆民歸其德而服其教。鬼神至幽。四海至遠。然且不違。況其邇者。烏有不通乎。○朱申曰。孝弟之道。

極其所至。幽則可以感通於神明。明則可以光顯於四海。無所往而不通。○吳澄曰。由宗廟事父母之孝。充之以事天地。而神明彰。此孝之至而通於神明也。由一家長幼順之悌。充之以治國平天下。而上下治。此悌之至。而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也。○愚按此總結上文。言孝弟至於其極。則神無不格。民無不歡。應感之通。至於如此。下復引詩以詠歎之。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自。從也。思。語辭。○鄭氏曰。義取德教流行。莫不服義從化也。○邢昺正義曰。夫子述孝弟之行。愛敬之美既畢。乃引詩以贊美之。言從近及遠。至於四方。皆感德化。無有思而不服者。以明無所不通。○范祖禹曰。王者事父孝。故能事天。事母孝。故能事地。事天以事父之敬。事地以事母之愛。明者。誠之顯也。察者。德

之著也。明察事天地之道盡矣。長幼順者。其家道正也。上下治者。其君臣嚴也。事父母以格天地。正長幼以嚴朝廷。上達乎天下達乎地。誠之所至。則神明彰矣。天子者。天下之至尊也。承事天地。以教天下。則以有父也。貴老敬長。以率天下。則以有兄也。宗廟致敬。非祭祀而已也。脩身愼行。恐辱及宗廟也。鬼神之爲德。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爲之宗廟以存之。則可以著見矣。書曰。祖考來格。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孝至於此。則鬼神享其誠。而致其福。四海服其德。而順其行。格於上下。旁燭幽隱。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無所不通。四方之人豈有不思服者乎。○愚按此詩美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而作。此則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無有不心服也。引以明孝悌之感通響應有如此。

男　飛鵬　鳴謙　校對

孝經

孝經　　趙起蛟集解

事君章第十七

邢昺正義曰。此章首言君子之事上。又言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皆是事君之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前章言明王之德。應感之美。天下從化。無思不服。此孝子在朝事君之時也。故以名章。次應感之後。○愚按忠孝本無二理。言孝卽是言忠。必專言事上者。愛敬乃

忠之綱領。而盡忠補過。將順匡救。則忠之條目也。故復專言之。而忠之道始備。又此亦泛論事君之道。不必泥定前章文義相聯屬也。又刊誤爲傳之九章。釋中於事君。吳本同。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君子之事上也。一本無之字。也字。

上。謂君也。進。謂自私家而適公所。退。謂自公所而歸私家。盡忠。謂事有當陳者。罄竭其心。補過。謂責有未塞者。彌縫其闕。○鄭氏曰。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君有過。則思補益。○邢昺正義曰。經稱君子有七焉。一曰。君子不貴。二曰君子則不然。三曰。淑人君子。四曰君子之教以孝。五曰。愷悌君子。已上皆斷章指於聖人君子。謂居君位而子下人也。六曰。君子之事親孝。故此章君子之事上。則皆指於賢人君子也。○補過。一說謂自補其過。非補君之過。○愚按盡

忠補過。而曰思者。全在不覩不聞。隱微幽獨之際。戒愼恐懼。使無一毫人欲之僞。以復還乎天理之公。內不自欺。外不欺君。方得。非徒空空懸想。矯托盡忠補過之名。可以塞責也。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將。謂助之於後。順。謂導之於前。匡。謂正之於微。救。謂止之於顯。其。指君而言。○鄭氏曰。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匡。正也

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董鼎曰忠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親先其意承其志迎其幾而致其力一念之善則助成之無使優游不決沮遏而中止也一念之惡則諫止之無使昏蔽不明遂成而莫救也陳善閉邪慮之以早防之以豫戒於未然止於無迹○愚按美最難擴充故必將順始實惡最易蔓延故必匡救始絕葢將順中亦有用其匡救之處匡救內亦有善其

將順之地

故上下能相親也（一本相親下無也字）

鄭氏曰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司馬光曰凡人事上進則面從退有後言上有美不能助而成也有惡不能救而止也激君以自高謗君以自潔諫以為身而不為君也是以上下相疾而國家敗矣○董鼎曰君猶父臣猶子相親猶一家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相親猶一體也○愚按下能盡其盡忠補過將順匡救下之所以親上也上能容其盡忠補過將順匡救上之所以親下也君臣一德豈非唐虞三代氣象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詩小雅隰桑之篇遐遠也○鄭氏曰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為遠愛君之志恒藏心中無日暫忘也○一說遐何通○

吳澄曰言心乎愛君何不形於言乎雖不言而藏之中心何日而忘之葢言之於口者其愛淺藏之於心者其愛深也○范祖禹曰入則父出則君父子天性君臣大倫以事父之心而事君則忠矣故孔子言孝必及於忠言事君必本於事父忠孝者其本一也未有舍孝而謂之忠違忠而謂之孝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此四者事君之常道也昔者禹益稷契

之事舜也進則思所以規諫退則思所以儆戒須君之美而不爲諂防君之惡如丹朱傲虐而不爲激是故君享其安逸臣預其尊榮此上下相親之至也若夫君有大過則諫諫而不可則去此豈所欲哉蓋不得已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夫君子之愛君雖在遠猶不忘也而況於近可不盡忠益乎

男　飛鵬
　　鳴謙　校對

　　趙起蛟集解

喪親章第十八

邢昺正義曰此章首云孝子之喪親也故章中皆論喪親之事喪亡也失也父母之亡沒謂之喪親言孝子亡失其親也故以名章結之於末矣○愚按喪親人子所最不幸然送死實爲大事厚生而薄死古賢所不取故聖人於篇末發明喪親之義意深哉又刊誤爲傳之十

四章謂不解經別發一義吳草廬爲傳之十二章謂廣經末終始之義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一本喪親下無也字）

喪平聲○鄭氏曰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事○愚意父母俱存人生至樂然不可必得而死者又人所難免故夫子於此特明人子死事之孝蓋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反是與禽獸奚擇焉

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

食旨不甘。

偯於起反。說文作㥣。不樂音洛。○偯哭餘聲也。鄭氏曰。氣竭而息聲不委曲。○愚按禮記閒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今斬衰則不偯也。又雜記童子哭不偯。○容儀容。鄭氏曰。觸地無容。邢昺正義曰。悲哀在心。故形變於外。所以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又舉措進退之禮。無趨翔之容。○愚

按玉藻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哀毀之際。形狀慘悽。故雖爲禮。絕無容儀。○文。文餙。鄭氏曰。不爲文餙。邢昺正義曰。雖則有言。志在哀感。不爲文餙也。○愚按閒傳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又喪服四制。三年之喪。君不言。又不言而行事者。扶而起。言而後行事者。杖而起。鄭玄曰。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邢昺曰。經云言不文。謂臣

下也。○服。衣服。美。謂錦繡絲纊之類。鄭氏曰。不安美飾。故服縗麻。○縗麻。當以麤布。長六寸。廣四寸。麻爲腰絰。首絰。俱以麻爲之。縗之言摧也。絰之言實也。孝子服之。明其心實摧痛也。○按禮喪服。孝子冠繩纓。斬齊衰苴絰苴絞帶。菅屨。惡陋不堪。何服美之有。服美云者。按韋昭引書云。成王既崩。康王冕服即位。既事畢。反喪服。邢昺曰。據此則天子諸侯。但定位初喪。是皆服美

故宜不安也。○樂。鐘鼓管籥之類。鄭氏曰。悲哀在心。故不樂也。邢氏曰。至痛中發。雖聞樂聲。不爲樂也。按樂以和人情。聞之未有不樂。當此悲迷。唯知有親。不知有樂。從何得樂。雖聞猶不聞也。○旨。亦甘也。鄭氏曰。旨美也。不甘美味。故疏食水飲。○按禮閒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菓。豈有食旨之理。據曲禮有疾則飲酒食肉。邢氏曰。是爲食旨。故宜

不甘也。○董鼎曰。人子之心。念念痛親之死而已。豈復計吾之生哉。故寢苫枕塊。服衰麻。食溢米。苟延殘喘於天地間。已爲過矣。耳目之接。口體之奉。尚何心乎。○愚按上六事。皆孝子至誠所發。自然而然。不假强爲。良心眞切。莫過於是。

此哀戚之情也。情下。一本無也字。

鄭氏曰。謂上六句。○司馬光曰。此皆民自有之情。非聖人强之。○愚按喜怒哀懼愛

惡欲。人之七情。皆根於性。何可絕也。特發不能中節。故必加盡性之功。若臨父母之喪。則哀痛迫切。又有不待開陳學習而後能者。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一本。傷生下有也字。政下無也字。

鄭氏曰。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司馬光曰。滅性。謂毀極失志。變其常性也。又曰。政者。正也。以正義裁制其情。○董鼎曰。禮三年之喪。三日不食。過三日。則傷生矣。所以三日而食者。謂教天下之人。無以哀死而至於傷生。雖毀瘠而不滅其性。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性中有仁。仁之發。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父母有而愛敬之者。根於性也。父母沒而哀感之者。亦根於性也。若以哀感之過而傷生。是性可滅也。性可滅。則生人之類滅矣。此聖人

之爲政。所以爲生民立命也。○吳澄曰。親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乃食粥。蓋過三日。則死。此教民無以親之死。而傷子之生也。喪雖哀毀。不可損滅其性而死。必爲之節。故居喪之禮。不沐浴。不酒肉。然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年五十者。不致毀。六十者。不毀。凡此皆聖人之政。爲民制禮節哀。而全其生也。○愚按人子當父母之沒。無復生理。然先王不許以身殉

者。誠合於天理。近於人情也。蓋父母志事。正賴爲子者。有以繼述之。所謂父沒觀其行。在此時也。使一死果足以報親罔極之恩。則聖人必不立教以節制之。而人類亦不至今日已絕矣。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終也一本無也字。

鄭氏曰。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使人知有終竟之限也。○起暉

曰企。俛首曰俯。○吳澄曰。孝子之於親。有終天之痛。視三年之久。猶駟之過隙。哀豈能忘哉。然遂其情。則無有窮也。故喪制父母之喪至重。亦不過三年者。示民以有終竟之時也。○愚按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聖人準此。而定爲中制。亦不得已耳。豈曰三年喪。即可以報親三年懷抱之恩哉。但服有竟期。而情無窮極。人子體此而飲食寤寐。言動舉止。如臨父母。亦孝之所在也。

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

鄭氏曰。周尸爲棺。周棺爲椁。衣。謂斂衣。衾被也。舉。爲舉尸內於棺也。○白虎通曰。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椁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按禮記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塈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則虞夏之時。棺椁之初也。○棺椁之數。貴賤不同。皇侃據檀弓以天子之棺四重。謂水兕革棺。杝棺

一。梓棺二。最在內者。水牛皮。次外兕牛皮。各厚三寸。爲一重。合厚六寸。又有杝棺厚四寸。謂之椑棺。言漆之甓甓然。前三物爲二重。合一尺。外有梓棺厚六寸。謂之屬棺。言連屬內外。就前四物爲三重。合厚一尺六寸。外又有梓棺厚八寸。謂之大棺。言其最大。在衆棺之外。就前五物爲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皮。則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侯伯子男又去兕牛皮。則二

重。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又去椑棺一重。合厚一尺四寸。下大夫亦一重。但屬四寸。大棺六寸。合厚一尺。士不重無屬。唯大棺六寸。庶人即棺四寸。案檀弓云栢椁以端長六尺。又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是也。○棺木油杉爲上。栢次之。土杉爲下。○程子曰。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爲茯苓萬年爲琥珀之說。蓋物莫久於此。故以塗棺。古人已有用之者。○愚按棺制

擇陰山鐵老油杉木。命匠剜取中心。不拘時日。合之。宜直方。不宜曲凹。虛簷高足。亦所不取。長短量身大小。約留餘地以放衣衾。蓋屍無不腐。與過寬寧逼窄。木無不朽。與過文寧朴質。三楞雙楞獨塊。量力爲之。每塊必斲平。合縫處。實以生漆。不使嘽隙得走屍氣。取人憎惡。棺內用砂紙豖磨光潔。外用生漆瓦灰。半舊夏布。上下布妥。俟燥。以銀硃調漆。蓋上。硃性燥。辟濕。又除蠹。

最佳。俗例惑於乘氣之說。棺底不灰不布。貽害匪淺。萬不可從。又有力者。用桐油生漆做裏。謂即腐爛。漆殼堅牢。內斂完固。然與做裏使豬血油漆。穢氣侵屍。不如做外使屍安於香木之更好也。稍有知識。斷宜詳審。又粥於市者。木不擇老嫩。合不論精粗。雜亂補奏。苟且詐僞。無所不至。歲月稍久。與委壑無異。故愚每勸人親自爲槻。或諉以力不足奈何。予應之曰。盍節作佛事

道塲之費。取辦於棺。綽有餘力。○司馬光曰。椁雖聖人所制。自古有之。然板木歲久終歸腐爛。徒使擴中寬大。不能牢固。不若不用之爲愈也。孔子葬鯉。有棺而無椁。又許貧者還葬而無椁。今不欲用。非爲貧也。乃欲保安亡者爾。○愚見近世有用磚砌椁者。此極誤事。人知磚易收水。不知水滲入磚。最不易燥。廳堂磚地。圍牆砌磚。年深日久。花斑潮濕。雖炎暑常潤。其明徵已。況

在壙中無日無風害不更甚思圖保護不若作灰隔之有益也作灰隔法穿壙畢先布細炭末於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布石灰細沙黃土拌勻者於其上灰三分細沙黃土各一分篩拌令勻以淡酒遍灑之築實厚二三寸別用薄板爲灰隔納以瀝青塗之厚三寸許中取容棺牆高於棺四寸許置於灰上乃於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如底之厚

築之既實則旋抽築板近上復下炭灰築之及牆之平而止衣謂襲與大小斂之衣也衾謂單被覆尸薦尸所用從初死至大斂凡三度加衣也一是襲也謂沐尸竟著衣也天子十二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襲皆有袍袍之上又有衣一通朝祭之服謂之一稱二是小斂之衣也天子至士皆十九稱不復用袍衣皆有絮也三是大斂也天子百二十稱公九十稱

諸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皆禪袷也喪大記云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鄭玄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是舉屍所用也○愚按此始死入斂之禮棺椁衣衾各如其分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稍有不然後嗟無及又舉父母平日所珍愛器皿悉置棺內心固可取然易招發掘之禍古人每慮及此斷斷不可若人子果有是心於宗族中貧不能自贍者盡藏而付聽其

運用未始非親靈之所慰也又按斂乃慎終首務古人之制爲大小斂也法誠盡善爲人子者必當節無益虛費竭力踵行豈可徒事須文任意徇俗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於此不盡其情惡乎盡其情若果無力萬不得已有小斂無大斂亦可余每見喪家斂時塞以黃紙鋪以灰泥衣衾惡陋種種不堪露其頭面首足左放葵杖後放松木路引佛圖置胸堂金銀寶玩

實空處。既愚且妄。言之痛心。今姑卽禮之至當不易者。稍出已意刪補。伏冀仁人君子採納焉。○擇親戚及常役使者六人司事。先於所設幃外空處。設襲牀。施薦席褥枕。加衣帶等物於其上。俟沐浴竟。執事共遷尸置牀上。悉去病時衣。及復衣。易以新衣。但未著幅巾深衣履。徙尸牀。置堂正中南首。若亡者乃卑幼。則各於其室中間設奠。執事以桌置脯醢。安於尸東當肩。主人

以下爲位哭。乃飯含。舉哀。盥洗訖。奉含具主人執箱以入。侍者插匙於米椀。執以從。置於尸右。徹枕。以幎巾入覆於面。舉巾。主人就尸左。由足而向右。牀上坐。東面。舉巾。初飯含。以匙抄米實於尸口之右。并實以一錢。再飯含。以匙抄米實於尸口之左。又實以一錢。三飯含。以匙抄米實於尸口之中。又實以一錢。去絕氣時所楔齒。復位。主人含訖。掩所袒衣。復哭位。侍者卒襲。覆以

衾。先加幅巾。次充耳。次設幎目。次納履。次襲深衣。次結大帶。次設握手。次覆衾。厥明執事者。以桌陳小斂衣衾。於堂東北壁下。死者所有衣服。隨宜用之。不必盡用。衾用複者。複用夾。絞用細白棉布爲之。橫者三幅。直者一幅。每一幅。兩頭皆折爲三片。橫者之長。取足以周身相結。直者之長。取以掩首至足。而結於身中。設奠於阼階東南。設小斂牀於西階之西。施薦席於牀上。席

上施褥。鋪布絞。先布橫者三幅於褥上。乃布直者一幅於橫者上。又於布絞上加衾衾上加衣。或顚或倒。但取方正。惟上衣不可倒。既畢。乃舉牀斂於戶南。遷襲奠於靈座西南。俟設新奠乃去之。遂小斂。侍者盥手畢。男女共扶助舉尸。安於向所設牀上。去枕。舒絹疊衣。以墊其首。仍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以夾其兩脛。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口掩尸。其衣皆衽向左。爲

死結而不爲紐裹衾其横直之絞皆未結開其首不掩覆衾又别以衾葢之葢絞未掩面猶俟其生也若當天氣暄熱之時死者氣絕肉冷決無生理宜卒斂爲是掩首結絞於裹衾之下可也不必俟大斂始爲之而於大斂條舉棺入置堂中儀節下去掩首結小斂絞主人西向主婦東向憑尸哭擗執事者徹幃堂徹襲牀連牀遷尸於堂中安於向所置襲牀處主人降階下凡

與斂之人皆拜謝之拜訖卽於階下且拜且踊執事者盥舉先所設奠案升自阼階置靈前乃奠厥明執事者以桌陳大斂衣衾於東壁下衣無常數衾用有綿者一單者一絞用布三大幅爲之横者三幅通身劈裂爲六片去其一片而用五片直者一幅裂開兩頭各爲三片留其中間三分之一其長如小斂者設奠具如小斂儀執事者遷小斂奠於旁側舉棺役者先置兩凳於堂中少西舉棺以入置凳上置衾之有綿者垂其裔於四外設大斂牀牀施薦褥衾絞如小斂儀舉置牀右並列侍者與子及婦女俱盥掩首結小斂絞侍者盥安尸於大斂牀徹小斂牀乃大斂子孫婦女及侍者俱盥掩單被結絞先結直者三後結横者五結絞畢子孫婦女及侍者共舉尸納棺中綿衾內實生時齒髮及所剪爪於棺中四角又揣其空缺處卷衣塞之務令

充實不使搖動收綿衾之四角垂棺外者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滿主人主婦憑棺哭盡哀婦人退入幕中乃召匠加蓋下釘謝賓徹大斂牀設奠

陳其簠簋而哀慼之

鄭氏曰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慼也○邢昺正義曰周禮舍人職云凡祭祀供簠簋實之陳之是簠簋爲器也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

〇吳澄曰。此言朝夕朔望之奠。簠盛稻粱。器外方內圓。簋盛黍稷。器外圓內方。按士喪禮。朝夕奠脯醢而已。盛以籩豆。朔月殷奠。始有黍稷。盛以瓦敦。卿大夫祭禮少牢。饋食亦止用敦盛黍稷。以公食大夫禮推之。竊意天子諸侯之殷奠。乃備黍稷稻粱。而器用簠簋。此所云蓋舉上而言之也。〇愚按此設奠之禮。食器空陳。親容不覩。慘傷之狀。莫斯爲極。宜其哀慼之自生也。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擗婢亦反〇擗。以手擊胸也。踊。以足頓地也。哭者。口有聲。泣者。目有淚。檀弓曰。擗踊。哀之至也。〇鄭氏曰。男踊女擗。祖載送之。〇邢昺正義曰。案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則是女質不宜極踊。故以擗言之。據此

女既有踊。則男亦有擗。是互文也。又案既夕禮。柩車遷祖。質明。設遷祖奠。日側徹之。乃載。鄭註云。乃舉柩卻下而載之。又云商祝飾柩。及陳器訖。乃祖。註云。還柩鄉外爲行始。又檀弓云。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鄭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然則祖始也。以生人將行而飲酒曰祖。故柩車既載而設奠。謂之祖奠。是祖載送之之義也。〇吳澄曰。柩行之時。送形而往。哀其不返。

〇愚按此出殯之禮。蓋父母之待子。方在其幼穉。則置諸懷。及其稍長。則坐諸膝。無一刻忍離子者。今我既强壯。惟憑棺槨相隨道上。聚首無從。呼天踣地。有不自知其擗踊之所至者矣。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卜。灼龜以視吉凶也。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厝。猶置也。將置柩於其處。必乘生氣。無地風水泉沙礫樹根螻蟻之屬。及他日不爲

城郭溝池道路。然後安。○又卜。惟卜於神。旣已示吉。然後開掘。看其土色堅潔光潤。卽爲安厝。無煩疑惑。若土黑砂粗。棺易朽爛。骨易消滅。斷不可葬。此則看地之秘訣敢以爲壽籠者告。○鄭氏曰。葬事大。故卜之。○孔安國曰。恐其下有伏石漏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按中州土厚水深。不擇猶可。偏方土薄水淺。凡地不皆可葬。苟非其地。尸柩之朽腐。敗壞至速。與舉而委之

於壑同。孝子之心忍乎。故必決之於神也。○愚意惟不忍親柩之速朽。故必卜擇安地而後葬。非爲生者也。近世士大夫以父母屍骸爲富貴根本。窮年累月。覔地尋山。龍穴砂水。有一不合。年月日時。有一不利。必不安厝。或終身不得葬者。有之。或傳之子孫而不得葬者。有之。舉殯之時。竭力裝綴。虛張聲勢。殯出之後。難强支吾。風雨飄零。勿顧也。馬牛踐觸。勿問也。攢屋傾頹。棺

木朽蠹。鮮不爲蠅蝧蟻窠。草長泥擁者矣。葢富貴不得。而已犯不孝大罪矣。嗟乎。希圖風水。而使父母肢體暴棄沙礫。千態萬狀。令人指摘。苟有仁心。豈無痛隱。若夫聽地師之簧舌。求子孫之隆盛。盜買寒族。偷葬半棺。以强欺弱。聚訟公庭。皆不肖所爲罪與委壑更甚。至有托於無力。遵從異義。火化焚屍。懸之橋梁。投之潭淵。塞之樹木者。必非人類。何也。飛蛾投火。尚必救之。物

命雖微。亦仁所發。今乃舉吾親遺蛻而付之灰燼。百般煆煉。毫勿動心。是上旣不畏焚棺之王法。下復不念生我之天親。無法無天。尚可與之同羣也乎。凡遇此等。於親族則擯之。於鄰里則遠之。朋友則絕之。路人則化之而已。又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是葬有定期。無擇日明矣。今人惑於選擇之說。任意躭延。子以待子。孫以待孫。暴露親屍。視爲常事。嗟

乎。一地耳。與化命不合。則不可葬。與生命不合。又不可葬。兩者合矣。或本山坐煞。或朝山向煞。則又不可葬。然則何時而葬可耶。況卽以沖剋論十二支中。各對相冲。犯者大忌。使子孫繁衍。年命數週花甲。太歲同旬。不犯此則犯彼。是終無葬期矣。試問喪家誰不合吉。乃興者自興。敗者自敗。人又何爲惑於孤虛旺相。忍致親柩剝落於風雨。蛀爛於蟻蟲耶。亦可省矣。又葬法不

同。莫善於三和土。謹以所宜爲同志者告夫葬以藏爲義。穿壙宜深。灰隔宜實。穴壙宜大。用人宜當。土宜乾。紅黃色者爲佳。灰宜細。大窖青者爲上。烏樟宜嫩。搗爛水浸爲艮。拌宜不燥不濕。鋪宜不厚不薄。椿宜不疾不徐。結頂宜厚。砌皁宜寬。圓堂宜緊。墓後宜樹。樹宜松栢。墓前宜平。平宜潔淨。此則葬之大概也。他若告啓期。祠后土。識賓客。刻誌銘。造明器。力苟有餘。求合於禮何不可之有。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鄭氏曰。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匚)

邢昺正義曰。立廟者。卽禮記祭法。天子至士皆有宗廟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斯則立宗廟者。爲能終於事親也。舊解云。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貌也。祔祖。謂以亡者之神祔之於祖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祔。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旣祔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士以上。則春

秋祭祀。兼於庶人也。○司馬光曰。送形而往。迎精而返。爲之立主以存其神。三年喪畢。遷祭於廟。始以鬼禮事之。○吳澄曰。初喪至葬有奠無祭。葢猶以人禮事之。既葬迎精而返。乃以虞祭易奠。卒哭而祔於祖喪畢而遷於廟。始純以鬼禮事之。享者。祭祀神鬼之名。○愚按此三年喪畢享祀之禮。立廟祔祖。親寵始爰。然各有定制。不可紊也。吾杭士大夫。服滿有除座之典。親友

萃至。各持吉奠。喪家張樂設飲。或命優人演劇。或延僧道誦經。座送道上。烈火焚之。相沿已久。禮法全無。有識之士。當破例守禮。萬勿爲兒女子所惑也。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鄭氏曰。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司馬光曰。言春秋。則包四時矣。孝子感時之變而思親。故皆有祭。○按祭義。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此春秋祭祀時思之謂也。○吳澄曰。既除喪。每歲四時。感時之變。思親不忘。報本反始。事之如其生存言春秋。則包四時矣。○愚按鬼享時思皆追遠之禮。夫人子之於父母。豈可須臾暫忘。然一發念。嘗若有見。論其平日。固當如是。而於春秋。尤加哀感。薦其時食。果得親嘗乎。不過藉以展厥心耳。今人於春秋二

祭。各提壺挈盒。率其子姓。羅拜於墓。亦一盛事也。烏得以古不墓祭而議之哉。

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鄭氏曰。愛敬哀感。孝行之始終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邢昺正義曰。此合結生死之義。言親生。則孝子事之。盡於愛敬。親死。則孝子事之。盡於哀感。生民之宗本盡矣。死生之義理備矣。孝子之事親

終矣言十八章具載有此義○司馬光曰夫人之所以能勝物者以其衆也所以衆者聖人以禮養之也夫幼者非壯則不長老者非少則不養死者非生則不藏人之情莫不愛其親愛之篤者莫若父子故聖人因天之性順人之情而利導之教父以慈教子以孝使幼者得長老者得養死者得藏是以民不夭折棄捐而咸遂其生日以繁息而莫能傷不然民無爪牙羽毛以

自衞其殄滅也必爲物先矣故孝者生民之本也○吳澄曰親生則事之以愛敬親死則事之以哀慼生事皆致其孝然後足以盡生民之本備死生之義民之生也心之德爲仁仁之發爲愛愛親本也及人末也故孝爲生民之本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慼理所宜然故曰死生之義○董鼎曰人之情有所愛而所愛施於所親一錢之錙視爲己物必營護之一飯之恩營爲己惠必思報之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父母之德較之一飯之恩孰小孰大父母之身比之一錢之錙孰重孰輕尚能思報一飯之恩營護一錢之錙則所以思報父母營護父母者宜知所盡心而竭力矣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生事愛敬也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死事哀慼也又曰夫子此書雖以授曾子而備言五孝之用則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所通行而爲

人上者又德教之所自出故一則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二則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三則曰明王事父孝事母孝至末章則亦曰教民無以死傷生又曰示民有終也是則孝者天地之經人道之本誠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先務也故雖生事葬祭貴賤有等禮不可違而獨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聖人之爲生民慮者豈不深且遠哉宰予學於孔門親受夫子之教

乃曰期可已也。又何怪齊宣王之短喪。漢文帝之以日易月。自是而後習以爲常。爲人上者。如此何以責其下哉。尊信孟子。惟一滕文公。雖其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三年之喪。能行者寡矣。文公獨有感於孟子親喪固所自盡之一語。排羣議而力行之。然後百官有司。莫敢不哀。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至於四方之來弔者。莫不大悅其有禮

秉彝好德之良心。蓋甚昭昭乎不可泯也。然則感人心。厚風俗。至德要道。何以加於孝哉。○愚按夫子傳經本旨。固不專責人主。然端風化之本。操表正之權。非君相之責而誰責也。董氏所論。有關治忽。故附識焉。○范祖禹曰。古者葬之中野。厚衣之以薪。喪期無數。後世聖人。爲之中制。中則欲其可繼也。繼則欲其可久也。措之天下而人共由焉。聖人未嘗有心於其間。此法之所以不廢也。是故苴衰之服。饘粥之食。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皆出於人情。不安於彼而安於此。非聖人强之也。三日而食。三年而除。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不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因人情而爲之節者也。死者。人之大變也。爲之棺槨者。爲使人勿惡也。擗踊哭泣。爲使人勿忘也。情文盡於此矣。所以常久而不廢也。夫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則可謂孝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愚意此總結全篇大旨。而申明愛敬爲生事死事之道。所以勉人之愛敬者。亦詳且盡矣。

男　飛鵬　嗚謙　校對

孝經集解後跋

先生解經畢詔飛鵬等前而授之曰汝習舉子業有年矣知其根本何在鵬茫無以應　先生曰絕大文章根於六經絕大事業本於五倫汝昧之乎鵬曰雖曾授之過庭但不能身體力行也　先生曰行道以明道爲先汝不能行皆由不能明也今我以所解孝經授汝汝先讀經文刻求義理終有不得後讀集解

一字勿明不可混過鵬跪受如　先生訓讀之朞月閒經義了然於心遂持書拜　先生前請梓行世　先生愀然曰孝固盡人當行然非解說所能家喻戶曉也憶汝未生時予曾取古今孝行嘉言彙爲一集展玩默識以爲行表愧於汝　王父母前未曾踐行一二汝　母本不解字義而其奉事汝　王父母耆則先意承志曲盡其禮也汝　王母遭兵燹之餘驚疑成疾臥牀十載汝　母奉侍湯藥誠禱格天　王母日漸平康此汝小時事汝不能記憶但汝　王母沒時汝始悼汝　王父沒時汝已壯有室矣汝　王父易簀叮嚀授汝以顯父母汝不記憶乎予粗知文墨追遡往事常慚汝　母由此觀之能行者不必能言也何以梓爲鵬跪請再三　先生曰孝悌之道本非予所能私然予之不欲

問世者良以自問於汝　王父母愛敬有虧已未出於正敢正人乎又念慚學識淺陋聖賢經旨未曾窺見語多煩亂言成一家不足發明正理適足貽笑大方也鵬曰鵬母之孝　王父母固根天性然微　大人烏能曲盡其道如此哉且經自宋儒先生以來幾於長夜今大人是書鵬雖不能力行鵬承訓讀後頗知旨趣以鵬之愚魯頑鈍尚有所得

下缺

婁東張鳳岡著

孝經精義

潞河書院藏本

序

潞河書院創自儀封張清恪公及余奉
命觀察此邦則已斥為民居久矣歲丁巳迺與刺史韓君子度別搆於城東南文昌閣之旁邑之士馬生龍圖劉生睿然等咸勸趨之既成相與敦請吾吳鳳岡張先生來主講席鳳岡有道而文誨人率以敦行為本而衡文一準乎理法多士既興起為間出其所著孝經精義一編以相授

則抉經之心而六通四闢於理
窟中又非但尋常訓士之規已
也夫孝經之傳已二千餘年注
疏箋釋無慮汗牛充棟然畢者
僅隨文立解高者又節外生枝
聖人作經之微旨尚似有未盡

蘖者鳳罔沉潛體察之有年一
旦心融默契探愛敬之根源窮
天地之心性會太極西銘之精
微直以此為言性與天道之書
而五常百行可以一德該四子
六經可以一書約蓋自來孝經

解義未有徹悟至斯者也至如
以問答為傳經立文之體而決
此經為孔子親筆以五引詩書
屬五孝節首蓋字此字乃釋詩
語而斷庶人節之本無闕文以
首章特呼曾子此下曾子又三

次蘖問而劃分十三章為四大
支第三支結以名立於後世第
四支承以安親揚名而知古文
閨門章之無容攙入無不字字
確鑿犁然有當于人心焉夫經
非一世之書其說亦非一人所

能盡故二千年未盡發之微旨
尚有待於此書之相補備與則
豈滋陽一郡之士所得而私之
者哉因亟命刊之而公諸海內
讀是書者誠反覆研覈其所以
然應信余言之非妄也而余與

韓君等竊又私幸茲者書院之
復乃於
朝廷勸孝作忠之意亦不無小補
也已
乾隆四年春王正月分巡直隸
通永等處地方兼管河道按察
使司副使加一級長洲宋壽画
愷亭序并書

孝經精義序

孝經其孔子言性與天道之書與而統之以孝則下學而上達吾道一以貫之之謂爾論語不言性惟曰相近而已相近則性善矣而程朱尚謂兼氣質而言非天命之本也大學不言天道惟曰明德而已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即天命之賦於我者然指在人者言非正言天道也庸孟則既言之矣而非孔子作也孔子之書惟大易言性與天道也博而奧惟孝經言性與天道也約而精博而奧故托其端於卜筮圖象以顯夫微約而精故反其本於孩提少長知愛知敬之良以著乎實是以溯源天地之性與天地之經要不過切而求之家庭卑邇之地因以推而極之配帝配天通神明光四海之治此孝所以爲至德要道而天德王道之原一以貫之而無二者也豈非下學上達正夫子言性與天道之實際也哉顧二千年來其書雖傳於學者尚多誦言而忘味惟程朱大儒表章學語庸孟已不遺餘力而於此又略而未注或注而滋疑則聖人作經之意傳道之心豈能無望於千百

世以下之嗣音者耶

本朝以孝治天下獨崇重此書科場且以試士故以敘之不敏而誦習之久一旦恍然似有得其微旨於遺經者復再三讀之則章章開句豁支分節解了無可疑因不揆固陋冒昧以成其說亦欲以此助流治化於萬分之一爾倘其說未能悉當尚祈有道君子不鄙而誨諸庶使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終於不可得而聞也夫

乾隆三年涂月之吉冀東鳳岡張敘題於潞河書院

孝經精義總目

精義序一篇
精義一卷 分四冊共十三章
後係一卷 共八章
或問一卷 共六條
原孝一篇
餘論一卷

潞河釣叟東吳張敘撰

孝經精義

婁東張敘

作孝經者誰與孔子也奚以作爲傳孝道於曷謂之經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者也經之名實尊之後迺廣而加諸易書詩禮樂春秋焉則以爲尊聖人之典云爾胡爲而授諸曾子也曾子孝者也孝者也故不必詳孝之事與曰否孔子本傳孝之道也設爲問答者何傳經立言之體然也周易文言而既然矣曾子宜稱名惡乎而亦子之殆異曰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之所易乎夫亦各盡其尊師之禮也其文奈何有同左氏則左氏之同之爾先儒多所疑難得非膠柱而鼓瑟者與孔子自謂行在孝經蓋此篇非孔子不能作此言非孔子不能道或以爲誣者亦非也其書首尾完具血脉貫通義理慤實意味淵永信聖人之親筆而與大學之書相表裏者乎是故孔子以是傳之曾子曾子以是傳之子思子思以是傳之孟子孟子後愚不知其誰傳焉董子述之天人策蓋得其傳與然尚言之而未𡺚韓子作原仁可謂得其傳者顧亦推之而未峕二程子子朱子則𡺚且密矣周

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尤抉孝經之精蘊焉則皆得其傳者爾然未及反之此書以立教亡迺得其傳而日不暇給也與用是敢因其所畧而詳之以與先儒互相補備云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孔子將爲曾子陳孝先約其端以啓其知德者天德五性之德也性無所不包而有總其實者乃天德之至者也故曰至德道者王道五倫之道也倫無所不

貫而有立其根者乃王道之要者也故曰要道體至德以行要道則道修而教立焉在一家則一家順在一國則一國順在天下則天下順故以順天下而和睦無怨則天德王道達之天下而無不普矣曰汝知之乎者此理雖不學而知然非察識而擴充之則不能盡故呼之使求知也○至德也要道也以順天下也此一書之綱領也至德者天命之性之最初者也要道者率性之道之最篤者也以順天下則修道之教之最醇者也至德要道明德之全體也以順天下親民之大用也曰至曰要曰順則純粹至善而無疵也又呼之使知則大學格致中庸明善之功全矣詳具或問中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

曾子果有所未知者乃實指孝以使之知本焉五性之德統於仁而仁之實則孝也孝立而仁生則義禮智信兼之矣故曰德之本此天德之所以爲至德者也五倫之道始於親而親之根則孝也孝至而親篤

則義序別信統之矣故曰敎之所由生此王道之所以爲要道者也敎生於道而道又本於德而總以孝爲至焉凡物有本則生此孝所以爲生意之根而生理之實者與○論語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發明此節最精切矣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此乃使知其始終而以立身爲本夫身者父母全而

生之望其成立不虧而歸全者也故不敢毀傷則立其身之形而不虧乃孝之始也而身之所具又有道者乃天地全而賦之望其踐行不缺以沒寧者也故行道揚名以顯親則立其身之德而不缺乃孝之終也夫守身所以事親孝固始於事親也行道揚名則須得君故又中於事君然身不立則道不行且無以事親又何以事君故仍終於立身焉於是終者於是始也身也者孝之所成始而成終也至德由是體要道由是行至於以順天下而教顯當時名揚後世則爲父母之孝子卽爲天地之肖子矣然豈有外於立身也哉○孟子曰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發明此義極透此曾子所以戰兢臨履以終身者與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敎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上節爲曾子陳孝之終始直說也此下五節乃泛論天下之孝有此五等橫說也直說旣約以立身此橫說貫以愛敬非有二也立身以事君親而君親卽愛敬之大端愛敬以貫五孝而五者各隨分以盡其愛敬皆所以立吾身而成其歸全沒寧之孝則父母之孝子卽天地之肖子而無二理者也此引大雅言念祖修德者以明天子之孝天子者天之所子而統理百姓總攝四海者也故愛敬必極其量焉愛親能推吾親之愛而不惡人則愛其所親而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萬物可以育也敬親能推吾親之敬而不慢人則敬其所尊而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天地可以位也故沛然德敎加乎百姓而刑乎四海矣然皆自此愛親敬親之念推之此之謂念祖此之謂修德豈非天之所子而成爲天子之大孝乎此愛敬人人當盡本孩提少長不學而知者但地分有限不無隆殺惟天子德位兼隆爲能滿極其量故首於此言之豈謂下四者之有可偏至乎讀者自可意會今不盡釋○加子曰者別大雅文也舊惟以大雅云者屬上節末故反疑子曰爲衍文又各以下文雜引詩書者屬節末故反疑庶人節有缺文今悉

正之然只是古者離經之法而一毫不加穿鑿顛倒
者也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
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
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
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引甫刑以明諸侯之孝一人卽指諸侯言之諸侯社
稷人民受之天子而傳之先君惟能恪恭執事循禮
求章乃能佐天子代天理物守地効功斯爲能保先

緒而承世克孝之子耳卑以自牧則高不危乃恪恭
之效也節以制度則滿不溢乃循禮之效也故能長
守富貴長守富貴雖慶在一人而保社稷以致其敬
和民人以流其愛則已賴及兆民矣豈不可以爲孝
乎上節乃樂天者保天下氣象此節乃畏天者保一
國規模蓋天子諸侯地分不同而其爲順承天地而
不違之孝子則同也○此及下四節與上節體例相
同故引古下不加子曰而意自明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先王之法服不
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
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
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
蓋卿大夫之孝也
引詩以明卿大夫之孝卿大夫者上承天子諸侯而
下以表帥其士庶人乃行道揚名之極盛者也故專
言其立身之事齊明盛服立身之本也謹言慎行立
身之法也服堯服誦堯言行堯行是堯而已矣服桀
服誦桀言行桀行是桀而已矣其間相去不能以寸

敢不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以持其身乎故惟三者備
則動爲世道言爲世則行爲世法所謂衣裳乃以法
乾坤言行可以動天地者乃能行道揚名而爲保守
宗廟之孝子也服法服則動必以禮由是而言法言
行德行蓋動則兼言行而言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也
故下三層但承言行而法服自在其中三者備而立
身之事全矣卿大夫居五者之中故專於此言之亦
是舉中以括兩頭也○古者世祿則大夫亦有太祖
但不得祖諸侯耳詩云南仲太祖是也有太祖則一

昭一穆與太祖而三大宗小宗之法即於此準焉故曰宗廟士則宗法雖同而廟不必備矣故但曰祭祀諸侯以上則有加隆者矣又不專以有廟爲榮也故不言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引詩以明士之孝一人謂君也本由事親推之事君

又必能事君乃能保祿位守祭祀孟子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三月無君則弔之說善守孝經此節之義者也士者事君之始故專於此言之雖有事母事長之分而主於事君言事母之愛者以引起事君之敬而事長則又事君之推也然其本則在事父焉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故於士獨細辨事父事母之不同由父而內分之於母乃由父而外移之於君於長是尊禰之意而別於野人者也此經所謂孝莫大於嚴父者亦然由此而上則爲配天配帝之仁人守此不失亦爲尊天親地之孝子矣且士者亦兼學士在內則明於尊禰之禮即尊祖之義亦自此可推故必以此爲本焉而後及事君也○資即取也母專愛君專敬若分取其一者雖然愛同敬同亦各就其盛者言之耳夫父子主恩似專用愛君臣主義似專用敬今於事父中分出事母又於事君中推出事長而一以愛一以敬蔽兼之者惟父也而曰以孝事君不曰以敬則亦兼之矣雖母主乎愛然豈

有事之而可不敬者乎雖長主乎敬然豈有順焉而絕無愛者乎讀聖人書須辨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乃不死在句下耳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引詩以明庶人之孝用天分地所以夙夜勤力也謹身節用以爲養則德亦可以無忝於所生矣故爲孝此庶人耳曷爲首以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也蓋天地爲大父母則人皆其子也故天子者天地之宗子諸

侯者天地之貴子卿大夫者天地之賢子士者天地之秀子而庶人則天地之庶子也非父精母血不能生此身非天氣地質不能成此形晦明作息雨暘燠寒無不與天之道同流耕鑿蠶桑寢處食息無不與地之利同溝開眼便見台眼亦是實處塞滿空處皆然此天地之爲我父母豈待遠而溯之形化之盡氣化之初始悟其與我同氣一息哉故雖庶人之賤亦必乘天之道而用之隨地之利而分之也於此能謹能節以養父母則爲無忝父母之孝子矣既爲無忝父母之孝子是即無忝天地之庶子耳然則推此而上可知士必夙夜匪懈乃爲無忝天地之秀子也卿大夫必戰兢臨履乃爲無忝天地之賢子也諸侯必有慶賴民乃爲無忝天地之貴子也天子必念祖修德乃爲無忝天地之宗子也是五孝者蓋皆無忝天地之孝子耳不能爲無忝天地之孝子又豈能爲無忝所生之孝子乎通斯義也後章之則天因地明天察地皆即此用天分地之馴而致者而孝雖有五等之分當爲天地之孝子則初無二矣夫盡愛致敬雖

庶人可能而父天母地非天子不稱今愛敬則言於天子而天地反言於庶人蓋惟天子能滿愛敬之量雖庶人無逃天地之間故愛敬則自上而下者以廣包狹也天地則自下而上者以小含大也而立身之道惟言於卿大夫者舉中以該上下也諸侯則對天子爲臣對卿大夫又爲君士則比卿大夫爲賤比庶人又爲貴自可依此而準之爾孝經立文之精如此

○事親之禮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庶人所得自盡者惟養耳故以養父母惟言於此以上則養有加隆者焉但得之有財則其力甚易而不足言矣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夫子既明五孝乃又統而論之首句結上五節下又並結首三節言尊卑雖殊而總以不敢毀傷爲孝之始揚名顯親爲孝之終是立身行道而爲歸全沒寧之孝乃無間於終始者也孝無間於終始而患不能及乎孝無是理也言孝道惟當自盡自天子至庶人但能爲父母之孝子俱可爲天地之孝子而何患不及哉此孝所以爲萬世不易之大經而德爲至德道

爲要道也察識於此而擴充之則本立而敎生天德王道之原一以貫之而無二矣夫子所以啟其知者不亦深乎○開端呼曾子使知而曾子答以何足以知則此下語之者皆所以使之知者耳第二節德本敎生則物有本末之謂也三節事親立身則事有終始之謂也大學格致精義備於首章補傳表裏精粗之云卽本末終始之謂而知所先後則全體大用已無不明矣今證以孝經益悟此二書之如日月合璧也下文備陳五孝則隨人隨地無時無事而不可盡

其道者而所以使之察識而擴充者豈復有一處不到哉中庸明善亦然不過明此天命本性之善而學問思辨亦以察識而擴充此本性之善性之善孝其總也○篇中雖至庶人節方露天地然不敢毁傷是全其父母所生之身行道揚名是全其天地所賦之道故須就道字提出天地以下乃俱有根矣非添補也葢身爲父母所生之身而身所具之道非天地所賦之道而何哉

右第一章

此全書之體要也至德要道握乎百行之本終始五孝達乎天下之人而總以愛敬盡乎孝德之全立身統乎孝道之本天地極乎敎孝之量則有一德之虧非孝也一道之失非孝也一教之悖非孝也此孝所以爲仁義之宗道德之本乃聖門傳道之實際夫子特呼曾子而啟其知所以使之察識擴充於此則爲修德行道以立敎之人而非匹夫一節之孝也葢此書所論者乃孝之道而非論其事也專論其事則曲禮少

儀內則諸篇已詳之矣○此書舊十八章今依朱子去其標目而經文則一遵注疏本但定爲十三章又當分爲四支此章特呼曾子而告之爲一篇體要第一支也二章三章因曾子歎孝之大而詳言其大第二支也四章至九章因曾子更求其至故又探原而細釋之總以見孝德之無以加第三支也十章至十三章因曾子更端而問乃推其極要其終以結之第四支也章有十三總統於四支支雖有四總以申明第一

支規模廣大而節目詳明血脈貫通而首尾完
密並無缺文亦無剩句疑之者過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曾子聞子之論則旣知孝之大矣夫子恐其猶未知
本故推其本於天者告之惟天地萬物父母而天心
至仁有常而不變是爲經地德至順不習而咸宜是
爲義人得其至仁之心而爲愛得其至順之德而爲
敬愛敬合而成孝是孝乃天之所以爲經地之所以
爲義者也此心又非一人所獨得也共爲天地之子
則共得天地之心一不如此無以成其爲子卽無以

成其爲人是孝乃生民之所以爲行者也則生民之
行豈能師心而自用者哉人各有天地之心以爲心
如有所則以爲正者故民之行皆本於天地之經而
是則之者也此大之本也義卽經也對經言之曰義
合言之則曰天地之經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而
天心無改移者也是經卽天地之心詩曰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此天地之經卽爲物之則者也故民莫不
是則之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敎不肅而成其

政不嚴而治

此乃言盡孝之道以成德而爲立教順天下之本也夫孝之大本於天經地義之常則孝之至必有尊天親地之事故立身行道而則天之明命以正經以嚴父之道尊之也因地之利養以和義以慈母之道親之也則合於人心之不言同然者而順德交孚民乃本其則天地之經者轉而則我矣而政教有不各得者乎易曰正大而天地之情見矣明故正利故大明利者卽天地之情也政者教之推而皆統於以順天

下之教不肅不嚴而成且治則身先盡孝之故爾。

此二節承首章用天分地之語而推其本彼爲庶人故就天之顯道地之普利言此爲盡道立教之人故直指天地之心與情而言不曰則天之經因地之義而曰明與利者爲立教起桊則明利乃天地之情比心爲發見易曉爾實則言情而心卽在天之明卽所以正經者也地之利卽所以和義者也雖首章天之道地之利亦無非天地心與情之流露而周徧者也然則能用而分之者亦何嘗不可則而因之乎利對道乃實字此對明故爲情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則天因地以盡孝者不外愛敬二端此詳其順天下之教亦仍本乎愛敬之良而已先之博愛者立愛自親始也故民亦能親其親而不遺焉陳以德義則有厚薄輕重之宜而博愛乃有等矣故不遺者且相勸

而興行焉先之敬讓者立敬自長始也故民亦能敬其長而不爭焉導以禮樂則有節文度數之詳而敬讓乃有章矣故不爭者且相化而和睦焉先之者教之本也陳之導之者教之事也示以好惡則有刑賞勸懲之法而政在其中乃教之輔也故民雖有逸志而自知禁矣先王以順天下之教蓋如此其曲折詳盡也引詩專責爲民上者之身則化民之本亦還以身自盡其則天因地之孝已爾

右第二章

此以發明首章前三節之義而因庶人節用天分地之語乃推其本而言之也首章但曰至德要道此推本於天經地義則至德要道之原也首章但言順天下而民和睦此推本於生民之行是則夫天地之經蓋孝乃人心之所同然是所以和睦無怨之根也首章但曰用天分地此推本於則天因地乃是能體至德以行要道者故能以順天下而立教使天下用天分地之人無不化也首章但曰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此詳

言教愛敬敬而及於示好惡之政則有政以輔教而天德王道乃普乎天下而無不順矣豈非孝之所以大之故乎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

前陳五孝此該以三等者卿大夫與士庶人統於治家者中也明王即先王變文曰明者推心出治非智以成仁者不能知之明而處之當故指其德而名之也以孝治天下者先盡其愛親敬親之孝而後以之而治天下也治國治家者亦然蒙上省文故不言夫能盡不敢遺之道者愛敬達於天下者也能盡不敢侮之道者愛敬達於一國者也能盡不敢失之道者愛敬達於一家者也然必就其等而別言之小國之臣不以混於國君則固由大而及小矣鰥寡之微不以混於士民則固由衆而盡寡矣臣妾之卑不以混

於妻子則固由貴而逮賤矣蓋於理一之中仍有分殊之序非所謂知明處當而智以成仁者乎故善推其愛敬於人而各得其懽心也既各得其懽心則又合其愛敬以歸於親矣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由生安而至祭享已盡孝道之始終則事親之孝何嘗不該於其中然承上文來總見必如此善推其愛

敬於人而得懽心方能使親生安而祭享耳是以孝德所推而知明處當物各得所則懽心順動烝爲太和自然六合同風而天無災害人無禍亂矣是所謂以順天下而和睦無怨者惟昔孝治天下之明王爲能智以成仁如此也則非有先覺之智豈能成明王之德而立順教哉故引詩言有先覺於此而成其德行者四國之後覺者皆順之而成治矣孝之大不於此而益可徵乎不言治國治家者孝治天下之道足以包之也○覺字舊訓直大此不依者直大乃覺之

轉本非正訓也就詩言之則根哲人來此處引之亦承明王說皆於明覺義爲切也程子解先知先覺謂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首章呼曾子曰汝知之乎是要他知其事之所當然也此引有覺之詩是要他覺其理之所以然也孝本不學而知之良然非讀書窮理以察識而擴充之則不免氣拘物蔽而爲匹夫一節之孝豈能智以成仁而立教以順天下乎故須盡其知覺之明方可許於明王之治也

右第三章

此以發明首章後六節之義而以順天下而和睦無怨之意亦無不宜暢焉○上章因曾子之歎而推其大之原此極言其懽心順治而著其大之實雖俱與首章相發而實又暢其所未言而更進一層也故爲第二支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承上章末有覺德行句而問聖德之何加雖有求進意而實猶未覺也夫子乃直透本源以覺之孝經之蘊畢萃於此夫天經地義者天地之心也天明地利者天地之情也是皆天地之道之主宰流行而其性

則猶未及也此乃搜根於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卽太極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固無極之眞而天地之所以爲性者萬物得之而各一其性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四端萬善統之而無不全故獨主乎萬物而爲天地之所貴也而四端萬善必有總會之處則孝實爲之本而統其全故人之行莫大焉孝以親愛爲主也而以嚴敬爲至故又莫大於嚴父嚴父則以三爲五以五爲九遠而追之至於所自始推而上之合於所自生故又莫大於配祖於天至於配天則享帝享親無不格四方萬國莫不來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惟昔達孝之周公足以當之孝至此已無以加故聖人之德亦無以加於孝也此孝經論道之極致天地之性萬世言性之根也董子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夫明於天性則覺其所以然矣故自貴於物而知其所當然也是以盡心知性以知天卽存心養性以事天而孝行之極乃至於嚴父配天則能全天地之貴而成其德行矣達孝之周公非四國之先覺者乎○易有天地之心天地之情而未言天地之性此

因天地之經天之明地之利已暗指天地之心與情故此遂顯揭天地之性易則以天地之大德暗指天地之性益互相補備者也心性情本人身所有之名假之以言天地者所以見天人之合一也其旨微矣餘見或問中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敎敬因親以敎愛聖人之敎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承上文孝嚴之意而申之親愛也膝下孩幼之時

也親愛之心生於孩幼年長則漸識義方而日加尊嚴所以孝莫大於嚴父也本謂孝也上文既從天性之孝推之於嚴父配天矣此從嚴父之意歸本於孝也葢孝莫先於愛而愛之中又生敬焉人道仁先而義後故孝性亦親始而嚴終因其有日嚴之性也而敎以立敬之道則義不可勝用矣因其有親生之性也而敎以立愛之道則仁不可勝用矣是以不待嚴肅敎成而政自治葢無非一以天性之孝爲本而因之者也聖人何嘗一毫矯揉造作於其間哉就性說

則先親而後嚴就敎說故先嚴而後親葢性則積愛以生敬敎則用敬以成愛非偶便文倒說也至追本於孝則仍以愛爲主耳此所以爲德本敎生者與○孟子孩提知愛及長乃敬歸仁義於親長而辨愛敬之後先可謂善發此經之蘊者矣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此又承上文愛敬之意而極言敎不因本者之失也但上言用敎當因人之本此言立敎當因己之本則更警切矣夫人爲天地之貴者正以其具愛敬之良故性有善而無惡德亦有吉而無凶耳葢父子主恩天性之親也而以義日嚴又有君臣之義焉惟其爲天性之親也故生我者親一氣之續莫大於斯而因親敎愛者惟先愛其親也惟其有君臣之義也故謂之嚴君民生之厚莫重於斯而因嚴敎敬者惟先敬其親也夫所以愛者卽心之德也愛他人而反不愛

其親則悖其心之德矣所以敬者卽性之禮也敬他人而反不敬其親則悖其性之禮矣故謂之悖德悖禮旣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何葢亦欲立敎行政以順天下也而實則自逆其天地之經矣而民之行又何從是則之乎是以惡日長而善日消吉德亡而凶德在雖使異敎得立霸政得行而其本旣喪天地之貴不存焉君子不以爲貴也是敎民愛敬當因民性之親嚴而以愛敬敎民者又當本己性之德禮而不可悖也已此節義理尤微至向來因下半節爲

左氏所襲入皆忽畧讀過而不加精思熟憶焉耳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
儀不忒
此則正言君子不悖德不悖禮之事至於德教成而
政令行則以愛敬順天下爲有本而能全其天良之
貴矣此孝德之所以無加也言可道行可樂故德義
可尊而不悖德也事可法容可觀故進退可度而不

悖禮也如是而臨民以順天下以其不悖德也而民
皆畏而愛之以其不悖禮也而民皆則而象之畏而
愛之則德敎成矣則而象之則政令行矣引詩以證
不悖禮然大學云其爲父子兄弟足法則不悖德在
其中矣此條於立身行道之事亦無不盡其實也已
右第四章
此章因曾子問無以加有求加之意故更細剖
其微以覺之雖承第二支天經地義來然於首
章之義無不顯闡孝經之精藴已發洩殆盡比

前又進一層當爲一篇之樞紐者也第一節探
源天地之性推極配天之烈凡四子六經之藴
無不包焉可以發明首章至德要道以順天下
之根也二節推愛敬之後先明政敎之所本則
德本敎生之義備矣三節反抉親親仁民之序
四節正列立身行道之詳而總以愛敬之天性
爲之本焉此孝行所以能統四端萬善之全而
爲天德王道之總也自此以下數章又引而伸
之觸而長之孝經之能事畢矣詳見或問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
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五者備而事親之始終具矣此因第三章生安祭享
而細分之前以二者舉其槩此以五者盡其詳也五
致字下得有力致者推極而無餘之謂內盡其心外
盡其力有一端一念之不盡卽不得謂之致矣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
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
之養猶爲不孝也

三者除而立身之常法全矣此因第三章不敢遺不敢侮不敢失之意而切言之前以不遺不侮不失而得懽心此乃所以能不遺不侮不失者也反是則有亡與兵刑之患豈但不能得人之懽心而已哉

右第五章

此章蓋承三章之意而加詳焉彼由立身行道而轉到事親此由事親而仍歸本立身行道也蓋此篇所陳者皆孝之道故首章所論五孝亦皆立身行道之事而於事親之節目畧焉三章

申以生安祭享則已該之此更提明五致則自古孝子所以事其親者豈復有出此五致之目哉然必收轉不驕不亂不爭不然雖三牲之養俱無與則仍以立身行道爲本爾孟子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有也故愚謂孝雖始於事親中於事君而必以立身統其終始焉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五刑之屬其條共三千而以不孝之罪爲大者蓋民生於三親者生我之父母也聖人者敎我之父母也君者成我之父母也則皆當盡孝以事之而如一焉但此身必親生之而後師敎之君成之故[illegible]孝乃能師聖而事君也然君統行道之權聖人傳行道之法不能孝君師聖又何以爲行道揚名之孝子乎故大亂之道有三而統之以罪莫大於不孝蓋國之忠臣本家之孝子而生我者之孝子卽敎我者之肖子而已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生民之至性非以賓形主之謂也○此以申上章之意則要君者無上是

以爲下而亂則刑也非聖人者無法是以居上而驕則亡也非孝者無親是以在醜而爭則兵也若以發首章之義則非孝者無親所以孝始於事親也要君者無上所以孝中於事君也非聖人者無法所以孝終於立身也彼先事親此非孝無親在後者上根罪莫大於不孝來故終之以此始終皆以成其孝而已矣

右第六章

此因上章不孝之云而次於此亦以發明首章

始中終之意也然說出聖人與君親並重之大義正以補前文之所未備論孝至此乃真無以加矣通斯義也乃知孟子拒楊墨韓子闢佛老程朱辨禪學皆能尊經宗聖而與伊周曾閔同爲父母之孝子者乎。此章道理淵大意味深長有不可以一說窮者嘗讀而贊之曰要君者無上此春秋之所以修也非聖人者無法此周禮之所以從也非孝者無親則孝經之所以作也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

兵其修春秋之志乎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從周禮之思乎而統之以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則作孝經之道乃一以貫之者乎孝之時義大矣哉又曰要君者無上臧孫紇之所以貶也非聖人者無法少正卯之所以誅也非孝者無親原壤之所以杖叩其脛也天王狩於河陽其要君者無上乎初稅畝作丘甲其非聖人者無法乎昭公不得正其終故定公不得正其始其非孝者無親乎吾於孝經而識孔子志在春秋之心焉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曰敎民親愛莫善於孝敎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孝悌禮樂皆道也而由孝生悌由悌生禮樂則孝悌者禮樂之本而孝又悌之本故爲道之要也孝生悌者孝主於親愛而悌即親愛之推也悌生禮樂者悌以禮順爲善而禮即禮之體順即樂之和也此先樂於禮者承親愛之孝說來樂則愛之意多禮則嚴之

意多也且由樂而反之禮亦以便下文之單承禮言。前文由孝而推之君長及聖人且遞妻子臣妾矣兄弟則尚未言也故此又補出悌來禮樂雖見第二支中然尚混舉此分而言之亦加詳矣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禮者敬而已矣則樂者愛而已矣而此不言者非缺文也葢論天性之發則愛始而敬終論敎化之施則

禮先而樂後故孝可以該悌而禮又可以統樂此承上文來既已由樂歸禮故卽以禮該樂也況敬其父兄君而子弟臣莫不皆悅者悅卽愛之徵而樂之本也則單言敬而愛亦在其中矣其所以無不悅者總以子弟臣之達道順天下之心三其字雖指人言敬則孝之實而自己推之者也此所以爲道之要

右第七章

四五六三章論孝德之無加已至矣此及下三章又申首章之義而分釋之更加詳焉亦以見

其無加也此章分釋要道之意前言至德而及要道者自體以達用循序之理也此先要道而下章乃及至德者從用而反體歸根之義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言君子以孝道立教而其教達於天下者惟躬行心得於內不待家至日見而喻之此至德所以爲順天下之本也本一孝也隨事析之則有孝悌臣三者上章言敬其父兄君而子弟臣悅此言躬行以教孝悌臣卽是所以敬其父兄君蓋由要道歸本於至德也故引詩而釋之愷悌者卽君子之至德也有此至德爲天之肖子故能爲民之父母爲子之父母則順在一家爲民之父母則順在天下矣故曰順民如此其大豈非敬之所由生乃所以爲德之本也與

右第八章

此分釋首章至德之意從上章要道逆轉以歸

本也而仍推及順天下而和睦無怨則又循其序以達於敎矣若將二章倒轉不反逆其次乎

○孝經引詩最精切有味於此可見聖人說詩之法而首章引詩但在節首下三支引詩俱在節末此又引之而加唱歎焉法乃備矣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也

孝者所以事君故忠可移於君悌者所以事長故順

可移於長慈者所以使衆故治可移於官分之則有三其實一孝焉盡之故總結以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之孝也獨留揚名後世於此釋之所以束盡前文而第四支乃可更端另起焉

右第九章

此分釋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之意而事親事君之義亦該焉蓋第二支發明首章之義已極其大矣而四章至六章又承其意而更加精詳焉七章至此章則又以分釋首章前三節而加細

密焉總以見孝德至此已無以加也故爲第三支○古文孝經此下有閨門一章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案嚴父卽孝嚴兄卽悌妻子臣妾卽居家理與此章意同而短淺無味不能另加發明則徒然複叠而已劉向删之卓有高見哉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慈者愛滋於情恭者敬形於貌此二句括盡前三支大義下乃更端以發之也而揚名意又緊承上章末名立於後世句來可見一脉相引古文閨門章斷不容攙入其間矣聖人作經若預知後日之有僞托者而早彌其隙焉事親有隱而無犯曾子恐諫親涉於不順故問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

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重言以明從令之不可必當諭親於道乃爲孝也夫行道揚名固爲孝之大矣然行道者必能使親亦行道揚名者必能使親自揚名而不專藉乎子則其孝不更大乎此義蓋前文之所未及也而備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有爭臣爭友爭子又與五孝相照應補備也父有爭子謂庶人也爭子但言於庶人爭

友但言於士亦是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之故耳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
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深著不義二字以明不得不爭之故子臣一體苟唯
令是從而陷君父於不義則臣爲逆臣子爲逆子而
已矣烏得爲孝乎不得爲孝者又烏得爲忠乎曾子
篤於孝者傷瓜受杖之事夫子曾責以小杖則受大
杖則走故恐其於隱犯之分辨之太明則有孝而過
者故深明不義當爭君父無二之理以覺之然所以

爭者一出於慈愛恭敬安親揚名之至情則自有不
從之從者何慮其激而至於犯哉

右第十章

前三支發明孝道已極其大而至矣然皆處常
之正經也此因曾子又問乃說出從治命不從
亂命之大義則必能諭親於道而不唯令是從
乃爲能達權者耳然達權正所以善經則權即
經也故親不陷於不義則親先能行道揚名此
爲孝子行道揚名之造其極而無以加者矣通

斯義也所謂底豫之誠幹蠱之道大舜所以致
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而不作井中泥廩上灰神
禹所以告成功而配績於郊而不終作石戸農
羽淵熊者亦皆由此而進之耳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
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由一家之父母推而上之於天下之大父母則明察
著而天地位矣由一家之長幼廣而被之於天下之
羣長幼則上下安而萬物育矣然悌生於孝則育亦

由於位也故收轉天地之明察而與神明合其德焉
此仁人享帝之事所以郊焉而天神格也○自首章
用天分地說起二章承之以則天因地四章申之以
配天配帝此節又極之以明天察地則父天母地之
孝已無以加矣此章又稱明王與明察義相應也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
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
著矣

此又通乎在下者言之包五孝在內與上章同言雖

天子必有所尊況諸侯以下乎何也父母人所共有者也雖天子必有所先況諸侯以下乎何也兄弟人所共有者也尊者父親者母言尊則兼親也先者兄後者弟言先則兼後也惟其共有父母也故宗廟致敬報本之思卽父母已遠而猶不敢忘也惟其共有兄弟也故修身愼行成立之難卽兄弟稍卑而亦恐辱之也然孝而後悌則亦由祖父而及羣從也故收轉宗廟之致敬而鬼神先致愨而著焉此孝子享親之事所以廟焉而人鬼饗也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總承上文而引詩以結之神明彰鬼神著是通神明之德也而後上下順治榮及宗親則已光被四表矣夫必上徹神明乃能旁達四海故歸本孝合於悌而歎其至也蓋孝於父母者必以父母之心爲心而悌達於一家矣孝於祖宗者必以祖宗之心爲心而悌達於一族矣孝於天地者必以天地之心爲心而悌達於四海矣此孝悌所以爲至而孝尤爲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故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者獨歸之於孝也與引詩證光四海然思卽孝思之誠所孚則通神明在其中○孝本赤子之心良知之性也然非察識而擴充之則不能知其所當然覺其所以然而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矣豈非匹夫之愚孝而不足爲修德盡道以立教之人者乎故章首卽呼之使知二支又警之使覺凡篇中所言皆所以使之察識而擴充之者也至此章乃結束於父天母地則是知化而善述其事窮神而善繼其志之孝子

矣故事天曰明事地曰察神明曰彰鬼神曰著以極於通神明光四海蓋無非本良知之性而盡其知覺之功故能明察彰著而通以光也事天必明者非達權不足以善經能達權以善經則天之經乃無不明也事地必察者非盡道不足以精義能盡道以精義則地之義乃無不察也天經明地義察斯爲則天因地之至而天地之性乃無不全故能尊祖敬宗而致配帝配天之烈立教行政而化用天分地之人是所謂神明通而四海光者斯爲無愧於天地所貴之人

也孝之理不其微乎

右第十一章

前三支俱言事生之道而事死之道偶及之而略焉此故特發感格神明之理以詳其所略也然亦兼五孝在內而又推本孝悌之至明其爲至德要道而用天分地則天因地配天配帝之孝乃至極而無以上矣此西銘父乾母坤胞民與物之意所以相承而作者與○第一支行道揚名便是能全天地之所賦則人當爲天地之

肖子乃能爲父母之孝子也至庶人節揭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則自此而上可知矣故第二支承之先推本於天地經義乃及則天因地之孝則更極其大焉第三支又因天地之經溯源天地之性乃及於配天配帝之孝則極其至而無以加矣此因配天配帝而詳其通神明光四海之治也然根則天因地之意而先發其父事母事明天察地之誠則天地之性於此盡天地之經於此正天地之道乃於此全矣是聖人之與天地眞乃呼吸可通聲容若接曰明曰旦無不及爾而光昭亦保亦臨自常在帝而陟降則居元子之位盡宗子之職庶不愧踐形惟肖繼志述事之孝子矣又必通乎在下者言之則所謂諸侯爲天地之貴子卿大夫爲天地之賢子士爲天地之秀子庶人爲天地之衆子者位有崇卑道無大小孰不當勉爲天地之肖子乃盡行道揚名之事而爲父母之孝子者乎蓋庶人節之言天地是自下而上爲以小含大此章則

由上及下爲以大包小也論孝至此已無不盡故孝經亦終於四支也此支之首先以爭子一章者二三支承用天分地遂層推進故居各支之首此二章與首章相應乃逐層歸結故先之以爭子章正是行道揚名之極爲父母之孝子乃所以爲天地之肖子也次之以此章兼收五孝之俱當不愧天地正是立身行道之本爲天地之肖子乃所以爲父母之孝子也後二章不過分承此二章而結之耳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進則思盡其忠誠退則思補其過缺有美則將而大之功其成有惡則匡而救之善其改非獨盡義也中心惻怛無已無非慈愛恭敬之情絕無激訐懟怨之意自然一德感孚而上下相親矣此事君之道不曰事君而統以事上言之者君親一體為爭臣爭子者皆以是術行之此周公之所以迁其身而成君大舜

之所以盡其道而豫親者也引詩言心愛之至則何者不告而謂之乎總見不當從令而當盡言也盡其言而猶進退思念藏不去心則其忠愛之無已者矣

右第十二章

此承十章之義而申之彼但言不義之當爭此乃言爭之之術蓋互相補備也事君無隱事親無犯其禮未嘗不有辨而其心則初無二也此故合而申之可見無犯者原非一意曲從而陷於不義無隱者亦非任情抵觸以激成其過蓋忠孝一理臣子一心聖人之言乃萬世不易之常經權即經之妙而非有二也亦因以知臣道即在子道中而馬融之忠經乃畫蛇而添其足矣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此言居喪之禮既內盡其情又外遵其政故無敢不

及亦無敢或過也不偯無容不文者情之文也不安不樂不甘者情之質也三日而食三年而終者政之經也死無傷生毀不滅性者政之意也偯暫哭而暫止也不偯則無絕聲矣此性字以氣質言

為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此言殯葬之禮棺椁衣衾厚其物也陳設簠簋備其儀也擗踴哭送痛之深也卜吉安厝藏之固也

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此乃言祭禮鬼享之者以神道事之敬之至也而配帝配天已統之矣時思之者以人道事之愛之深也而不忘不辱從可知矣此正申天明地察章之意上二節兼舉喪葬之禮所以補備之也祭則自凶而卽吉死事之終又生事之始故愛敬之至情尤無已焉與儀禮之終於祭禮者同意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復補出生事之孝說到死事之誠括盡事親之始終

以總結前文十二章之意亦與首章末節相呼應也哀慼者卽愛敬之無終極者也更指出生民之本則是所謂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者乃人之所以得天地之性則天地之經而全天地之道以貴於物者也不能察識於此而擴充之則不知其所當然不覺其所以然而生民之本不立矣其本不立而徒欲講道論德以立教乃無源之水不根之花且何以異于禪學外教之二本蔑倫者乎故曰孝者德之本惟其爲生民之本所以爲德之本也有本則能生此教之所由生也然則孝豈非至德要道而立身以盡愛敬之心則天德王道之原不已一以貫之而無二也哉

右第十三章

此承十一章之意而備陳之以明孝悌之至也末節則總括孝之始終而指出生民之本乃孝經四支十三章三十六節之大結束也○案此篇首一章乃全書之體要與學庸之首章同以下十二章總不出此因特呼曾子而使之知故爲第一支二章發明首支前三節之意也三章

發明首支後六節之意也而統以曾子歎孝之大故推其本而使之覺乃第二支也四章五章六章又直探至德要道以愛敬立教之原而發明事親事君立身之大義也七章八章九章又承至德要道立身揚名之意而細分以釋之也而皆統以曾子問孝德之加而極言其無以加乃第三支也十章更發諫爭之義則是行道揚名之極而爲父母孝子也十一章深明孝悌之至則是行道揚名之本而爲天地肖子也十二

章十三章不過承此意以結之亦因曾子之問而推極之故爲第四支也四分其支乃天然之包絡章分十三乃煥然之法程節分三十六亦自然之腠理可見此書乃一時之言一人之筆不可減一句亦無從添一句眞孔子之作而無可疑者也

孝經後錄

小戴曾子論孝四章及樂正子春一章皆本乎曾所問而稱述演繹之足與孝經相發明此本大戴曾子大孝篇文小戴錄於祭義篇反覺不類今錄於此而首以內則一章益以大戴曾子所論二章焉卽以爲孝經之傳也可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

父母之心必豫求安樂之志已有在卽敬順不違焉此先意承志之事也下氣怡聲以樂其耳愉色婉容以樂其目昏定晨省以安其寢冬温夏凊以安其處於是潔其滫瀡備其旨甘而盡心以養之則養志卽在養口體之中矣忠字甚精曾子嘗曰忠者其孝之本與此卽子思子之誠身以順親韓子之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之謂也此節已括盡孝始於事親之誠矣

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身卽父母之身也父母之身終而我身未終卽父母

婁東張叔演瑛氏學

之身猶未終也此大孝終身慕父母而君子思終身弗辱者與論孝至此則立身行道全受全歸之意都該其中所謂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者也就養而言則葬祭之必誠必敬可知矣

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孝之所以爲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者善推此愛敬之心而已矣故愛父母之所愛雖喙息蠕動無不愛則其愛兄弟愛妻子愛族黨愛臣民者可知敬父母之

所敬雖器服車輿無不敬則其敬天地敬祖宗敬君長敬賓友者可知然皆自此愛敬父母之一心而推之者也此條約而能該且犬馬與人不混所謂親親仁民而愛物者尤得理一分殊之序可以顯闡經文以愛敬貫五孝之旨矣

右傳之一章

此章三節而孝經首章之綱目精蘊無不提其要而鉤其元矣蓋曾子既受孝經而融會貫通之已久故能發其精義如此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大孝謂聖人爲天子者尊親嚴父配天而德教加百姓刑四海也其次謂賢人爲諸侯及卿大夫士者弗辱者各保其社稷宗廟祭祀不使傾危以辱親也其下謂庶人能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也此約孝經之五孝而該之以三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儀聞三孝之論而欲得曾子之所爲孝曾子乃但居於養也曾子爲士孝在弗辱之列曰直養者謙也直但也但養而已矣并若非能養者然所謂事父母自知不足者與然此處論孝有在德意之精者又不拘於貴賤之迹也先意父母將有是意乃逆知而迎之也承志父母已有是志卽奉承而行之也此非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者不能所謂養志者也喻於道者或在父母意先或在父母意後皆曉譬之使歸於正道也此非盡其道而底豫者不能所謂幾諫者也此無

論大孝與其次其下皆當自盡者矣

右傳之二章

此與經之五孝相發而經之第三章亦以三而約五者也先意承志喻親於道則又與第十章爭子意相補備可以知一於從令之非孝矣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是父母之遺體也愛父母之遺體不得不敬以成之下五者皆敬以成身之事而統歸於孝則愛行乎其間此與經之不敢毀傷立身行道及二者不除之意相發即子思之誠身順親孟子不失其身而能事親者之所本也標出敬字更得立身之要蓋敬然後誠敬而無失也曾子之戰兢臨履以終身者以此無非所以成其愛親之孝也

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

親嘗以薦愛也國人稱願則敬以成身者矣而愛乃全也此即所謂揚名顯親者也

衆之本敎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衆之本敎即德之本敎之所由生也其行曰養孝之愛也敬爲難者敬以行愛也安爲難者愛以和敬也愛敬俱極則能終矣故曰卒爲難卒者終也父母既沒而猶愼行其身敬之至也不遺父母惡名則愛之

成也是愛敬俱極而能終矣此足以發明終於立身之義也

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此承衆之本敎曰孝而詳其實也仁禮義信强俱本此是德之本也樂刑亦自此而興是敎之生也蓋孝者愛敬交至者也愛之體即仁敬之發即禮愛敬有不可混而施者即宜此之義也愛敬有不可貌爲致者即信此之信也而愛敬之貞而能固所以成始而

成終者卽強此之強也五常言仁禮義信而不言智者孝本不學而知之良則智已在仁前矣又益之以強卽四德之正而能固孟子之知而弗去是也中庸君子之強兼能擇能守亦然至於愛之生而樂與敬之斷而刑作則教與政悉統之矣此條義理尤精有子之本立道生孟子以事親從兄爲仁義智禮樂之實皆與此相發此孝所以貫注乎五常而根氐乎百行者也其斯爲至德要道與○此節又與首節相應仁則出門如賓而居處莊矣義則憂國忘家而事君

忠矣禮則進退可度而涖官敬矣信則神聽和平而朋友信矣強則敵王所愾而戰陳勇矣至於五者咸遂則樂自生哉及於親則刑乃作是以立身以孝爲本而孝又以敬身爲要也

右傳之三章

此以敬身爲本而發明至德要道及孝無終始之意無不精切而詳明眞得孝經之底蘊者也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

置猶措置也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由父母而上措之於高曾而宗祖而形化而氣化而塞乎天地矣由父母而廣溥之於君長而師友而臣民而動植而橫乎四海矣由父母而下施之於兄弟而妻子而僕妾而孫曾而先德所遺先業所垂雖百世可以常行不輟於朝夕矣此極論孝之大蓋上推旁推下推而無不至者亦皆愛敬父母之心之所際也

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放依也準則也此愛敬之心乃人所同具之良非一人之所獨得卽所謂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者故推而放於東西南北海之心無不準而則之也東海有聖人出焉西海有聖人出焉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而此心此理無不同者亦卽此愛敬之心之良而已則千百世以上千百世以下可知矣引詩止證四海而不言天地後世蓋亦舉中以該上下也思卽愛敬父母之心之所結而已

右傳之四章

此可發明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之義施諸後世則以補經文之畧也然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則經文亦詳畧互見此乃𧰼而申之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不妄殺伐愛之餘也必以其時敬之意也迹夫子之言乃反正相足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

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

與第二章三孝相足用力故能養用勞故能弗辱不匱故能尊親彼別其品故自上而下此論其道故由小而大也用勞之勞訓功也思以忘勞愛勝於敬者也尊仁安義敬以成愛者也博施備物則愛敬俱極於無窮矣斷樹殺獸尚以時亦其徵也

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亦與二章相足弗忘無怨則能先意承志矣諫而不逆故能喻親於道也弗忘者愛之深也無怨者敬之至也不逆者愛以行其敬也此孝之通義無三者之分者也

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既沒尚然況親在乎明此義者則知菽水可以承歡而不義之富貴不足以相累矣此守身事親之極則所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者曾子所以辭孟孫之賜而歌聲若出金石者與

右傳之五章

此與第二章互相足而亦以詳經文之所畧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

此問至親切故重言以善之

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人者父天母地而爲子獨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四端萬善無不備故天地生養萬物之內無如人最爲大此卽經文天地之性人爲貴也惟大故貴亦惟全故大全生全歸非徒體全又須善行得全不虧其體以全其形也不辱其身以全其德也斯爲能體其大以不失其貴爲父母之孝子卽爲天地之肖子也此條抉孝經之精髓而已立西銘之根源塞吾其體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亦吾與大之謂也繼志述事踐形盡性厚生玉成存順沒寧

全之謂也故謂孝經兼傳之子春可也

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子是以有憂色也

頃當爲跬謂一舉足也此指傷足而言故單承虧體然冂忘孝之道則辱身在其中矣蓋形性一本形之所以虧卽性之所以傷也

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此乃並舉不虧不辱以敎門弟子也壹舉足壹出言而尚不敢忘則其他可知此所以爲全也

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分承上二句而指其實蓋亦舉其一二而例其餘耳此因傷足之事而爲言故皆舉其至近至小者然遠大者卽此而在也此與全受而全歸之孝矣

右傳之六章

此與經之首章第三節相發而述夫子之言則

深得第四章之旨可謂抉經之心矣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

離亦曾子弟子也愛而敬一句已括盡孝經之要又自愛而敬則愛敬相生之序亦不紊矣

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則亂

此極爲喻親於道之誠足以補備孝經父有爭子之

義蓋以愛而行其敬者也由已之諫爲自免咎故寧由已之諫爲賢於人則驕心生矣故亂舊注殊欠分曉也

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

此卽先意承志之道也人子不自有其心而所憂所樂一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巧變卽此而在矣蓋由愛敬之至而巧變生乃巧變旣生而後可以成其愛敬故能安其親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

此不能巧變者敬雖有餘而愛不足故不得爲孝孝必以愛而行其敬也。巧變者有察識之功此未免愚孝而已

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視之以爲已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

事兄之道以敬爲主而愛亦行乎其中養之舊注謂隱之也然隱之意淺養之意深彌縫匡救之術養字足以包之非但隱諱而已也

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

使弟之道以愛爲主而敬亦行乎其中冠昏之事屬嘉禮故曰嘉事兄事之者使之不安而啓其悟也舍之則怒罰之也非棄而絕之之謂此二節因論事父

母而並及之亦以見孝之必兼乎悌矣彼不能愛敬其兄弟者必不能愛敬其父母者也

右傳之七章

首節直提愛而敬三字可謂孝經十三章一言以蔽之矣後二節並及事兄使弟之道經文言孝每兼悌者以此

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

親戚謂父母近者謂兄弟小者謂家人欲人先修孝

悌於家而後可及於國天下也此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親戚悅父母順也近者親兄弟翕也小者審則妻子合也逆而推之則由妻子兄弟而父母順而數之則自父母而兄弟妻子也然以發明經文九章之說則親不悅而不外交是以事親孝而忠可移於君也近不親而不求遠是以事兄悌而順可移於長也小不審而不言大是以居家理而治可移於官也則正反正相足之詞爾

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

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没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斯之謂與

和妻子亦以之順父母宜兄弟耳此故專重孝弟欲人及時盡其愛敬之心可與經之末章相發也孝有不及而悌有不時所謂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者乎是以孝子愛日

右傳之八章

首節與經之九章相足末節則更發十三章言表意也至性之語使人惻然感痛於無已孝悌之心不覺油然生矣故以亂篇焉○以上八章一章發明經文首章之體要也二章該括五孝而極寫事親愛敬之誠也三章發明立身之本而德本致生之實無不顯闡矣四章申通神明光四海之義也五章即以足二章三孝之說而申孝子之通義總以詳經文之所略也六章發明經文首章第三節之義而探源天生地養尤得天地之貴之意則是孝經之底蘊盡矣七章

申事親之愛敬而並及事兄使弟卒章申經文三移之說而歸本於及時盡孝則是聖人作經言表之意而可與十三章相發故傳以是終焉

朱子於孝經本文必欲分經分傳實多未安故愚以爲錄此八章於後乃胥予平日論孝之道實本之傳習之餘者以爲此經之傳其庶可矣

孝經或問

客有來問者曰蓋聞聖人之教惟以仁耳孝雖至行不過一德且孝經之書先儒疑之久矣而子孜孜焉誦之津津焉道之又屑屑焉注之其亦有說乎曰有自虞廷開道統之傳而曰中曰一由禹湯以至文武周公相承而不失也迫孔子指出仁字而工夫乃親切有味然仁道至大而其理又甚淵微門人各得其性之所近而未純也故孔子又傳出孝經而道理更確實可循蓋五常統於仁而仁又統於孝論語言仁首

以孝弟爲本雖有子之言反以先孔子焉中庸論大德受命制禮作樂而統以舜文武周之大孝達孝孟子言性善仁義智禮樂之實而斷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皆此意也程子謂仁之爲道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五常亦當謂孝之爲德偏言則一行專言則包百行矣孝經爲曾子傳孝道而實更在大學之先蓋小學大學之根本也隋書經籍志云孔子既敘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可謂獨見其大

而得聖人傳經之微旨者矣此非史家之言必有所受之也而今人視孝經在四子六經之外不甚着意者何哉一則有古文今文之不同而疑經文之有顛錯也一則見泛論政教之所施而疑義理之不親切也嗚呼此則先儒考訂之未當而闡發之未精也而使二千年來其書曾經聖人手以爲可以包百行而總六經者尚剝蝕晦盲於若存若亡之間不亦舛乎夫孝經自漢而後劉向既以顏本比古文而除其煩惑至唐又御注之而宋咸平中又命增損爲正義三

卷以行世則其本既可據矣乃考亭朱子合古今文作刊誤一書則傳流已久恐未可遽然刊削也況古人引書多取斷章全不執着而自有餘味凡經皆然不獨此也至其詞之有與左氏同者則周易文言元者善之長四句論語出門如賓二句左氏亦同朱子不疑也何獨疑於此書且左氏在後史家每多摭拾惡知非左氏之襲取孝經而必謂孝經之襲取左氏乎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眞孔子語傳之至今儒者尚未能解豈有別人更能撰出文章體例不同聖人之

筆亦極變化六經便是六樣設爲問答自古有之此書因特設曾子故指實其人而相問答焉於理何礙問答後每章又加子曰領起者乃是更調以成章耳而執其見者必謂是曾子所記又其甚者泥曾子之稱子并謂是曾子門人所記宜乎歐陽修無識并疑易繫文言之非孔子筆矣今但當據注疏本而刊去其標目乃於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畫斷以屬上文而以大雅云以下五引詩書者各屬五孝之起首而合自天子節共爲一章乃一篇之體要

以下悉仍舊貫或依文立意或別文發義總以申明此章則既無闕文亦無贅句豈不寬通明晰而無窒礙也哉若謂道理之不親切者則是古注既已膚淺而後儒亦甚粗疎耳蓋此經所論者乃是敷陳夫孝之道而非瑣列夫孝之事也孝之事若晨昏定省之常飲食寒暖之節聽聲視形之微其詳都具於曲禮少儀內則諸篇而自爲弟子時固已敎之入孝出悌矣此經因小學之成而立大學之基故不復詳陳其事而遂統論其道孝之道立身以盡愛敬之心而已

盡吾心以愛敬父母即推吾愛敬父母之心以愛敬於一家推一家之愛敬以愛敬於一國推一國之愛敬以愛敬於天下則道何所不貫哉故備列五孝則盡乎天下之人統舉政教則盡乎天下之道且探原天地之性而溯乎天經地義之根論及明堂禮樂而備乎享帝享親之盛故曰德之本敎之所由生此所以爲至德要道至於明天察地而通神明光四海則所謂繼志述事而盡窮神達化之誠民胞物與而體父乾母坤之量一部西銘道理已全舉於斯夫豈僅

庭幃奉事之文已哉然則此書論孝正惟若不親切乃所以爲親切之至也以此爲傳道之本則百行可以一德全四子六經可以一書約而後來禪學異端之二本蔑倫已不攻而自破至於馬融忠經之爲無知妄作又不足辨爾且夫六經之名何自昉哉孔子之作易書詩禮樂春秋也但謂之易書詩禮樂春秋而義已足若此書去經字而目之曰孝則不成乎書之名矣故孔子取孝爲天地之經意而作孝經蓋自作之而自名之者也經者常也有平常久常二義惟

其平常而無奇所以久常而不易後人見經字義精故取而加諸凡聖人之典焉則孝經爲之權輿爾此若非聖人之親筆而誰能作哉至曾子之稱子則其徒之所易者而子序中亦言之矣尚何用疑之也哉

曰子之注孝經誠善矣雖然此亦聖人之格言爾心性之微言豈得與大易庸孟並哉而予比而同之蒙竊有惑焉曰固也吾將言之蓋聖人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惟其爲聖人之格言也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微言爾且子何不精思而熟體之乎蓋天人一也人

身所有之心性情皆自天而來故大易每假人身之所有以名天地而見天人之合一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是人有心天地先有心也正大而天地之情見矣是人有情天地先有情也心與情具獨無性乎易有太極天地之性也然太極本所以名天者而非假乎人之稱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德卽性矣然德之爲性又人與天地公共者而非以人名天爾孝經則言之矣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人有性而天地先有性也夫而後天地之心性情備矣則人之心性情乃有根焉且心性情三者雖本一物而微分而性尤爲心與情之本釋氏之所謂性乃吾儒之所謂心釋氏之所謂心乃吾儒之所謂意正以其不識性因并不識心也而性善情惡之論又有欲滅情以復性者亦以其不識性因并不識情也然則天地之性豈非萬世言性之根哉天命之謂性乃中庸一書之本然天命云者已就流行而付予者言是天地之情耳非直指其性也道性善乃孟子一書之本然性之善從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來而截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說起則

是天地之心耳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亦然非直指其性也天地之性卽太極也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也其於人則程子所謂未發之眞也故性難言而天地之性尤難言心與情則尚易見思孟二子之言性雖俱本之天而各就天地之心與情流露處說者蓋卽顯以明微由用以見體爾而實則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心性情原非二物得其一則三者俱在而無參差也然在後人讀其書者則不可不極本窮原而識天地之性爲第一義也然則孝經此句豈非隱然

爲大易補其所未及者乎乃所謂天地之心與天地之情者又何嘗不備言之也葢天地之經者卽天地之心之謂也天之明地之利者卽天地之情之謂也天地之心有常而不變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邵子曰天心無改移常而無改移者經也則經其見天地之心乎天以明命示人必有正無邪地以利養爲事乃直方以大俱在發動之時則明其正也利其大也明利而天地之情見矣且第二章先言天地之經與天之明地之利至第四章乃歸源天地之

性又可以見性爲心與情之本矣夫惟天地之有此心也性也情也由是流行不息而賦於物則人得之而爲人之心人之性人之情矣禽獸草木得之而爲禽獸草木之心之性之情矣然草木有生而無識則其心性情不如禽獸禽獸有識而不全則其心性情又不如人故曰人爲貴韓子曰人者禽獸之主也主則貴矣而究其所以爲貴者則實不外乎一孝葢草木有種而不自知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雖慈竹羔羊之類亦有孝意而究竟不能盡故俱賤而爲物人則

孩提而知愛少長而知敬所謂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者葢由愛而生敬也此愛敬之生雖若有後先而本之在性則渾然全具盎然至足隨觸而動亦不觸而動有感必通亦無感而通此其得天地之性異於物而爲天地之貴者正在此也惟其爲天地之貴之在此也故擴而充之推而極之則尊祖敬宗而爲父母之孝子矣配天配帝而爲祖宗之孝子矣於是盡已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天地之間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普以一視同仁之心循以篤近舉

遠之理乃爲天地之孝子矣是其貴於物者乃其爲物之主而能生養萬物以佐助上天者耳韓子所謂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者葢惟爲之主而不暴乃天地之所以尤貴之者也而其根則皆自此愛敬父母之性之所周也孝也夫其始也本以肖天地之心具天地之性合天地之情故結而爲孝其終也又以盡一已之孝而合乎天地之心復乎天地之性達乎天地之情故孝也者天地之性之心之情之所成始而成終者也此孝之所以爲至德要道而天德王

道之原一以貫之而不二也則愚以爲易之言性與天道也博而與孝經之言性與天道也約而精者豈不誠然乎哉

曰心性情之說則然矣然則聖人不即具於太學而特言之孝經者何哉曰具於大學則以精爲精非所謂下學而上達也惟言之孝經則以粗寓精猶之春秋推見以至隱耳故夫子亦自謂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也此正其下學上達之妙乃吾道一以貫之之實際云爾且夫聖人之道則既大矣聖人之言之也則

既詳矣然而聖人之憂患則自此而深且遠矣聖人知夫白黑不同色而苗莠有同生天下後世必將有叛吾道以立異而即竊吾說以行其欺者是故吾有道德彼乃并吾道德而竊之吾有心性彼乃并吾心性而竊之則將何以過其衡而預絕其萌耶於是既以一貫之道傳之曾子大學之書授之曾子而必作此孝經並傳而授之所以立大學之根而深明一貫之道之實際所在則似是而非者不得而汩其間矣是故探其源則曰天地之性天地之經推其極則曰

配天配帝明天察地而立其本以總其實者惟曰孝而已矣惟以此立教而人人知孝之爲至德要道也則彼之叛棄君親而毀滅肢體者乃眞悖逆不孝之子無以別於禽獸草木即無以立於天地之間者耳而凡彼之以虛空爲性灰槁爲心而道其所道德其所德者何待窮搜極討而後破哉是故孔子之作春秋也誅當時之亂賊即以正萬世之子臣故曰吾志在春秋言筆削之意微也孔子之作孝經也立日用之常經所以杜隱怪之竄竊故曰行在孝經言綱常

之道實也然且有以春秋爲斷爛朝報而欲廢罷之者則是不識志在春秋之義也然且有以孝經爲其義淺近而與春秋俱罷者則是未會行在孝經之心也然而孝經則俱言之矣曰要君者無上此志在春秋之義也春秋乃孔子之忠經也曰非聖人者無法此行在孝經之心也孝經又孔子之刑書也故皆統之以罪莫大於不孝而曰非孝者無親益能移孝作忠則要君之黨自消矣能以孝立教則非聖之書自熄矣是國之忠臣本家之孝子而生我者之孝子即

敎我者之肯子而已矣則聖人憂患天下後世而爲之計者豈不深且遠耶愚故以此書爲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而必托之孝經以傳者蓋孔子之行在此即孔子之志在此而當與春秋並讀者爾然則終日言性言心講道論德欲以息邪距詖自任而不知於孝經尋其實際以爲根者其亦拙於計而徒勞矣乎是以二千年來異端之攻之暫熄而復生絕之既深而轉橫者惟不識聖人作孝經之本意而未大明章而發露之故也豈眞異敎之不可滅熄也哉

曰聖人作經之意乃如是其深且遠乎然亦自爲一書耳而子以爲與大學相表裏且四子六經可以一書約者得毋欲其書之行姑大言以張之而非其實與

曰非其實矣則何敢大言之即言之而人必不信又安望其行之也吾今爲子畧陳之蓋此經與大學並夫子親授之曾子者也然大學之道大而詳孝經之理精而約讀大學者當先以孝經立其根而後本此心以貫注於三綱領八條目之間乃滋潤而不枯燥充實而有光輝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盎然生物之心在人生則惻然不忍人之心所謂乾之元而善之長心之德而愛之理者惟孝得之最初而總其實焉故生於仁而轉以生仁乃還相爲本者也涵養此心而省察之擴充此心而推致之至溫至粹至精至實以之明德而自不入於空虛以之親民而自不流於殘刻以之止至善而自不雜於偏駁則綱領約矣以之格物而物自不浮以之致知而知自不鑿以之誠意而意自不欺以之正心而心自不梏以之修身而身自不虧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家自和國自

寧天下自順則條目精矣由是觀之大學乃孝經之匡廓而孝經正大學之底蘊爾蓋此經綱領在至德要道以順天下道德即明德之體也順天下即新民之用也曰至曰要曰順則固粹然至善而無疵也此經大本在立身而全受全歸行道揚名無不由此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總以能立其身而隨分可以盡孝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者也此經根骨又在愛敬愛敬者本性發情以成德乃充其道而流爲敎焉則自愛敬其父母祖宗上而格於天地愛敬其

一家一族遠而普於四海愛敬其君長臣民下而被於禽獸草木無不通達無不周徧是即不欺其知之真好真惡直徹於心身家國天下者也蓋好者愛之篤惡者敬之明合而言之則好者愛敬之深惡者愛敬之反耳至於推極天地之性明察之神則大學正有所未及言者矣不獨此也即以中庸相擬而中庸之旨淵以微乃與孝經之意真而切者亦無不合焉至德者天命之性之最初者也要道者率性之道之最篤者也以順天下而教生者修道之教之最醇者

也立身以該孝之終始則明善誠身以順親而至信友獲上者也而戒懼慎獨之交密正以完立身之功焉愛敬者即喜樂怒哀之發焉者也中其節而愛敬之心盡即中和之德備焉故愛敬所孚而和睦無怨至於通神明光四海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且中庸以親親尊賢綰達德達道九經而此書亦以愛敬二端盡至德要道與五孝之實是故愛之理即仁而敬之通即智愛敬至而雖遠必致久而不息則勇生矣是三達德皆此愛敬之所體也孩提知愛而父子親

資父敬同而君臣正敬以節愛而夫婦宜愛以和敬而兄弟翕愛敬不失而朋友之交孚矣是五達道皆此愛敬之所敷也由是愛敬兼盡以修其身即合敬同愛以親其親而推其敬以尊賢又隆其敬於大臣推其愛以體臣又普其愛於庶民百工柔遠人愛中有敬也懷諸侯敬中行愛也是九經亦皆愛敬之所際也且夫中庸之理一誠盡之而已乃誠立則明通焉孝經之理亦一愛周之而已乃愛深而敬至焉愛必誠而敬自明也是故愛以生敬自誠而明之性也

敬以成愛自明而誠之教也愛則無不敬誠則明矣是也敬亦無不愛明則誠矣是也惟天下至誠愛以生敬者也乃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至於參贊如神純亦不已愛則無不敬也大哉聖人之道敬以成愛者也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於有望不厭並育並行敬亦無不愛也故天下至聖而日莫不尊親以配天愛敬無不周矣天下至誠爲能經綸立本以知化愛敬造其極矣是愛敬也者性情之總仁義之宗故中和之德誠明之學位育之功咸在焉及於不斷篤恭

而與上天之載同其至此以順天下之致必本於至德要道而至德要道直歸源於天地之經天地之性則聲臭泯而愛敬之妙亦退藏於密矣至如舜文武周之大孝達孝孝之至盡猶其顯然者爾然則此經之與大學中庸豈不異貫而同條也哉若夫推本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探源天地之性人爲貴則凡易之繼善成性天地之大德曰生書之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詩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春秋

傳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禮記之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皆不約而同符者也而子思子天命之謂性孟子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萬物皆備於我董子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韓子人者夷狄禽獸之主周子無極而太極惟人得其秀而最靈張子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程子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程叔子天然自有之中朱子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無非體原於此而發明之者爾則以此書爲四子之權輿六經之總會乃天德王道之精蘊者其亦灼然可信也已

曰乃今知合孝經於學庸如此融洽而通貫矣乎何朱子當日之見不及此也雖然又有說焉蓋聖賢之書必示人下手工夫大學八目首之以格物致知中庸誠身固執始之以明善擇善今孝經之論德行道教誠大矣而下手工夫尚略焉此先儒所以疑之而不甚闡發之者爾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夫下手工夫之最親切而最懇實者孰有過於孝也與況孔子之作此書者正所以指格物致知之要而啟明善擇善

之方而已矣蓋孝本不學而知之良然不加察識擴充之功則是所謂匹夫匹婦之愚孝也者而不足爲體至德行要道以立順敎之人也故孔子與曾子詳究此理而勒成此書爾且子亦知大學之本無闕文而格物致知之義已曲折詳盡於首章中乎蓋知止有定節所以開其端也物有本末節所以詳其實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乃反覆申明先後之相因而末二節則尤是格致之要領也是故開端先知所向方則志立而有定矣然後心靜身安以用其

精詳之處焉乃能得也慮之如何則天下之物有本末焉物中之事有終始焉循其本末終始之序而精思詳察其所當先所當後者則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德之全體大用卽無不明故曰近道道之近者處而得也物何在則意心身以及家國天下皆是也物中之事何在則誠正修以及齊治平皆是也故知所後不可凌其所先亦知所先未嘗遺其所後則爲能格物者故物既格而知卽至矣然必收出修身爲本又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則惟知本乃

爲知至可見物非名數動植之迹而格非涉歷搜採之多矣如此讀去格物致知之義豈不精明透到而無闕之可補乎且補傳表裏精粗正是本末終始之謂兩盡物之本必在內而末居外事之始必甚細而終則粗也此經首呼曾子而敎其知曾子既未知矣然後指出孝來則使之知止有定而後靜安以慮也德本敎生卽物有本末之意也始事親終立身則事有終始甚明矣詳陳五孝不出家國天下之道而盡其愛敬之性卽是正心誠意之實又以立身統五孝

之終始豈非修身爲本而以知本爲知至乎第二支推本天地之經義與明利而結以有覺德行之詩則是以經義明利覺之也第三支推極天地之性配天之孝則尤是知性知天極本窮原之理也第四支遂申之以明天察地而神明日彰鬼神日著是天之經無不明地之義無不察故能通神明之德而與鬼神合其吉凶焉則已知化而善述其事窮神而善繼其志格物致知到十分盡頭處矣而謂大學格致之功能加於此乎至於立身行道約以法服法言德行則

亦無不盡矣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所謂整齊嚴肅則心自一者盡敬以直內之事也謹言慎行乃義以方外之事而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讀書窮理者能修詞立其誠如此乎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克己改過者能力行近乎仁如此乎又首之以小旻之詩非操存省察以求放心者能戰兢臨履如此乎由是觀之卽大學正修之功亦未能出乎此三者之外也而子尚疑下手工夫未及是徒以言語之多少爲高下得毋類市瓜者之專取肥大也哉中庸明善

擇善所謂善者何物耶葢卽此達德達道九經之爲我本性之善而已是故明者明此擇者擇此而知人知天者知此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亦學問思辨乎此焉耳而此經之至德卽達德要道卽達道以順天下之敎卽凡爲天下國家者之九經豈非皆本性之至善者乎則本末終始與五孝正所以明此擇此而已矣自天地之經天地之性而至明天察地尚不能知天知人乎而凡所以啟其知警其覺以發其問而辨其理者非卽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乎是則

孝經一書皆所以爲曾子察識而擴充其不學而知之良者也後人讀之是卽後人所以察識而擴充之方也下手工夫孰有親切懇實於此者而子尚嫌其略與凡夫大學舉明德之全體中庸本天命之大原非不廣博而淵微矣然廣博難窮淵微難識下學之士未必遽能了徹孰若此書之約而歸於孝爲以粗寓精積小致大誠卽此而格之致之明之擇之則下學在此上達卽在此豈非吾道一以貫之之實際乃傳之萬世而無流弊者哉至覺之舊訓直大實欠精

切無論引詩可以斷章卽在本經亦當訓明覺爲有味耳葢直大非覺之正訓而德行內已含得直大意又重累其詞曰直大有甚意思古人葢無此拙語也故斷之以理而從覺之正訓焉耳子豈好爲新說而翻前案者耶

曰然則孝經大學皆孔子親傳之曾子無可疑矣子又以爲曾子以是傳之子思子思以是傳之孟子則何據曰讀其書則自知之爾中庸之愼獨誠明得大學之義爲多而天命之性大孝達孝等則孝經之心傳

也孟子之反身而誠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得大學之義爲多而仁義之實在事親從兄堯舜之道不出孝弟及天之生物一本人性之善異於禽獸等則孝經之心傳也讀孟子精熟知善發孝經之蘊者惟孟子孟子外書四篇中有說孝經一篇其說必甚精妙惜乎趙臺卿之無識不爲作注而竟逸之也此篇若在何至啟朱子之疑而作刊誤耶然自今考之則孝經本無誤可刊而亦不必疑矣故愚斷然以爲曾子傳之子思而子思又傳之孟子也讀戴記樂正子春語

則謂曾子兼傳之子春也可然而思孟二子之書精且博矣客於是歎息曰如子之說洵至當不易矣然則朱子之道其可議也與曰惡是何言也程朱者眞得洙泗之傳者也其道豈有可議惟此等文義之間不無小出入耳朱子終身私淑程子者至其說經則多所異同而亦不害其爲眞同且朱子嘗言之矣義理無窮盡入儘有亦不敢謂已之所得已盡而不容後人之致思也葢其平生精力萃於四子詩易故此刊誤之作亦稿本未成之書而日不暇給者爾惟其然故留此一端之未備而有待後學者推尋而廣續之也與客乃唯唯而退

原孝

仁也者心之德也孝也者德之心也仁也者愛之理也孝也者理之愛也曰何也曰人皆言心之德而苦無形象也孝親之心則灼然共見而肫然至篤仁惟爲心之德故此其德之心也人皆言愛之理而動多過差也孝親之愛則不患不及而亦無能過仁惟爲愛之理故此其理之愛也曰德之心也理之愛也若是其截然矣乎曰非也愛之理卽心之德也故理之愛卽德之心也然則德之心卽心之德也理之愛卽愛之理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知仁之有偏言之仁也又有專言之仁也不知卽此偏言者而專言之爾人知孝之有一行之孝也又有百行之孝也不知卽此一行者而百行之爾人知心之有生仁之孝也又有生孝之仁也不知卽此生於仁者而轉生之爾是何也葢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天地以生物爲心而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故人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而具此生理卽含此生意生理者仁之性也生意者仁之情也而孝則生意之根而生理之實也故

生於仁而轉以生仁若還相爲本者孝乃仁之實而立仁之根也根則能生實實則又生根故曰德之心卽心之德也理之愛卽愛之理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我非不知專以仁敎之淵以懿也廣以溥也然淵以懿有使人終日求之而無可捉摸者廣以溥有使人畢世圖之而未可究竟者則不若顯而求之孝愚蒙皆曉而賢知亦不能盡爲表粗而裏精也則不若切而圖之孝家庭自足而四海亦不能窮爲篤近而舉遠也則夫仁之淵以懿也者正以得孝而淵懿者

也則夫仁之廣以溥也者正以得孝而廣溥者也然而此非我之言也孟子之言也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然而非孟子之言也魯論之言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然而非有子之言也孔子之言也告哀公曰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告曾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夫孝德之本也敎之所由生也惟大故貴惟本故大大而有本則生生不息而無窮矣故曰敎之所由生適注孝經之旣成也作原孝

孝經餘論

潞河釣叟婁東張敘鳳岡記

孝經源流

孝經自祖龍播焰與六籍同灰漢興河間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十八章者以獻自是經師相授通行於世逮孔壁二十二章古文出安國傳之而兩標並建莫適所從劉向以顏本比之刪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則古文已并於顏本中而向所不取者蓋亦無足取也當是時經師惟章句訓詁是務訓詁旣淺章句又未甚分明而讖緯之書作如援神契鉤命決左方契

威嬉拒等流爲五行瑞應之文然孝經本文故在析之十八章合之仍是一篇也梁博士皇甫侃臆造開宗明義等目一似孔子作經時已自標題如此者而經文遂不可合魏晉六朝喪亂以來緯書旣亡孔本又已滅迹則其遺者惟顏本耳隋劉炫乃僞作古文孝經以爲王邵得自陳人者又著稽疑一篇眞若孔本之復出幸而諸儒譁然不信至唐時集議劉知幾雖欲伸孔絀顏明皇御注卒用十八章顏本又御書刻石是爲石臺孝經但皇甫侃之標目因以俱存反

大書於前雖隔絶經文而不惜宋邢昺正義亦是本也唐韓子所得李氏之科斗孝經殆即是劉炫本耳司馬温公見新羅日本之別序孝經與石臺同而轉信劉炫本以謂眞與古文尚書同出者因作指解一卷王安石雖挾私廢之不爲過也乃并廢孝經不得列於學官則安石之罪爾朱子刊誤削去皇侃標目合首六章爲一章一空陋習矣然因温公指解本亦承用劉炫僞古文又緣精力萃於羣經未暇細加反覆每於文之可疑者欲加刊削顧第屬藁而未成書

則朱子尚不遽以爲是也耳食者見其出自朱子遂奉爲定本元吳幼淸能辨古文之非而改用顏本可謂不惑於流俗者然亦泥於刊誤竟分經傳且於章句多所削易則恐非當日孔氏之原文而亦豈朱子刊誤附記闕疑之初意耶然猶謹守繩墨其所發明亦於經旨無失但過於求密而反疎爾若夫慈湖姚江之徒出遂乃脫去本文自逞胸臆說出一片直指人心超凡入聖話頭以及心法宗旨集靈引證諸書作無非致良知求眞性當頭棒喝通身汗下伎倆則

此經遂爲達磨梁可之別傳其膚下者又轉爲因果報應之公案矣何聖經之不幸至此也案此經義極博而言則約鄭康成謂是五經之總會第歷代表章直以其詞明顯未令諸儒會議故經旨未能統一愚所見者以安溪李文貞公所解爲最精但以寬說大義語尤高簡恐童蒙未能領會且五孝分節亦尚沿舊規竊不自揆略本其意而推擴之率爾成精義一編豈敢謂是孝經之定本庶幾可當訓蒙之口義云爾

古文今文

此經有古今文之不同司馬温公謂古文孝經與尚書同出尚書已用古文而孝經獨否是信膾而疑炙也然古文尚書實係眞本孝經自劉向以顏本校定除其煩惑已并二十二章於今文十八章中而古文斥廢久矣今所存者特張霸劉炫之徒增損離析今文以爲之者耳非漢世孔壁中之本也且古文尚書實有今文所無而不可缺者若孝經則與今文本無甚異惟多閨門一章二十四字不過顧說事親孝一

章意而味已短淺句更枯促徒爲叠牀架屋而已況
上章旣結以名立於後世下章緊接以安親揚名則
此章明係後人插入矣其餘異同之字原無關係而
增一字頓覺其支離減一字卽成爲澀縮多添子曰
字反至筋斷脈絶孰若今文之明白條暢與大學如
出一手者爲無可疑乎是古文之不足信求之本文
而自辨并不待證之許氏說文所引桓譚新論所言
而後決其僞也善乎朱文憲之言曰諸儒於經之大
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
末矣此眞通儒之論然亦不可不析此疑端以歸於
壹一也

孝經孔子自作

漢儒相傳孔子自著孝經據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
語則以爲孔子自著者近是蓋孝經稱經取孝爲天
地之經意二字不可泥用經者常也與中庸庸字同
後人見經字義精因於凡聖人之典皆目之以經則
孝經非他人之所能名又豈他人之所能作哉或謂
孔子口授之曾子筆記之但有經孔子之筆削者夫
旣經筆削便是孔子自著之矣史記云孔子以曾子
通孝道與之共著孝經旣是共著則弟敍於師亦不
可不謂是孔子所著也況終篇但有曾子一二問語
而可反歸之曾子乎哉孔子述而不作詩書禮樂不
過删定春秋亦據舊史而修之不必字字手造也惟
十翼與大學孝經爲孔子特作然繫傳文言有何謂
也子曰之云歐陽修尚疑其非孔子筆大學有此謂
所謂之云朱子截去首章末二句而分經傳今此書
有仲尼居子曰之云而疑爲曾子所記或以曾子稱

子幷疑爲曾子門人所記然則孔子生平竟不許其
有一書自作者與蓋子者男子通稱因孔子稱子曰
後人乃以爲先生之稱而不可爽用如王仲淹之稱
子曰則僭矣夫子自稱則何嫌周人因太王立皐門
應門文王有靈臺辟廱遂定爲天子之制而諸侯不
得名豈反不容太王文王之自名之乎則正不必援
論語子曰爲弟子所稱而疑之矣且卽以爲弟子之
稱亦如周子通書每章加以周子曰三字豈可據此
而謂通書非周子之作哉昔韓子以七篇中有記叙

語而謂孟子之書非某自作乃其徒相與集其所言朱子不以爲然也謂決是孟子自作不是孟子如何寫得如此透徹如此貫串可謂卓識矣愚今正欲以此例之孝經以爲不是夫子如何寫得如此其近如地其遠如天故斷然謂孔子自著而不必云曾子及曾子門人所記也

五孝分節

孝經本是一篇文字章句之分乃經師教授之所爲然古者離經辨志原有其例但未嘗橫加標目則雖

離析未嘗後人按文尋繹亦易於改正也惟皇侃加以開宗明義等目既庸陋無稽又公然大書於前遂若孔子作經先已有此者千餘年學者俱爲所囿而不覺雖本一脈所貫者竟判若異體而不相關易曰艮其限列其夤此之謂歟朱子削而去之合首六章爲一章直與孔子溝道南之葬而合諸墓者同功矣然疑雜引詩書之間隔多子曰字爲衍文而并欲刊除則未免削趾適屨何如量體製衣之自然也蓋五孝節之所以錯分緣天子章子曰字俗師不知是引詩而加贅之詞誤認爲章之起首以致強劃大雅云十一字歸上文而下文四引書詩不得不屬之章末於是庶人章遂有缺文矣今案上文既已分論孝之始孝之終又總束之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則其義已足其文更無可加何用綴以大雅之詩且詩語亦與始終意無涉也惟以引起下文則愛親敬親既與念祖合而德教之加正從修德來然後束以天子之孝也豈不呼應有情而意理俱適乎夫如是則下四節恰好一例相準諸侯之富貴不離其身

一人之慶耳社稷保而民人和則賴及兆民矣大夫之法服法言德行皆戰兢之所在也而連下三不敢字豈非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神乎士之忠順不失能夙夜匪懈也以事其上卽以事一人之謂爾庶人用天分地可不夙興夜寐歟謹身節用以爲養自然無忝所生矣由是觀之五孝首之五引詩書與乃義理精切意味深長也至庶人節之子曰字則顏本原無者爾或謂一人有慶不當屬之諸侯夫惟余一人三字爲天子之稱耳止曰一人原可活用士孝節以

事一人亦但指君言之則天子諸侯俱可通矣不必謂指王朝卿大夫之事天子也小旻詩則本是大夫之作服言行三者已盡守身之法何時可不戰兢臨履哉故曾子終身誦之而啓手足時猶以之教小子也若贅諸侯則非曾子所當常誦矣况小子乎庶人節末句之易蓋爲此亦是行文隨手之變恰合第五節結語耳或者謂蓋字是約畧之詞四者之孝甚博故以蓋字約畧之尚恐未盡故又引詩足之庶人之孝則惟有此耳故以此字直收之而不必引詩恐未

免隨文生解而已

孝經引詩及稱名法

古人引詩大都斷章爲多而引法亦不拘一格有引以發端而後申說已意者有先自發揮而後引以足之者有引在中間而以一二語唱歎之者或者因孝經後半篇引詩多在節末而謂首章引詩不宜在節首豈非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故五孝節之引詩書所謂引以發端而後申說已意者也後半篇五引詩所謂先自發揮而後引以足之者也教孝章之引愷悌君子詩加以非至德孰能順民如此其大乎所謂引在中間而以一二語唱歎之者也則是經引詩書者共十一而其法已畢備矣至篇中稱名曰先王明王及聖人君子孝子其義一也然亦各隨其事類所切非漫然者首章二章之稱先王是述古開端以詔後世也三章之稱明王則以推愛敬之施具先覺之德於明字義爲切也十一章天明地察神明彰鬼神著則其德之通明已極故亦稱明王四章郊祀宗祀配帝配天乃制禮作樂之任也故特稱聖人於聖人中

獨稱周公者以周禮在魯夫子志在春秋也周公成文武之德一部周禮全是一片孝思結成孔子作春秋所以維王迹而存周禮也故曰周公其達孝矣乎吾其爲東周乎下二節但稱君子則可知制禮作樂非凡君子皆然惟周公爲聖人則其人也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朱子今將之疑吾知免夫此後之稱君子大概指在上之人事親孝及事上二章則指在下之君子事親喪親二章又特稱孝子則以按照本事自宜標出孝字爲切也三章以事其先

王則明王之先王也又可知故稱明王若預以相避然其稱名乃雜而不越也聖人之政與非聖人者之聖人同益立法布政非聖人不能

孝經爲言性與天道之書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易傳而外莫詳於孝經之篇曰天地之性天性也毀不滅性三性字一也而亦不同前二性義理之性也後一性氣質之性也又別之天地之性者太極之本體也天性也者人心之太極也滅性之性太極之麗於陰陽者也天地之性人爲貴

從天說到人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從人說到天也毀不滅性則專指其在人者言然天人一也滅人性卽是滅天性耳是故天地之性超然於形氣之表父子之性藹然於倫紀之中形色之性雜然於物感之際然而形性一本形所以毀卽性所以滅故居喪之禮毀瘠不形正以篤父子而全天性也釋氏虧形宜乎二本而蔑倫也哉是故天地之性萬物一源之性也而人爲貴父子之性五倫同貫之性也而孝爲先形色之性眞精妙合之性也而形爲著惟聖人爲能踐形聖人者人倫之至故繼天而立極也萬世之言性者有能出此三者哉至於言天道則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此以天地之用言周而能徧者也曰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此以天地之心言順而有常者也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此以天地之情言顯而可象者也至歸源於天地之性則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不可以用求不可以心測不可以情窺而實情之所以能顯心之所以能順用之所以能周者也一言而性與天道合矣故人爲三才之貴而功德至於配帝配天天

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而實則天卽帝也地亦天也故事父孝而事天明事母孝而事地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也天地明察而神明彰宗廟致敬而鬼神著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也此非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而能通神明之德與鬼神合其吉凶如此乎然則以孝經爲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書誰曰不然

精義解經不同

精義中解經有與別本不同孝無終始句一說卽作

反結謂天子以下五孝俱是孝有終始者故能免患若無終始則事親立身俱無成就豈有禍患不及之理益與大學首章反結同然大學自天子節先正說修身爲本下乃反結之則意更醒豁此故自天子句緊承五孝一直正說尚是不了語遽以孝無終始句反接却於文勢欠順不如舊說之穩當也明王孝治章因下單結明王孝治天下或謂治國治家二段俱是明王教之使然也然聖人之言人人可行豈專爲治天下者設哉有明王在上治國治家者自遵其教

而成治即無明王亦可各以孝自治其家與國耳必專主明王則拘而小矣以順則逆句或謂於順之道爲逆語甚敏然於以字則字語氣未醒一說教民者將以順示則而先自則于逆民又何所則乎兩則字俱作實字然悖即逆逆即無則矣而曰自則于逆終欠自然雖得之句或謂雖得志爲人上君子弗貴也然以爲人上爲得志則太膚淺一說雖處無道成霸圖克遂豈君子所貴乎恰與上節不肅之教不嚴之政反對看出則甚善矣但不貴貴字須從天地之性

人爲貴尋根夫教之不肅而成者本立道生者也政之不嚴而治者本身徵民者也故克全其天地之貴而可貴若薄於其親而徒愛敬他人則是異端之教教之二本者也雜霸之政政之無本者也雖勉强得之亦成且治而天地之貴不存焉君子不以是爲貴也則理脉更爲融貫故此二句左氏獨不能抄去可以釋朱子此經襲彼之疑矣敬其父兄君三其字或指自已說亦甚精但此章先申要道下章乃申至德則且寬說敬人之父兄君而子弟臣無不悅益父兄

君是達道而敬則道之要者也下乃收轉教之者惟以其躬行心得之孝悌臣則不待家至戶到以爲敬即是所以敬人之父兄君矣此所以爲至德也似呼應有情界劃淸楚故仍從舊說修身愼行恐辱先也向俱作辱祖先解但上文必有先也既指兄弟說則此處不忘親承必有尊句而恐辱先即承必有先句似爲一線穿下脉無旁雜耳此三節本相對說上節從天地說到長幼仍逆收轉天地明察而神明彰此節從祖宗說到兄弟仍逆收轉宗廟致敬而鬼神著

下文恰好順接通神明乃及光四海也與草廬惟不知此反疑二節末句之參差而欲移天地明察二句於鬼神著矣之下不亦褻乎君子之事上也節申明爭子章意向來事上只作事君解則須補出事親意實則上字君父原可通稱則子臣一體忠孝一心何如即兼包君親在內爲更渾全也哉

稱義分支

此經舊十八章今依朱子首章合六爲一而定爲十三章當矣又分爲四支者如人之一體可分爲四肢

而四肢合成爲一體耳蓋首章特呼曾子而語以孝道之全則一經之大體已舉矣故爲第一支已下又三番問答問答後各章又以子曰領起而總不出各支首章之意故又分爲三支而與首一支合而爲四蓋十三章分統於四支而下三支又統於首一支也大抵通篇以立身爲之根愛敬爲之骨而尤以天地立其極所以盡仁孝合一之蘊而已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天地也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也如事親故不能爲父母之孝子豈能爲天地之孝子不能爲天地之孝子又豈可爲父母之孝子通體只此二義循環無窮了此則知切事親說者爲父母之孝子也不切事親說者爲天地之孝子也而此經之旨豈不昭晰而無疑哉故首支之不敢毀傷者爲父母之孝子也行道揚名卽是爲天地之孝子也而更揭其端於庶人之用天分地則庶人以上可知矣故二支承之以則天因地蓋孝本天之經地之義故必則天之明命以正經因地之利義以和義是爲尊天親地之孝子乃爲因心錫類之孝子也三

支更推原於天地之性歸本於天性之親而貫以達孝之周公制爲配天配帝之禮則爲繼志述事之孝子乃爲經天緯地之孝子也而天地之性何不盡哉四支遂結之以事父之孝盡天之性而天之經無不明以事母之孝盡地之性而地之義無不察則爲父天母地之孝子無非窮神知化之孝子也此其所以能繼志述事以成德而因心錫類以孝治者乎是則太極立天地之性所以探孝之大原西銘通神明之德所以推孝之極致而孝經一書已包之而無餘矣

此仁孝合一之蘊乃四支中一意相承之血脉也然則强分經傳似未允協惟支則分之愈明乃合之而愈密故竊取朱子中庸分支之義以讀孝經云爾

後錄止於八章

孝經後錄八章葢皆曾子既受孝經而錯綜融貫以發之者朱子嘗錄於小學書及儀禮經傳通解中夫孝經十三章總不出立身以盡愛敬之性而又探其源推其極於天地耳今此八章發揮推闡已極詳明而精至事親諭親更與夫子互相補備焉乃知孔曾

授受眞是心心相續脗合無間者朱子於孝經本文欲分經傳似未允於人心何如采此以爲孝經之傳也或謂反覆玩味比孝經之言更爲精切故朱子反致疑於孝經乎然惟語語精切此所以終在孝經函葢之內爾葢孝經如太和元氣之運於兩間此則日月星辰萬象炳矣前六章亦載於禮記之篇後二章則節錄大戴禮文不敢正之曰傳故用朱子通書後錄之例云夫所錄止此且俱經朱子之采擬者故信而可徵若如別本濫及子書雜說則恐精粗莫辨反致亂眞矣

或問證合學庸

或問中證合大學中庸處頗用安溪李文貞公說與朱子稍異非敢異朱子也朱子得大學之傳躋中庸之庭實與孔曾無間而文義瑣事不無小出入要於朱子大體無礙後人不妨各就所見以發明之乃爲善學朱子者爾況所說之理原皆程朱平日所精講而熟述之者但解經時偶未及此愚故爲之渾括而歸諸此也夫聖人之文雖無不整齊然如化工之肖

物有不可執一求者朱子於大學概以定法繩之反致痕鏬百出今照舊本隨其變化而疏通之義理既甚詳明文句又無餘欠則何必强古人以就我之幅尺哉且夫文獻無徵則虛理難信若孝經大學之不當分經傳只就本文考之便有天然確證非吾之私見也孝經如前言之已可明矣大學亦一篇文字惟十目所視以下舊本共十六節皆曾子之言可以稱傳故特加曾子曰三字以著之而下文述夫子平日之贊繇蠻論聽訟者反不得不標之以子曰也此如

儀禮十七篇皆經獨喪服有子夏之傳耳若首章爲經而餘爲傳則既皆曾子之言矣何又復出此三字也此謂所謂之云乃夫子自論而自申之今人作文亦多此體又何足致疑於其間哉夫古書流傳不無缺誤求之本文而必不可通則增損更移先儒說經原有不得已之變例今既無不可通矣而必舍却當前可據之本文以徇先儒一時偶執之成見亦豈朱子之所許者乎若中庸則本無大異但章段連截處微有不同要亦考之本文而自見者致曲章至誠無

息章之以其文字故字爲起首恐未有此等文法也孔子之釋元亨利貞也既析爲四德矣而朱子本義則合之爲兩層益於理可通不妨各成其是也然則李說固可與朱子並存者矣

附孝經刊誤辨

讀朱子孝經刊誤有六疑而實有三快削去開宗明義等標目之陋一快也合并起首六章爲一章二快也兼載古文今文使人因古文之支離愈信今文之確當三快也而其所疑之不一而足者殆生平著述無虛日故第具槩而未遑訂定者乎請得條其所疑者而析之如雜引詩書之間隔經文古文之多閨門章與三子曰字父子之道天性下之有缺文一疑也天經也義數句以順則逆一段及事上章之與左氏同二疑也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文既有戾而於理尤悖三疑也嚴父配天之說嫌於啓人子今將之心四疑也孝治天下與要道至德三章非經文本意而語意皆疎五疑也大要則通篇論孝泛指德教而不甚切定事親六疑也按第一疑者乃漢儒分章之錯

皇侃標目之非劉炫古文之僞耳既削去標目但將分節處另劃起止則五引詩書恰好呼起五孝四蓋字一此字恰好收應上文子曰字恰好別大雅文而不爲衍矣民具爾瞻正以責成教民者之身見當自盡其孝則亦甚警切爾閨門章當以上下二章起結語相參校自知此章之無可位置明係自外攙入庶人節及第四章多三子曰而文勢不續天性下君臣之義下少二也字而意更難明只將石臺本比之則古文之僞不辨自明第二疑者是左氏襲取孝經非

孝經之襲取左氏吾前言之亦已詳矣況孝經四支首支之用天分地二支之則天因地三支之配天配帝四支之明天察地一脉貫注中尤以天地之性與天地之經爲之根則天經地義數句惟在此書爲更精耳凶德下有雖得之君子不貴句正與天地之性人爲貴相應又豈左氏之所有乎至言思可道數句則終於立身之常法盡矣進思盡忠一節則中於事君之忠欸周矣亦非勦拾所能者也第三疑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句緊承上文不肅不嚴二句來既統

政於教卽以教根孝也溫公改教爲孝無乃徒勞乎且天下之理有體則有用有功則有效先王焒以如神之智自然合下便洞見到底豈有身任風教之責乃於化民成俗之務全無所見只一味懵懂者乎故謂身先蓋孝非有意以之化民則可謂身先盡孝絕不知可以化民則不可然則見字亦有何害蓋下面皆孔子敷陳原非在先王意中說也博愛二字亦無可議聖人論仁俱離不得愛字如子貢欲以博施濟衆求仁則不可韓子原道以博愛名仁則何不可此處先之以博愛又不同葢正是立愛自親始也下緊接莫遺其親句可知不是泛愛天下之人又陳之以德義德連義說則有厚薄輕重之宜而博愛自有等矣於理更何悖哉第四疑嚴父配天一章先拔根天地之性復歸本天性之親中間細剖愛敬之良四節一貫氣脉精微乃孝經之心髓也而因配天配帝反有今將之疑然則中庸論孝極於大德受命郊社禘嘗亦不可爲訓也哉且此章上二節稱聖人下二節第稱君子稱聖人故實之以周公又先呼一句曰則

周公其人也是明以配天配帝屬之以公當制作之權則其人耳爲君子者但盡其愛敬之性順其愛敬之能以之成德教而行政令足矣配天配帝非其人也今將之憂殊可不必第五疑則大概拘定經傳之分夫孝經四支十三章一脉貫注本一人之筆耳可以半爲經而半爲傳耶昔者明王孝治章於治天下之上有以孝二字則必先盡其愛親敬親之孝然後以之治天下耳是孝已在其前至於得懽心以事其親則又轉以大其孝蓋愛敬之孝原循環無端朱子

乃謂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即如其言彌見古人文章之妙詞不復出而理可相足也況孝而和者何嘗不亦以和而孝和而孝者何嘗不先以孝而和哉而治國治家者亦是以孝而治其國以孝而治其家爾因蒙首句來故省文也所論要道又謂之疎然禮樂之用其要則在愛敬愛敬正是孝之骨也且曰敬其父及君即是自已推之矣豈得爲疎君子之敎以孝則至德意已藏在以孝內蓋敎以孝者敎之以其躬行心得之孝也又反醒一筆曰非家至而日見之

下又引愷悌君子之詩明以愷悌二字補實至德尚可謂之疎與然則即分經傳此三章亦甚精密況實無經傳之分而又何必裂爲二體而多致其疑端也至於第六疑則朱子之意總以孝經之不甚切定事親說夫誠如朱子之意而作孝經則是一身一節之事聖人之所以無過者而已矣孔子何必特作一書且以授之及門中最稱篤孝者與之乎抑以實未能孝而誨之乎不知孝經所言大抵皆仁孝合一之事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如事天者父母之孝子也事

天也如事親如事親者天地之孝子也篇中只此二意切定事親說者欲其爲父母之孝子也不切定事親說者欲其爲天地之孝子也此孝之一德所以能包百行孝經一書所以能總六經者爾尚何窒礙之未化而羣疑之不亡也耶雖然刊誤原本具有所疑不過以注於下而於經文仍未嘗削去一字章次亦未嘗稍易一簡此又可見其尊經崇古之盛心原合天下萬世以爲公而豈肯執一人之見者哉遍而行之則殆有甚焉而非朱子屬藁未定存信闕疑之初

意矣

孝經義疏補

道光九年春喜齋栞

孝經義疏補序

孝經者孔子敘五等之孝維持家國天下者也家大人言孔子作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於已事之後孔子傳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於未事之前此卽發明孔子所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微言大義也福早受庭訓讀家大人所著曾子十篇注釋與孝經相爲表裏家大人敎福曰汝試撰孝經義疏補一書福謹以曾子十篇中凡可以發明孝經可以見孔曾授

受大義者悉分補於各章各句之下今孝經注爲唐明皇所刪之鄭注而鄭注半存其中爰定鄭注爲鄭小同唐以前書凡可見鄭氏舊注者今皆補之陸氏音義尚可見鄭注舊字舊義但又多爲唐疏宋校時所刪今全據經典釋文孝經音義載入以存鄭氏舊觀且疏證之古籍可發明孝經者自魏文侯孝經傳以下多引證之偶下己意不敢自是皆就訓於家大人而後著之家大人謂孝經之郊祀卽召誥之用牲

於郊孝經之宗祀卽洛誥之宗禮功宗福又備引各經推明此義謂洛誥之文祖卽孝經之明堂以著之此本以正德板本爲主所有脫誤之字據孝經注疏挍勘記於注疏音義各章句下補之滇池節院園居多暇道光九年撰集旣成遂寫定爲九卷又卷首序目一卷共十卷揚州阮福謹序

孝經義疏補

孝經注疏

目錄

卷首

孝經注解傳述人

孝經注疏序

孝經序

卷一

開宗明義章

天子章

卷二

諸侯章

卿大夫章

士章

卷三

庶人章

三才章
卷四
孝治章
卷五
聖治章
卷六
紀孝行章
五刑章

廣要道章
卷七
廣至德章
廣揚名章
諫諍章
卷八
感應章
事君章

卷九
喪親章

孝經注疏目錄

孝經義疏補卷首

揚州阮福

孝經注解傳述人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錄

孝經者孔子爲弟子曾參說孝道因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事親之法亦遭焚燼河閒人顏芝爲秦禁藏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爲今文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凡十八章又有古文出於孔氏壁中（補）陸氏所謂古文出於孔氏壁中者本於漢書藝文志藝文志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孔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尚書獻之福案安國未獻孝經至孝昭帝時始爲魯國三老所獻何以明之漢許沖爲其父愼上說文表云愼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幷上等語據此是漢許沖受之於其父愼愼又傳之自衛宏此是最眞之古文孝經非劉知幾所主之古文孔傳惜今失其傳矣別有閨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總爲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書定爲十八後漢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補）四庫書目提要孝經類云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

今文稱鄭元注其說傳自荀昶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注其書出自劉炫而隋書已言其僞至唐開元七年三月詔令羣儒質定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摘閨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駁孔其文具載唐會要中厥後今文行而古文廢元熊禾作董鼎孝經大義序遂謂貞去閨門一章卒啓元宗無禮無度之禍明孫本作孝經辨疑併謂貞削閨門一章乃爲國諱夫削閨門一章遂啓幸蜀之釁使當時行用古文果無天寶之亂乎閨門章二十四字絕史武韋不相涉指爲避諱不知所避何諱也況知幾與貞兩議並上會要載當時之詔乃鄭依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稀亦存纔絕之典是未因知幾而廢鄭亦未因貞而廢孔迨時閱三年乃有御注太學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貞不預列御注既行孔鄭兩家遂併廢亦未聞貞更建議廢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誤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爲大罪又不能知唐時典故徒聞中興書目有議者排毀古文遂廢之語遂沿其誤說憤憤然歸罪於貞不知以注而論則孔佚鄭亦佚孔佚罪貞鄭佚又罪誰乎以經而論則鄭存孔亦存古文並未因貞一議而亡也貞又何罪焉今詳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元宗此注始元宗此注之立自宋詔邢昺等修此疏始求說當數皆擯序影響之說置之不論不議可矣福案唐會典令並行孔鄭詔曰朕以全經道喪大義久乖清國之性浸微流通之源未息是用旁求廢簡遠及闕文欲使發揮異說同歸善道丕惟一致之用以開百行之端開者諸儒所傳頗乖通義敦孔學者眞鄭門之息滅尙今文者指古傳爲誣僞豈朝廷並列詩府以廣儒術之心乎況孔鄭大宗固多殊趣諸生會議會無所申而推求小疵其細已甚聚訟之說人無則焉其何鄭二家可令仍舊行用王孔所注傳習者

稀宜存繼絕之典頗加獎飾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爲鄭元案鄭志及中經簿無注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爲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江左中興孝經論語共立鄭氏博士一人古文孝經世既不行今隨俗用鄭注十八章本孔安國馬融鄭衆鄭元王肅蘇林字孝友陳留人魏散騎常侍何宴字平叔南陽人魏吏部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劉邵字孔才廣平人魏光祿勳一云劉熙韋昭字宏嗣吳郡人吳侍中領左國史高陵亭侯爲晉諱改爲曜徐整謝萬孫氏不詳何人楊泓天水人東晉給事中袁宏字彥伯陳郡人東晉東陽太守虞槃佑字宏猷高平人東晉處士庾氏不詳何人殷仲文陳郡人東晉東陽太守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東晉丹陽尹荀昶字茂祖潁川人宋中書郎孔光字文泰東莞人何承天東海人宋廷尉卿釋慧琳秦郡人宋沙門王元載字彥運下邳人齊光祿大夫明僧紹右並注孝經皇侃撰義疏先儒無爲音者

補此是陸德明經典釋文卷首敘錄注解傳述人傳孝經之學孝經之有音義者自唐陸德明始福案聖人以孝名經以經傳孝者何也說文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爾雅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又釋名引孝經說曰孝畜也畜養也此漢人所見孝經古說也孝字首見於諸經者莫古於虞書克諧以孝此字造於黃帝時而堯舜更重之堯之傳舜首以孝重此眞堯舜相傳之道實有憑據非空言傳道也又案經字說文云經織從絲也漢書五行志及司馬遷傳注皆云經常法也大戴禮曰南北曰經是聖人以孝固如織之有從絲曰經亦謂天下古今當奉之爲常法循之爲大道故曰經至於以經爲書之名目實自孝經始此名目又自本經三才章夫孝天之經也之經字出矣古書易書詩禮春秋當孔子時竝無五經之名惟此書言孝道則肇名曰經是孔子自名之也然則後世各書名經者皆以此爲始道釋二氏之名經皆襲自儒經也史記老子傳但云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義意五千餘言亦未名經然經亦可稱傳古人引書一切皆可稱曰傳如孟子梁惠王兩見於傳有之是以漢書翟方進傳成帝冊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據此是稱孝經爲傳又云方進上疏乞骸骨上報曰傳不云乎朝過夕改是又稱論語爲傳矣以此可證經亦稱傳之義也非孝經古不稱經也孝經早行於周秦之間故蔡邕明堂

月令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幷引孝經經文孝悌之至三十字續漢書祭祀志注亦引魏文侯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又呂氏春秋先識覽引諸侯章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三十八字不但此也禮記經解即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八字是孝經文也迨秦火後復出於顏芝之子顏貞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諸儒遞傳鑿然可據且史記魏文侯受子夏經義文侯爲孝經傳此乃孝經百家傳注義疏之祖陸德明歷陳兩漢傳述之人而未及子夏魏文侯是爲遺漏宋時汪應辰胡宏竝呂覽明堂論亦未寓目而疑孝經有僞何其妄也陸氏釋文所釋者乃鄭注今文故首出鄭氏二大字注云相承解爲鄭元福案孝經相傳爲鄭元注陸澄辨以爲非有十二驗言之甚詳其非康成所注無疑然既曰鄭氏則必有其人決非空署姓氏今考宋王應麟困學紀聞玉海始引國史志謂注孝經之鄭氏爲鄭小同唐劉肅大

唐新語始謂序鄭注者爲康成裔孫此三書確有可
據福案後漢書鄭元傳云會黃巾寇奇部乃避地徐
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元後嘗疾篤自慮以書
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去厮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
往來幽并燕豫之域遂博稽六藝麤覽傳記時覩祕
書緯說之奧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案之禮典合便傳
家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所好羣書悉皆腐敗不得於
禮堂寫定傳與其人傳又云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
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其年六月卒年七十
四據此原成家舊貧而幼去厮役之吏自遊學始爲
通儒其先世固無讀學者卽子益恩亦但傳以家事
不聞傳學且羣書不得寫定傳與其人其人是指他
人更非益恩可知傳又云孔融在北海爲黃巾所圍
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
小同據此康成戒益恩書在七十歲時康成卒年七
十四爲建安五年庚辰小同爲遺腹子名爲康成所

命是益恩卒在康成之前其未傳學更顯矣范書傳
雖云凡元所注內有孝經然謝承書載元所注不言
孝經也三國魏志高貴鄉公傳稱關內侯鄭小同溫
恭孝友帥禮不忒以爲五更又魏名臣奏載太尉華
歆表曰文皇帝旌錄先賢拜元適孫小同以爲郎中
小同年逾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色養
其親據此是小同非但通經且以孝聞以此諸證推
之注孝經之鄭氏當是小同無疑小同注今沒入唐
注中但其序文尚有廿八字見唐劉肅大唐新語內
曰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
述夫子之志而著孝經劉肅斷之曰蓋康成裔孫所
作也福審此裔孫之言實爲可據然所謂僕者自謂
也先人者指小同也若以爲指康成則陸澄十二驗
已明非康成若云益恩則益恩無經術然則非小同
而誰所謂避難者當是小同之子孫避難在魏晉之
閒劉肅惑於十道志以此序避難南城山卽康成避

難徐州時猶以注孝經者爲康成矣三國志高貴鄉
公傳正元二年小同爲侍中計爲侍中時年已五十
餘其年逾三十學綜六經則注孝經當在三十前後
也又玉海引鄭氏孝經序二十五字曰孝經者三才
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者至易之稱
計陸氏音義皆是鄭注音義內所出鄭氏注文五百
八十六字見於今唐明皇注內爲元行沖邢昺所留
者六十三字不見於今唐注內者五百二十一字可
見唐注刪鄭注者甚多今鄭注被刪者不可見而倘
有五百二十一字見於陸氏音義之中片言隻字皆
是漢人所遺亟可實貫福今全依經典釋文本補錄
於音義之中以見尚有典型惟陸氏出字大半皆是
竊截而出閉有成句可見義理者如三才章先之以
敬讓而民不爭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田則
下效之師尹若家宰之屬也倘可窺見一斑其餘未
敢棄綴衍助以成文理學者惟當就其可推測者推

測之則猶得見鄭氏之古義至於鄭注之見引於各
經正義及太平御覽文選注等書內而非明皇之注
曾經臧氏鄭注輯解所錄今亦備加采引附於各章
各句之下以存鄭氏注之遺至於唐注中除釋文因
鄭注已出之字之外無多應出應加音義之字下見
唐注務翦舊注之桼在唐亦無多新義也又孫氏志
祖云歸安丁氏杰嘗語予以孝經鄭注據公羊昭十
五年疏當是鄭偁非康成幷非小同志祖案孝經注
果屬鄭偁不應劉知幾司馬貞輩皆憒然不辨蓋自
有鄭偁注孝經觀徐彥疏云與鄭偁同與康成異則
傳與康成爲二家明矣惜隋書經籍志陸德明釋文
俱不載偁名氏梁氏玉繩云鄭偁爲魏侍中有苔魏
武帝金輅之問見續後漢書輿服志注又魏志延康
元年注引魏畧言偁篤學大儒爲武德侯敘傅敘郎
魏明帝也則偁是魏人福案此又一鄭
注至於丁氏謂非小同則未深考也

孝經注疏序

成都府學主鄉貢傅注奉右撰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頹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

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相爲表裏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荅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於世自西漢及魏歷晉

宋齊梁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幷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元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元辨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

御札勒於石碑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補　秀水朱氏彝尊經義考云按孫奭序或作成都府學主鄉貢傅注奉右撰福案孫奭與邢昺同時並同校孝經見邢昺本傳唐會要載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詔云化人成俗率緣於德本移忠教敬實在於孝經朕思暢微言以理天下先爲注釋尋亦頒行猶恐至賾難明羣疑未盡近更探討因而筆削兼爲敘述以究源流將發明於大順庶開悟於來學宜付所司頒行中外又云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麤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據此是孝經注與疏皆經再修注在天寶二年重修疏在五載重修也元宗本紀天寶三載十月詔天下家藏孝經是在重注之後一年重疏之前二年至於石臺孝經碑李齊古表題天寶四載九月是在重疏寫頒之前一年也

今碑在西安府學學洞內石高九尺連蓋連臺共高一丈五尺四面面廣五尺前三面十八行行五十五字末一面前七行與上同隸書後半分上下二截上截是李齊古六文小字九行正書批荅三行大字行書下截題名四列額題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十六字爲太子亨篆書舊唐書經籍志孝經一卷元宗注而趙明誠金石錄載明皇注孝經四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亦稱家有此刻爲四大軸王氏昶金石萃編石臺孝經案云此碑爲四面環刻裱本每面爲一卷也至於所稱制旨及本經庶人聖治兩章疏引制旨曰云云王氏案云書錄解題明皇孝經注唐志作孝經制旨考新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注元宗二字下又載元行沖御注孝經疏二卷然則注與制旨各自爲書猶隋書經籍志既有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又有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也邢昺疏於庶人章引制旨曰嗟乎孝之爲大若天之不可逃也云云聖治章引制旨曰夫人倫正性在蒙幼之中云云其語甚詳陳直齋未見制旨則宋時其書已佚然邢氏之疏大半藍本元疏此二條必因行沖之舊行沖撰疏時旁引制旨以申御注亦非一書之證經義考及關中金石記竝沿直齋之誤

孝經注疏序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

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勑校定注疏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論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爲講義也

補　邢昺署銜下言奉勑校定注疏未直言邢昺疏且序言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又云今特翦截元疏是邢昺但校定翦截元行沖疏而雜以己意名爲講義並非擬元疏爲己疏惟元之本疏及邢所校定者今無區別是以後人但曰邢疏而罕言元疏也又案唐書元行沖傳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宋史邢昺傳咸平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成並加階勳又云昺在東宮及內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敷引之外多引時事爲喻深被寵獎元行沖傳是明言奉詔爲疏邢昺傳是明言奉詔校定又言據傳疏敷引據此更可見邢實爲校定并未爲疏今本元疏邢校合而爲一原難分剖但御製序前列唐明皇撰宋邢昺校卷一至卷九經文前列唐明皇御注陸德明音義宋邢昺校是經內陰文注字是屬明皇陰文音義二字是屬陸德明陰文疏字自是屬元行沖而行沖未列名若屬邢昺則列名又是校字非疏字檢論語爾雅每卷前邢昺列名

皆直寫疏字此獨言校者更可見矣然此疏字究無著處福今擅將陸德明音義下宋邢昺校上補增元行沖疏四字以正唐儒之名德明爲隋末唐初人是音義在明皇以前行沖爲明皇時人故補列名當次於德明之後至於元行沖亦必以皇侃爲本固無從分別且隋書經籍志爲孝經義疏者有梁武帝十八卷簡文帝五卷蕭子顯一卷又趙景韶徐孝克何約之王元規何妥亦皆有義疏今雖皆亡然據此則又可知作義疏者非皇侃一人也唐書陸元朗傳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封吳縣男卒元行沖傳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獻宋史邢昺傳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卒年七十九贈左僕射

孝經義疏補

孝經序

揚州阮福

唐明皇撰　元行沖疏　宋邢昺校

御製序幷注【疏】正義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參陳孝道也漢初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至劉炫遂以古孝經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按漢書藝文志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又按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畜養也釋名云孝好也周書謚法至順曰孝總而言之道常在心盡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怠之義也爾雅曰善父母曰孝皇侃曰經者常也法也此經爲教任重道遠雖復時移代革金石可消而孝爲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爲百代規模人生所資是其法也言孝之爲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經下經老子有道經德經孝爲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經經之創制孔子所撰也前賢以爲曾參雖有至孝之性未達孝德之本偶於閒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答參是以集錄因名爲孝經尋繹再三將未爲得也何者夫子刊輯前史而修春秋猶云筆則筆削則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辭按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則修春秋撰孝經孔子之志行也何爲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他人者乎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士有百行以孝爲本本立而後道行道

行而後業就故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則治世之要孰能外乎徒以教化之道因時立稱經典之目隨事表名至使威儀禮節之餘盛傳當代孝悌德行之本隱而不彰夫子運偶陵遲禮樂崩壞名教將絕特感聖心因弟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義故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乃非曾子實有問也若疑而始問荅以申辭則曾子應每章一問仲尼應每問一荅按經夫子先自言之非參請也諸章以次演之非待問也且辭義血脈文旨連環而開宗題其端緒餘章廣而成之非一問一荅之勢也理有所極方始發問又非請業請荅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則下章云此之謂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皆遜結首章荅曾子也舉此爲例凡有數科必其主爲曾子言首章荅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問更自述而明之且首起曾參侍坐與之言二者是問也一者歎之也蓋

假言乘閒曾子坐也與之論孝開宗明義上陳天子下陳庶人語盡無更端於曾子未有請故假參歎孝之大又說以孝爲理之功說之以終欲言其聖道莫大於孝又假參問乃說聖人之德不加於孝在前論敬順之道未有規諫之事殷勤在悅色不可頓說犯顏故須更借曾子言陳諫爭之義此皆孔子須參問非參須問孔子也莊周之斥鷃笑鵬罔兩問影風原之漁父鼓枻大卜拂龜馬卿之鳥有無是楊雄之翰林子墨客非師祖製作以爲楷模者乎若依鄭注實居講堂則廣延生徒侍坐非一夫子豈凌人侮衆獨於參言邪且云汝知之乎何必直汝曾子而參先避席乎必其徧告諸生又有對者當參不讓儕輩而獨荅乎假使獨與參言言畢參自集錄豈宜稱師字者乎由斯言之經教發抒夫子所撰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謂其爲曾子特說此經然則

聖人之有述作豈爲一人而已斯皆誤本其文致茲乖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惟鄭元之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其官雖則不然其意頗近之矣然入室之徒不一獨有假曾爲言以參偏得孝名也老子曰六親不和有孝慈然則孝慈之名因不和而有若萬行俱備稱爲人聖則凡聖無不孝也而家有三惡舜稱大孝龍逢比干忠名獨彰君不明也孝已伯奇孝名偏著母不慈也曾子性雖至孝蓋有由而發矣蒸蒸不熟而出其妻家法嚴也耘瓜傷苗幾殞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茲固非參性遲樸躬行匹夫之孝也審考經言詳稽炫釋實藏理於古而獨得之於今者與元氏雖同炫說恐未盡善今以藝文志及鄭氏所說爲得其作經年先儒以爲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

四月己丑孔子卒爲證則作在魯哀公十四年後十六年前案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據先後言之明孝經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鉤命決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也○御者案大戴禮盛德篇云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以爲轡司會均仁以爲軜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唯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遠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唯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

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
然則御者治天下之名若柔轡之御剛馬也家語
亦有此文是以秦漢以來以御為至尊之稱又蔡
邕獨斷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
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至於器物製作亦皆以御言
之故此云御也○製者裁翦述作之謂也故左傳
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取此美名故人之文
章述作皆謂之製以此序書元宗所撰故云御製
也元宗唐第六帝也諱隆基睿宗之子以延和元
年即位時年三十三在位四十五年年七十八登
遐諡曰明孝皇帝廟號元宗開元十年製經序并
注○序者按詩頌云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緒也
又釋詁云敘緒也是序與敘音義同郭璞云又為
端緒然則此言序者舉一經之端緒耳○并注者
并兼也注著也解釋經指使義理著明也言非但
製序兼亦作注故云并也案今俗所傳孝經題曰

鄭氏注近古皆謂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晉
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
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
晉末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為非元所注請不藏
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至魏齊則立學
官著在律令蓋由虜俗無識故致斯訛外然則經
非鄭元所注其驗有十二焉據鄭自序云遭黨錮
之事逃難注禮至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
語為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
之文其驗一也鄭元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注述
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
三禮尚書周易都不言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
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書傳七政論
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荅臨碩難禮駁許慎異義
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肓荅甄守然等書寸紙片言
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

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荅編錄
其語謂之鄭記唯載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
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其所注箋
駁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
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
云鄭氏注名元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元二
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注云康成注三禮詩
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於詩緯
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元之傳業弟子
師有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
元之所注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
六藝論敘孝經云元又為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
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予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
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為春秋孝經畧說則
非注之謂所言又為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敘
春秋亦云元又為之注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

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
彪袁山松等其為鄭元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
唯范氏書有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
馬宣王之奏云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為
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鄭其驗十也
王肅注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
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
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論辯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
引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證驗
易為討覈而代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彼謬說競相
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世觀夫言語鄙
陋義理乖疎固不可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文
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確而
曠代亡逸不復流行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士王
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劭
以示河間劉炫乃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

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故開元七年勅議之際劉子元等議以爲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旨煥發挍其短長必謂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閒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參挍古文本省除繁惑定此爲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元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唯荀昶范蔚宗以爲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序云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鄭元而義旨敷暢將爲得所雖數處小有非穩實亦未爽經旨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時有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妻由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何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文既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眞抑亦傳文淺僞又注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其略曰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跣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而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亦未可望請准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詔鄭注仍舊行用孔傳亦存是時蘇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古義奏議排子元令諸儒對定司馬貞與學生郯常等十人盡非子元卒從諸儒之說至十年上自注孝經頒於天下卒以十八章爲定

【補】福案家大人十

三經注疏挍勘記孝經以正德板本爲主今悉引記文挍諸本以歸於一是亦邢氏挍元氏之意且恐不察者習見彼本反以此本不誤者爲誤也博士江翁博作傅今據毛本攺少府后蒼蒼誤倉今據毛本及漢書儒林傳攺唯孔氏壁中壁誤璧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攺桓譚新論桓誤相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攺校勘記案作相避宋欽宗諱此翻宋十行之證譚當作譚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挍勘記案宋本古文孝經後記數云經凡一千八百一十言日本信陽太宰純所挍僞古文孝經孔傳後記數云通計紀一千八百六十一字周書謚法謚毛本作謚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今本說文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徐鍇曰兮聲也謚笑皃从言益聲玉篇於謚下增一謚字云同上餘竝同今說文余向以累行之字皆从兮从皿又證以玉篇以爲眞說文之舊矣段氏玉裁云五經文字謚謚二字音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謚爲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據此說文作謚竝不从兮从皿卽字林以謚代謚亦未嘗增一从兮从皿之字此出近世所攺从兮从皿實無義挍勘記云今以其言爲然從之案毛本作謚法幷也下仿此乎順曰孝浦氏鏜云謚法解無此文總而言之轉作愆閩本作愆監本毛本作總挍勘記案作總轉寫之異當作總顧野王玉篇張參五經文字皆作總唐元度九經字樣愆字下云說文作總經典相承通用李文仲字鑑云俗作總愆非是而孝爲事親常行孝爲二字倒置今據正誤攺存世不滅滅誤減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攺大子隨而荅參隨誤隨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攺荅誤荅閩本監本作答挍勘記案作答非也五經文字荅荅字下云上說文下石經此荅本小豆之一名對荅之荅本作畣經典及人閒行此荅已久故不可攺變下仿此夫子刊

輯前史輯誤緝今據毛本改而脩春秋脩作修監本作脩挍勘記案經典多作脩下仿此按鈎命決云決誤決挍勘記案玉篇云決俗決字張參亦云作决訛下仿此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本誤本今據毛本改下仿此名教將絕絕誤絕今據毛本改下仿此以為對揚之體體誤躰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案玉篇云躰俗體字非待問也問字脫今據正誤增皆進結首章荅曾子也首章誤道本今據正誤改必其主為曾子言主誤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首章荅曾子已了了誤子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何由不待曾子問由作由案避明熹宗諱今改正下仿此更自述而明之明誤修今據正誤改且首起曾參侍坐與之言首誤三言誤別今據正誤改蓋假言乘閒曾子坐也蓋誤故今據正誤改說之以終正誤以作已案已以古多通用故須更借曾子言更誤與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楊雄之翰林子墨挍勘記云案廣韻揚字注不言姓楊字注云姓出宏農天水二望本自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為氏後漢書楊雄本傳云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又云楊在河汾之閒應劭曰左傳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楊今河東楊縣卽楊侯國監本毛本作揚皆非也經教發抒抒誤極今據正誤改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目誤日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然入室之徒不一一字脫今據挍勘記案語補孝已伯奇孝名偏著已誤以今據監本毛本改孝名誤之名今據正誤改毋不慈也毋誤母今據毛本改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御或作銜據大戴禮改太史內史誤倒今據大戴禮改正此御政之體也閩本監本毛本體皆作禮獨此本作體與大戴禮合妃妾接於寢寢誤寢今據監本改諱隆基基誤著今據唐書改年七十八登遐八誤入今據唐書改敘緒也敘作叙今據

閩本毛本改下仿此言非但製序但誤旦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案今俗所傳孝經傳誤行今據文苑英華改而魏晉之朝魏晉二字誤倒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正齊梁已來誤晉末已來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請不藏於祕省祕誤被今據監本毛本改著在律令在誤作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注禮二字本無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鄭元卒後元誤君今據唐會要改書傳誤大傳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駁許慎異義駁字本無義誤議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增改分授門徒授誤撜閩本監本毛本誤撜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各述師言師誤所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更相問荅相誤為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唯載詩書禮易論語唯誤佳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詩書二字本無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增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先生二字本作一元字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具稱其所注箋駁論稱誤載其誤諸駁誤驗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晉中經簿簿誤薄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二字未並重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增中誤守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春秋緯春誤者則有評論有誤者今據挍勘記改宋均於詩緯序云均下於字脫緯誤譜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增改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北誤比今據挍勘記改則均是元之傳業弟子元誤文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唯有評論唯誤佳非元之所著特明之字脫今據文苑英華補著誤注今據唐會要改特誤時今據監本毛本及文苑英華改而云無聞聞誤問其驗七也也誤世汎辭耳汎誤況今據挍勘記改其為鄭元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為鄭元傳者載其七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唯范氏書有孝經此七字為文苑英華唐會要並無有司

馬宣王之奏云奏詔之奏云三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而都不言鄭都字脫今據文苑英華補發揚鄭短發揚誤好發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而肅無言按此記案禮記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然則王肅未嘗無言也論辯時事論辯二字誤倒今據文苑英華改正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引之二字脫注下多者字今據文苑英華增刪凡此證驗凡誤以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改乖彼謬說彼誤後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觀六言語鄙陋義理乖踈夫字脫踈誤謬今據文苑英華增改語甚詳正甚誤其今據正誤改不復流行復誤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祕書學士王孝逸士誤生今據唐會要改孝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增送與著作郎王邵郎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

孝經義疏補　卷首　孝經序　三十

會要補正劉向以此參按古文本本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定此爲一十八章此誤比爲字脫今據文苑英華改補具載此注而其序云以鄭爲主是先達傳選以此注爲優具載下脫此注而其序云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十六字今據文苑英華補而其序云之云字又爲文苑英華所無今復據唐會要補元出孔壁元誤無今據唐會要文苑英華改有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有字誤尚未二字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刪改妄作此傳此傳誤傳學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具禮矣乎乎字脫今據唐會要文苑英華補然故者連上之辭連上誤建下闕本監本毛本作逮下亦誤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是古文既亡文誤人亡誤沒今據唐會要文苑英華改以應二十二章之數章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非但經文不眞文誤久今據監本毛本改又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利時

誤道因誤分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脫衣就功衣就誤之應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改露髮跣足跣誤塗今據文苑英華改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說下四字脫今據文苑英華唐會要補望請准式誤請准令式今據唐會要改福又案藝文類聚引鉤命決尙有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二句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疏〕朕聞至德之本賦○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於序末凡有五段名義當段自解其指於此不復繁文今此初段序孝之所起及可以教人而爲德本也朕者我也古者尊卑皆稱之故帝舜命禹曰朕志先定禹曰朕德罔克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又屈原亦云朕皇考曰伯庸是由古人質故君臣共稱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定爲天子之稱聞者目之不覩耳之所傳曰聞上古者經典所說不同案禮運鄭元注云中古未有釜甑則謂神農爲中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羲爲上古文王

孝經義疏補　卷首　孝經序　三十一

爲中古孔子爲下古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爲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其皮弁則大古五帝時也大古亦上古也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上古者亦謂五帝以上也知者以下云及乎仁義既有以禮運及老子言之仁義之盛在三王之世則此上古自然當五帝以上也云其風朴略者風教也朴質也略疏也言上古之君貴尚道德其於教化則質樸疏略也**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疏〕正義曰因猶親也資猶取也言上古之人有自然親愛父母之心如此之孝雖已萌兆而取其恭敬之禮節猶尙簡少也周禮大司徒教六行云孝友睦婣任恤注云婣親於外親是因得爲親也詩大雅皇矣云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士章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此其所出之文也故引以爲序云〔補〕婣親於外親婣誤姻今據周禮改**及乎仁義**

既有親譽益著【疏】正義曰及乎者語之發端逮上逮下之辭也仁者兼愛之名義者裁非之謂仁義既有謂三王時也案曲禮云太上貴德鄭注云太上帝皇之世又禮運云大道之行也鄭注云大道謂五帝時老子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是道德當三皇五帝時則仁義當三王之時可知也慈愛之心曰親聲美之稱曰譽謂三王之世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親譽之道日益茲見故曰親譽益著也**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疏】正義曰聖人謂以孝治天下之明王也孝爲百行之本至道之極故經文云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疏】正義曰引下經文以證義也**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疏】正義曰經云君子之事親孝故

忠可移於君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人事兄能悌以之事長則爲順事親能孝移之事君則爲忠然後立身揚名傳於後世也昭彰皆明也**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正義曰此鉤命決文也言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於孝經也【補】家大人云凡緯書內淳粹之言典禮之舊大半皆周秦閒各經古文傳說之遺而改以入緯稱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安知非子夏魏文侯古傳說及衞宏口傳古說所遺也然則緯文之淳駁當分別觀之稱又謂禮記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鄭氏注曰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之固足以明之然則可見孝經與春秋同爲堯舜文武之事家大人云中庸一篇前半言中庸自鬼神之爲德以後皆言孔子有德無位作春秋孝經之事故屢言舜周公之大孝子思知孔子

百世不惑至誠配天有似乎文王周公也故曰配天四字指孔子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即詩文王萬邦作孚之義也班固白虎通曰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也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蜀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此皆漢人言春秋孝經相輔之大義也**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疏】正義曰論語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今言孝者德之本歟歟者歎美之辭舉其大者而言故但云孝德則行之總名故變仁言德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疏】經曰至形於四海○正義曰此第二段序已仰慕先世明王欲以博愛廣敬之道被四海也經曰至男乎此孝治章文也故言經曰言小國之臣尚不敢遺棄

何況於五等列爵之君乎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白虎通曰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侯者候也候順逆也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常行字愛於人也男者任也常任王事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於周公時持地益廣加賜諸侯之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公爲上等侯伯爲中等子男爲下等言小國之臣謂子男之臣也【補】公侯田方百里田誤地今據禮記王制改**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疏】三復上蘇暢反正義曰復覆也斯此也景者明也哲智也言每讀經至此科三度反覆重讀庶幾法則此有明行者先世聖智之明王也論語云南容三復白圭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其類也**雖無德教加於百姓**【疏】正義曰上遜辭也**庶幾廣愛形於四海**

正義曰此上意思行敎也庶幾猶幸望既誄言無【疏】德敎加於百姓唯幸望以廣敬博愛之道著見於四夷也按經作刑刑法也今此作形則形猶見也義得兩通無煩改字四海即四夷也又經別釋

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疏】嗟乎至樞要也。正義曰此第三段歎夫子沒後遺世陵遲典籍散亡傳注踳駁所以撮其樞要而自作注也嗟乎上歎辭也夫子孔子也以嘗爲魯大夫故云夫子案史記云孔子生魯國昌平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而微言絕者藝文志文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顏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言夫子沒後妙言咸絕七十子既喪而異端並起大義悉乖

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疏】泯彌忍切煨燼上烏恢切下徐刃切正義曰泯滅也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皋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末孫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閒封爲附庸邑于秦谷及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爲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周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春秋時稱秦伯至孝公子惠文君立爲惠王及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說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年十三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至二十六年平定天下號曰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王不相襲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之所知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制曰可三十五年以爲諸生誹謗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是經籍之道滅絕於秦說文云煨盆火也燼火餘也言遭秦焚阬之後典籍滅絕雖僅有存者皆火餘之微末耳若伏勝尚書顏貞孝經之類是也【補】三十四年三誤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淳于越進曰淳誤享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于誤干今據閩本監本改封子弟功臣功字上多立字今據史記刪何以相救哉相救誤輔政建萬世之功功誤所皆據史記改

灩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疏】糟粕下匹各切正義曰案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津也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王肅曰觴所以盛酒者也言其微也又文選郭景純江賦曰惟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臣翰注云濫謂汎濫小流貌觴酒醆也謂發源小如一醆漢者巴蜀之閒水名也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子嬰二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爲義帝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五年破項羽斬之六年二月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遂取漢爲天下號若商周然也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言從始皇焚燒之後至漢世尊學初除挾書之律有河閒人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章以相傳授言其至少故曰濫觴於漢也其後浸盛則如江矣釋名曰酒滓曰糟浮米曰粕既以濫觴況其少因取糟粕比其微言醇粹既喪但餘此糟粕耳

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疏】正義曰故者因上起下之語夫子約魯史春秋學開五傳者謂各專己學以相教授分經作傳凡有五家開則分也五傳者案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大史也公羊傳十一卷公

羊子齊人名高受經於子夏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名赤糜信云與秦孝公同時七錄云名俶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鄒氏傳十一卷漢書云王吉善鄒氏春秋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其鄒夾二家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故不顯於世蓋王莽時亡失耳【補】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名赤脫穀梁子三字魯人名赤四字誤倒今據穀梁傳補改七錄云七誤十今據校勘記改王吉善鄒氏春秋氏誤民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

國風雅頌分爲四詩【疏】正義曰詩有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故曰國風雅頌四詩者毛詩韓詩齊詩魯詩也毛詩自夫子授卜商傳至六毛公名亨大毛公授毛萇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先有子夏詩傳一卷萇各置其篇常存其作者至後漢大司農鄭元爲之箋是曰毛詩韓詩者漢文帝時博士燕人韓嬰所傳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至晉無人傳習是曰韓詩齊詩者漢景帝時博士清河大傳轅固生所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昌授后蒼蒼門人尤盛後漢陳元方亦傳之至西晉亡是曰齊詩魯詩者漢武帝時魯人申公所述以經爲訓詁教之無傳疑疑者則闕號爲魯詩【補】毛詩韓詩韓誤商今據監本毛本改傳至大毛公名亨亨誤享今據閩本監本改萇各置其篇各誤名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傳夏侯始昌傳誤傳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昌授后蒼輩輩誤輩今據毛本改家輩俗字以經爲訓詁教之詁誤詁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

去聖逾遠源流益別【疏】正義曰逾越也百川之本曰源水行曰流增多曰益言泰漢而下上去孔聖越遠孝經本是一源諸家附益別爲衆流謂其文不同也

近觀孝經舊注踳駮尤甚【補】近觀孝經舊注注誤註今據石臺本唐石經改校勘記云漢唐宋人經注之字從無作註者賈

公彥儀禮疏云言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是也下仿此惟記注字從言不從氵如左傳敘諸所記註服虔通俗文記物曰註張揖廣雅云註識也是也踳駮尤甚駮誤駁今據石臺本唐石經岳本改【疏】踳駮上尺尹切下北角切正義曰孝經今文稱鄭元注古文稱孔安國注先儒詳之皆非異實而學者互相宗尚踳乖也駮錯也尤過也今言觀此二注乖錯過甚故言踳駮尤甚也

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疏】殆音待正義曰至於者語更端之辭且跡蹤跡也祖始也因而明之曰述言學者蹤跡相尋以在前者爲始後人從而述之若仲尼祖述堯舜之爲也殆近也言近且百家目其多也考其人今文則有魏王肅蘇林何晏劉邵吳韋昭謝萬徐整晉袁宏虞槃佑東晉楊泓殷仲文車胤孫氏庾氏荀昶孔光何承天釋慧琳齊王元載明僧紹及漢之長孫氏江翁翼奉后蒼張禹鄭衆鄭元所說各擅爲一家也其梁皇侃撰義疏三卷梁武帝作講疏賀瑒嚴植之劉貞簡明山賓咸有說隋有鉅鹿魏眞克者亦爲之訓注其古文出自孔氏壞壁本是孔安國作傳會巫蠱事其本亡失至隋王邵所得以送劉炫炫敘其得喪述其義疏議之劉綽亦作疏與鄭義俱行又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此皆沮述名家者也【補】目其多也目誤且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庾槃佑佑誤佐今據隋唐志校改明僧紹紹誤紲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賀瑒瑒誤場今據南史本傳改劉貞簡簡誤蕳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其古文出自孔氏壞壁壁誤壁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

業擅專門猶將十室【疏】正義曰上言百家者大略皆祖述而已其於傳守已業專門命氏者尙自將近十室室則家也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內謂之家但與上百家變文耳故言十室其十室之名序不指摘不可強言蓋后蒼

張禹鄭元王肅之徒也【補】其十室之名十誤上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疏】正義曰希望也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夫子言仲由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今祖述孝經之人望升夫子之堂者既不得其門而入必自擴開門戶牕牖矣言其妄爲穿鑿也**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補】必騁殊軌轍軌誤軌今據石臺本唐石經岳本閩本毛本改【疏】騁尹郢切軌轍上音暑下直列切正義曰攀引也逸駕謂奔逸之車駕也案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耳言夫子之道神速不可及也今祖述孝經之人欲仰慕攀引夫子奔逸之駕者既不得直道而行必馳騁於殊異之軌轍矣言不知道之無從也兩轍之開曰軌車輪所轢曰轍【補】而回瞠若乎後耳瞠誤瞠今據閩本毛本

改**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疏】正義曰道者聖人之大道也隱蔽也小成謂小道而有成德者也言者夫子之至言也浮僞謂浮華汎辯也言此穿鑿馳騁之徒唯行小道華辯致使大道至言皆爲隱蔽眞實則不可隱故莊子內篇齊物論云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此文與彼同唯榮華作浮僞其文意則不異也【補】小成謂小道而有成德者也上成字誤道字今據挍勘記案語攷言惡乎存而不可存誤有今據監本毛本及莊子攷此文與彼同彼誤攷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唯榮華作浮僞浮字脫今據閩本監本毛本補**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疏】正義曰且者語辭傳者注解之別名傳釋經意傳示後人則謂之傳注者著也約文敷暢使經義旨明則謂之注作傳曰題不

爲義例或曰前漢以前名傳後漢以來名注蓋亦未然何則馬融亦謂之傳知或說非也此言傳注解釋則以通暢經指爲義義之裁斷則以必然當理爲主也【補】不爲義例例誤列今據監本毛本改何則馬融亦謂之傳何誤例今據正誤改**至當歸一精義無二**【疏】正義曰至極之當必歸於一精妙之義焉有二三將言諸家不同宜會合之也**安得不窮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疏】正義曰安何也諸家之說既互有得失何得不窮截繁多蕪穢而撮取其樞機要道也【補】宋王氏困學紀聞謂此序以上六句乃襲穀梁傳序語**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補】虞翻翻誤飜今據岳本及三國志改下同【疏】正義曰自此至有補將來爲第四段序作注之意舉六家異同會五經旨趣數暢經義垂益將來也

吳志曰韋曜字宏嗣吳郡雲陽人本名昭避晉文帝諱改名曜仕吳至中書僕射侍中領左國史封高陵亭侯魏志曰王肅字子雍王朗之子仕魏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衣太常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漢末舉茂才曹公辟不就仕吳以儒學聞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傳於世魏志劉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仕魏歷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著人物志百篇此指言韋王所學在先儒之中如衣之有領袖也虞劉二家亞次之抑語辭也【補】領左國史領誤須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字子雍雍誤維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仕吳仕誤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爲老子論語國語論誤命今據挍勘記改福案經典序錄內無虞翻惟有虞槃佑字宏隆高平人東晉處士未聞虞翻有孝經注說明皇序未知所本**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疏】正義曰隋書云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

炫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竝舉無有遺失仕後周直門下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乞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竝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子史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歷窮覈微妙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除殿內將軍仕隋歷太學博士罷歸河閒賊中餓死門人謚曰宣德先生初炫既得王劭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蕭子顯齊書曰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起家仕宋至齊歷國子祭酒光祿大夫初澄以晉荀昶所學爲非鄭元所注請不藏祕省王儉違其議〔補〕炫自陳於內史史誤與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乞送詣吏部詣字脫今據隋書本傳補孔鄭王何服杜等注杜誤社今據閩本改用功差少差

誤頗今據隋書改歷太學博士誤傳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請不藏祕省不誤文省誤書今據齊書本傳改福案南史陸澄傳有與王儉書云世有一孝經題爲鄭元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元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爲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答曰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福案陸澄譏非康成之注其論十二驗最確然疑孝經爲小學則非是王儉之言是也

枉理或當何必求人〔疏〕正義曰言但任注釋之理允當不必譏非其人也求備責也

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疏〕正義曰六家即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言舉此六家而又會合諸經之旨趣耳

約文敷暢義則昭然〔疏〕正義曰約省也敷布也暢通也言作注之體直約省其文不假繁多能徧布通暢經義使之昭明也然辭也

分注錯經理亦條貫〔疏〕正義曰謂分其注解開錯經文也經注雖然分錯其理亦不相亂而有條有貫也書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是條貫其理也

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疏〕琬琰上音宛下以冉切正義曰案考工記玉人職云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注云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繅藉也又云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注云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今言以此所注孝經寫之琬圭琰圭之上若簡策之爲庶幾有所裨補於將來學者或曰謂刊石也而言寫之琬琰者取其美名耳〔補〕易行去煩苛誤易行

上繫苟今據周禮鄭注改

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疏〕正義曰自此至序末爲第五段言夫子之經言約意深注繁文不能具載仍作疏義以廣其旨也且夫子所談之經其志但取垂訓後代而已

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疏〕正義曰五孝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所行之孝也言此五孝之用雖尊卑不同而孝爲百行之源則其致一也〔補〕諸侯諸誤錯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

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疏〕正義曰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言夫子所脩之經志在殷勤垂訓所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者也若移忠移順博愛廣敬之類皆是〔補〕聯字分疆疆誤強今據正誤改

具載

則文繁畧之又義闕【疏】正義曰言作注之體意在約文敷暢復恐太畧則大義或闕

今存於疏用廣發揮【疏】正義曰此言必須作疏之義也發謂發越揮謂揮散若其注文未備者則具存於疏用此義【補】此言必須疏以廣大發越揮散夫子之經旨也作疏之義也須誤順今據正誤改福案此卽行沖奉詔所作之疏也福又案後漢書荀淑傳曰故漢制使天下選吏舉孝廉固是人人必讀之書自唐天寶孝經成注之後盛行於世不但孝經人人必讀卽明皇序文亦人人必讀直至五代以後猶在人口故玉壺清話載党進辭朝日致詞忽及朕聞上古其風朴畧二句日欲宣家知武人曾讀書又籍川笑林載學士戲以孝經序作策題云韋昭王是何代之王先儒領是何處之山此雖諧說但可見昔人尚讀孝經後之學者漸多疎廢矣

孝經義疏補

揚州阮福

孝經注疏卷一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元行沖疏

宋邢昺校

開宗明義章【疏】正義曰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言此章開張一經之宗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曰開宗明義章也第次也一數之始也以此章總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為第一冠諸章之首焉案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為河間顏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昶集其錄及諸家疏竝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為之也御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章明也謂分析科段使理章明說文曰樂歌竟為一章章字從音從十謂從一至十十數之終諸書言章者蓋因風雅凡有科段皆謂之章焉言天子庶人雖列貴賤而立身行道無限高卑故次首章先陳天子等差其貴賤以至庶人次及三才孝治聖治三章故敘德教之所由生也紀孝行章敘孝子事親為先與五刑相因卽夫孝始於事親也廣要道章廣揚名章卽先王有至德要道揚名於後世也揚名之上因諫諍之臣從諫之君必有應感三章相次不離於揚名事君章卽中於事君也喪親章繼於諸章之末言孝子事親

之道紀也皇侃以開宗及紀孝行喪親等三章通
於貴賤今案諫諍章大夫已上皆有爭臣而士有
爭友父有爭子亦該貴賤【補】福謂開宗明義章下
則通於貴賤者有四焉鄭注本無第一二字
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可證釋文則唐初之書可
據也自天子章至喪親章皆當無次第數目有次
第數目當是明皇所增故石臺本開成石經皆有
之漢書匡衡傳引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
子著之孝經首章據此則孝經分章漢時已有非
自皇侃始惟開宗等字不知為何時人所始加耳
樂歌竟為一章案
今本說文無歌字

仲尼居【注】仲尼孔子字居謂閒居曾子侍【注】曾子孔
子弟子侍謂侍坐【音義】仲尼女持反仲尼取象尼丘
山又音夷字作尼古夷

字也按神如字說文作尻音同鄭元云尻尻講堂
契云蟲也居也王肅云閒居也孔安國云靜而思道
也
曾則能反子男子美稱也曾子孔子弟子也名參
姓也字子輿魯人也或作參音同義別下
皆侍卑在尊者【補】福謂尼音夷字作尼古夷字書堯
同之側曰侍典厥民夷平也蓋孔子首頂之平
若尼丘山頂之平故以為字尻許慎說文曰尻處也
从尸得几而止引孝經曰仲尼尻尻謂閒居如此臧
氏鏞堂孝經鄭氏解輯本曰按尻當作居此因釋文
上云說文作尻因并改鄭注非鄭作尻福案說文尻
乃許氏受衛宏之眞古文孝經但凡經中尻字皆繇
變爲居不能改矣又案說文森字許氏讀若曾參之
參所林反晉灼讀如宋昌參乘之參初三反陸氏云
音同義別今音亦別者古音驂參無別特音分輕重
耳若曾子字子輿則當義在所林反之驂參星取三
星相連之義參乘取三人同輿之義其實參星參乘

皆有三字之義而三參驂亦【疏】仲尼尻曾子侍○正
皆同音是音義皆無別矣義曰夫子以六經設
教隨事表名雖道由孝生而孝綱未舉將欲闡明其
道垂之來裔以曾參之孝先有重名乃假因閒居爲
之陳說自標己字稱仲尼居呼參爲子稱曾子侍建
此兩句以啓師資問答之體似若別有承受而記錄
之【注】仲尼至閒居○正義曰云仲尼孔子字者案家
語云孔子父叔梁紇娶顏氏之女徵在徵在既往廟
見以夫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孔
子故名丘字仲尼夫伯仲者長幼之次也仲尼有兄
字伯故曰仲其名則案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名有五
其三曰以類命爲象杜注云若孔子首象尼丘蓋以
孔子生而圩頂象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而劉瓛述
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
之德故曰仲尼殷仲文又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
德之字及梁武帝又以丘爲聚以尼爲和今並不取

仲尼之先殷之後也案史記殷本紀曰帝嚳之子契
爲堯司徒有功堯封之於商賜姓子氏契後世孫湯
滅夏而爲天子至湯裔孫有位無道周武王殺之封
其庶兄微子啓於宋案家語及孔子世家皆云孔子
其先宋人也宋襄公有子弗父何長而當立讓其弟
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
[illegible]命爲宋卿生孔父嘉嘉別爲公族故其後以孔爲
氏或以爲用乙配子或以滴溜穿石其言不經今不
取也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皋夷父皋夷父生
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
紇紇生孔子也云居謂閒居者古文孝經云仲尼閒
居蓋謂乘閒居而坐與論語云居吾語女義同而與
下章居則致其敬不同【注】曾子至侍坐○正義曰云
曾子孔子弟子者案史記仲尼弟子傳稱曾參南武
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
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故知是仲尼弟子也云侍

謂侍坐者言侍孔子而坐也案古文云曾子侍坐故知侍謂侍坐也卑者在尊側曰侍故經謂之侍凡侍有坐有立此曾子侍卽侍坐也曲禮有侍坐於先生侍坐於所尊侍坐於君子據此而言明侍坐於夫子居卽閒居說文居蹲也謂以尻𠀤足指著地而也【補】跪以髀坐於足之踝後非若後世以髀著席而伸兩足如箕爲箕踞也家大人曾子注釋武城有二南武城在今山東嘉祥縣之南徒言武城則在今山東費縣西南孟子所言曾子居武城乃費縣也史記所言曾子南武城人乃嘉祥也今曾子後裔列四氏學襲博士者皆居嘉祥祠廟亦在嘉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陶淵明集曰曾參受孝經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孔子生而圩頂今本或訛爲汙頂今據監本毛本改家大人孝經注疏挍勘記案史記孔子世家作圩索隱謂圩音烏窳也白虎通姓名篇云孔子首類尼

丘山蓋中低而四旁高如屋宇之反則作圩是也劉瓛述張禹之義今本或訛爲獻今據監本毛本改挍勘記云案宋欽宗諱桓兼避丸瓛洹等字此作獻承避宋諱故也宋襄公有子弗父何今本或訛爲閔公今據正誤改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主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神人和睦無怨

女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注】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荅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之義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注】夫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爲德本

敎之所由生也【注】言敎從孝而生

復坐吾語女【注】曾參起對故使復坐【音義】子孔也古者稱師曰子 曰 語辭也從乙在口上乙象氣人將發此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凡曰皆放此 先王 鄭元云禹三王最先者案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始傳於殷於殷配天故爲孝敎之始王謂文王也 有至德 鄭云至德孝悌也王云孝爲之至也 要 因妙反注同 道 鄭云要道禮樂也王云孝爲道之要 孝悌 大計反又順也本今無此字 民用和睦 音目字林云忘六反 上下無怨 紆萬反 女 音汝本或作汝凡本女字皆放此汝水名音同義別 知之乎曾子辟 音避注同本或作避 參 所林反 不敏 密隕反達也 夫 音符注及下同 人之

行 下孟反 復 音服注同 坐 在臥反注同 女 音汝本今作汝【補】言先代聖德之主主訛爲生監本毛本作王今據石臺本岳珂本改女知之乎今本皆作汝今據鄭注本岳本改夫孝德之本雖石臺本唐石經熙寧石刻皆作夲但篆當作本今皆改爲本夫人之行今本皆脫夫字今據釋文增挍勘記云案正義云此依鄭注據釋文注人上有一夫字是明皇所刪也福案鄭元云禹三王以下三十三字皆小同注也案字衍兩殷字皆兩啓字之訛小同意謂宗祀明堂之禮於於夏啓以嚴父配天也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此其據歟臧氏鏞堂曰皇甫侃陸德明孔沖遠賈公彥皆以孝經爲夏制當卽此也文家大人孝經釋文挍勘記云孝悌本今無此字盧云孝悌見上文引鄭注案悌當本作弟上同臧氏琳經義雜記云釋文孝經本用鄭氏注後人據唐明皇注挍之故於釋文所標注皆云本今無

此字又云自某至某本今無閒有鄭注與唐注同邢疏云此依鄭注者則無挍語蓋挍者不知唐注本乎鄭見唐注所有故卽以為唐注而無疑按臧氏說是也今舉此五字其餘可以類推福案德明於貞觀中官國子博士下題明皇撰注時將及百年矣曑參篆隸之異字子與義取參乘

【疏】子曰至語汝○正義曰子者孔子自謂案公羊傳云子者男子通稱也古者謂師為子故夫子以子自稱曰者辭也言先代聖帝明王皆行至美之德要約之道以順天下人心而敎化之天下之人被服其敎用此之故竝自相和睦上下尊卑無相怨者參汝能知之乎又假言參閒夫子之說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先王至德要道之言義既敘曾子不知夫子又為釋之曰夫孝德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元由於孝孝為德之本也云敎之所由生也者此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謂王敎

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

【注】孝者至無怨○正義曰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者依王肅義德以孝而至道以孝而要是道德不離於孝殷仲文曰窮理之至以一管眾為要【注】參曾至之義○正義曰性未達何足知此依劉注也言性未達何足知至要之義者謂自云性不達何足知此先王至德要道之義也【注】夫人至德本○正義曰此依鄭注引其聖治章文也言孝行最大故為德之本也德則至德也【注】言敎從孝而生○正義曰此依韋注也案禮記祭義稱曾子云眾之本敎曰孝尙書敬敷五敎解者謂敎父以義敎母以慈敎兄以友敎弟以恭敎子以孝譬此則其餘順人之敎皆可知也【注】曾參至復坐○正義曰此義已見於上

【補】以一管眾為要注曾參至之義○正義曰今本皆在為要下脫去注參至正義九字今據正誤增又案挍勘記云下文劉炫疑正義二字之訛今據此刪去劉炫二字性未達何足知此依劉注也今本無此依劉注也五字今據盧氏召弓挍本增福案漢陸賈新語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此漢人說孝經之義也家大人擧經宝集釋順云孔子生於春秋時志在孝經其稱至德要道之於天下也不曰治天下不曰平天下但曰順天下順之時義大矣哉何後人置之不講也孝經順字凡十見開宗明義章以順天下士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三才章以順天下聖治章以順則逆廣要道章敎民禮順廣至德章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廣揚名章順可移於長感應章長幼順事君章將順其美順與逆相反孝經之所以推孝弟以治天下者順而已矣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又曰敎民禮順莫善於悌又曰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

者乎是以卿大夫士本孝弟忠敬以立身處世故能保其祿位守其宗廟反是則犯上作亂身亡祀絕春秋之權所以制天下者順逆閒耳魯臧齊慶皆逆者也此非但孔子之恆言也列國賢卿大夫莫不以順字為至德要道是以春秋三傳國語之稱順字者最多皆孔子孝經之義也福謂三王孔子之道皆本於堯舜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卽堯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也舜以大孝治天下卽三王之要道也後漢書延篤傳曰篤以病歸敎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萃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

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牙終於彌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縟未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疎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弟為至德管仲以九合為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孝經宗集論語解云後漢書延篤傳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觀此延篤以此節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為孔子之言其為兩漢人舊說皆以為孔子之言矣延篤後漢人博通經傳寬仁卹民其論仁孝也語質而義明足為論語此章注解不似後人求之太深而反失聖人本意福案孝經無仁字有愛字慈字仁字生於孝字愛字慈字之中孝為德之本即是孝為仁愛慈之本也孝字是堯舜禹湯以來之至德要道周以求又從孝愛慈字內生出仁字也曾子避言不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似曾子為質魯而不徹之人但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家大人注曰博大通也孔門論學首在於博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達巷黨人以博學深美孔子孔子又曰博學之審問之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先王遺文有一未學非博也曾子博學罕可見知然

如今儀禮十七篇儒者已苦難讀曾子時禮經在魯篇第必十倍於今而曾子問一篇皆窮極變禮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然則正禮無不學習可知此博學可窺之一端故聖賢之學不避難以就易不避實以蹈虛故顏曾文學之博同於游夏但不以此成名與孔子同故曾子聰明睿知惟孔子可稱為魯福謂曾子自遜不敏而孔子仍坐語之此敏之證也家大人云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二句雖是言天下古今之孝道但孔子之意實從周公嚴父配天四方民大和會而起福案此義詳見聖治章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注】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注】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揚

名後世光顯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為先揚名為後【音】【義】身體髮膚方于反不敢毀如字蒼頡篇云毀破也廣雅云虧也傷父母得其顯譽音豫也者【校】揚名於後世之世字唐石經作廿蓋避太宗諱也光顯其親石臺本岳本顯作榮【疏】身體至終也○正義曰身謂躬也體謂四支也髮謂毛髮膚謂皮膚禮運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詩曰鬒髮如雲此則身體髮膚之謂也言為人子者常須戒慎戰戰兢兢恐致毀傷此孝行之始也又言孝行非惟不毀而已須成立其身使善名揚於後代以光榮其父母此孝行之終也若行孝道不至揚名榮親則未得為立身也【注】父母至毀傷○正義曰云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者此依鄭注引祭義樂正子春之言也言子之初生受全體於父母故當常自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

啓手啓足之類是也云故不敢毀傷者毀謂虧辱傷謂損傷故夫子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及鄭注周禮禁殺戮云見血爲傷是也注言能至爲後○正義曰云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者謂人將立其身先須行此孝道也其行孝道之事則下文始於事親中於事君是也云自然揚名後世光榮其親者皇侃云若生能行孝沒而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父母也因引祭義曰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又引哀公問稱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此則揚名榮親也云故行孝以不毀爲先者全其身爲孝子之始也云揚名爲後者謂後行孝道爲孝之終也夫不敢毀傷闔棺乃止立身行道弱冠須明經雖言其始終此畧示有先後非謂不敢毀傷唯在於始立身行道獨在於終也明不敢毀傷立身行道從始至末兩行無怠此於次有先後非於事理有終

始也【補】曾子大孝篇云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福謂此篇乃見孔子傳曾子曾子傳門人以孝經大義之實據論語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卽不敢毀傷之義曾子制言下篇曰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不通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讕矣故君子不讕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吾不孝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

慮又立事篇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此亦不敢毀傷之義又大孝篇曰刑自反此作家大人注曰違反孝道則刑戮及身此亦不敢毀傷之義也孔子爲弟子誦學皆曰以不敢二字爲義故孝經十八章自天子至庶人凡言不敢者九不敢毀傷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於鰥寡不敢失於臣妾是也曾子謹守孔子之訓故曾子十篇凡言不敢者十有入不敢忘其親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不敢改父之道不敢臣三德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達善而不敢爭辨不敢外交

不敢求遠不敢言大是也又案儀禮士喪禮鬊蚤埋於坎此亦是生前不敢毀傷之義且卽是全受全歸之本義也北史儒林何妥傳曰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此亦說孝經立身之古義也揚名福案古聖賢以名爲重易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禮記云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又云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曾子大孝篇曰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舉此數則皆可證孝經孔子此語之義而曾子之說則傳自孝經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注】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音義】卌彊其良反

而仕行步不逮音代尒及也又音大計反縣音玄車音居致仕自父母王仕字

本今
無【補】臧氏曰正義約鄭注引之非其本文故與釋
文所標者異分之則兩全合之則兩傷舊輯
多以意弁合非也釋文通志堂徐氏
本彊亦作彊葉林宗影宋鈔本作強【疏】夫孝至立身○正義曰夫
為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後能行其道也夫行道者謂
先能事親而後能立其身前言立身未示其跡其跡
始者在於內事其親中者在於出事其主忠孝皆備
揚名榮親是終於立身也【注】言行至身也○正義曰
云言行孝以事親為始事君為中者此釋始於事親
中於事君也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
立身也者此釋終於立身也然能事親事君理兼士
庶則終於立身此通貴賤焉鄭元以為父母生之是
事親為始四十強而仕是事君為中七十致仕是立
身為終也者劉炫駁云若以始為在家終為致仕則
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無終若以年七十者始為
孝終不致仕者皆為不立則中壽之輩盡曰不終顏

子之流亦無所立矣【補】是終於立身也脫去也字正誤云身下
當補一也字今據此增補謂中於事君
事君當忠也故曾子本孝篇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
與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
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
者矣此曾子受孔子中於事君之教有忠孝二德之
據也
大雅云毋念爾祖聿脩厥德【注】詩大雅也無念念
也聿述也厥其也義取恆念先祖述脩其德【音義】大
雅云 此文王之詩六章文 毋 音無本亦作無 念 鄭元云無念無忘也爾雅云勿念也 爾祖
聿 尹吉反爾雅循也述也本今作爾【補】毋念本作無念今據鄭注本攺左傳文二年趙成子引詩亦作毋同
【疏】大雅至厥德○正義曰夫子述敘立身行道
揚名之義既畢乃引大雅文王之詩以結之

言凡為人子孫者常念爾之先祖當述脩其功德也
【注】詩大至其德○正義曰云無念念也聿述也者此
並毛傳文云厥其也者釋言文云義取恆念先祖述
脩其德者此依孔傳也謂述修先祖之德而行之此
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夫子敘經申述先王
之道詩書之語事有當其義者則引而證之示言不
虛發也七章不引者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
引也五經唯傳引詩而禮則雜引詩書及易並意及
則引若汎指則云詩曰詩云若指四始之名即云國
風大雅小雅魯頌商頌若指篇名即言勺曰武曰皆
隨所便而引之無定例也鄭注云雅者
正也方始發章以正為始今無取焉

天子章【疏】正義曰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跡
未著故此已下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
之五孝各就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焉天子至尊
故標居其首案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

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故曰天子虞夏
以來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為天子也
【補】王者父天母地故曰天子故誤亦今據正誤改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注】博愛也敬親者不敢慢
於人【注】廣敬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
於四海【注】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
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為四夷之所法則也蓋
天子之孝也【注】蓋猶畧也孝道廣大此畧言之【音義】
子曰 此一子曰通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章也 不敢惡 烏路反注同舊如字 於人

不敢慢亡諫反俗作僈於人愛敬盡津忍反於事親形于法也字又作刑四海刑見賢遍反下同本今無刑見字【補】明皇本刑字釋文鄭注本皆作形字臧氏曰按惡讀烏路反者唐注也舊讀如字必鄭注陸爲鄭作音不當先言烏路反此類皆後人改竄故稱舊以存陸氏原本耳鄭作形注云形見唐本作刑注云刑法也釋文有法也二字亦淺人所加孝經序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于四海此參用鄭本也正義曰經作刑刑法也此作形形猶見也義得兩通可與釋文本互證然此經形于四海猶感應章光于四海當從鄭作形唐本作刑非也又凡古文經作于今文及傳注作於論語孝經皆傳也今孝經又今文故字皆作於而不當作于此章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與感應章通於神明光于四海於于字前後皆錯見非也考此章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皆作刑于四海蓋

因詩思齊有刑于之文相涉誤改庶人章正義作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當據以訂正福謂鄭注形見唐注刑法唐注訓法義長蓋聖人言孝至此意在法則故下卽接引呂刑也至于字之假借無定形亦可通訓爲法刑亦可通訓爲見【疏】子曰至孝也○正義曰此陳天子之孝也所謂愛親者是天子身行愛敬也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者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於其親也親謂其父母也言天子豈惟因心內恕克己復禮自行愛敬而已亦當設教施令使天下之人不慢惡於其父母如此則至德要道之教加被天下亦當使四海蠻夷慕化而法則之此蓋是天子之行孝也孝經援神契云天子行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爲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

親之道無二【注】博愛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博大也言君愛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是博愛也【注】廣敬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廣亦大也言君敬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敬其親不敢有慢其父母者是廣敬也孔傳以人爲天下衆人言君愛敬己親則能推己及物謂有天下者愛敬天下之人有一國者愛敬一國之人也不惡者爲君常思安人爲其興利除害則上下無怨是爲至德也不慢者則曲禮曰毋不敬書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君能不慢於人脩己以安百姓則千萬人悅是爲要道也上施德教人用和睦則分崩離析無由而生也案禮記祭義稱有虞氏貴德而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周人貴親而尙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斯亦不敢慢於人也所以於天子章明愛敬者王肅韋昭云天子居四海之上爲教訓之

主爲教易行故寄易行者宣之然愛之與敬解者衆多袁宏云親至結心爲愛崇恪表迹爲敬劉炫云愛惡俱在於心敬慢並見於貌愛者隱惜而結於內敬者嚴肅而形於外皇侃云愛敬各有心迹烝烝至惜是爲愛心溫凊搔摩是爲愛迹肅肅悚悚是爲敬心拜伏擎跪是爲敬迹舊說云愛生於眞敬起自嚴孝是眞性故先愛後敬也舊問云天子以愛敬爲孝及庶人以躬耕爲孝五者並相通否梁王荅云天子既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驕不溢己下事邪以此言之五等之孝互相通也然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守宗廟士言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以例言之天子當云保其天下庶人當言保其田農此畧之不言何也左傳曰天子守在四夷故愛敬盡於事親之下而言德敎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保守之理已定不煩更言保也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於此既

無守任不假言保守也【注】刑法至則也○正義曰云刑法也者釋詁文云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者是天子愛敬盡於事親又施德教使天下之人皆不敢慢惡其親也云則德教加被於天下者釋刑于四海也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舉其多也尙書云平章百姓則謂百姓爲百官爲下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非兆庶也此經德教加於百姓則謂天下百姓爲與刑于四海相對四海既是四夷則此百姓自然是天下兆庶也經典通謂四夷爲四海案周禮禮記爾雅皆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夷或云四海故注以四夷釋四海也孫炎曰海者晦暗無知也【注】蓋猶至畧言之○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概也孝道既廣此纔取其大畧也劉瓛云蓋者不終盡之辭明孝道之廣大此畧言之也皇侃云陳畧如此未能究竟是也鄭注云蓋者謙辭據此而言蓋非謙也劉炫駁云若以制作須謙則庶人亦當謙矣苟以名位須謙夫子曾爲大夫於士何謙而亦云蓋也斯則卿士以上之言蓋者並非謙辭可知也【補】博愛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福案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注解傳述人注孝經者有魏散騎常侍蘇林魏吏部尙書何晏魏光祿勳劉邵性此三人是魏時人未知此魏注爲誰大約皇侃爲義疏時所見魏人之本也袁宏云今本誤爲沈宏今據正誤引陸氏注解傳述人改五者並相通否五今本訛爲正今據按勘記改不假言保守也言今本訛爲旨今據正誤改宋周禮禮記爾雅今本無禮記之禮字今據正誤增福宋孝經運敬字敬字凡二十二見而首見於此擘經室續集釋敬云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敬字从苟从攴苟篆文作苟音亟非苟也苟卽敬也加攴以明擧敕之義也警从敬得聲得義故釋名曰敬警也恒自肅警也此訓最先最確蓋

敬者言終日常自肅警不敢迨逸放縱也故周書諡法解曰夙夜警戒曰敬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書曰節性惟日其邁日邁者日乾乾也尙書以無逸名篇國語敬姜論勞逸之義爲千古至言孔子歎之此敬姜之所以論爲敬也欲知敬字之古訓本義試思敬姜之論卽明矣非端坐靜觀主一之謂也故以肅警無逸爲敬凡服官之人讀書之士所當終身奉之者也福謂家大人釋敬字主于攴苟之義孝經此敬字後人未有不以爲心中恭敬之義者但敬父敬兄敬君若專主心中恭敬說則仍是空言非曾子立事之義必須如釋敬所言方實在事上言之譬如敬父則服勞奉養先意承志能竭其力居處懽愉之類時時苟攴非但心存恭敬己也敬君則日贊贊襄馳驅鞅掌夙夜匪懈王事靡盬之類時時苟攴非但心存恭敬己也故此章末引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與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同也曾子立孝篇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卽曾子受孔子孝經之義也福又案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人字包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明皇注不知正義所引孔傳義爲長經言天子不敢惡慢於人非使人不敢各惡慢其親也禮記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九經卽不敢惡慢之要道也百姓四海曰天子尙不敢惡慢於我之親我豈可不愛敬我親此德敎刑于也百姓四海各盡孝道不敢犯上作亂則天子亦永保四海得以長奉先王之郊祀宗祀也孔子於諸侯卿大夫士則曰然後能保其社稷然後能守其宗廟然後能保其祿位於天子但曰德敎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不言然後能保其四海者此孔子春秋尊王之義孔子時王室更弱幾於不保不肯斥言正所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非不煩言保也諸侯之社稷天子可予奪之卿大夫之祿位諸侯能予奪之保守者能盡孝道不致爲上所奪爲下所犯

也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所以維持上下封建也愛親者不敢敬親者不敢二者字乃泛指未嘗斥言天子而實首言天子之事此天子所以亦當戰戰兢兢以保天下四海卽二不敢之義也此堯舜夏商相傳至周公孔子之至德要道非別有不易知之道也又案孟子云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福謂孔子於經則不肯斥言之至於孟子是子書故可直言之孟子此言蓋孔門口授之大義孟子始著之於書也仁以孝爲先故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仁孝同也家大人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八字實爲至聖之微言久有傳授爲緯書所收錄非緯書家所能撰託蓋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於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於未事之前皆所以維持君臣安輯家邦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於是乎聚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聚天

下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卽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永安矣且千乘之國不降爲百乘百乘之家不降爲庶人則天下更永安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論語此章卽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卽此義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皆弑其君不奪不厭此首章亦卽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此戰國以後縱橫兼幷秦祚不永由於不仁不仁本於不孝故至於此也賈誼知秦之不施仁義而不知秦之本於不知孝經之道也

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注】甫刑卽尚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曰兆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音義】甫刑尚書作呂刑兆知從八正直表反十億曰兆同民百萬曰兆民賴之引辟上鹿艾反辟止本或作譬同四辟反本今無引辟二字【新】文選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鄭元孝經注曰引譬連類正義曰鄭注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爲引類得象臧氏曰正義約鄭義故與陸李二家所據不合【疏】甫刑至賴之○正義曰夫子述天子之行孝既畢乃引尚書甫刑篇之言以結成其義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也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己上也兆民賴之結而德教加於百姓己下也【注】甫刑至其善○正義曰云甫刑卽尚書呂刑也者尚書有呂刑而無甫刑也案禮記緇衣篇孔子兩引甫刑辭與呂刑無別則孔

子之代以甫刑命篇明矣今尚書爲呂刑者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知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篇平王之詩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虞叔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劉炫以爲遭秦焚書各信其學後人不能改正而兩存之也者非也諸章皆引詩此章獨引書者以孔子之言布在方策言必皆引詩書證事示不憑虛說義當詩意則引詩義當易意則引易此章與書意義相契故引爲證也鄭注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爲引類得象然引大雅證大夫引曹風證聖治豈引類得象乎此不取也云一人天子也者依孔傳也舊說天子自稱則言予一人予我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中之一耳與人不異是謙也若臣人稱之則惟言

一人言四海之內惟一人乃爲尊稱也天子者帝王之爵猶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稱云慶善也者書傳通也云十億曰兆者古數爲然云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者釋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姓言百民稱兆皆舉其多也【補】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之或字本今無據尙書呂刑孔傳增福案孔傳雖出晉人但史記周本紀曰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又曰甫侯言于王作脩刑辟正義引鄭康成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爲相漢書古今人表甫侯作呂侯又尙書大傳以呂刑爲甫刑趙岐注孟子盡信書引呂刑亦作甫刑大約作甫者今文尙書作呂者古文尙書也又案孔子獨於此處引書經此篇此二句者似有深意就正文論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本是天子言德言順之正語但引篇名而見刑字則寓有反是之義蓋是時王室道衰聖人不肯斥言其道已反也反與順相對堯典所云堯舜之道以孝德治天下而生其順也尙書載呂刑者古天子不得已作刑而制其反也五刑章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卽反言不順之義正與此處所引甫刑之義顯然相證曾子大孝篇云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卽曾子受孔子孝經之大義也否則此章孔子引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等語豈不甚合乃旣曰刑於四海又引甫刑爲何故耶又案五經算術上引鄭注云億萬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孝經義疏補

揚州阮福

孝經注疏卷二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元行沖疏

宋邢昺校

諸侯章【疏】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案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皇侃云以侯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子男故稱諸侯今不取【補】鄭康成禮記王制注引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注】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注】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愼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注】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長爲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蓋諸侯之孝也【音義】危殆音待本今無殆字 滿而不溢音逸 費芳味反 用字如約於畧反 儉勤檢反 奢書蛇反 泰音太 爲溢羊栗反 富貴不離力智反注

同
其身薄賦斂力儉反省所景反傜音遙本亦作繇役列士封疆字又作畺同居良反自薄字至居良反本今無【補】臧氏云釋文離音力智反則不字後人所加唐注云當貴常在其身正義謂此依王肅注則王肅本亦無不字何也蓋常在其身者謂常麗著其身也易象傳離麗也象傳離王公也鄭作麗梁武力智反此經云富貴離其身猶諫爭章云則身離於令名釋文於彼亦音力智反標經無不字可前後互證知不離之文非古矣石臺本唐石經皆有不字福謂此不然也臧謂離力智反當爲麗著之義其實古人仄聲亦可訓分離此經文明明有不字且不字與不危不溢相應不離與長守相應安可以釋文力智反即拘泥爲無不字乎又況呂覽引此明明有不字若以明皇注常在爲麗著之證則石臺石經皆有不字不麗著更不成詞矣然後能保其社稷之後字校勘記引臧氏琳

云儀禮鄉射禮挾弓矢而后下射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釋曰孝經援神契說孝經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世所行唐明皇注本稱爲今文而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後不作后蓋依古文改之也而和其民人之民字石臺本作民蓋避唐太宗諱福案周禮封人疏引孝經注社謂后土又案隸釋修堯廟碑在上至孝也○碑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借如爲而【疏】正義曰夫子前述天子行孝之事已畢次明諸侯行孝也言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也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愼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諸侯貴爲一國之主富有一國之財故宜戒之也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居高位而不傾危所

以常守其貴財貨充滿而不爲溢所以長守其富使富貴長久不去離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之社稷而協和所統之臣人謂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也言此上所陳蓋是諸侯之行孝也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識仁義即府史之徒故言民明遠近皆和悅也援神契云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注】諸侯至危也○正義曰云諸侯列國之君者經典皆謂天子之國爲王國諸侯之國爲列國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則天子之國也左傳魯叔孫豹云我列國也鄭子產云列國一同是諸侯之國也列國者言其國君皆以爵位尊卑及土地大小而敘列焉五等皆然云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者言諸侯貴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也云而能不驕則免危也者言其爲國以禮能不陵上慢下則免傾危也【注】費用至爲溢○正義曰云費用儉約謂之制節者此依鄭注釋制節也謂費國之財以供

已用每事儉約不爲華侈則論語道千乘之國云節用而愛人是也云愼行禮法謂之謹度者此釋謹度也言不可奢僭當須愼行禮法無所乖越動合典章皇侃云謂宮室車旗之類皆不奢僭也云無禮爲驕奢泰爲溢者皆謂華侈放恣也前未解驕今於此注與溢相對而釋之言無禮謂陵上慢下也皇侃云在上不驕以戒貴應云財溢不奢以戒富若云制節謹度以戒富亦應云制節謹身以戒貴此不例者互其文也但驕由居上故戒貴云在上溢由無節故戒富云制節也【注】列國至平也○正義曰列國已具此釋云皆有社稷者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爲社明受於天子也社即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達言之皇侃以爲稷五穀之長亦爲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云其君

主而祭之者案左傳曰人君者社稷是主社稷因地故以列國言之祭必由君故以其君言之云言富貴常在其身者此依王注釋富貴不離其身也云則長爲社稷之主者釋保其社稷也云而人自和平也者釋而和其民人也然經上文先貴後富言因貴而富也下覆之富在貴先者此與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老子云富貴而驕皆隨便而言之非富合先於貴也經傳之言社稷多矣案左傳曰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言句龍柱棄配社稷而祭之卽句龍柱棄非社稷也又條牒云稷壇在社西俱北鄉竝列同營共門竝如條之說【補】福謂曾子立事篇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又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此卽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之義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

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孔子喟然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卽滿而不溢之義老子之言得一章曰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蹷此言不富不貴不高不滿但祇可謂一介之士若諸侯則自有天子所封之社稷爵位祖父所傳之富貴雖欲不富不貴不高不滿而有所不能所謂不離其身也惟當不驕不危不溢方是聖人維持封建中庸之道也若專主卑處卽是老子之學又案呂氏春秋先識覽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

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郹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福案此秦人引孝經之最古者尤可見孔子以春秋孝經相輔爲教之至意也呂氏之書多采春秋時故書古說此亦必孝經古說之遺而呂氏采之者也如知孝經不危不溢保和之義則無雞父之戰不保之危矣故凡春秋二百數十年中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不保社稷祭祀祿位者皆可以此例推之矣說苑敬愼篇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辨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上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

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此卽說孝經之義也又漢書宣元六王傳蓋聞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義莫大于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此亦說孝經之義也漢班固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應劭風俗通引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謹案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蔬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

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此亦漢班氏應氏說孝經古義也又孟子曰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趙注云諸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福謂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其予奪在天子所以不危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孔孟相傳之道蓋可見也又洪範五福不言貴而言富王氏應麟曰貴者始富者不與富也福謂富非多金之謂富者備也福亦備也富與福字義相通備者無所不備如邑田宮室宗廟祭器祭服車馬衣裘干戈琴瑟皆備也若賤者安得有宗廟器服哉且譬若天子富有四海亦言四海之物無一不備非以多金爲富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恐墜履薄恐陷義取爲君恆須戒慎【音義】詩云此詩小雅節南山之什小明卒章　戰戰章扇反　兢兢棘冰反　恐丘勇反懼也注及下同　隊直類反本今作墜　恐陷沒陷之陷【補】注及下同之下字釋文本作後釋文挍勘記元和顧氏廣圻云後當作下是也今又據此改深淵之淵字石臺本唐石經作淵避唐高祖諱恐隊之墜挍勘記案隊墜古今字義取爲君恆須戒慎之慎字今本作懼今據石臺本岳本改挍勘記案正義亦云義取爲君常須戒慎此注及疏標起止作戒懼非也臨深恐墜履薄恐陷之墜履薄三字閩本監本毛本皆作薄墜履浮非也【疏】詩云至薄冰○正義曰夫子述諸侯行孝終畢乃引小雅小明之詩以結之言諸侯富貴不可驕溢常須戒懼故戰戰兢兢常如臨深履薄也云【疏】戰戰至戒慎○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毛詩傳云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此注恐下加懼戒下加慎足以圓文也云臨深恐墜履薄恐陷者亦毛詩傳文也恐墜謂如入深淵不可復出恐陷謂沒在冰下不可拯濟也云義取爲君常須戒慎者引詩大意如此【補】福謂孔曾之學皆主戒懼故曾子立事篇曰君子取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又曰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孝經十八章曾子十篇皆無泰然自得氣象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是曾子一生皆守孝經戰戰兢兢之大義以至於沒世也且孔曾拖紳易簀皆聖賢中庸之道然則後人侈言無疾坐逝之類皆非儒術矣

卿大夫章

【疏】正義曰次諸侯之貴者則卿大夫爲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爲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注】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注】法言

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
虧孝道故不敢也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注】言必
守法行必遵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注】言行皆遵法
道所以無可擇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
惡【注】禮法之言焉有口過道德之行自無怨惡此三
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注】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
夫立三廟以奉先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
之祀蓋卿大夫之孝也【音義】服山龍華胡花反蟲直忠反

服藻音早火服粉方謹反米字或作粎音同皆謂文繡修又反也田
本又作佃音同獵力輒反卜筮市制反冠古亂反又如字素積茲亦反自山龍至茲
亦反本今無非先王之德行下孟反注德行下同擇行行滿皆同禮以檢奢
沮儉反本今無無口過古臥反注同無怨惡烏路反舊如字注同宗廟本或作庿
為作于偽反宮室自為作至室字本今無【補】周禮小宗伯疏引尚書曰五服五章哉鄭
注云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又引予欲觀古人
之象日月星辰注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而
下孝經非先王之法服注云先王制五服日月星辰
服諸侯服山龍云云皆據章數而言北堂書鈔卷八
十六孝經鄭注云法服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
粉米黼黻絺繡又卷一百二十八鄭注云天子服日

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卿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
文選注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鄭元孝
經注日大夫服藻火詩正義六月孝經注日田獵戰
伐冠皮弁儀禮疏少牢饋食禮孝經注云卜筮冠皮
弁衣素積百王同之不改易臧氏按諸家所引互異
均不外釋文所標之字故以釋文為主而分注諸書
於下俾可考也周禮疏日月星辰服常作服日月星
辰釋文字或作粎徐本粎誤為絲茲據葉鈔本按正
【疏】非先至孝也○正義曰夫子述諸侯行孝之事終
畢次明卿大夫之行孝也言大夫委質事君學以
從政立廟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服飾言行
須遵禮典非先王禮法之衣服則不敢服之於身若
非先王禮法之所言辭則不敢道之於口若非先王
德行之舉行亦不敢行之於身就此三事之中言行
尤須重愼是故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行所以
口無可擇之言身無可擇之行也使言滿天下無口

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服飾言行三者無虧然後乃能
守其先祖之宗廟蓋是卿大夫之行孝也援神契云
卿大夫行孝曰譽蓋以聲譽為義謂言行布滿天下
能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舊說云天子諸侯各
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云夙夜
匪解以事一人其舉天子卿大夫也天子卿大夫尚
須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注】服者至偪下○正義曰
云服者身之表也者此依孔傳也左傳曰衣身之章
也彼注云章貴賤言服飾所以章其貴賤章則表之
義也云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者案尚書皋陶篇曰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傳云五服天子諸侯卿大
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是有等差也云言卿大
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者僭上謂服飾過制僭
擬於上也偪下謂服飾儉固偪迫於下也卿大夫言
必守法行必遵德服飾須合禮度無宜僭偪故劉炫
引禮器之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是也又案尚

書益稷篇稱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及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衣法於天畫之爲陽也以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之於裳裳法於地繡之爲陰也日月星辰取照臨於下山取興雲致雨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取耿介藻取文章火取炎上以助其德粉取絜白米取能養黼取斷割黻取背惡鄉善皆爲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諸侯自龍袞而下八章也四章畫於衣四章繡於裳大夫藻火粉米四章也二章畫於衣二章繡於裳孔安國蓋約夏殷章服爲說周制則天子冕服九章象陽之數極也案鄭注周禮司服稱自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又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

也古文以山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下周制以龍爲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上是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也又案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元冕爲冕服九章也又案鄭注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又案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周自公

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又與古之象服差矣〔注〕法言至敢也。正義曰云法言謂禮法之言者此則論語云非禮勿言是也云德行謂道德之行者即論語云志於道據於德是也云若言非法行非德者即王制云言僞而辯行僞而堅是也云則虧孝道故不敢也者釋所以不敢之意也〔注〕言必至遵道。正義曰此依王義釋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也〔注〕言行至擇也。正義曰言不守禮法行不遵道德皆已而法之經言無擇謂令言行無可擇也〔注〕禮法至怨惡。正義曰口有過惡者以言之非禮法行有怨惡者以所行非道德也若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則口無過怨惡無從而生〔注〕三者至之祀。正義曰云三者服言行也者此謂法服法言德行也然言之與行君子所最謹出已加人發邇見遠出言不善千里違之其行不善譴辱斯及故首章一敘不毀而再敘立身此章一舉法服而三復言行也則知表身者以言行不虧不毀猶

易立身難備也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外可見不假多戒言行出於內府難明必須備言最於後結宜應總言謂人相見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論德行故言三者以服爲先德行爲後也云禮卿大夫立三廟者義見求章云以奉先祖者謂奉祀其祖考也云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者言卿大夫若能備服飾言行故能守宗廟也〔補〕士服藻火士誤七今據挍勘記改粉取絜白閩本監本毛本絜作潔挍勘記案潔俗絜字所謂三辰旂旗旂作旌挍勘記云閩本旂作旍是也今據此改火在宗彝之下下誤下今據監本閩本毛本改祭社稷五祀則絺冕挍勘記云案周禮絺作希注云讀爲黹或作絺字之誤也元者衣無文誤作衣無衣正誤下衣作文是也此依王義王誤正今據正誤改挍勘記云案正誤云正疑王字誤是也後論德行論誤謂今據正誤改福謂王氏應麟困學紀聞云孝經言卿大夫之孝

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案曾子立事篇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又云君子出言鄂鄂行身戰戰本孝篇惡言不出於口此皆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之義也表記曰衣服以移之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其義家大人曰卿大夫之孝以保守其家之宗廟祭祀爲孝如此爲孝則不敢作亂則不敢不忠不仁不義不慈齊之慶氏魯之臧氏皆叛於孝經者也儒者之道未有不以祖父廟祀爲首務者也曾子無廟祀而啓其手足亦此道也福案荀子大略篇曾子曰

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此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之義也又案曾子立事篇曰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矣又大孝篇曰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然後不辱其身不發其親可謂孝矣此亦口無擇言言滿天下無口過之義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二擇字當讀爲厭斁之斁厭斁即詩所云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也詩思齊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鄭氏箋引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明之釋文鄭作擇此乃鄭康成讀孝經之擇爲斁而讀毛詩之斁爲擇假借也故孔疏曰箋不言字誤也康成此說即宋均所云之評也又尙書呂刑曰罔有擇言在身孔子之義本此無口過無怨惡乃申明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之義卿大夫以守宗廟爲孝謂非止於父母生前之愛敬也且宗廟有祖在孝祖即孝父母也庶人始祭於寢未有身爲卿大夫而無宗廟者也身爲卿大夫上事君下治民中有僚友若言行無德無法必獲罪致禍春秋之世出奔絕祀由於言行無德法者甚多矣若能奉孔子此言則能守宗廟矣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也孔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福謂不娶無後致絕祖宗血食自是不孝若實有其後人而不能奉祖宗之祭祀以致不保不守亦謂之無後故此後字亦不拘於不娶無後解論語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注曰爲後立後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紇不佞失守宗祧紇之罪不及不祀注曰言應有後此皆確證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注】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爲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也【疏】詩云此大雅蕩之什烝民篇語夙夜

匪懈佳賣反注及下字或作解同　夜莫如字又音暮下並同　也解自夜莫至也字本今　無惰古臥反注同【補】藏氏曰案此當作解佳賣反注及下同字或作懈據下標注解惰字知鄭本經必作解故陸音佳賣反若本作懈正字易識陸可不音矣蓋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皆作懈淺人遂據以易釋文也華嚴經音義上孝經鄭注曰匪非也懈惰也顧氏廣圻云釋文注同當作下同【疏】詩云至一人○正義曰夫子既述卿大夫行孝終畢乃引大雅烝民之詩以結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惰匪猶不也【注】夙早至君也○正義曰夙早也釋詁文懈惰也釋言文云義取爲卿大夫能早夜不惰者引詩大意如此云敬事其君也者釋以事一人不言天子而言君者欲通諸侯卿大夫也【補】釋詁文詁誤古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懈惰也釋言文閩本監本毛本皆作惰也此本誤作惰世今

改正挍勘記云案今爾雅釋言情作息

士章【疏】正義曰次卿大夫者卽士也案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一合十爲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辯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辯然不然謂之士【補】推一合十爲士今本推誤惟合誤苔今據毛本改故禮辯名記曰之辯字作辨閩本監本毛本作辯下今辨同挍勘記案禮記月令孟夏正義引作辯名記白虎通作別名記今據月令正義改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注】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故母取其愛

孝經義疏補　卷二　士章　十四

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注】言事父兼愛與敬也故以孝事君則忠【注】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以敬事長則順【注】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注】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安祿位永守祭祀蓋士之孝也【音義】資者人之行下孟反也本今無此句兼古恬反并也之者父也以敬事長丁丈反注皆同則順食稟必錦反云稟賜穀祿也公羊傳爲于僞反爲曰祭一本作始曰爲祭曰音越又人實反別彼列反自食字是非至非字

今本無【補】言事父兼愛與敬也之兼字誤作非今據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盧氏文弨曰槩爲穀之俗字但小變耳從殸誤也爲下舊有於僞反三字是妄人所補宋本皆空白臧氏曰宋本謂槩鈔本也正義曰祿謂廩食合之陸引公羊傳知上闕祿字爲當如字讀又臧氏曰正義引傳曰通古今辯然否謂之士別是非猶辯然否也鄭注大致同此【疏】資於至孝也○正義曰夫子述卿大夫行孝之事終次明士之行孝也言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事君以明割恩從義也資者取也取於事父之行以事母則愛父與愛母同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奪其性也若兼取愛敬者其惟父乎既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也謂以事父之孝移事其君則爲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其長則爲順矣長謂公

孝經義疏補　卷二　士章　十五

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也又言事上之道在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言以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官位而長守先祖之祭祀蓋士之孝也援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爲義當須能明審資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此直言士則諸侯之士前言大夫是戒天子之大夫諸侯之大夫可知也此章戒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也【注】資取至君同○正義曰云資取也者此依孔傳也案鄭注表記考工記竝同訓資取也注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者謂事母之愛事君之敬竝同於父也然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劉炫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恭少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梁王云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注】言事至

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劉炫曰母親至而尊不至豈則尊之不及也君尊至而親不至豈則親之不及也惟父既親且尊故曰兼也劉瓛曰父情天屬尊無所屆故愛敬雙極也注移事至忠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揚名章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也舊說云入仕本欲安親非貪榮貴也若用安親之心則為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忠也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與故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注移事至順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下章云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注不言悌而言敬者順經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焉尚書云邦伯師長安國云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已上皆是士之長注能盡至祭祀○正義曰謂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祿謂廪食位謂爵位廣雅曰位涖也涖下為位王制云上農夫食九人謂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

上士倍中士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諸侯言保其社稷大夫言守其宗廟士則保守竝言者皇侃云稱保者安鎮也守者無逸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言守也士初得祿廣雅曰位涖也正誤云廣雅作涖位故兩言之也補祿也按勘記案浦氏鏜所據乃俗本不知位涖取同聲之字為訓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各本涖下脫去也字遂與下條合而為一孝經正義可據也守者無逸也之逸字誤作近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攷福案公羊定公四年傳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何休解詁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為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與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

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徐彥疏引鄭氏孝經注曰資者人之行也注四制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云云之說具於孝經疏福案徐彥乃晚唐人彼見之疏倘是元行沖疏也明皇注此條已不用鄭注而元疏仍存鄭說自是唐以前人不肯多棄古義邪竭見其不與注相應而刪之所謂校定者郎此等處可見宋技定反不如唐疏矣又案資人之行也乃鄭小同語今注雖無存然倘見於陸氏音義所出之字中且見於徐彥疏中所引今明皇注資取也亓行沖正義曰云資取也者此依孔傳也福謂此雖見於偽孔傳然亦有所本何休解詁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是劭公以取字代資字郎是以取訓資字也況正文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亦郎是承明上文資字之義故不得謂明皇注依偽孔傳

也計資字之訓有三一乃康成注禮記喪服四制云資猶操也二乃小同注孝經資人之行也三乃何休解詁公羊資取也何說為長漢尉氏令鄭季宣碑咨父事君此皆異文不可據又通典八十卷引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曰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為人子乃能為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為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為父在君則為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者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此亦漢人說孝經公羊之義也禮記喪服四制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晉書禮志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禮以太子既以子為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逆

除太子稱臣之制並虞以爲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注】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音義】詩云此詩小雅節南山之什小宛篇語　夙興夜寐面利反　無忝辱也他簟反　爾所生所生謂父母本今作爾【補】所生謂父母也母誤祖今據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攺臧氏曰葉鈔本釋文無忝下空闕據開宗明義章引詩釋文作毋念爾祖則此無字亦當作毋毛詩小宛釋文云毋忝音無可證也又卿大夫章釋文夜莫加字又音皆下並同然則鄭於此章當有夜莫也注【疏】詩云至所生○正義曰夫子述士行孝畢乃引小雅小宛之詩以證之也言士行孝當早起夜寐無辱其父母也【注】忝辱至親也○正義曰云忝辱也者釋言文云所生謂父母也者下章云父母生之是也云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者亦引詩之大意也【補】福謂曾子立孝篇亦引此詩二句并云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壹孝壹弟可謂知終矣此即是曾子傳孔子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之義也家大人注曰長謂公卿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漢書章彪傳注引孝經緯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即以孝事君則忠之古義也又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欲先人言欲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

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又云朝有過夕改夕有過朝改制言中篇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皆是聖賢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義又國語敬姜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亦其義也再以此證庶人章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則患當訓禍及乃及身之義益明矣

孝經義疏補　揚州阮福

孝經注疏卷三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元行沖疏

宋邢昺校

庶人章【疏】正義曰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補】皇侃云侃誤祝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兼包府史之屬兼包誤案卽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嚴植之誤爲爵列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人無限極誤爲人謂家民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皆爲庶人皆誤以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

用天之道【注】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地之利【注】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注】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饑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此庶人之孝也【注】庶人爲孝唯此而已【音義】春生夏長丁丈反秋收如字又手又反本作斂力儉反冬藏才郎反分方云反注同地之利分別彼列反五土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丘陵阪險阪音反險音許檢反又蒲板反宜穀粟本作宜種穀棘自丘陵宜棘本今無以養羊尚反父母行下孟反音如字不爲非度待洛反財爲費芳味反什音十一而出十而出一無所復扶又反謙自行字至謙本今無【補】秋收冬藏收作斂今據石臺本鄭注本改按勘記宋正義云此依鄭注也則當作秋收岳本改爲秋斂非舉事順時舉誤四各盡所宜誤爲原隰之宜此分地利也地誤池用節省則免饑寒免誤兒公賦既充既誤時則私養不闕私誤篤庶人爲孝爲誤之唯此而已唯誤止今悉據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又蒲板反之板今本作救今據釋文按勘記引葉本盧本改行下孟反音如字臧氏鏞堂云案音如字當作又如字否則音爲哉字之訛【疏】用天至孝也○正義曰夫子上述士之行孝已章次明庶人之行孝也言庶人服田力穡當須用天之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地五土所宜之利謹慎其身節省其用以供養其父母此則庶人之孝也援

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爲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其親也【注】春生至道也○正義曰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者此依鄭注也爾雅釋天云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安寧卽閉藏之義也云舉事順時此用天之道也者謂舉農畝之事順四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耘苗秋收則穫割冬藏則入廩也【注】分別至利也○正義曰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者此依鄭注也案周禮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所謂青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之類是也云各盡其所宜此分地之利也者此依孔傳也劉炫曰云黍稷生於陸菰稻生於水【注】身恭至不闕○正義曰云身恭謹則遠恥辱者論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云用節省則免饑寒者用謂庶人衣服飲食喪祭之用當須節省禮記曰食節事時又

日庶人無故不食珍及三年之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是免饑寒也云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者賦者自上稅下之名也謂常省節財用公家賦稅充足而私養父母不闕乏也孟子稱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又云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是也〔注〕庶人至而已○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而庶人獨言此釋言此之意也謂天子至士孝行廣大其章略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天分地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言唯此而言庶人已庶人不引詩者義盡於此無贅詞也〔補〕服田力穡穡誤釋今據閩本毛本改生成之道也成誤蔑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謹愼其身愼誤身身誤道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節省其用以供養其父母節省下有而字無其字今據閩本監本毛本增其字則而字

庶人行孝曰畜誤爲有公自而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以畜養爲義義誤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夏爲長穮穮誤統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挍勘記案爾雅作穮釋文云本亦作穮夏長則耘苗挍勘記案說文穮字注云除苗閒穢也或从芸作耘今字省艸作耘閒本以下作芸非也此依鄭注也挍勘記案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丘陵阪險宜種桑栗見太平御覽卷三十六初學記卷五唐司馬貞議及釋文所引皆云鄭注今本作魏注非是今據此改臧氏曰末句當從一本作宜種棗棘作桑栗者非趙岐注云本作劉熙今據正誤改福案諸葛孔明便宜十六策曰經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制之以財用之以禮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素有積蓄以備其後此漢武侯說孝經古義也又案此引經祇有二句乃前後加以說經之語又統稱爲經云或魏文侯傳文乎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注〕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疏〕故自天子古文分此以下別爲一章故患難奴旦反不及其身也善一本作難自故建王善字本今無未之有也〔補〕臧氏曰正義曰諸家皆以爲患及身又惟著顧篇謂患爲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又謝萬云能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難故鄭注云善未有也按謝萬引注知陸本作善是也之字當衍淺人誤以注爲經故增之一本作難難當爲歎字之說也〔疏〕故自至有○正義曰夫子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行孝畢於此總結之則其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不別故從

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其孝道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己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及今未有此理蓋是勉人行孝之辭也〔注〕始自至未有○正義曰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者謂五章以天子爲始庶人爲終也云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者謂天子庶人尊卑雖別至於行孝其道不殊天子須愛親敬親諸侯須不驕不溢卿大夫須言行無擇士須資親事君庶人謹身節用各因心而行之斯至豈藉創物之智扛鼎之力若率強之無不及也云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者此謂人無貴賤尊卑行孝之道同致若各率其己分則皆能養親言患不及於孝者未有也禮記說孝道包含之義廣大塞乎天地橫乎四海經言孝無終始謂難備於終但不致毀傷立身行道安其親忠於君一事可稱則行成名立不必終始皆備也此言孝行甚易無不及之理固非孝道不終始致必及之患也云言無此理故曰未有者此釋未之有之

意也謝萬以爲無終始恒患不及未之有者少賤之辭也劉瓛云禮不下庶人若言我賤而患行孝不及己者未之有也此但得憂不及之理而失於歎少賤之義也鄭曰諸家皆以爲患及身今注以爲自患不及將有說乎苔曰案說文云患憂也廣雅曰患惡也又若案注說釋不及之義凡有四焉大意皆謂有患貴賤行孝無及之憂非以患爲禍也經傳之稱患者多矣論語不患人之不己知又曰不患無位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左傳曰宣子患之皆是憂惡之辭也惟蒼頡篇謂患爲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故皇侃曰無始有終謂改悟之善惡禍何必及之則無始之言已成空設也禮祭義曾子說孝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夫以曾參行孝親承聖人之意至於能終孝道尙以爲難則寡能無識固非所企也今

孝經義疏補　卷三　庶人章　五

爲行孝不終禍患必及此人偏執詎謂經通鄭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斯則必有災禍何得稱無也苔曰來問指注凶悖懸之倫經言戒不終善美之雖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曾子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又此章云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儀有能養而不能終只可未爲具美無宜郎同注懸也古今凡庸詎識學道但使能養安知始終若令皆及於災便是比屢可貽禍矣而嘗朝通識者以爲鄭注非誤故謂萬云言爲人無終始者謂孝行有終始也患不及者謂用心憂不足也能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難故鄭注云善未有也諦詳此類將謂不然何者孔聖乖文包於上下盡力隨分寧限高卑則因心而行無不及也非依謝萬之說此則常情所昧矣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若施化惟待聖人于哉方期一過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爲虛說者與制旨曰嗟乎孝之爲大若天之不

可逃也地之不可遠也朕窮五孝之說人無貴賤行無終始未有不由此道而能立其身者然則聖人之德豈云遠乎我欲之而斯至何患不及於己者哉

〔訓〕若韋強之無不及也韋誤率段氏玉裁云率當作韋今據此攷禮記說孝道包含之義本無禮記二字浦氏鏜云說上當脫禮記二字今據此增制旨曰挍勘記案唐元宗孝經制旨一卷見唐書藝文志竊謂孔子言庶人之孝不過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而已卽曾子所謂以力惡食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皆其義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大戴禮少閒篇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又案而患不及者之患字其說有二一是明皇注云患不能及者制旨云

孝經義疏補　卷三　庶人章　六

何患不及於己哉蓋以患字作憂慮字解言天子庶人始終各有孝道之分際而憂患己之力不能及乎其孝之分際者未之有也此本謝萬劉瓛之說也一是邢疏引蒼頡篇謂患爲禍患孔鄭韋王之學引蒼頡篇以釋此經言孝無終始禍患必及其身也竊謂孔鄭韋王之說是也謝劉明皇之說非也此患字所以作禍字解者言孝須有始有終若無始無終而禍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孔曾之學皆以防禍患爲先故曾子曰君子患難除之又曰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凡絕之也又曰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此皆是禍患及之之義亦卽是自天子至庶人皆恐禍患及身之義明是曾子發明孝經之義譬如曾子注此經也至於及字之義亦屢

見於曾子曾子又曰忿言不及於己五者不遂災及
乎身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蓋皆謂禍患之及
身而且及親也孝經曾子不但義互發明卽文理亦
復相似試以曾子證之當從蒼頡篇訓無疑矣至於
終始之說禍又謂開宗明義章曰孝之始也孝之終
也已明言終始二字論語亦曰愼終追遠是終始自
當屬之孝道若明皇注以終始爲天子至庶人之終
始其義竊所不取何也孔子於諸侯章卿大夫章士
章皆言然後能保其社稷保其宗廟守其祿位獨於
天子庶人首尾兩章未言保守等義故於此作總結
語云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也言及於禍患五等所同
天子當防患及也明皇講此經不知患及天子之戒
是孔子曾子論孝之時似已預括天寶之事所繫豈
不大哉又疏內兩鄭曰皆有誤皆當云主鄭者曰蓋
唐人問難之辭不然鄭注內不應有諸家二字且後
鄭曰所引尙書乃東晉古文小同時安得知之此倘

孝經義疏補　卷三　庶人章　七

書亦不過唐時主鄭者所引元行沖等駁之所以傳
會制旨卽御製序內所云今存於疏用廣發揮也而
今人或卽輯爲鄭注誤矣又案漢書杜周傳引孔子
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解爲禍患此西漢人已如此矣

三才章

疏 正義曰天地謂之二儀兼人謂之三才曾子見夫子陳說五等之孝旣畢乃發歎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歎美乃爲說天經地義人行之事可敎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等之後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注 參聞孝行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爲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注 經常也利物爲義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爲義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注 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爲常行也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敎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注 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敎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音義 曾子曰甚哉 曾從八正甚從甘匹正皆放此 語魚據反 喟丘媿反又丘恠反 然 自語字至然本今無 夫 音符 孝民之行 下孟反注同 也孝弟 大計反本亦作悌 恭敬民皆樂 音洛 之 自孝弟至之字本今無 其政不嚴而治

孝經義疏補　卷三　三才章　八

直吏反注同 政不煩苛 音何 自政字至苛本今無 補 人之常德 石臺本岳本常作恆校勘記案作常避宋諱正義引易恆其德貞作常其德貞皆仍宋刻之舊 疏 曾子至而治○正義曰夫子述上從天子下至庶人五等之孝後總以結之語勢將畢欲以更明孝道之大無以發端特假曾子歎孝之大更以彌大之義告之也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者經常也人生天地之閒稟天地之氣節人之所法是天地之常義也聖人司牧黔庶故須法則天之常明因依地之義利以順行於天下是以其爲敎也不待肅戒而自成也其爲政也不假威嚴而自理也 注 參聞至大也○正義曰高謂天子卑謂庶人言曾參旣聞夫子陳說天子庶人皆當行孝始知孝之爲大也 注 經常至義也○正義曰云經常也利物爲義者經常卽書傳通訓也易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是利物爲義也云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者鄭注

論語云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案周易曰常其德貞孝是人之常德也云若三辰運天謂日月星以時運轉於天云五土分地而爲義也者釋名云土者吐也言吐生萬物周禮五土十地之利言孝爲百行之首是人生有常之德若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有常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爲利則知貴賤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貴法則於天地然此經全與左傳鄭子大叔荅趙簡子問禮同其異一兩字而已明孝之與禮其義同【注】天有至行也○正義曰云天有常明者謂日月星辰照臨於下紀於四時人事則之以夙興夜寐忝爾所生故下文云則天之明也以云地有常利者謂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晨羞夕膳色養無違故下文云因地之利也此皆人能法則天地以爲孝行者故云亦以孝爲常行也上云天之經地之義此言天地之經而不言義者爲地有利物之義亦是天常也若分而言之則爲義合而

言之則爲常也【注】法天至理也○正義曰云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者上文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者故云法天明以爲常釋天之明也因地利以爲義釋地之利也云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者經云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則以政教相就而明之嚴肅相連而釋之從便宜省也制旨曰天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明地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利人無立身之本無以常其德然則三辰迭運而一以經之者大利之性也五土分植而一以宜之者大順之理也百行殊途而一以致之者大中之要也夫愛始於和而敬生於順是以因和以敎愛則易知而有親因順以敎敬則易從而有功愛敬之化行而禮樂之政備矣聖人則天之明以爲經因地之利以行義故能不待嚴肅而成可久可大之業焉

【補】福案則法也論語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注詩卷阿四方爲則箋禮記曲禮必則古昔疏又禮運故聖人作則疏國語周語五曰夷則注晉語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注楚語使知上下之則注神狎民則注皆訓則爲法也孝經則字凡四見此章云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又聖治章云民無則焉則而象之皆訓作法字則字之義譬如繩尺規矩周人最重之故左傳載公孫枝對秦伯曰唯則定國季文子使史克對文公云引周禮曰則以觀德又引誓命曰毀則爲賊北宮文子引詩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天明猶云天理周書曰紹天明左傳曰反易天明二三子順天明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閒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繼行之不敢不致如父

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乎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音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盛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此漢董氏說孝經古義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注】見因天地教化人之易也

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注】君愛

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注】陳說德義之美爲衆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注】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注】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睦矣**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注】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音義】民之易以豉反本今作人之易也而民興行下孟反上好呼報反下好禮同義自上字至義本今無而民不爭爭鬭之爭從爪下爭正皆放此若文王敬讓於朝直遙反

虞芮推畔於田則下効戶教反之自若字至之本今無導音道本或作道之以禮樂示神至反之以好如字又呼報反惡如字又烏路反注同而民知禁金鴆反注同【補】上好義顧氏廣圻云注當取論語上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之文以證孝經導音道本或作道臧氏按此當作道音導本或作導論語道千乘之國釋文道音導本或作導可證正德本疏中道之以禮樂之教監本毛本悉改爲導此亦淺人所改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皆作導【疏】先王至知禁○正義曰言先王見因天地之常不肅不嚴之政教可以率先化下人也故須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風教無有遺其親者於是陳說德義之美以順人教誨人則人起心而行之也先王又以身行敬讓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德而不爭競也又導之以禮樂之教正其心跡則人被其教自和睦也又示之以好者必愛之惡者必討之則人見之而知國有禁也【注】見因至易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言先王見天明地利有益於人因之以施化行之甚易也【注】君愛至親者○正義曰此依王注也言君行博愛之道則人化之皆能行愛敬無有遺忘其親者卽天子章之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注】陳說至行之○正義曰易稱君子進德修業又論語云義以爲質又左傳說趙衰薦郤穀云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且德義之利是爲政之本也言大臣陳說德義之美是天子所重爲群情所慕則人起發心志而效行之【注】君行至不爭○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宋禮記鄉飲酒義云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言君身先行敬讓則天下之人自息貪競也【注】禮以至睦矣○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禮記云樂由中出禮自外作中謂心在其中也外謂跡

見於外也由心以出者宜聽樂以正之自跡以見者當用禮以檢之檢之謂檢束也言心跡不違於禮樂則人當自和睦也【注】示好至犯也○正義曰云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者案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故示有好必賞之令以引喻之使其慕而歸善也示有惡必罰之禁以懲止之使其懼而不爲也云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者謂人知好惡而不犯禁令也【補】又論語云義以爲質按勘記案論語釋文出爲質云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此與釋文合福案陸德明音義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田兩整句此鄭注也鄭氏用詩虞芮質厥成之事以注敬讓不爭之經豈爲繁藁而唐注刪之班固白虎通三教曰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卽法天地人各何

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王符潛夫論斷訟引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禮記緇衣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鄭康成引孝經示之以好惡句注之此眞康成義也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爲太師周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音義】詩云此詩小雅節南山之詩赫火白反本又作赤師尹若家張勇反卑之屬也女音汝下同當視民常旨反皆放此自若字至放此本今無

【疏】詩云至爾瞻○正義曰夫子既述先王以身率下次及大臣助君行化之義畢乃引小雅節南山詩以證成之赫赫明盛之貌也師尹太師尹氏也○言助君行化爲人模範故人皆瞻之【注】赫赫至之也○正義曰云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爲太師周之三公也者此毛傳文太師大傅太保是周之三公尹氏時爲太師故曰師尹氏也云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者引詩大意如此孔安國曰具皆也爾女也古語或謂人具爾瞻則人皆瞻女也此章再言先之是君身行率先於物也陳之導之示之是大臣助君爲政也案大戴禮云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大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後引周禮稱三公無官屬與王同職坐而論道又案尚書益稷篇稱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孔傳曰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言同體若身君任股肱臣戴元首之義也

孝經義疏補　卷三　三才章

故禮緇衣稱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緇衣之引詩書是明下民從上之義師尹大臣也一人天子也謂人君爲政有身行之者有大臣助行之者人之從上非唯從君亦從論道之大臣故并引以結之也此章上言先王下引師尹則知君臣同體相須而成者謂此也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故斷章引太師之什今不取也【疏】古語或謂人具爾瞻浦氏鏜云古語或謂四字疑衍文下句則疑謂字之誤言同體若身同誤大校勘記引正誤云大則同是也今據此改福謂孔子所以引詩師尹者孝教出於師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三日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日孝行以親父母此言孝教出於師況乎太師此所引二句意固在於民聽然孔子之意尤節取師尹二字以爲政教之證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及邢疏謂引大臣以并結似未得孔子曾子之本義也

孝經義疏補　卷三　三才章

孝經義疏補　揚州阮福

孝經注疏卷四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元行沖疏

宋邢昺校

孝治章【疏】正義曰夫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爲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注】言先代聖明之王以至德要道化人是爲孝理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注】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尚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注】萬國舉其多也言行孝道以禮天下皆得懽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音義】昔正皆仿此本今作昔聘匹正反問天子無恙羊尚反五年一朝直遙反下注同郊迎魚敬反又魚荊反芻初俱反禾百車以客苦百反本或作以客禮待之夜設庭燎力召反本亦作燎同一音力弔反徐力燒反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衆爲明當爲于僞反下皆同王者侯者候戶豆反伺音司又相

吏反伯者長丁丈反下同男者任而鴆反也德不倍步罪反別彼列反優自聘字至優本今無故得萬國之歡字亦作懽【疏】故得萬國之懽心鄭注本懽作歡石臺本萬作万注同按勘記案唐人千萬字多作万萬國舉其多也岳本多改作大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七引孝經鄭注曰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芻米百車以客禮待之晝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也周禮大行人疏引鄭注世子郊迎儀禮覲禮疏引鄭注云天子使世子郊迎禮記王制正義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別優劣正義曰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言斥候而服事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臧氏案舊解言公侯與鄭注異釋文曰當爲于僞反下皆同舊解亦無惟伯者

長也爲一國之長也男者任也與鄭注合然則正義所稱舊解不專謂鄭注矣本或作以客禮待之此八字非陸語故舊本空一字以別之校者據此釋文有此本也序錄謂孝經童蒙始學特紀全句則此一本是正義疏家稱引舊注往往不加區別禮記正義引孝經即此注也【疏】子曰至先王○正義曰此章之首稱子曰者爲事訖更別起端首故也言昔者聖明之王能以孝道治於天下大教接物故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以五等之君乎言必禮敬之明王能如此故得萬國之懽心謂各修其德盡其懽心而來助祭以事其先王經先王有六焉一曰先王有至德二曰非先王之法服三曰非先王之法言四曰非先王之德行五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皆指先代行孝之王此章云以事其先王則指行孝王之祖考【注】言先至孝理○正義曰此釋孝治之義也國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尚書洪範云睿作聖左傳照臨四方曰

明昔者非當時代之名明王則聖王之稱也是汎指前代聖王之有德者經言明王還指首章之先王也以代言之謂之先王以聖明言之則爲明王事義相同故注以至德要道釋之【注】小國至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義也五等諸侯則公侯伯子男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言斥候而服事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爵則上皆勝下若行事亦互相通舜典曰輯五瑞孔安國曰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斯則堯舜之代已有五等諸侯也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案尚書武成篇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鄭注王制云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是有公侯伯而無子男武王增之總建五等時九州界狹故土惟三等則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界增諸侯之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

男百里然據鄭元夏殷不建子男武王復增之也案五等公爲上等侯伯爲次等子男爲下等則小國之臣謂子男卿大夫況此諸侯則王卑也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諸侯言列國者兼小大是小國之卿大夫有見天子之禮也言雖至卑盡來朝聘則天子以禮接之案周禮掌客云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三等其五等之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唯上介有禽獻其卿大夫士有特來聘問者則待之如其爲介時也是待諸侯及其臣之禮是皆廣敬之道也【注】萬國至祭也○正義曰云萬國舉其多也者此依魏注也詩書之言萬國者多矣亦猶言萬方是舉多而言之不必數滿於萬也皇侃云春秋稱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禹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而置九州九州之中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計有萬國也因引王制殷之諸侯有千七百七十三

國也孝經稱周之諸侯有九千八百國所以證萬國爲夏法也信如此說則周頌云綏萬邦六月云萬邦爲憲豈周之代復有萬國乎今不取也云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懽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者言明王能以孝道理於天下則得諸侯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也各以其職來祭者謂天下諸侯各以其所職貢來助天子之祭也知者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注云盛其饌與貢謂祫祭先王又云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饌諸侯所獻又云內金示和也注云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荊楊二州貢金三品又云束帛加璧尊德也注云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又云龜爲前列先知也注云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荊州納錫大龜又云金次之見情也注云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又云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注云萬民皆有此物荊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

貢纖楊州貢篠簜又云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注云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大傳云遂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又周頌曰駿奔走在廟此皆助祭者也【補】則指行孝王之祖考本作考祖今據正誤改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也本無下昔字今據正誤依國語增還指首章之先王也指誤有言雖至卑卑誤畢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上公饔餼九牢上誤王今據周禮掌客改子男饔餼五牢五上脫餼字今依周禮補唯上介有禽獻上誤止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獻本作獻校勘記案周禮作獻今據周禮改荊楊二州貢金三品閩本監本毛本楊作揚段氏王裁云今人多作揚从才攷廣雅云楊揚也毛詩王風揚之水釋文云或作楊然則毛傳楊激楊也正廣雅之所本而郭忠恕佩觿曰楊柳也亦州名是郭所據

書作楊後人因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之云改爲
揚州不知古今字多假借所重惟音則州名當依古
从木也揚州貢篠簜篠簜誤篠蕩今據閩本毛本改
按勘記云監本篠作篠不成字案說文作筱隸變篠
陸德明釋文云簜或作篡福案公羊莊公二十五年
傳陳侯使女叔來聘何休曰稱字敬老也禮七十雖
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
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此何氏說孝經古義也又
矣大戴禮記朝事篇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
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
孝也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注】理國謂
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況知禮義之
士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注】諸侯能行孝

理得所統之懽心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音義】五年
一巡音旬又作狩守手又反本勞來上力報反下力代反自五年字至力代反本今無
不敢侮亡甫反於鰥古頑反寡無妻曰鰥無夫曰寡【補】理國謂諸侯也按勘記案
經作治注作理避所諱尚書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
四朝鄭康成注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
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
師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
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
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
諸侯冬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福案禮記
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
守孔穎達疏曰案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
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之朝

代爲四部四年乃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孝
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衍亦得鄭
意臧氏案上注五年一朝釋文音朝直遥反云下注
同禮記正義所引與陸本合禮記王制正義引孝經
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廣韻二
十八山鄭氏云六十無妻曰鰥五十無夫曰寡文選
潘安仁關中詩注引鄭注曰五十無夫曰寡正義曰
舊解士知義理又曰士丈夫之美稱故注言知禮義
之士乎臧氏按正義引舊解三事其二與鄭注合此
以士爲丈夫之美稱與下注臣男子賤稱文句極相
似第釋文稱字言始見下則非也豈
士知義理句爲鄭注而唐注本之乎【疏】治國至先君○正義曰此
說諸侯之孝治也言諸侯以孝道治其國者尚不敢
輕侮於鰥夫寡婦而況於知禮義之士民乎言亦必
不輕侮也以此故得其國內百姓懽悅以事其先君
也【注】理國至士乎○正義曰云理國謂諸侯也者此

依魏注也案周禮云體國經野詩曰生此王國是其
天子亦言國也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諸侯
之國上言明王理天下此言理國故知諸侯之國也
言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者案王制云老而
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天民之窮而
無告者也則知鰥夫寡婦是國之微賤者也言國之
微賤者君尚不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釋經之士民
詩云彼都人士左傳曰多殺國士此皆說指有知識
之人不必居官授職之士舊解士知義理又曰士丈
夫之美稱故注言知禮義之士乎謂民中知禮義者
【注】諸侯至享也○正義曰云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
之懽心者此言諸侯孝治其國得百姓之懽心也一
國百姓皆是君之所統理故以所統言之孔安國曰
亦以相統理是也云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者祭享
謂四時及禘祫也於此祭享之時所統之人則皆
恭其職事獻其所有以助於君故云助其祭享也【補】

詩烝民不侮矜寡孔子之語即本此也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注】理家謂卿大夫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貴者**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注】卿大夫位以材進受祿養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懽心助其奉養【音義】男子賤稱尺證反下同小大盡津忍反節自男子至節字本今無養羊尚反【補】男子賤稱臧氏按釋文知注云臣男子賤稱妾女子賤稱小大盡節養臧氏案唐注云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懽心助其奉養鄭注當類此【疏】治家至其親○正義曰此說卿大夫之孝治也言以孝道理治其家者不敢失於其家臣妾賤者而況於妻子之貴者乎言必不失也故得其家之懽心以承事其親也【注】理家至貴者○正義曰云理家謂卿大夫者此依鄭注也案下章云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禮記王制曰上大夫卿則知治家謂卿大夫云臣妾家之賤者案尚書費誓曰竊馬牛誘臣妾孔安國云誘偷奴婢既以臣妾爲奴婢是家之賤者也云妻子家之貴者案禮記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妻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妻子家之貴者也【注】卿大夫至奉養○正義曰云卿大夫位以材進者案毛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是位以材進也云受祿養親者言能孝理其家則受其所稟之祿以養其親云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懽心者謂小大皆得其懽心小謂臣妾大謂妻子也云助其奉養者案禮記內則稱子事父母婦事舅姑日以雞

初鳴咸盥漱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問衣燠寒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此皆奉養事親也天子諸侯繼父而立故言先王先君也大夫惟賢是援居位之時或有俸祿以遠於親故言其親也注順經文所以言助其奉養此謂事親生之義也若親以終沒亦當言助其祭祀也明王言不敢遺小國之臣諸侯言不敢侮於鰥寡大夫言不敢失於臣妾者劉炫云遺謂意不存錄侮謂忽慢其人失謂不得其意小國之臣位卑或簡其禮故云不敢遺也鰥寡人中賤弱或被人輕侮欺陵故曰不敢侮也臣妾營事產業宜須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明王況公侯伯子男諸侯況士民鄉大夫況妻子者以卑者尊貴故況列國之貴者諸侯差卑故況國中之王者以五等皆貴故況其卑也大夫或事父母故況家人之貴者也【補】案尚書費誓曰誓誤詹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妻者親之主也親誤君今據正誤改則受其所稟之祿稟誤槀今據毛本改稱子事父母事誤妻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蕡稻挍勘記案禮記作費諸本从竹非也棗栗飴蜜以甘之栗誤粟挍勘記云監本毛本作果亦誤閩本作栗是也今據閩本改故況列國之貴者列誤則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福謂臣妾之臣乃卿大夫之家臣論語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又原思爲之宰注包氏曰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史記世家云孔子由司空爲大司寇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大夫稱家故以原憲爲家采邑之宰也曾子立事篇曰使子猶使臣也又曰忿怒其臣妾此皆謂家臣之臣且大夫稱家即是治家者之義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注】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懽心則存安其榮沒享

其祭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注】上敬下
懽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亂無因
而起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注】言明王以孝
爲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致如此福應【音義】夫
然音符則致張利反從夂音防里反他皆放此俗作攴非其樂音洛自則致至洛字本今
無祭則鬼享許丈反災本或作灾則才反【補】祭則鬼享之石臺本享作亯校勘記
案亨通之亨烹飪之烹獻享之享古多作亯然上孝
理皆得懽心本脫然字孝誤好閩本監本毛本亦作
好石臺本岳本作然上孝理正義同今據此增改釋
文校勘記臧氏云則致張利反從夂音防里反他皆

放此俗作攴非葉本夊作夂周氏春云說文夂山危
翻音衰又楚危翻音吹前後音注互異致字入此部
又案說文夊防後翻讀若黹卽釋文所云防里翻也
致字不入此部按作夊是音防里反則非也則致其
樂臧氏按紀孝行章養則致其樂注當引此文孝治章注同【疏】夫然至如此○正義曰此總結天子
諸侯卿大夫之孝治也言明王孝治天下則諸侯以
下各順其教皆治其國家也如此各得懽心親若存
則安其孝養沒則享其祭祀故得和氣降生感動昭
昧是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災害之萌不生禍亂之
端不起此謂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能致如此之美
【注】夫然者至其祭○正義曰云夫然者然上孝理皆
得懽心者此謂明王諸侯大夫能行孝治皆得其懽
心也云則存安其榮者釋生則親安之云沒享其祭
者釋祭則鬼享之也【注】上敬至而起○正義曰此釋
天下和平以皆由明王孝治之所致也皇侃云天反

時爲災謂風雨不節地反物爲妖妖卽害物謂水旱
傷禾稼也善則逢殃爲禍臣下反逆爲亂也【注】言明
至福應○正義曰云言明王以孝爲理則諸侯以下
化而行之者案上文有明王諸侯大夫三等而經獨
言明王孝治如此者言由明王之故也則諸侯以下
奉而行之而功歸於明王也云故致如此福應者福
謂天下和平應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補】福謂曾子大孝篇曰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豫卽此所謂安
也瞽叟底豫而天下化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
者定此之謂大孝卽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之道也郝
氏懿行爾雅義疏云廣雅云享養也祭統云祭者所
以追養繼孝也蓋緣孝子之心畜養無已故於祭祀
追而繼之謚法云協時肇享曰孝正與爾雅義疏合
王符潛夫論正列篇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
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

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
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
報之以福也曾子本孝篇曰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
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此皆生
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之義也論語曰其爲人也孝
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
也此卽孝經維持封建之義也家大人云生則親句
安之句祭則鬼句享之句此言生則親也子則以親
禮安之死則鬼也子則以鬼禮享之非親安于子鬼
享于子也故喪親章復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語更
明矣說文亯獻也从高省象孰物形引孝經曰祭則
鬼亯之亯乃篆文說文獨引孝經者必是衛宏孝經
古文獨如此故許氏特借古文以明之不但唐注誤
或漢人之注已有誤者似潛夫論已昧于說文之古
讀法矣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注】覺大也義取天子

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音義】詩云此大雅蕩之什抑篇語有覺音角大也德行下孟反注同【疏】詩云至順之○正義曰夫子說昔明王孝治之義畢乃引大雅抑篇贊美之也言天子身有至大德行使四方之國皆順而行之【注】覺大至行之○正義曰云覺大也者此依鄭注也故詩發云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化是以覺爲大也云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者言引詩之大意如此也【補】贊美之也贊美誤作讚武今據閒本監本毛本敗福謂古与順訓二字每相通借順訓皆从川訓之即順之順之亦訓之也是孝經之順字亦兼訓字以爲義家大人日抑詩引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四國順之即是四國訓之與上四方其訓之無異抑詩無競二句乃引詩烈文無競二句舊文而證釋之也若曰烈文常謂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矣果有覺德行必四國訓之也特變訓書順耳訓即順也此詩反覆于訓行之義其九章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順字亦是訓字之通變與四國順之相同也

孝經義疏補　　揚州阮福

孝經注疏卷五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元行沖疏

宋邢昺校

聖治章【疏】正義曰此言曾子聞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否夫子因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注】參聞明王孝理以致和平又問聖人德敎更有大於孝不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注】貴其異於萬物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注】孝者德之本也孝莫大於嚴父【注】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爲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注】謂父爲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音義】聖從壬正從王非之行下孟反則周公周公名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補】參聞明王孝理閒誤問今據石臺本改【疏】曾子至人也○正義曰夫子前說孝治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言德行之大也將言聖德之廣不過於孝無以發端故又假曾子之問曰聖人之德更有加於孝乎乎猶

否也夫子承問而釋之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唯人最貴也人之所行者莫有大於孝行也孝行之大者莫有大於尊嚴其父也嚴父之大者莫有大於以父配天而祭也言以父配天而祭之者則文王之子成王之叔父周公是其人也注貴其至物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夫稱貴者是殊異可重之名按禮運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是異於萬物也注萬物至父也○正義曰云萬物資始於乾者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云人倫資父爲天者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鄭元云父者子之天也殺巳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人倫資父爲天也云故孝行之大莫過於嚴其父也者尊謂崇也嚴敬也父即同天故須尊嚴其父是孝行之大也注謂父至人也○正義曰云謂父爲天雖無貴賤者此將釋配天之禮始自

周公故先張此文言人無限貴賤皆得謂父爲天也云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者但以父配天徧檢羣經更無殊說按禮記有虞氏尚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之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是周公嚴父配天之義也亦所以申文王有尊祖之禮也經稱周公其人注順經旨故曰始自周公也

補杜預左氏傳注曰按勘記案曰上當有一注字今據此增徧檢羣經羣作群按勘記云當作羣唐元度云俗作群班固白虎通聖人篇曰聖人何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湯武與文王比方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福案揅經室集性命古訓云孝經言天地之性可見性必命于天也言人爲貴可見人與物同受天性惟人

有德行行首於孝所以爲貴而物則無之也所以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又云案性字本從心從生先有生字後造性字商周古人造此字時即以諧聲聲亦意也然則告子生之謂性一言本不爲誤故孟子不駁闢之而先以言問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蓋生之謂性一句爲古訓而告子誤解古訓竟無人物善惡之分其意中竟欲以禽獸之生與人之生同論與孝經人爲貴之言大悖是以孟子據其荅應之然字而以羽雪玉大牛人之性不同闢之蓋人性雖有智愚然皆善者也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孟子非闢其生之謂性之古說也釋氏視人性太過竟欲歸於寂靜告子視人性不及幾欲偏於蠢動惟詩書孔孟之言得其中福謂此論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最明矣又性命古訓曰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按性與命今分兩事兩字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命即所以

爲性性即所以爲命與孟子所說不謂性不謂命若合符節子思之學傳於孟子一步不失也福謂孔子與曾子言性無異亦與子思孟子無異性命二字當作一字講中庸首句是也性命二字互勘講即孟子不謂性不謂命是也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性即命也命即性也率上之率書訓爲即天下以仁之帥故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亦是率從左傳作帥儀禮親聘禮射禮古文帥皆作率此蓋謂人之性即味色聲臭安佚此人之本性如此而不帥之以道則任放無節故曰修道之謂教即孝經人爲貴天性以孝爲教之說也孔曾思孟言性皆實實在孝善仁字上起義所以家大人闢李翺復性書爲禪學也至子論語性與天道之性雖同是命字但此乃又言天之生人有壽天貴賤之別天之生世代有治亂之分孔子於此必知之性即是天道故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則曰吾巳矣夫顏子死則曰天喪予西狩獲麟則曰吾道窮

矣蓋孔子不得其位不行其道而知天命乃作春秋春秋世亂多不忠不孝之人上無以敎之下無以效之故春秋之義行而亂臣賊子懼焉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此即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此乃子思言孔子不得位也中庸疏引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大戴記曾子大孝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盧氏注卽引此經漢書董仲舒傳曰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過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注 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注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注 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訓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注 言無大於孝者 音義 祀音似 后稷上音後稷官名后社名弃 周公之始祖也 故異其處昌慮反 辟后稷也音避本亦作避同 於朝直遙

反 越音遠也 國 重直龍反 譯本亦作驛同音亦 異字王音亦本今無 自 故 夫音符

補 福案釋文稷官名是也后稷之稱自應在封部之後若始命稷官之時安得稱后尚書曰汝后稷福家藏宋板列女傳作汝居稷與今文不同其實孔穎達尚書正義本言汝居稷官與列女傳合是尚書云居稷孔疏尚不誤石經以後皆誤爲后稷矣各以其職來祭職誤職今據石衆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闕本監本毛本改挍勘記衆正義本來下有助字禮記禮器正義公羊傳十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注引並作各以其職來助祭據有三書非同孤證是經文本有助字石臺本脫諸本仍之矣臧氏挍唐注云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又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注云皆得懽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似經本有助字蓋襲用舊本有助字經之注耳福案助祭是也祭乃周公之事四海之職但可言助祭耳又案史記封禪書集解引鄭注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南齊書禮志上引孝經鄭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唐書王仲丘傳引鄭注孝經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稷臧氏按正義曰禮無二尊旣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大致本鄭注越裳此本作嘗今據棠本改盧氏文弨云越嘗郎越裳又作越常 疏 昔者至孝乎○正義曰前陳周公以父配天因言配天之事自昔武王既崩成王年幼卽位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禮乃以始祖后稷配天而祀之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之時乃尊其父文王以配而享之尊父祖以配天崇孝以致敬是以四海之內有土之君各以其職貢來助祭也旣明聖治之義乃總其意而答之言周公聖人首爲尊父配天之禮以極於孝敬之心則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是以言無以加也 注 后稷至配

之○正義曰云后稷周之始祖也者按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祖儀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后稷曾孫公劉復修其業自后稷至王季十五世而生文王受命作周按毛詩大雅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是也云郊謂圜丘祀天也者此孔傳文祀祭也祭天謂之郊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

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言以冬至之後日漸長郊祭而迎之是建子之月則與經俱郊祀於天明圜丘南郊也云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者按文王世子稱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則郊祀是周公攝政之時也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言祭天則天神爲客是外至也須人爲主天神乃止故舒始祖以配天神侑坐而食之按左氏傳曰凡祀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而鄭注禮郊特牲乃引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然則春分而長短分矣此則迎在未分之前至部春分之日也夫至者是長短之極

也明分者晝夜均也分是四時之中啓蟄在建寅之月過至而未及分必於夜短方爲日長則左氏傳不應言所蟄也若以日長有漸郊可預迎則其初長宜在極短之日故知傳啓蟄之郊是祈農之祭也周禮冬至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鄭元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木德威仰木帝以后稷配蒼龍精也章昭所注亦符此說惟魏太常王蕭獨著論以駁之曰按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又曰禘大祭也謂五年一大祭之名又祭法祖有功宗有德皆在宗廟本非郊配若依鄭說以帝嚳配祭圜丘是天之最尊也周之尊帝嚳不若后稷今配青帝乃非最尊實乖嚴父之義也且偏窺經籍竝無以帝嚳配天之文若帝嚳配天則經應云禘嚳於圜丘以配天不應云郊祀后稷也天一而已故以所在祭在郊則謂爲圜丘言於郊爲壇以象天圜圜丘即郊也郊即圜丘

也其時中郎馬昭抗章固執當時勅博士張融質之融稱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斥周人之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元說配蒼帝也然則周禮圜丘則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卑事地安能復得祀帝嚳於圜丘配后稷於蒼帝之禮乎且在周頌思文后稷允配彼天又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說爲長伏以孝爲人行之本祀爲國事之大孔聖垂文固非臆說前儒詮證各擅一家自項修撰備經斟覆究理則依王肅爲長從衆則鄭義已久王義具聖證之論鄭義具於三禮義宗王鄭是非於禮記其義尤多李難詳縷說此晷據機要且舉二端焉注明堂至之也○正義曰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者按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云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

乃尊文王以配之也者五方上帝卽是上帝也謂以
文王配五方上帝之神侑坐而食也按鄭注論語云
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主五方爲
五帝舊說明堂在國之南去王城七里以近爲媟南
郊去王城五十里以遠爲嚴五帝卑於昊天所以於
郊祀昊天於明堂祀上帝也其以后稷配郊以文王
配明堂義見於上也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
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
央黃帝含樞紐鄭元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
地故曰明堂按史記云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卽
明堂也明堂起於黃帝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曰世室
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按大戴禮
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
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元據援神契云明堂上
圓下方八牖四闥考工記曰明堂五室稱九室者或
云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也三十六
戶取象六甲子之爻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
法地八牖者象八節也四闥者象四方也稱五室者
取象五行皆無明文也以意釋之耳此言宗祀於明
堂謂九月大享靈威仰等五帝以文王配之卽月令
云季秋大享帝注云徧祭五帝以其上言舉五穀之
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九月西方成事終而報功也
【注】君行至祭也○正義曰云君行嚴配之禮者此謂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天是也云則德教刑於四海
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者謂四海之內六服
諸侯各修其職貢方物也按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
諸侯之命廟中將幣三享又曰侯服貢祀物鄭云犧
牲之屬甸服貢嬪物注云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云
尊彝之屬也采服貢服物注云元纁絺纊也衛服貢
材物注云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云龜貝也此是六
服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又若尚書武成篇云丁未
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亦是助祭之義

也【補】成王年幼幼作幼今據毛本改云后稷周之始
祖也者周字下本有公字今據按勘記云公字
衍文刪馬牛過者馬誤焉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冰
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冰誤水今據監本毛本閩本
改按勘記云監本薦作籍史記本紀薦作薦黎民祖
饑祖誤阻按勘記案史記周本紀阻饑作始飢段氏
王裁尚書撰異云今文尚書作祖飢其證有五五帝
本紀曰黎民始飢一也漢書食貨志曰舜命后稷以
黎民祖饑二也孟康注漢書曰祖始也古之言阻三
也徐廣史記音義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四也
毛詩釋文曰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五也今據按
勘記及尚書撰異改圖鍾爲官鍾誤鍾今據毛本監
本改按勘記引五經文字云鍾樂器鍾量名今經典
或通用鍾爲樂器案開成石經凡樂器之鍾皆作鍾
周公攝政踐阼而治阼誤祚今據監本毛本改無匹
不行匹誤主按勘記案公羊傳作匹今據此改威仰
木帝下脫去以后稷配蒼龍精也韋昭所注亦符此
說推魏太常王肅獨著論廿五字今據儀禮經傳通
解續增王義具聖證之篇鄭義具於三禮義宗兩具
字皆誤爲其今據按勘記案語改於禮記其義尤多
尤誤文今據盧氏弨弓按本改按禮記明堂位昔者
周公誤爲按禮記明其二端注明堂今據王誤改鄭
玄云玄誤炫今據按勘記案語改夏后曰世室曰誤
氏今據按勘記案語改以茅蓋屋蓋作蓋今據閩本
監本毛本改按勘記云五經文字又公害翻並見廿
部廿音草明皇御注孝經石臺亦作蓋今或相承作
蓋者乃從行書訛俗不可施於經典今孝經作蓋盇
案當作蓋說文蓋从廿从盍也八牖者象八節也象
誤卽今據正誤改九月西方成九誤六今據按勘記
案語改執豆籩豆誤豈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且豆
籩二字倒置今據按勘記案語易正福案此注疏於
孝經郊祀宗祀之禮皆無發明惟家大人曰孝經聖

第一七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2版　反內

治章之大義有二端一則孔子以孝祀屬周公其人專謂洛邑不屬成王也一則宗祀之宗見于召誥洛誥多士也乃讀者忽之不察幷清廟維清小毖亦不得其解矣蓋周初滅紂之後武王歸鎬夷齊既死殷士未服者多戰要因之未能和睦無怨不獨武庚之叛也此時鎬京尚未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也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于周故曰武王末受命也末無也況成王又幼有家難哉於是周公監東國之五年興召公相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誥治用防配天之般禮祀天興上帝以后稷文王配之后稷文王爲人心所肥庶幾各諸侯及商子孫般士皆來和會爲臣助祭多盜始可定爲紹上帝受天定命也若使武王成王在鎬郊祀宗祀而諸侯般士不全來臣服助祭即不能定爲易姓受天命也但成王此時不敢來洛基命定命於是三月召公先來洛卜宅十餘日攻位即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三月望後

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知般民肯來攻位遂及此時洪大誥治勤于見士即用二牲于郊以后稷配天且祭社矣召誥之用牲于郊即孝經之郊祀配天也於是始定爲周基受天命矣計自二月至更皆功于新洛邑明堂各工然明堂功雖將成尚未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於是周公伻告成王成王即命周公行宗禮洛誥之宗禮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禮也周公宗祀當在季秋幸而四海諸侯般士皆來助祭矣十二月各工各禮迄用有成上下無怨八心大定爲周禎福而無後患成王始來洛邑相宅記功宗之禮即命以功宗作元祀矣成王於是時復冬祭文王武王但二騂不祀上帝又入太室祼王賓亦咸格使人共見無疑仍即歸鎬命周公後于洛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烝祭文武而未祀于郊與明堂也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孔子若謂雖以武王滅商之大武未能受命臣我多遜惟周公以

孝祀文王配天始能定命臣我宗多遜也此孝經至德要道上下無怨四海來祭之大義也福引經證明之尚書洛誥曰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多方曰爾乃屢迪不靜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洛誥曰亦識其有不享福案此諸侯尚未盡服殷士民亦屢叛民末和睦上下有怨未行配天之禮之事也家大人曰王氏引之讀四方迪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敉句公功迪將其後句孫氏星衍尚書疏及之而經義述聞不存此條者自因說文引書亦未克敉公功爲句未敢破之也但宗禮即宗祀漢人未發此義故許讀師傳如此其實王讀是也此處第一未字指四方亂定第二未字指克敉宗禮明是兩事故以亦字夾於其間公功迪將其後即克敉宗禮也漢讀以未可遷守也若以公功屬上則於宗禮外又有公功似非經意矣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

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福案此召公先來成位庶殷肯來攻位伏生尚書大傳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即其事也召誥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詩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福案此乃周公來祭天以后稷配天之事也牛二天與后稷二牲也洛誥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福案此成王因諸侯殷士民反側未定初不敢來洛之事也及天基命者乘此配天禮成之時基受天命也定命者行宗禮定受天命也洛誥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工載乃汝其悉自教工王若

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福案此成王命周公行宗祀之禮之事也曰功宗曰惇宗將禮曰臣我宗多遜曰于宗禮亦未克敉凡此宗字皆明堂之宗祀也讀者皆不祭之功者明堂宗祀工之大者詩肅肅謝功申伯之功皆言大工也用衆急事曰攻庶民攻之攻位洛汭是也工力盛大曰功謝功申功功宗功作元祀是也詩清廟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洛誥曰乃單文祖德維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小毖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又曰未堪家多難我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康誥曰周公初基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多士曰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召誥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

天詩大雅文王共七章五十六句禮記明堂位全篇福案此皆周公在洛明堂行宗禮諸侯殷士皆來助祭以定天命即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也大約此時惟周公申明天之命文王之德反覆以夏殷之事誥治之諸侯殷士始肯服之始能成此大禮詩所謂肇禋之用有成者即克敉宗禮詞氣宛然可見也否則諸侯殷士叛服未定宗祀幾乎不能有成周家更多難無禎矣繹詩書各句情事可見故孔子切指周公其人再繹詩文王七章則全是在鎬而追言作洛祭文王于明堂配天之事其情更見矣清廟之多士即尚書之多士我將之將即惇宗將禮之將肇禋即肇稱殷禮初基也清廟之廟即明堂維清廟也多士曰臣我多遜又曰臣我宗多遜明明多一宗字必非閒字孔傳訓宗禮爲尊禮殊穿也君奭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洛誥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福案此可見配天之禮本於殷禮洛邑新祀實

殷禮也又家大人云詩頌之肇禋及此肇稱之肇皆當即與兆同兆者壇之營域即洛郊攻位之位不當専訓爲始猶訪落之落即洛誥之洛加艸爲落从洛起義義不專於始也周禮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詩生民曰以歸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于郊祀天后又曰后稷肇祀箋亦云郊祀箋蓋以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爲據也書肇稱殷禮亦言在洛郊爲兆位舉行殷禮此時周公未行周禮故但曰牛二蓋二牛皆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即皆守殷禮之遺也洛誥後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前郊不言騂是白牡明矣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福案此合可見鎬京武王未行配天配上帝之祀與孝經相不然何以孔子必曰則周公其人學者習讀僞武成

而不計當年受命之難也尚書大誥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微子之命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是殷命之黜在成王周公之時殷命未黜周未能言受天永命也禮記月令曰季秋大享帝福案此當是周公初祀明堂之月也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洛誥曰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福案周書奔走臣我凡三見此監字亦非閑字家大人云文王世子稱周公居攝尚書無攝字而有監字監即監國之義後儒于此各不省之不知成王命周公監東國洛見于洛誥即多方之臣我監五祀也監五祀即周公居攝之五年也臣我監即臣我周公也鄭康成書注戊年蔀五十五年甲申爲周公居攝五年作召誥劉歆三統歷謂作召誥在居攝七年此不知尚書監五祀羅文中本有明文鄭氏康成深明歷算定爲五年推算召誥名月日悉合然亦未知監五祀即居攝五年此誠漢以來求發之義也洛誥曰孺子來相宅戊辰王在新

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王曰公定予往已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福案此成王冬始來洛之證此時城內廟成行冬烝祭禮祭畢仍歸鎬命周公後保洛也以上證明家大人說孝經之郊祀卽召誥之用牲于郊孝經之宗祀卽洛誥之宗禮功宗也又家大人宗禮餘說曰宗之爲字也乃屋下祭天帝故从宀从示倉頡造字之始治事會意已定矣所謂宗尊也特其聲義耳虞書曰至于岱宗岱當絕句宗絕句柴絕句此唐虞以前泰山下本亦有明堂明堂祭禮本名曰宗之始也虞書曰肆類于上帝卽郊也禋于六宗卽宗禮也宗禮以配帝配五帝故曰六非宗禮外別有六宗也若以至于岱宗爲句則至于南岳曷不曰如岱宗禮而祇曰如岱禮明宗字單讀也月令曰祈年

天宗周書世俘解曰憲告天宗此天宗皆指明堂宗乃實字若空訓爲尊則天尊爲不辭矣又家大人明堂圖說如循說命匠以尺抵丈則可成縮樣又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爲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王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

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廱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廱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爲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周人漢人謂明堂太室辟廱太學事通文合之古禮也家大人明堂論云粵惟上古水土荒沈橧穴猶在政教朴畧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則于是朝諸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馘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恒于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治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圜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廱學

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
事必師古禮不忘本于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
制藏古帝治法冊典于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
諸侯非常典禮乃于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迹譬之
上古衣裳未成始有皮椎輪初制惟尚越唐後世
聖人采備繢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增大輅
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
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尚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
執其一端以懸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蓋未能融
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絶學試執吾言以
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福謂洛誥曰承保
乃文祖受命民乃單文祖德鄭康成書注謂虞文祖
即周明堂然則舜受終之文祖即周公之明堂也蓋
居攝五年作洛誥時尚沿古文祖之名至六年制禮
後始立明堂之名明堂二字始周公也曲禮疏引
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宗故

孝經義疏補　卷五　聖治章　十六

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注）親猶愛也膝下謂孩
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
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聖人因嚴以教敬
因親以教愛（注）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
故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痛縣衾篋
枕以教愛也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
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施政教亦不待嚴
肅而成理也其所因者本也（注）本謂孝也（音義）膝辛七
反從木入水黍音七正以養羊尚反父母日嚴人實反泄同日者實也日日行孝故
無闕也象日致其樂音洛下樂同親近附近之近於母自致其樂至於母本今無
其政不嚴而治直吏反不令力正反而行自不令至而行本今無（補）
故親生之膝下膝誤作膝今據石臺本唐石經宋熙
寧石刻岳本監本改縣衾篋枕縣作懸篋作匧石臺
本亦作懸匧岳本作縣今據岳本改按勘記棨當作
縣隸書从竹字往往作廿如制節謹度之節石臺本
作訢此篋字亦隸體也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
嚴臧氏按經親嚴對文讀當故親生之膝下句以養
逞父母日嚴句以養與生之相對養長也致其樂親
近於母正義曰舊注取士章之義而分愛敬父母之
別臧氏按舊注與釋文合知即鄭解也士章資於事
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此注盡

孝經義疏補　卷五　聖治章　十七

言親愛近於母嚴敬近於父（疏）故親至本也○正義曰此更廣陳
嚴父之由言人倫正性必在蒙幼
之年教之則明不教則昧言親愛之心生在其孩幼
膝下之時於是父母則教示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
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故云以養父母日嚴也是
以聖人因其日嚴而教之以敬因其知親而教之以
愛故聖人因之以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治也然
其所因者在於孝也言本皆因於孝道也（注）親猶至
母也○正義曰云親猶愛也者嫌以親爲父母故云
親猶愛也云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者按內則云子生
三月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孩而名之按說
文云孩小兒笑也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故
知膝下謂孩幼之時也云親愛之心生於孩幼之時
也者言孩幼之時已有親愛父母之心生也云比及
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者春
秋左氏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方猶道也

謂敬以仁義合宜之道也其敎之者按禮記內則子能食食敎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敎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敎之讓九年敎之數日又曲禮云幼子常視無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注約彼文爲說故曰日加尊嚴言子幼而誨及長則能致敬其親也[注]聖人至愛也○正義曰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故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敎以愛敬之敎也云出以就傅者按禮記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鄭云外傅就學之師也謂年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就師而學也按十年出就外傅指命士已上今此引之則尊卑皆然也云趨而過庭以敎敬也者言父之與子於禮不得常同居處也按論語云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

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故注約彼文以爲說也云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敎愛也者此竝約內則文按內則云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鄭注云須臥乃斂之也襡韜也是父母未寢故衾被則縣枕則貫饌中言子有道父母之道所以敎其愛也夫愛以敬生敬先於愛無宜待敎而此言敎敬愛者禮記樂記曰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是愛深而敬薄也禮勝則離是嚴多而愛殺也不敎敬則不嚴不敎親則忘愛此所以先敬而後愛也舊注取士章之義而分愛敬父母之別此其失也[注]

聖人至理也○正義曰云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者聖人謂明王也聖者通也稱明王者言在位無不照也稱聖人者言用心無不通也順羣心者則首章以順天下是也以行愛敬者則天子能愛親敬親者是也云制禮則以施政敎者則德敎加於百姓是也云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者盡言王化順此而行也言亦者三才章已有成理之言故云亦也[注]本謂至孝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首章云夫孝德之本也制旨曰夫人倫正性在蒙幼之中導之斯通壅之斯蔽故先王愼其所養於是乎有胎中之敎膝下之訓感之以惠和而日親焉期之以恭順而日嚴焉夫親也者緣乎正性而達人情者也故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範則不嚴而治不[注]孩小兒笑也按勘記案肅而成謂其本於先亂也說文云孩作咳又云古文咳从子聞本監本毛本笑作笑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笑喜也字从竹从天天聲竹爲樂器五經文字

云从竹下犬非是案說文口部欠部女部皆作笑今據此改子能食食上食字誤作飲按勘記案飲當作食讀如字下食字音嗣或疑與下食字重遂改爲飲今據此改男唯女俞唯誤佳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九年敎之數日日誤日今據監本毛本改云出以就傳者就誤外今據監本毛本改鯉趨而過庭下脫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九字今據正誤增縣衾篋枕衾誤食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以敎愛也者愛字下多者字按勘記案注無上者字此衍文今據此刪疾痛苛癢苛作疴今據禮記內則改是嚴多而愛殺也愛誤戒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不敎親則忘愛敎誤和今據正誤改聖人謂明王也王誤正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脂案太平御覽六百十卷引春秋說題辭注讀王以養父母爲字然則日嚴二句當別爲一句詩之又論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

人之本與曾子本孝篇曰忠者其孝之本與此卽其所因者本也之本字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注】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注】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注】謂父爲君以臨於已恩義之厚莫重於斯【音義】父子之道古文從此已下別爲一章續音俗績也相焉本今作莫大焉復扶又反何加焉自復字至焉本今無【補】釋文按勘記引漢書藝文志作續莫大焉臣瓚曰孝經云續莫大焉是漢晉舊本亦作續爲大焉者此文疑有脫誤【疏】父子至重焉○正義曰此言父子恩愛之情是天性自然

之道父以尊嚴臨子子以親愛事父尊卑旣陳貴賤斯位則子之事父如臣之事君易稱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又論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父母生巳傳體相續此爲大焉言有父之尊同君之敬恩義之厚此最爲重也【注】父子至之義○正義曰云父子之道天性之常者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則生愛敬之心是常道也云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者言父子相親本於天性慈孝生於自然旣能尊嚴於親又有君臣之義故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謂父母爲嚴君也【注】父母至於斯○正義曰按說文云續連也言子繼於父母相連不絕也易稱生生之謂易言後生次於前也此則傳續之義也【注】謂父至於斯○正義曰上引家人之文言人子之道於父母有嚴君之義此章旣陳聖治則事繫於人君也按禮記文王世子稱昔者周公攝政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

子君臣之義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言旣有天性之恩又有君臣之義此言父子恩愛之情愛誤親厚重莫過於此也【補】今據正誤改同君之敬誤倒爲同之君敬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君之於世子也世誤太今據禮記文王世子改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之下多者字今據文王世子刪厚重莫過於此也莫誤其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福案孝經孔子言性祇此章二性字喪親章一性字論語孔子言性祇相近也一性字共四字而已證以孟子仁之於父子也其義更爲互明性命古訓最爲明顯毀不滅性性卽是生更爲明淺蓋性無與義無事繁言空論也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注】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違

此則於德禮爲悖也以順則逆民無則焉【注】行教以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下無所法則也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注】善謂身行愛敬也凶謂悖其德禮也雖得之君子不貴也【注】言悖其德禮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音義】故不愛其親古文從此已下別爲一章謂之悖補對反注下同德若桀其烈反紂丈久反是也【補】凶謂悖其德禮也德誤得今據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疏】故不至貴也○正義曰此說不愛敬之失悖於德禮之事也所謂不愛敬其親者是君上不能身行愛敬也而愛他人敬他人者是敎天下行愛敬也君自不行愛敬而使天下

人行是爲悖德悖禮也唯人君合行政教以順天下人心今則自逆不行翻使天下之人法行於逆道故人無所法則斯乃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在於人之所在也凶謂凶害於德也如此之君雖得志於人上則古先哲王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也【注】言盡至也○正義曰云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者此依孔傳也則天子章言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云違此則於德禮爲悖也者按禮記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是知人君若違此不盡愛敬之道而教天下人行愛敬是悖逆於德禮也【注】善謂至禮也○正義曰云善謂身行愛敬也者謂身行愛敬乃爲善也云凶謂悖其德禮也者悖猶逆也言逆其德禮則爲凶也【注】言悖至貴也○正義曰云言

悖其德禮者此依魏注也謂人君不行愛敬於其親鄭注云悖若桀紂是也云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者言人君如此是雖得志居臣人之上幸免【補】篡逐之禍亦聖人君子之所不貴言賤惡之也是知人君若違此不盡愛敬之道違誤違此字下脫不字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增云雖得志於人上上字下多一者字今據挍勘記案語刪言人君如此人君誤君子今據正誤改亦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亦誤言今據正誤改

君子則不然【注】下悖於德禮也**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注】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人必悅也**德義可尊作事可法**【注】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注】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注】君行六事臨撫其人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注】上正身以率下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政令行也【音義】言中丁仲反下同自若字至下同本今無行思可樂如字音洛注同難進而盡津忍反中易以豉反退而補過古臥反傚戶教反漸也不令力政反下文並注並同而伐謂之暴蒲報反自難進至報

反本今無【補】經而行其政令而行誤行而今據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正行思可樂臧氏挍釋文及上中字音知鄭注此云行中禮樂樂如字讀音洛二字淺人所加難進而盡中之中盧氏文弨云中古與忠通用【疏】君子至政令○正義曰前說爲君而爲悖德禮之事此言聖人君子則不然也君子者須愼其言行動止舉措思可道而後言思可樂而後行故德義可以尊崇作業可以爲法威容可以觀望進退皆修禮法以此六事君臨其民則人畏威而親愛之法則而象敎之故德敎以此而成政令以此而行也【注】不悖於德禮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言君子舉措皆合德禮無悖逆也【注】思可至悅也○正義曰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可者事之合也道謂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服也禮記中庸稱天下至聖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也【注】立德至可法也○正義曰云立德行

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者此依孔傳也劉炫云德者得於理也義者宜於事也得理在於身宜事見於外謂理得事宜行道守正故能爲人所尊也云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者作謂造立也事謂施爲也易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言能作衆物之端爲器用之式造立於已成式於物物得其宜故能使人法象也【注】容止至度也○正義曰云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者此依孔傳也容止謂禮容所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容以容爲禮官大夫是也威儀即儀禮也中庸云威儀三千是也春秋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言君子有此容止威儀能合規矩按禮記玉藻云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鄭云反行也宜圓曲行也宜方是合規矩故可觀云進退動靜也者進則動也退則靜也按易乾卦文言曰進退無常非離羣也又艮卦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是進退則動靜也云不越禮法則可度也者動靜不乖越禮法故可度也【注】君行至君也○正義曰云君行六事臨撫其人者言君施行六事以臨撫其下人六事即可度已上之事有六也云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者按左傳北宮文子對衛侯說威儀之事稱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因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又云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illegible]威儀也據此與經雖稍殊別大抵皆敘君之威儀也故稱引詩云其儀不忒其義同也【注】上正至行也○正義曰云上正身以率下者此依孔傳也論語孔子對季康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正其身之義也云

下順上而法之者言正其身以率下則下人皆從之無不法云則德教成政令行也者言風化當如此也【補】君臨其民民誤居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言者心之聲也心誤意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道謂陳說也謂誤者說誤悅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云立德行義云誤此今據正誤改云制作事業云誤知作誤云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魯徐生善爲容按勘記云漢書儒林傳容作頌案頌正字容假借字云則德教成成誤我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禮案董仲舒春秋繁露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違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思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詩相與焉謂止即孝經容止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注】淑善也忒差也義取君子

威儀不差爲人法則【音義】詩云此詩曹風鳲鳩之篇譜淑人常六反其儀字從人不忒他得反差也【補】淑善也忒差也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鄭注曰忒差也臧氏按釋文曰忒差也本注【疏】詩云至不忒○正義曰夫子述君子之德既畢乃引曹風鳲鳩之詩以贊美之言善人君子威儀不差失也【注】淑善至法則○正義曰云淑善也忒差也者此依鄭注也淑善釋詁文釋言云爽差也爽忒也轉互相訓故忒得爲差也云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爲人法則者亦言引詩大意如此也【補】揅經室集威儀說云晉唐人言性命者欲推之於身心最先之天商周人言性命者祇範之於容貌最近之地所謂威儀也春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

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

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成公十三年日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觀此二節其言最爲明顯矣初未嘗求之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境也或左氏之言少有浮誇乎試再稽之尚書書言威儀者二顧命自亂于威儀酒誥用燕喪威儀再稽之詩詩三百篇中言威儀者十有七汎彼柏舟一見賓之初筵四見既醉以酒兩見鳧鷖在涇一見民亦勞止一見上帝板板一見抑抑威儀三見天生烝民一見瞻仰昊天一見時邁其邦一見思樂泮水一見朋友相攝以威儀已見於

左氏所引此外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則皆同乎北宮文子劉子之說也威儀者言行所自出故曰愼爾出話無不柔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此謂謹愼言行柔嘉容色之人即力威儀也是以仲山甫之德則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矣魯侯之德則穆穆敬明敬愼威儀維民之則矣成王之德則有孝有德四方爲則永永卬卬四方爲綱矣且百行莫大於孝孝不可以情貌言也然詩曰敬愼威儀維民之則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矣又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矣且力於威儀者可祈天命之祜故威儀抑抑爲四方之綱者受福無疆也威儀反反者降福簡簡福祿來反也此能者養以之福也反是則威儀不類者人之云亡矣威儀卒迷者喪亂蔑資矣且定命即所以保性卷阿之詩言性者三而維之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四

方爲綱此亦即鳧鷖威儀爲四方綱之義也凡此威儀爲德之隅性命所以各正也匪特詩也孔子實式威儀定命之古訓矣故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此與詩左傳之大義無豪釐之差孔子之言似未嘗推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地也福謂家大人此說最爲明顯周備實孔子授曾子其儀不忒之義家大人又曰此章兩言政字論語引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此政必從孝友而施即孔子孝經之所由來猶之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爲孟子性善所由來孔孟之學未有不本之詩書者也福又象禮記檀弓曰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謂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

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闇入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此曾子受孔子容止可觀之訓而力威儀之證也故論語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亦曾子傳孝經容止威儀之義也

孝經義疏補　揚州阮福

孝經注疏卷六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元行沖疏

宋邢昺校

紀孝行【音義】下孟反章【疏】正義曰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也前章孝治天下所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故君子皆盡事親之心所以孝行有可紀也故以名章次聖治之後或於孝行之下又加犯法兩字今不取也【補】次聖治之後治誤八今據校勘記案語改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注】平居必盡其敬

養則致其樂【注】就養能致其懽病則致其憂【注】色不滿容行不正履喪則致其哀【注】擗踊哭泣盡其哀情祭則致其嚴【注】齋戒沐浴明發不寐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注】五者闕一則未為能【音義】也盡津忍反禮也一本作盡其敬也又一本作盡其敬禮也今本作居則致其敬養羊尚反則致其樂音洛病則致其憂疾甚曰病擗婢亦反踊羊冢反泣器立反齊側皆反本又作齋子六反自必變至必變食敬慼踧了六反本今無【補】擗踊哭泣石臺本踊作踴案說文有踊無踴今本作踊是也盡禮也臧氏按上也字當衍注以盡禮釋致敬廣要道章云禮者敬而

已矣餘二本非齊必變食敬忌蹴臧氏按蹴下當脫踖字【疏】子曰至事親○正義曰致猶盡也言爲人子能事其親而稱孝者謂平常居處在家之時當須盡其恭敬若進飲食之時怡顏悅色致親之懽若親之有疾則冠者不櫛怒不至詈盡其憂謹之心若親喪亡則攀號毀瘠終其哀情也若卒哀之後當盡其祥練及春秋祭祀又當盡其嚴肅此五者無限貴賤其盡能備者是其能事親也【注】平居必盡其敬○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平居謂平常在家孝子則須恭敬也案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至於父母之所敬進甘脆而後退又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爲難皆是盡敬之義也【注】就養能致其懽○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言孝子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皆須盡其敬安之心不然則難以致親之懽【注】色不至正履○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禮記文王世子云

王季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又下文記古之世子亦朝夕問於內豎其有不安節世子色憂不滿容此注減憂能二字者以此章通於貴賤雖儗人非其倫亦舉重以明輕之義也【注】擗踊至哀情○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並約喪親章文其義具於彼【注】齊戒至不寐○正義曰此皆說祭祀嚴敬之事也案祭義曰孝子將祭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言將祭必先齊戒沐浴也又云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鄭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二人謂父母也言文王之嚴敬祭祀如此也【注】五者至爲能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凡爲孝子者須備此五等事也五事若闕於一則未能爲事親也【補】謂平常居處在家之時當須盡其恭敬今本無在字之時下多一也字其誤於今據正誤增刪攺致親之懽懽誤孝今據正誤攺敬進甘脆而後退進誤道今據石臺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言孝子冬溫夏凊凊作凊今據閩本毛本改記古之世子記誤此今據正誤改其有不安節節誤止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雖儗人非其倫儗閩本監本毛本作擬按勘記案作儗是也亦舉重以明輕之義也亦誤以今據毛本改其義具於彼具誤與今據正誤改嚴敬之事也事誤子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必先齊戒沐浴也沐誤沐閩本監本毛本作沐按勘記案當作沐沐水名今據此改祭祀如此也祀誤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補案論語爲政云生事之以禮孟子云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曾子立孝篇飲食移味居處溫愉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曾子養曾晳常以皓皓是以曾晳眉壽此卽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也漢陸賈新

語愼微篇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周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閒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亦此義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其有不安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此卽病則致其憂也曾子大孝篇云父母既沒以哀祀之立事篇居哀而觀其貞也本孝篇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此卽喪則致其哀也禮記祭義云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玉藻云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則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此卽祭則致其嚴也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此皆是五者備矣之義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注】

當莊敬以臨下也爲下不亂【注】當恭謹以奉上也在醜不爭【注】醜衆也爭競也當和順以從衆也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注】謂以兵刃相加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注】三牲太牢也孝以不毀爲先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音義】在醜昌九反不爭爭鬬之爭注及下同不忿芳粉反下同爭也好呼報反自不忿至呼報反本今無亂則刑罰音伐及其身也自罰字至身也本今無雖日用三牲之養羊尚反後九字本今無不敢惡烏路反於人親【補】不敢惡於人親戴氏按天子章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注當引此以證不孝而文有脫誤【疏】事親至孝也○正義曰此言居上位者不可爲驕溢之事爲臣下者不可爲撓亂之事在醜輩之中不可爲忿爭之事是以居上須去驕不去則危亡也爲下須去亂不去則致刑辟在醜輩須去爭不去則兵刃或加於身若三者不除雖復日日能用三牲之養終貽父母之憂猶爲不孝之子也【注】醜衆也爭競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醜衆釋詁文左傳曰師競已甚杜預云競猶爭也故注以競釋爭也【注】謂以兵刃相加○正義曰此依常義案左傳云晉范鞅用劍以帥卒杜預曰用短兵接敵此則刀劍之屬謂之兵也必有刃堪害於人則左傳齊莊公請自刃於廟是也言處儕衆之中而每事好爭競或有以刃相殘害也【注】三牲至非孝也○正義曰云三牲太

牢也者三牲牛羊豕也案尚書召誥稱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云用太牢也是謂三牲爲太牢也云孝以不毀爲先者則首章不敢毀傷也云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者謂上居上而驕爲下而亂在醜而爭之三事皆可喪亡其身命也云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者言奉養雖優不除驕亂及爭競之事使親常憂固非孝也【補】終貽父母之憂貽誤胎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此則刀劍之屬刀誤作刃今據左傳注改皆可亡身者亡誤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福案中庸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又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案倍者背也背近亂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曾子立事篇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禮記曲禮在醜夷不爭此即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之義也又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琴操云匡人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又案此即在醜不爭之義亦即在醜而爭則兵之反也曾子制言下篇不通患而出危邑又云獨爾寇盜則吾與慮孟子離婁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去寇退曾子反又云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子謂曾子師也父兄也此亦曾子受孔子在醜不爭之義以盡孝道也論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此即不驕不亂不爭敬謹以養父母之義也

五刑章

【疏】正義曰此章五刑之屬三千案舜命皋陶云汝作士明于五刑又禮記服問云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以其服有親疏罪有輕重也故以名章以前章有驕亂忿爭之事言此罪惡必及刑辟故此次之【補】禮記服問云服問誤問喪今據禮記改又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

二句誤倒今亦改正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注】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要君者無上【注】君者臣之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非聖人者無法【注】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也非孝者無親【注】善事父母爲孝而敢非之是無親也此大亂之道也【注】言人有上三惡豈惟不孝乃是大亂之道【音義】五刑之屬三千墨劓剕宮大辟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

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都有三千科若和反本今無條三千謂劓魚器反截鼻之刑墨刻其額而涅之以墨宮割男子割勢女子宮閉之呂刑及周禮並直作宮字或作臏字本今無割字大辟婢亦反下同穿音川窬音俞又音豆盜徒到反盜從次次似延反口液也他皆放此俗作盜者全非竊者劓與周禮注不同劫居業反賊傷人者墨義與周禮卷下同男女不與禮交本或無交字等非者宮割周禮本無割字見上宮割注內垣音袁牆本或作廧同疾良反開人闟闟音藥字或作籥作鑰通用字口口口與周禮並口口同微異手殺人者大辟亦與周禮註不同大辟死刑自穿字至此本今無要一遙反君者無上非侮亡肯

反本今無侮字聖人者巳口口字口今口口口口人行者一本作非孝行行音下孟反聖人制作禮法法誤樂今據石臺本岳本改釋文【補】校勘記云女子宮閉之宮字或作賭字盧本賭作犗云閉即閉之變體犗舊譌賭犗者去牛羊之勢也宮刑與相似今改正臧氏鏞堂云當作臏從肉大辟盧本作臏大辟云舊脫今補顧氏廣圻云此誤補也上注三千下云墨劓剕宮大辟此注作剕不作臏之證又云與周禮並同微異放周禮經作刖注引書傳作臏此其異也閽人闟闟音藥或作鑰通用葉本或字用字下亦空闕盧本補者臏二大字又注文並同二字脫同字葉本大辟本今四字空闕巳口口字口今口口口口葉亦空闕盧本作巳下十四本字本今無攷證又云此所補未必確非侮亡肯反盧本肯作甫與孝治章釋文合人行者盧氏文弨云人上當有非字而罪莫大於不孝正義曰舊注及謝安袁宏王

獻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去在三千條外周禮大司徒職一曰不孝之刑釋曰孝經不孝不在三千者深塞逆源此乃禮之通教臧氏按賈氏知孝經不孝不在三千者據鄭注孝經言之也與賈正義所引舊注合鏞堂謂正義所引舊注卽鄭解此其信【疏】子曰至道也○正義曰五刑者言刑名有五也三千者言所犯刑條有三千也所犯雖異其罪乃同故合之屬以包之就此三千條中其不孝之罪尤大故云而罪莫大於不孝也凡爲人子當須遵承聖教以孝事親以忠事君君命宜奉而行之敢要之是無心遵於上也聖人垂範當須法則今乃非之是無心法於聖人也孝者百行之本事親爲先今乃非之是無心愛其親也序木無識尚感君仁貪獻無禮尚知戀親況在人靈而敢要君不孝也逆亂之道此爲大爲故曰此大亂之道也【注】五刑至不孝○正義曰云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者此依魏注也此五

刑之名皆尚書呂刑文孔安國云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之顙額也謂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墨一名黥又云截鼻曰劓刖足曰剕釋言云剕刖也李巡曰斷足曰刖是也又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女幽閉次死之刑以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又云大辟死刑也案此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以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自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幽閉於宮此五刑之名義鄭注周禮司刑引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案說文云臏膝骨也刖臏謂斷其膝骨此注不言臏而云剕者據呂刑之文也云條有三千而此罪之大者莫過

不孝者案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至周穆王乃命呂侯入爲司寇令其訓暢夏禹贖刑增輕削重依夏之法條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首自穆王始也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言此三千條中罪之大者莫有過於不孝也案舊注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此失經之意也案上章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此承上不孝之後而云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是因其事而便言之本無在外之意按檀弓云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既云學斷斯獄則明有條可斷也何者易序卦稱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自屯蒙至需訟即爭訟之始也故聖人法雷電以申威刑所興其來遠矣唐虞以上書

傳雖詳舜命臯陶有五刑五刑斯著案風俗通曰臯陶謨是虞時造也及周穆王訓夏李悝師魏乃著法經六篇而以盜賊爲首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違時凡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前世不忘後世爲式而安宏不孝之罪不列三千之條非今不取也【注】君者至無上也○正義曰此依孔傳也按晉語云諸大夫逆悼公公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明凡爲臣下皆案君教命而敢要以從己是有無上之心故非孝子之行也若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晉舅犯及河授璧請亡之類是也【注】聖人至法也○正義曰此依孔傳也聖人規模天下法則兆民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聖人之法也【注】善事至親也○正義曰孝爲百行之本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親愛之心也【注】言人至之道○正義曰言人不忠於君不法於聖不愛於親此皆爲不孝乃是罪惡之極故經以大亂結之也

【補】

尚感君仁仁誤改今據正誤改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刻誤割今據按勘記案語改與椓去其陰校勘記云監本毛本椓作椓案說文作斀云去陰之刑也王篇作劓云刑也今書呂刑作椓尚書撰異作劓黥云今本劓作椓此唐天寶三載衛包所改也孔訓劓爲椓陰衛妄爲劓古字椓今字以椓改劓而宋開寶五年又改釋文大書劓爲椓矣正義亦遭天寶後改從衛包而時有改之未盡者如卷二引鄭本尚書剕刵劓剠此篇云劓椓人陰是其證也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按勘記云宋王應麟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始於隋說文臏膝骨也今本髕誤臏今據說文改刖臏謂斷其膝骨刖誤則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以麗萬民之罪麗誤屬今據校勘記案語改條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千則周三四字是墨釘求刻今據閩本監本毛本補及河授璧璧誤壁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福案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

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高氏注商湯所制法也宋王氏困學紀聞注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簡可見福案此非槩簡也三百者其綱三千者其目但舉大數如言詩三百禮儀三百曲禮三千耳非于三千之數一條不多一條不少不必牓湊也說文曰𠫓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出不容於內也𠫓即易突字也福謂到子即倒子不孝不順爲突易曰突如其來如蓋謂不孝非常有之事故說文曰不順忽出既有其事則必處之以刑故曰焚如死如棄如此誠大亂之道所以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焉又案周禮掌戮云凡殺其親者焚之前漢書匈奴傳云王莽作焚如之刑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之莽依此作刑也惡氏定宇易經古義引鄭康成曰震爲長子爻失正不知其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

得用議貴之辟刑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也家大人云志在春秋爲獄君父者嚴刑法也行在孝經爲事君父者率性道也文言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易教兼春秋孝經言之也

廣要道章

疏 正義曰前章明不孝之惡罪之大者及要君非聖人此乃禮教不容廣宣要道以教化之則能變而爲善也首章略云至德要道之事而未詳悉所以於此申而演之皆云廣也故以名章次五刑之後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要道施化化行而後德彰亦明道德相成所以互爲先後也 補 故以名章名誤右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化行而後德彰德誤偏今據正誤改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 注 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注 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注 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 音義 莫善於弟本亦作悌同大計反 人行下孟反 次也樂感人情者也惡烏路反 鄭聲之亂樂也上好呼報反 禮則民易以豉反 使也 補 莫善於弟弟作悌今據鄭注本改臧氏按釋文孝悌字有弟悌二本而陸必以弟爲正如廣要道章廣揚名章經三才章注今皆作弟者因陸云本亦作悌淺

人不得擅改也如開宗明義章注感應章經陸無本亦作悌之言後人悉改爲悌矣鄭聲之亂樂也臧氏按論語作亂雅樂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臧氏曰按此及上注皆引論語文論語孝經相應 疏 子曰至於禮○正義曰此夫子述廣要道之義言君欲民親於君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也君能行孝則民效之皆親愛其君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也人君行悌則人效之皆以禮順從其長也欲移易風俗之弊敗者莫善於聽樂而正之欲身安於上民治於下者莫善於行禮以帥之 注 言教至悌也○正義曰言欲民親愛於君禮順於長者莫善君身自行孝悌之導也 注 風俗至於樂○正義曰云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者子夏詩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韋昭曰人之性繫於大人大人風聲故謂之風隨其趨舍之情欲故謂之俗詩序又曰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是入樂聲之義也云變隨人心正由君德者詩序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以斯言之則知樂者本於情性聲者因乎政教政教失則人情壞人情壞則樂聲移是變隨人心也國史明之遂吟以風上也受其風上而明其失乃行禮義以正之教化以美之上政既和人情自治是正由君德也云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者詩序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尚書益稷篇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孔安國云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皆是因樂而彰也案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則自生人以來皆有樂性也世本曰伏羲造琴瑟則其樂器漸於伏羲也史籍皆言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六英帝嚳曰五莖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則樂之聲節起自黃帝也

〔注〕禮所至下也○正義曰云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者此依魏注也禮記云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是也云故可以安上化下也者釋安上治民也樂記云禮殊事而合敬樂異文而合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宏斯教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以盛德之訓傳於樂聲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盛德之化措諸禮容則悅者眾而名教著明蘊乎其樂章乎其禮故相待而成矣然則韶樂存於齊而民不為之易周禮備於魯而君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乎

〔校勘〕此夫子述廣要道之意道字脫今據正誤增莫善於行禮以帥之帥誤師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隨其趨舍之情欲趨誤越今據監本毛本改家殊俗殊誤珠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傷人倫之變傷誤復今據詩序改舜曰大韶大誤太今據監本毛本改武曰大武武誤光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則樂之聲節則誤於今據正誤改禮記云記字脫今據正誤增非禮無以別男女別誤辨今據禮記改樂記云誤制百口樂異人而合愛文誤人閩本同誤合今據禮記樂記改敬愛之極敬誤敬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故必由斯人以宏斯教教誤敬今據正誤改福案禮記經解引孝經安上治民莫善于禮二句以證隆禮有方諸說然則經解此節皆孝經此二句大義也史記主父偃傳亦引此二句矣又樂記云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此節是教民孝弟禮樂之本義也班固白虎通禮樂篇曰王者所以為禮樂何節文之喜怒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禮者敬而已矣〔注〕敬者禮之本也故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敬其君則臣說敬一人而千萬人說〔注〕居上敬下盡得懽心故曰悅也所敬者寡而說者眾此之謂要道也〔音義〕則子說音悅注及下皆同盡津忍反禮以事自人行至事此本今無此之謂要因妙反下同道也〔疏〕禮者至道也○正義曰此承上莫善於禮也言禮者敬而已矣謂禮主於敬也又明敬功至廣是要道也其要正以謂天子敬人之父則其子皆悅敬人之兄則其弟皆悅敬人之君則其臣皆悅此皆敬父兄及君一人則其子弟及臣千萬人皆悅故其所敬者寡而悅者眾即前章所言先王有至德要道者皆此義之謂也〔注〕敬者禮之

本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曲禮曰毋不敬是也
〔注〕居上至悅也○正義曰云居上敬下者案尚書五
子之歌云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謂居上位須敬其下
云盡得懽心故曰悅也者言得懽心無所不悅也案
孝治章云故得萬國百姓及人之懽心是也舊注云
一人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也者此依孔傳也
一人指受敬之人則知謂父兄君也千萬人指其喜
悅者則指謂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名何啻千萬言
千萬人者舉〔補〕又明敬功至廣又誤入今據閩本監
其大數也　本毛本敀此皆敬父兄敬誤故今據
閩本監本毛本毛本敀則其子弟及臣千萬人皆悅千誤
子今據毛本敀臧氏按正義凡五引舊注其四皆與
鄭同則此
亦鄭注也

孝經義疏補　　揚州阮福

孝經注疏卷七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元行沖疏

宋邢昺校

廣至德章〔疏〕正義曰首章標至德之目此章明廣至德之義故以名章次廣要道之後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注〕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注〕舉孝悌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注〕舉臣道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音義〕而日人實反　語之魚據反　但音誕皆放此讀爲擬非　天子事三老三老三公致仕天子兄弟五更音庚三老五更謂老人知三德五事者首自天子至事者本今無〔補〕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挍勘記云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福案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注引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注云非門到戶至而見之又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注引孝經曰

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注云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臧氏按文選注兩引孝經皆無上下也字疑今本衍又注門戶二字正釋經家字唐注改作家到非石臺本門改家諸本仍之又案釋文挍勘記天子事三老盧本事上補父字天子兄弟五更葉本盧本弟皆作事是也【疏】子曰至君者也○正義曰此夫子述廣至德之義言聖人君子教人行孝事其親者非家家悉至而日見之但教之以孝則天下之為人父者皆得其子之敬也教之以悌則天下之為人兄者皆得其弟之敬也教之以臣則天下之為人君者皆得其臣之敬也【注】言教至於外○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祭義所謂孝悌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是流於外也【注】舉孝至兄也○正義曰云舉孝悌以為教者此依王注也案禮記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即謂發諸朝廷至乎州巷是也云則天下之為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者言皆敬也案舊注用應劭漢官儀云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乃以事父事兄為教孝悌之禮案禮孝敬自有明文假令天子事三老蓋同庶人倍年以長之敬本非教孝子之事今所不取也【注】舉臣至君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案祭義云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者諸侯列國之君也君朝覲於王則身行臣禮言聖人制此朝覲之法本以教諸侯之為臣也則諸侯之卿大夫亦各放象其君而行事君之禮也劉炫以為將教為臣之道固須天子身行者按禮運曰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謂郊祭之禮則冊祝稱臣是亦以見天子以身率下之義也【補】天下之為人君者人字脫今據正誤補至乎州巷州誤閭今據禮記改案下作州里亦非亦改正此依王注也王誤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案禮孝敬自有明文孝誤敬今據正誤改假令天子事三老監本毛本

令作今非也君朝覲於王君誤君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福案班固白虎通德論號篇曰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注】愷樂也悌易也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為天下蒼生之父母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音義】詩云此大雅生民之什泂酌之篇語愷本又作豈同苦在反樂也悌本又作弟同徒禮反一音待亦反君子【疏】詩云至者乎○正義曰夫子既述至德之教已畢乃引大雅泂酌之詩以贊美之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之君子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乃為民之父母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順民心如此其廣大者乎孰誰也按禮記表記稱子言之君子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強教之悌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此章於孰能下加順民如此下加其大者與表記為異其大意不殊而皇侃以為并結要道至德兩章或失經旨也劉炫以為詩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未為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別起歎辭所以異於餘章頗近之矣【注】愷樂至母也○正義曰愷樂悌易釋詁文云蓋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為天下蒼生之父母也者亦言引詩大意如此蒼生尚書文謂天下黔首蒼蒼然衆多之貌也孔安國以為蒼蒼然生草木之處今不取也【補】乃引大雅洲酌之詩泂誤泂今據詩經改詩云愷悌君子愷悌作凱弟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皇侃以為并結要道至德兩章結誤紿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

廣揚名章〔正義〕正義曰首章畧言揚名之義而未審而於此廣之故以名章次廣至德之後〔補〕次廣至德之後至德二字脫今補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注〕以孝事君則忠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注〕以敬事長則順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注〕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注〕修上三德於內名自傳於後代〔音義〕兄弟大計反本作悌下注皆同故順可移於長丁丈反注皆同居家理故治直吏反注同讀居家理故治絕句是以行成於

內下孟反〔補〕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家大人云正義謂先儒以為居家理下闕故字釋文讀故治絕句是唐初古本無故字無故字是也此章當讀故忠句故順句理治句三可移皆不與上相連此古讀法也正義謂君子所居二句為鄭注然則鄭本無故字若有故字當注曰故治可移於官今但曰故可移於官明是鄭注經文本無故字三可移皆不連上讀皆以四字為句也御注始加故字陸氏釋文何以先有故字然則釋文內故字亦元邢所加也又此鄭注引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二句以注事親孝故忠事兄弟故順其文義明是故忠故順連上讀鄭氏注可移或另有言為明皇所刪矣禰謂故字石臺石經皆已誤增今姑存之脩上三德於內修誤脩今據石臺本及此本正義標起止改以孝事君則忠臧氏按正義不曰此依鄭注者因欲明此為士章之文故畧之據下文注知此為依鄭注無疑〔疏〕子曰

至世矣○正義曰此夫子述廣揚名之義言君子之事親能孝者故資孝為忠可移孝行以事君也事兄能悌者故資悌為順可移悌行以事長也居家能理者故資治為政可移治績以施於官也是以君子若能以此善行成之於內則令名立於身沒之後也先儒以為居家理下闕一故字御注加之〔注〕以孝事君則忠○正義曰此士章之文義已見於上〔注〕以敬事長則順○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亦士章之文〔注〕敬順義同已具上釋然人之行敬則有輕有重敬父敬君則重也敬兄敬長則輕也〔注〕君子至官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論語云君子不器言無所不施〔注〕修上至後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三德則上章云移孝以事於君移悌以事於長移理以施於官也言此三德不失則其令名常自傳於後世經云立而注為傳者立謂常有之名傳謂不絕之稱但能不絕即是常有之行故以傳釋立也〔補〕此夫子述廣揚名之義述

廣二字誤倒今改正可移治績治誤於今據正誤改若能以此善行成之於內若誤居今據正誤改此上章之文士誤一今據正誤改敬順義同順誤悌今據按勘記案語改則其令名常自傳於後世名誤今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傳謂不絕之稱絕誤色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

諫爭章〔正義〕正義曰此章言為臣子之道若遇君父有失皆當諫諍也曾子因聞揚名已上之義而問子從父之令夫子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為述諫諍之事故以名章次廣揚名之後〔補〕石臺本唐石經岳本諍皆作爭按勘記案云正義前後並作諫爭經文爭臣爭友爭子今白虎通引並作諍非禰謂各本作爭固是猶不如本經正文之作爭更切今宜據此改曾子因聞揚名已之上義因諸本作問今據正誤改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
從父之令可謂孝乎【注】事父有隱無犯又敬不違故
疑而問之【音義】若夫音符慈愛恭敬敢問子從父之令
力政反下及注皆同【疏】曾子至孝乎○正義曰前章以來唯論
愛敬及安親之事未說規諫之道故又
假曾子之問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已聞命
矣敢問子從父之教令亦可謂之孝乎疑而問之故
稱乎也尋上所陳唯言敬愛未及慈恭而曾子并言
慈恭已聞命矣者皇侃以爲上陳愛敬則包於慈恭
矣慈者孜孜愛者念惜恭者貌多心少敬者心多貌
少如侃之說則慈恭愛敬之別何故云包慈恭也或
曰慈者接下之別名愛者奉上之通稱劉炫引禮記
內則說子事父母慈以旨甘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

孝經義疏補　卷七　諫爭章　六

於喪莊子曰事親則孝慈此並施於事上夫愛出於
內慈爲愛體敬生於心恭爲敬貌此經悉陳事親之
迹寧有接下之文夫子據心而爲言所以唯稱愛敬
曾參體貌而兼取所以并舉慈恭如劉炫此言則知
慈是愛親也恭是敬親也安親則上章云故生則親
安之揚名即上章云揚名於後世矣經稱夫有六焉
蓋發言之端也一曰夫孝始於事親二曰夫孝德之
本三曰夫孝天之經四曰夫然故生則親安之五曰
夫聖人之德此章云若夫慈愛並卻明前理而下有
其趣故言夫以起之劉瓛曰夫猶凡也【注】事父至問
之○正義曰禮記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以經云
從父之令故注變親爲父援論語云事父母幾諫見
志不從又敬不違引此二文以福謂子孝親亦曰
成疑疏證曾子育可問之端也【補】慈慈愛即孝愛也
故曾子大孝篇曰慈愛忘勞即曾子傳孝經之義王
氏引之經義述聞歷引孟子孝子慈孫齊語慈孝於

父母謚法解慈惠愛親曰孝以證之是也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注】有
非而從成父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昔者天子有
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
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注】降殺以兩尊之差爭謂諫也言雖無道爲有爭臣
則終不至失天下亡家國也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
令名【注】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注】父失則諫故免陷於

孝經義疏補　卷七　諫爭章　七

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
爭於君【注】不爭則非忠孝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
令又焉得爲孝乎【音義】是何言歟音餘下同本今作與孔子欲
見賢遍反諫諍諍鬪也此字從廾音佩遊反兩廾相對門也象門之形而非門若從門者非他
皆放此對戟曰鬪二士之端自孔子至此字本今無不失天下本或作不失其天下
其衍字耳左輔右弼皮密反本又作拂音同前疑後丞本亦作丞使不危
殆大改反下同自左輔字至此本今無則身離力智反於令名陷陷沒也陷從爪
非下同於不義又焉於虔反注同得爲孝乎【補】成父不義父不二字誤或

之今據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不失其天下按勘記云石臺本無其字釋文同案正義本無其字漢書霍光傳云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陸德明云或作不失其天下其字衍耳前疑後丞盧本丞作承是也則身離於經錄云身下脫不字顧氏廣圻云釋文無不字音離為力智反是離讀也毛詩曰不離于裏正義謂之離歷即魚麗詩傳之麗歷也則身不陷於不義陷誤陷閩本作陷注及正義同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監本毛本亦皆作陷今據諸本改補謂則身不離於令名經文石臺開成石經唐注皆有不字是也獨此釋文無不字偶脫耳其力智反亦可訓為分離也此經文前曰不失其天下不失其國不失其家後有不陷於不義則此中一句必當曰不離於令名方合詳見諸侯章富貴不離補義下疏子曰至孝乎○正義曰夫子以曾參所問於理乖僻非諫爭之義因乃諱而答之曰

汝之此問是何言與再言之者明其深不可也既諱之後乃為曾子說必須諫諍之事言臣之諫君子之諫父自古攸然故言昔者天子治天下有諫爭之臣七人雖復無道昧於正教不至失於天下言無道者謂無道德諸侯有諫爭之臣五人雖無道亦不失其國也大夫有諫爭之臣三人雖無道亦不失其家士有諫爭之友則其身不離遠於善名也父有諫爭之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君父有不義之事凡為臣子者不可以不諫爭以此之故當不義則須諫之又結此以答曾子曰今若每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言不得也按曾子唯問從父之令不指當時而言昔者皇侃云夫子述孝經之時當周亂衰之代無此諫爭之臣故言昔者也不言先王而言天子者諸稱先王皆指聖德之主此言無道所以不稱先王也注有非至不義○正義曰言父有非子從而行不諫是成父之不義云理所不可故稱言之者義見於上注

降殺至國也○正義曰左傳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謂天子尊故七人諸侯卑於天子降兩故有五人大夫卑於諸侯降兩故有三人論語云信而後諫左傳云伏死而爭此蓋謂極諫為爭也若隨無道人各有心鬼神之主季梁猶在楚不敢伐是有爭臣不亡其國舉中而率則大夫天子從可知也不言國家嫌如獨指一國也國則諸侯也家則大夫也注貴省文故曰家國也按孔鄭二注及先儒所傳並引禮記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義按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七人又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大傳四鄰則記之四輔兼三公以充七人之數諸侯五者孔傳指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充五人

之數大夫三者孔傳指家相宗老側室以充三人之數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斯並以意解說恐非經義劉炫云案下文云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則為子為臣皆當諫爭豈獨大臣當爭小臣不爭乎豈獨長子當爭其父衆子不爭者乎若父有十子皆得諫爭王有百辟惟許七人是天子之佐乃少於匹夫也又按洛誥云成王謂周公曰誕保文武受命亂為四輔冏命穆王命伯冏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據此而言則左右前後四輔之謂也疑丞輔弼當指於諸臣非是別立官也謹按周禮不列疑丞周官歷敘羣司顧命總名卿士左傳云龍師鳥紀曲禮云五官六大無言疑丞輔弼專掌諫爭者若使爵視於卿祿比次國周禮何以不載經傳何以無文且伏生大傳以四輔解為四鄰孔注尚書以四鄰為前後左右之臣而不為疑丞輔弼安得又采其說也左傳稱昔周辛甲之為太史

也命百官官箴王闕師瞽說匡諫之事史爲書瞽爲詩士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宮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則凡在人臣皆合諫也夫子言天子有天下之廣七八則足以見諫爭功之大故擧少以言之也然父有爭子士有爭友雖無定數要一人爲率自下而上稍增二人則從上而下當如禮之降殺故擧七五三人也劉炫之讓義雜合通途何者傳載忠言比於樂石逆耳苦口隨要而施若指不備之員以匡無道之主欲求不失其可得乎先儒所論今不取也注令善至善名○正義曰云令善也者釋詁文云益者三友者論語文即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是也云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者論語云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言善名爲受忠告而後成也大夫以上皆云不失士獨云不離不離即不失也注父失至不義○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按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曲禮

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言父有非故須諫之以正道庶免陷於不義也補非諫爭之義非諫陳今據正誤改鬼神乏主乏誤之今據左傳改則記之四輔記誤見今據正誤改孔傳指家相宗老側室相誤祖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宗誤室今據盧氏文弨挍本改冏命冏誤商今據尙書改總名卿士士誤七今據監本毛本改左傳稱昔周辛甲父之爲太史也辛甲誤壬申今據左傳改瞽爲詩瞽誤鼓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以匡無道之主匡誤寶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福秦漢班固白虎通諫諍篇曰諫諍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以順左輔主修政刺不法右弼

主糺周言失傾前疑主糺度定德經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夫四弼興道率主行仁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仗羣辟也此漢班氏說孝經古義也又案後漢書劉瑜傳引鄭注曰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荀子子道篇云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

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又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又案禮記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曾子本孝篇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又云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立孝篇云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

又云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大孝篇云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以道家大人曰諭猶諫也又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事父母篇云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已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制言中篇云雖諫不受必忠曰智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此謂無違生事死葬祭之禮與從父之令有別班固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六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太宗問穎達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曾說不爲閔說何耶對曰曾孝而全獨爲曾而達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曾晳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曾晳怒援大杖以擊其背手仆地絕而復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既而曾參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嘗在側欲殺之乃不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福案家語乃王肅采小說僞撰唐太宗據此以疑大賢惜孔沖遠不知其僞而不能對也

孝經義疏補　揚州阮福

孝經注疏卷八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元行沖疏

宋邢昺校

感應章

【音義】本今作應感章【補】石臺本唐石經岳本作應感正義前後竝同今本作感應依鄭注本改非正義本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皆是應感之事也前章論諫爭之事言人主若從諫爭之善必能修身慎行致應感之福故以名章次於諫爭之後【補】孝悌之至至誤事今據校勘記案語改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注】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長幼順故上下治【注】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之化理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注】事天地能明察則神感至誠而降福佑故曰彰也【音義】盡津忍反下同孝於父視其常旨反分符問反理也此已上字本全無長丁丈反注同幼順故上下治直吏反注同神明章如字本又作彰矣【補】言能敬事宗廟敬誤致今據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改則神感至誠而降福佑誠誤誠毛本作誠校

勘記案陸氏尙書音義亦作誠音咸毛本作誠是也〔疏〕子曰至彰矣○正義曰此章夫子述明王以孝事父母能致感應之事言昔者明聖之王事父能孝故事天能明言能明天之道故易說卦云乾爲天爲父此言父事孝故能事天明是事父之道通於天也事母能孝故事地能察言能察地之理故說卦云坤爲地爲母此言事母孝故事地察則是事母之道逆於地也明王又於宗族長幼之中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之人皆自化也又明王之事天地既能明察必致福應則神明之功彰見謂陰陽和風雨時人無疾厲天下安寧也經稱明王者二焉一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二即此章言昔者明王事父孝俱是聖明之義與先王爲一也言先王示及遠也言明王示聽明也〔注〕王者至察也○正義曰云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者此依王注義也按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此言事者謂移事父母之孝以事天地也云言能

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者謂烝嘗以時疏數合禮是敬事宗廟也既能敬宗廟則不違犯天地之時若祭義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又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則令無大小皆順天地是事天地能明察也〔注〕君能至化理○正義曰此言明王能順長幼之道則臣下化之而自理也謂放效於君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是效之也〔注〕事天至彰也○正義曰誠和也言事天地若能明察則神祇感其至和而降福應以佑助之是神明之功章見也書云至誠感神又瑞應圖曰聖人能順天地則天降膏露地出醴泉詩云降福穰穰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注約諸文以釋之也按此則神感至和當爲至誠今定本作至誠字之誤也〔補〕謂烝嘗以時烝誤蒸今據浦氏鍠改

樹木以時伐焉伐誤投今據曾子正文及閩本監本毛本改昆蟲未蟄未誤禾今據禮記王制正文及閩本監本毛本改正義曰誠和也誠誤誠今據監本毛本改則神祇感其至和閩本監本祇作祗按勘記案祗訓敬與神祇字別而降福應而誤不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至誠感神誠誤誠今據書大禹謨正文及毛本改當爲至誠誠誤誠今據毛本改福謂此章復言王者事天地爲孝似與聖治章重複此不然聖治章專言周公洛邑明堂配天帝之事此所引鎬京之詩當是因洛邑大定之後鎬京常行配天配上帝之祀而述言成康以後也故此詩不於聖治章引之而於此引之也明堂乃周所舉名此章祀天明明字即緣明堂起義也察說文但曰覆審也从宀祭聲而未言其从祭之義春秋繁露祭義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尙書大傳訓同可見察从祭義生於祭孝經言天地明察察即

祭之義也曾子天員篇聖人爲天地主家大人注引孔檢討云主祭主也謂聖人之德明察天地故可爲祭之主即曾子傳孝經之義也禮記中庸察乎天地言其上下察也與孝經明察之義相近非有悟理也禮記哀公問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注引孝經鄭康成義也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注〕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皆祖考之胤也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注〕言能敬事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

修身愼行恐辱先也〔注〕天子雖無上於天下猶修持其身謹愼其行恐辱先祖而毀盛業也

宗廟致

敬鬼神著矣【注】事宗廟能盡敬則祖考來格享於克
誠故曰著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
通【注】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則志性通於
神明光於四海故曰無所不通【音義】事生者易以豉反
故重直用反又直龍反其文也自事生字至此本今無孝悌大計反之至
則重直龍反譯音亦來貢公弄反自則字至此本今無【補】福謂禮記祭義正義引鄭
注曰謂養老也父謂君老也臧氏按君爲三字之訛
廣至德章注謂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此注當
有兄謂五【疏】故雖至不通○正義曰故者連上起下
更也一句之辭以上文云事父孝又云事母孝又

云長幼順所以於此述尊父先兄之義以及致敬與
脩身之道兼言鬼神之著孝弟之至無所不通也言
王者雖貴爲天子於天下宗廟之中必有所尊之者
謂天子有諸父也必有所先之者謂天子有諸兄也
宗廟致敬是不忘其親脩身慎行是不辱其祖考故
能致敬於宗廟則鬼神明著而歆享之是明王有孝
悌之至性感通神明則能光於四海無所不通然則
亦兼有諸侯大夫此章惟稱王者言王能致應感則
諸侯已下亦當自勉勵也【注】父謂至齒也○正義曰
云父謂諸父兄謂諸兄者父之昆弟曰伯父叔父己
之昆曰兄其屬非一故言諸也詩曰以速諸父又曰
復我諸兄是也云皆祖考之胤也者按曲禮曰父死
曰考言父以上通謂之祖考胤嗣也謂其廟未毀其
胤皆是下者之族親也云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
者此依孔傳也按詩序角弓父兄刺幽王蓋謂君之
諸父諸兄也古者天子祭畢同姓則留之謂與族人

燕故楚茨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箋云祭畢歸
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是天子燕族人也又禮
記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
人公與父兄齒則知燕族人亦以尊卑爲列齒於父
兄之下也【注】言能至親也○正義曰按禮記文王世
子稱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
必赴是不忘親也禮記大傳稱其不可得變革者則
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
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言君致敬宗廟則不
敢忘其親也【注】天子至業也○正義曰云天子雖無
上於天下者此依王注也禮記坊記云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謂普天之下天子至尊
也云猶修持其身謹慎其行恐辱先祖而毀盛業也
者按禮記祭義云父母既沒慎行其身是不辱先也
盛業謂先祖積德累功而有天下之業上言必有先
也先兄也此言恐辱先也是先祖也【注】事宗至著也

○正義曰云祖考來格者尚書益稷文格至也言事
宗廟能恭敬則祖考之神來格詩曰神保是格報以
介福亦是言神之至云享於克誠故曰著也者享於
克誠尚書太甲篇文孔傳云言鬼神不係一人能誠
信者則享其祀謂祖考來格享於克誠皆昭著之義
上言宗廟致敬則天子尊諸父先諸兄致敬祖考不
敢忘其親也此言宗廟致敬述天子致敬宗廟能感
鬼神雖同稱致敬而各有所屬也舊注以爲事生者
易事死者難聖人慎之故重其文今不取也上言神
明謂天地之神也此言鬼神謂祖考之神易曰陰陽
不測之謂神先儒釋云若就三才相對則天曰神地
曰祇人曰鬼言天道元遠難可測故曰神也祇者知
也言地去人近長育可知故曰祇也鬼者歸也言人
生於無還歸於無故曰鬼也亦謂之神按五帝德云
黃帝死而民長其神百年是也上言神明尊天地也
此言鬼神尊祖考也【注】能敬至不通○正義曰云能

[illegible]云文[illegible]以極孝悌之心者敬宗廟爲孝順長此大悌之心也云則至性通於神明光於[illegible]不[illegible]如此則[illegible]四海【補】是不辱其祖考辱誤忘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然諫則[illegible]私諸侯大夫爭誤議今據毛本改謂與族人燕燕誤讌下文並同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校勘記案燕乃宴之假借字讌俗字故楚茨詩曰楚茨二字誤作一其字今據浦氏鏜所云改祖廟未毀毀誤許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此依王注也王誤正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禮記坊記云記字脫今補坊作防校勘記案禮記作坊坊乃防之別體廣韻坊下注云見禮卽指此今據此及閩本監本毛本改土無二王土誤士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積德累功累誤素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陰陽不測之謂神測誤則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地曰祇祇誤祇今據閩本監本改故日祇也祇誤祇今據毛本改光於四海者言至性如此

者言誤故曰今據浦氏鏜所云改福謂光於四海光卽橫字淮南子原道訓云夫道者橫之而彌於四海尙書光被四表漢書皆作橫被四表曾子大孝篇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盧僕射云衡猶橫也據此則衡橫光三字義皆同家大人注釋云孝經又言無所不通又引詩文王有聲義皆與此同則彼光字爲橫字無疑古桄橫擴皆有橫而充之之義戴東原吉士懸衆光橫相通之字倘遺孝經此句也福又謂四海卽周禮職方氏所服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也又按太平御覽卷四百十二引援神契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病則致其憂顦顇消形求醫巽全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注】義取德教流行莫不被義從化也

【音義】詩云此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有聲之文莫不被皮寄反一本作章移反本今作

莫不服【補】義取德教流行義取誤既爲今據石臺本閩本監本毛本改莫不被義從化也被今本作敬石臺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服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校勘記案鄭注本則作被自石臺本改爲服諸本仍之福謂被義從化被從二字文義爲對自當據鄭注本之舊改正爲是【疏】詩云至不服○正義曰夫子述孝悌之行愛敬之美既畢乃引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以贊美之自從也言從近及遠至於四方皆感德化無有思而不服之者以明無所不通詩文王有聲云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則廱東北服對句爲韻而皇侃云先言西者此是周施德化從西起所以文王爲西伯又爲西鄭自西而東商紂恐非其西也【注】義取王化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德教流行則無不通服義從化卽無思不服言服明王之義從明王之化也【補】以明無所不通通誤道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詩文王有聲云誤作

詩今文云浦氏鏜云今文二字衍文福謂浦氏所云固是但當作詩文王有聲云六字爲是德教流行諸本教作化今依正誤改福案曾子大孝篇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此篇所言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卽孝經此篇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之義也曾子引此詩卽與孝經孔子引此詩同也此詩言鎬京辟廱辟廱卽明堂因與東相韻故舍明堂而言辟廱此周公宗祀洛邑之後鎬京亦推言文王周公服四海也此孔子傳曾子大孝要道之顯據若云道傳一貫則虛妙難尋矣

事君章

【疏】正義曰此章首言君子之事上又言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皆是事君之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前章言明王之德應感之美天下從化無思不服此孝子在朝事君之

時也故以名章次感應之後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注】上謂君也進思盡忠【注】盡見於君則思盡忠節退思補過【注】君有過失則思補益將順其美【注】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匡救其惡【注】匡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故上下能相親也【注】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音義】上陳諫諍爭鬬之爭之義畢欲見賢遍反已上字本今無進思盡津忍反忠死君之難乃旦反自死字至此本今無退思補過古禍反

【補】君子之事上也君誤孝今據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福案文選曹子建三良詩注引孝經注死君之難為盡忠臧氏引正義曰舊注章昭云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按正義所據舊注皆鄭氏也此兼引韋昭者蓋韋與鄭同聖治章進退可度注云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可證鄭注為人臣補身過也【疏】子曰至親也○正義曰此明賢人君子之事君也言入朝進見與謀慮國事則思盡其忠節若退朝而歸常念己之職事則思補君之過失其於王化則當順行君之美道止正君之過惡如此則能君臣上下情志通協能相親也經稱君子有七焉一曰君子不貴二曰君子則不然三曰淑人君子四曰君子之教以孝五曰愷悌君子已上皆斷章指於聖人君子謂居君位而子下人也六曰君子之事親孝故此章君子之事上則皆指於賢人君

子也【注】上謂君也○正義曰此對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彼上謂凡在己上者此上惟指君故云上謂君也【注】進見至忠節○正義曰此依韋注也說文云忠敬也盡心曰忠字詁曰忠直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則忠者善事君之名也節操也言事君者敬其職事直其操行盡其忠誠也言臣常思盡其節操能致身授命也【注】君有至補益○正義曰按舊注韋昭云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以禮記少儀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左傳引詩曰退食自公杜預注臣自公門而退入私門無不順禮室猶家也謂退朝理公事畢而還家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故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言若有憾則不能安是思自補也按左傳晉荀林父為楚所敗歸請死於晉侯晉侯許之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晉侯赦之使復其位是其義也文意正與此同故注依此傳文

而釋之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毛傳云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此理為勝故易舊也【注】將行至行之○正義曰此依王注也按孔注尚書大誓云肅將天威為敬行天罰是將訓為行也言君施政教有美則當順而行之【注】匡正也救止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匡正釋言文也馬融注論語云救猶止也云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者尚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是也【注】下以至相親○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書曰居上克明為下克忠是其義也左傳曰君義臣行如此則能相親也【補】而子下人也子字脫今據閩本監本毛本補不敢斥王言也斥誤作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王之職有闕闕誤缺今據監本毛本改尚書大誓云闕本監本毛本作泰拔勘記案當作大王應麟困學紀聞云

恭誓古文作大誓晁氏曰開元閒衞包定今文始作泰今據挍勘記作大匡正釋言文也言誤詁今據爾雅攺汝無面從是也面誤而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攺福案爾雅釋言曰將送也廣雅釋言詩樛木福履將之箋那湯孫將之箋烈祖我受命溥將箋皆云將猶扶助也又詩無將大車箋云將猶扶進也以此數訓證孝經將順其美之將字最切將順其美謂君有美善爲臣者必當扶助而進送以成之也說文救止也周禮地官序官司救注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論語八佾女弗能救與集解引馬注云救猶止也據此則孝經匡救其惡言止禁君之惡也班固白虎通諸侯篇曰臣對天子亦爲隱乎然本諸侯之臣今來者爲聘問天子無恙非爲告君之惡來也故孝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治能相親也此漢班氏說孝經古義也三國吳志張昭傳孫權嘗問衞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闇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舊唐書高宗本紀貞觀五年封晉王七年初授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爲臣子矣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注】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爲遠愛君之志恆藏心中無日蹔忘也【音義】詩云此小雅魚藻之什隰桑篇語中本亦作忠心藏之【補】中心藏之釋文云本亦作忠此正義本則作中福案詩經亦作中今當作中曾子大孝篇云忠者中此者也是中與忠同無疑無日蹔忘也岳本蹔作暫案玉篇蹔與暫同【疏】詩云至忘之。正義曰夫子述事君之道既已乃引小雅隰桑之詩以結之言忠臣事君雖復有時離遠不在君之左右然其心之愛君不謂爲遠中心常藏事君之道何日暫忘之【注】遐遠至忘也。正義曰云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爲遠者遐遠也釋詁文此釋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云愛君之志恆藏心中無日暫忘也者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按檀弓說事君之禮云左右就養有方此則臣之事君有常在左右之義也若周公出征管叔蔡叔召公聽訟於甘棠是離左右也【補】雖復有時離遠遠誤達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攺福案詩隰桑篇鄭箋云遐遠謂勤臧善也禮記表記引此詩遐作瑕鄭注云瑕之言胡也又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棫樸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遐不皆如言何不也以此證禮記瑕之言胡也正合胡即何瑕胡何三字爲轉聲相逼之字也爾雅釋詁曰謂勤也詩摽有梅迨其謂之箋亦訓爲勤據此則遐不謂矣即是何不勤矣且與下文何日忘之之何字語意相得爾雅謂勤也之訓非專訓摽有梅亦訓此也詩人必變何字爲遐字者此即家大人所謂義同字變之例三百篇中此例甚多如進退維谷谷卽穀之變也鄭箋訓遐爲遠未解文同字變之例矣家大人云詩緜蠻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謂之亦勤之也否則與命字複此命可謂此謂字當訓勤矣

孝經義疏補　揚州阮福

孝經注疏卷九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元行沖疏

宋邢昺校

喪親章【疏】正義曰此章首云孝子之喪親也故章中皆論喪親之事喪亡也失也父母之亡沒謂之喪親言孝子亡失其親也故以名章結之於末矣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注】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章　哭不偯【注】氣竭而息聲不委曲　禮無容【注】觸地無

容　言不文【注】不為文飾　服美不安【注】不安美飾故服縗麻　聞樂不樂【注】悲哀在心故不樂也　食旨不甘【注】旨美也不甘美味故疏食水飲　此哀戚之情也【注】謂上六句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注】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注】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為制者使人

知有終竟之限也【音義】孝子之喪　息浪反又如字　親也死事未見　賢遍反　哭　苦谷反　不偯　於豈反俗作哀非說文作偯云痛聲也音同　言不文　文飾也本或作聞非　不為趨　七須反字從芻又楚俱反疾步也翔行而張拱曰翔室中不翔行而張足曰趨堂上不趨　唯　維癸反以水反　而不對也　去　羌呂反　文繡衣　於既反　衰　七雷反字或作縗同義俗作衰色追反非也　並般也　自趨字至聞樂此本今無　不樂　音洛　故不樂也　音洛　不嘗　如字　鹹　音咸　酸　素丸反禮三年之喪食無鹽酪　而食粥　之六反又音育謂朝一溢米暮一溢米自不嘗至此本今無　此哀慼　七歷反　之情　毀瘠　情疾反　盈反　羸　力為反　瘦　色救反一本作病又或作憊皮拜反自瘠字也

此本今無　喪不　蘇郎反　過三年　示　神志反　民不肖者企　丘豉反　而及之賢者俯　音甫　而就之再期　本又作朞音同自而就之至此本今無【補】故發此章章誤事今據石臺本岳本改挍勘記案此正義曰說生事之禮已畢其死事經則未見故又發此章以言也此本作事非哭不偯陸氏云偯俗作哀非說文作偯云痛聲也音同臧氏鏞堂云說文無偯字哀從口衣聲依從人衣聲依偯聲形皆相近故誤陸氏本作依故云說文作偯音同又云俗作偯非以偯為依之俗寫也今依陸誤偯因改偯作哀然必不當有作哭不哀者是可證哀為偯之改偯為依之譌矣福案偯悠二字雖是加口於依字中加心於依字下其義一也皆從依生義也依者尚書虞書聲依永律和聲詩商頌那依我磬聲其訓皆言依循樂聲以和樂律有抑揚委曲之義故說文曰依倚也今說文雖

無偯字然偯字見於經傳者不止此一處禮記閒傳三曲而偯元邢疏已引之矣更有雜記童子哭不偯言童子不知禮節但知遂聲直哭不能知哭之當偯不當偯故云哭不偯正與此處經文哭不偯同又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鄭注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以此二證推之益可知孝子之哭親悲痛急切之時自是如童子嬰兒之哭不偯不作委曲之聲且可見曾子荅曾申之言實受之孔子卽孝經哭不偯之義也所以閒傳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斬衰則不偯故云聲不委曲也說文云悠痛聲也从心依聲孝經曰哭不悠此悠字之義與偯同說文所引孝經當是衛宏傳許慎之眞古文孝經此偯字臧氏鏞堂謂爲依之譌亦非也蓋偯實有其字所以禮記曾兩見非獨見於孝經不得以不見於說文中而不背於大經義理者卽爲俗字加此等字皆是秦前古字作悠作偯皆从依無不可也故服緦麻陸氏作緦字或作衰岳本同按勘記云此正義本則作緦按緦正字衰假借字故疏食水飲疏誤蔬今據石臺本岳本閩本監本改此哀戚之情也慽作戚石臺本宋熙寧石刻岳本鄭注本皆作感唐石經此處刓闕按勘記云證以下文而哀感之死事哀感皆作感則此可知矣案說文作慽从心戚聲戚假借字慽俗字今據說文改毀不滅性滅誤減今據石臺本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釋文按勘記云搬也盧本作服酸食無醶酸盧本注文酸作故是也而食粥又音肯葉本肯字空闕庡盧本庡作瘞福桼文選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孝經注毀瘠羸瘦孝子有之

【疏】子曰至終也○正義曰此夫子述喪親之義言孝子之喪親哭以氣竭而止不有餘偯之聲舉措進退之禮無趨翔之容有事應言則言不爲文飾服美不以爲安聞樂不以爲樂

假食美味不以爲甘此上六事皆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者聖人設教無以親死多日不食傷及生人雖卽毀瘠不令至於殞滅性命此聖人所制喪禮之政也又服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畢之限也【注】生事至此事○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生事謂上十七章說生事之禮已畢其死事經則未見故又發此章以言也【注】氣竭至委曲○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禮記閒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此注據斬衰而言之是氣竭而後止息又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是偯爲聲餘委曲也斬衰則不偯故云聲不委曲也【注】觸地無容○正義曰此禮記問喪之文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於外所以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注】不爲文飾○正義曰按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又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鄭元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今此經云言不文則是謂臣下也雖則有言志在哀感不爲文飾也【注】不安至縗麻○正義曰案論語孔子責宰我云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美飾謂錦繡之類也故禮記問喪云身不安美是也孝子喪親心如斬截爲其不安美飾故聖人制禮令服縗麻縗當心以麤布長六寸廣四寸麻爲腰經首經俱以麻爲之縗之言摧也經之言實也孝子服之明其心實摧痛也韋昭引書云成王既崩康王冕服卽位既事畢反喪服據此則天子諸侯但定位初喪是皆服美故宜不安也【注】悲哀至樂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言至痛中發悲哀在心雖聞樂聲不爲樂也【注】旨美至水飲○正義曰旨美經傳常訓也嚴植之曰美食人之所甘孝子不以爲甘故問喪云口不甘味是不甘美味也閒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卒哭蔬食水飲不食菜果是蔬食水飲也韋昭引曲禮云有疾則飲酒食肉是爲食旨故宜不甘也【注】不食至

殯滅○正義曰經云三日而食毀不滅性注言不食三日卽三日不食也云哀毀過情者是毀瘠過度也言三日不食及毀瘠過度因此二者有致危亡皆虧孝行之道禮記問喪云親始死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又閒傳稱斬衰三日不食此稱三日而食者何劉炫言三日之後乃食皆謂滿三日則食也云故聖人制禮施敎不令至於殞滅者曲禮云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又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是也

注 三年至限也○正義曰云三年之喪天下達禮者此依鄭注也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鄭元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注與彼同唯改喪爲禮耳云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者案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也注引彼二文欲舉中爲節也起踵曰企俛首曰俯云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

者聖人雖以三年爲文其實二十五月而畢故三年問云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是也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爲制也

補 示民有終畢之限也限誤終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又曰大功之哭又誤文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衰之字也字誤亡今據毛本改麻謂腰経首経謂誤爲今據正誤改但定位初喪定位二字誤倒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正孝子不以爲甘甘誤耳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蔬食水飲蔬誤疏今據毛本改毀不滅性性誤往傷腎乾肝焦肺腎誤賢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由夫誤申天今據監本監本毛本改天下之通喪也通誤達今據論語改福

案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指旣葬之後二十七月之中也若謂是初喪時本應哀痛之極又何慮偯容文安樂甘乎下文三日而食敎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方是指初喪之時此性字卽家大人性命古訓中性卽命命卽性之說此孝經謂本當哀毀若至於滅性則仍爲不孝聖人之言性字如俗語所云生命也滅性則傷生短命也性卽孟子所云口鼻耳目四肢也非指靈明之空理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孝經此章亦以性情二字連及言之曰此哀慼之情也可見情非哀慼一端而皆出於性也

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 注 周尸爲棺周棺爲椁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屍內於棺也

陳其簠簋而哀慼之 注 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

慼也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注 男踊女擗祖載送之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注 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注 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注 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音義 爲之棺音官槨音椁衣衾其蔭反注同舊如字而舉之衾謂單音丹一本作殮力贍反可以亢共浪反舉也尸而起也自謂單字至此本今無陳其簠音甫簋音軌簠簋俱祭器名擗婢亦反字亦作躃踊音踴哭泣起及反啼號戶高反竭情也自啼字至此本今無

卜其宅兆兆卦也字書皆作垗廣雅云垗葬地而安厝之七故反字亦作措爲之宗廟字亦作庿以鬼享之許丈反又作饗之無遺纖息廉反正皆放此也尋繹音亦天經地義究音救竟人情也行下孟反畢孝成

自無遺字至此本今無【補】爲之棺椁椁作槨挍勘記案椁正字槨俗字今據此改舉謂舉屍內於棺也屍岳本作尸挍勘記案屍正字經傳多作尸同音假借也擗踴哭泣踴作踊今據石臺本改注同案李善注文選宋孝武宣貴妃誄引孝經曰擗踴哭泣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厝誤措今據儀禮士喪禮引孝經此文作厝改挍勘記案此正義本則作措字厝措義別而古多通用立廟祔祖之後祔誤袝今據監本改釋文挍勘記云卜其宅兆字書皆作垗廣雅云垗葬地按一本雅誤作誚而安厝之七故反葉本故誤政

禍案詩清廟正義引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雖亡沒事之若生爲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又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五引鄭注云四時變易物有成熟將欲食之先薦先祖念之若生不忘親也臧氏以此二則次于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之下非鄭注也【疏】爲之至思之○正義曰此言送終之禮及三年之後宗廟祭祀之事也言孝子送終須爲棺椁衣衾也大斂之時則用衾而舉尸內於棺中也陳設簠簋之奠而加哀戚葬則男踊女擗哭泣哀號以送之親既長依丘壟故卜選宅兆之地而安置之既葬之後則爲宗廟以鬼神之禮享之三年之後感念於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注】周尸至棺也○正義曰云周尸爲棺周棺爲椁者此依鄭注也檀弓稱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注約彼文故言周尸爲棺周棺爲椁白虎通云棺之

言完宜完密也椁之言廓謂闢廓不使土侵棺也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案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則虞夏之時棺椁之初也云衣謂斂衣也衾被也舉謂尸內於棺也者此依孔傳也衣謂襲與大小斂之衣也衾謂單被覆尸薦尸所用從初死至大斂凡三度加衣也一是襲也謂沐尸竟著衣也天子十二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襲皆有袍袍之上又有衣一通朔祭之服謂之一稱二是小斂之衣也天子至士皆十九稱不復用袍衣皆有絜也三是大斂也天子百二十稱公九十稱諸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上三十稱衣皆襌袷也喪大記云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鄭元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是舉屍所用也棺椁之數貴賤不同皇侃據檀弓以天子之棺四重謂水兕革棺杝棺一梓棺二最在內者水牛皮次外

兕牛皮各厚三寸爲一重合厚六寸又有杝棺厚四寸謂之椑棺言漆之甓甓然前三物爲二重合一尺外又有梓棺厚六寸謂之屬棺言連屬內外就前四物爲三重合厚一尺六寸外又有梓棺厚八寸謂之大棺言其最大在衆棺之外就前五物爲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皮則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侯伯子男又去兕牛皮則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又去椑棺止一重合厚一尺四寸下大夫亦一重但屬四寸大棺六寸合厚一尺士不重無屬唯大棺六寸庶人卽棺四寸案檀弓云柏椁以端長六尺又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是也【注】簠簋至感也○正義曰云簠簋祭器也者周禮舍人職云凡祭祀供簠簋實之陳之是簠簋爲祭器也故鄭元云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云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也者下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又案陳簠簋在衣衾之下哀以送之上

舊說以喪大斂祭是不見親故哀感也注男踊至送之。正義曰案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則是女質不宜極踊故以擗言之擗此女既有踊則男亦有擗是互文也云祖載送之者案既夕禮柩車遷祖質明設遷祖奠日側徹之乃載鄭注云乃舉柩郤下而載之又云商祝飾柩及陳器記乃祖注云還柩鄉外爲行始又檀弓云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鄭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然則祖始也以生人將行而飲酒曰祖故柩車既載而設奠謂之祖奠是祖載送之之義也注宅葬至卜之。正義曰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者此依孔傳也案士喪禮筮宅鄭云宅葬居也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鄭云穴謂冢壙中也故云宅墓穴也案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則兆是塋域也云葬事大故卜之者

此依鄭注也孔安國云恐其下有伏石漏水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是也注立廟至享之。正義曰立廟者卽禮記祭法天子至士皆有宗廟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有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庶士庶人無廟斯則立宗廟者爲能終於事親也舊解云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貌也故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也祔祖謂以亡者之神祔之於祖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祔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既祔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

士以上則春秋祭祀兼及庶人也注寒暑至思也。正義曰案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是也補須爲棺槨衣衾也衣誤存今據按勘記改不使土侵棺也土誤二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希紟二衾紟誤給今據監本毛本改謂水兒革棺革誤蕢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杝棺一杝誤地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次外兒牛皮牛誤生今據正誤改青漆之髹髹然髹髹作椑椑今據監本毛本改杝椁以端長六尺柏椁作栢槨今據毛本及檀弓改是簠簋爲祭器也祭字脫今據正誤補盛黍稷稻粱粱誤梁今據監本毛本改惻怛之心怛誤但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故袒而踊之袒誤祖踊誤誦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曾子弔於負夏弔誤弟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周禮冢人冢誤家今據周禮改諸侯立五廟立字脫今據正誤補周還出戶下脫去肅然必

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十三字今據禮記補明日祔於祖父於字脫今據正誤補如將見之是也也誤之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祔案今世俗皆有棺無槨但今葬法用灰隔比古人爲堅讓槨木之尺寸與石灰隔更善矣又今棺不用皮束而用釘首大後小漢以前棺則正長方首後皆如一用釘何以明之宋板列女傳圖乃本於漢畫圖中柳下惠張湯二棺皆正長方形棺蓋周圍凡十二釘又案公羊文公二年傳何休解詁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寸徐彥疏曰皆孝經說文也卿大夫以下正禮無之故不言之又案周禮舍人正注云方曰簠圓曰簋說文云簠黍稷圜器也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云今日驗諸器知簠多方而亦有圓者知簋多圓而亦有方者許鄭之說可並存也禮記問喪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卽引孝經也幷引以鬼享之矣莊子又何厝心釋文云厝本作措論語則民無所措

手足皇疏措猶置立也又案厝措二字古通皆訓爲置可見孝經而安厝之卽而安置之安厝卽安葬非如今人謂浮殯爲厝也福外舅許氏周生先生云唐虞廟制書缺有閒夏五殷六緯書未可信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器可考見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于禮不得不毁而又不忍遽毁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毁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此蓋謂古天子亦五廟也詳見鑑止水齋集

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注】愛敬哀感孝行之始終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疏】生事至終矣○正義

曰此合結死生之義言親生則孝子事之盡於愛敬親死則孝子事之盡於哀感生民之宗本盡矣生死之義理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言十八章具載有此義【注】愛敬至之情○正義曰云愛敬哀感孝行之始終也者愛敬是孝行之始也哀感是孝行之終也云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者言孝子之情無所不盡也【補】生死之義理備矣生字脫今據正誤補孝行之始終也者始終二字誤倒按勘記案當作始終今據此改福案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致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大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傷喪祭之禮也孟子萬章篇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後漢書陳寵傳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

宋王氏困學紀聞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爲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簀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此書道光九年刊于滇字蹟不整齊數年以來仲兄又少有增訂之處十四年兄屬孔厚再刊于滇

季弟孔厚識

孝經述注

咸豐七年閏五月南豐譚祖同署

孝經述註敘

孝經述註集唐元宗司馬文正公范華陽先生三家之註也自唐初司馬貞灼然正古文之僞元宗屆臺孝經註依用今文十八章定本其註取鄭君王肅韋昭虞翻劉邵劉瓛魏眞克諸家撮要翦蕪約文敷暢註家之善者也註孝經者無慮數十家而文正公之指解華陽先生之說尤爲明白正大粹然儒者之言惜其誤信古文之僞竄易篇章增改字句寖失其眞朱子述汪端明之說孝經古文與尙書古文皆後人僞爲而所撰孝經刊誤參用古文今文未爲定論故述註之本一依今文爲訓也愚嘗病今之塾師數學不讀孝經用是采擇羣言以貽來學述而不作不敢

作也嗚呼孝道之盛也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聖人治之於未然而犯上作亂之萌無自而起孝之不講豈細故哉愚年逾六旬輯爲斯註庶幾遂序黨庠朝益莫習匪獨學之助也經正民興之效其必由是也夫

咸豐五年歲在乙卯立秋前一日山陽丁晏敘

男壽辰昌祺恩謹校

孝經述註　淮安山陽丁晏輯

第一章

仲尼居曾子侍

唐元宗曰仲尼孔子字居謂閒居曾子孔子弟子侍謂侍坐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元宗曰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主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神人和睦無怨　司馬氏光曰天地之經而民是則非先王強以教民故曰以順天下孝道既行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故民和睦下以忠順事其上上不敢侮慢其下故上下無怨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元宗曰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荅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以知此至要之義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

元宗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爲德本

教之所由生也

元宗曰言教從孝而生

復坐吾語汝

元宗曰曾參起對故使復坐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元宗曰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　司馬曰身體言其大髮膚言其細細猶愛之況其大乎夫聖人之教所以養民而全其生也苟使民輕用其身則違道以求名乘險以要利忘生以決忿如是而生民之類滅矣故聖人論孝之始而以愛身爲先或曰孔子云有殺身以成仁然則仁者固不孝歟曰非此之謂也此之所言常道也彼之所論遭時不得已而爲之也仁者豈樂殺其身哉顧不能兩全則舍生而取仁非謂輕用其身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元宗曰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揚後世光顯其親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元宗曰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元宗曰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義取恆念先祖述修其德　范氏祖禹曰人之爲德必以孝爲本先王所以治天下亦本於孝而後教生焉孝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基也君子之行必本於身記曰身也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身體髮膚受之於親而愛之則不敢忘其本不敢忘其本則不爲不善以辱其親此所以爲孝之始也善不積不足以立身身不立不足以行道行修於內而名從

之矣故以身爲法於天下而揚名於後世以顯其親者孝之終也居則事親者在家之孝也出則事長者在邦之孝也立身揚名者永世之孝也盡此三道者君子所以成德也

第二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陸氏德明音義惡烏路反）

元宗曰博愛也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元宗曰廣敬也　司馬曰惡慢於人則人亦惡慢之如此辱將及親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

元宗曰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

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爲四夷之所法則也

蓋天子之孝也

元宗曰蓋猶略也孝道廣大此略言之　司馬曰愛恭人者懼辱親也然愛人人亦愛之恭人人亦恭之人愛之則莫不親人恭之則莫不服以天子而行此道則德教可以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矣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元宗曰甫刑卽尚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曰兆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　范曰天子之孝始於事親以及天下愛親則無不愛也故不敢惡於人敬親則無不敬也故不敢慢於人天子之於天下也不敢有所惡亦不敢有所慢則事親之道極其愛敬矣刑之爲言法也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皆以天子爲法也天子者天下之表也率天下以視一人天子愛親則四海之內無不愛其親者矣天子敬親則四海之內無不敬其親者矣天子者所以爲法於四海也詩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故孝始於一心而教被於天下慶在其一身而億兆無不賴之也

第三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元宗曰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元宗曰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愼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音義離力智反）

元宗曰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長爲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

蓋諸侯之孝也

司馬曰能保社稷孝莫大焉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元宗曰戰戰恐懼兢兢戒愼臨深恐墜履薄恐陷義取爲君恆須戒愼　范曰貴者易驕驕則必危

富者易盈盈則必覆故聖人戒之貴而不驕則能
保其貴矣富而不奢則能保其富矣國君不可以
失其位惟勤於德則富貴不離其身故能保其社
稷和其民人所受於天子先君者也能保之則爲
孝矣

第四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元宗曰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
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元宗曰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
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　司馬曰君當
制義臣當奉法故卿大夫奉法而已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元宗曰言必守法行必遵道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元宗曰言行皆遵法道所以無可擇也　司馬曰
擇謂或是或非可擇者也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音義惡烏路反舊如字）

元宗曰禮法之言焉有口過道德之言自無怨惡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

元宗曰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奉先
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

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元宗曰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爲卿大夫能早夜不
惰敬事其君也　范曰卿大夫以循法度爲孝服
先王之服道先王之言行先王之行然後可以爲
卿大夫不言非法也故口無可擇之言不行非道
也故身無可擇之行欲言行無可擇者正心而已
矣心正則無不正之言不善之行言且出於口皆
正也行且出於身皆善也雖滿天下而無口過怨
惡則可謂孝矣

第五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元宗曰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

故母取其愛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元宗曰言事父兼愛與敬也　司馬曰明父者愛
恭之至隆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音義長丁丈反）

元宗曰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移事兄敬
以事於長則爲順矣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

元宗曰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安祿位永守祭
祀

蓋士之孝也

司馬曰君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皆舉
其盛者也禮庶人薦而不祭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元宗曰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　范曰人莫不有本父者生之本也事母之道取於事父之愛心也事君之道取於事父之敬心也其在母也愛同於父非不敬母也愛勝敬也其在君也敬同於父非不愛君也敬勝愛也愛與敬父則兼之是以致隆於父一本故也致一而後能誠知本而後能孝故移孝以事君則爲忠推敬以事長則爲順能保其爵祿守其祭祀則不辱

第六章

子曰用天之道

元宗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　司馬曰春耕秋穫

分地之利

元宗曰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　司馬曰高宜黍稷下宜稻麥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illegible]

元宗曰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飢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　司馬曰謹身則無過不近兵刑節用則不乏以共甘旨能此二者養道盡矣

此庶人之孝也

元宗曰庶人爲孝唯此而已　司馬曰明自士以上非直養而已要當立身揚名保其家國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元宗曰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　范曰因天之道用其時也因地之利從其宜也天有時地有宜而財用於是乎滋殖聖人教民因之以厚其生謹身則遠罪節用則不乏故能以養父母此孝之事也庶人以養父母爲孝士以守祭祀爲孝卿大夫以守宗廟爲孝諸侯以保社稷爲孝至於愛敬之道則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第七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元宗曰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之大也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元宗曰經常也利物爲義孝爲百行之首人之恆德若三辰建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爲義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元宗曰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爲常行也　司馬曰經常也言孝者天地之常自然之道民法之以爲行耳其爲大不亦宜乎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元宗曰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

遺其親

元宗曰君愛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　司馬曰此親謂九族之親疏且愛之況於親乎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元宗曰陳說德義之美爲衆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　司馬曰陳謂陳列以教人興行起爲善行

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元宗曰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

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元宗曰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睦矣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音義好呼報反惡烏路反

元宗曰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則人知有禁令

不敢犯也　司馬曰君好善而能賞惡惡而能誅則下知禁矣五者皆孝治之具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元宗曰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爲太師周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　范曰天地之道順而已矣經者順之常也義者順之宜也天地順萬物故萬物順天地民生於天地之間爲萬物之靈故能則天地之經以爲行則天地以爲行者民也則天地以爲道者王也故上則因天之明下則因地之義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皆因人心也先之博愛者身先之也博愛者無所不愛況其親族其可遺之乎上之所爲不令而從之故君能博愛則民不遺其親矣陳之以德義德者得也義者宜也得於己宜於人必可見於天下則民莫不興行矣爲上者不可不敬爲國者不可不讓先之以敬讓所以教民不爭也禮所以修外主於節樂所以修內主於和有序則和樂故樂由是生焉有序而和未有不親睦者也上之所好不必賞而勸上之所惡不必罰而懲好善而惡惡則民知所禁甚於刑賞故人君爲天下示其好惡所在而已矣

第八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元宗曰言先代聖明之王以至德要道化人是爲孝理

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

元宗曰小國之臣至卑者耳主尚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　司馬曰遺謂簡忽使之失所

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元宗曰萬國舉其多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懽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

元宗曰理國謂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　司馬曰侮謂輕棄之士謂凡在位者

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

元宗曰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懽心則皆恭事
助其祭享也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
元宗曰理家謂卿大夫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
貴者
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
元宗曰卿大夫位以材進受祿養親若能孝理其
家則得小大之懽心助其奉養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
元宗曰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懽心則存安其榮
沒享其祭
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元宗曰上敬下懽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
則災害禍亂無因而起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元宗曰言明王以孝爲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
故致如此福應　司馬曰使國以孝治其國家以
孝治其家以致和平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元宗曰覺大也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
順而行之　范曰上以禮待下下以禮事上而愛
敬生焉愛敬所以得天下之懽心也以萬國懽心
而事先王此天子孝之大者也治國者不敢侮鰥
寡則無一夫不獲其所矣以百姓懽心而事先君

此諸侯孝之大者也治家者遇臣妾以道待妻子
以禮然後可以得人之懽心而不辱其親矣自天
子至於卿大夫事親以懽心爲大天子必得天下
之心諸侯必得一國之心卿大夫必得人之心乃
可以爲孝矣夫知幽莫如顯知死莫如生能事親
則能事神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其理然也
災害天之所爲也禍亂人之所爲也夫孝致之而
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推一人之心而至於
陰陽和風雨時故災害不生禮樂興刑罰措故禍
亂不作以天下之大而莫不順於一人惟能孝也

第九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元宗曰參聞明王孝理以致和平又問聖人德教
更有大於孝不
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元宗曰貴其異於萬物也　司馬曰人爲萬物之
靈
人之行莫大於孝
元宗曰孝者德之本也　司馬曰孝者百行之本
孝莫大於嚴父
元宗曰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爲天故孝行之
大莫過尊嚴其父也　司馬曰嚴謂尊顯之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元宗曰謂父爲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

自周公故曰其人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元宗曰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元宗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

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

元宗曰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内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

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元宗曰言無大於孝者　司馬曰武王克商則后

稷文王固有配天之尊矣然於尊顯之道猶若有闕及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以致太平然後聖人之孝於斯為盛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音義養羊尚反

元宗曰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　司馬曰孩幼嬉戲之時已有親愛之心及其稍長則日加嚴恭明皆出其天性非聖人強之

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元宗曰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以致敬也抑搔癢痛縣衾篋枕以教愛也　司馬曰嚴親者因心自然恭愛者約之以禮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元宗曰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施政教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其所因者本也

元宗曰本謂孝也　司馬曰本謂天性

父子之道天性也

司馬曰不慈不孝情敗之也

君臣之義也

元宗曰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元宗曰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

司馬曰人之所貴有子孫者為續祖父之業故也

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司馬曰有君之尊有親之親恩義之厚莫此為重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元宗曰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違此則於德禮為悖也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

元宗曰行教以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下無所法則也

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
元宗曰善謂身行愛敬也凶謂悖其德禮也
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元宗曰言悖其德禮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所不貴也　司馬曰得之謂幸而有功利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音洛義樂）
元宗曰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人必悅也　司馬曰可道純正可傳道也
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元宗曰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元宗曰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　司馬曰容止容貌動止也
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元宗曰君行六事臨撫其人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
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元宗曰上正身以率下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政令行也　司馬曰言皆當極其尊美使民法之不爲苟得之功利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音義忒他得反）
元宗曰淑善也忒差也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爲人法則　司馬曰言善人君子內德既茂又有威儀然後民服其教　范曰聖人人倫之先也惟孝爲大嚴父孝之大者也天子有配天之理配天嚴父之大者也聖人德至以如此惟生於心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故術其本而言之親愛之心生於膝下此其生知之良心親既長矣則知養父母而日加敬矣此亦其自然之良心也聖人非能強人以爲善順其性使明於善而已矣愛敬之心人皆有之故因其有嚴而教之敬因其有親而教之愛此所以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其治同者因於人之天性故也父之愛子子之孝父皆順其性而已矣君臣之義生於父子人非父不生非君不治故有父斯有子有君斯有臣天地定位而父子君臣立矣父母生之續其世莫大焉有君之尊有親之親以臨於己義之存莫重焉知此則愛敬隆矣君子愛親而後愛人是之謂順德敬親而後敬人是之謂順德若夫有愛心而不知愛親乃以愛人是心也無自而生焉有敬心而不知敬親乃以敬人是心也亦無自而生焉無自而生者無本也故謂之悖自內而出者順也自外而入者逆也不施之親而施之他人是不知己之所由生也以爲順則逆不可以爲法故民無則焉失其本心則日入於惡故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不貴也君子存其心修其身爲順而不

存言斯可道皆法言也行斯可樂皆善行也德義可尊作事可法所以表儀於民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德充於內故禮發於外美之至也以此臨民則民畏其敬而愛其仁則其儀而象其行故以德教先民而無不成政令率民而無不行也

第十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

元宗曰平居必盡其敬　司馬曰恭己之身不近危辱

養則致其樂 音義養羊尚反

元宗曰就養能致其懽　司馬曰樂親之志

病則致其憂

元宗曰色不滿容行不正履

喪則致其哀

元宗曰擗踊哭泣盡其哀情

祭則致其嚴

元宗曰齋戒沐浴明發不寐　司馬曰嚴猶慕也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元宗曰五者闕一則未爲能

事親者居上不驕

元宗曰當莊敬以臨下也

爲下不亂

元宗曰當恭謹以奉上也　司馬曰亂者干犯上之禁令

在醜不爭

元宗曰醜衆也爭競也當和順以從衆也　司馬曰醜類也謂己之等夷

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

元宗曰謂以兵刃相加

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音義養羊尚反

元宗曰三牲太牢也孝以不毀爲先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　司馬曰三牲牛羊豕太牢也三者不除憂將及親雖日具太牢之養爲孝乎　范曰居則致其敬者舜夔夔齋慄文王朝於王季日三是也養則致其樂者舜以天下養曾子養志是也病則致其憂者

武王養疾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是也喪與祭孝之終也備此然後能事親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皆恐危其親也居上而驕則天子不能保四海諸侯不能保社稷爲下而亂則入刑之道也在醜而爭則興兵之道也孝莫大於安親三者不除災必及親雖能備物以養猶爲不孝也

第十一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元宗曰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　司馬曰五刑之屬三千者異罪同罰合三千條也

要君者無上音義要一遙反
元宗曰君者臣之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
司馬曰君令臣行所謂順也而以臣要君故曰無上
非聖人者無法
元宗曰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也 司馬曰聖人道之極法之原也而非之是無法
非孝者無親
元宗曰善事父母爲孝而敢非之是無親也
此大亂之道也
元宗曰言人有上三惡豈惟不孝乃是大亂之道
司馬曰無上則統紀絶非法則規矩滅無親則

本根廢三者大亂之所由生也 范曰人之善莫大於孝其惡莫大於不孝故聖人制刑不孝之罪爲大君者臣之所稟令也而要之是無上聖人者法之所自出也而非之是無法人莫不有親而以孝爲非則是無其父母此三者致天下大亂之道也聖人制刑以懲不孝要君非聖之人所以防天下之大亂也

第十二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元宗曰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 司馬曰親愛謂和睦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元宗曰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 司馬曰蕩滌邪心納之中和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元宗曰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
禮者敬而已矣
元宗曰敬者禮之本也
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
元宗曰居上敬下盡得懽心故曰悅也 司馬曰天下之父兄君聖人非能徧致其恭恭一人則與

之同類者千萬人皆悅
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司馬曰所守者約所獲者多非要而何 范曰孝於父則能和於親弟於兄則能順於長故欲民親愛禮順莫如教以孝弟樂者天下之和也禮者天下之序也和故能移風易俗序故能安上治民夫風俗非政令之所能變也必至於有樂而後治道成焉禮則無所不敬而已天下至大萬民至衆聖人非能徧敬之也敬其所可敬者而天下莫不悅矣故敬人之父則凡爲人子者無不悅矣敬人之兄則凡爲人弟者無不悅矣敬人之君則凡爲人臣者無不悅矣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者以此道也

聖人執要以御繁敬寡而服衆是以不勞而治道成也

第十三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元宗曰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

元宗曰舉孝悌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

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元宗曰舉臣道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元宗曰愷樂悌易也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為天下蒼生之父母也　司馬曰愷樂悌易也樂易謂不尚威猛而貴惠和也能以三道教民者樂易之君子也三道既行則尊者安乎上卑者順乎下上下相保禍亂不生非為民父母而何

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范曰君子所以教天下非人人而諭之也推其誠心而已故教民孝則為父者無不敬之教民弟則為兄者無不敬之教民臣則為君者無不敬之矣君子所謂教者孝而已施於兄則謂之弟施於君則謂之臣皆出於天性非由外也愷以強教之悌以悅安之惟其職是教也父母之於子未有不愛而教之樂而安之也至德者善之極也聖人無以加焉故曰順民而不曰治民孝者民之秉彝先王使民率性而行之順其天理而已矣故不曰治

第十四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元宗曰以孝事君則忠

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元宗曰以敬事長則順　司馬曰長謂卿士大夫凡在己上者也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元宗曰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音義行下孟反）

元宗曰修上三德於內名自傳於後代　范曰君者父道也長者兄道也國者家道也以事父之心而事君則忠矣以事兄之心而事長則順矣以正家之禮而正國則治矣君子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悌於兄而不順於長理於家而不治於官者也故正國之道在治其家正家之道在修其身修身之道在順其親此孝所以為德之本也

第十五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

司馬曰謂養致其樂居致其恭慈亦愛也內則曰

慈以旨甘
安親揚名
司馬曰安親不近兵刑揚名立身行道
則聞命矣
司馬曰四者包攝上孔子之言
故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元宗曰事父有隱無犯又敬不違故疑而問之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元宗曰有非而從成父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司馬曰天下至大萬機至重故必有能爭者及七人然後能無失也

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元宗曰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爭謂諫也言雖無道為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亾家國也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音義離力智反
元宗曰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 司馬曰士無臣故以友爭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元宗曰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 司馬曰通上下而言之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
元宗曰不爭則非忠孝
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范曰父有過子不可以不爭爭所以為孝也君有過臣不可以不爭爭所以為忠也子不爭則陷父於不義臣不爭則陷君於無道至於失國故聖人深戒從父之令古者天子設四輔及三公卿大夫士皆有諫職至於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獻藝庶人傳言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耆老教誨所以救過防失之道至矣然而必有爭臣焉爭者諫之大者也諫而不入則犯顏引義以爭之不聽則不止故必有力爭者至於七人則雖無道猶可以不失天下諸侯必有五人乃可以不失其國

大夫必有三人乃可以不失其家言爭臣之不可無也人君惟能儆戒於無形受諫於未然使忠臣不至於爭則何危亂之有

第十六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元宗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 司馬曰王者父天母地事父孝則知所以事天故曰明事母孝則知所以事地故曰察
長幼順故上下治音義長丁丈反
元宗曰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之化理 司馬曰長幼者言乎其家上下者言乎

其國能使家之長幼順則知所以治國之上下矣

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元宗曰事天地能明察則神感至誠而降福祐故曰彰也　司馬曰神明者天地之所爲也王者知所以事天地則神明之道昭彰可見矣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元宗曰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元宗曰言能敬祀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

修身慎行恐辱先也

元宗曰天子雖無上於天下猶修持其身謹慎其行恐辱先祖而毀盛業也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元宗曰事宗廟能盡敬則祖考來格享於克誠故曰著矣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元宗曰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則至性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故曰無所不通　司馬曰通於神明者鬼神歆其祀而致其福光於四海者兆民歸其德而服其教鬼神至幽四海至遠然且不遺況其邇者烏有不通乎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元宗曰義取德教流行莫不服義從化也　范曰

王者事父孝故能事天事母孝故能事地事天以事父之敬事地以事母之愛明者誠之顯也察者德之著也明察事天地之道盡矣長幼順者其家道正也上下治者其君臣嚴也事父母以格天地正長幼以嚴朝廷上達乎天下達乎地誠之所至則神明彰矣天子者天下之至尊也承事天地以教天下則以有父也貴老敬長以率天下則以有兄也宗廟致敬非祭祀而已也修身慎行恐辱及宗廟也鬼神之爲德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爲之宗廟以存之則可以著見矣孝至於此則鬼神享其誠而致其福四海服其德而順其行格於上下旁燭幽隱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所不通四方之人豈有不思服者乎

第十七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

元宗曰上謂君也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

退思補過

元宗曰君有過失則思補過　司馬曰掩上之過惡

將順其美

元宗曰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　司馬曰將助也上有美則助順而成之

匡救其惡

元宗曰匡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

司馬曰上有惡則正救之
故上下能相親也
元宗曰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　司馬曰凡人事上進則面從退有後言上有美不能助而成也有惡不能救而止也激君以自高謗君以自絜諫以爲身而不爲君也是以上下相疾而國家敗矣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元宗曰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爲遠愛君之志恆藏心中無日暫忘也　范曰入則父出則君父子天性君臣大倫以事父之心而事君則忠矣故孔子言孝必及於忠言事君必本於

事父忠孝者其本一也未有舍孝而謂之忠違忠而謂之孝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此四者事君之常道也進則思所以規諫退則思所以儆戒頌君之美而不爲諂防君之惡而不爲激是故君享其安逸臣預其尊榮此上下相親之至也若夫君有大過則諫諫而不可則去此豈所欲哉蓋不得已也夫君子之愛君雖在遠猶不忘而況於近可不盡忠益乎

第十八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
元宗曰生事已畢死葬未見故發此章
哭不偯 音義偯於豈反俗作哀非
元宗曰氣竭而息聲不委曲
禮無容
元宗曰觸地無容
言不文
元宗曰不爲文飾　司馬曰皆內憂不暇外飾
服美不安
元宗曰不安美飾故服衰麻
聞樂不樂 音義不樂音洛
元宗曰悲哀在心故不樂也
食旨不甘
元宗曰旨美也不甘美味故疏食飲水
此哀戚之情也

司馬曰此皆民自有之情非聖人強之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
司馬曰禮三年之喪三日不食過三日則傷生矣
毀不滅性
司馬曰滅性謂毀極失志變其常性也
此聖人之政也
元宗曰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　司馬曰政者正也以政義裁制其情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元宗曰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使人

知有終竟之限也
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元宗曰周尸爲棺周棺爲槨衣謂斂衣衾被也舉
謂舉尸內於棺也
陳其簠簋而哀慼之
元宗曰簠簋祭器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慼也
司馬曰謂朔夕奠之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元宗曰男踊女擗祖載送之 司馬曰祖載以
之墓也擗拊心也踊躍也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元宗曰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元宗曰立廟祔主之後則以鬼禮享之 司馬曰
送形而往迎精而返爲之立主以存其神三年喪
畢遷祭於廟始以鬼禮事之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元宗曰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
也 司馬曰言春秋則包四時矣孝子感時之變
而思親故皆有祭
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
孝子之事親終矣
元宗曰愛敬哀慼孝行之始終也備陳死生之義
以盡孝子之情 司馬曰夫人之所以能勝物者
以其衆也夫幼者非壯則不長老者非少則不養
死者非生則不藏愛之篤者莫若父子故聖人因
天之性順人之情而利導之教父以慈教子以孝
使幼者得長老者得養死者得藏是以民不夭折
棄捐而咸遂其生日以繁息而莫能傷故孝者生
民之本也 范曰古者葬之中野厚衣之以薪喪
期無數後世聖人爲之中制中則欲其可繼也繼
則欲其可久也措之天下而人共守焉聖人未嘗
有心於其間此法之所以不廢也是故苴衰之服
饘粥之食顏色之慼哭泣之哀皆出於人情不安
於彼而安於此非聖人強之也三日而食三年而
除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不以死傷生毀不滅

性此因人情而爲之節者也死者人之大變也爲
之棺槨者爲使人勿惡也擗踊哭泣爲使人勿背
也措之宅兆爲使人勿褻也春秋祭祀爲使人勿
忘也情文盡於此矣所以常久而不廢也夫有生
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則可謂孝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
存者孝之至也

孝經自註疏外坊閒迄無善本里黨塾師束書不讀非所以教子弟也昔漢世期門羽林悉誦孝經今時顓首之儒青襟之彥至有不能舉其文者何其陋也山陽丁柘唐夫子著孝經集註萃唐皇宋司馬氏范氏之註明白純正汰冗祛煩約而不蕪粹而不雜雖述古之文無所謟坿而剗僞存眞鑒別精審表章聖經厥功甚鉅鑲篤耆其書亟請栞板以廣流傳象勺之童鱣堂之士俾得人人諷誦端蒙養之初基正彝倫之大本亦人心風俗之一助也

咸豐丁巳夏四月鹽城受業陶鑲謹跋

一第 152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3 版王卜

皓亭遺著有數種雅付刊而傳本殊尠其進呈各種寫
本今在故宮博物院曾從傳鈔孝經有而禮坐及集解也
及識語嗣南屏先生又鈔以文集諸篇誤甚多爲轉授經
先擇經學諸家緣論語孟子兩種即入紀年叢編他未遑及
其甚羣經補證最佳馬君夷初向余借讀數爲必刊者也藏
篋中不知何日遇好事者爲之傳布耳三十八年九月欣夫

孝經集證卷一

舉人揀選知縣臣桂文燦謹纂

開宗明義章

仲尼居

白虎通義姓名篇云孔子首類尼山蓋中低而四旁高如屋宇之反

說文云孝經曰仲尼凥凥謂閒居如此

曾子侍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

小戴禮弓下篇云節哀順變也

又王制篇云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

又樂記篇云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又云樂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

又祭義篇云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又祭統篇云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言内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順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内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又云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

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内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諸臣服從宗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又云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又哀公問篇云孔子曰邱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為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能言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也如此

又中庸篇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

乎

又昏義篇云教順成俗外内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又聘義篇云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

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
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
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
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
義則順治外無敵内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
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
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
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左氏昭二十八年傳云慈和徧服曰順杜注云唯
順故天下徧服

國語周語中云以順及天下
晉語一云敬順所安為孝又晉語二云在因民而
順之
陸賈新語云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
行而其下順之矣
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書堯典云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
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
於變時雍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小戴曲禮上篇云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詔無諾先生詔無諾唯而
起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大戴曾子大孝篇小戴祭義篇並云民之本教曰
孝又中庸篇云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本孝經也
論語學而篇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為仁之本與鄭康成云孝為百行之本
白虎通義云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
說苑建本篇云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

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
而哀為本戰陳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
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
而力為本
後漢書延篤傳曰篤以病歸教授家巷時人或
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
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
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
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
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

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

而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弟為至德管仲以九合為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復坐吾語汝

鉤命決云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曾子避席復坐子曰居吾語女順孫以避災䄄與先王以託權註託先王以為己權執力（太平御覽學部四）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大戴曾子大孝篇小戴祭義篇並云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小戴脫此二字）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小戴傷作之）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小戴無此句）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為大矣（小戴作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小戴下有不辱其身句）可謂全矣故君

子頃步之不敢忘也（小戴之作而忘下有孝字）今予忘夫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小戴無故君子三字）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及于己今小戴作反于身唐本亦作反）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小戴無然後字及則字憂作羞）

又制言下篇云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不通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諂矣君子不諂富貴以為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

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慮

又立事篇云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

論語泰伯篇云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文樂理案此皆不敢毀傷之謂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易繫詞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大戴曾子大孝篇云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八　學禮齋校錄

又制言上篇云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贏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弟子無曰不我知也

又制言中篇云有知之則願也莫知之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取食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子弗為也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九　學禮齋校錄

小戴內則篇云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又中庸篇云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又祭統篇云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

孝也身比馬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右左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

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

又哀公問篇云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

穀梁隱元年傳云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大戴曾子大孝篇小戴祭義篇並云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其身敢不敬乎

北史儒林何妥傳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詩大雅文王篇毛傳云無念念也聿述也鄭箋云當念女祖為之法王斥成王又云王既述脩祖德

左氏文二年傳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又昭二十三年傳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漢書匡衡傳云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臣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

文選晉紀論注引劉良曰聿循也脩治也

天子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呂覽孝行篇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耨種植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乎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

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尚書堯典云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又曰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詩大雅下武云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又既醉篇云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箋云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

大戴曾子立事篇云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

又曾子大孝小戴祭義篇並云大孝不匱又云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孔廣森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博施之謂也

又制言中篇云是故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貴何為貴則仁為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仁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

必勉於仁也

小戴祭義篇呂覽孝行篇並云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為其近於道也所謂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弟也

又中庸篇云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第一八六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186　扳文內

孟子離婁篇云天子不仁不保四海
援神契云天子行孝四夷和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三又云
天子刑於四海德洞淪冥八方神化則斗霄精御覽休徵部一
韓詩外傳卷五云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
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
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以兼制天下定海內
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
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
維則

蓋天子之孝也
小戴王制篇云養耆老以致孝
又中庸篇云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
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
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又云武
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
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
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

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
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
一也
春秋運斗樞云天子孝則景雲出游類聚祥瑞部
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就之為言成也天子德
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
就也舊唐書禮儀志又云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
極白虎通爵篇又云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
龍負圖地龜出書妖孽消滅景雲出游初學記人部類
聚天部鱗介部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大戴保傅篇云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
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此時務也
小戴緇衣篇云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
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
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
仁遂焉豈必盡仁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左氏襄十三年傳云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
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

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

荀子君子篇云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

說苑建本篇云文公見咎季其廟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

孝經集證卷二

桂文燦纂

諸侯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大戴曾子立事篇云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又云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文燦謹案此不驕不危不溢之謂也

援神契云王者承己儉約臺榭不侈墻榭不役尊事耆老則白雀見占經一御覽羽族部九

荀子宥坐篇云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孔子喟然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文燦謹案此滿而不溢之謂也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大戴曾子立事篇云諸侯曰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

孟子離婁篇云諸侯不仁不保社稷

又盡心篇是故得乎邱民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趙注云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置更立賢諸侯也文燦謹案不危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也

尚書運期授云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文選魏公九錫文注蘇武書注揚荊州誄注齊安陸昭王碑文注宦者傳論注

援神契云祭地之禮與祭天同禮王制正義周禮司裘疏又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為長五穀不可徧敬故立社以表名周禮大宗伯疏又封人鼓人疏又云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也五穀眾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玉海郊祀又云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同上又云稷乃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通典禮又云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紺珠儀禮鄉射禮疏

呂覽先識篇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于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

白虎通義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眾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

風俗通義祀典篇云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

也稷者五穀之長五穀眾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五經異義引孝經說同見毛詩禮記疏謹案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蔬果故立以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祭以為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為稷故以癸

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為金相也

五經異義引孝經說云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尚書疏

蓋諸侯之孝也

援神契云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舊唐書禮儀志又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後漢書袁楷傳注又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御覽封建部一又云侯候也所以守蕃也伯者白也藝文類聚封爵部御覽封建部二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雅毛傳云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隊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大戴曾子立事篇云君子見利思義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又云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罪矣又云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

左氏僖二十二年傳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雖眾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又宣十六年傳云羊舌職曰詩云戰戰矜矜如臨深淵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杜注言善人在位則無不戒懼

論語泰伯篇云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文集瑾案此曾子守戰戰兢兢之義以至於沒世也

荀子臣道篇云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

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淮南子道應訓云尹佚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

說苑敬慎篇云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又云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

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卿大夫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大戴曾子立事篇云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易之言又云君子出言鄂鄂行身戰戰

小戴表記篇云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又緇衣篇云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

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曰淑慎爾止不諐于儀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孟子告子下篇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

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荀子大畧篇云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言為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悅則親遠者悅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詩思齊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鄭箋引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明之釋文鄭作擇阮氏福曰此乃鄭讀孝經之擇為斁讀時毛詩本必有作擇者二擇字當皆為厭斁之斁厭斁即詩所云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也

曾子立事篇云言必有主行必有法

論語先進篇云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集解云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大戴曾子立事篇云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

又本孝篇小戴祭義篇並云惡言不出於口

又制言篇云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

又衛將軍文子篇云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

小戴曲禮上篇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邱木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又祭統篇云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孟子離婁上篇云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又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阮氏福曰不娶無後致絕祖宗血食自是不孝若實有其後人而不能承祖宗之祭祀以致不保不守亦謂之無後論語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注曰為後立後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紇不佞失守宗祧紇之罪不及不祀注曰言應有後此皆確證也

援神契云宗廟所以尊祖也書鈔宗廟御覽禮儀部十作廟者所以尊先祖也

呂覽孝行篇云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

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
矣
蓋卿大夫之孝也
援神契云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
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
故曰譽也 舊唐書禮儀志
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詩大雅烝民篇鄭箋云夙早夜莫匪非也一人斥
天子
左氏文三年傳云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君子是以知孟明之爲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
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
又襄二十五年傳云太叔文子聞之曰詩曰夙夜
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事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
乎
韓詩外傳卷八荊蒯芮曰吾聞之食其食死其
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
車而入死其事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荊先
生之謂也又云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曰夙
夜匪解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
其休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曰自非大亡道之世天
盡欲扶而安全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
則見聞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
有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
謂也
又王莽傳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婁省朝政綜管
衆治親見牧守已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曰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公之謂矣
漢紀卷二十八初丞相秦之制本次國命卿故

置左右丞相故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解以事
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
藝文類聚引續漢記云陰識拜特進極言正議
至與賓客語不及國事常慕仲山甫夙夜匪懈

孝經集證卷三

桂文燦纂

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詩小雅沔水篇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箋云我王也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大戴本命篇小戴四制篇並云門內之制恩揜義門外之制義揜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又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也父在為母齊衰期見無二尊也

公羊昭十五年傳云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何休解詁曰主謂己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世己父未必為今君臣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又定四年傳云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柰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何休解詁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為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

援神契云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甘後漢書楊震傳注御覽人事部七十三

鉤命決云君父同敬為母不同敬曲禮正義

鄭君駁五經異義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為人子乃能為人臣也通典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大戴曾子大孝篇小戴祭義篇並云中孝用勞又云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文燦謹案仁愛也安義敬也事父兼愛與敬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

詩魏風陟岵云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

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又唐風鴇羽云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又小雅北山云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大戴曾子立事篇云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長
又立孝篇云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又云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兄不能訓其弟者
文繫謹案訓順古字通

又本孝篇云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
又衛將軍文子篇云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
又主言篇云上順齒則下益悌
小戴祭統篇云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
又坊記篇云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
又昏義篇云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鄭注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
左氏文六年傳云事長則順
穀梁定四年傳云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為也
援神契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後漢書韋彪傳注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
周禮地官師氏云順行以事師長
小戴祭義篇云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又云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左氏哀六年傳云從君之命順也
大戴曾子立事篇云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
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
恐不能勝也
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取上所以敬錄接下下所
以謹錄事上（詩棫木正義爾雅釋言疏）
蓋士之孝也
援神契云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為義士始升
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

故曰究也（舊唐書禮儀志）
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詩小雅小宛篇毛傳云忝辱也
大戴曾子立事篇云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
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
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又云朝有過夕改夕
有過朝改又云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
能勝
又立孝篇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
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

又制言中篇云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
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
矣
國語魯語云敬姜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
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
韓詩外傳卷八云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
厚必念始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云我日斯
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潛夫論讚學篇云詩云題彼脊鴒載飛載鳴我
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

君子終日乾乾進德脩業非直為博已而已也
蓋乃思述祖考之令聞而以顯父母也
庶人章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
大戴曾子大孝篇小戴祭義篇並云小孝用力又
曰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文選注慈亦孝也如王子孝子慈恭之慈）
又制言篇云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
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
援神契云周天七衡六間曰大寒後十五日斗
指艮為立春正月節立始建也春氣始至故為

之立也　立春後十五日斗指寅為雨水正月
中雨水中氣雪散為水也　雨水後十五日斗
指甲為驚蟄二月節驚蟄者蟄蟲震驚而出也
驚蟄後十五日斗指卯為春分二月中分者
半也當九十日之半也故謂之分夏冬不言分
言天地間二氣而已矣陽生於子極於午即其
中分也　春分後斗指乙為清明三月節萬物
至此皆潔齊而清明矣　清明後十五日斗指
辰為穀雨三月中言雨生百穀清淨明潔也
穀雨後十五日斗指巽為立夏四月節言物至

此時皆假大也　立夏後十五日斗指巳為小
滿四月中小滿者物長於此小得盈滿也　小
滿後十五日斗指丙為芒種五月節言有芒之
穀可播種也　芒種後十五日斗指午為夏至
言萬物於此假大而極至也　夏至後十五日
斗指丁為小暑六月節　小暑後十五日斗指
未為大暑六月中小大者就極熱之中分為大
小初後為小望後為大也　大暑後十五日斗
指坤為立秋秋者揫也萬物於此秋斂也　立
秋後十五日斗指申為處暑言濆暑將退伏而

潛處也　處暑後十五日斗指庚為白露節言
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　白露後十五日斗指
酉為秋分陰生於午極於亥故酉其中分也仲
月之節為秋分秋為陰中陰陽適中故晝夜長
短亦均焉　秋分後十五日斗指辛為寒露言
冷寒而將欲凝結也　寒露後十五日斗指戌
為霜降言氣肅露凝結而為霜矣　霜降後十
五日斗指乾為立冬十月節冬者終也萬物皆
收藏也　立冬後十五日斗指亥為小雪十月
中天地積陰溫則為雨寒則為雪時言小者寒

未深而未大也　小雪後十五日斗指壬為大
雪十一月節言積陰為雪至此栗烈而大矣
大雪後十五日斗指子為冬至十一月中陰極
而陽始至日南至漸長至也　冬至後十五日
斗指癸為小寒十二月節陽極陰生乃為寒今
月初寒猶小也　小寒後十五日斗指丑為大
寒十二月中至此栗烈極矣為應宗月令廣義　又云地
順受澤謙虛開張令泉任萌滋物歸中注云開
張九竅受流灑潤是其謙虛也月令正義　御覽地部一
又云伏羲氏盡地之制凡天下山五十三百七

十居地五十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水者八千
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五十七出鐵
之山三千六百九古微書又云計校九州之別土
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沛所生鳥獸所聚九
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磽确不墾者其餘提
封千五百萬二十頃注言民少不足以盡地利
萊沛漸洳不可耕者御覽地部一州郡又云五岳藏
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
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汚泉宜種稻周禮載師疏
齊民要術御覽資產部三又云高山之顛無樹深海之淵無

水燥太剛溫太柔也御覽地部三十二
荀子子道篇云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
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
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
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今
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
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
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
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
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

為而無孝之名也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尚書酒誥篇云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
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
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小雅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
白也又云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
矣又云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爾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
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

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
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長
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
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大戴曾子立事篇云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
刑罰之至也
又曾子本孝篇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文燦謹案此言
竭力耕田自食粗糲以甘旨養父母也
小戴王制篇云食節事時又云庶人無故不食珍

又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又玉藻篇云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鄭注不可以憂父母也

論云學而篇云事父母能竭其力

又里仁篇云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孟子離婁上篇云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又下篇云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縱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鉤命決云刖肌刻骨菜菜勤思（文選上責躬應詔詩表注）

三國志諸葛亮傳便宜十六策曰經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制之以財用之以禮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素有蓄積以備其後

此庶人之孝也

援神契云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為義庶人合情受樸躬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舊唐書禮儀志）又云庶人孝則澤林楙浮珍舒怪草秀水出神魚注云此庶人謂有德不仕若曾子之孝千里感母能使其城致珍也（御覽人事部五十三）又云民者冥也（詩靈臺正義）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大戴曾子立事篇云君子患難除之又云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夙絕之又云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旦思

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文粹注彙）

此自天子至庶人皆恐患禍及身之義也

大孝篇云忿言不及於己又云五者不遂災及其身

又制言篇云身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

春秋說題辭云禮者體也人情有哀樂五行有興滅故立鄉飲酒之禮終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敘上下有體五者行禮得天中和（御覽學部四）

白虎通義五經篇云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也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

孝經集證卷四

桂文燦纂

三才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大戴曾子大孝篇云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

董子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閒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

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

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
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
行莫貴乎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
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
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
可加矣五音莫貴乎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
盛於黄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
漢藝文志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
大者言故曰孝經
後漢延篤傳云夫仁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
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
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詩大雅烝民篇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
國語晉語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韋注云則法也
論語泰伯篇云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孔安國曰則
法也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
易坤象傳云乃順承天又文言云坤道其順乎承

天而時行
又大有象傳云順天休命
又萃象傳云順天命也
又革象傳云順乎天而應乎人
又繫詞傳上云天之所助者順也
大戴五帝德云以順天地之紀又云順天之義
又盛德云天道不順生於明堂
又千乘云以順天道
小戴禮器云故作大事必順天時
樂記云天地順而四時當
左氏文十五年傳云禮以順天天之道也
又昭二十六年傳云與順天法
又哀二年傳云二三子順天明從天命
國語越語下云順天地之常又云必順天道
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小戴大傳篇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
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
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
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
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

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
顯不承無斁于人斯此之謂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
白虎通義三教篇云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
故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可單
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教所以三者何法
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
地人名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
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以忠為
人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為地

教也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民
有質朴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
化民也
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小戴祭義篇云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又云
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又云教民相愛上下用情
禮之至也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周禮大司徒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
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
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又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
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
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
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
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
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
入使治之
又師氏云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
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

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
以事師長
大戴千乘篇云上有義則國家治
小戴祭義篇云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
又坊記篇云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
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
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
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又云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

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先之以敬讓而民不

周禮大司徒云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茍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大戴盛德篇云凡鬭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不教以敬讓也故有鬭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也

小戴祭義篇云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又云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又云致讓以去爭也

又經解篇云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煩矣

又坊記篇云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子曰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又云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又鄉飲酒義篇云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周禮太宰云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又云以八則治都鄙六曰禮俗以馭其民又云以官府之六職

辨邦治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

又大司徒云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茍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又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又大宗伯云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又云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又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

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
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
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
民以安賓客以説遠人以作動物
大戴千乘篇云長有禮則民不爭
小戴祭義篇云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
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
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
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
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

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
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
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
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眾不生慢易焉故德煇
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眾莫不承順
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錯之無難矣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
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
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
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

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又經解篇云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
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
女之別也又云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
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
爭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
死忘生者眾矣
又哀公問篇云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
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
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生禮

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
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
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為尊敬然然後
以其能教百姓不費其會節又仲尼燕居篇云是
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
禮故三族和也
又坊記篇云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
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
酒在下示不淫也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
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

荀子樂論篇云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
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
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
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
順焉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小戴樂記篇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
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故示有好必賞之令以引喻
之使其慕而歸善也示有惡必罰之禁以懲止之
使其懼而不為也

又緇衣篇云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
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
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又云子曰上人疑則百姓
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
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鄭注淫貪侈也孝經
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又大學篇云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
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又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
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
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
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潛夫論斷訟篇云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
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偽以崇善
化息亂訟以閑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痛誅無
狀道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詩小雅節南山篇毛傳云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
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具俱瞻視也鄭箋云此

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為
小戴緇衣篇云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
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
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
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又大學篇云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春秋繁露山川頌云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
功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
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

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漢書成帝紀詔曰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脩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節儉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

又董仲舒傳仲舒復對曰及至周室之衰其卿

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以四面而內望者也

漢官儀引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應劭曰尹正也太平御覽後漢書郎顗傳引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曰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

晉書秦秀傳引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秀曰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呂向曰師尹大臣也使萬人具瞻之以成其責

孝治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公羊莊二十五年傳云陳侯使女叔來聘何休曰稱字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

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

援神契云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三萬里王者祭祀不相踰宴食衣服有節則至書鈔百獻類聚祥瑞部御覽羽族部四又云合忻忻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戶御覽樂部又云得萬國之歡心人悅喜無怨心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又云天下歸往人人樂生文選晉紀總論注

鉤命決云天子常所不臣者三惟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之君不臣二王之後者為觀其法

度故尊其子孫也不臣妻之父母者親與其妻共事先祖欲其歡心不臣夷狄之君者此政教所不加嫌不臣也諸侯無此禮暫所不臣者五謂師也三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將軍也此五者天子諸侯同之禮學記正義又云焦僥跂踵重譯款塞山海經海外南經注又云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公羊桓元年解詁漢書王莽傳上云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

子之孝也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

詩大雅烝民篇云不侮鰥寡

荀子王霸篇云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於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然後皆内自省以謹於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楊注引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之心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

小戴中庸篇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又昏義篇云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

故婦順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婦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教

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

大戴曾子大孝篇云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久為難

又本孝篇云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

小戴祭義篇云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又祭統篇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蓋緣孝子之心畜養而已故於祭祀追而繼之

論語為政篇云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臣謹案此即生則親安之之謂也

潛夫論正列篇云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

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周易咸彖傳云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大戴千乘篇云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廣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稽焉君發禁宰受而行之以時通於地散布於小理天之災祥地寶豐省及民共享其祿共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

小戴禮運篇云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

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孟子離婁篇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詩大雅抑篇毛傳云覺直也鄭箋云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之

小戴緇衣篇云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
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
以悅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左氏襄二十一年傳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讎
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夫子覺者也杜注有覺較然正直也
又昭五年傳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
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
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
之外投其首於甯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

不勞不可能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春秋繁露郊祭篇云今為其天子而闕然無祭
於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
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
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
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
韓詩外傳卷五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
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
身而行脩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

自揚天下願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
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也又卷六云
桓公曰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
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
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
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
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
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
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新序雜事篇云齊桓公下布衣之士諸侯相率

而朝靡有不至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列女魯義姑姊傳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
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
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
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无所容而累足
无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
義不能无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詩
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楚詞注引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王逸曰覺
較也

孝經集證卷五

桂文燦纂

聖治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大戴曾子大孝小戴祭義並云樂正子春曰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盧注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也

小戴中庸篇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臣謹案性即命也命即性也人之本性即味色聲臭安佚不率以道則放縱無節故貴脩之天性以人為貴人行以孝為教則脩道率性矣

論語學而篇云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注云人之為行莫先於孝

說苑建本篇云夫子亦云人之行莫於孝

漢書杜欽傳欽對策白虎殿云孝人行之所先也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大戴朝事篇云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

孟子萬章上篇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趙氏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之政也此聖人之執道無有加馬

荀子禮論篇云王者天太祖楊注謂以配天也

太祖若周之后稷

白虎通義聖人篇云聖人何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人不能受命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湯武與文王比方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荀悅家令說太公論云孝經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而不先

鮌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子尊不加
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
尚書堯典曰禋于六宗伏生大傳六宗為天地四方之神六者皆有功于民故尊而祀之近金榜江中丞從其說謂周禮方明孝經宗祀即其遺象六宗之祀與文王同地故文王亦稱宗祀
又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
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
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三　學禮齋校錄

越五日甲寅位成又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
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又曰其
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又洛誥曰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
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王若
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又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乃單文祖德又曰王肇稱禋禮祀于新邑又曰孺
子來相宅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
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
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
于周命公後王曰公定予往已王命周公後作冊
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又君奭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詩大雅文王篇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
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型文王萬邦作孚
又生民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
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誕后稷之穡有相之

四　學禮齋校錄

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
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誕降嘉種
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
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
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
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
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
罪悔以迄于今
又周頌清廟篇云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
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

於人斯
又維清篇云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
維周之禎
又昊天有成命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
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又我將序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維
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正義曰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

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
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配文王於明堂謂大
饗五帝於明堂也
又思文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思文后稷克配彼
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詒我來年帝命率育無此
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小戴月令篇云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盧氏植注
以為即六宗之神（劉台拱據此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為句臣謹案此謂非也）
又明堂位全篇
又大傳篇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鄭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
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
又樂記篇云祀乎明堂而民知孝鄭注文王之廟
為明堂
又祭法篇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注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援神契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禮大傳鄭注）又
云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
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

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
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
實在太微於辰為巳（玉藻正義）又云得陽氣明朗謂
之明堂（考工記匠人疏）又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日於
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德之君（南齊書禮志）又云明堂之制東西九筵筵長九尺也明
堂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謂之太室
周之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在辰
巳者也（御覽禮儀部十二）

鉤命決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禮記曲禮正義通典禮）又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文選東京賦注）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大戴曾子大孝篇曰大孝不匱又曰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孔廣森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備物之謂也）

公羊桓元年傳諸侯時朝乎天子何注曰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

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

國語周語云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

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株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於西門之外右辟（周禮鞮鞻氏旄人疏詩鼓鍾正義文王世子明堂正義）

漢書王莽傳上云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

春秋說題詞云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人業天地開闢皆在孝經注云人非父不生非母不養天地開闢而生人承天地是故親生膝下以養父母（御覽學部四）

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小戴祭義篇云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

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教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又祭統篇云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其親是故明君在上而諸侯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

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鉤命決云政者正也正悳名以行道（周禮夏官敘日司馬注）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小戴文王世子篇云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

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又樂記篇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援神契云情者魂之使性者魄之主情主於陰以計念性生於陽以理契（蒸民正義　御覽妖異部二）又云性者人之質人所稟性受產情者陰之數內傳著流通於五臟故性為本情為末主安靜恬然守常情則主動觸境而變動靜相交故間微密也（大義論性情第十八　蒸民正義中庸鄭注引孝經說人之質作生之質命人所稟命作人所稟受度也）

鉤命決云正朝夕者視北辰正情性者視孝子（說郛）又云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白虎通性情）

荀子子道篇云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詩小雅蓼莪篇曰蓼蓼者莪非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國語晉語云民生如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養不長非教不知

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易家人彖傳云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小戴内則篇云故父母之所愛益愛之父母之所
敬益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孟子盡心上篇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
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
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
大戴四代篇云為父不慈妨於政為子不孝妨於
政
小戴表記云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
逆命
左氏隱三年傳云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
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
也
不在於善而皆在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左氏文十八年傳云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
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
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
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

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
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詩鄘風相鼠篇云人而無止鄭箋云止容止孝經
曰容止可觀
周禮保氏云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
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
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小戴玉藻云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
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
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
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
祭者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
繭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
辨卑無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
色
又少儀篇云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
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
和之美肅肅雍雍鄭注美皆當為儀字之誤已
又冠義篇云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

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又論語泰伯篇云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董子春秋繁露篇云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悅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悅矣言理

應對順則耳悅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辟鄙則心悅矣故曰行思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左氏襄三十一年傳云衛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

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周禮族師云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詩曹風鳲鳩篇毛傳云忒疑也鄭箋云執義不疑
又經解篇云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
萬物與日月並明臨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
廷則道仁聖禮樂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
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
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
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又緇衣篇云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
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詩云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又云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

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
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
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荀子富國篇云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
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
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又議兵篇云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
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四帝二王皆

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者
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
國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又君子篇云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
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
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
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
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
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一自
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不與爭能而致善

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詩曰淑
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
也
呂覽先己篇云昔者先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
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
不於影於形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其身詩曰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
諸身也
列女楚昭貞姜傳云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
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

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孝經集證卷六

桂文燦纂

紀孝行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

大戴曾子本孝篇云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

又立孝篇云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又云敬以入其忠

又大孝篇小戴祭義篇並云民之本教曰孝（民小戴作衆）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小戴無久為難久可能也七字）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體小戴作履）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小戴玉藻篇云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鄭注至敬

又坊記篇云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論語為政篇云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

第一〇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8版 正內

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别乎
鈎命決云臨深者其水不測孝至者其敬無窮
說郛
養則致其樂
大戴曾子大孝篇云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養
又立孝篇云飲食移味居處温愉
又事父母篇云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
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父母安之
又衛將軍文子篇云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
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
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故以此稱
之也
小戴文王世子篇云視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
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
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又内則篇云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子事父
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
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
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
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

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
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
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
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
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温之饘酏酒醴芼羹菽
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
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
之而後退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
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
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又云由命士以
上父子皆異宫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
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父母舅姑將坐奉席
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
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父母舅
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
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没母存
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在
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
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

致噎淺寒不敢㩜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又云子婦孝者敬者父母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己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又云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

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論語為政篇云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又里仁篇云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孟子離婁篇上云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也若曾子則所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又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援神契云椒薑禦溼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此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注云薑禦溼菜也菖蒲一寸十二節者服之益聰又云世以巨勝為枸杞子 御覽藥部一藥部六類聚木部又藥部 又云甘肥適口輕煖適神 文選求自試表注

呂覽孝行篇云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笫節飲

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龢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龢煎調養口之道也龢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

陸賈新語慎微篇云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周寒溫適輕重勉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

病則致其憂

小戴曲禮上篇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

不情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
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有憂者側席而坐又
下篇云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又文王世子篇云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
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
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
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
初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
又玉藻篇云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鄭

注言非至孝也
論語為政篇云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
憂文燦理業王充論衡問孔篇武伯善養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淮南子說林訓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引論語為說程子以為武伯多憂夫子因其問孝勉其多憂無益惟父母之疾可憂其字正說父母得聖人之意
援神契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病則致其憂鷁
鷁消形求醫翼全注云翼羽翼親者也
喪則致其哀
大戴曾子大孝篇云父母既沒以哀祀之
又立事篇云居哀而觀其自也

又本孝篇云死則哀以涖焉
小戴曲禮上篇云有喪者專席而坐又云居喪之
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
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
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
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
處於內
又檀弓上篇云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
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鄭注
喪主哀

又玉藻篇云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
言容繭繭
又少儀篇云喪事主哀
又雜記下篇云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
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鄭注容威儀也孝
經曰容止可觀
左氏襄三十一年傳云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
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
論語子罕篇云喪事不敢不勉
又子張篇云子張曰喪思哀又子游曰喪至乎哀

而止又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
也親喪乎又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
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祭則致其嚴

小戴檀弓上篇云子路曰吾聞諸夫子祭祀與其
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鄭
注祭主敬
又云藻篇云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又少儀篇云祭祀主敬
又祭義篇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

疏疏則怠怠則忘又云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
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
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云唯聖人為能
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
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
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又云孝
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不備虛
中以治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
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

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
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
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
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
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
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
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
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
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

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
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又云君
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
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又云孝子將
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
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
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
然宿者皆出其位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
後陶陶遂遂如將弗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

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
子之志也
祭統篇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
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
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
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
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内盡於已而
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
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内則以孝於
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

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
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
為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
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又表記篇云子曰祭極敬不繼之樂
論語子張篇云子張曰祭思敬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大戴曾子立事篇云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
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
又本孝篇云故孝子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

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
也
又大孝篇云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養養可能
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久為難久
可能也卒為難
小戴祭統篇云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
則養没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
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
也
論語為政篇云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

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
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〻
孟子滕文公篇上云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
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
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大戴曾子立事篇云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
刑罰之至也
又制言下篇云不通患而出危邑又云嚮爾盗寇

則吾與慮
又千乘篇云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毋易
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
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
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
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
小戴曲禮上篇云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
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又祭義篇呂覽孝行篇並云曾子子身者父母之
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

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
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
不敬乎
又中庸篇云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阮福曰倍者背也背逆亂也
論語學而篇云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孟子離婁下篇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
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曾子
反又云昔沈猶有負薪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
有與焉文樂謹案此曾子在醜不爭之義也

五刑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易震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鄭康成曰
震為長子爻失正不知其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
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
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也
書康誥云王曰封元惡大憝矧為不孝不友子弗
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
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

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
又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
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
三千
周禮大司徒云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行
大司寇云以五刑糾萬民三曰鄉刑上德糾孝
又秋官司刑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
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

又秋官掌戮云凡殺其親者焚之
大戴曾子大孝篇曰刑自反此作
又立事篇云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
公羊傳二十四年傳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
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何休解詁曰不能事母罪
莫大于不孝故絶之言出也
孟子告子下篇云初命曰誅不孝
春秋元命苞云墨劓辟之屬各千臏辟之屬五
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為五刑皁
次三千公羊襄十年疏

援神契云刑者例也過出皁施周禮大司寇注
鉤命決云刑者敎也質皁示終書鈔刑總
呂覽孝行篇云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
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
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
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
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漢書匈奴傳云王莽作焚如之刑應劭曰易有
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也又注曰焚
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于父母不容

于朋友故燒殺之莽依此作刑也
說文曰𠫓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
如不孝子出不容于内也𠫓即易突字也阮福曰到子即倒字不孝不順為突易曰突如其來如蓋謂不孝有非常之事故說文曰不順忽出說有其事則必處之以刑故曰焚如死如棄如此誠大亂之道所以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焉
應劭風俗通義云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
違時凡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竝編十惡之條
斬首梟之者
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
道也

大戴虞戴德篇云父子于子天也君之于臣天也
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耶故
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
公羊文十六年傳何注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
首梟之文梁匿素無尊上漢律所云罔上不道也非聖人漢律所云非聖無法也

孝經集證卷七

桂文燦纂

廣要道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周禮大司徒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又師氏云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惡逆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大戴主言上篇云上順齒則下益悌

小戴禮器篇云禮時為大順次之

又樂記篇云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

又祭義篇云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又云所以示順也

左氏僖八年傳云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杜預云立庶不順禮

又文二年傳云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

又十五年傳云禮以順天天之道也

又宣十二年傳云典從禮順

又成十六年傳云禮以順時

國語周語上云非禮不順

又周語中云奉義順則謂之禮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周禮太宰云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又云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

又大司徒云以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淫而教之和

小戴樂記篇云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又經解篇云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

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論語子路篇云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注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

孟子盡心上篇云仁言章指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樂動聲儀云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者若楚聲高齊聲下所謂事俗者若齊俗奢陳俗利巫也文選笙賦注

鉤命決云伏羲樂為立基神農樂為下謀祝融

樂為祀續樂記正義又云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通考樂考通典樂

荀子樂論篇云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

呂覽大樂篇云故治世之音安于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

白虎通義禮樂篇云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故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後附錄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云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其奢也寧儉

漢書地理志下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

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後王教成也

禮者敬而已矣

小戴曲禮上篇云曲禮曰毋不敬鄭注禮主於敬正義曰孝經云禮者敬而已矣是也

又哀公問篇云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

故敬其父則子悦敬其兄則弟悦敬其君則臣悦敬一人則千萬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大戴王言篇云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

小戴祭義篇云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

又坊記篇云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又大學篇云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廣至德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小戴大學篇云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尚書酒誥篇云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大戴曾子立孝篇云故父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

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

應劭漢官儀云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乃以事父事兄為教孝悌之禮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詩大雅泂酌篇毛傳云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大戴衛將軍文子篇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

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其以仁為大也

小戴孔子閒居篇云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又表記篇云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

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荀子禮論篇云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

呂覽不屈篇云白圭告人曰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者乎

韓詩外傳卷六云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為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己而遏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繇事寡易為是以中立而為人父母築城而居之

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尊親故為父服斬縗三年為君亦服斬縗三年為民父母之謂也

又卷八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惜乎不齊為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又云廣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細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

益強詩曰愷悌君子
白虎通號篇云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何以言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于民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論語云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弟子者民也
史記孝文本紀云乃下詔曰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楚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新書君道篇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
說苑政理篇云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孝經集證卷八

桂文燦纂

廣揚名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大戴曾子立孝篇云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

又立事篇云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

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與從政者矣賜予其宮室亦猶慶賞于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于萬民也

小戴大學篇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又云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又云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又云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左氏隱元年傳云鄭莊公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

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論語為政篇云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孟子滕文公篇下云入則孝出則悌趙注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順也悌順也

鉤命決云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遺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後漢韋彪傳注

韓詩外傳田常弒簡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孝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而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大戴曾子制言中篇云昔者伯夷叔齊死于溝澮之間其仁成名于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為文章行為表綴于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殁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論語先進篇云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諫爭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于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臣不可以不爭于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周易蠱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虞翻曰裕不能爭也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四陰體大過本末弱故裕父之蠱兌為見變而失正故往見吝象曰往未得是其義也

大戴曾子大孝篇云慈愛忘勞

又本孝篇云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孔廣森曰言以德者親之令有失德不以曲從為孝又曰故孝子之于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

又立孝篇云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又云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

又大孝篇云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以道阮氏元云諭猶諫也

又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又制言中篇云雖諫不受必忠曰智
又事父母篇云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
小戴曲禮下篇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又內則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又少儀篇云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又云諫而不驕
又坊記篇云子云君子弛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惟不言乃謹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左氏昭二十六年傳云子孝而箴杜注箴諫也

論語里仁篇云子曰事父母幾諫諫至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孟子告子下篇云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荀子子道篇云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不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于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愨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

不匱此之謂也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命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

之謂孝之謂貞也此之謂也

白虎通義諫諍篇云臣所以忠納誠也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于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于不義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以順左輔主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糺周言失傾前疑主糺度定德經後丞主匡正常考變夫四弼興道率主行仁夫陽變于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伏羣辟也

又三綱六紀篇云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諍子則身不陷于不義

孝經集證卷九

桂文燦纂

應感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小戴哀公問篇云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
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
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鄭注事親事天孝
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
事親是所以成身
春秋繁露免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篇云孝經

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
長幼順故上下治
大戴盛德篇云凡弑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
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
而弑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弑
獄則飾朝聘之禮也凡鬭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
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鬭辨之獄
則飾鄉飲酒之禮也
小戴祭義篇云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
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
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
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
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
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
弟達夫獀狩矣軍旅什五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
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
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孟子梁惠王上篇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又離婁上篇云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
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荀子樂論云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
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
順焉
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小戴中庸篇云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
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
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又云子曰鬼神之爲

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
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小戴文王世子篇云公以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
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
公禰孝愛之謂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
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
矣

又祭義篇云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
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
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援神契云天子親臨辟雝袒割尊事三老兄事
五更三者道成於三五者訓於五品言其能以
善道改已也三老五更皆取有妻男女完具者
御覽禮儀部十四　又云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
車輭輪供綏執授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
恭順貌注云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授
三老安車坐乘之車輭輪蒲裹輪供綏三老就
車天子親執綏授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
事者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續漢書禮儀志注　又云王
於養老燕之末命諸侯古微書
荀悅家令說太公論云孝經云故雖天子必有
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
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
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
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子尊不加
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周易萃亨王假有廟彖傳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小戴祭義篇云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
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
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又祭統篇云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
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
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
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
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
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

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是故天子親躬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

之道也

又坊記篇云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志其親

左氏文二年傳云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鈎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王制正義）

脩身慎行恐辱先也

大戴曾子制言上篇云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

又大孝篇小戴祭義篇並云民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

小戴曲禮上篇云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仁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

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概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又內則篇云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孟子離婁篇上云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

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鈎命決云名毀行廢玷辱先人文選補亡詩注奏王源奏注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尚書皋陶謨篇云祖考來格
詩大雅抑篇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又周頌有瞽篇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小戴祭義篇云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

不絕乎耳心志耆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詩大雅文王有聲篇鄭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
大戴曾子大孝篇小戴祭義篇並云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橫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

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公孫上篇云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又離婁上篇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趙氏章指云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不能自知蓋有諸中形諸外也
鈎命決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則鳳凰巢御覽羽族部二

荀子儒效篇云其為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刑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又王霸篇云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

難者在人主之知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他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矣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

又議兵篇云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鹽鐵論繇役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韓詩外傳卷四云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說苑修文篇云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廱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廱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一篇云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

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為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

十二子自達方至服從其德

事君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大戴曾子制言中篇云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則君子之義也

左氏宣十二年傳云士貞子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忠社稷之衛也

晏子春秋晏子曰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鄭君詩譜序云論功誦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

小戴坊記篇云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又少儀篇頌而無讇鄭注云頌謂將順其美也

公羊莊十年傳云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何休解詁曰明國君當彊折衝當遠害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彊內且明臣子當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白虎通義諸侯篇云臣對天子亦為隱乎然本諸侯之臣今來者為聘問天子無恙非為告君之惡來也故孝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治能相親也

十二學禮齋校錄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云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下知地形肥饒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

說苑云心虛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王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詩小雅隰桑篇鄭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
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
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
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小戴表記篇云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
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
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左氏襄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
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注欲子產之見規誨
韓詩外傳卷四云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
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又云人同材
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
何日忘之
新序雜事篇云子張曰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
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
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
託而去

孝經集證卷十

桂文燦纂

喪親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
小戴雜記篇云童子哭不偯又云曾申問於曾子
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
聲之有鄭注言其若小兒亡母號啼安得常聲乎
所謂哭不偯
又間傳云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
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
哀之發於聲音者也鄭注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
偯聲餘從容也
荀子禮論篇云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楊注不
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
不文大戴禮及史記並作不反是也
白虎通義云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
可復得見也不直言此下當有死而言三字喪何為孝子
之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知據死者稱喪
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
是施生者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

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
說文云㥩痛聲也从心依聲孝經曰哭不㥩
禮無容
小戴閒居傳篇云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又問喪篇云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拜地無容哀之至也
言不文

小戴閒傳篇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四制篇同斬衰作禮斬衰之喪五字為異）
又四制篇云言不文者謂臣下也鄭注引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通典禮民作人）
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儀禮既夕記云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
小戴雜記下篇云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又云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又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又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

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又問喪篇云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又閒傳篇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又云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孟子滕文公篇下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
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
也
大戴本命篇小戴四制篇並云三日而食三月而
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小戴檀弓上篇云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
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鄭注毀不滅性又下篇云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
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又雜記下篇云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
食肉皆為疑死又云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
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
死君子謂之無子
又喪大記篇云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
不食子大夫公子眾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
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
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
又問喪篇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
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

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又閒傳篇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
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
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
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
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左氏襄三十一年傳云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
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杜注云過哀毀瘠以
致滅性
論語子張篇云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孔注云毀

不滅性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詩檜風素冠序云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素冠
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
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
與子如一兮毛傳云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
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
也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
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
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

衰已盡能行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喪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大戴本命篇小戴四制篇並云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坏除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小戴喪服小記篇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

又雜記下篇云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又三年問篇荀子禮論篇並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又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又四制篇云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思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又云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十三日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可以得而察焉

論語陽貨篇云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援神契云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亡注云期十二月也再期二十五月也言期增倍則可矣復云二十五月者容有閏故曰期而復二十五月也春秋曰閏月葬齊景公者數閏也（御覽禮儀部十二）又云示民有終緣喪絕情

注云再期萬物再終喪者彌遠遠追慕故罔殺以絕之（同上）

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易繫傳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壯

儀禮士喪禮云死於適室幠用斂衾又云明衣裳用布又云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又云浴衣於篋又云設明衣裳又云商祝襲祭服褖衣次又云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又云設冒櫜之幠用衾又云厥明陳衣於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赬裏無紞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又云牀第夷衾饌於西坫南又云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又云男女奉尸俠於堂幠用夷衾又云賓升自西階出於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又云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又云厥明滅燎陳衣於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又云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又云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又

云主人奉尸斂於棺又云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於堂

又記云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縓綼緆緇純又云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又云厥明滅燎陳衣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

小戴禮弓上篇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又喪大記篇云廢牀徹褻衣加新衣又云始死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又云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

大夫士猶小斂也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
一稱凡陳衣者實之篋取初者亦以篋升降者自
西階凡陳衣不詘又云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
衽結絞不紐又云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
之裁猶冒也又云君將大斂商祝鋪絞紟衾衣又
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
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又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
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
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又云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
木槨棺槨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君裹槨

虞筐大夫不裹槨士不虞筐

孟子梁惠王篇下云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
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又公孫丑篇下云孟子
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
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
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
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
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
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
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

天下儉其親

白虎通義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槨之言廓言
開廓不使土侵棺也

陳其簠簋而哀慼之

周禮舍人云凡祭祀供簠簋實之陳之鄭注云方
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
儀禮士喪禮云陳一鼎於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
面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鼎扃鼏鼏西
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又云乃奠舉者盥
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

俎北面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
於鼎北加扃不坐乃朼載載兩髀於兩端兩肩亞
兩胉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夏祝及執
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大夫踊甸人
徹鼎巾待於阼階下奠於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
豆錯俎錯於豆東立於俎北西上醴酒錯於豆南
祝受巾巾之又云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
觶木柶毼豆兩其實葵菹芋嬴醢兩籩無縢布巾
其實栗不擇脯四脡又云陳三鼎於門外北上豚
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又云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於奧東面東面
祝反降及執事執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
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祝執醴如初酒豆籩
俎從升自阼階大夫踊甸人徹鼎奠由楹内入於
室醴酒北面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
次腊特於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又云乃奠醴
酒脯醢升大夫踊入如初設不巾又云朔月奠用
特豕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無籩有
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
徹舉鼎入升皆為初奠之儀卒朼釋匕於鼎俎行

朼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其設
於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啟會卻諸其
南醴酒位如初祝與執豆者巾乃出主人要節而
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有薦新如朔奠
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啟會面足序
出如入其設於外如於室
又既夕禮云夙興設盥於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
東方之饌亦如之俠牀饌於階間又云陳明器於
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
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器西南上綪茵

苞二筲三黍稷麥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甒二醴
酒冪用功布皆木桁久之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
杅盤匜匜實於槃中南流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
役器甲冑干笮燕器杖笠翣又云厥明陳鼎五於
門外如初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
亦如之豚解無腸胃魚腊鮮獸皆如初東方之饌
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四籩棗糗栗脯醴酒陳
器滅燎執燭俠輅北面賓入者拜之又云徹者東
鼎入乃奠豆南上綪籩蠃醢南北上綪俎二以成
南上不綪特鮮獸醴酒在籩西北上奠者出主人

要節而踊
又記云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饌於其上兩
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
勺二豆在甒北二以並籩亦如之凡籩豆實具設
皆巾之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
孟子梁惠王篇下云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
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鈎命決云敦規首上下圜相連簠簋上圜下方
法陰陽（儀禮少牢饋食禮賈疏）又云敦與簠容雖同上下
内外皆圜為異（爾雅疏）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儀禮士喪禮云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又云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又云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又云男女如室位踊無算又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又云升自阼階丈人踊又云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者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又云入升自階丈夫踊又云婦人踊又云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又云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卒塗祝取銘置於肂主人復位踊又云升自阼階丈夫踊又云先由

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於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於門外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於東方闔門又云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又云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又云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於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人面馮亦如之又云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

畢乘主人哭拜送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賓出主人拜送又云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即位於堂南上哭丈夫即位於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國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又云徹者盥於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

又云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又云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又云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人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又云祝與執豆者巾乃出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又云復主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歸殯前北面哭不踊又云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於堂獻材於殯門外西面北上績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又云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又云授卜人龜告於主人主婦哭又云

主人經入哭
又既夕云既夕哭又云聲三啟三命哭燭入祝降
又云取銘置於重踊無算又云席升設於柩西奠
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主人踊無算降拜賓即
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又云正柩於兩楹
間用侇牀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席升設於柩
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主人踊無算降拜
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薦車直東榮
北輈質明滅燭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乃奠如
初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薦馬纓三就入門

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於馬後哭成
踊右還出又云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算又云徹奠
巾席俟於西方主人要節而踊袒商祝御柩乃祖
踊襲少南當前束又云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
而踊又云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路北面致命主人
哭拜稽顙成踊又云書遣於策乃代哭如初又云
徹者丈夫踊設於西北婦人踊又云奠者出主人
要節而踊又云徹者入踊如初又云徹者出踊如
初又云柩車當前束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
惟主人主婦哭又云讀書釋算則坐卒命哭滅燭

書與算執之以逆出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
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又云商祝執
功布以御柩執披主人袒乃行踊無算出宮襲踊
又云主人拜鄉人即位踊襲如初又云乃反哭入
升自西階東面眾主人堂下東面北上婦人入丈
夫踊升自阼階主婦入於堂踊出即位及丈夫拾
踊三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
降出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宮皆如啟位
拾踊三兄弟出主人拜送眾主人出門止闔門
又記云乃卒主人唬兄弟哭又云哭晝夜無時又

云筮宅冢人物土卜日告告從於主婦主婦哭婦
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又云奠升設於柩西
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又云乃奠升自西階
主人踊如初
小戴檀弓下篇云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
也
又雜記上篇云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
乃包奠而讀書又云朝夕哭不帷又云公七踊大
夫五踊士三踊又云客立於門西介立於門左東
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家出送於

門外拜稽顙又下篇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又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又喪大記云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又云凡哭尸於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又云小斂主人即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説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於房中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斂者既

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衾踊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兄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

又問喪篇云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舉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疾痛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周禮大司徒云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

儀禮士喪禮云筮宅冢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

中南其壤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於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主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歸殯前北面哭不踊

又記云筮宅冢人物土鄭注物猶相也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

第152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40版反内

小戴喪服小記云祔葬者不筮宅鄭注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

又雜記上篇云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又云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相人命龜卜人作龜鄭注卜葬及日也

禮含文嘉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白虎通崩薨　書鈔冢墓

荀子禮儀篇云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

為之宗廟以鬼享之

祭法云是故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

又祭義篇云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又問喪篇云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大戴盛德篇云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也盧注孝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

小戴祭義篇云是故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又云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耆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鄭注存著則謂其思念也

又祭統篇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

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生死之義備矣孝子之事終矣

小戴祭義篇云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又祭統篇云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論語學而篇云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孟子離婁篇下云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荀子禮論篇云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愼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又云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

二十三學齋校錄

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又云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殺生而送死謂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孝經學目錄

明例

孝經脈絡次第說

孝經微言大義略例

陳氏澧說孝經要略

要旨

圖表

孝經今古文各本表

會通

解紛

郊祀宗祀

闕疑

流別

孝經注解傳述人考正

孝經各家撰述要略

附 經注疏各本得失

明例第一　孝經

曹元弼學

孝經脈絡次第說

孝經大例有二曰脈絡曰次第一經一緯皦如繹如其本皆出於首章首章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德者愛敬也愛敬及天下謂之至德孝弟是也道者所以行愛敬者也愛敬一人而千萬人說以與愛與敬謂之要道禮樂是也廣至德廣要道章明之曰以順天下至德要道出於天命之性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聖人治天下不別立法但因人心所固有者而利導之是以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三才章明之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民愚而不可欺賤而不可犯衡馭勢迫倒行逆施則怨而以詐相遁術窮勢竭而禍亂遝起惟因人心之所同然順而行之則合敬同愛而上下安協智同力而災患息君民一體父子相保是謂大順孝治章明之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德者愛敬也教者教愛教敬也至德要道元出於孝愛敬之本由于父子天性因嚴可以教敬因親可以教愛聖人推愛親敬親之心以愛人敬人使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不被吾愛敬告成功於天祖尊之至而事天明親之至而事地察不過盡孝之能事聖治章

明之而感應章申述之反是則本實先撥枝葉必傾悖德悖禮亂臣賊子以私恩小惠要結徒黨遂其逆節將使生民塗炭積血暴骨災害禍亂莫知所底是以春秋誅大逆孝經明大順皆以絕惡慢之原立愛敬之本教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聖治章明之而五刑章極言之曰孝之始孝之終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敬親孝之始不敢惡慢於人以保守天下國家身名者孝之終天子不毀傷天下諸侯卿大夫不毀傷國家士庶人不毀傷其身文武之道天下後世爲法反是則幽厲之名百世不改

殷周有道則長秦無道則暴諸侯以下皆然故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天子至庶人五章明之不幸而有不能終始於愛敬之道者則子必爭臣必爭友必爭俾不及於失天下失國家失身名之患諫爭章明之曰夫孝始於事親事親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後能事其親紀孝行章明之事生者易事死者難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喪親章特明之曰中於事君聖人所以生天下萬世之人者在教孝而所以使人各保其父子以遂其孝者在教忠故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事君章明之盡忠

匡救君臣一體存亡休戚與同忠焉能勿誨乎諫爭章互明之曰終於立身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君子也者人之成名成身則成親必至立身揚名而後不敢毀傷者爲眞無所毀傷廣揚名章明之孝始於事親則家治中於事君則天下治終於立身則萬世賴以治反是則不事親者非孝無親矣不事君者要君無上矣不立身者非聖無法矣要君非聖非孝三者相因皆不孝之罪事親事君立身三者備乃完孝之行故曰夫孝德之本也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此孝經之脈絡也首章言孝之始孝之終因陳

天子至庶人行孝終始之事故天子以下五章次之天子至庶人皆推愛親敬親之心以愛人敬人以保其祖父所傳之天下國家身體髮膚有慶無患孝道之大如此非聖人強以教人乃本於乾元坤元繼善成性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故三才章次之聖人則天順民因性立教則人人與孝興仁上下各致其愛敬之實以興利除害相生相養相保不敢有一人之惡慢以災及其親故孝治章次之夫如是則四海之內無一物不得其所升中于天配以父祖仁人事天孝子事親之能事畢故曰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聖人盡其性以盡人之性叙之斯來動之斯和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其所因者本故聖治章次之聖人愛敬天下之極功本於愛親敬親教愛因親教敬因嚴孝之大義既畢乃陳事親守身之節目故紀孝行章次之失其身而能事親者未之聞孝始於守身不孝始於忘身充忘身之極則無惡不爲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包藏禍心悖德悖禮勢必殫殘聖法無父無君爲生民大患聖人愛敬天下所以不得已而用刑故五刑章次之罪莫大於不孝行莫大於孝惟孝故順民如

此其大而爲禮之始聖人以孝弟禮樂爲教禮之大義尊尊親親長長而其所以爲教則躬立爲子爲弟爲臣之極本諸身而徵諸民故廣要道廣至德章次之孝弟忠順之行立則身修而名自立於後世故廣揚名章次之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孝道備矣復陳諫爭之義以結天下國家身名而感應章長言永歎孝弟之至繼以事君章亦事父事兄事君相次而喪親章終焉此孝經之次第也三才章則天因地以順天下以天治人也聖治章因嚴教敬因親教愛以人治人也廣至德章非家至而日見之以己治人也三才

以下三章由己達之天下廣要道以下三章由天下而反之身聖人立言從心所欲左右逢原從容中道脈絡分明而往不息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學者沈潛反覆自覺天良發不可遏一若春陽生乎方寸而和氣塞乎天地間者肫肫焉淵淵焉浩浩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也或曰今之十八章固孔子之舊次歟曰今文相傳無異本古文簡札有複重雜亂劉子政以今文正之不聞先後異序也其文首尾貫串如繫辭中庸豈有後人更定者哉

孝經微言大義略例

凡道之大原出於天孝經以天治人天不變道亦不變故謂孝道爲經

凡天地之性人爲貴古今中外凡題直正當天地之人此心皆同孝經以人治人順是爲人反是則無父無君是禽獸

凡天命之謂性父子之道天性爲孟子性善之說所自出性有五德仁主愛義主敬孝經言德皆愛敬卽五常之德

凡五常本於仁仁本於孝孝弟同體良知良能達之天下謂之至德孝經言至德周禮三德六德皆統之

孝爲人行莫大孝經論行周禮三行六行皆統之
凡性善情亦善孝經喪親章言情情之至正者
凡率性之謂道天性親嚴是謂父子之道君臣兄弟夫婦朋友愛敬之道皆從此起孝經言道即天下之達道五爲制禮之本
凡五倫統于三綱資于事父以事母資于事父以事君而尊尊之道著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而尊尊親親長長之道備中庸言君子之道曰子臣弟友與孝經要道同義
凡修道之謂教因嚴教敬因親教愛開闢以來中國

聖人立教大本在此三代以上中國所以富强治安皆根本於此六經皆此道而孝經直揭之書五教周禮十二教皆統之
凡孝經言義即禮運十義聖治章曰君臣之義義之最重者
凡孝經不言知見教之可以化民即知孝經不言信不言勇孝有終始自强不息即信即勇
凡教本乎天率乎性以立道以順民以施政謂之則謂之法以體言謂之禮以常言謂之經
凡孝道著在言行君子言行王者政教皆本愛親敬親之心以愛人敬人得乎人心之所同然謂之則
凡孝經治天下之道在順而所以順之者在敬愛立於敬孝經言不敢即敬之義
凡孝經之教事親在愛而持以終身弗辱之敬事君在敬而出以中心惻怛之愛
凡孝經以身教至德要道有諸己而后求諸人孔子行在孝經所以爲萬世法
凡孝經以名教君臣父子之名正而後有順逆善惡善名爲善惡名爲惡而後顧名思義人心可正民行可興
凡孝經事親謹身之目在禮經喪祭記曲禮內則諸

篇
凡孝經愛敬之教備在禮十七篇愛敬之政備在周官六典愛敬之義在二戴禮記凡井田封建學校軍賦宗法教農教兵通商考工生人相生相養相保之道皆天子以下愛敬之實事
凡孝經爲六藝之總會以孝經通易而伏羲立教之本明以孝經通詩書而民情大可見王道益燦然分明以孝經通禮而綱紀法度會有極統有宗法可變道不可變以孝經通春秋而尊君父討亂賊之大義

明邪說誣聖不攻自破以孝經權衡百家如視北辰以正朝夕是非有正異端自息異端之說不同而歸于無父無君則同父子君臣之大義明則百家之謬盡去百家之長皆可用以孝經觀百代興亡而愛敬惡慢之效捷於影響昭若揭日月而行

凡論語言仁極聖人愛敬天下萬世之情與孝經一貫

凡孝經庸德庸行詳述於曾子十篇大義發於中庸微言遠於孟子

陳氏澧東塾讀書記說孝經

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隋書經籍志亦有此數語其下云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此二句或亦六藝論之語澧案六藝論已佚而幸存此數言學者得以知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此微言未絕大義未乖者矣

說文卷末載許叔重遣子沖上說文書並上孝經孔氏古文說澧謂孔子教弟子孝弟學文許君以二書並上蓋亦此意惜孝經孔氏古文說竟不傳也

荀慈明對策云漢制使天下誦孝經澧案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假佐二十五人孝經師主監試經諸州與司隸同此東漢之制也咸豐中有　旨令歲科試增孝經論正合東漢之制若督學及府廳州縣官試士以此爲重則天下皆誦孝經如東漢時矣

司馬溫公云冠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儁能盡期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爲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爲比哉溫公書儀云子年十五已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

朱子甲寅上封事云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知南康時示俗文云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朱子本注云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謹身節用本注云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使儉用不妄耗費以養父母本注云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安穩快樂此庶人之孝也本注云能行此上四句之事亦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爲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歿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爲鬼神所責明爲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朱子上告君下教民

皆以孝經學者勿以朱子有刊誤之作而謂朱子不尊信孝經也

朱子孝經刊誤以仲尼居至未之有也爲一節云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灃謂如朱子之言則第一節猶大學章句所謂經一章其下釋經文者猶大學章句所謂傳也雜引傳記者猶中庸章句所謂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也朱子所疑者章首子曰二字及章末之引詩書與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云云乃左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又疑嚴父莫大於配天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語類亦屢有此說）然中庸亦有章首用子曰二字者孟子每章之末引詩書者尤多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曰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此論語孔子告顏淵仲弓者而皆見於左傳則孝經有左傳語不必疑也嚴父莫大於配天與孟子所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義正同尤不必疑矣

孟子七篇中多與孝經相發明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亦以服言行三者竝言之孝經天子章曰刑於四海諸侯章曰保其社稷卿大夫章曰守其宗廟庶人章曰謹身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亦似本於孝經也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云云正與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相反亦可以爲孝經之反證也（司馬溫公家範引孝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其下亦引孟子所言五不孝　孟子外書四篇其一篇名曰孝經蓋論說孝經之語趙邠卿題辭以外篇爲後世依託然亦必出於孟氏之徒也）

陶淵明有五孝傳或疑後人依託灃謂不必疑也蓋陶公於家庭鄉里以孝經爲教稱引故實以證之故其庶人孝傳贊云嗟爾衆庶鑒茲前式司馬溫公家範錄孝經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句每句各引經史以證之蓋孝經一篇皆論以孝順天下之大道惟此五句爲孝之條目故加以引證亦所謂鑒茲前式也（困學紀聞云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裒集格言爲五致錄司馬溫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此灃案朱子孝經刊誤卷末云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明孝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黃直卿亦輯錄諸經傳言孝者爲孝經本旨二十四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三）

孝經大義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國家其祖考基緒不絕其子孫爵祿不替庶人謹身節用爲下不亂如此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而惟孝之一字可以臻此亡友桂星垣嘗與澧論此云論語第二章言孝弟則不犯上作亂卽孝經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斯言得之矣

四庫全書總目謂孝經與禮記爲近又以魏文侯有孝經傳則孝經爲七十子之遺書此考據最確無疑義矣仲尼居曾子侍與孔子閒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文法正同大戴禮主言篇孔子閒居曾子侍文法亦同

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本孝經也故自爲一經此經是孔子之言其筆之於書者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君以爲孔子作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云曾子作黃東發日鈔以孝經爲首而論語孟子次之以讀經者當先讀此經也王儉七志以孝經居首見經典釋文序錄

經解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此引孝經也喪服四制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大戴禮本命同皆孝經之語

孝經鄭注諸書所引者雖多然無以定爲康成注惟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孝經注云社后土也此係校勘記所稱惠棟校宋本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鄭以社爲五土之神句龍配之故王肅以爲自相違反也此王肅所難是康成注明矣劉光伯謂肅無攻擊孝經鄭注者殆未詳考耶劉說見孝經序疏謹案孝經序疏引此說係劉知幾語非光伯也此文偶誤當更正

要旨第二　孝經　　曹元弼學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氏曰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以曾參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陶淵明五孝傳曰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禀焉

漢書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

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白虎通曰孝經者制作禮樂仁之本

鄭氏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又孝經序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者不易之稱

黃氏道周曰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禮記四十有九篇大戴禮記三十有六篇皆爲孝經疏義蓋當時師偃商參之徒習觀夫子之行事誦其遺言尊聞行知萃爲禮論而其至要所在備於孝經觀戴記所稱君子之教也及送終時思之類多繹孝經者蓋孝爲教本禮所由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起

阮氏元曰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於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於未事之前皆所以維持君臣安輯邦家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於是乎聚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聚天下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卽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亦安矣且千乘之國不降爲百

乘百乘之家不降爲庶人則天下更亦安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此章卽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卽此義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皆弑其君不奪不厭此首章亦卽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此戰國以後縱橫兼并秦祚不亦由於不仁不仁本於不孝故至於此也又曰論語次章有子之語蓋

兼乎孝經春秋之義孔子之道在於孝經孝經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一事順其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固君臣以嚴守其髮膚保其祭祀永無奔亡弒奪之禍卽有子所云孝弟之人不犯上不作亂也使天下庶人士大夫卿諸侯人人皆不敢犯上作亂則天下永治也惟其不孝不弟不能如孝經之順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弒父臣弒君亡絕奔走不保宗廟社稷是以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叛亂明褒貶春秋論之於已事之後孝經明之於未事之先其間所以相通之故則有子此章實通徹本原之論

曾元弼述孝篇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人者天地也父母也天地父母能全而生之於始而不能使各全其生於終聖人者代天地爲民父母以生人者也故曰產萬物者聖聖之言生也聖人將爲天地生人必通乎生民之本而順行之故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他順其性而已性者生也親生之膝下是謂天性惟親生之故其性爲親而卽謂生我者爲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親則必嚴孩提之童其父母之教令則從非其父母不從也父母之顏色稍不悅則懼非其父母不懼也是嚴出於親

親者天性嚴者亦天性也親嚴其親是之謂孝是孝者性也性者立教之本也水之性流掘地而注之可以達於海火之性烈鑽燧而取之可以燎於原使人而本無性也者人之性而本不親嚴其父母也者則悖逆詐僞爭奪相殺固其所而聖人將無所施其教今人之性既親嚴其父母若是則順而推之可以無所不親無所不嚴無所不親之謂愛無所不嚴之謂敬試觀孩提愛親少長卽知敬兄由父兄而推之凡在天屬無不親也其尊長無不嚴也是卽率性而順行之親嚴可以教愛敬之明效也故曰君子務本本

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禮智之端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矣苟不充之則不足以事父母何也人少則慕父母者性也及其長而好色也妻子也仕也嗜欲攻取天性日漓親者疏而嚴者忽矣何怪乎事君不忠誤國殃民犯上作亂覆家亡身以災及其親乎卽或本心無他而不達於道以爲吾親則愛之非吾親則不愛吾親則敬之非吾親則不敬不敬則慢不愛則惡惡人者人亦惡之慢人者人亦慢之居上則亡爲下則刑在醜則兵毀其身

危其親雖日用三牲之養其得爲孝乎若此者非無性也無教也無教則逆其性逆其性則失其生上古聖人有生人之大仁知性之大知知人之相生必由於相愛相敬而相愛相敬之端出於愛親敬親愛親敬親之道必極於無所不愛無所不敬使天下之人無不愛吾親敬吾親確然見因性立教之可以化民也推其至孝之德卓然先行博愛敬讓之道而天下之人翕然戴之以爲君師於是則天明因地義順人性正夫婦篤父子而孝本立矣序同父者爲昆弟而弟道行矣因而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宗族而親

親之義備矣博求仁聖賢人建諸侯立大夫以治水火金水土穀之事富以厚民生教以正民德司牧師保勿使失性勿使過度上下相安君臣不亂而尊尊之道著矣聖法立王事修民功興則有同講聖法同力王事同卽民功者謂之朋友而民相任信矣三綱既立五倫既備天下貴者治賤尊者畜卑長者字幼而民始得以相生且賤者統於貴卑者統於尊幼者統於長而民不得以相殺於是教以孝以敬天下之爲父者而子說教以弟以敬天下之爲兄者而弟說教以臣以敬天下之爲君者而臣說子說則孝孝則親愛弟說則弟弟則禮順臣說則忠忠則居官理治且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天子愛敬四海之內則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諸侯愛敬一國之人則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卿大夫士庶人愛敬其家則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自上至下皆兢兢焉爲子臣弟少之事雖天子必有父必有兄不敢驕溢非法以取亂亡是以天下和平兆民乂安重社稷嚴宗廟守祭祀保體膚禮教興行刑措不用集天下和睦之氣升之天祖尊之至而事天明親之至而事地察大孝尊親嚴父配天普天率土各以

其職生民之本盡死生之義備是謂大順大順者順其性也夫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知者詐愚勇者威怯强者陵弱衆者暴寡泯泯棼棼散無友紀至難治也而聖人能爲之建極錫福達禮定分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尙辭讓去爭奪一道德同風俗者亦順之而已矣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以利爲本利者順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何事之有蓋人之性莫不愛親敬親故可導之以愛人敬人所謂順也非强之使愛人敬人乃以各遂

其愛親敬親所謂孝也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養不足懷於人者人亦懷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故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傷其身卽傷其親故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君子之所謂孝者愛人以愛其身愛其身以愛其親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親沒而名立是故有弗言言思可道有弗行行思可樂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是故居處必莊事君必忠

莅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陳必勇是故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又能敬親之朋友又能帥朋友以助敬也是故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故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在家和睦無怨是故天子以德教光於四海爲孝諸侯以保社稷和人民爲孝卿大夫以守宗廟爲孝士以守祭祀爲孝庶人以謹身爲孝地以平天以成封建以固井田以均軍賦以出學校以修人才以多官方以飭禮俗以成民氣以樂冠昏以時喪祭以嚴朝聘

以尊處則有備出則有威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而天下莫敢有越厥志是故天子以天下養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境內樂之卿大夫士庶人之祭也與宗族外姻朋友樂之是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其鬼神歆其禋祀其民人享其土利是故上好仁而下好義事有終而財不匱上之使下如父兄之畜子弟耳目之役手足下之事上如子弟之衞父兄手足之捍頭目開誠

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爲天下得人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四方有患必先知之至明也作內政寄軍令明恥教戰信賞必罰將帥協和少長有禮說以使民民忘其死無事則順治有事則無敵至强也躬行節儉爲天下先務財訓農通商惠工地無餘利人無餘力家給人足養生喪死無憾至富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知者創物能者世守博師萬物精益求精黃帝用蚩尤之五兵武王收肅愼之楛矢通其變神其化至巧也天下卽有卒然大患而上下相親人心固結合天下之謀以爲謀何詐之不

破合天下之力以爲力何强之不服天下人人出其財何用之不足天下人人竭其巧何器之不利天子勞心以拯生民之災庶人效死以急君父之難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能殺鬼方之師昆夷之患不能病是故勞勤心力耳目而不必爲己節用水火財物而不必藏於己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窮民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天地位萬物育矣此順之實也孝之至也故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蓋聖人者爲天地生人者也人非父母不生亦非君不生何也爪牙不

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苟無君焉爲之興利除患養欲給求人之類必滅欲旣得矣飲食則有訟訟則有衆起人人有賊人自利之心横行無忌之勢苟無君焉爲之區處條理勞來鎭撫人之類亦必滅故君者生人之大者也天下一日無君則猛虎長蛇人立而搏噬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非無邦也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邦無人也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謂民爲赤子赤子離父母而能生者未之有也故曰父者子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也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所以生人也故孝子事君必忠君臣之義與父子終始相維持天下君君臣臣而後人人得保其父子上下各思永保其父子而後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君臣父子各盡其道則天下相愛相敬以相生養保全永無奔亡篡奪生民塗炭之禍是之謂孝治夫天下至大也治天下至難也以一孝順之而千萬人之心如一心以千萬人之性本一性也能盡其性卽能盡人之性故謂之至德要道三皇五帝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由此者孔子兼包其盛德以爲孝經而仁覆萬世矣

開宗明義章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孔子論孝道必稱先王卽春秋發首書王之義以上治下以聖治愚以祖宗訓孫子一出言而法祖尊王之義昭若揭日月而行萬世彝倫於是敘焉此聖人所以爲人倫之至也至德要道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耳有者有諸己順者因其固有而利導之　鄭氏曰至德孝弟也要道禮樂也按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孝則必弟孝弟皆須

禮以行之樂與禮同體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傳曰孝禮之始也大本謂之孝達道謂之禮禮之大義尊尊也親親也長長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故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陸賈新語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黃氏曰順天下者順其心而已天下之心順則天下順矣又曰至德要道本皆生於天因天所命以誘其民非有强於民也據三才章義　夫子見世之立教者不反其本將以天治之故發端於此　阮氏曰孔子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其稱至德要道之於天下也不曰治天下不曰平天下但曰順天下順之時義大矣哉孝經順字凡十見順與逆相反孝經之所以推孝弟以治天下者順而已矣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又曰教民禮順莫善於悌又曰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是以卿大夫士本孝弟忠敬以立身處世故能保其祿位守其宗廟反是則犯上作亂身亡祀絕春秋之權所以制天下者順逆間耳

晉臧齊慶皆逆者也此非但孔子之恆言也列國賢卿大夫莫不以順逆二字爲至要是以春秋三傳國語之稱順字者最多皆孔子孝經之義也不第此也易之坤爲順也易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詩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禮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聖人治天下萬世不別立法術但以天下人情順逆敘而行之而已故孔子但曰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也

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先王之治務在和睦無怨堯典九族既睦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堯之舉舜克諧以孝周公嚴父配天四方民大和會皆以孝順天下和睦無怨之事天下治亂視乎人心聚散聚則治散則亂聚則强散則弱聚則富散則貧聚則知散則愚和睦無怨則聚怨而不和則散先王因人心之固有導之相愛相敬而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各竭其聰明材力以相生相養相保莫大災患無不弭平莫大功業無不興立是以聖王在上不言富而天下莫富焉不言强而天下莫强焉其所因者本也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鄭氏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爲德本　黃氏曰本者性也教者道也本立則道生道生則教立先王以孝治天下本諸身而徵諸民禮樂教化於是出焉

身體髮膚兩節

鄭氏說以祭義曰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祭義論孝語皆見曾子十篇及哀公問篇皆與孝經相表裏學者當合讀之　黃氏曰教本於孝孝根於敬敬身以敬親敬親以敬天不敢毀傷敬之至也爲天子不毀傷天下爲諸侯大夫不毀傷家國爲士庶不毀傷其身持之以嚴守之以順存之以敬行之以敏無怨於天下而求之於身然後其

身見愛敬於天下身見愛敬於天下則天下亦愛敬其親矣故立教者終始於此也又曰毀傷者何謂也曰暴棄之謂也　阮氏福曰孔子爲弟子講學日以不敢二字爲義孝經十八章自天子至庶人凡言不敢者九曾子謹守孔子之訓故曾子十篇凡言不敢者十有八論語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卽不敢毀傷之義　北史蘇綽戒子曰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　案不敢毀傷守身以事親也立身行道成身以成親也孝以不毀爲始揚名爲終則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居上不敢驕爲下不敢亂在醜不敢爭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不敢不盡愛日以學及時以行不敢不力教人不敢不誠莅官不敢不敬戰陳不敢不勇君父之憂生民之患萬世之名教綱常四海之內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之身家性命不敢不引爲己任如此爲孝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天子至庶人皆如此爲孝則上下各隨其分以盡其愛敬內順治而外無敵矣　又案孝經之義推愛親敬親之心以極於愛敬天下天下國家之

本在身身受於親敢不敬乎孝子之事親有窮而事親之心無窮身沒而名立則身不沒親亦不沒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名存則身存身存則親與生我之天養我之地俱存故曰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孝子成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形題直正當天地立德立功立言則與天地參故身曰立萬物皆備於我盡性踐形目可極天下之明耳可極天下之聰盡其性以盡人之性則親親之仁敬長之義達之天下忠信篤敬行乎蠻貊故道曰行聖人愛敬天下之心無窮必使萬世之人永被其愛敬言爲世

法動爲世道一舉其名而三綱五常繫焉故性善必稱堯舜而人心皆有仲尼名存則道存道存則萬世之天下無弱不可强無亂不可治天見其明地見其光日月可掩食而不可損其明夫是之謂揚名　又案聖賢學問帝王事業皆基於不敢不敢之心以事天則小心翼翼也以事君則夙夜匪懈也以治民則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也以治軍則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日討國人日討軍實而申儆之也世道衰微人心思亂敢於忘親敢於背君敢於棄身致於縱欲敢於廢弛暴棄而生民之禍亟矣聖賢之教

仁爲己任死而後已一息尚存不敢少懈故自天子至庶人皆當孝有終始中庸致中和之功始於戒愼恐懼周易成旣濟之治由於自强不息其義一也

夫孝始於事親節

黃氏曰始於事親道在於家中於事君道在天下終於立身道在百世爲人子而道不著於家爲人臣而道不著於天下身歿而道不著於百世則是未嘗有身也未嘗有身則是未嘗有親也天子之事天亦猶是矣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保身之與保天下其義一也　案孝經言孝而切切以事君爲

訓曰中於事君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曰君取其敬曰以孝事君則忠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曰爲下不亂曰要君者無上曰敬其君則臣說曰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曰當不義則臣不可以不爭於君而結以事君章蓋君臣者人治之大天下一日無君則弱肉强食爭奪相殺生民莫得保其父子故孝經大義在天子至庶人各盡其愛敬君明臣忠上仁下義以各保其祖父所傳之天下國家身體髮膚如此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大治

故孝子事君必忠孝弟之人不好犯上作亂爲仁天下之本所謂聖法者如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以其奠安萬世之父子君臣也亂臣賊子欲致難於君父必先殫殘聖法是以往者大憝未作之先黜周王魯素王改制之誣說先已簧鼓鼎沸豈知春秋討亂賊孝經明君臣父子大義聖人至教自相表裏炳如日星且孝經言以孝順天下之道必推本先王嚴父配天特稱后稷文王周公中庸述孝經春秋之義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憲章文武尊王大義所以立人倫之極而維

天地之經布在方策豈奸逆所能誣特風俗日非人心好亡惡定凶德悖禮之說至今流毒未已不勝爲入井赤子憂耳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君子反經而已矣聚百順以事君親明聖法以息邪暴而已矣　又案事親事君立身三事相維要君非聖非孝三禍相因不孝不弟則本心已死何惡不爲事君不忠則誤國殃民爲蠻夷寇賊莠民邪說之先驅聖道不明則是非無正而無父無君橫行無忌撥亂反正匹夫之賤以天下爲己責在家則敎行孝弟無忝所生出則竭至忠以濟國本博學以爲政處則守死善道立言

誨人扶植名敎發人天良禦災捍患庶有萬一之助乎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鄭氏曰雅者正也方始發章以正爲始案此卽春秋大始正本之義孔子尊周憲章文武周以文王爲大祖禮樂法度所自出故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孝經首章引文王之詩以證孝德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天子章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案愛敬二字爲孝經之大義六經之綱領六經皆愛人敬人之道而愛人敬人出於愛親敬親愛親敬親孝之始不敢惡慢於人孝之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四海之內有一物不得其所卽天子惡慢之四境之內有一人不得其所卽諸侯惡慢之推之卿大夫士庶人於官守職業有一未盡卽惡慢也卽孝無終始將使患及其身以及其親也如此爲孝敢不敬乎孝經之義自天子至庶人自有生至沒身終始於敬以盡其愛而已愛敬非有二義有惻怛護惜之心必有愼重敦勉之意

父母之於子愛之至也惟其至愛故扶持保抱顧復拊畜心誠求之不知勞瘁如執玉如奉盈所謂敬也反而思之愛敬可知矣擴而充之愛敬無窮矣　阮氏釋敬曰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敬字从茍从攴茍篆文作茍音亟非苟音狗也茍卽敬也加攴以明擊敕之義也警从敬得聲得義故釋名曰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此訓最先最確盍敬者言終日常自肅警不敢怠逸放縱也故周書謚法解曰夙夜警戒曰敬虔翻易遯象曰乾爲敬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書曰節性惟日其邁曰邁者

日乾乾也周書以無逸名篇國語敬姜論勞逸之義為千古至言孔子歎之此敬姜之所以為敬也敬字古訓以肅警無逸為義凡服官之人讀書之士當終身奉之案愛立於敬孝經言不敢即敬字之義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五孝所同而天子者立愛敬之極者也故首發之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黃氏曰天子者立天之心立天之心則以天視其親以天下視其身以天視親以天下視身則惡慢之端

無繇而至也　案天子以天下為體惟天惟祖宗全付有家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凡養民理財用人治兵周官六典中庸九經皆天子德教之實德者愛敬也教者教愛教敬也必使百姓四海人人被其愛敬人人愛親敬親以相愛相敬足食足兵無敵順治而後全受於天祖者為無所毀傷而後一人有慶無患否則秦隋之暴固惡慢周末之衰亦惡慢矣天子者以一人之心力庇萬萬生靈之身家性命者也故孝經言治天下之道在順而所以順之者在敬即易乾坤之義終日乾乾自強不息所以萬國咸寧保合大和君健而天下順也　又案孟子言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云云正發明五孝之義所謂孝無終始患及其身也孝經於諸侯以下皆著然後能保守之文見反是即不能保守於天子獨不然者諸侯以下之不保或由於上之削黜天子則至尊無上當時王室衰微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聖人志在尊王故總著其義於後而深沒其文於此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即春秋書王以制叛亂之意且引書甫刑特見刑字有奉天子誅亂賊之義所謂春秋作而亂賊懼春秋天子之事於此見矣

諸侯章

在上不驕節

鄭氏曰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為驕奢泰為溢　元氏澹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故戒之　漢敕曰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　說苑敬慎篇曰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捷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知必質然後辨之

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謙勇力距世自守以怯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呂氏春秋說楚雞父之敗曰凡持國大上知始其次知中其次知終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阮氏福曰此可見孔子以春秋孝經相輔爲教之意如知孝經不危不溢保和之義則無雞父之戰不保之危矣凡春秋二百數十年中諸侯卿大夫士之不保社稷祭祀祿位者皆

可以此推之　案楚之敗敗於吳實敗於囊瓦爲政貪惏無藝讒慝宏多綱紀廢弛自攜其民內政不修則輕敵固亡畏敵亦亡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不敢盤於遊田而伐昆夷齊桓公作內政而霸諸侯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而克邢狄越王句踐早朝晏罷生聚教訓而沼吳易亡爲存轉弱爲强未有不自不驕不溢始者傳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若不能實事求是勤民恤功整飭吏治固結人心備豫兵食而徒爲緩敵苟安之計則敵見我之無志無用必吞噬無餘而後已六國之滅於秦職是故也富貴社稷民人之保與不保不視乎敵勢之强弱邦交之善否而視乎人君敬怠義欲之一心吏治之善惡君心之敬怠轉移之民生之肥瘠君心之義欲消息之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不敬則弗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在上不驕敬勝怠也制節謹度義勝欲也戰戰兢兢自强不枉然後能保其富貴以事其先君聖人非教在上者私其富貴也有天下有國者之富貴萬萬生靈之身

家性命繫焉故鄭人有棟折榱崩之懼豳詩有覆巢破卵之憂君民一體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鄭氏曰義取爲君恆須戒慎　阮氏福曰孔曾之學皆主戒懼故曾子立事篇曰君子取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又曰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

矣孝經十八章曾子十篇皆無黍然自得氣象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是曾子一生皆守孝經戰戰兢兢之大義以至於沒世也

卿大夫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孟子準此文以爲訓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先儒謂聖賢之教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齊

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於周也　案先王制禮因民生日用不可離之事而爲之節文以達其愛敬之心人受天地之中肖天地之貌聖人因其適體之用而制之法使超然異於毛羽之禽獸而有以自好愼行其身因以敦典秩禮表德定分故古者深衣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可以爲文可以爲武禮始於冠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爲行禮之本三加彌尊諭其志以進其德皆制之於外以安其內使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日遷善而不自

知也世之衰也以天地之性最貴可聖可賢之身而甘爲惰游不齒之服以君父生成涵濡中國數千年來禮俗敎化可忠可孝之身而忍爲壞法亂紀之服陷溺人心敗壞風俗毀傷其身災及其親不法之害未知所底正經興民徵其廉恥動其天良俾違邪歸正去逆效順是在卿大夫之法言德行　又案禮士相見經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眾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是謂法言冠義曰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

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是謂德行　又案春秋時卿大夫尙多法言德行故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至戰國時則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邪說淫辭深中人心毒徧天下賊民興喪無日矣卿大夫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而後能格君心之非正人心之邪諸葛之公誠司馬之忠信朱子之誠正得之矣

然後能守其宗廟

阮氏曰孝經卿大夫之孝以保守其家之宗廟祭祀爲孝如此爲孝則不敢作亂則不敢不忠不仁不義不慈齊之慶氏魯之臧氏皆叛於孝經者也儒者之道未有不以祖父廟祀爲首務者也曾子無廟祀而啟其手足亦此道也

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劉氏瓛曰父情天屬尊無所屈　案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子者父之子母統於父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夫爲妻綱故父爲子綱父者子之天君者臣之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君爲臣綱三綱者人倫之本愛敬之原凡民莫不由之而知其義者士也故制禮自士始士可不以名教綱常爲己任乎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

鄭氏曰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　舊說云入仕本欲安親非貪榮貴也若用安親之心則爲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忠也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故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　案以安親之心事君則知君民一體休戚相同正色立朝竭忠盡智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危急存亡有死無二若用貪榮之心則孟子所謂懷利以事君者背君親而爲不義敗國殄民惟利是圖行同狗彘勢所必至矣

然後能保其祿位

君子之於祿位非其道則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由其道則一命之榮皆君父之恩不敢失墜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士之失位猶諸侯之失國家此孝經之義也蓋不義而得祿位忝所生也不義而失祿位亦忝所生也君子之於祿位得之以義保之以義

庶人章

用天之道節

案天子之孝人之所以參天地也庶人之孝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　諸葛武侯便宜十六策曰經云庶人之所好者所好者三字疑所謂孝者四字之譌唯躬耕勤苦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制之以財用之以禮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素有積蓄以儲其後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節

黃氏曰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顯親孝之終也謹身以事親則有始立身以事親則有終孝有終始則道著於天下行立於百世敬愛其身而惡慢終之案身當爲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且孩提愛親少長敬兄人固無不敬愛其始者放其良心則不能終矣小則毀傷其身大則毀傷天下曾子曰旤患繇生自纖纖也君子夙絕之夙絕之如何曰敬而已矣君子未有不敬而免於患者也　案聖人之道務在有始有卒故周易首乾自强不息堯典始欽禮主於敬論語首學而時習稱仁爲己任死而後已學本於有恆化成於久道眞積力久則强立不反政如農功日夜以思思患豫防則身安而國家可保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憂深思遠朝夕匪懈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惟恐百密一疏以釀家國莫大之禍以貽君親之憂失生民之望傳曰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否則怠慢忘身爲災所聚唐明皇注此經不從鄭注訓患爲禍蓋驕泰之心已萌知得而不知喪阮氏福曰孔子於諸侯卿大夫士皆言然後能保其社稷宗廟祿位獨於天子庶人未言保守故於此總結言及於禍患五等

所同天子當防患及也明皇講此經不知患及天子之義似孔子論孝之時已豫括天寶之事所繫豈不大哉案聖人之訓炳若日月萬世治亂莫之能外即今西國之所以能富能强亦不過上下情通同心協力有合於愛之義實事求是弗能弗措有合於敬之義故西學富强之本皆得我中學之一端中國之所以貧弱不在不知西學而在自失我中學聖人之道得其全者王得其偏者强有名而無實甚至背馳而充塞之者亡夫必實踐我中學而後可以治西學而後可以富强無患

三才章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春秋繁露河間獻王問温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

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乎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音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盛於黃

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　案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元者天地之本萬物資之以爲心所謂仁人心也孝爲仁之本元氣之最先見者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故曰天之經地順承天孝子之行忠臣之義取諸地故曰地之義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

順天下

鄭氏曰孝弟恭敬民皆樂之　案天地之元民實資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曰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可久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故則天因地以順天下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明者天之所以命人者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天命之性生而知之因其性善而擴充之是謂則天之明利者地之所以養人者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自天子至於庶人各保其天下國家身體髮膚以享土利是謂因地之利　又案天之明人之所以知愛知敬也地之利人之所以能愛能敬也利者義之和也卽順也地以至順承天則品物咸亨保合太和親親敬長則達之天下和睦無怨記

曰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義利一也未有不義而能利者　元氏曰此經全同左傳子太叔答趙簡子問禮明孝之與禮其義同　阮氏福曰孝經則字凡四見此章云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又聖治章云民無則焉則而象之則字之義譬如繩尺規矩周人最重之故左傳載公孫枝對秦伯曰唯則定國季文子使史克對宣公引周禮曰則以觀德又引誓命曰毀則爲賊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

見者先知先覺也則天因地以順天下以天治人也見教之可以化民因其固有而利導之以人治人也先之以博愛先之以敬讓以己治人也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以身教者從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白虎通曰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博愛者本愛親之心以愛人民與於愛則惻然自動其孩提愛親之心故莫遺其親博愛仁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　漢書刑法志曰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

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又曰仁愛德讓王道之本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德若周禮三德六德義謂十義愛親之心德之本也仁者仁此義者宜此忠者中此信者信此以爲君則明以爲臣則忠以爲兄則良以爲弟則弟以爲長則惠以爲幼則順無所處而不當也陳者張設布列之意民旣動其愛親之心則可陳之以德義而百行立矣

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元氏曰君身先行敬讓則天下自息貪競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禮記緇衣曰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禦民淫則民不惑矣鄭氏說以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孝治章

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阮氏曰此反覆申明首章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義自古民之怨秦怨隋極矣是以禍亂速作唐之天寶宋之新法亦皆怨而不和是以災害禍亂惟民心和睦者天下必久太平孔子之言歷歷明驗矣

聖治章

天地之性人爲貴

鄭氏曰貴其異於萬物也　董子曰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爲仁義惟人獨能爲仁義物疢疾莫能偶天地惟人獨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而類於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爛然有其文理是

故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人獨題直立端尙正正當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此見人之絕於物而參天地又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阮氏曰孝經言天地之性人爲貴可見人與物同受天性惟人有德行行首於孝所以爲

貴而物則無之也性字本從心從生先有生字後造性字商周古人造此字時卽以諧聲聲亦意也告子生之謂性一言本古訓而告子誤解古訓竟無人物善惡之分其意中竟欲以禽獸之生與人之生同論與孝經人爲貴之言大悖是以孟子闢之蓋人性雖有智愚然皆善者也　焦氏循說伏羲之畫卦曰情性之大莫若男女人之性孰不欲男女之有別也方人道未定不能自覺聖人以先覺覺之故不煩言而民已悟焉民知母不知父與禽獸同伏羲作八卦而民悟禽獸仍不悟也此人性之善所以異乎禽獸

案人性之善絕乎物而參天地者在知三綱五常孩提愛親五常之本別夫婦以正父子三綱之本聖人愛敬天下生養保全萬萬生靈之盛德大業皆從此出故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明王以孝治天下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大孝尊親博施備物使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祖父之所全付凡有血氣無不被我愛敬以萬國之歡心事其先王集天下之和氣升之郊廟而後爲無所毀傷而後孝之能事畢郊祀宗祀配以祖父此周公立人

倫之極爲制禮之本孝莫大於嚴父故周禮以尊尊統親親萬世彝倫於是敘焉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親生之膝下者謂親身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者以愛養父母日加嚴敬顧氏炎武曰孩提之童知愛而已稍長然後知敬知敬然後能嚴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敬之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

夫敬之終也日嚴者與日而俱進之謂
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教卽禮也冠昏喪祭聘覲射鄉無一非因嚴教敬因
親教愛讀孝經而後知禮之協乎天性順乎人情
父子之道天性也
此中庸性道教之義所自出性者生也天性猶云天
生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子之親
嚴其父母天生自然所謂天命之謂性孟子所謂性
善也天性親嚴是謂父子之道五倫皆從此起所謂
率性之謂道天下之達道五也聖人因人親嚴之天

性而教之愛敬所謂修道之謂教也父子之道天性
自誠明謂之性也因嚴教敬因親教愛自明誠謂之
教也
君臣之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人類有會歸而後人人
得保其父子天下國家身體髮膚父傳之子受之上
下各思永保其父子而後君臣各盡其道故父子之
道爲君臣之義所自出故孝子事君必忠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續猶屬也五服之親皆骨肉相連屬而父母生之一
體而分故續莫大焉長幼之施朋友之誼睦婣任恤
皆相厚之道而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生養教誨全付
有家永保勿替故厚莫重焉故愛敬他人必自愛親
敬親推之而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故親生之膝下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漢書藝文志謂諸家說多不安今反覆經義說之如此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節
左傳季文子使太史克對莒僕之罪以對宣公曰先
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
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
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

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
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
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
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
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按史克述周公之訓以
正亂賊之罪孝經用其語此卽魯之春秋其文則史
而孔子取其義可見春秋孝經相輔爲教又可見孝
經明大順春秋誅大逆皆本於周公之則則法也至
德要道則天下順悖德悖禮則民無則此可見人性
之善好惡之同則以觀德者立父子君臣之則以觀

孝敬忠信之德有孝敬忠信之德則親親仁民愛物相生相養相保之事功皆從此起未有事功不本於德則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東漢節義之所以盛國本之所以固也曹操欲求不孝不弟汙辱之人而有濟國安民之略者魏之所以遠見篡奪魏晉以後所以數百年天下大亂綱常墜地生民塗炭所謂雖得之君子不貴聖人之言豈不大彰明較著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豈真能愛敬他人哉將收拾人心要結死黨以濟其大姦大惡其始誘以鉤餌其終納之湯火先爲

邪說淫辭以蠱惑迷亂人之心志而後使人忘其親忘其身而從之如病風發狂蹈河掬火陷於悖逆誅死之地而後已故墨翟之兼愛非兼愛也兼惡也其無父也將以無君也彼其人有精明强忍之才博物多能之學以兼愛之說招集徒黨設積日累久諸侯稍衰將無事不可爲彼見君臣之義之出於父子也於是先決父子之倫彼恐人之讀書知大義而不已信也於是教人不讀書秦斯之焚書以肆其凶虐曹操之求不孝不弟之人以爲篡漢先聲皆此意也三綱相須而成今日之爲邪說者又欲決夫婦之綱以亂天下之父子以顛倒君臣則其智更奸其禍更速矣夫人情莫不欲人之愛己聖人之愛人也以至誠姦人之愛人也以大僞誠僞之別萬萬生靈生死之關何以別之以其愛親與不愛親別之故孝經者仁之至智之盡以孝經之道觀人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心之厚薄邪正不爽毫黍莊子曰盜不得聖人之道不行爲之權衡以信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夫苟以孝經爲權衡凶德之盜惡從而竊之哉

君子則不然節

春秋繁露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音應對者

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思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鄭氏曰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案難進者仕爲行道不爲利也天下惟難進者能盡忠熱中患失之鄙夫其於君也利之而已易退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天下無不是之君親故思補過　阮氏曰此章兩言政字論語引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此政必從孝友而施即孔子孝經之所由來猶之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爲孟子性善所由來孔孟之學未有不本之詩書者也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阮氏曰晉唐人言性命者欲推之於身心最先之天商周人言性命者祇範之於容貌最近之地所謂威儀也春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衞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

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衞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成公十三年曰成子受脤於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

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觀此二節其言最爲明顯書言威儀者二顧命自亂於威儀酒誥用燕喪威儀詩三百篇中言威儀者十有七朋友相攝以威儀已見於左氏所引此外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則皆同乎北宮文子劉子之說也威儀者言行所自出故曰愼爾出話無不柔嘉淑愼爾止不愆於儀此謂謹愼言行柔嘉容色之人卽力威儀也是以仲山甫之德則

第□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2版 反內

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矣魯侯之德則穆穆敬明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矣成王之德則有孝有德四方爲則顒顒卬卬四方爲綱矣且百行莫大於孝孝不可以情貌言也然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矣又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矣且力於威儀者可祈天命之福故威儀抑抑爲四方之綱者受福無疆也威儀反反者降福簡簡福祿來反也此能者養以之福也反是則威儀不類者人之云亡矣威儀卒迷者喪亂蔑資矣且定命卽所以保性卷阿之詩言性者三而繼之

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四方爲綱凡此威儀爲德之隅性命所以各正也匪特詩也孔子實式威儀定命之古訓矣故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此與詩左傳之大義無毫釐之差也阮氏福曰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亦曾子傳孝經容止威儀之義也（卷中凡引阮文達公說自首見外皆直稱阮氏其子福則每引皆兼舉名以別之亦父前子名之義）案威儀所以定命不敢毀傷自力威儀始凡人之目動言肆舉趾高心不固者必有異事邪慮意外之憂凶悍好陵人者其後必有非常之禍輕佻無度作事有始無終者其後多有夭折之患（四語得之吾友梁氏鼎芬）而家庭之閒忿睢自由疾行先長尤爲世道之大憂犯上作亂必自幼而不孫弟始（此語得之吾友沈氏曾植）故曲禮內則少儀爲平治天下之本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曰威儀是力力者躬行實踐之謂君子有其容則實以君子之德若色取仁而行違則忒而非力矣

紀孝行章

孝子之事親也節

孝經孝之經也曲禮內則少儀文王世子之等皆孝之傳致敬致樂致憂若曲禮內則諸篇所言是元氏曰盡其憂謹之心侍疾必謹元氏以謹申憂甚善致哀致嚴若禮經士喪既夕特牲少牢及記檀弓喪服小記大傳祭義等篇是鄭氏說祭曰齋戒沐浴明發不寐齋必變食居必遷坐敬忌踧踖若親存也　陸氏新語曰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周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

世按此之謂能事親

事親者居上不驕節

驕以致亡亂以致刑爭以致兵此之謂毀傷非是則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命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致命遂志殺身成仁義也是故驕也亂也爭也雖幸而無患君子謂之毀傷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哀莫大於心死也不驕不亂不爭雖不幸而死若比干之極諫孔父仇牧之死難君子謂之全歸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蹈仁而死猶不死也以其無毀傷之道也故曾子臨大節而不可奪

五刑章

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說文曰㐬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出不容於內也𠫓卽易突字也㝮易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鄭氏曰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焚如殺其親之刑阮氏曰志在春秋爲弑君父者嚴刑法也行在孝經爲事君父者率性道也文言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易教兼春秋孝經言之也　元氏曰舊注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去在三千條外周禮賈疏曰孝經不孝不在三千者深塞逆源

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故天地者人之本祖父者類之本君師者治之本事親事君事師其義同大戴禮言大罪有五殺人爲下蓋殺人者所殘止一人自取誅戮而已要君非聖非孝則逆天悖理之極將驅天下爲禽獸以召禽獮草薙積血暴骨之禍故聖人必首誅之所以救同類於水火以至順討至逆廹於愛敬萬不得已之心而出之者也孔子誅少正卯誅亂臣賊子豈得已哉

廣要道章　廣至德章

此申明至德要道之義德者愛敬也愛敬及天下謂之至德孝弟是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德而曰至以言乎其大也道者所以行愛敬者也愛敬一人而千萬人說謂之要道禮樂是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道而曰要以言乎莫此爲善也愛非敬不立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不敢卽敬也故曰語孝必本敬本敬則

禮從此起孝弟同體父子之道君臣之義相須而成孝則必弟孝則必忠孝以愛興敬禮以敬治愛古之君子躬行至德自盡其孝弟忠敬以事父事兄事君而卽以敬天下之爲父兄君者是之謂教以身教也敬天下之爲父兄君者而天下之子弟臣皆惻然自生其事父事君事兄之心是之謂悅悅卽樂則生矣之樂所謂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孝弟恭敬民皆樂之也天下之子弟臣悅則興孝興弟作忠而愛不可勝用敬不可勝用尊尊親親長長幼幼以生以養以富以教而上下安型仁講讓和親安平康樂而風俗

成矣故曰孝經者制作禮樂仁之本夫是之謂順

又案孔子行在孝經教孝教忠教弟而萬世之下皆知父之爲父君之爲君兄之爲兄卽所以敬萬世之爲君父兄者也萬世之爲子弟臣者讀孝經無不自動其孝弟忠敬固有之良心所謂子悅弟悅臣悅也子臣弟悅則本立道生親愛禮順之心生惡可已擴而充之天下無亂不可治無散不可聚無弱不可强故黃忠端之序孝經曰循是而行之五帝三王之治猶可以復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記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繇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

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白虎通曰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元氏曰樂記禮殊事而合敬樂異文而合愛敬愛之極是謂

要道神而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宏斯敎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以盛德之訓傳於樂聲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盛德之化措之禮容則悅者衆而名敎著明然則韶樂存於齊而民不爲之易周禮備於魯而君不獲其安亦政敎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乎　案此引申經義以論時政蓋明皇雖注孝經而不能躬行其道卒有天寶幸蜀之禍元氏見微知著故借說經以託規諷有慨乎其言之夫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孔子篤行至孝德參天地躬備聖王之道爲禮樂之宗言爲世法行爲世道制作六藝宣敎

明化以愛敬天下生民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是以崇聖之祀尊及五世衍聖之緒流慶萬年德爲聖人尊爲帝王師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立身行道顯親揚名爲生民未有所謂行在孝經故大訓垂世日月並明曾子事親養志常以皓皓是以眉壽修身愼行忠實不欺患之小者毫髮必謹節之大者死生不奪故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授之業鄭君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故依經立注爲學者宗若明皇之治有始無終禍亂僨興唐宗幾滅德不足以庇百姓言安足以闡名敎所謂誦詩三百授政不達雖多奚爲者今之士大夫飾虛喪實靜言庸違覩聖賢經傳徒爲沽名弋利之用自賊以禍天下悲夫是以中庸貴誠論語惡佞

敎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敎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敎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

禮文王世子記說世子齒學之禮曰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

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君臣父子長幼之道得而國治大傳曰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此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義皆與孝經同由世子齒學之義故自上至下皆兢兢焉爲子臣弟少之事雖天子必有父必有兄不敢驕溢非法以取亂亡所以天下和平兆民乂安也　又案敎者禮之本也悅者樂之本也敬天下之父兄君而天下之子弟臣悅禮樂之所由作也

廣揚名章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故孝于惟孝友于兄弟即施於有政曾子曰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悌可謂知終矣故孝經爲教忠之本入則孝出則弟即可以守先王之道而垂法後世在上者之官人在下者之取友亦視其家庭之間厚薄何如耳

居家理治可移於官

鄭氏曰君子所居則化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黄氏曰君子之立行非以爲名也然而行立則名從之矣詩曰文王有聲遹駿有聲周公之告召公曰丕單稱德皆不諱名也而今之君子則必以名爲諱故孝弟衰而忠順息居家不理治官無狀而猥享爵祿者眾也　顧氏炎武曰今人自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爲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懷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污之俗矣又曰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又曰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

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案聖人正名百物善善而惡惡是是而非非使天下灼然知善之爲善而力行之力行之而孝敬忠信之名歸焉身有盡而名無窮必使言爲世法動爲世道篤實輝光永久弗替而後立身行道爲無遺憾孝經曰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行成於内者務其實不願乎外也論語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疾其無爲善之實也是故日月有明人皆見之不求名而名自歸者上也秉燭幽室之中有求必見顧名而思義循名以致實者次也若夫不顧名義不恤公論

惟利是圖昏不知恥則民斯爲下其禍將使天下淸濁淆亂邪慝並興反易天明決裂綱常而大亂起矣故名之所繫至大顧氏之言雖未及乎孝經揚名之義亦愛禮存羊剝極思復之苦心至論也

諫諍章

孝經大義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各保其天下國家身名君有爭臣士有爭友父有爭子則雖有失道而不陷於兵刑亂亡故當不義則不可以不爭嗚呼臣子覩君父危亡將至而秦越相視不關痛癢朝廷之上唯諾泄沓持祿保位遂使蠻夷猾夏寇賊姦究之禍日甚一日安危利菑欺飾如故至於河決魚爛淪胥以亡而後已此又與亂賊之甚者也　白虎通曰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荀子曰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愼行之則可謂大孝矣　又說子貢以子從父命爲孝臣從君命爲貞

孔子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案以上皆言臣子當諫爭之義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曾子曰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　白虎通曰人懷五常故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深覩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指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　案以上皆言臣子諫爭之禮五諫蓋因事之輕重而爲之

感應章

此章極歎孝弟爲德之至蓋聖人之爲孝也必使天下盡被其愛敬而後孝德乃大必使萬世承被其愛敬而後孝德乃久王者父天母地孝於父母者以身存父母之神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必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使神罔時怨神罔時恫而後孝思乃盡孝於天地者以身立天地之心必使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各得其所升中於天足以顯神明昭至德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而後孝道乃備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夫天道達人道通

行達自邇守約施博德極於神明彰而不外事父母之孝化極於上下治而不外長幼之順信乎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事天明者尊之至也事地察者親之至也孝莫大於嚴父繼人之志述人之事凡父所爲子無不奉承而敬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推此以事天用天之道以道民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合天下愛敬之心以尊天是謂事天明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推此以事地因地之利以利民養其欲給其求樹木以時伐禽獸以時殺致天下愛敬之力以報地是謂事地察　禮記孔子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鄭氏說以此經案事天事親皆歸於盡愛敬不毀傷而已　又案鬼神之說儒釋各家互爭惟聖人之言中正無弊得乎人心之所同安禮記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爲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聖人之言鬼神也如是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

明察神明彰矣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又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禮記曰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也聖人之事鬼神也如是論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聖人之務民義而不瀆鬼神也如是蓋氣也者神之盛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川邱陵皆積氣成形則必有神以宰之形神合則爲人形神離則爲鬼魂氣歸天而祖考與子孫喘息呼吸精氣相通苟有子孫則其神必焉依之而不遠散

其先有功德後世賴其功思其人者其神亦必依之而常存故天有神地有祇人有鬼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其理固平易可得而質言也神與人異道聖人之爲祭祀也非曰神嗜飲食也以爲萬物本天人本乎祖報本反始時思追養通其精誠於神明因以敎天下順天事親以立愛敬之本也神與人異職聖人之言福福也曰神福仁而禍淫曰求福不回曰自求多福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仁則榮不仁則辱國家明其政刑則莫敢侮之般樂怠敖則自求禍故聽於民者必興聽於神者必亡又曰賢者之祭必受其

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彼諂瀆鬼神以求福者其流入於左道亂政蔑視鬼神爲無知者其流至於悖逆不順二者相反相因蓋瀆鬼神者其心徒爲徼福求利本不知有天人之理本不出於敬天愛親之誠其畏父兄也不若其畏鬼神其信聖經也不若其信釋氏故邪說左道易以惑而一反之則敢於慢天忍於忘親犯上作亂相因而至矣苟知孝經之敎則安有溺於虛無以誤家國悖於倫理以陷逆亂之患哉

事君章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以孝事君則忠故孝子之事君也如事親至誠惻怛善惡吉凶視爲切身公家之利知無不爲竭力盡能自知不足其陳善納誨一以悱惻忠厚出之其愛國也至故其謀國也審其愛君也誠故其告君也明因勢利導先事豫防萬不忍以唯諾誤人家國亦不忍以毫末意氣激成朋黨釀成事變殺身非痛負國爲痛深思熟計必求有濟故事君之敬皆出於愛上下相親則君臣同慶夫子此章立萬世人臣之極其言婉篤誠懇本孝而出後世大臣惟諸葛武侯陸宣公諸人近之學而入政

移孝作忠者所當深體味也　三國吳志張昭傳孫權嘗問衛尉嚴畯寗念小時所闇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

喪親章

曾子讀喪禮泣下沾襟經解曰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盛德記曰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敎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

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也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故喪禮者聖人爲中道失母之嬰兒立中制節而卽爲朝露未晞暫依膝下者動喜懼愛日之誠讀孝經喪親章禮喪祭諸篇而不動心者必無此人後世廢棄不讀是以人心日薄孝道日衰而犯上作亂之禍易起喪服四制曰高宗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春

秋傳說魯昭公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天下國家之治亂有不根於本原之厚薄者哉　此章爲喪禮提綱禮士喪既夕士虞記問喪等篇皆其目也喪禮事死有二大端一以奉體魄一以事精神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奉體魄之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事精神之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奉體魄之終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事精神之終也

毀不滅性

鄭氏曰毀瘠羸瘦孝子有之　按不滅性者亦不敢毀傷之義孝子喪親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特以父母生己不敢毀滅耳

喪不過三年

鄭氏曰三年之喪天下達禮　案不過者不足之辭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特先王制禮不敢過耳

陳其簠簋而哀慼之

鄭氏曰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慼也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鄭氏曰宗尊也廟貌也親雖亡沒事之若生爲立宫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鄭氏曰四時變易物有成熟將欲食之先薦先祖念之若生不忘親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鄭氏曰尋繹天經地義究竟人情也行畢孝成　案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圖表第三　孝經　曹元弼學

孝經今古文各本表

今文	今文鄭注	鄭注僞本
顏芝本	鄭注原本（王肅所見江左迄唐初立學者）	乾隆間日本流入中國單行本
劉向校定本	宋時高麗進本及羣書治要所載本	
鄭注本	王應麟輯本	
荀景集注本	臧庸輯本	
皇侃義疏本	嚴可均輯本（此本未善）	
陸德明釋文本		
孔穎達正義本		
賈公彥疏本（自荀景以下皆祖鄭本）		
唐明皇注元行沖正義本		
邢昺校定本		

古文	古文僞本
孔壁本	劉炫僞撰孔傳本
許氏父子注本（孔安國所得無傳）	日本流入中國僞劉炫本（不知何時人僞撰文義鄙惡殊甚視釋文正義所引劉本又相去遠矣）
鄭仲師注本	
馬融注本	
又劉子政校中古文省除繁惑定從今文章數當別爲一本	

會通第四　孝經　　曹元弼學

易

伏羲正夫婦以定父子爲教孝之本而愛敬之政推行無窮孝經之義本自伏羲以來易說發之矣今列其文句相證明者如左

至德　易曰易簡之善配至德艮知艮能至易簡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故順民如此其大

順　易言順最多阮氏發之精矣順天下之本在敬易乾爲敬坤爲順

揚名　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在上不驕章　與易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戒同義

制節謹度　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資於事父章　三綱定於伏羲作八卦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此卽乾元坤元資始資生繼善成性之義語在要旨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　震長子守宗廟社稷爲祭主所以體乾元

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　古人以善爲吉德惡爲凶德易所謂吉凶者如此非以利害爲吉凶也故易不可以占險而聖人卜筮之教無流弊

罪莫大於不孝　易离四惡人所以焚棄無所容

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易曰知鬼神之情狀以此互詳要旨

書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堯之舉舜以孝孔子作孝經所謂祖述堯舜也明王孝治天下德教政令莫備于書大義已具書說今錄一二事證焉

先王　鄭注禹三王最先者其文殘缺難可測知蓋

禹平水土然後契教人倫伯夷降典天下始平孝治始備所謂彝倫攸敘也此必七十子微言詳流別鄭氏孝經注下

民用和睦　堯典九族既睦萬邦協和周公作洛四方民大和會是其事

在上不驕制節謹度　此卽論語所謂敬事節用鄭注堯典曰敬事節用謂之欽

擇言　甫刑曰敬忌罔有擇言在躬

先之以敬讓　堯允恭克讓舜命九官濟濟相讓讓字古人最重之

不敢侮於鰥寡　語本康誥
郊祀宗祀　事在召誥洛誥
天性　西伯戡黎曰不虞天性
五刑之屬三千　甫刑文

詩

孔門之學出于詩書孝經引書特稱甫刑將以王室衰微欲扶其主以刑亂賊與春秋同義歟抑以刑肅俗敝欲返之於德教歟其引詩精意首章稱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開宗明義卽舉文王之詩明示萬世法祖尊王且孔子潛心於文王也聖治章稱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儀法也則也推愛親敬親之心以愛人敬人是以其民則而象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孝經大學義正相符蓋詩之本義也廣至德章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強教之悌以說安之以證教孝教弟教臣子說弟說臣說眞詩之古訓也感應章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文上云鎬京辟廱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本於聿追來孝也精密曲中如此而謂孝經引詩書非出自孔子哉詩者愛敬之情也先王以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其變風變雅亦皆忠臣孝子至誠惻怛所爲故學詩可以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詩說詳矣今舉事證一二以備尋省

郊祀后稷　詩思文后稷配天也
宗祀文王　詩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樂經久亡詩序曰先王以是美教化移風俗詩教存則樂在其中矣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此卽詩之美刺鄭氏詩譜序本此以說詩之大義

禮

孝經者制作禮樂仁之本中庸言舜大孝武王周公

達孝而繼以九經三重卽孝經與禮一貫之大義述孝篇詳之明矣文句相證其一隅耳

至德　黃氏引周禮至德敏德孝德而說之曰雖有三德其本一也案周禮之至德以地言卽聖人之孝也孝經之至德以理言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也經言孝弟之至卽周禮至德
法服　詳周官司服又孝經言法則與周官文同
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　事在周官大行人諸職及禮覲經記朝事義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周

禮所謂祀天旅上帝又詳禮郊特牲祭法記明堂詳攷工匠人月令盛德記

五刑章　周官賊殺其親則焚之放弒其君則殘之又王制有破律亂名學非而博言僞而辨之誅本命記列誣文武逆人倫之罪皆與此章義同以上周禮

士章　三綱爲制禮之本喪服父至尊君至尊夫至尊父在爲母期記皆引此經說其義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於冠禮見之冠義亦本此爲說

郊祀后稷以配天　喪服傳曰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因嚴教敬因親教愛　禮之精義此二語盡之

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　士喪既夕等篇是其目

喪親章　此章爲喪禮提綱詳要旨以上禮經

仲尼居曾子侍　與小戴記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大戴記王言發首文法一例

避席　記曰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參不敏　記所謂顧望而對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記曰民之本教曰孝凡小戴祭義哀公問大戴曾子十篇皆說孝經之義無一事不相表裏總著於此不復條別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檀弓以事親事君事師三者並舉禮三本以先祖君師並稱皆其義

法服法言德行　記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凡記說服言行至詳皆與此經同義

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記曰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父子之道天性　教敬教愛　中庸性道教之說所自出

紀孝行章五致　目在曲禮內則喪祭諸篇

居上不驕爲下不亂　中庸亦云居上不驕爲下不倍

在醜不爭　曲禮在醜夷不爭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經解引

非家至而日見之　文見鄉飲酒義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云云　大學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哭不偯　間傳大功之哭三曲而偯故喪親哭不偯

凡記說喪禮皆此章之條目以上二戴禮記

春秋

孝德以知逆惡惟孔子行在孝經故能誅亂臣賊子春秋之文微後世亂賊欲誣春秋而不知孝經已顯揭大義燭神姦讀孝經而後知春秋之所以作而後知孟子說春秋淵源所自來愚論之詳矣文武之道未墜于地賢者識大不賢識小夫子焉不學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故孝經論語之訓多與左氏所載賢卿大夫之言同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左氏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諸侯卿大夫章　孝經春秋相通之義要旨發之

以孝事君則忠　故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

天之經也云云　以順則逆云云　言思可道云云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皆見左傳

論語

論語極聖人仁天下萬世之情而其發首言仁曰孝弟不好犯上作亂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然則仁者孝弟忠信而已所謂學者學此忠信者孝弟之實著于言行達于政治子臣弟友求乎人者責乎己言顧行行顧言天下歸仁邦家無怨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孝經論語同條共貫孔子行在孝經之實備在論語學者熟讀而力行之默識心融觸處洞然矣

夫孝德之本也　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延叔堅仁孝論發之精矣

身體髮膚節　曾子啟手足確守夫子此節之訓

揚名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在上不驕章　道千乘之國章與此同義

言行　論語說言行備矣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鄭氏殘注有上好義三字按此節與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節義正同皆言因

性施教之易

敬讓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大學亦以興仁興讓並言

以養父母日嚴　顧氏炎武說以今之孝者一節

紀孝行章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要君　見論語

諫諍章　事父母幾諫勿欺也而犯之皆與此相發明

感應章　季路問事鬼神夫子答以事人惟聖人爲

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天明地察本在事父母之孝而已

進思盡忠 論語曰臣事君以忠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 夫子答宰我與此大同

孟子

孔子曾子之學傳於子思以及孟子故孟子之言純乎孝經之義孟子時諸侯放恣爭利去仁義率土地食人肉而惡慢之禍徧於天下處士橫議無父無君充塞仁義而惡慢之毒將流於萬世孟子哀民倒懸

懼人相食明王道稱仁義道性善發人良心良知良能孩提愛親少長敬兄所謂性善者在此孝經所謂父子之道天性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孝經所謂至德也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孝經所謂要道也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則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民親其上死其長四海之內仰之若父母仁者無敵而愛敬達於天下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楊墨之言息孔子之道著有王者興必來取法而愛敬被于萬世嗚呼自伏羲至孔子所以治教天下以爲相生相養相保之道者愛敬而已愛敬本於父子而立於君臣天下之所以治以有人倫也天下之所以亂而可復治以人倫之教未絕於人心也周之衰而彝倫斁孔子作孝經以明大順作春秋以誅大逆春秋作而亂賊懼懼者以天下尙知父之爲父君之爲君也卽亂賊亦自知亂之爲亂賊之爲賊也有邪說以反易天明惑亂人心爲悖德悖禮者藏身之固而亂賊且不懼天下弱肉强食窮凶極惡何所不至乎孟子稱堯舜學孔子而積血暴骨焚書坑儒之後後王尙能尊孔

氏崇仁義以理天下延及千載之遠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聖法不爲奸逆所誣故善承孝經春秋之學者莫如孟子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孝始於事親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中於事君也非仁無爲非禮無行終於立身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孝經愛敬之說也橫逆自反無一朝之患不驕不亂不爭不敢惡慢於人患不及身也舜人也我亦人也天地之性人爲貴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立身揚名而後全乎爲人也義之相應如此豈獨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與嚴父配天相表裏舜往于田數章爲論孝之極致哉

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　孟子論文王之政是

在上不驕制節謹度　孟子所謂恭儉

法服法言德行　孟子亦以服言行三者並稱

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　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詳要旨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此卽孝治之實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

德義　孟子曰尊德樂義

不敢侮於鰥寡　文王發政施仁先窮民無告者是

明堂　見孟子

敬其父則子說云云　孟子告宋牼亦以君父兄並言

諫爭章　孟子以責善爲賊恩之大諫爭非責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爾雅

漢書藝文志以孝經與爾雅同類蓋孝經爲六藝之總會爾雅爲六藝之通釋訓詁舉大義學者治經莫先於此昔伏羲作八卦又作結繩八卦八倫王道之始結繩文字訓詁之祖其後周公制禮又作爾雅孔子制六藝作孝經又以古文書六經教弟子以孝弟學文蓋識文字知倫理爲聖教王治第一事所以使民仁且智以相生相養相保也孝經言明且淸無待訓釋然庶人章患不及古義皆訓患爲禍明皇易之遂忘思患豫防之義訓詁之槩於經術世道豈不大哉

解紛第五　孝經　　曹元弼學

陳氏澧删述阮氏孝經郊祀宗祀說文達此說創通大義

然閒有語病陳先生删節而申成之斯爲盡善讀古人書提要鈎元棄瑕取玖當以此爲法

阮文達公孝經郊祀宗祀說云蓋周初滅紂之後武王歸鎬殷士未服者多此時鎬京尚未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于周成王又幼有家難於是周公監東國之五年與召公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誥治祀天與上帝以后稷文王配之后稷文王爲人心所服庶幾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和會爲臣助祭多遜始可定爲紹上帝

受天定命也但成王此時不敢來洛基命定命於是三月召公先來洛卜宅十餘日攻位卽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三月望後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肯來攻位遂及此時洪大誥治卽用二牲於郊以后稷配天且祭社矣召誥之用牲於郊卽孝經之郊祀配天也於是始定爲周基受天命矣明堂功雖將成尚未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於是周公伻告成王成王命周公行宗禮洛誥宗禮卽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禮也周公宗祀當在季秋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十二月冬工各禮迄用有成人心大定成王始來洛邑相宅復冬祭文王武王於城內宗廟之中入太室祼王賓亦咸格共見無疑仍卽歸鎬命周公後於洛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烝祭於廟而未祀於郊與明堂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也澧案周誥佶屈聱牙讀者未能盡明其文義遂不能深明其事跡周公營洛邑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乃周初最大之事至文達乃明之訓詁考據之功斯爲最大者矣周公所以必營雒邑者夏殷建都皆在今山西河南之地周之豐鎬則偏在陝西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粤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是武王始營雒邑蓋營之而未成故周公復營之也以其地爲土中庶幾諸侯皆來和會也　案孝經述典

禮祇此一事阮氏闡發至精其郊與明堂之制語在周禮

故親生之膝下兩節

漢書謂諸家說多不安今反覆經文說之語在要旨

闕疑第六　孝經　　曹元弼學

孝經無疑義間有一二當考語在要旨解紛流別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經之義不難于知而難于行孔子之所以愛敬天下萬世爲生民以來未有之聖者行在孝敬也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朱子曰若不如此卽不成人爲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流別第七　孝經　　曹元弼學

孝經注解傳述人考正

陸氏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孝經者孔子爲弟子曾參說孝道因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事親之法亦遭焚燼河間人顏芝爲秦禁藏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爲今文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凡十八章又有古文出於孔氏壁中

曹元弼考正曰阮氏福孝經義疏補云陸氏所謂古文出於孔氏壁中者本於漢書藝文志志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孔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尚書獻之福案安國未獻孝經至孝昭帝時始爲魯國三老所獻漢許沖爲其父愼上說文表云愼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衞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幷上據此是許沖受之於其父愼愼又受之自衞宏此是眞古文孝經非劉知幾所主之古文孔傳惜今失其傳矣弼案據許表是孝經古文自孔安國以來但曰

傳其說至許君父子始撰具成書則晚出孔傳之僞不待辨而明文苑英華唐會要載開元七年劉知幾議稱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云奉詔令諸儒注孝經以肅說爲長不及孔傳蓋魏時壁中古文尙在祕府賤儒未敢公然作僞而許君之說雖上未行故亦不及猶鄭注孝經在當時甚微也孝經眞古文蓋與尙書古文同亡於永嘉之亂而僞傳之出則遠在梅賾書後正義引司馬貞議云荀昶集注之時尙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尙未見文苑英華唐會要作有見非案荀不見孔傳故集注以鄭爲

主是東晉時未有孔傳也齊陸澄與王儉書疑孝經鄭注非康成作不及孔傳是非是齊時仍未有孔傳也惟隋書經籍志云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則孝經僞傳當出梁世而梁亂卽亡然劉知幾司馬貞議敘古文源流於安國得書後惟舉隋王孝逸購書劉炫刊改一事中閒一則云曠代亡逸一則云中朝遂亡絕不言梁代有立學之事隋志所云恐出劉炫飾說未可信也然則孝經僞古文孔傳直出劉炫炫本唐末已亡我　朝乾隆閒別有一僞本來自海外文義鄙倍不足辨

別有閨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總爲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

考正曰此據當時所行劉炫僞本而言漢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也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案子政語祇古文字也四字庶人以下顏氏足成之亦據劉炫本言知者司馬貞議云近儒穿鑿改更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卽爲章首不

合言故是古文旣亡後人妄開此等以應二十二章之數若子政明言庶人章分爲二之等則當時所行僞本章數正同貞但當譏其妄加子曰何得并分章皆之元氏澹正義云孝經各家經文皆同惟孔壁古文爲異至劉炫遂以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明以分章屬之劉炫與貞議合足證庶人以下諸語非出子政貞又云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之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

合經與宗閨門章偽作如貞說無疑漢志云長孫氏江翁后蒼等經文皆同而隋志云長孫有閨門一章顯違班書長孫本久亡隋志不列其目明唐人未見何由知其多此一章此蓋作偽者巧播虛言以為私文左證然漢志具在其可誣乎又漢志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今釋文此兩處並不出古文異字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考之釋文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無所謂四百餘者元吳氏澄以此決

其為偽其識卓矣司馬貞又辨孔傳之偽斥其鄙俚按子國所得書皆未作傳尙書論語之傳皆後人偽撰不獨孝經也

劉向校書定為十八

考正曰子政校易書皆從古文獨孝經定從今文者隋志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司馬貞議亦有省除繁惑之語蓋本別錄舊文繁惑者謂複重雜亂如論語一章兩見玉藻前後倒錯之比故省除之若但如後人釐析十八則不并亦可壁中果皆多一章好古如子政亦不當過而去之以此益知晚出古文之誣也

後漢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

考正曰盧氏文弨經典釋文考證云陸氏以馬融所注為古文孝經隋志屬之今文誤也衡案馬傳之不傳猶許說先後鄭注之未行於當時也其後鄭君王肅偽孔注代行而許馬及先鄭本亡（先鄭亦注孝經見後）

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為鄭玄案鄭志及中經簿無唯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玄為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江左中興孝經論語共立鄭氏博士一人）

考正曰嚴氏可均孝經鄭氏解輯序云或問曰陸澄與王儉書云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玄自序所注眾書亦無孝經陸德明經典序錄亦云檢孝經注與注五經不同如二陸說注或可疑答曰不然鄭氏著書百萬餘言非旦夕可就先後不類非所致疑即如五經注亦或不類坊記正義引鄭志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禮器正義亦引鄭志云後得毛詩傳故與記不同若然辭不相類詩禮多有之何止孝經至謂

自序所注眾書無孝經尤爲偏據宗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爲之注見孝經正義明是自序遺漏鄭氏又別爲孝經序禮記緇衣正義大唐新語太平寰宇記玉海各引一事鄭志及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書載鄭氏所注無孝經范書有孝經無周禮皆是遺漏正義云晉中經簿稱鄭氏解經典序錄云中經簿無則所據本異也或又問曰近人疑孝經鄭小同注何據乎答曰此說始於太平寰宇記謂今孝經序蓋康成徹孫所作蓋者疑辭徹孫必誤近刻改爲胤孫得之矣

小同漢魏間通人注本幸存亦宜寶貴然而舊無此說經典序錄云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爲鄭元引晉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爲主陸澄所見宋齊本題鄭元注舊唐志新唐志稱鄭元注未有題鄭小同者也近氏鶴壽蛾術編注云太平御覽引後漢書云康成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南城山西上可二里有石室焉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此必見於袁山松華嶠諸家之書弼案據此則嚴氏謂袁山松等載鄭所注無孝經是漏畧益信又劉知幾謂王肅無攻擊鄭注孝經之

言阮氏元孝經校勘記云按禮記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然則王肅未嘗無言也六藝論序孝經云元又爲之注又孝經序云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則鄭氏曾注此經陳氏澧亦云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肅所難是康成注明矣弼案孝經鄭注一見於六藝論再見於王肅聖證論三見於晉中經簿四見於江左中興之立博士五見於晉穆帝之集講孝經六見於御

覽所引范氏以前之後漢書七見於范書本傳確然無疑劉知幾議云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大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茂祖（二字一作昦）者撰集孝經諸說以鄭氏爲宗司馬貞云荀昦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序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爲優其疑之者始於齊陸澄王儉荅書云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置立是彥淵以前絕無異議竊謂鄭自序述歷年撰著不及孝經者蓋注孝經又作注禮前意鄭君初注孝經欲令童蒙之流一覽而悟特淺顯其文俾足順解

而止纔以孝經爲六藝大本必究極六藝而後可注孝經前注雖成未以教授迨元城注易夢應龍蛇遂不克修改寫定故自序略之蓋其慎也前注學者或見或否又係少作故趙商鄭先生碑及鄭志鄭記亦略之而宋均注緯輒云無聞均習於鄭而不知王肅少治鄭氏學而知之蓋未定之本出於鄭没之後若隱若顯也凡六藝論云元又爲之注者皆實事世說新語稱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服子慎則鄭實注春秋矣春秋注而未成孝經成而未定要其出於碩意足法將來則一也孝經注

數典不過數事已具詩書禮注故魏晉朝賢徵引不及卽東晉立學後朝臣議禮引者亦希以注本說義多明事少也孝經文約指明注又顯白易曉弟子問難不及又奚足疑

古文孝經世既不行今隨俗用鄭注十八章本

考正曰古文孔傳劉炫以前不聞此說隋志所云梁代立學亦唐人之言非梁世典記然隋書亦言其僞隋世雖立學官儒者不傳其不足信明矣鄭注自東晉立學南北朝隋唐初莫不奉爲典則誦法儒林彥淵子元皆係偏據駁而釋之事證昭然

凡隋以前爲孝經疏者蓋皆疏鄭注元朗作音舍孔從鄭俾千載後尚得考見顏芝長孫以來相傳古義有功聖經大矣

孔安國馬融鄭衆鄭元王肅蘇林字孝友陳留人魏散騎常侍何晏字平叔南陽人魏吏部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劉邵字孔才廣平人魏光祿勳一云劉熙韋昭字宏嗣吳郡人吳侍中領左國史高陵亭侯爲晉諱改爲曜徐整謝萬孫氏不詳何人楊泓天水人東晉給事中袁宏字彥伯陳郡人東晉東陽太守虞槃佑字宏猷高平人東晉處士庾氏不詳何人殷仲文陳郡人東晉東陽太守車允字武子南平人東晉丹陽尹荀昶字茂祖穎川人宋中書郎孔光字文泰東莞人何承天東海人宋廷尉卿釋慧琳秦郡人宋世沙門王元載字彥運下邳人齊光祿大夫明僧紹

右並注孝經皇侃撰義疏先儒無爲音者

考正曰阮氏福云孝經之有音義自陸德明始鄭案孔子作孝經明道本統六藝曾子受其業而篤行之著書十篇演贊神指復以經文授子思以及孟子故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君曰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君曰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陳氏澧曰孟子七篇多與孝經相發明是子思孟子皆傳孝經孝

經春秋同道子夏傳春秋史記魏文侯受子夏經義蔡邕明堂月令論續漢書祭祀志注皆引魏文侯孝經傳則子夏并傳孝經孝經者制作禮樂仁之本禮記經解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文出孝經問喪引擗踊哭泣二句爲之宗廟二句喪服四制引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皆孝經語黃氏道周進孝經大傳序云觀戴記所稱君子之教也及送終時思之類多釋孝經者蓋當時師偃商參之徒習觀夫子之行事誦其遺言

尊聞行知萃爲禮論是七十子及其後學記禮者莫不傳孝經其後呂不韋集賓客著書孝行覽說孝經天子章義先識覽明引諸侯章經由孔子而來迄於秦師儒授受誦法明白如此陸氏敘述但據漢興未及上溯周秦今據阮氏陳氏及丁氏晏孝經徵文附益考定以息疑經非聖之說孝經漢文帝時卽立博士其後獨立五經然儒者咸通習之荀爽對策曰漢制使天下誦孝經自長孫至於鄭君特其名家者耳鄭君後除王肅何晏外諸儒訓注大較相似三國六朝爲孝經學者甚多陸所

舉外見阮孝緒七錄隋書經籍志唐明皇序元行冲正義者尚二十餘家其中若韋昭虞翻宋均徐整劉瓛之學嘗與鄭相表裏晉穆帝武帝荀昶則以鄭爲主皇侃之疏所疏必鄭注唐初立於國學舊唐書孔穎達傳稱冲遠爲庶人承乾譔孝經義疏因文見意更廣規諷學者稱之新唐書藝文志賈公彥孔穎達並有孝經疏所疏亦皆鄭注自唐玄宗明皇帝開元十年自注孝經令元澹作疏天寶二年重注四年以御注勒石五年令元澹重修疏遂成定本頒行中外而鄭注皇疏遂廢孔賈疏

更無人誦習唐末皆亡釋文亦爲妄人所亂矣自時厥後師傳中絕宋邢氏昺等校定元疏雖稱旁引諸書而當時典籍散亡無從蒐采蓋略加增損而已司馬溫公朱子皆身通六藝而於孝經考據偶疏千慮一失不必爲大賢諱然朱子刊誤實未定之論其引程沙隨所稱汪端明說則以古文爲後人綴輯元吳氏澄始力闢古文之僞明黃氏道周以禮說孝經精微廣大深得聖人立教本原孝經至是晦而復明　國朝經學超軼前古阮氏元大論孝經明順道塞逆源又爲孝經校勘記其子

福因之爲補疏臧氏鏞堂嚴氏可均皆輯孝經鄭注嚴輯多引羣書治要僞文臧輯較審元弼嘗據二家爲木叓搜采各書爲孝經鄭氏注後定因會通羣經援據古義爲之箋疏兼采史傳孝行證之屬稿未就惟吾妹　欽旌節孝吳章灃妻曾刊臧輯孝經鄭注元弼爲之校無譌字且爲之序以推論聖賢作述大旨今行於世

孝經各家撰述要略

鄭氏孝經注　曹元弼序吳刻孝經鄭注推論經注大義曰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德之本教之所

由生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本一榦而分愛莫重焉家人嚴君敬莫隆焉孝弟同體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昔者聖人通天律之本躬行至德流化於外以敬天下之爲父兄君者而天下之子弟臣說無犯上作亂之禍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天子愛敬四海之內則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諸侯愛敬一國之人則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卿大夫士庶人愛敬其家則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自上至下皆兢兢焉爲子臣弟少之事雖天子必有父必有兄不敢驕溢非法以取亂亡是以天下和平兆民乂安重社稷嚴宗廟守祭祀保體膚禮教興行刑錯不用集天下和睦之氣升之天祖尊之至而事天明親之至而事地察大孝尊親嚴父配天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生民之本盡終始之義備是謂大順周衰王迹熄諸侯驕大夫亂士庶人爭悖德悖禮不度于善倒行逆施禍患相尋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臣庶失忠與順覆家亡身其故皆由惡慢於人惡慢於人由不愛敬其親生不敬養沒不敬饗患氣日積災害並至是謂大亂孔子悼明王之不興懼人倫之絕滅乃述

前聖之道論撰易書詩禮樂作春秋尊君父討亂賊明王道興太平而端本會極於孝經以曾子能通其道授之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君曰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又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阮氏元曰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于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于未事之前皆所以維持君臣安輯邦家然則孝經者孔子兼包古先聖王治天下之道以大順萬世之民所謂盡其

性以盡人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夫子之得邦家
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由此道
耳孔子既没之後禍變滋甚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
城以戰殺人盈城而六國滅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
人之血而秦族惡慢之極出爾反爾不孝不順其害
至此漢撥亂反正聖道復光河閒顏貞始獻其父芝
所藏孝經是謂今文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等傳之
孔壁所出爲古文許君叔重撰具其說皆亡鄭君以
明德上賢述先聖元意作六經注義孝經最在先其
大義不同流俗者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注云禹三王

最先者見釋文釋文此下云案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始傳於子於殷配天故爲教孝之始此蓋陸
氏申鄭語下云王謂文王也此別一義謂王肅以經先王爲文王與鄭不同也嚴氏可均孝經鄭氏解輯
并引以附鄭注失之嚴氏校讐至精而有此大創足徵讀書之難案洪範言鯀湮洪
水彝倫攸斁禹乃嗣興彝倫攸敘賈生言禹以孝立
教天下聖禹而神鯀當堯之時天下未平禹敷下土
民有攸居然後契爲司徒敎以人倫故後世禮樂制
度取法虞夏之際喪服祭法悉定自禹春秋通三統
中庸曰考諸三王而不謬至德要道百世不與民變
革周因於殷殷因於夏三王道同言禹而湯文可知
且孝經述禹之道德而嚴父配天特稱周公孔子自

謂行在孝經禮記載子言亦以舜禹文王周公並稱
孟子言天下治亂特歸撥亂與治之功於禹周公孔
子論孔子之功在春秋三聖同功春秋孝經同道孟
子此說實出二經微言足明鄭義所本注又云至德
孝弟也要道禮樂也案廣至德章言孝弟廣要道章
言孝弟又言禮樂而統歸於禮蓋孝弟皆須禮以行
之樂與禮同體經文明以要道爲禮樂禮樂卽本孝
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
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春秋傳曰孝禮之
始也白虎通曰孝經者制作禮樂仁之本後儒歧禮

樂於孝弟外是不知禮樂且不知孝弟矣注義深通
如此其他經緯聖典感動人心者甚多非鄭君不能
爲徒以文句較他注易明以便童蒙敘錄家偶佚其
目遂致後人疑難百端雺圜千載直至通儒陳氏澧
據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孝經注定爲禮堂寫定
之文聚訟始息但鄭注雖累世積疑而唐陸氏德明
釋文孔氏穎達正義皆以鄭爲主自明皇好事改作
新注是非雜糅元澹作疏而鄭注孔疏漸亡釋文亦
爲妄人所亂矣豈不惜哉夫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孔
子篤行至孝德參天地躬備聖王之道爲禮樂之宗

言爲世法動爲世道制作經藝宣敎明化以愛敬天
下生民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畀而愛之則而象之
是以崇聖之祀尊及五世衍聖之緒流慶萬年德爲
聖人尊爲帝王師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立身行道顯
親揚名爲生民未有所謂行在孝經故大訓垂世日
月並明曾子事親養志常以皓皓是以眉壽修身愼
行忠實不欺患之小者毫髮必謹節之大者死生不
奪（二十四字阮文達語）故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授之業鄭君篤
信好學守死善道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故依經立注
爲學者宗若明皇之治有始無終禍亂僨興唐宗幾

滅德不足以庇百姓言安足以訓後世耶自時厥後
注解多淺近不足觀惟明黃氏道周孝經集傳融貫
禮經根極理要其言曰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
綱領也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禮記四十有九
篇大戴禮記三十有六篇儀禮十有七篇皆爲孝經
疏義（此謂孝爲禮之本解孝經者當依據禮經初非不論時代讀者勿以辭害志）蓋當時
師偃商參之徒習觀夫子之行事誦其遺言尊聞行
知萃爲禮論而其至要所在備于孝經觀戴記所稱
君子之敎也及送終時思之類多繹孝經者蓋孝爲
敎本禮所由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起至哉

言乎與聖合契矣其書條列禮文俾先王順天下之
道綱舉目張蓋孝禮一也大本謂之孝達道謂之禮
孝以愛興敬禮以敬治愛鄭君而後見及此者黃氏
而已學之至者殊塗同歸不當泥文句以論之也我
朝
列聖以孝治天下
御纂孝經注義窮理盡性顯道神德公羊子所謂樂
堯舜之知君子鄭氏所謂惟
聖人能知聖人也禮作於
上學修於下故臣阮元大論孝經明順道塞逆源有功聖典

然大義雖舉而微言未析其子福補疏又未能宏深
元竊不敏治鄭氏禮學十餘年夙興必莊誦孝經竊
歎冠昏喪祭聘覲射鄉無一非因嚴教敬因親教愛
與孝經之旨融合無閒通孝經而後知禮之協乎天
性順乎人情以鄭君之注百世不易惜其殘闕失次
據近儒臧氏庸嚴氏可均輯本拾遺訂誤削羣書治
要僞文爲孝經鄭氏注後定因偏輯經傳周秦漢古
籍各經師注涉孝經義者爲之箋而博采魏晉以來
孝經說之有師法應禮道者貫以積思所得疏之約
之以禮達之春秋合之論語考之易詩書疏文有所

不盡則師黃氏之意而擴充之兼采史傳孝行足裨補經義者別爲孝經證往時敬以此書與禮疏經儀法則篇同於　先聖前立誓自任此書與禮疏相須成體功亦相亞禮疏成則亦成去秋余妹以刊孝經祈男疾愈既效欲以余後定授梓以文字未定先取臧本刊之讀孝經者必治鄭注鄭注世無專行本今而後可家置一編注文闕佚通人達士自當即單辭隻義推見元文童蒙之流則成句可讀者讀之不成句不可讀者暫置之可也延叔堅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天性之恩劬勞之德即至驕悍不馴之夫清夜思之亦當憮然於心親睦和順人之大利逆亂兵刑人之大患去患就利舍孝何以所望讀者因注通經以經反身躬行曲禮內則之事移孝作忠夙夜匪懈以佐
聖治不亦休乎

唐元宗孝經注　詳前

元氏孝經正義邢氏校　元疏於御注所引舊說每條別之曰此依某注使千載下得以考見家法箸別是非有保殘守缺之功此外旁徵古說亦多其自爲說推演經旨時有名言

阮氏孝經注疏校勘記　自序曰孝經鄭注久不存列學官者係唐元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捃摭以僅存而當時元行沖義疏經宋邢昺刪改亦尚未失其眞學者舍是固無繇闚孝經之門徑也惟其譌字實繁元舊有校本因更屬錢塘監生嚴杰旁披各本並文苑英華唐會要諸書或讎或校務求其是元復親酌定之爲孝經校勘記三卷釋文校勘記一卷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臺孝經四軸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石刻孝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前第二行

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上表及元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等四十五人推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經序注俱八分書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中間人名下攙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行官銜不書臣亦可疑

唐石經孝經一卷

宋熙寧石刻孝經一卷　是本張南軒所書不分章每行十一字末題熙寧壬子八月壬寅書付姪櫶收時寓邵之廢寺居東齋南軒題

南宋相臺本孝經一卷　宋岳珂刊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注文雙行附音釋卷末有木刻弖形篆書相臺岳氏刻梓荊溪家塾印

正德本孝經注疏九卷 是本刊于明正德六年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注疏每格雙行行廿三字經文下載注不標注字正義冠大疏字於上每葉之末上題篇識皆元泰定閒刊本舊式 錯字甚多今校正義無別本可據記中所稱此本者即據是刻而言

閩本孝經注疏九卷 明嘉靖閩中御史李元陽刻分卷同正德本每半葉九行每章首行廿一字餘低一格每行二十字注同正義雙行每行亦二十字詳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

重修監本孝經注疏九卷 明萬歷十四年刊分卷同正德本詳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

毛本孝經注疏九卷 明崇禎己巳常熟汲古閣毛晉刊分卷同正德本詳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

阮氏福孝經義疏補 所引古說於學者身心頗多裨益不可以其淺而忽之

黃氏孝經集傳 忠端學貫天人行完忠孝此書廣大精微憂深思遠宏辭眇指學者一時或難究詳要其深切著明之義固如揭日月而行要旨所輯其一隅也